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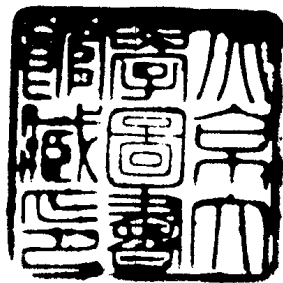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六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104/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六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0.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六九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四書大全辯三十八卷附錄六卷(三)

〔明〕張自烈撰
新鄉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三年石嘯居刻本

一

學庸切己錄二卷

〔明〕謝文洊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十八年謝鏞刻謝程山全書本

五五九

四書大全辯三十八卷附錄

六卷(三)

〔明〕張自烈撰

新鄉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三年石嘯

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大全

辨三十八卷附錄六卷》提要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終乎盡舍藏書不准外傳

衛靈公第十五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通考勿新熊氏曰此篇多記出處前三章文公疑爲在陳一時之言餘亦多記夫子言行與門人問答之辭凡四十一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

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

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

答以未學而去之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一

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於孔子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
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遂行何也宋子曰爲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況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爲日最久而所以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也使靈公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就謂其不可留哉
南軒張氏曰夫子之在衛靈公雖無道然亦當側聞夫子之所趣矣顧乃以問陳爲言與夫子之意可謂背馳夫子所以答之

者則以已之所學者在此而不在彼以言不合也故明曰而行焉夫自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強弱為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組豆之事疑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為國者志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焉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強孰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組豆之於禮教猶陳之於軍旅實理之所寓而教之所由興也必有公而有志乎組豆之間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也

勉齋黃氏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然欲以組豆之事啓之則夫子之拳拳於衛亦可知矣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二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問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想見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絕糧朱子曰若計較則不成行矣齊氏曰孟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考春秋則其時陳服楚蔡服吳吳楚交戰無虛歲孔子蓋為楚昭王徘徊陳蔡而絕糧於兵間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

小人窮斯濫矣

何氏曰濫濫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

辟處上

人窮則放濫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浚味之

或問固窮有二義朱子曰固守其窮恐聖人一時荅問之辭未逮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答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不如此小人窮則濫耳以固字答上文亦有字文勢乃相應

南軒張氏曰子路之愠以為夫子之德之盛疑其不當窮也此不幾於不受命乎夫子答之之意以為命之不齊君子小人皆易困卦云困亨貞又云困而不失其所亨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三

言身雖困而道自通也慶源輔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義之勇也處困而亨無所怨悔義之安也胡氏曰當行而行惟理是視者無所顧慮也不計其後也處困而亨身雖窮而道則通也無所怨悔觀固窮之語可見也學者之進退能於是而取則焉則不為利害所奪窮達所移矣

雙峯饒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是說明日遂行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是說在陳絕糧以下觀是顧後慮是慮前怨是怨人悔是自悔○禮有大夫於組豆者夫子且自諒是說其小者也蓋靈公以軍陳為問故夫子以禮器為對君子成德之人安於貧賤若固守其窮似下君子一等矣

通考朱氏公遷曰聖人安土之仁見孔子處困厄之道若孟子言無上下之交則明孔子離困厄之由其如子何是知天之智

微服過宋是處物之義思慮豫防正以
平天也此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
邑山張氏曰蕪穎濱云犁謂齊景公曰
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
必得志焉靈公之猶俾彌也久而默之將
傲之以所不知蓋問陳焉孔子知其必不
用也故明日遂行使試用之難及軍旅之
事可也按穎濱此論甚正不止沮豆者
祭禮尚有許多文物不止沮豆日沮豆者
舉一二以該其餘耳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
也故問以發之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四

新安陳氏曰所本指萬殊之一本處也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
也

雲峯胡氏曰集註於曾子曰夫子知其真
積力以將有所得以行言也此則曰積學
功至亦將有得以知言也曾子行而將有
所得于貢亦知而將有所得亦字是從曾
子說來
新安陳氏曰於能疑見其將有得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

○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觀而

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

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

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

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

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

復渙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

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

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五

子貢妻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

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朱子曰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

一以貫之今人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

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博學多識則又

無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

過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曾子

領會夫子一貫之旨發出忠恕是從源頭

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從下面推上去○子
貢尋常就知識吾之入道故夫子警之曰
一以貫是曉得了便了更沒收殺曾子尋
常自踐履入事親便真箇行此孝爲人謀
則真箇忠與朋友交則真箇信故夫子警
之曰吾子日之所行者皆一理耳惟曾子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五

六

領會於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夫
新安陳氏曰彼以吾道冠於一以貫之
上此自多學而識說起而但云予一以貫
之可見彼言行此言知也
問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離之也未
自色豈是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自長自形
本大原裏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
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爲仁在君臣則爲
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
箇一便貫將去○問謝氏解此章末舉中
庸引詩語只是贊其理之妙耳曰固是到
此則無可說只是贊其理之妙耳曰固是到
說過也不濟事多學而識也不濟事多學而
識之者又自有一貫底道理但多學而識
之則可說到一以貫之則不可說矣
陳氏曰此以中庸語證乃形容天理自然
流行之妙無雕刻之迹所以結前意耳
新安陳氏曰如莫我知也夫及予欲無言
之類
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聖人生知不待多
學子貢以已觀夫子故以爲亦多學也夫
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
亦有其所以然者然其特於一事耳蓋子貢
之學亦博矣然其意貫之於一而後爲至
各有一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
之爲一而窮然無所不通也聖人以是而
貫之則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
貫不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
百行人倫物理紛紜雜揉不可名狀是
謂有萬而不同者矣然一體該攝乎萬有
而萬殊歸乎一原循其本而觀之則固一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五

七

矣卽其用而驗之則是其本行乎事物之
間斯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聖人生知固不
待多學而識一以貫之者非由多學則固
其全也故必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
行以反諸約及夫積累既久豁然貫通則
無二矣子貢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
而告之爲妙耳夫理之所在而不可不疑
於魯子之故能聞言而悟其不可不疑
慶源輔氏曰子貢以此告子貢則其不疑
則其所學固多而能識矣然務博者多
外如方人屢中之事可見夫子每有以抑
之無非使之反求其本者子貢至此則眞
以發之俟其言有得矣故夫子先設爲疑
或問夫子告子貢以一貫與曾子同朱子
謂告曾子以一行言告子貢以知言潛室陳
氏曰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行只緣子貢
以知識入道故聖人從他明處點化他猶
以知識入道故聖人從他明處點化他猶
分但知向人語處入頭各有塗轍
袁氏曰曾子語之妙一貫之說即唯而無
已淡領聖道之妙一貫之說即唯而無
唯而亦未始如門人有何謂之問是則子
貢蓋亦默會於言下矣
雲峯胡氏曰集註於參乎章引程子曰維
天之命曰天之日集註於參乎章引程子曰維
引謝氏曰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離之
氣之亦以天字釋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離之
行之所謂貫聖人之於萬事蓋天之一理之貫但彼
行言此由博學而識之說來是以知言進

魯子之驚實能力於行子貢明達能求其知所以告之者若不同而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新安陳氏曰顏魯以下諸子天資之敏學問之進皆無如子貢更觀其聞性與天道及子張篇末三章稱孔子處足以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已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八

○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

為慍見發也

南軒張氏曰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

慶源輔氏曰聖門之學不以徒知為尚要在實有諸已

覺軒蔡氏曰夫子呼子路告以知德者鮮矣之說謂義理有得於已則死生禍福得喪自不能亂其所守所以釋其慍見之惑

夫子當造次顛沛之中所以告門人弟子者各隨其所蔽而開發無以異於洙泗雍

容講論一素吁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與

雙峯饒氏曰夫子不曰知德而曰知德何也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則道未為我有猶

後則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為我有猶

治去

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為我有而不知之也溪既知得這裏滋味則外而世味自不足以為牽之孟子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子路未能實有是德於已所以饒絕糧便慍見

雲峯胡氏曰詳集註之意不徒重在知字而重在德字蓋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於已而後真知其味之實不然臆度之知非真知也夫苟真知之區區窮達豈足為欣戚哉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九

蒙引曰路豈有未行而知其曲折者其未行而知其曲折者只是得于傳聞識箇方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

已正南面而已矣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

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

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已

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

如此而已

四書大全辨

下論卷十五

十

或謂恭已為聖人敬德之容以書之
 舜之為治朝觀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
 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為而治者何邪
 朱子曰即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為治之
 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
 之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
 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稱潤
 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也
 雙峯饒氏曰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
 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此是聖人
 之所同凡一節說舜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
 新而陳氏曰人不見其有為之迹此是舜之所
 者臨御敬德之容耳胡氏謂敬德之容由
 外而知其內是也
 芭山張氏曰按藝文類稿云舜封山濬川
 治律明時錄四凶舉元愷無不為而曰無
 為非不為也為者其心不為其道也有為
 而無為者也又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
 動非所取也感而後應緣理而動君奚為
 哉又郭象曰工人無為于刻木而有為于
 運矩人主無為于親事而有為于任官以
 此推之則舜之所謂無為者可知無為者
 順其自然不事煩擾當與孟子行所無事
 之迹耳今人只知舜紹堯之後而得人之
 以任眾職所以無為而治至于恭己句註
 所云德盛而民化則略去不講果爾則是
 舜之化民僅倚賴于人矣何獨于舜而解
 之○恭己句非無為之證非有兩層此處
 須想他精神凝結物無疵疢氣象猶云居
 敬而行簡也恭以心言非以容言
 朱子謂舜所為皆在攝政前及踐位便無
 他事如此便似勞于前而逸于後後來果
 無一事可為看無為二字直是簡安閑無

四書大全辨

下論卷十五

士

所事事光景非舜之無為也朱子此說
 確又蒙引泥紹堯得人二句謂凡所當為
 堯皆先為之已所當為衆人又代為之故
 亦不待有所作為如此便似舜是箇遭時
 處順獨享安逸的人至云堯先為之尤與
 朱子所為在攝政前之說相反尤不可從
 蒙引此說宜刪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

四書大全辨 下論卷十五 士

之猶答于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
 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周禮夏官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
 戎六狄鄭司農註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
 方曰狄北方曰貉狄

朱子曰篤有重厚滾沈之意敬而不篤則
 有拘迫之患

南軒張氏曰篤敬者敦篤於敬也言忠信
 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恒以是而行何
 往不可

雙峯饒氏曰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
 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是敬底意思篤自
 篤故自敬○問言思忠言而有信此合忠
 信來言上說如何曰忠信都訓實忠是出
 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
 下不如此說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心於

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若前一截實，後一截虛，便不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輒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四書大全辯
卜論卷十五
十三

禮記曲禮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麗也謂
兩人相附麗而竝坐或竝立我母往參之
爲三焉
朱子曰參前倚衡只是見得理如此不成
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此謂言
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
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
問參前倚衡何物參倚坐立所見何物可
見潛室陳氏曰參前倚衡不是有箇外來
物事便是忠信篤敬坐立所見要常常目
在之耳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
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
鄭氏舜舉曰子張務外者也故問于祿問
行皆以言行告之忠信篤敬視寡尤寡悔
淺深不侔于張之學進矣
新安陳氏曰忠信篤敬乃言行當然之理
工夫全在忠信篤敬念念不忘八字上惟
念念不忘于心而後常如有見於日忠信

篤敬吾心此理也州里之人與蠻貊之
亦皆此心此理也盡吾之心則通乎人心
雖遠而可行不盡吾心則無以通乎人心
雖近而不可行矣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卽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四書大全辨
下論卷十五
十三

變年饒氏曰書紳見他脰之切子強到
新安陳氏曰書上文夫子所言之紳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辟音闢如行辟人之辟
謂猶前驅者以鞭欄約人使闢向一邊也
朱子曰鞭辟近裏此是洛中語辟如驅辟
一般一處說作鞭約是要鞭督向裏去今
人皆就外面做工夫下云切問近思言忠
信行篤敬何嘗有一句說向外去只就身
上理會便是近裏著已○天地同體處是
義理之精英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滅
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
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如克己
復禮爲仁已是查滓復禮便是天地同體
處如曾子不忠不信不習漆雕開言吾斯
之未能信皆是有些查滓處只是質美者
見得透徹那查滓處便都盡化了若未到
此須當莊敬待養旋旋磨擦去教盡卽此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五

古

是學只爭箇做得徹與不徹耳○問爲謂
切問近思是主於致知忠信篤敬是主於
力行知其力而不可偏廢而程子謂隨人資
質各用其力而其至則一如是則亦有行
不似於知者未知如何曰切問忠信只是
泛切於己底意思非以爲致知力行之分
也質美者固是知行俱到其知亦豈有全
不知而能行者固是知行俱到其知亦豈有全
胡氏曰明得盡意無所容也莊子資高知之即
能行之而私意常操守以涵養之然後
可使私意消釋程子此條專爲學者言不
主於釋經也
或曰參前倚衡是動時操存兩見字當就
言行忠信篤敬上說不然見字無着落了
如有立卓亦當就視聽言動卓然可持循
處看
芭山張氏曰篤敬南軒謂敦篤于敬此二
字一申說者蒙引云篤則不薄敬則不
存疑云篤是待人接物忠厚不刻薄君子
篤于親故舊不遺皆篤厚之事敬是敬事
而信之敬凡事戒謹恐懼惟恐失之不
肆也此二字分別說者愚按如蒙引存疑
之說纔與註篤厚意相合纔是忠信篤敬
一字各一義南軒串說者不從饒氏云
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愚意詳審
不輕發此却包括在敬字內訓篤字亦
甚切學者當以蒙引存疑之說爲正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
自以不能進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
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皮之曰皮
也之曰皮

從前文精古
以爲難言

也名爲大戶下於禮
也名爲大戶下於禮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五

圭

家語出誓篇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
子殺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病
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
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
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
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
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
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
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
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也可不謂直乎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
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
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
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
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
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
得也
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
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圃二
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
子如戚孫文子使人告文子飲之酒使太師歌巧
言之卒章刺亂人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
弗先必死并孥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
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
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
知愈乎遂行從近闕出公使子矯子伯公
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公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龜齋費氏曰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
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故惟知者不
失人亦不失言
新安陳氏曰惟智者爲能知人知其人之
可與言或不可與言不知人則當語而默
當然而語非失人則失言矣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湏是實見得。生不重於

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朱子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
其心也白有打以遂其良心之安而此
所以仁只是吾心之正理求生害仁雖
○仁只是吾心之正理求生害仁雖
道得生却是拱破吾心中之全理殺身成
仁勝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求生
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爭箇
安與不安而已○問死生是大節上學者
上大却不全在那一大節上學者問是於
用之間不問事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
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
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
不可奪也曰然
胡氏曰當死而死於理爲是於心始安故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丈

謂之成仁然必曰志士仁人有志之士
 雖死而後成仁成德之人從容就死也
 鄭氏舜舉曰志士不以死為懼也
 明志士之理兼言之
 雙峯饒氏曰仁兼言之
 志士與仁猶二仁有與志士為一仁為我者自矣
 然無求於仁是仁有殺身成仁志士亦能勉
 而為之北干是仁人豫讓張巡是志士及仁
 新安陳氏曰志士志於仁而勉行求及仁
 人之安行然不以生死動心而虧此仁則
 一也
 武所利者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竊謂
 苟與仁就重夫子何足惜也程子曰但看
 生與仁孰重矣夫朝聞道夕死可矣人
 莫重於生矣夫朝聞道夕死可矣人
 也曰既死矣夫朝聞道夕死可矣人
 一簡是矣夫朝聞道夕死可矣人

朱子曰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
 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
 我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
 不過就一箇是故伊川說人看他不死至
 於是其性命之理乃此意也或謂殺身者
 只是要成這仁身時有此意也或謂殺身者
 只是行所當行而已○說要成這仁身時
 心之德而萬理具焉○或說要成這仁身
 不能安而害於德矣順此理而不違則心
 雖可安而此理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克身
 天地之間此理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克身
 成仁而不曰義何也曰仁義一體以而決
 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
 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決者以義決者
 謂欲有甚於生惡之言是也決者以義決者
 不貴之宜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九

南軒張氏曰人莫不重其生也君子亦
 何以異於人哉然以害仁則不敢以求生
 以成仁則殺身而不避蓋其死有重於生
 故也夫仁者人之所以為生者也苟虧其
 以生者則其生也不亦為哉曾子所以得
 正而斃者則此義也志士志於仁者與仁
 人淺深雖有間然此則同也
 慶源輔氏曰志士於此二者勉之者也
 人於此二者安之者也心與理一理當死
 而仁生則弗於天理忍於吾心而傷害於
 吾仁矣心之順適而無傷吾之仁亦全而無
 則吾之順適而無傷吾之仁亦全而無
 則矣
 潛室陳氏曰謂之成仁則必如是而後天
 理人倫無虧欠處生順死安無可海感當
 此境界但見義理而不見己身更管甚名
 譽邪
 王氏曰程子是因夫子之言更推出實見
 二字謂必先能實見得死便定是不死
 便定不實見得死便定是不死
 若不實見得死便定是不死
 心就死矣此又推聖人所以言此之意以
 曉人也
 新安陳氏曰志士仁人能得實理於心方
 能成實見實見得是與非方能殺身成仁
 以成實見實見得是與非方能殺身成仁
 也○問殺身成仁而不求生害仁以成就箇非
 義一理耳仁包得取義之全德言義何別曰大
 節言成仁包得取義之全德言義何別曰大
 子就本心安適處言取義故曰成仁孟子就切
 身斷制處言取義故曰成仁孟子就切
 則一而巳所以釋子於此謂實見得生不
 重於義可見仁與義一理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仁兼人心事理言亦曰
 殺身成仁則就死生患難而言之安仁刊

仁者君子去仁則就富貴貧賤而言之此皆
即其處事而言存心在其中此章又以仁
者言又如夫子言而親仁又言友士之仁
皆是皆仁人而言宰我專指愛為仁故其
蔽也愚夫又曰專言仁者則成德之人也
無知也又曰專言仁者則成德之人也若
以仁者對智者勇者則又有一體而仁人
之身而兼有共德則姑就其一體而仁人
解之為仁人則因其所有而得仁者之名
也
休次崖曰求生如何害仁如雕陽被圍城
中食盡外援又不至決然是死必以城降
賊乃可得生然忠義安在此心如何過得
此便害其仁惟拚一生必欲守城而殺其
身身雖死忠義全而心安矣是殺身以成
仁也
或曰仁不專于死有不殺身而成仁者矣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干
回之何敢死是也。有不求生而害仁者矣。
子路結縵之死是也。只審是與不是處是。
處方是仁。非取必于殺也。但無求生之心。
則殺身不後身俱是仁。
蓋山張氏曰。志士仁人不平對作一人看。
蓋志既持得定。而又涵養得到。一臨死生。
觀下文只說一處。決自承上並說箇殺身。
成仁可也。若紛紛分別安勉。反費解說。失
本文語氣了。須知此節不當以仁者安仁
知者利仁二句例看。小註胡鄭饒陳諸說。
呆甚。紫引存疑。又附會小註。皆非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
者

在道仁中賢而
四書字義

見仁賢合四切
之處友事字樣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
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
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
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勉齋黃氏曰大夫言賢已見於行事者也
士言仁方見於修身者也
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
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日與賢已
者處賜也日與不若已者處與善人居如
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
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
與之化矣夫必慎其所處者赤漆之所藏
者黑漆之所藏者白漆之所藏者黑漆
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
朱子曰大夫必慎其所與處焉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主
仁者便是要琢磨勉勵以至於仁如欲克
己未克己乃為有益○事賢友仁也是箇
相勸勉乃為有益○事賢友仁也是箇
德之方問事與友孰重曰友為親切賢只
是統言友徑指仁上說○欲為仁而先親
仁賢猶工欲善其事而先利其器欲其取
諸仁賢以成其德也
慶源輔氏曰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觀法
而起嚴憚之心友其士之仁者則有所切
磋而安陳氏曰嚴憚指事大夫之賢切磋
指友其士之仁
汪氏曰此專挑為字發明之問意重在此
字故夫子答之只從此字發明其意也
新安陳氏曰資助也
邑山張氏曰大夫與士只有有位無位之
別不可分低昂說事友亦無輕重總是資
仁賢以成其德處小註事與友孰重一

贊其。朱子答之曰。友為親切。豈賢字淺而
仁字深邪。豈事字久親切。至友仁而較親
切邪。果爾。則仁賢有低昂。事友分輕重矣。
本文語意。不如此。○輔氏陳說。將嚴淵屬
事賢。切確屬友士。與集註合說者相背。蓋
友之中。有稱異友者。有北而南。南而北。而
增而所云。皆先子之所畏。可見切曉中。
亦自有存。雖云。樸處義理。甚明。而小註必欲以
嚴淵屬事。大夫一。邊說。悖謬極矣。存疑
淺說。妄采。輔氏。衆引。又云。陳氏。分貼。為是。
甘非。深明。經旨。者也。不必從。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
者謙辭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五

三

子曰行夏之時

味子曰。顏子之問。有二。一問仁。一問為邦。
項從克已。復禮上來。方可及為邦之事。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
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
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
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
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
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

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五

三

朱子曰。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
會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一會統運
以運統世。三十一年為一會。一會統運
三十運為一會。初開一會。一會統運
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註一開物字。
蓋初開。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
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漸變結。而後地
初則濬。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
如水。漾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天有地。方有
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人物。出來。邵子言
到子。上方有天地。未有人。子丑寅皆天地方有地。未
始。故三代建以爲正。夫子以寅月。人可施
功。故從其時。
通考吳氏程曰。西山蔡氏推邵子經世書
謂造化之運。大而元會運世。小則歲月日
時。其致一也。天地始終一十二萬九千六
百。年為一元。元統十二會。猶歲統十二月
至於會統三十運。運統十二會。猶月統
日。日統時也。一會三十運。為三百六十世。
計一萬八百年。首會為子。而天開於子。半
次會為丑。而地始開。又次會開物於寅。而
人始生。今當年會為一元之中。閱數萬年
之後。閉物於戌。則不復有人。至亥則則十
二會以終一元。而天地混矣。終則復始。循
環不窮。天地再造。又如此矣。
記禮運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
足證也。吾得夏時焉。夏小正。夏時書名。今
存。戴德註。
朱子曰。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為建子。
然猶潛於地中。而未始有以見其生物之功
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
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為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雷

主物之始收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
言之至商周始以征伐有天下之耳目而
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
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
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孔子所以
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所謂行
夏時者蓋由歷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典
教民事者至夏而悉備也諸家之歷久而
皆差惟夏小正之書授時為無差故曰行
夏時也
問集註斗柄初昏建寅之月何獨取初昏
為定雙擊饒氏曰天象難捉摸只有初昏
可見月已落至初明於是時推測方有定
若其他時辰周流四方無可捉摸凡測星
辰都用初昏測日景却用日中○行字兼
令說了古人每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
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是兼每月政令

乘殷之輅

商輅水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
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
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
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

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雷

服周之冕

問周輅為過侈何也朱子曰輅者身之所
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濫矣運用震動任
重致遠其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
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
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
傷財此周輅之所以為過侈歟○正義曰
路大也若周輅之所在以大為號門曰寢
曰路寢車曰路車左氏傳曰大路越廟昭
其儉也
勿軒熊氏曰按記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
輅也鈞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
輅周輅也註云漢祭天乘殷之輅今謂之
桑根車周禮春官中車掌王之五輅曰玉
輅金輅象輅華輅木輅註曰金玉象以飾
諸末華輅輓之以華而漆之木輅漆之而
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亦有過於質者商之
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
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
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
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
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何晏曰世本云黃帝作冕周禮弁師掌王
五冕其制蓋以木為幹以布衣之上下玄下
朱取天地之色阮謀三禮圖云長八尺六寸
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圖後方前垂四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問顏子問為邦孔子止告之以四代之禮
樂却不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莫是此事顏
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朱子
曰固是如此顏子禮樂而告之了只欠這此
子故聖人斟酌禮樂而告之○顏子資稟
極聰明凡是涵養得來都易如聞一知十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五

美

已是以謂之玄焉凡見服皆玄衣纁裳
或問周冕之玄焉凡見服皆玄衣纁裳
則禮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
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為過也夏商之制雖
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夏商之制雖
雲峯胡氏曰周尚文則有過於文者周之
冕則得乎文之中者也

後尚治官心壞殆
在是則術人說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遠去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
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
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
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五

志

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
為之兆耳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
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
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
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
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
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
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
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五

天

雲峯胡氏曰集註前訓依字但謂其辨給此則先之以卑詞蓋辨給在只卑詞在心此所謂巧言令色孔壬者也
朱子曰發此為之兆兆猶準則也非謂為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畧說四件作一箇準則則餘事皆可依倣此而推行之耳
聖峯胡氏曰須看斟酌二字以三代正朔斟酌之不如夏之時得其正輅至周而過後斟酌之不如從殷之為得其正輅自黃帝已有之至周而其制始備斟酌之不如從周為得其中自堯舜湯武皆有樂斟酌之不如韶樂之盡善盡美夫子姑舉此四者以例其餘皆當如此斟酌而行之也
或問鄭衛之音皆為淫奔夫子獨欲放鄭衛一鄭詩四十一淫奔之詩已不啻七之五衛猶男悅女之詞鄭衛皆女惑男之語衛猶多譏刺懲創之意鄭幾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鄭聲之淫甚於衛矣夫子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舉重而言也
張氏好古曰小人之禍國家柔惡尤可畏於剛惡剛惡禁暴中才之主猶畏而遠之為害猶淺惟柔佞者諂諛媚使人喜愛親暱聰明之君猶為所惑有覆亡而終不悟者夫子舉佞人亦以小人尤者言也是知有百王之大法有萬世之大戒四代禮樂為百王立此法也戒以鄭聲佞人為萬世保此法也
慶源輔氏曰治道成於樂鄭聲樂之淫者能搖動人之性情以壞其成故放絕之治道係於人才佞人人才之賊也利口辨給能變亂是非以移奪人才之心志而喪其所守故屏絕之
雙峯饒氏曰法外意者意在法之表意所以立此法所以用此法亦所以守此法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關

附錄
可氏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五

天

此意也
聯聯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意也
程子曰舉前代之善者準此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人淫溺佞人使人怠荒放遠之然後可守成法○三王之法各若孔子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法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則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又曰鄭聲佞人最為治之害故遠之亦人之所難和靖尹氏曰孔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而繼以放鄭聲遠佞人蓋此事易感人也
問伊川春秋傳序引夫子答為邦之語惟顏子嘗聞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王之大法意亦如是如此故伊川引之為據耳
南軒張氏曰聖人監四代之事而損益之以為百王不易之典此其大綱也其綱見於此而其目則著於春秋以此大綱而推之於此而其目則著於春秋以此大綱而推之鄭聲淫佞人殆聖人每致戒於斯者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故鄭聲遠佞人而後四代之法度可與行而無教矣
或問孔子言王道只言禮樂如夏時商輅周冕是也孟子言王道只言政事如衣帛食肉經界井地是也意者孔子言王道之本孟子言王道之務潛室陳氏曰孔子為當論濟時之急務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三

林次崖曰易治曆明時此春夏秋冬之時
天時也書敬授人時此春耕夏耘秋收
時農時也行夏之時何時王者定歲首
正朔其時也商人之時有周人之時商
之歲首不行商周之時而行之時則以
為春氣正應東作方興時正令善也歲
而當春孟故曰時正天氣至是方發生
曰今善令猶政令天道流行發有萬物
王者之政令也○按春秋春王正月胡傳
云前平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
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平周
以亥為正漢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
知時不易建子非春明矣乃以夏之時
周月何哉愚按建子非春謂周正建子
月於時為仲冬非春無疑也以夏時冠
月者夏時歲首在寅為春依周時當書
正月今日春正月者是夏時來冠周月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三

其說似有理可據或謂若依其說當書曰
元年冬十有一月如商元祀十有一月
不然者為可疑愚謂元年冬十有一月
周之舊文也移元年于正月者此孔子
益周之文所謂立法創制裁自聖心者
或謂依此則即位本在十一月不當移
正月愚謂國君已定位於初喪逾年改
而書即位者乃行告廟臨羣臣之禮繁
終之義非寔至是始即位也仲尼欲行
時故變周之文移元年于正月緣始終
義而書即位之文蓋少移告廟臨羣臣
從吾行夏時之志而初不失乎即位之
此聖人用權制變之妙用所謂旁行不
似賢之遠矣姑視改冬為春改春為夏
首須正朔教民作事皆必有時夏之時
用建寅之月商之時則用建丑之月周
時則用建子之月然周之建子生物之功
未著商之建丑改歲之義未明獨夏之建
寅三陽始備盛德在木以時則正協氣已
至陽氣發生以令則善卦酌于三者之間
或曰行夏時有體好生以輔萬物意乘殷
輅以敬雅物力以端風俗意服周冕有崇文
盛時其音而勃然神往有志喜起以篤君
臣意○玩一則字便可想夫子登斯世于
皇虞之意夫子說到韶舞不覺神遊其間
故曰唐太宗之英明亦既識宇文士及之
佞矣然卒不能去而旋又聽其說况他君
乎按宋史王禹偁曰古者刑人不在于君
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以前文王左右無
可結讎者言皆賢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
深察而唐宋往來觀之佞人之不可不遠

類如此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程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處
南軒張氏曰慮之不遠其憂必至故曰近憂易於履霜即曰堅冰至以見其憂之在
近也慮患於履霜之初則有以再憂矣
覺軒蔡氏曰按蘇氏之說遠近以地言若遠近以時言恐亦可通如國家立一法度若不為長遠之慮則目前即有近憂矣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三

雙峯饒氏曰蘇氏只說得地之遠近欠說時之遠近若云慮不及千百年之遠則患在旦夕之近矣意方足
厚齋馮氏曰慮在事未來之先憂在事既至之後慮不遠則備不豫而憂近矣慮遠而備豫則有以弭憂也
蔡虛齋曰朱子引蘇氏註蔡氏饒氏都看錯了只管分爭箇地與時做甚不知蘇子所謂千里之外几席之下字樣只是發明遠近二字之意而非其以為慮到千里方得無几席之憂也孔子正是以時言
月恒近解曰不是懸空慮至千百年後只慮之可遠者如忠厚開國以善垂統歷久不敗非沾沾苟安目前即是遠此正要人破除逸樂絕去微倖的念頭直將身心安頓在道理上
也山張氏曰說出倚豫纔見慮字實地非徒思索而已馮氏說宜玩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已矣乎嘆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南軒張氏曰世之誠於好德者鮮夫子所以嘆也
慶源輔氏曰自恐其終不獲見所以警人使知自勉也
新安陳氏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已見子罕篇此加上三字而警人之意愈切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三

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竊竊位
慶源輔氏曰爵位天之所以待人才有德者之所宜居也豈一已可得而私有哉如欲得而陰據之則蔽賢抑能恃天行私而不自知其非矣
或謂竊人之物者惟恐人見而奪之竊人之位者惟恐賢者見用而逼已雙峯饒氏曰恐有此等意思思竊人物者恐人見得便露出他來臧文仲自居上位亦自有所長若與柳下惠並立便被他形出已之短所以蔽而不進之

勿軒熊氏曰。公叔文子與大夫俱向升。則稱其文。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與立。則譏其竊位。蓋在上位以薦賢為重也。新安陳氏曰。不明者知謙之暗不智也。蔽賢則心術之私不仁也。豈非偷竊職位以為己之私。有而不復以職位為國家待賢之公器。歟。文仲魯賢大夫。夫子不雷同而賢之大公至正之心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責已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朱子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呂伯恭性福急。只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一向如此。寬厚和易。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雷

新安陳氏曰。此即成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修已待人。當然之理也。非為求遠怨而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朱子曰。只是要再三反覆思量。若率意妄行。雖聖人亦無奈何。何。雙峯饒氏曰。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聖人下。芭山張氏曰。須知此是予知。聖人下。不是輕率妄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正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雷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朱子曰。下三句。雖從第一句帶下來。必羣居終日。而如此。尤見得下一句。為亂道言。不及義。無學識之村人。多如此。既言不及義。而惟止好行小慧。則其為邪惡傾險之小輩。審矣。欲免於罪過。難矣哉。或問。慧。固明智之稱。曰。小慧。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耳。南軒張氏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繆巧之私。而已。小慧之好義之賊也。雙峯饒氏曰。此雖兩事。其實相因。胡氏曰。集註所謂。滋。則其心日甚。一日熟。則其機日深。一日所以至此者。以其羣居

他不虛衷諮詢。剛復自用處。蓋天下雖輕率妄行的人。或有時改心易慮。集思廣益。尚可轉敗為功。若予智予聖。則疾不可廖矣。未如之何。見雖有善謀。彼卒不能聽受。何益之有。言外寓許多感慨。低徊意。或曰。白文曰。字。就胸中展轉揣摩。區區看。非口說而已。若僅口說。雖百千萬遍。說箇如之何。如之何。究竟只是空言。不曰者。正病他心裏不肯揣摩區區畫耳。末如之何。與上兩如之何。一樣看。言不能如何。代他區區畫也。家引云。求句如之何。三字與上文不同。與悅而不釋章意同。語氣稍泥。不必從。

潛室陳氏曰敬以直內則義乃方外是敬
為體而義為用若以義為質則禮行此義
者也孫出此義者為用矣信成此義者也是義
新安陳氏曰此章本無敬以直內意程子
又推本而言之
蔡虛齋曰禮行孫出信成是一時事非是
禮行了方孫出禮行孫出了方用信成信
以成之亦言總歸于誠耳
或曰義禮孫信俱是心中素有的物事持
時出而借之于用耳此正見其所性全備
衆美中涵故稱其為君子
芭山張氏曰小註陳氏孫出偏屬辭氣遜
順說外甚義禮孫信四者兼內外言而輔
氏又妄謂孫外說入內更迂滯矣皆可刪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三

南軒張氏曰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
之無其實也
問既謂之君子又緣何病其無能雙峯饒
氏曰若自以為有能則不足以為君子如
云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君子之道四丘
未能一焉夫子豈是無能者
林久崖曰無能者不能知不能行也此君
子只是有善者之稱饒氏說大深言君子
病已之無能耳不病已有能而人不已知
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
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南軒張氏曰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
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

諸非謂求名於人也
雙峯饒氏曰言沒世者蓋棺事乃定生前
或可于名沒後却性點不得公論方定非
有可稱之實者必不見稱於人沒後有名
可稱則真有善可知大學沒世不忘亦此
意
厚齋馬氏曰病之者病我也疾之者疾人
也

齊氏曰求有為善之名固君子之所羞終
無為善之實亦君子之所惡故長而無述
孔子責之四十五而無聞孔子嘆之沒
世而無稱孔子疾之然則學者亦可以勉
矣
林次崖曰沒世不稱總是終身無名饒氏
蓋棺論定之說大深或問傳習錄謂不稱
當讀去聲謂名不稱其實何如曰謂之無
名亦可謂之名不稱其實亦可皆于文義
無害舊說既通何必立說以求異哉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三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芭山張氏曰按蒙引云疾自疾也語意甚
明馮厚齋云疾人非是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
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
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
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
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
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
之意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五

罕

或問湯氏之說似大巧。朱子曰：雖巧而有
 益於學。○以好名爲戒。此固然矣。然偏
 於此論。將恐兼開毀頓。其弊有甚於好名
 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
 求諸已。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
 其所以爲聖人之言歟。學者要當如此玩
 心。則勿忘勿助之謂天理卓然矣。小人
 南軒張氏曰：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已。小人
 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已則德日進。求諸
 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也。此
 胡氏曰：范氏合上二章爲一意。揚氏於此
 又合三章爲一意。文意反覆。互相備。雖
 非夫子立言之旨。記者取而相足也。
 林次崖曰：此不專指學。接人待已皆然。子
 曰：不怨天不尤人。求諸已也。
 或曰：求諸已卽孟子自反之說。凡行有不
 得者。皆反求諸已耳。小人反是。不可以爲
 己爲人。況看。又王陽明云：君子學求在己。
 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
 爲切。壁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不自得。正
 以其無入而非學也。此說與自反之說相
 發明。宜玩。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已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
 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程子曰：君子以矜莊自持。不與人爭。
 龜山楊氏曰：矜者矜莊之矜。非謂矜伐也。
 朱子曰：矜是自把捉底意思。故書曰：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南軒張氏曰：矜莊自持。易至絕物而失於
 爭羣。居相與易至徇物而失於黨。君子非
 與人異也。處已嚴而不失於和。故矜而不
 爭。非不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於公。故

三言五言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五

罕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謂南軒慶源之說可用。何也。○矜自不是
 矜伐。何必贅說。龜山楊氏一條可刪。
 南軒張氏曰：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
 此固不可也。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
 不害其爲善者也。以人廢之。則善言棄矣。
 故君子雖不以言舉人。而亦不以人廢言。
 新安陳氏曰：君子不以其言之善而遽舉
 用其人。以人之行多不及言故也。亦不以
 其人之惡而廢其言之善。以一言之善。自
 不可沒故也。如孔子因宰予晝寢而聽言。
 必觀行。孟子不沒陽虎爲富不仁之言。聖
 賢之心。公而無蔽。故如此。
 蔡虛齋曰：以言舉人。論篤是與也。以人廢
 言。山張氏曰：二句各開說。見君子用人聽

言。心。事。光。明。正。大。處。此。說。自。正。或。云。此。為。言。舉。人。者。發。天。下。議。論。而。有。特。之。有。故。言。之。成。理。秩。秩。可。聽。者。人。鮮。不。緣。是。而。舉。之。而。不。知。若。子。之。舉。人。正。不。在。此。也。惟。收。其。言。使。不。至。廢。棄。而。已。下。句。只。足。上。意。或。又。云。此。事。就。用。言。上。說。收。言。之。利。而。去。其。害。無。非。廣。開。言。路。意。人。字。只。作。一。箇。人。看。至。用。人。另。有。箇。權。衡。在。合。二。句。乃。是。極。一。途。以。承。取。人。言。非。設。兩。界。以。交。防。之。說。愚。按。此。二。說。雖。各。有。發。明。與。他。說。穿。鑿。者。不。同。學。者。從。舊。說。可。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已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聖

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

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

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新安陳氏曰恕者求仁之方語曰能近取

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曰強恕而行求

仁莫近焉

問言恕必兼言忠如何此以言恕朱子曰

不得忠時不言恕獨說恕時忠在裏面了

○問終身行之其恕乎紱矩之道是恕之

端否曰紱矩正是恕

南軒張氏曰人之患莫大於自私恕者所

以克其私而擴公理也已所不欲勿施於

人則仁之方也是所當終身而行之者蓋其

慶源輔氏曰推已及物即已所不欲勿施
於人之恕也非有資於人在我施之而已
烏有窮盡故可以終身行之此蓋指其用
而論之又曰始則推已及物終則為聖人
之無我不出乎一恕字而已終身行之豈
不為宜此又極其効而論之知要之說尤
為有警於學者蓋聖學以仁為先而恕則
求仁之方也
陳氏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就一邊論
其推已及物之方也
要施於人方所不欲者凡已所欲者須
欲弟必推已方所欲如已欲孝弟人亦欲
亦得已之心遂其欲孝弟之心便是恕是
推已及物之流行到那物而己恕之義其
大自漢以來恕字之義不明有謂善恕已
量主范忠宣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
恕字就己上著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
人的意思恰似今人說且恕之不輕恕之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聖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聖

意如此是已不肖之歸豈推已如心之義

乎乃相率為不肖之歸豈推已如心之義

雙峯饒氏曰此問在未聞一貫之先子貢

多學欲知博中之約遂發此問一言是一

字所以只以一恕字答之

新安陳氏曰視人猶己一視同仁此聖人

之無我也惟其略無私己故仁之用自然

如此

通旨朱氏公遷曰此愛人之恕餘如孔子

告子貢以此能近取譬告仲弓以不欲勿施

皆是此類此所謂恕以及人為主蓋曰如

愛己之心以愛人也大學之紱矩亦當以

或曰不欲二句全要關終身可行意饒與

芭山張氏曰。已所不欲二句。只宜煥大學所惡于上。節就不欲一邊說。而以已之欲施之于人。之意。自在其中。不必就勿施處補出。凡所施者。必已所欲一層。不然。便似白文。少此一層。待說書者補之也。殊礙理矣。家引存疑。皆補以已所欲而推之于人。非是。雖本小註陳氏。不必從。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罍

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朱子曰毀者人本未有十分惡將做十分惡說他便是毀若只據他人惡說之不謂之毀如一物本完全今打破了便是毀若物元壞了不可謂之毀譽亦是稱獎得過常有試者那人雖未有十分善我試之知得將來如此若毀人則不如也
或問毀譽之說曰毀者惡未著而遽惡之譽者善未著而亟稱之也試者驗其將然之辭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其將然之辭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其將然之辭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其將然之辭
賢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試而知其賢也故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惡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言

毀蓋非若後世所謂耻言人過而全無聖人之心耳曰若有譽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為有所倚矣曰若有譽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為有所倚矣曰若有譽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為有所倚矣
惡惡緩之意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善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為有倚而以慈然無情者為至則恐其高者入於老佛荒唐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
胡氏曰毀云過其真若叔孫武叔之毀仲尼是也譽云過其實孟子所謂聲聞過情是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罍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朱子曰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
新安陳氏曰此句微上一截誰毀誰譽之

通考仁山金氏曰此章勉齋親見朱子收
訂註文直至通解又謂此句難得簡潔然
宜挑出直道獨善惡而後及句意其辭若曰
直道而行無謂善惡蓋無所私曲也吾之
於民所以無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
時所用是以非之實也似為簡明今亦不得
而任其是非之實也今此之民即三代之時
朱子曰斯民是今此之民即三代之時所
以爲善之民是今此之民即三代之時所
便是從頭說下來此民乃是一句話便是
而行之民我今若有所毀譽亦不得迂曲
而枉其是非之實也今此之民即三代之時
南軒張氏曰誰毀誰譽謂吾於人初無毀
譽之意也如有所譽者必有其風俗雖不美
有是實而稱之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
民無古今之異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亦
斯民也順理之謂直可毀可譽在彼循其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五
哭

理而已先王命德討罪亦若是也
雙峯饒氏曰下面民字即上面人字但人
對已而言民對君而言緣有三代字在上
故言今此之民對君而言三代之民一教
化行俗美此之民對君而言三代之民一
俗不美直變爲惡其所以有稱人惡而不
蓋視今此之民爲三代直道之民而不視
之爲後世枉道之民也
雲峯胡氏曰朱子云所以三字有味蓋善
善惡無所私曲今之民與三代之民皆
然是必有所以然者矣
新安陳氏曰尹氏之意畧而未明朱子就
其說而發明得精切至到耳善惡惡無
所私曲乃人心天理所在萬世如一日也
三代之人如此今日之人亦如此聖
人不得容私於其間也然有先衰之善而
無陳惡之惡善善急惡惡緩之心未嘗不

故之可亦二
細謂不者

無亡
過與

音聲樂
音扶夫平

行平其間焉好善忠厚之心與善善惡惡
無私曲之心並行而不相悖也
愚山張氏曰斯民也一節玩所以二字明
屬持世者說此處須會出夫子追想三代
盛時欲以禹湯文武之民待斯民不忍徇
私毀譽意以禹湯文武之民待斯民不忍徇
之君行不致毀譽也按林氏此說斷不可
易蔡虛齋云新安之說以直道而行歸之
于上非也書云新有作惡違王之路無有
作好遵王之德是以民言舉三代者三代
直道之世也陳紫峯云今之民即古之民
今日之民心即三代直道而行之民也二
說皆就民心之公而言與林氏說異不可
從學耆當以林氏說爲正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五
哭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
之今亡矣夫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
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
有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
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南軒張氏曰有馬借人乘之已雖有馬不
能乘則借人乘之史有闕文以待來者其
意亦猶是也言始猶及見而今則亡嘆風
俗之日趨於薄也
勉齋黃氏曰今亡矣夫嘆古人謙厚之意
不復見也
葉氏少蘊曰古者六書皆掌於史官班孟
堅言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必闕問諸故老

至於哀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子曰吾
借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雖畧去有馬
齊氏曰三代無乘馬者所謂乘如詩言乘
乘之蓋有子路車馬與朋友共之意借人
乘馬胡氏曰史闕文猶不挾已所見以自
是馬借人猶不挾已所見以自私
新安陳氏曰疑以傳疑物與人共皆人心
近古處二事雖小而人心之不相並故又載
趙氏曰二事雖小而人心之不相並故又載
胡氏說於後亦闕疑之意
蔡虛齋曰春秋桓十四年書曰夏五此傳
疑也所謂及史之闕文也以舊館人之
脫驛以賄之所謂有馬而借人乘已不足
為矣二事當時亡之而孔子存之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

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或問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強弱不同同為
不忍何也朱子曰忍之義禁而不發之謂
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
忍其忿也

慶源輔氏曰婦人之仁失於不斷匹夫之
勇失於輕決二者之失不同而皆足以亂

大謀蓋大謀雖斷而輕決則又失之
雲峯胡氏曰亂大謀彼自亂彼之事亂德

非惟自亂其心術且能亂人之心術是非
有定理而彼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使聽者
夫其所守為人心之害莫大焉婦人之仁
柔惡為無斷匹夫之勇剛惡為強梁
蔡虛齋曰所謂亂德如惡鄉愿恐其亂德
之亂若說得不成道理如何能亂人德亦

聲並好
去惡

不為巧言矣惟其說得來似是而有理故
能亂德仲尼之所深戒也婦人之仁匹夫
之勇不過是說箇小不忍樣子非是小不
忍句裏有一箇婦人及匹夫在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眾好惡之而不
察則或蔽於私矣

南軒張氏曰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
明者眾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
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
眾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孟子於仲

子匡章是也
胡氏曰察者詳審之謂非謂眾人之好惡
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詳審爾
雙峯饒氏曰南軒所引仲子匡章事甚切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哭

齊人皆以仲子為廉孟子獨能辨其不廉
此其眾好必察處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
孟子獨不以其不孝目之此是眾惡必察處
又曰眾好惡固當察然我心無私意方能
察之若有私意則眾好惡之得其當者我
反以為非矣所以惟仁者能好惡人也
新安陳氏曰惟仁者無私心而好惡當於
理方能為眾人之衡鑑焉
或曰必察者非必與眾相反但不隨眾為
好惡失却好之惡之之實耳蔡林倒眾好
眾惡者非是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
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

可此新
陽修安

郭肇
反若

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扇，扇如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扇，扇如道。

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扇，扇如道。

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扇，扇如道。

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扇，扇如道。

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扇，扇如道。

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扇，扇如道。

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扇，扇如道。

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扇，扇如道。

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扇，扇如道。

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扇，扇如道。

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扇，扇如道。

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扇，扇如道。

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扇，扇如道。

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扇，扇如道。

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扇，扇如道。

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扇，扇如道。

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扇，扇如道。

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扇，扇如道。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季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

成而將不及改矣。

新安陳氏曰：過而肯改，則過民於無過而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

益不如學也

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

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

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朱子曰：思是硬要去，做學是依這本子小

著心隨事順理去做。○遜志是卑遜其志

要一思而必得。○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季

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曾恁地來。聖

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惟橫渠知得此

意，嘗言：孔子然矣。幸苦來。

南軒張氏曰：此章非以思為無益也。以思

而不學，則無益耳。

二峯胡氏曰：書說命：惟學遜志，一句。六經

言學，皆從始。非特取卑遜之義，不凌節而

施之謂遜。蓋勉勉循循，其學有自得之益。

勞心以必求，徒思而未必有得也。

或曰：語意全要人去學上用思，不宜懸空

去思。非是。思全無益。小註：南軒說宜玩。

芭山張氏曰：學字中亦自有融通變化，的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

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
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
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
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自外至
者爲憂樂哉

朱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
中又分兩腳說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
其中又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求
食故下面又教一句謂君子所以爲學者
所憂在道爾非憂貧而學也○學固不爲
謀食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
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
不見祿○凡言在其中蓋言不必在其中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聖

而在焉者矣
問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兩句似
相反潛室陳氏曰耕本謀食却有時而餒
學非謀食却可以得祿
雙峯饒氏曰首句重在謀字上末句重在
憂字上謀以事言憂以心言憂道自然不
憂貧到不憂貧地位也是難事學者縱未
能不憂貧也且以此等意思存之胸中久
久自別
雲峯胡氏曰凡學而謀食者只爲貧富關
打不透爾果不憂貧自以食祿言與祿字
新安陳氏曰謀食之食以食祿言與祿字
相開耕也餒在其中一句自是引喻此章
夫子始終教學者以審內外之輕重也君
子惟謀學以明道而不謀食以得祿譬之
耕本不求餒而餒在其中是學本不求
祿而祿自在其中學焉而聽祿之自至可
也末又申言之憂道以見其謀道不憂貧

以見其不謀食憂出於心謀見於事憂之
深然後謀之熟無非欲學者知內之重而
外之輕耳
蔡虛齋曰憂道是本其所以謀道之心也
憂還在謀先
或曰耕也二句非斷定必得祿也乃如不
可求云爾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
於身矣

程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無得也○知
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
真知未有不能守者
新安陳氏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學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聖

而知之明則知及而得之矣不能無私力
行而守之不固雖得之必失之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
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
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
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
此

張子曰所謂知及之必欲仁守之者恐其
難得必失耳知之非難行之惟艱此守所
以貴乎篤也
問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固不可仁既能守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五
五

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

誠泣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所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五
五

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季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
 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
 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朱子曰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
 然能任天下之重而不懼小人一才之長
 亦可器使但不可以任大事耳
 吳氏曰方舜之耕稼時視之猶人也一旦
 受堯之天下若素以之小人則未有不敗
 而其材可知者至委以國則未有不敗
 而軒張氏曰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
 者測知而可以當其大者小人之局於狹小
 其長易見故不可以當其大者小人之局於狹小
 大受如學者之學聖人有為者之當大任
 是也事而可以小知之小人用過其量則
 敗矣

雙峯饒氏曰君子於小事上有拙處小人
 於小事上有長處所以不可以一節觀之
 或問君子才全德備何為於小事上有拙
 處曰不可以一德論君子亦有等降但其
 大體正當雖細微處有未盡亦不害其為
 君子又曰此小人是小有才之人非庸常
 之小人
 雲峯胡氏曰小節可以知小人不小足以知
 君子大受可以許君子不可以許小人材
 之所成爲器德之所克爲量君子之所以
 可大受者材與德俱大小人之不可大受
 者器與量俱小故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
 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季

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
 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
 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況水火
 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
 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
 章放此

問夫子言吾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後又言
 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者潛室陳氏曰
 蹈仁有益無害人何憚而不爲此勉人爲
 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憚人爲
 但求一箇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爾蹈仁
 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義所當死而死雖此
 干不害爲正命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
 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
 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仁在
 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朱子曰當仁擔當之當這仁字是指大處
 難做處說這般處頭著當當不可說道自
 家做不得是師長所做底事○弟子於師
 每事必讓而不敢先至於仁以爲己任則
 當自勉而勇爲不敢先有讓也蓋仁者已
 所有而自爲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讓

之有所謂不讓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顏子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如是者是已此與上章皆勉人為仁之辭上章為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為之者發此章為學者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於有為者發南軒張氏曰夫子嘗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為仁由已於此又明不讓於同之義蓋道不遠人為之在已雖所尊敬亦無所與讓聖人勉學者使之用其力也為仁在我雖師不服遜此便是仁以慶源輔氏曰遜者禮之實也德之善也凡自外來者固不可不遜如善名是也至於為仁在已則何遜哉蓋非不遜也乃無所與遜也雲峯胡氏曰當字大有力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殺者當不去請事斯語顏子當之仁為已任曾子當之顏曾學於夫子之門未嘗以當仁之事而遜於夫子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堯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問君子不諒可乎龜山楊氏曰惟貞固可以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朱子曰貞者見得道理是如此便只恁地做去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意焉南軒張氏曰貞則信在其中但執小信而於義有蔽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覺軒蔡氏曰諒有二訓有止訓信者友諒

後人臣世
人臣世
事知不有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是也有訓必信者此諒是也諒似貞而實非故夫子特別而言之雙峯饒氏曰貞者正而固守諒則固而未必正言必信行必果而不知惟義所在者也厚齋馮氏曰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詩則固守而不知變者也故曰貞者事之幹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堯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雙峯饒氏曰此後字如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後後獲謂不計其效也蓋為人臣者但知盡其職分而已祿非所計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之意南軒張氏曰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己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事之心則一也何孔子嘗為委吏矣然則為會計當而已矣亦以敬其事為主也若曰為食而仕食焉而已違恤其事則失其義矣胡氏曰後任其事者蓋委之而不存乎慮也之問非後任其事者蓋委之而不存乎慮也利難擇公私交戰其不為利心所勝者幾希勉齋黃氏曰敬事後食臣之道也餽稟稱事君之道也慶源輔氏曰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是皆天理之當然而在人之所當

為者也豈可有一毫僥求觀幸之意於其先哉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質之樂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南軒張氏曰人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無有善惡之類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嘗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亦堯舜之子不肖則氣質之不可變者乎然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卒

慶源輔氏曰人之性同乎一理而已然其品類則有善惡之異者何哉蓋於其始生也已有氣稟清濁之分及其少長也又有習染邪正之異苟欲合其異而反其同則在乎教耳故君師有教化之妙則人皆可類之惡哉洪氏曰聖人之教如雨露之於萬物夫豈有所擇哉蔡虛齋曰無類自教者立心言所謂不當復論其類之惡也正是無所擇意未說到人復于善處只是人皆可復于善耳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南軒張氏曰君子以義小人以利義利之所不同焉能相為謀乎新安陳氏曰善惡謂君子小人邪王謂吾道異端如陰陽水火之相反此不能為彼謀彼亦不能為此謀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勉齋黃氏曰此為學者善於工言辭者設然其曰達而已矣則非通於理者亦不能達也聖人之言未嘗有所偏也胡氏曰富者欲其瞻也麗者欲其華也新安陳氏曰惟達理者辭能達意達意之外而過求之非以繁多為富則以華美為麗正理反為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東坡與人論文每以夫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空

子此言為主或曰今人言達只就顯淺一路說非也不非微顯洪纖俱有達在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

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胡氏曰周禮樂師太師皆以師名磬鐘笙編棘籥皆曰師吳氏曰古者樂師皆用簪以其廢視而聽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吳氏曰論語中子張之問此諸弟子為多新安陳氏曰不可以子張之問作閑語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教也學者善觀之則見得皆出於聖心天理之流行者矣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助也古者誓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已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奎

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縣鐘磬三百人眠膝三百人眠膝掌大師之縣鐘磬之類凡樂事相鼗眠膝音示膝音了明目也縣音么通考勿軒熊氏曰道字要重看一事有一理先正當教人只看師見見與子見齊衰二章以為一部論語皆在是此是徹上徹下之道讀者深攷而博求無有以得之南軒張氏曰道無往而不在于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師見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替之道當然兩十張竊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為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事物物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奎

莫不有其道夫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起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胡氏曰誓必有相荀子所謂猶誓無相春秋傳所謂其相曰朝也冕之來見適無相者坐必作過必趨哀矜之念乃聖人之素心至此自不能已也故代相者告之厚齋馮氏曰使誓者若能視然是謂相師之道豈特與師言之道如此新安陳氏曰誓者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之且敬之故節節謹告之有目者待無目者之誠心曲禮也林次崖曰衆引與師言之道道字帶上讀謂與師說話之道看來不是謂與師說話當是與師交談言論師見自及階至皆坐未嘗與聖人交談言論豈可謂是說話之道只是師見及階及席皆坐聖人隨在而詔之耳

芭山張氏曰新安陳氏未必無相數句既合事理尤得聖人遇師見深意胡氏云道無相者泥甚不必從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四

季氏第十六

如有不韙之處責令賠補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章

胡氏曰疑爲齊論以皆稱孔子曰且三

友三祭九思等條例與上下篇不同然

亦無他左驗

厚齋馮氏曰上篇首衛靈公以讓諸侯

之失此篇首季氏以讓大夫之失下篇

首陽貨以讓陪臣之失也此篇季氏而

後即記禮樂征伐祿夫公室之語乃記

者以爲篇次之意

通考勿軒熊氏曰首三章皆嘆魯也餘

亦雜記夫子言行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四

一

下論卷十六

顯史國名魯附庸也春秋傳曰顯史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注云伏羲之後在泰山南武陽縣之東北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顯史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

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

不久而復之衛也

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

都史記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

將墮三都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季孫謂其宰冉求曰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

冉求曰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

齊師戰于郊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

道冉有請從之季孫弗許

史記世家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在陳

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隅然嘆曰昔此

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

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

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

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

笑康子曰則誰召而不可曰必召冉求於是

召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冉有

爲季氏將與齊戰於郊克之康子曰子之

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於孔子

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趙氏曰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魯

以幣召之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

時十四年小邾射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

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則子路尚在魯也

必是此年復之衛次年死於孔慚之難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四

二

下論卷十六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冉求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問獨責求何也朱子曰想他與謀較多一

向倒在他身上去亦可知也

夫顯史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

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夫音

東蒙山名先王封顯史於此山之下使主

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趙氏曰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

四書大全辨

下論卷十六

三

厚齋馮氏曰按禹貢有二蒙徐州蒙羽其藝東蒙也梁州蔡蒙旅平西蒙也洪氏曰魯頌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又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謂額史也問從孟子地方百里之說則魯地安有七百里朱子曰七百里是禮記說每疑百里如何做得侯國又容得附庸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必不止百里然此處亦難考通考仁山金氏曰詩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謂周公封于魯為方百里蓋以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境七百里蓋通山川附庸計之也黃氏紹曰大國地方百里者古制也然詩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則其地豈直百里而已哉孟子於班爵祿之制不能語其詳直計古制以為言耳而未予

下論卷十六

四書大全辨

下論卷十六

四

之說則本諸戴記所謂封周公以曲阜之地七百里為說耳王制成於漢儒固未可為據周禮亦周公未成之書大禹會諸侯以玉帛萬國至商僅千七百國則其地併吞非復其舊武王革商亦因而授之未必能損強大之國使周公之悉就古制也諸侯之多強大而使周公之悉就古制也諸侯之徐魯則於其間其能久乎以此推之則二國始封必已不止百里矣左傳昭公五年春正月季孫舍中軍畢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四分公室季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之公室季氏取其半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各有其一三家各有一軍家屬也盡征之者無所入于公也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也取其半復以子弟之半歸公也擇二簡擇取三分也貢于公者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慶源輔氏曰不可伐而伐之則不仁不必伐而伐之則不智非所當伐而伐之則悖禮犯義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

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替者之

平福甲柳機况
登與音反戶反餘

秘安秋夫
音音音

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朱子曰相亦是贊相之義贊者之相亦是如此
雙峯饒氏曰冉有真與謀子路只是不能諫止危未至於顛故持之使不至顛顛則既路須扶起之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六 五

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趙氏曰兕似牛一角毛青皮堅可為鎧朱子曰虎在山龜玉在他處不干典守者事今在柙中走了櫝中毀了便是典守者之過
厚齋馮氏曰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夫子稱為具臣者以此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周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下扶夫
聲含音

此乃文此
萬文此
結結差
經經差
均均無
實實無
見見無
家不無
也也

家不無
也也

勉齋黃氏曰冉有此言但知費為季氏之邑而為季氏子孫謀也豈復知有魯哉
齊氏曰孔子之為司寇也使仲由墮費而求乃謀伐顓臾以益費是孔子弱三家以強公室而求反之故孔子惟深責冉求以為非由本意也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欲之謂貪其利

梅巖胡氏曰求以為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孔子從欲字發明切責之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六 六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

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

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

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

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

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朱子曰不均不和不安在當時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語雖畧而意則詳也

雙峯饒氏曰均無貧以下文理參差與上文不相當對何也曰上兩句以貧與寡對說下三句又錯綜說大抵貧多起於不均均則彼此皆足而無貧故曰均無貧不不均則爭則土地雖廣人民雖衆而心常以

均怨下有夫事臣有君已夫意不不脂折崩邪
和不交上之大又家之盛既大和均念要離分

扶夫音

為寡惟和而不爭則雖寡亦不見其為寡矣故曰不和無寡傾覆生於不安人心苟安則禍亂不作自無傾覆之患矣故曰安無傾均無貧而後能和無寡而後能安三鄭氏曰有國者不患民之寡患無上下之分而至於不均不患財之乏而患在失上下之心而至於不安也均則民志安定則安矣安則則民志一則不寡不貧不寡則安矣安則則民志一則不寡不貧不寡與季氏言之夫子稱有國有家者正指魯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六 七

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新安陳氏曰夫如是總包括上三句即所謂內治修也今不均不安既與內治修反矣又欲興兵黷武則與修文德反矣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併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

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或曰顓臾在邢域中如何謂之遠人雙峯饒氏曰遠人不特遠夷中庸柔遠人在懷

陽屏作也兵尹翽
音南正縣反聖

相孫與之等
應長子愛孫

厥說音

子乘此其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六 八

諸侯之上夫子以蕭牆對顓臾則蕭牆近左傳定公五年九月陽貨因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十月庚寅大誅公已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誅公父歆及泰遄皆奔齊八年季孫無寵於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無寵於叔陽虎欲去三桓以季氏叔孫無寵於更叔孫氏欲去三桓以季氏叔孫無寵於圖而殺之陽虎前驪以伐孟氏公飲處父帥成入自陽虎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從父昆弟也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四之公何觀季氏族也稷門之內魯南城門也公父歆即文伯季寤桓子之弟公鉏極桓子之族子公山不狃費辛也叔孫輒叔孫氏庶子叔仲志叔孫帶之孫也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

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

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

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

為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

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六 九

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顯史之
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問蕭牆朱子曰據鄭註云諸侯至屏內當
有蕭敬之意未知是否
馮氏曰蕭牆也臣之兄君至屏而加肅故
曰蕭牆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
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
多間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
戌公如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
季孫之憂不在顯史而在蕭牆之內也其
後陽虎自三桓而下人主之言可不為萬
世法哉
厚齋馮氏曰聖門紀錄問答多單辭隻語
無文章可觀唯此章數百辭折難抑揚優
游反覆所宜深味也
通考程氏復心曰謝說得夫子深責冉求
之意洪說見夫子雖失位而餘福有以及
人
朱氏公遷曰聖人責之辭見於論語者
凡十章如子路使門人為臣求也為季氏
聚飲冉有季路欲佐季氏伐顓臾此是因
其行事之失而責之宰我之問喪樊遲之
問稼圃則因其請問之失而責之宰我言
使民戰栗子路言有是哉子貢之迂則因
言辭之失而責之至於子貢之迂則因
自治冉求之畫宰予之畫寢而甘於自棄
亦皆有責之之辭蓋聖人欲人有過於
之責之之深者所以為愛之至也
蔡虛齋曰顯史不能自達于天子註小國
足五十里者顯史不能自達于天子註小
姓名通謂之附庸而庸字無解今考庸字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六 十

只有三解曰用曰嘗曰功無訓通者此蓋
取嘗義也謂以附庸為嘗也顯史則附于
也故曰魯附庸○附庸只是附大國以自
通于天子耳宜非諸侯所得而臣者而此
曰是社稷之臣何與及觀之魯須云乃命
魯公俾侯干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乃知
是實為公家之臣矣然據魯須云云可知
難據仁山金氏除起山川附庸也然亦未
專指土田而言除起山川附庸也然亦未
土田只一分山川附庸也然亦未
中軍作子襄公之十一年於昭公五年
中軍作子襄公之十一年於昭公五年
于襄公之十一年於昭公五年
對民言也即民也此卿帥之有上下二軍
屬三家公有事則征之也卿帥之有上下
屬三家公有事則征之也卿帥之有上下
于已三家不均故作三軍而各分其一則
不為公所征矣然孟氏特取其一猶以三
分歸公叔孫氏猶以父兄歸公而季氏則
盡取之矣惟以時貢獻于公盡取之者連
林父兄子弟俱征之無有入于公也
為之辭作一句讀方是言曰欲之直趕到而
本是不取後世必乃舍說貪欲而為飾辭曰
武曰春秋時所謂遠人來都魯子之所疾也
出數百里時勢比擬脩文來遠又當別論不
當以漢唐時勢比擬脩文來遠又當別論不
社之禮不能降天刑○文德之先不施則鄉
之樂人不能降天刑○文德之先不施則鄉
勢○維人心非空言仁義禮樂以脩文德
也○夫如是其非內治貧寡之謂承上言有
上有家者如是非內治貧寡之謂承上言有
初無求于此分放遠人不服更不消勤

兵于遠也。
芭山張氏曰。通章總是說明顯史不可伐。
夫顯史節。就理之是非言。吾忍李孫節。就
勢之利害言。與貪利怙理人說。須兼言利
害。纔使他休然有覺悟處。蘇明允諫論所
謂理論勢禁者。皆此類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
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六 上

數不過如此

禮王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
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
民者加地進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
鉞然後殺
吳氏曰陪重也大夫於天子家臣於諸侯
皆稱陪臣此謂家臣也
厚齋馮氏曰先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以
宗伯九伐之法掌之以司馬禮樂征伐之
權在上而下莫敢干也至自諸侯出則逆
理矣然苟可自諸侯出則亦可自大夫出
而逆理甚矣苟可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可
執國命而逆理愈甚矣
雙峯饒氏曰天下無道先從禮樂上借起
禮樂亂則征伐之權亦為之下移矣禮樂
之中禮先而樂後蓋禮者道之節文有禮
則上下之分定禮亂則便不和則不和則

爭則征伐之所從起征是上伐下伐是諸
侯互相侵伐是以治天下者先要於禮上
整頓
吳氏曰十世五世三世言其極大約不出
此故稱蓋以疑之下章戒竊權者此戒失
權者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慶源輔氏曰天下有道諸侯既不得變禮
樂專征伐則大夫亦豈得而專國政哉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
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六 上

慶源輔氏曰下無私議此有道之極致大
驗使下尚有竊議者則上之人於道猶有
微必至於庶人自然不議方為有道之極
南軒張氏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子之
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子之
其道則權綱在已而在下莫敢干之也所
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已意可專
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
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
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樂征伐將專行
而莫顧矣若諸侯可以竊之於天子則大
夫亦可以竊之於諸侯而陪臣亦可以竊
之於大夫矣其理之逆必至於此也所以
有十世五世三世之異者尹氏謂於理愈
逆則其亡愈近是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
大夫者政出於一也庶人不議者民志定
止齋陳氏曰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六 圭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

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扶夫音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

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勃安陳氏曰此章自有道及於無道未又因無道而及於有道其欲維持各分挽今而返之古歟蔡虛齋曰國命畢竟是禮樂征伐然既出自諸侯大夫則只為侯國之事不復為天子之器故只稱國命○後二節天下有道便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時節故國政不在大夫而庶人不得而議但此二節非相承言或以政不在大夫便是上無失政者未安各提端說武曰大夫奉諸侯正諸侯所以奉天子此內須想天子命諸侯見朝廷政本不預于藩封大夫自不敢干僭處

義公仲孫伯也
公仲孫伯也

分反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六 圭

以矢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

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過市曰天平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新安倪氏曰春秋是年書冬十月子卒公羊傳曰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子卒之書左氏以為惡公羊以為赤集註曰子赤本公羊傳出一條而言此章大意正接前章自大夫陳氏曰魯雖無桓文之霸然征伐亦不無擅春秋可見凡興兵非奉王命及請命而無借者皆謂之征伐自諸侯出魯豈得為武問田桓三晉何以不失朱子曰孔子之言常理也如書言惠迪吉從逆凶易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者也氣數殊異則當然而不然者多矣就而齊之况田桓三晉傳世亦皆不過五六胡氏又以後世篡奪之迹考之如莽懿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子孫四五傳而極矣唯晉祚差永而史謂元帝牛姓劉呂政之紹虞以此論之晉理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歟

多聞益矣友便損矣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
多聞益矣友便損矣

南軒張氏曰斯言發於魯定之世蓋魯自
宣公頃襄仲以立而三家始盛專制魯國
之賦而移公室矣又一世而政悉移於
大夫自成公而下為國君者拱手聽命而
已孔子於魯去公室政在大夫而知桓
子孫之必微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知
之也夫三家視其君而起不奪不厭之心
則夫陪臣視之亦何憚而不萌此心乎方
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其私
意欲以利其子孫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
於此哉
慶源輔氏曰此二章想只是一時之言分
章者以前章通論天下之勢後章論魯事
故於其中加孔子曰三字而折為二章爾
厚齋馬氏曰昭公之亂樂祁曰魯君必出
政在季氏三世矣魯之喪政四公矣以此
知當時智者已有此論夫子故述之
洪氏曰前言十世五世理也今言五世四
世者實也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宜大而
大者必微
林次崖曰曰祿去公室又曰政逮大夫五
言之也祿去公室五世政逮大夫只四世
是世數有不齊也
或曰定公五年陽虎已囚桓子玩本文故
大二字正就事感嘆語非推未然也○凡
強臣巨族未有不錄其後嗣縱惡而敗者時說
與者未有不錄其後嗣縱惡而敗者時說
僅據五十希不失其文而天不能言其所以
然若從祖父之善子孫之惡天之報之自
作之孽說來方見三家之所以盛衰之故
而季文子叔孫豹亦可以瞑目地下矣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六 圭

一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
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
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
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
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胡氏曰直者責善而無所回互諒者固執
而無所更易多聞者有所參訂而不膠偏
見集註言友之益所謂聞過則改真有
聞所謂進於誠明則猶有待於進也蓋友
諒與多聞未即至於誠明而誠明可由是
而入耳
胡氏曰便習適也字書云安也順適且安
故云習熟也書註以為足恭是也
雙峯饒氏曰與直者友則有過必聞與諒
者友則信實相示與多聞者友則多識前
言往行知識日廣三者雖常情所敬憚然
友之却有益便辟者威儀習熟善柔者每
事阿順便佞者語言可聽三者皆常情所
狎悅而友之却有損舉三者為勸又舉三
者為戒
或問三友之說盡於集註之說而已矣朱
子曰是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推而
之則是三者之於人皆有薰陶漸漬之益
焉皆有嚴憚畏謹之益焉皆有興起慕效
之益焉不但如彼之益而己也曰損者
之友其相反奈何曰便辟則無責善之誠
矣善柔則無固守之節矣便佞則無貫通
之實矣
南軒張氏曰友者所以輔成己德者直者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六 圭

尹山修氏

十七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

不知節佚遊則情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

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

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新安陳氏曰禮之制度樂之聲容
朱子曰三樂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酖

大

弄是也三者如騁樂只是放恣侈靡最害
 事到得宴樂便是狎近小人踈遠君子○
 或問三者之爲益曰君子之於禮樂也講
 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
 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
 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與夫道
 人善而悅慕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諫
 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可得矣其爲益
 收其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爲益
 豈不大哉曰損者之相反奈何曰騁樂則
 不敬不和矣佚遊則忌人之善矣宴樂則
 憚觀勝已矣
 南軒張氏曰樂節禮樂則足以養中和之
 德樂道人之善則足以擴忠恕之心樂多
 賢友則足以賴輔成之功是烏得不日益
 乎樂騁樂則長傲樂佚遊則志荒樂宴樂
 則志溺是烏得不日損乎損益之原存乎
 敬肆而已

勉齋黃氏曰節禮樂者欲其循規蹈矩而不敢縱肆也道人善者志於爲善以成其身也多賢友者樂於取友以自規正也驕樂者恃氣以陵物則不復循規蹈矩矣佚遊者怠惰而自適則不復志於爲善矣宴樂者多欲以求安則不復望人之規正矣此其所以相反也
雙峯饒氏曰節禮樂三句都是天理一邊驕樂三句都是人心欲一邊心向天理上則德日進而有益人欲向人欲上則德日退而有損○節禮樂只是謹之於毫釐之際不教他過亦不教他不及○驕樂是奢侈如峻宇雕牆之類佚遊如從流上下博奕田獵之類宴樂如飲食聲色之類
吳氏曰驕樂以驕爲樂宴樂以宴爲樂宴合食也易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飲食宴樂之合於禮者何可廢但不可以是以爲樂而荒淫耳

賢軒蔡氏曰三友損益之資於外者三樂
損益之發於中者三樂
蔡虛齋曰樂者多肆而不知節不是小
註峻字雖踏之類也此多肆是就他身上
說言動驕縱而不約之于禮義之中與節
禮樂相反也
或曰聖人之言意明而止不必以欣遊為
道善之反宴樂為多賢友之反損益各言
非對言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
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
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六 尤

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

之過矣

胡氏曰不亦君子乎專以德言無君子莫
治野人專以位言此章君子兼德位而言
朱子曰聖人此言只是戒人言語以時不
可妄發
南軒張氏曰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者
不能然也不然鮮不蹈此三愆者矣
勉齋黃氏曰言有及未及者或數人侍坐
長者當先言不言則及少者或君子先有
問則承問者當先對及少者或君子先有
及未及而又有未見顏色者雖及之而
亦須觀長者顏色或意他在或有不樂則
亦未審言也
汪氏曰時然後言斷盡此章可與言否各
有其時時未可言而遽言是躁急而不遜

時可以言而不言是隱匿而不發不躁不
隱時可以言而不言是隱匿而不發不躁不
亦非可言之時也或所與言者意不在是則
入其耳或反貽其怒矣謂之瞽可也
雲峯胡氏曰言貴乎時中躁者光時而過
乎中隱者後時而不及乎中瞽者冥然不
知所謂中者也
或曰三愆亦是平時無治心簡身之功而
臨事又無審時識機之智所以如此
芭山張氏曰汪氏反貽其怒一句未確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
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
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六 干

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

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

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

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

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

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

高而德彌邵也

厚齋馮氏曰血稟於陰行於脉之內而為
榮氣稟於陽行於脉之外而為衛
朱子曰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而志氣則
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氣血衰極也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六

主

不由他。又曰：「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血。」
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
為血氣所役也。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
從而衰。夫子三戒，正為血氣而言。又曰：「氣
只是一箇氣，便浩然之氣也。只是這箇氣，
但只是以道義充養起來，及養得浩然却
又能配義與道也。」
南軒張氏曰：「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有始
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役亦隨而異。夫血
氣未定，則動而好色，血氣方剛，則銳而好
鬪。血氣既衰，則歎而志得。凡此皆然，為其
所役者也。於此而知戒，則義理存，義理存
則不為其所役矣。此學者所當警懼而不
忘者也。」
勉齋黃氏曰：「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
三者之好，又各隨其血氣而有最甚者焉。
故各指其最甚者而使之深戒也。血氣未
定，不能勝人，而志氣尚銳，歲月尚長，亦未
急於貪得，故惟色為可戒。蓋男女之欲，惟
年少為最甚者也。血氣既剛，則涉歷既深，
而貪得之念，尚如未定之日，惟其剛強有
足恃者，故惟鬪為可戒。血氣既衰，則色與
鬪之念，皆無足逞者，而日暮途遠，憂戚百
集，故於得為可戒也。」
慶源輔氏曰：「人之血氣未定，則常動而易
流。方剛則勇銳而好勝，既衰則收斂而多
貪。此血氣之變也。常動而易流，則戒色勇
銳而好勝，則戒鬪收斂而多貪，則戒得。此
志氣之常也。常者為主，而使變者不得肆
焉。此聖賢之學而君子終身之務也。」
雙峯饒氏曰：「魂者氣之靈，魄者血之靈。心
是魂，魄之合氣屬天，血屬地。心屬人，人者
天地之心，心不能持其志，則心反聽命於
血氣。皆聽於心，不能持其志，則心反聽命於
血氣。」
新安陳氏曰：「三戒皆隨時而就，衆人所易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六

主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程子曰：「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
朱子曰：「大人，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德有德之大人。○畏天命三字，好自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要緊處，是知得天命，即是天理。若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

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已。則何畏之有。

南軒張氏曰。畏天命。奉順而不取逆也。畏大人。尊嚴而不敢易也。畏聖人。主於畏天。命蓋而惟恐違也。然而三言主於畏天。命蓋其畏大人。畏聖人。之信。亦以其知天命之可畏而已。小人不知天命之存。是以真行而莫之畏。不畏天命。則其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亦無所不至矣。大人德狎大人。侮聖人。稱也。○孟子謂說大人。則藐之。與斯言有以異乎。孟子之言。謂當正義以告之。不當為其勢位所動耳。若夫尊嚴之分。則固未嘗不存也。言各有指耳。

趙氏曰。大人有德位者。之稱。是天命之所存。聖人之言。謂方冊之所載。是天命之所發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六 重

厚齋馬氏曰。此以上五章皆三事皆規誨之辭。非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相從耳。新安陳氏曰。三畏本平說。上一節本無知字。意然以小人不知天命推之。則見得君子所以畏天。命者。以其知天命也。故集註於上一節。亦兩以知字言之。欲知天命者。可不格物以致其知。欲畏天命者。可不誠意以正其心哉。

通旨朱氏公遷曰。命以理言。自其命之於人者而言也。顧之則無間斷。聖人之事也。畏之則無怠慢。君子之事也。然下文炤起。方見重在天命。君子惟知畏天命也。故于大聖人言。自不得不畏。小人惟不知天命也。故于大人言。自不得不畏。無所不至。此亦聖人意也。故以畏天命為首。但辭頭俱平。意則有輕重先後。至下文亦做三條說。大文于狎大人。上不曾有箇故字。大註皆是發明之。

辭然則下節過狎大人如何。曰。只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至于大人則狎之。聖人之言。則憚之。如此而已。不必依小註以大人為天命之所存。聖言為天命之所發。只是說大人聖言。皆天命之所當畏。○芭山張氏曰。顧畏分屬聖人君子。非也。小註朱氏說未確。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六 重

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朱子曰。生知者。堯舜孔子也。學知者。禹稷顏回也。困者。行有不得。之謂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不能。此困而學之。事也。亦以卑矣。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前。返均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問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

或問氣質四等之說。曰。人之生也。氣質之或清。明純粹。絕無查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了。然於胸中者。所謂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為差。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查滓者。則雖未免乎少有間隔。而其間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六

三

雲峯胡氏曰事思敬九思之一九思各專其一則皆主乎敬者也
朱子曰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如有物必
有則只一箇物自家各箇道理只爲私
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爲私
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做工夫內外
夾持積累成熱便會無些子滲漏○又云
念思難如一朝之忿忘其身及其親此不
思難之故也○問人當隨時而思若無事
而思則是妄想○問人當隨時而思若無
臨事而思已無及○問人當隨時而思若
易只守此一句足矣○問人當隨時而思
何故中庸却不先說○問人當隨時而思
之審問之謹思却不先說○問人當隨時
便說正心誠意却不先說○問人當隨時
所由擴而人欲所由遏也○然思是加於
南軒張氏曰九思當乎此則思是加於天
理
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
紛擾而無力矣○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
勉齋黃氏曰九思固各專其一然隨其所
當思而思焉則亦泛然而無統矣苟能以
敬義爲主戒懼謹獨而無頃刻之失然後
爲能隨其所當思而思矣
雙峯饒氏曰九思之目有次第視聽色貌
言是就自身說事疑忿得是就事上說一
身之閒視聽向前三次則有色彩又其次
言出於口又其次見之行事視與聽對色
與貌對言又其次對疑與忿對得是就事
上說三者之中疑思問屬知忿思難見得
思義屬行
齊氏曰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日不寢
以思無益而今乃有九思彼爲思而不學
者言此爲不思者而言也
新安陳氏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當

南探
反吐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六

三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
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六

三

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慶源輔氏曰見善如不及則表裏皆好而
無一念之不好不患其不爲之矣見不善
如探湯則表裏皆惡而無一念之不惡不
患其或爲之矣此惟知至意誠者能之故
顏曾冉閔之徒足以當之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
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
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

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南軒張氏曰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安而進也所以推其道於天下蓋其所達之道即其所以求之志也
新安陳氏曰聞其語可見四句皆古語也朱子曰行義以達其道所行之義即所達之道也
問集註謂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顏子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也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見又幸蚤死故夫子言然不知否曰當時止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也然語意之間誠有如所論者○問行義以達其道莫是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六 无

所行合義否曰志是守所達之道道是行是得時得位而行其當為臣之事君之行是得時得位而行其當為臣之事君之行志又問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曰也是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志及幡然而起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之君如泰離開之未能自信莫是求其志否曰達其道未能信者但以求其志未說行義以新安陳氏曰惟伊尹太公可以當之者方其耕莘釣渭則隱居求志也及遇湯文而大用則行義達道也窮達無意體用相須當時如顏子之用則行舍則藏亦庶幾乎此然夫子雖許顏子以此而顏子未用且朱子嘗謂以行義達道未見顏子之如此也

是也前節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者此知至意誠之事方為信自修未達於用也後一節求志以守所達之道達道以行其體用全而為大人矣此夫子所以有見與未見之分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至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胡氏曰一車之用兩服兩驂也新安陳氏曰富貴而無善可稱身死而名隨滅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

其斯之謂與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六 辛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厚齋馬氏曰夫人必有異於流俗而後稱之君子所以疾世而名不稱也以于駟稱之馬按首陽之餓夫貧富賤賤蓋不侔矣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子之於斯世其可自同於流俗哉葉氏少蘊曰伯夷叔齊同隱首陽而孟子

不言叔齊者制行立教以示天下為之始
者伯夷也叔齊則從之而已孟子論教之
所始故獨舉伯夷夫子論行之所異故兼
稱叔齊也
或曰論語但言餓于首陽耳後人却添出
餓死意當時遜國而逃暫時窮餓中子既
立事定之後更當復出豈至餓死若夫叩
馬承轡不見于經傳雖以左傳國語之好
評未嘗傳其事于列國卿大夫士之口歌
辭尤淺陋其以暴易暴此概不倫此豈賢
者之言司馬遷好奇輕信取韓詩外傳言
為據書未之聞也註不明說最是
芑山張氏曰景公夷齊太較相懸不待形
擬而後見獨民之稱與不稱見三代直道
在人不可民滅處親民之于夷齊景公如
此它可類推兩箇民字不可忽此說甚正
足補大小註所未及宜玩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六 三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
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慶源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
事理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扶不
許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皆
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
以能言
新安陳氏曰誦詩三百而使能專對亦學
詩能言之驗
通考勿軒熊氏曰興觀羣怨召南二章皆

言學詩之法自吾之一身以至處事接物
大而民彝世教之重小而鳥獸草木之微
於詩備矣皆格物所當知也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
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慶源輔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載
然而不可亂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為教
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懽故學之者德性
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德性堅
定則守固而莫之搖此其所以能立
新安陳氏曰夫子嘗曰立於禮又學禮能
立之證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六 三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
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
子之遠其子也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

亢以為遠其子

程子曰聖人之教未嘗私厚其子學詩學
禮止可告之若此學必待其自肯
朱子曰陳亢實以私已之心窺孔子故有
此問及其聞伯魚之說而又以孔子為遠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六

重

其子則以其私意之未忘而以爲聖人故
心哉但其教人之法不如此而自世人
之私厚其子觀之則亦可以警云耳
南軒張氏曰聖人竭兩端之教於親疎賢
愚無以異也其告門人固嘗曰與於詩立
於禮而此語伯魚先之以學詩次之以學
禮而後能言也固當然也不學詩無以言其
心而後能言也陳亢初疑伯魚之有異聞及
後有立也陳亢初疑伯魚之有異聞及聞
斯言乃亦夫子之所以教門人者故有遠
其子之言謂不私其子也味伯魚答陳亢
之辭氣亦可見其薰陶之所得矣
潛室陳氏曰詩能興起人心禮可固人肌
膚之會筋骸之束於初學爲最近故聖人
以此爲學者門戶○問陳亢謂聖人教其
子未免以私意窺聖人曰古者易子而教
之父子之間不責善乃天理如此非私意
也○問伯魚聖人之子陳亢意其有異聞
及止問詩禮之訓乃知聖人遠其子愚意
伯魚之資稟稍劣故聖人止以是告也使
其有曾顏之資亦當以曾顏者告之矣若
一以遠其子則是有意於爲公也聖人然
乎哉曰父子主恩義方之訓只說到這處
若伯魚天資穎悟即飲食起居無非教也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何隱
乎耳
新安陳氏曰得三謂聞詩聞禮與遠其子
爲三也夫子固不私其子亦何嘗遠其子
當其可而教之教子與教門人一耳與詩
立禮詩禮雅言與此之聞詩聞禮平日教
門人如此教子亦不過如此兩哉九之見
也味伯魚答亢之辭氣雍容詳密亦可見
滿堂薰陶之所得矣惜其不壽而不至大
成就耳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六

重

通考董氏舜曰論語言文學詩學禮學
道所學何先文者載道之器也學文者
學禮則學道在其中文者詩書六藝也
櫛應對即精義入神故學文則道在其中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學詩則事理通達
而心氣和平學禮則品節詳明而德性堅
固此聖人所以啓伯魚之學也夫天下之
事莫不有理莫不載於詩書六藝之中然
理一也而學之之序則不可紊也故聖人
於弟子之過庭則教之以學詩禮此聖人
言各有攸當也讀者詳之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
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
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
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
不可攷也
南軒張氏曰此正名之意也春秋時以妾
母爲夫人者多矣甚則以妾爲夫人如魯
惠昭平之爲者名實之乖一至於此正其
名所以責其實也
覺軒蔡氏曰按記曲禮篇曰天子之妃曰
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
人曰妻公侯有大夫有世婦有妻有妾太
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
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稱於諸侯曰寡
稱曰婢子孔子曰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
下妃妾稱謂之法諸侯曰夫人者夫人之
名惟諸侯得稱諸侯以敵體一人正者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喻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新安陳氏曰將之一字其辭活其意婉不輕絕之亦未嘗輕許之聖人之遠小人所以不惡而嚴也慶源輔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曰吾將仕與辯已固未嘗如此亦非不欲仕直不可仕於貨之意也蓋陽虎雖暴戾然其與夫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七

矣曰歪失時則惜之矣曰仁曰知則未嘗聞其說而非情然全不曉矣此固聖人盛德之容儀有以感之故夫子亦據理而答之若夫聖人之心事則非虎之可知而可語也慶源輔氏曰觀懷寶失時之語有愛敬聖人之心知其為善意然欲其助已耳新安陳氏曰言遜則易詘惟聖人能遜言而無所詘問陽貨數亡此不足責孔子亦數亡不幾於不誠乎朱子曰非不誠也彼以數亡來我亦以數亡往一來一往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吳氏曰小人行事君子豈得效之非謂禮尚往來欲其相稱不往不可往拜則墮小人之計故權衡如此又曰不見正也往拜權也隨問而答辭順禮恭在此無詘而在彼亦無所忤也貨天資小人術既狡深語皆機警而夫子雍容應之曲盡其道貨終無所施其奸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慶源輔氏曰聖人之事雖縱橫曲折千條萬緒然無非義理之當然不自往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禮之當終絕者仁也隨而應答對而不辯者禮也四者一而出於誠信也只此一事而五性具焉夫然後見聖人之全德楊子法言或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敬不詘如虎所不欲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朱子曰虎是惡人本不可見孔子乃見之亦近於詘身却不知聖人是禮合去見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七

四

○或問此章之說曰觀夫子所以告微生
啟與夫辯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
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辨之也至於告陽貨
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略無自明之意
則亦是陽貨之暴有不足告而姑孫辭以
答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
中心之實然者則是初未嘗諂也胡張之
說善矣
胡氏曰楊氏謂孔子於陽貨為諂身以信
道雄之意蓋以與道為二物也是以其
自為也龜勉莽賢之間而擬論語周易以
自附于夫子豈不謬哉
南軒張氏曰陽貨見孔子一飽不只是一
詞答他道亦在其中懷其寶而迷其邦固
不可謂之仁我却不迷其邦好從事而
日失時固不可謂之知我却不迷其邦
是我仕時却與你別聖人之言本末備具
危齋黃氏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蓋謂夫
子既老可以有為之日月已過矣歲運而
往其去甚速豈復與我而為我少緩乎是
亦諷使速仕也
問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至於公山弗
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夫陽貨與此人皆一
時叛臣孔子不見陽貨而欲見此人何也
洛室陳氏曰聖人道大德宏無可無不
雖是惡人苟其一時意向之善交際之誠
聖人無不與者陽貨則見之之意不實交
際之禮不誠故孔子不欲見之孟子曰苟
善其禮際斯君子受之矣
雲峰胡氏曰此一事耳而見聖人一言一
動無非時中之妙陽貨欲見孔子而遽見
之非中也既有餽而不往拜之非中也
時其亡則中小人之計非中也幸遇諸
塗而又避之則絕小人之甚非中也辭之
直者其辭易至於不遜非中也辭之遜而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七

五

○或有謂此非中也聖人不拘而亦不苟
則直不誦物而亦不苟同愈雍容不迫而愈
蔡虛齋曰吾將仕矣不為時中之妙也
今將仕而不終于懷寶失時此說不是依
此說則孔子已自認是懷寶失時了不可
從○陽貨奔齊曰吾欲張公室記此一
觀之當時陽虎作亂專政蓋自以為為教
者之迷亂也自古奸臣所為未有不假名義
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矣可見
或曰小人豈誠好德者哉姑藉以矜已
厭羣論而已易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包
者外相客而內實異也故否君子不可與
小人共事猶薰蕕之不可與同器此其
而去之已汗身矣荀爽之于董卓楊龜山
之于蔡京是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夫子
贊以為萬夫之望詩桑采壯小人之惡三
宗言刻薄也盜言貪黷也競言彊禦也易
解狀小人之情四狐言媚惑也乘言僭竊
也辨言依附也筆言悍鷙也嗚呼盡之矣
范山張氏曰白文時其亡時字甚活筆
解韓曰時當為待古者亦作峙南人音作
遲其是待為得按韓氏此說穿鑿之甚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
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
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
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
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

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善有惡是之謂氣受於天者有清有濁有
粹或雜是之謂質清濁者氣中之氣粹惡
者氣中之質昏明者質中之質粹惡者雜
中之質清者明濁者昏美者粹惡者雜道
之所在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能之
朱子曰氣自是氣質自是質魏了翁云天
氣而地質
朱子曰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若本然之性
則一般無相近○性是天赋予人只一同
氣質所稟却自有厚薄人有厚於仁而薄
於義餘於禮而不足於智便自氣質上來
具焉○質並氣而言則是形質之質若生
質則是氣質之質○天命之性若無氣質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七 六
却無安頓處如一句之水非有物盛之則
水無歸著○稟得木氣多則少剛強稟得
金氣多則少慈祥推之皆然○孔子言性
難乎氣質言之故不曰同而曰相近蓋以
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末至一如所習之遠
耳○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性而習之遠
近之有言相近者是性氣質之性而言也
南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
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
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天地之
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實未嘗不中
道也不相近則不中道矣未嘗不中道
不肖之相去或遠或近矣未嘗不中道
萬者則因其習而致之習者充其善
而日遠耳習者積習而致之習者充其
氣質之偏以復其天性之本不習者亦
可得而一矣

慶源輔氏曰性之本謂不兼乎氣質而
之者也既兼乎氣質則純以理言耳
則天地人物一而己矣何相近之可言哉
雙峰饒氏曰此章程子專以爲氣質之
朱子以爲兼氣質而言字尤精蓋謂之
相近則是未免有些不同處不可指爲本
然之性然其所以相遠者正以本然之性
寓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各爲一性而
其本然者常爲之主故氣質雖殊而性終
不其相遠也此是以本然之性兼氣質而
相遠曰如惻隱羞惡人皆有之問如何得性
多於義亦不其相遠故曰相近於惻隱
盡同亦不其相遠故曰相近於惻隱
吳氏曰習去本不甚遠惟習於善則日上
高則習於惡則日下以是而相遠乎
耳上知生知安行何事於習下愚習於惡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七 七
則有之習於善則無矣上知下愚相去遠
矣又豈待習而然哉
雲峰胡氏曰伊尹之成也遂如此所以言
氣質而言習之後此子之性也遂如此所
性在習而言性如夫子之性也遂如此所
氣質而言習之後此子之性也遂如此所
以言性而言習之後此子之性也遂如此
至善一而已矣不若論天命之性則純粹
者兼氣質而言矣不若論天命之性則純
之性其初猶未甚相遠蓋天命之性不離
相遠也赤子之生無有方其聲一也性未
至死莫能相爲者習之相遠也如之
新安陳氏曰人有此形則有此心
則稟受此理曰性者心中所稟受之理也
說性字則此理爲性者心中所稟受之理
安所寓乎則已善於氣質而自爲一物也
性懸空不著乎氣質而自爲一物也

質中而指天地本然賦予之理不雜乎氣質而論之耳然天地之性雖不雜乎氣質亦不離乎氣質孟子之言性善指其不雜乎氣質而言者也乃其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而言者也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云者言木然之性夾帶言氣質之性也朱子有云孔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

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

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七 八

然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

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

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

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

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

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

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

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

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變源輔氏曰二章相承此必一時之言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言才字與孟子言天之性才不同孟子以理言程子以氣質言也朱子曰拒之以不信只是說沒這道理絕之自暴者有強悍之氣則惡之所為自棄者有懦弱之意柔惡之所為也史記帝乙之子辛即帝紂資辯捷疾聞見甚銳才力過人商紂猛獸以拒諫智足以飾非固非僭然昏愚往往為戾氣所蔽鋼而不可與入於善耳

孟子曰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智下

思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問集註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說而不可易者復舉

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且看孔子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七 九

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習與性

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移之理然人性

本善雖至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為一

觀之則曰不豈有終不可移之理○以聖言

子之言考之則以本不以氣質之稟而言其

耳蓋聖人之言本不以氣質之稟而言其

品第未及乎不本不以氣質之稟而言其

則以稟賦甚異而不可移之理○以聖言

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

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

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

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主

經 169—55

朱之說。或專言氣質。或兼言氣質。則繁辭
上傳第四章所云成之者性。性字果繁辭
言成之者性。亦是此意。又自謂善惡相去
之遠者。習使然也。非性也。明乎性之不繁
言氣質矣。而又不能辨陳氏兼言氣質之
謬。何所見之。不雅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

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版反。焉於虔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七

主

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

常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

小亦必教以禮樂。

朱子曰。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已欲立而立。
人已欲達而達。人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
學道不過曉得那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
也。
雙峰饒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方其學時。
君子小人猶未分也。後來入仕者。則用此

道以愛人在。則聞映。故問者亦自知義所
以易使。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
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
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

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

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朱子曰。禮樂之用。通乎上下一身。有一身
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
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
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必其功大名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七

主

顯而後施之也。

南軒張氏曰。莞爾而笑者。聞弦歌而喜也。
割雞焉用牛刀者。謂其治小邑。而君子
學道。則有以養其仁心。故易使人。小人學道。
則亦和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夫子聞子
游之語。恐學者疑於前言以寡國小民為
可忽也。故告二三子以子游之言。為是而
謂前言為戲之辭。氣抑揚之間。豈弟和平
無非教也。
勉齋黃氏曰。弦歌且歌也。合樂曰歌。人
聲絲竹皆堂上之樂也。教以弦歌而謂之
學道者。使人習於和平中正之音。以養
其心。而所歌之詩。又皆溫柔敦厚。合乎禮
義。則自然皆趨於人所當行之道。乃所謂
學道也。君子在上者。能學道。則知無乎上
矣。小人下者。能學道。則知無乎下矣。上
下無源。輔氏曰。治之用禮樂。如飢之必用食

湯之必用欽堂謂小邑寡民而可以無
樂其乎足矣豈聖學之所尚耶
厚齋馮氏曰古之學者春誦夏弦
瑟歌詠諷誦之耳城以武名乃最
之能以左傳考之可見夫習俗尚
乃能以道化其民使習於禮樂變
俗為法歌之聲此夫子所以喜之
言發實語也
雙峰饒氏曰弦歌如何見得是學
歌是樂集註如何添禮字說古者
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禮教
秋習禮冬習書皆因時以爲教春
發達之時聲屬陽故教以詩樂想
武城是春夏時也間弦歌便知其
爲教學詩書禮樂即是學道
勿軒熊氏曰子游宰武城之事凡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七 古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厚齋馮氏曰公山氏弗擾名一云不狝字
子洩貳邑宰也與陽虎共執桓子虎敗出
奔弗擾據邑以叛○左傳定公五年事見
季氏篇首章集註家臣屢叛下○十二年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邱季
氏將墮費公山不狝叔孫輒帥費人襲魯

悅

謹

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

氏之往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
爲東周乎

夫音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與周道於

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爲之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七 圭

事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

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邢氏曰如有用我者我則與周道於東方

其使魯爲東周乎

程子曰公山弗擾以費叛不以召逆人逆

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

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人爲善也

何足以爲孔子○公山召我而豈徒哉是

孔子之意他雖叛而召我其心不徒然往而

教之遷善使不叛則已此則於義直有可

往之理而孔子亦有實知其不能改而不

往者佛胎召亦然

朱子曰夫子云吾其爲東周乎與東周之

四書大全辨

下論卷十七

六

周集註却言與周道於東方何也曰這是有
古註如此說其字乎字只是開字只是有
用我使也說其字乎字只是開字只是有
周底意這處與二十年之後吳其爲召乎
辭語一版亦何必要如此翻轉文字須寬
看子細玩味方見得聖人語言○問弗寬
果能用夫子大子果往從之亦不過斷得
他改過自新舍逆從順而已亦不過斷得
得周道曰聖人自不可測改過不過臣順
季氏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
蘇氏曰孔子之志必不在於惡矣故曰
呼而召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曰
之不能爲善心而收之使不自絕而已弗
可以爲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
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
慶源輔氏曰魯在周之東故云爾蓋聖人
無小成苟就之事如獲用焉不與周道以
綴文武不已也
雙峰饒氏曰當時子路更欠一問如何可
爲東周夫子必告以爲之道如問衛君
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夫子便告以正名
雲峰胡氏曰門人豈有不說於夫子者而
子路不說者二豈知夫子之於南子其辭
不見者義也二豈知夫子之於南子其辭
也夫子之於公山弗擾其欲往者仁也而
卒不往者蓋有知人之知也聖人一動一
靜莫非適乎時中而子路未之知也然非
十路之疑則聖人之心又孰得而知之乎
蒙引曰陽貨之時只因季平子卒虎以平
子嘗攝君事欲與攝政非梁仲懷亦家臣
也虎以平子立定公而復臣位義不可用此
虎怒之既而告弗擾援亦止之後因桓子
行邪只加敬仲懷而仲懷又不敬弗擾援
怒遂激虎四桓子逐仲懷諸人而與之

余與音

使人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
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
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

七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
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
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
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
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遍可知矣然
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
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問敏字於求仁工夫似不甚切朱子曰不
敏則便有怠忽緩怠忽便心不存而聞

弗擾據費時虎又跋而奔齊或在晉矣○
以費時召此召字難與孟子召之則不往
見之召同此召是聘召有禮在也○弗擾
召子欲往者孔子意不在弗擾是欲因
耳當時此數人據魯邦域之中而畔若不
得他化魯未可爲也
王字泰曰定公五年弗擾據邑以叛召孔
子當是此時至十二年墮三都弗擾又叛
則是時孔子方用于魯無赴費人召之理
矣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七

大

多便是仁○任是堪倚靠是能為人擔
 當事也
 勉齋黃氏曰行五者則心存理得何也曰
 心主乎五者則無非存之推而心之德常
 存以五者施之則無非行之推而行之
 理常得又言其效通指不侮至使人五者
 無憾之效言也
 慶源韓氏曰五者皆心所具之理而仁之
 實效則仁之力惠則仁之澤能行此五者
 則心存理得而仁不外是也然是一有
 間斷之時則亡矣是理一有虧闕之處則
 失矣故其行是五者必自一家一國以至
 於天下無適而不然而後其心公平其理
 周遍而仁之體用備矣夫仁道無不該乃
 萬善之綱領也今特以此五者言之故以
 爲因子張所不足而言堂堂乎張疑其不
 足於恭愛欲生惡欲死疑其不足於寬問
 行而告以忠信疑其不足於信問政而告
 以無倦疑其不足於敏色取仁而行達疑
 其不足於惠也
 慶源韓氏曰所謂其心公平而周遍者非
 體仁之深者不知此味也所謂恭其本與
 者所以指示學者尤切蓋恭則此心收歛
 不至於放縱此心收歛不放縱則夫寬信
 敏惠自有不能已者
 胡氏曰五常百行何莫非仁而獨以是言
 故疑其爲子張之所不足也語恭其本者
 正者皆以事言而恭則切於身也併及其
 效者欲其因是而驗之
 雙峰饒氏曰朱子以心存理得爲仁是指
 能行五者而言而南軒以互相備爲仁是
 兼行於天下而言二者互相備必心存理
 得始能公平周遍又曰南軒於五者以恭
 爲主亦與胡氏釋千乘之圖章謂五者以

已越中氏辛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七

充

佛肸召子欲往

佛音霸肸許客反

佛肸晉大夫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
 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
 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
 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慶源輔氏曰所謂親於其身爲不善而君
 子不入者正恐其汙已也此固子路之所
 知也至於人之不善不能浼聖人則非子
 路之所能知也故引此爲問欲以止夫子
 之行耳○聖人道大德弘所遇者化人之
 不善一經聖人招臨之則大者華心小者

華面之不暇何至有浼於聖人若夫昏頑之至不可以常理化者則聖人又自有以處之在上則或若堯舜之符三苗在下則若夫子之待陽虎公山佛肸亦豈能浼於聖人哉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磷薄也涅染皂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七 二十

齊氏曰涅水中黑土今江東皂泥問公山之召子路不悅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論之子路意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肸之召又舉所聞以為問其自信不苟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當以子路為法庶乎不失其身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南軒張氏曰子路之患也朱子曰得之也子路以已處聖人而未能以聖人觀聖人也慶源輔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者聖人之事也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則後世不度德不量力輕舉妄動始欲自附於聖人而終則陷其身於不義之流也新安倪氏曰楊氏謂堅白不足以下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乃為子路輩言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七 二十一

朱子曰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今俗猶言無口匏亦此意然一物繫則不能動不食則無所食乃人類在天地位間能動作有思慮自當見之於用而有損益於人豈微物之比哉世之奔走以餬其口於四方者往往借是言以自況失聖人之旨矣此不可以不辨通考仁山金氏曰此二句蓋當時方言俗語夫子引之猶今俗云我不是匏子我是從佛肸之召而能食者以此語意推之則夫子益春秋之初諸侯專恣習以為常春秋之末大夫專制又習以為常故當時以二子欲張公室為大罪夫聖人在上則可以治諸侯大夫聖人在下非有所假則何自而為之哉此公山佛肸之畔大夫夫子所以不絕之也其可與有為則聖人自是為之

必自有道使其不可與有為則聖人仕止
久速其權在我彼何足以強之又豈拘之
哉凡此皆聖人有為之微機在不言之表
者

程子曰佛胎召子必不徒然其往義也然
不往者度其不足與有為也

朱子曰公山弗擾佛胎召而欲往者乃聖
人虛明應物之心答其善意自然而發終
不往者以其為惡已甚義不復可往也此

乃聖人體用不偏道並行而不相悖處然
兩條告子路不同者即其所疑而喻之爾

子路於公山氏疑夫子之不必往故夫子
言可往之理於佛胎恐其泥夫子也故夫

子告以不能泥已之意○夫子於佛胎之
召但謂其不能泥我而已於公山氏之召

却重箇要去○問佛胎弗擾之召孔子
欲往此意如何曰此是一時善意聖人之

心適與之契所以欲往然更思之則不往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七 三

矣蓋二人暫時有尊賢向善之誠心故感
得聖人有欲往之意然違道叛逆終不能

改故聖人亦終不往也譬如雲陰忽畧間
吾有些光明又被重陰遮蔽了問陽貨欲

見子路不許他日貨全無善意來時便已
不好丁故亦不能畧感聖人

之時亦無不可為之事無不可教之人然
其所遇則有不可為也上之天未欲平治天下

則在時者有不可為也上之天未欲平治天下
則在事者有不可為也上之天未欲平治天下

則在人者有不可為也上之天未欲平治天下
則在人者有不可為也上之天未欲平治天下

蔡虛齋曰公山弗擾之召夫子始欲往者
蓋皆權詞避避之意而子路不諭輒不悅

而有言人子固難於顯言也姑應之云云
亦是有此理也愚意聖心尚未白於千載

之下
芭山張氏曰吾豈匏瓜節存疑云磨不磷

同次女下音

蔽遮掩也

胡氏曰如為物遮掩僅得其一偏而不見
其全體也

慶源輔氏曰謂各隨其意之所向以遮掩
其正理

居吾語女語去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七 三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夫子諭子路
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

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

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

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

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

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

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朱子曰固執必信而不好學必至於賊害物如證父攘羊便是
雙峯饒氏曰信而不明理則不度事理之可否而欲必踐其言如此者必至於害事如尾生之信是自賊其身者也
朱子曰勇只是敢爲剛有堅強之意
慶源輔氏曰人之資稟得於陰陽者惟有剛有柔勇則剛之發出者也
雙峯饒氏曰剛屬質體也勇屬氣用也
慶源輔氏曰此與狂狷之狂不同躁率則近乎剛惡也故特釋之
雙峯饒氏曰躁率輕舉妄動之意

四書大全

下論卷十七

二十四

程子曰六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克而勇而無禮之義同蓋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而不知學乃愚
南軒張氏曰學所以明善也不知學則徒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爲善矣好仁不知學以明之則其力行自守以爲善矣好仁不知學以爲愚而已至於好知不好學則其聰明而不知約之所在故其蔽蕩好信不好學則其小諒而不知義之所在故其蔽其蔽好直不好學則其務徑情而不知含蓄其蔽其蔽好義不好學則其好勇不好學則其難而不知反故其蔽亂好剛不好學則其勝而不知反故其蔽狂是六者本爲達德善行而不好學則非所以爲德行而反以自蔽學如行大道由開而通也不學如守暗室終室而蔽矣

四書大全

下論卷十七

五

問蔽之爲義何也勉齋黃氏曰集註以爲遮掩言有所不見之謂也學所以明理者皆學也所以師友之言行求之方冊之紀載效法之也○仁知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又必學以明其理何哉六者總之曰理此理重淺深當施而不當施之者其理固多端此今但見其大目而好之不一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見其主於愛憎則不分輕重賢否而流於愚智知人所難知偏則難高極遠而流於偏信則守而不舒而流於絞勇則直徑而亂剛則堅守而強是皆得其大目而不覺軒輊氏曰此皆不明理而惑於所似故也格物以致其知則其蔽微矣
慶源輔氏曰范氏就子路身上發明尤切
子路好勇且有何必讀書之說其失正在於未能好學以明善也剛勇直信皆其氣稟之偏故特告之以信直勇剛子路之所好也先之以仁知使之知所好也或曰此子路初見夫子之時
通考朱氏公選曰夫子言勇而無禮則亂又言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是又可見理義血氣之幾在此非學以明之禮以節之則理義之勇亦流而爲血氣之勇也若十莊子之勇而文之以禮樂則血氣又可使爲理義之歸矣
林次崖曰其蔽也愚言有蔽而愚不是爲愚所蔽餘做此○蔽字誤看不得明白如月前有大道當面被物蔽了都不得見得却從見偏旁去愚蕩賊絞亂皆不見是見偏旁去了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扶六音

小子弟子也

厚齋馮氏曰何莫云者謂弟子何為而莫之學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朱子曰讀詩見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源是反覆誦讀使詩與心相大白然有感發處

可以觀

考見得失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七

三

勉齋黃氏曰興羣怨皆指學詩者而言觀則似指詩而言謂可考詩人之得失也然以為觀已之得失亦可通下文既有多識為以此識彼則此觀為觀已然後四語皆一意也
新安陳氏曰觀詩所美所刺者之得失亦因可以考見我之得失兼此二意方為盡

可以羣

和而不流

新安陳氏曰和以處眾曰羣和而不流故可以處眾若和而流則失於雷同非處眾之道矣

可以怨

怨而不怒

慶源輔氏曰當怨不怒則失之疏怨而怒則又失之過程子所謂小弁擊鼓皆怨而各當乎理者是也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新安陳氏曰如關雎言夫婦常棣言兄弟伐木言朋友之類○父子君臣人倫中之大者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七

三

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慶源輔氏曰論語之論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為備學者苟於此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善不懈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惑和而不流以處羣居之常怨而大者無愧博物洽聞而一物之小者不遺詩之為益不既多乎
月恒近解曰可以學了詩纔有此益不宜呆粘詩說多識一句須看出與我與觀羣怨忠孝的道理相為活潑處處就博物言者非也
芭山張氏曰學詩說到與觀羣怨事父事君上夫豈徒口耳家引云此學字指誦讀不必兼知行未確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

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

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

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

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厚齋馮氏曰爲如高更爲詩之爲

慶源輔氏曰二南見文王齊家之化於脩

身未之及蓋身者家之本聖人之化未

有不本於身者文王之化自內反外則脩

身之事固在其中矣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七

三九

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故也○問不知脩身

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如何

是一物無所見曰自一身一家已自都理

會不得况其遠者乎此可見知與行相須

之義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

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

斥堠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

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

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

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

厚齋馮氏曰此疑在伯魚過庭之後已告

之學詩恐其未必踐言而復告之也

新安陳氏曰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學詩

自先入而脩齊治平之道皆自此出誠學

譬本此
通考朱氏公遷曰女爲周南召南與小子
何莫學夫詩誦詩三百皆明窮經致用之
道
芒山張氏曰二南雖見文王齊家之化却
本脩身來說齊家處都是說修身處輔氏
脩身未之及一句特理爲周南召南爲
室寓躬行工夫在內蒙引云爲字專指誦
詩與孟子高叟之爲詩也同看爲字唐其
求如高叟之爲詩使誦讀而已則時常引
能爲之聖人何獨倦倦以訓伯魚哉蒙引
此說未確
或曰言不可行根無所見來不是兩平替
者因無目故不能行而牆面遮蔽亦然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
鼓云乎哉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七
三九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
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
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
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
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倚一不正便是
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
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
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
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七

三

胡氏曰玉帛五玉三帛禮文之重者也鐘
金聲鼓革聲樂器之大者也非玉帛無以
爲禮非鐘鼓無以爲樂然禮樂有本有末
玉帛鐘鼓未也禮之本在於敬假玉帛以
將之樂之本在於和假鐘鼓以發之周未
文滅其質但以玉帛鐘鼓爲禮樂耳
南軒張氏曰玉帛固可以行禮也鐘鼓固
可以爲樂也謂玉帛鐘鼓爲非禮樂則不
可然禮樂豈止乎玉帛鐘鼓之間哉得其
本則玉帛鐘鼓莫非吾情文之所寓不
特虛器而已所謂本者及之吾身而求之
則知其不遠也
慶源輔氏曰敬者在中之禮禮之本也玉
帛則禮之器所以將吾敬而播之於外者
也禮之本也和在中之樂樂之本也鐘
鼓則樂之器所以發吾和而播之於外者
也樂之本也本末具舉內外兼備夫然後
可謂禮樂之全苟惟專務其本而不事於
末則爲不可至於徒事其末而反遺其本
則又豈所謂禮樂者哉云乎哉者循言此
不得謂之禮樂也
胡氏曰程子欲人知禮樂之理無所不在
學者記其語雜以方言至於盜賊亦有禮
樂也序和二字尤親切又見禮爲樂之本
慶源輔氏曰禮樂之本雖細微之事而惡
之人一皆有之不特玉帛鐘鼓之間要之
只是箇序與和底道理人能識得此箇禮
樂則知天下無一物無禮樂隨處受用然
其實不出序與和二字
趙氏曰朱子以敬與和言是就心上說程
子以序與和言是就事上說二說相須其
義始備
雙峯饒氏曰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如人而
不仁如禮何章集註舉季氏人心亡矣亦
是就人心上說舉程子失正理則無序而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七

三

不和亦是就事理上說
厚齋馮氏曰復曰云者謂人所常言也乎
哉疑而反之之辭謂禮樂之所云者止云
玉帛鐘鼓而已哉蓋禮者天地之序樂者
天地之和玉帛有等差所以明其序鐘鼓
有聲文所以發其和是時禮樂廢壞皆借
竊其文而不知其本諸侯與天子大夫借
諸侯則無序矣征伐相尋國與政家殊俗
或曰白文禮云樂云不說出和敬而發也
況令人深思而自得之寓無窮意味誦指
出和敬者訓釋文義欲人易曉耳白文語
氣不如此
芭山張氏曰只該說雖是盜賊他本來的
禮樂却有未盡泯滅處不宜呆指總屬聽
順証盜賊亦有禮樂也意員語滯雖大儒
不免學者不必傳會胡氏分別程說甚確
盜也與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
竈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朱子曰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竈之
類又曰裏面不恁地○問色厲而內荏何
恁地裏面却不恁地○問色厲而內荏何
以比之穿竈曰爲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
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
勉齋黃氏曰穿竈內懷竊盜之實而外飾
非盜之狀以欺人故以譬夫內本柔弱而
外爲嚴厲以欺人者也
雙峯饒氏曰色不直顏色凡形見於外者
皆是如前篇以論焉爲色莊是也外不莊

儒而內賣桑弱警如穿窬之人日間顯顯
處與平人無異而夜間幽暗處則為盜
王氏曰此有為之言曰警諸小人則指
當時之大人也
雲峯胡氏曰易泰卦以內健外順為君子
之道否卦以內柔外剛為小人之道此則
厲者外為剛之容在者內蘊柔之惡者也
月恒近解曰警諸二句諸家俱作小人而
穿窬其猶二字全無着落小人訓細民豈
無穿窬自好者言警諸小人小人尚有必
事光明不畏人知者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宜如此看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註讀
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七

三

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
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
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荀子正論篇上端誠則下原慤矣謂在上
者能端莊誠實則不智謹愿而純慤也
勉齋黃氏曰既以鄉為一鄉又以為鄙俗
者鄉之得名本以鄙俗為言也故曰我猶
未免為鄉人也亦猶都鄙之稱都之為言
美也鄙之為言俗也然則鄉者亦鄙俗之
類歟其稱原人而必加之非錯謬而稱之
以為原也
宋子曰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使人皆稱之
而不知其有惡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
真鄉原也

反鄉原去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七

三

曰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鄉
原本情乃鄉原無甚見識其所謂原亦未
必真愿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蘇氏謂其
近似中庸而非也故曰德之賊孟子曰一
鄉皆稱原人無所往而不為原人與中庸
相近必與狂狷相遠狂狷者進取狷者有所
不為鄉原者未嘗進取而無所不為者也
狂狷與中庸相遠也鄉原與中庸相近而夫
以引而至於道也鄉原與中庸相近而夫
子惡之惡其安於陋而不可與有為也
勉齋黃氏曰德者務合乎理而委曲遷就似
媚於世則不必皆合乎理而委曲遷就似
之正是天下之正德反為鄉原所害也如
廉潔理之正也鄉原不以為廉潔以異俗
故亦同乎流俗而外為說以自益使人視
之似廉潔然實非廉潔而反以害廉潔之
正也故貪夫不足以及害夫廉似廉非廉者
乃所以害夫廉也此夫子所以深惡之也
雙峯饒氏曰一鄉有君子有小人鄉原都
要他說好同流合汙是娶媚小人似忠信
似廉潔是要媚君子所以人人道他好人
見以此得名都去學他最敗風俗故曰德
之賊上章言盜盜猶畏人之知此章言賊
則肆行無忌矣
新安陳氏曰真非不足以惑人惟似是而
非者最易以惑人故夫子以為德之賊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已有是自棄其德也○王
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
塗說則棄之矣

新安倪氏曰此易大畜卦大象傳辭引以論此其切蓋此章所指正與易之說反朱子曰此二章賊字棄字說得重而有力蓋鄉原只知偷合苟容似是而非而人皆稱之故曰德之賊道聽塗說者幾與來便說丁更不能蓄既不能蓄之於心不能行之於身是棄其德也故曰德之棄南軒張氏曰閑善者存而體之則其德蓄聚若徒以資口說而已則於德何有哉勉齋黃氏曰觀此則輕浮淺露者真不足以爲學也胡氏曰德之棄與上章德之賊文勢相類彼以似德而亂德故云德之賊此可以進德而不進故云德之棄鄭氏曰無所得而竊其名故曰賊有所聞而不蓄諸已故曰棄似相承雙峯饒氏曰是如此但兩箇德字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七 孟

來歷亦自不同上章所謂德是得之於天者此章所謂德是得之於人者有所聞於人而不能蓄之以爲己有是棄其所得於人者鄉原之人似德而非德以人偽亂天理是害其所得於天者也所得於天即仁義禮智之謂新安陳氏曰人之聞善蘊蓄於不言之表者其德固淺露於輕言之際者其德素矣通旨朱氏公選曰德謂行道有得於心者以其反對而言之德之棄此德字是即人之心之德而言之此類最難辨以其語勢相同而義畧不同也如尊德樂義斯可謂蓄是即人心之德而言尊德樂義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是指有德之人而言推而觀之可見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慶源輔氏曰庸謂凡常惡只是惡陋謂猥瑣劣謂昏弱四者皆鄙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胡氏曰患得之謂急而文省耳新安陳氏曰得謂得富貴權利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小則吮靡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斬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莊子列禦寇篇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瘻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癰瘻皆瘻之屬也瘻疽和反痔漏下病○前漢倭幸傳文帝常病瘻鄧通常爲上吮吮之上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爲上齒太子齒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齒仕客反齒也齧出其血是柔惡弑父與君是剛惡故集注不特曰庸陋劣而且以惡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七 孟

是說得氏出內惠就二大命念一德思得惟
非深分都得難包之應國區其失改忠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七

三

之一字如之
新安陳氏曰功名功業聲名也今俗人認
貴仕爲功名非矣
南軒張氏曰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敢違
萌篡弑之心惟患失也雖跌至此履霜
水則致其道也然則計利自便之時是乃
德源補氏曰此解無所不至矣一句甚當
夫患得患失則惟利欲是徇而不復顧理
義之所在矣其可與之事君也哉然其患
得也則求以得之而已雖行險微幸乘間
抵巇然其惡猶有止也至於患失則無不
至矣小則訕謫無痔不惜身命大則弑父
與君禍及國家○志於道德則功名不必
外求而得其或終無所成則亦全吾道德
而已矣在我亦何所損哉若夫志於功名
則其心已是在謀利計功幸而得之則已矣
不然則行險微幸枉尺直尋殆將不能免
志於富貴則患得患失終必至於無所不
至矣其爲庸惡陋劣之態亦可想而見也
胡氏曰新氏三品之說本非此章正意然
能推見鄙夫之所以若此志於道德聖賢
之徒也志於功名豪傑之士也志於富貴
即鄙夫也聖賢非不事功名也志於富貴
不得爲則不爲不害於道德也豪傑非惡
富貴也視功名爲重則富貴爲輕也鄙夫
則富貴之外他無所志故得失之患其害
至此
厚齋馮氏曰孟子曰鄙夫寬謂所見隘陋
也所見隘陋之人知有富貴而已小用之
則敗事大用之則誤國豈容一日得志也
哉
齊氏曰古之君子未得之則求之性分之
所固有既得之則安於職分之所當然舜
木居鹿遊若將終身則得不足以動其心
牛羊倉廩若固有之則亦何失之慮學者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七

三

以孔子之言觀鄙夫之如彼以孟子之言
觀聖人之如此亦可以知所鑒矣
芭山張氏曰無所不至句見他許多欺君
誤國情態有語言形容不盡處宋蘇軾告
神宗曰臣始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
以苟容及觀李斯憂懷光之奪其權則立
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
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于患失而其禍乃
至于喪邦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嘗有忘
軀犯難之士則臨難庶幾有殉義守死之
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
死此數語可爲此章註疏愚意不能犯
顏義者總是以得失念重耳後世人臣以
鄙夫爲戒則可以得事君之道而君人者
有盧杞李斯之徒亦無所肆其惡矣
或曰鄙夫不必將曹操林甫秦檜米形擬
此是天下大奸惡非鄙夫也鄙夫正如既
豐王舜劉秀馮道輩耳此人初不過患失
既而擁戴篡弑皆自卑汗庸陋始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
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偷也
慶源輔氏曰氣稟之偏亦謂之疾此以德
言之也人身之氣當平和而安寧一失其
平則爲疾矣人之德氣稟得中則爲善一
失之偏則亦爲疾矣
陳用之曰人之陰陽節適則平偏倚則疾
性之有疾猶身之有疾也
厚齋馮氏曰或是之亡不敢爲決然之辭
恐尚亦有之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人之

矜也德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

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峭厲忿戾

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

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

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

異矣

厚齋馮氏曰君子矜而不爭矜而忿戾小人也

朱子曰廉是側邊稜隅這只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為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七

三

何故能詐曰如狂而不直伺而不愿之類

南軒張氏曰疾生乎氣稟之偏狂而肆者

過於直情徑行也矜而廉者稜隅露見也愚而

疾之常至於狂而放則流而為蕩矜而爭

則濫而為忿戾愚而狃直則變而為詐是

蓋世衰俗弊則習益遠故也言疾則固為

偏而今也併與古之疾而亡之則益甚矣

亂常之甚蓋難反矣然困而能學亦聖人

之所不棄也

問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晦翁

謂氣稟之偏者謂之疾而取范氏末世滋

偽豈賢者不如古民性之蔽亦與古異竊

厚齋只正春時生得物如何迨春末生物

便別後世生聖賢既與古不同即生暗蔽

愚人也欲如古不得

雙峰饒氏曰語中說古今處皆是數今之

不如古狂肆矜廉愚直是氣質之偏所謂

疾也肆變而蕩廉變而忿戾直變而詐是

習俗所染乃習與性成而為惡不止於疾

矣

雲峰胡氏曰氣稟之性適乎中則無疾凡

過與不及皆疾也狂者知之過矜者行之

過愚者不能知而徑行不及者也故古者

皆以爲疾

新安陳氏曰古之疾已是氣質之偏今併

與古之疾而無之蓋已流於私欲之偏去

古益遠而復乎善益難矣夫子所以傷之

歟

泰虛齋曰氣稟之偏者謂之疾肆廉直是

也只是無學問以變之耳若夫蕩忿戾詐

則是習而然非氣稟之偏矣此不可不辨

潛室陳氏之說所以害道也陳氏以孔子

主氣數言不知孔子是主習俗言也三疾

不可依雲峰分知行此章大槩與吾猶及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七

三

則氣數言不知孔子是主習俗言也三疾

不可依雲峰分知行此章大槩與吾猶及

史之闕文同都是傷俗之言○廉只是有

稜角莫依朱子小註分義利說與大註稜

角峭厲之說相背

芑山張氏曰蒙引辯正小註甚確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七

三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

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七 罕

新安陳氏曰朱南方赤之正色合赤黑而成紫北方之間色。朱子曰紫近黑色過了那朱既為紫便變做朱不得便是奪了朱雅樂平淡鄭便過而為淫哇蓋過了雅便是亂雅那家力勢也甚大然被利口之人說一兩句便有傾覆之虞豈不可畏哉。○不正底物事自常易得勝那正底物事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朱却不能變得紫也。南軒張氏曰以其似是而非有以惑人之觀聽是以聖人惡之利口所以覆那家者蓋愛其事實使是非邪正率皆紊亂那家之所由傾覆也。勉齋黃氏曰是非善惡最相反也聖人之惡者以人心自有正理而正不正之相反易辨也惟夫似是而非實非似善而實惡則人心疑惑而足以亂正此孔子所以惡之。源輔氏曰氣數難得相值時節難得常好故邪正相乘之際而正常屈於邪矣似之問每惡其雜亂而致詳焉此亦贊天地之闢一也。雙峰饒氏曰紫以間色亂正色以其能悅人之目也鄭衛之樂以淫聲亂正聲以其能悅人之耳也故聖人惡之後世果卒為二者所勝古人玄衣朱裳今之朝服直以

紫為上至於常服亦皆衣紫所奏之樂莫非鄭衛淫哇之音人心好惡之失其正如此况於聽言之際安得不為利口者所惑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七 罕

正氏曰辨朱紫以目辨雅鄭以耳具耳目者能之猶未為甚難惟利口之覆那家則當辨之以心人心主之常為所惑而不能辨故范氏備述其態以曉人苟非自正其心辨之豈不難哉。雲峰胡氏曰前篇以佞人對鄭聲言此又釋利口曰對鄭聲言集註釋佞字曰辨給也之頃使人悅而信之捷則顛倒是非於片言佞為尤甚故覆公之禍立見有甚於殆焉者矣。蔡虛齋曰惡紫之奪朱也莫依語錄孟子分明引孔子曰惡似而非者云云惡紫恐其亂朱也豈此處作奪字便說過了朱就奪了朱邪。○孟子引孔子言似是而非凡六條總是起那惡鄉原恐其亂德也一句論語記于此三句上二句總是起下惡利口一。依此看來分輕重昭然矣。好而正。以喻利口之人。多言少實傾惑者也。此則蒙引所云以上二句起下一句。正朱子語錄者其論自確。○子欲無言。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以有言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而慶氏曰此亦有兩意一是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皆是初不待言而善學不

者雖不察乎此而但以言語觀聖人是以
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
以警之。一是以言而教人固聖人之本心
因言以進道亦學者之當務但學者心竊
氣暴其於聖人之言領畧之意常多體察
之意常少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
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慶源輔氏曰此語必在未聞性與天道之
前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七 聖一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
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
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
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

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
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
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
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

詳之

慶源輔氏曰百物生是天理之發見也四
時行是天理之流行也發見則自其初而
言之流行則併舉其終也妙道言其體精
義言其用夫子但言天之理更不及已之
事則聖人之言也

新安陳氏曰輔氏即集註天理發見流行
之實而強分之以發見為百物生流行為
四時行也一句雖是上句實非發見流行
必分言也一句雖是上句實非發見流行
以可見也陰陽者為道形而上者也無形
於有形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為春暖夏
熱秋涼冬寒非發見而何若以四時行百
物生之序言之必四時之氣流行而後百
物之品發生雲行雨施方品物流行而後百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七 聖一

變化方各正性命豈有先言百物生而後
言四時行之理哉輔氏過於密察反成病
敗愚不可以不辨
新安陳氏曰無曾子之唯亦無領會之言
見其未喻
朱子曰此語子貢聞之而未喻故有疑問
到後來自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
此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方是契
此言處顏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恐是言
不知所疑矣○問子欲無言一章恐是言
有所不能盡故欲問子欲無言一章恐是言
為百物生焉又更說箇甚底若是言不
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處
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
不消得說○問四時行百物生皆天命之
流行其理甚著不待言而後明聖人之道
亦猶是也行止語默無非道者不為言之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七
吳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儒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記解記恤由之喪魯哀公使孺悲之孔子
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門來者不拒禮非有
政未有却之者然其所以得罪之故不可
知矣辭之以疾者義不當見也歌瑟使聞
者仁不容絕也夫子於此仁義並行而不

惻然其愛人之心則終無已也
南軒張氏曰窮悲之不見疑在棄絕之域
矣取瑟而歌使將命者聞之是亦教誨之
而終不棄也聖人之仁天地生物之心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晷

下同

期周年也

崩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慶源輔氏曰此述宰我之意也然禮樂之事親從兄而出不能三年之喪則禮樂之本廢矣宰我慮其崩壞而急之以玉帛鐘鼓之間則亦不知務甚矣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七
四

舊穀旣沒新穀旣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

榆枌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

火秋取柞櫓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

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

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

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

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

周禮夏官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圉火以救時疾季夏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

四十九

不入然則三年之喪不行矣至是而夫子卒行之宰我門人高流也日聞至論而猶以期爲安况斯世乎其後勝世子欲行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然則三年之喪獨行於孔孟之門而朝廷未嘗行也甚至以日月易月無復聽於冢宰三年不言之制而三年之喪迄今行之天下者宰我一問之力也

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繇其不仁故愛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七

平

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耳

新安陳氏曰不安於食稻衣錦者繇其不忍也不忍之心仁也安則忍忍則不仁矣

通行使駁
義馬

新安陳氏曰子發短喪之問又以食稻衣錦爲安是殆已失其本心矣今夫子拳拳之意猶冀其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本心即愛親之仁心

記三年問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駁之過隙然而遂之是無窮也故先王爲之中制

播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問宰我遊聖人之門而有短喪之問不類宰我欲質其諸家之說或謂至親以期而

宰我蓋欲質其諸家之說或謂至親以期而雖列於言語之科然哀公問社而有使氏

戰栗其對方晝而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譏觀其地位如此則宜有短喪之問也朱

子曰短喪固是不仁然其不隱不害爲忠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七

平

信此一事而兼有得失又重輕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今言予之不仁乃予之良心灰了

或問此章之說有謂宰我之問蓋聞禮家至親期斷之言故以質之夫子非自執喪

而欲斷之也如何曰此蓋以宰我爲聖人則忠且厚矣然三年之喪生於人心非

外至而禮家固亦有加隆之說矣設使宰我實聞期斷之說而不能察其是非

其曲折則其愛親之薄亦可知矣雖不自斷其喪然其情亦何以異耶曰又有以宰

予爲不察理不知仁而不愛親也特不

信乎曰是其意若曰予非不知愛親也特不察理而不知其道也非不仁也特不知仁

也是亦爲之文其過之言耳然人子有三

年之愛於父母蓋心之不能已者而非有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七

聖

難明之理也是其存焉則為仁失之則為
如知其間蓋不容髮而存存不存又不得
愛親之心可見而夫子所以為安則其無
矣說者乃與曲為之諱而少減其不足不
其之罪也曰或謂宰我非不知短喪之為
直以有疑故不敢自隱於夫子只此無
便是聖人作處如何曰言宰我之心雖薄
而無隱而直以聖人作處許之則有激於
世之矯情飾詐之私而不自知其言之過
矣然此章正意在於問喪而喪之主於哀
者又非自外而至於今不論此而摘其旁
瑣網之說以為已死之人文不可讀之過
亦何益哉曰或謂夫子之言文不可讀之
為不與人為偽者信子曰是因無隱之說
而失之其也夫聖人固不與人為偽
矣然不曰不肖者而及之乎曰安則
為之者乃深責而痛絕之之辭也豈使
人之所以為安而遂為之也哉若如其
言之則直
南大張氏曰人之厚薄教者初無一定
之不可以已者先王以禮為之而斷之
三年是謂天覆之則也宰我論喪禮而
食諸夫不忍問樂不樂居處不安則為
其有所不忍於心故也宰我聞夫子斯
而出其必不忍於心矣然後免於父母
懷此君子所以不忍於三年之喪也
故自天子達於庶人而為天下之通喪
至於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七

聖

則聖人之仁也始也問之以食稻衣錦於
女安乎所以使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
以不忍及宰我之察則又言君子居喪之
禮皆出於自然以發其不忍於親而喪必
三年之故使之聞之尚庶幾其能反求而
得其本心不至於終迷而不反也然也聖
人之心所以愛人無已者於此亦可得而
見矣○范氏發明非已者於此亦可得而
報其親之說尤為忠厚所謂喪三年以為
極亡則弗之十矣為忠厚所謂喪三年以
此為之中制則賢者必當俯而就而不肖
必當踴而及之夫如是然後其說始圓而
我之夫子之意始皆坦然明白矣
厚齋馮氏曰宰我之意始皆坦然明白矣
提之童生而無不知愛人之心而愛之
事親是也禮所以節文之樂所以樂之
有不仁而能行禮樂者乎抑聞之聖人未
嘗面折人以其過其於門人宰我樊遲之
其長善教失待人接物忠厚蓋如此
本虛齋曰集註此夫子之言也似不必
不甘亦誰認作宰我之說邪又前條取尹
短喪之說在圈內替宰我同護此語亦可
既出夫子權其真以爲不可曉且其曰宰
句尤不可曉夫子真以爲可安而遂行之
為之云云矣宰我何至猶真以爲可安而
遂行之乎聖人只是深探其本而斤之耳
愚此說則所謂有疑於心而不敢強為
也倘朱子再詳集註此等當削去○子也
有三年之喪便罷既其父母乎除是無三
愛于父母之愛便罷既其父母乎除是無
三年之喪以此見予之不仁○孔子三條
話一節深一節第二條見得心不安故不

四書大全辨

下論卷十七

孟子

食稻衣錦第三條見得以其有三年之愛故不得安于食稻衣錦以見喪之所以必終只是要喚醒宰我使自得其本心絕之雖甚責之雖嚴而此意終有不能自己者所以為聖人也孟子所謂亦教之以孝弟而已者亦此意也

林次崖曰食夫稻衣夫錦是說恭年外能食稻衣錦也聖人意謂于說期可已矣如今則年之後使女就食稻衣錦于心安乎此便是短喪也註解止至小祥可見蒙引謂食稻衣錦是說自既殯起至小祥此豈未是宰我既說期可已矣則期年之內豈不知不食稻衣錦聖人又何待問之

芒山張氏曰蒙引不傳會集註有疑不傳會蒙引如此類者學者宜平心觀之○後漢安帝紀帝絕大臣行三年喪尚書陳忠上疏曰昔先王考治天下始于愛親終于

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一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

可爾

四書大全辨

下論卷十七

孟子

魯齋王氏曰博說文作博局戲也六音十兩手而執之圍碁謂之奕

朱子曰心若有用則心有主只看如今綴讀書則心便主於讀書綴寫字則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者○此非啓博奕之端乃假此以甚彼之辭

南軒張氏曰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放逸而莫知其極凡惡之所由生也博奕雖不足道然方其為之意專乎此比之放越而莫知其極者尤為愈焉此章大抵言無所用心則長惡為可畏耳

或問伊川嘗教人靜坐若無所用心只靜坐可否雙峰饒氏曰靜坐時須主敬即是心有所用若不主敬亦靜坐不得心是活底物若無所用則放僻邪侈無不為已聖人說難矣哉所該甚廣

林次崖曰蒙引難矣哉兼無以人德終有患害意益無所用心未有不妨功廢業者也

盜 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

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朱子曰子路之勇夫子屢歲海之是其勇

多有未是處若知勇於義為大勇則不如

此矣又其勇有見得到處便行將去如事

孔悝一事却是見不到益不以為公之立

為非觀其謂正名為廷斯可見矣又曰若

是勇於義必不仕季氏○此章言君子者

有三其上二者以德言也其對小人者則

以位言耳

南軒張氏曰徒知勇之務至於犯義者有

之尚義則義所當為勇固在其中矣

慶源輔氏曰尚義而勇義理之勇也勇而

無義血氣之勇也為血氣所使而不以義

理制之則其為害隨所居而為大小故在

上則逆理而為亂在下則肆欲而為盜味

子路之言有自負其勇之意而疑聖門或

不以勇為尚也若後來進德高必不復以

此為問矣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七 堯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

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

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

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

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朱子曰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

敢是率然敢為益果敢而不窒則所為之

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

何言

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
問果敢與勇相類如何分別雙峰饒氏曰
果敢即前章之剛果敢屬性質勇屬血氣
果敢者有學以開明之則不窒勇者有體
以節文之則不暴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
為勇者惡許以為直者微古亮反知孫並去聲許居謂反

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許謂攻

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

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

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

謂惟仁者能惡人也

朱子曰夫子所惡以戒人子貢所惡以自

警

南軒張氏曰君子者惟其愛人故惡稱人

之惡者為其薄也惟其順德故惡居下流

而訕上者為其陵犯也惟其循禮故惡勇而

無禮者為其冥行也此惡不善之公心亦

天下之通義也以子貢之有問恐其專以

惡人為心則反有害於知勇與直者也子

貢惡乎此則所以檢身者抑可知矣

慶源輔氏曰楊氏說得于貢所以發問之

意明然侯氏說得聖賢不能無惡當於理之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
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
莊以蒞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問何以知其為僕隸下人朱子曰若為惡
之小人則君子遠之惟恐不嚴怨亦非所
恤矣
南軒張氏曰女則陰質小人陰類其所望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
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
莊以蒞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問何以知其為僕隸下人朱子曰若為惡
之小人則君子遠之惟恐不嚴怨亦非所
恤矣
南軒張氏曰女則陰質小人陰類其所望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七 堯

下位。訕上乃在上者無是事而訕之。訕之
者稱惡而損其真也。若是律以已正而言
及時事亦不可謂之居下流而訕上。
芑山張氏曰。疑於子路之問同時一條。牽
連無深義。鄭氏小註宜刪。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
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
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問此章聖人立言之意固是勉人及時進
德然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荷
焉何為而不見惡學者亦不可不知也未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
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
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問此章聖人立言之意固是勉人及時進
德然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荷
焉何為而不見惡學者亦不可不知也未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七 堯

意聖人立言大小兼該雖不必將女子小
人等看做婦寺而處置婦寺防閑禍孽的
道理未嘗不寓其中若呆就士庶通行一
邊說則聖言反偏枯執着矣

知是吾米子曰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
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善者惡之謂也
南軒張氏曰此又至于四十無聞者有惡
可惡又下於無善可聞也
吳氏曰終止也其終也已哀其不復為進
也
周氏曰馬氏曰人之血氣三十而壯四十而
定過此則神日衰怠少能精進故古人以
四十為成德之時無聞見惡皆以是為斷
也蓋世有碗而知道者焉得而絕之故知
其為有為之言
雙峰饒氏曰古人多說四十如四十不惑
四十不動心四十五十無聞之類蓋至是
血氣盛極將衰之時至此無成則亦已矣
後生不可不痛自警省也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十七終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十七終

下論卷十八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十八終

微子第十八 如有污損缺者責令歸補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孔子出處凡二章則
聖人之時也三仁夷齊孔子皆稱以仁
楚狂接輿汎汎荷蓀之徒雖不足以知
聖人亦不失為避世之賢者師孺八士
亦取而附其後衰世之志也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

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十八

一

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

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史記宋世家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
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
諫不聽度終不可諫遂亡箕子者紂親戚
也紂始為象箕子歎曰彼為象者必為
玉玉為玉孟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
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珍始不可振也紂
淫佚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為奴王
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
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諫則百姓
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
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剖視其心
微子曰父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
有過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
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周武王伐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軍門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三人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八 二

十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足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子以之他外雖其明也則定也○或問按殷紂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為紂所囚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為重義當早去又汝知紂之不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八 三

有以全其心之德指至誠而言也厚齋馮氏曰三人者不特為國大臣又有親屬之愛存焉使為大臣而已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惟其有親屬之愛宗祀存亡寔同休戚故或死或有去或囚而不辭是以謂之仁雙峰饒氏曰前三句門人因孔子殷有三仁一句却記上三句為提頭然當時所記必有次序當箕子未奴比干未死微子已去志書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箕子又勉其去曰詔王子出建王于弗出我乃顛隤則微子之去在先無疑其次意箕子之奴比干之死雖未知孰先孰後竊奴之而巳及比干纔死則紂之怒益甚故竟殺之三人之行雖不同皆非有所為而為比干既死之後次序與此不同疑當以論

之用而不失此所以全其心之德而謂之仁歟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此言先後不同者史所書者事之實此以爭之難易為先後耳張氏庭堅曰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仁之所存義之所主其去就死生不在於一身而在於天下國家也勉齋黃氏曰或問言仁與集註不同者先師言仁之義則固以心之德愛之理為主矣言人之義則固以心之德愛之理為主皆當理也或問之言指三子之義所以至於仁而言也集註之言正指三子之義而言也然其曰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曰全曰不咈乎愛之理分言之仁也心之德專言之仁也愛之理分言之仁也心之德慶源輔氏曰愛之理分言之仁也心之德

語爲正又曰集註於伯夷叔齊求仁得仁
章曰令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於此
則云不啻乎愛之理此處便有差等蓋合
字即字是順說不啻則似有所啻而實無
所啻且如微子是紂之兄箕子比干是紂
之諸父皆同姓之親今或去或奴或陳死
皆似傷乎愛之理然其本心只是愛君憂
國皆有至誠惻怛之意故曰不啻乎愛之
理中庸稱舜曰大德必得其名至武王只
說不失天下之顯名蓋武王殺紂似平失
名其實不失
雲峰胡氏曰至誠惻怛蓋謂三仁愛君憂
國皆非有所爲而爲也一有所爲而爲之
則雖有惻怛之意而非出於至誠矣至誠
者仁之存惻怛者仁之發集註特下不啻
二字蓋自上文不同字生來三子之行不
啻乎仁矣以死爲仁則不死者似啻乎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八 四

仁矣惟其皆有至誠惻怛之意則其去就
死生雖不同而皆不啻乎愛之理即所以
全其心之德也
李延平曰三仁各以力量竭地而爲之非
有所擇此求仁得仁者也微子義當去箕
子囚奴偶不死耳比干即死以諫庶幾感
悟存祀九疇皆後來事初無此念也後來
適然爾豈可相合看致仁人之心不啻微
耶仁只是理初無彼此之辨當理而無私
心即仁矣按延平此論自正說詳延平答
問
殷本紀云微子數諫紂不聽及與大師少
師謀遂去又左傳微子適周乃在克殷之
後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遁于野耳宋
世家曰箕子不忍彰君之過乃佯狂爲奴
或謂其隱忍不去以圖後功則箕子必不
如此

聖學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
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
何必去父母之邦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
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
之意則有確乎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
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
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魯齊王氏曰舜命皋陶汝作士士之名始
見於刑官周禮秋官司寇之屬有士師之
職刑官曰士其長曰師故士師之下有鄉
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皆掌獄詞者
問柳下惠三黜雖可以見其必以其道而
不失焉者然亦便有箇不恭底意思故記
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後觀孔子之事則
知此惟是孟子說得好曰聖人之行或遠
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下惠
之行雖不比聖人合於中道然而歸潔其
身則有餘矣○問柳下惠三黜而不與其
言若曰苟枉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
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
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
不以父母之邦爲辱也此其所以爲和而
若徒知其爲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夫
黜者之爲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夫
是是否曰得之○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
而復仕至於三黜而又不去焉何也曰進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八 五

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止
復仕而三黜而後去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
曰不然也惠之意若曰我將枉道以事人乎
則固不必去也惠之意若曰我將枉道以事人乎
無所指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言泛然若
後雖不指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言泛然若
列之於逸民之目亦意其途不復仕故孔子
南軒張氏曰柳下惠仕則仕黜則黜而木
嘗枉其道也若枉道則害於和之理矣至
於孔子道不行父母之邦則可以去而亦去
雖周行天下而未曾苟仕也則與下惠異
矣此篇記柳下惠於三仁之後以明其趨
為至矣如楚狂耦耕荷蓀之徒則陷於一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八 六

惠三為之不卑小官可見三黜亦怨毋諫
新刑罰不中而然難容雖他國皆然枉道
易合雖陳氏曰直道難容雖他國皆然枉道
則姑守道而國亦可言終不能枉道以求合
和而強哉矯者矣則不失其介可謂和而不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
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
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
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八 七

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
孔子聞之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
遂行反乎魯索隱曰滑謂亂也非能用也
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用也
異也息生也言上古大賢生則有禮樂至
周室微而始缺有間也
聖人德盛道尊見者必加敬而盡禮況景
公素知聖人者必不敢以是言而面濟之
所謂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說當矣
趙氏曰苟以輕重觀則必以爲聖人之去
有繫乎待之以輕重也故程子特釋之
厚齊馮氏曰此與其臣議所以待三卿之辭
子魯人也故議以魯君所以待三卿者待
齊之景公此子之賢而國勢富強者宜莫如
仲得政已三世矣景公至魯與子語而說
之其後政子不得志於魯遂之齊景公數問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八 八

政而說嬰之所深忌也所以欲害子而進
問言也方責效於期月之間而嬰乃謂累
世不能殫其學此景公所以謂吾老而不
可俟也
新安陳氏曰景公初欲用孔子蓋本心之
暫明終不能用乃蔽於私意之昏溺終於
亂亡以季孟之間正指尼谿之封一事指
或曰以季孟之間正指尼谿之封一事指
田祿非指禮遇
苞山張氏曰按史記載嬰謂孔子云云
此與鞅彌之不知孔子何以異嬰不直
淺陋至是况史記非有明據亦不足深作
而馮厚齋又云嬰嬰深忌孔子欲害子而
進問言則誣嬰甚矣馮氏此說宜刪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
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在而容其無有不可
也而有其無有不可

此引
此引
此引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
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
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
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矣
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
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史記世家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
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
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出大司
寇攝行相事於是許魯大夫亂政者少正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八 九

則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
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
者不求有司皆子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
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
并矣蓋致地地焉霸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
不可則致地地焉霸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
好者八十八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
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
爲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
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
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
聽政郊又不致膳桓子於大夫孔子遂行
新安陳氏曰於用孔子之時而如此簡賢
也三日不朝棄禮也
問史記載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
可以止設若致膳則夫子果止否朱子曰
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別一事故

去且如致勝亦不是大段失禮處聖人但
因行若言之似顯若相之遇不言則已為
荀去故因膳肉不至而行之則吾之去國以
其不致膳為得罪於君耳
南軒張氏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
勸賢也今好色而忘敬賢之心則道之不
行可見矣是以去之
吳氏曰夫子嘗適齊矣已不能用及反而
仕魯又沮人用之怠已而思人愚不肖之
通患也桓子受制陽貨四五年幾不免死
一旦得脫虎口而與夫子從事此其發憤
自強之日也而境順於前心即驕逸夫子
方欲輔桓子以有為而桓子所為若是固
不得之仕此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其
行皆以桓子而定公徒擁虛名於其上其
悲夫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八 十

雙峰饒氏曰魯受女樂夫子已有志若
遽然便去非惟顯君之過且中齊人之計
適然魯郊又不致膳肉故因此微過遂不
竟歸而行○齊人歸女樂只說箇歸字畢
竟於桓子三日不朝亦非是君臣皆不朝緣
獻於桓子三日不朝亦非是君臣皆不朝緣
當時辭受之權盡出於季氏想是他自
受又為定公受之又曰女樂說得不一
說陳女樂於城南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
三日不朝一說然無可考訂處未詳孰是
新安陳氏曰孝淫聲美色為一者女樂
也為國家禍其有甚於此哉
慶源輔氏曰仁謂三賢謂拂下惠及下
章逸民之類夫子於齊魯非不欲仕亦未
嘗必於仕但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此所以
為中庸之道也接輿以下則未免於偏而
造之矣

此楚狂人接輿也
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
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
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
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
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
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
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導孔子而趨不
同者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八 十一

邢氏曰接輿姓陸名通昭王時佯狂不仕
時人謂之楚狂
慶源輔氏曰鳳靈物也有道則見無道則
隱鳳固然也至於無道而不隱則鳳之德
衰矣然以此論君子守身之常法則可至
於聖人體道之大權則又不可以此例論
也
雙峰饒氏曰鳳世治則生亂則不生即是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蓋麟鳳皆不是
有種之物惟聖王在上天地泰和所以元
氣之會鍾為靈鳳如鶴生鶴馬生龍喻之
類
慶源輔氏曰觀接輿之言既比之以鳳而
又疑其哀既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語意
則在絕於人迷世知尊聖人者矣然其所
聖人之心蓋不啻如水炭白黑之不同也
胡氏曰趨不同者接輿有避世之心而接

救世之志有堅持之操而無變通之學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與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問楚狂接輿等伊川謂荷蓀高米子曰以其尚可告語若接輿則全不可聽問當出其他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後可以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跡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南軒張氏曰接輿之意蓋欲夫子隱居以避世耳觀其知鳳德之衰且辭氣舒暢不迫其為人天資亦高矣故夫子意其可以告語而欲與之言其趨而辟蓋匿其聲跡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八 主

而已或曰歌孔子以鳳規孔子以將來而慨今之從政者則當時諸侯大夫陪臣爭鬪殺亂之禍皆一語以盡之楚狂蓋識時勢而靜觀天下之變者故孔子欲與之言非獨欲挽其隱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

津濟渡處

吳氏曰接輿書楚故沮溺丈人不復書楚蓋皆楚人雙峰饒氏曰兩耦同隊而耕謂之耦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

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代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

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

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

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

從辟世之士哉耷而不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八 主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

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

世桀溺自謂耷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新安倪氏曰韻會注布種後以耷摩田使

土開處復合以覆種南軒張氏曰謂當世滔滔一律誰肯以大

子之道易已所為言其徒勞耳慶源輔氏曰桀溺以夫子為辟人而天下

皆滔滔不反則世人無一不可避者故絕

人逃世以為潔而自謂其能避世雙峰饒氏曰言舉世趨於不善今雖欲易

之無可與為善之人也子路行以告夫子無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與音武與如字

無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哉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八 古

程子曰樂淵言天下衰亂無道者滔滔皆是也孔子雖欲行其教而誰可以化而不易之孔子言如使天下有道我則無所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旋四方為時無道故也變源輔氏曰天之生聖賢欲其平治天下者理之常也其或雖生聖賢而未欲平治天下者理之變也然子曰聖賢則必以天下為心者為心而惜之易亂為治易危為安固必有自然之應而天果未欲平治天下也則亦安於理而已若天下既已平治則亦何用聖人以易之哉

聖人濟世之心宜其不足以知聖人也而量人視一世未治常恁地戚戚憂然無聊過日亦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於下其憂

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

雲峰胡氏曰聖人不欲有忘天下之心則天下而棄之則沮溺棄天下者以無道必何忍棄之於此見沮溺之為忍聖人之為通考程氏復心曰程子發出聖人之心張子又發出聖人之心全是箇仁這是說出他骨髓處

或曰吾非斯人之徒一句要說出聖人老矣少懷心事立達與偕事業纔見聖人苦心泛說共此天地不能絕人逃世非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八 五

為夫子植其杖而芸蓀徒弔反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蓀竹罷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使荀息帶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也生十四年矣周子有兄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周子悼公周也菽大豆也

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

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
至則行矣賢通反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
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
減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
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
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八 六

甚倨而子路益恭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
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
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
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
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
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
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
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

切音

此補
立言

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爲

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

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此

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

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

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慶源輔氏曰夫子所以使子路反見之豈

徒然哉必有以也而丈人絕人避世義然

莫先於此也觀子路所述夫子之意固可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八 七

語然使之反見則必授以見之之意矣故

知其述夫子之意無疑也

慶源輔氏曰此亦子路學力之所至

新安陳氏曰大倫備於五者此所謂潔身

而亂大倫只是說廢君臣之大倫

新安陳氏曰潔身亂倫沮溺丈人之儔過

手中庸者也忘義徇祿苟仕饗富貴之徒

不及乎中庸者也

新安陳氏曰朱子嘗爲福之同安渾意必

自見此寫本也

問集註云仕所以行義未云亦非忘義以

徇祿似是兩意朱子曰只是一意纔說義

便是總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

是此義惟是出仕方見得不仕便無了這

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到

靈公問陳遂行景公不能行又行桓子受

女樂又行無一而非義○或問道之不行

矣而徒仕可乎曰仕所以行義也義則有

四書大全

下論卷十八

丈

不可不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忠於不行
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
亦未嘗懷私徇祿而苟於仕也由此觀之
道義之未嘗相離亦可見矣○君子之仕
也其義也義便有進退去就在此如丈
人直是截斷只見一邊
南軒張氏曰丈人見二子是長幼之節不
可得而廢也既不可廢則夫君臣之義又
烏得而廢之乎彼蓋欲潔其身而不知亂
倫之害於人道為大也君子之仕豈為他
哉行吾義而已道之不行君子豈不知乎
而汲汲於斯世者固有不以己者也
慶源輔氏曰丈人之接于路雖偃而于路
益恭丈人因其心而長其子蓋因其路而
有以感發其心而長其子蓋因其路而
夫長幼之節君臣之義皆天敘之節不可廢耳
所不能無也丈人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而

四書大全

下論卷十八

九

人共由此道如義只是君臣有義一件而
已然道必遇賢君而後行義則是我自家
行底孔子雖知當時道之不行而自家却
不可不行其義
莊子駢拇篇不仁之人失性命之情而饕
富貴決破壤也貪財曰饕
雙峰饒氏曰為是作為之為隱者專要做
那高尚底事所以甘於長往而不返仕者
專要做那通達底事所以溺於下流而不
止也為高者絕物忘世為通者患得患失
二者皆非中道決如決水壞了堤防便走
了水性原於命發為情皆天理發見出來
必壞了性所發為四端之情如決去水之
堤防如何留得水住
問按與歌而過孔子蓋欲以諷切孔子孔
子欲與之言則趨而避之孔子使子路問
津於魯則禁溺固將有以發之而二人不
答所問傲然有非笑孔子之意至於荷蓀
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其親之厚之如此孔
子使子路反見之則先去而不願見矣數
亂世澹然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而確然
自信不移若有所得者若謂其無故而隱
則危邦獨世道既不行亦未見其必可以
仕也特其道止於歸潔其身而不知聖人
所謂仕止久速者知所謂無可者矣而未
知所謂無不可者故其規模氣象不若
聖人之正大若以索隱行怪視之愚意未
可也彼髮伴在則行怪矣沮溺荷蓀亦非
中行之事也
勉齋黃氏曰列接與以下三章於孔子行
之後以明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忘
然忘世所以為聖人之出處也然即一章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八

三

讀之見此四子者律以聖人之中道則誠
不為無病然其言詞使人起敬慕彼於
聖人猶有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
貪利祿而不知止者不啻若大彘耳是豈
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歟以子路之行
而拱立丈人之側若子弟然豈非其真可
敬故歟嘗謂若四人者惟夫子然後可以
妄議也貪祿嗜利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
借四子而詆之欲以見其不可不仕多見
其不知量也
雙峰饒氏曰勉齋此段發蔡註之未發四
子皆賢人他纔見世亂便以避世為高是
甚次第但孔子之意則又謂當此世若人
人如此勉齋又嘗云在今日救世之道正當
扶起沮溺等入此與各言
雲峰胡氏曰按與沮溺丈人章首冠以楚
狂二字皆楚之狂者也狂者志行之過集
註此篇之末謂夫子於此四人有倦倦接
引之意在陳之嘆蓋亦如此然魯之狂士
何不幸而得生聖人陶治之中楚之狂者又
何不幸而自棄於聖人註說義字亦大偏予
去就上說如此則曰君子之仕也所以行
去就之意也似亦難說恐未可據但要得
義字意思在蓋君臣主義便理是如此味
集註自見初不主去就說事之可否就任
事為通不必依饒氏作作為言○子路問
者自楚反乎蔡也子路從而後即此時也
又皆序楚狂之後故知四人皆楚人
芭山張氏曰仁義不必泥前後章分兩截
看出仕之義却寓救世之仁雙峰饒氏說
未當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
連少去聲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
伯同竄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
東吳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新安陳氏曰非其君下事下降志可見不
立惡人之朝不辱身可見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
其斯而已矣
下同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八

三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
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
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其
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李氏曰惠不辭小官降志也不羞汗君辱
身也
記辭記下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
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
也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
慶源輔氏曰慮對倫而言倫是義理之次
第則慮亦人之正思慮也中倫謂所言合
倫理中慮謂所行富人心人心乃人之公
心即義理所在也或以為中我之思慮者
誤矣

變峰饒氏曰降志辱身行似卑汚但其言中倫行中慮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所可取者如此而已矣使不中倫慮則降志辱身便不好了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

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左傳哀公七年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裸以為飾慶源輔氏曰仲雍退處句吳以獨善其身所以合乎道之清清即伯夷之清也放言自示其不可用所以合乎道之權放言雖無所考然觀其斷髮文身之為則放言自廢固宜有之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八

三

雙峰饒氏曰中清中權是合道理底清權故集註皆以合道釋之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

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

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

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

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

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

之字說字也書主宜一無可無聖
焉書當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亂斷
反丁

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楊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八

三

南軒張氏曰無可者不以可為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為主也夫子之心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其曰無可者言其不存乎心也若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下惠少連則未免有可也致堂胡氏曰無可無不可必以五字成文當全以會其意無不當分拆以求與義設有善焉絕世離俗無一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孤介一隅之士耳設有善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苟合之人耳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聖人無不可而無不可則非如平常行之實未易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語者如此雙峰饒氏曰方其事已斷之後則此心無可無不可及其事已斷之後則此心無可無不可雙峰饒氏曰夷齊遯世離羣與沮溺之徒不同遯國而逃父子兄弟之倫厚矣其諫我而辭君臣之倫厚矣此便見他不是全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八

孟子

然忘世底人
慶源輔氏曰
遜世離羣出乾卦文言伯夷
惟於清之一德極於聖耳他固有未盡也
故曰下聖人一等然視數子之性行則固
為高矣隱居則非君子庸行然身中乎清
而不汙然不汙而已去伯夷之清則有逕
庭矣故言雖不合先王之法然自廢則中
乎權而得宜權而得宜則權不失正也兩
外之士蓋指接與沮溺丈人之徒然此兩
言實出莊子所謂遊方之外不可拘於禮
法也故其弊必至於害君臣之義傷先王
之教而賊亂人之大倫也
新安倪氏曰
常適其可如學記當其可之
謂時之可謂合乎理之當然也
南軒張氏曰
七人者皆為遠民而制行則
異亦有深淺固不同也不降其志不辱其
身其清之至與下惠少連雖立於惡人之
朝未免乎降志辱身然道則未嘗枉也故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八

孟子

猶仕仕而終不枉道行中慮也言合乎事
聖行合乎人心慮者心之所思也人有心
則有慮以慮言見其合人意耳○既曰降
志辱身而又曰中倫中慮者見其和而不
流也然則其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矣其
斯而已矣然則其無倫慮言謂其可取者
此耳不可謂其無他善也○無可無不可
則安得無可無不可之說也曰義之與比
也此無可無不可之說也曰義之與比
自山張氏曰
行中慮宜依蒙引行合乎人
心說小註補氏說甚明南軒行不違其思
慮一其字便似作中我之思慮看了殊欠
分曉無可無不可胡致堂謂不當分折以
求其義此論最精但愚意合五字渾融流
來而非固執非流之意自見只宜如題順說
不宜顛倒互說如致堂所云無可而無不
可則非固執無不可而無可則非流既顛倒
亦復分折矣病在聖人無不可而無可一
學者更宜詳之

○大師擊適齊

大音

大師魯樂之長擊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
鼓大食朔日與月半以樂宥食時也宥
也
朱子曰
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哺食
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
師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

鼓力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召河河內

播鼓武入於漢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瑟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鼓囊入於海少去聲

四書大全
下論卷十八
三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卽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視云聖作
虎如非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八
毛

矣未得其數也有聞曰已習其數可以益
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聞曰已習其
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
聞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
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思頽然而
長眠如望羊如王四以非文王其誰能爲
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
也

勉齋黃氏曰列此於逸民之後以嘆魯之
末世決不可以復仕也

慶源輔氏曰自太師而下皆傷時之哀禮
樂僭妄去而避亂者故以記逸民之後
潛室陳氏曰上失其道下擅其權大義不
明正論不行則禮樂不可作今也魯旣衰
矣三家強僭王綱爲之掃地生民且塗炭
矣若是固可以作禮樂乎夫旣不可以作
禮樂則大師以下諸官尚可以不散其職
乎夫旣不可以舉其職安得不散之四方
逾

河蹈海以去亂乎

雙峰饒氏曰賢者仕於伶官已是衰世之
事到夫子時伶官亦不可仕想是時專尚
淫哇之樂正樂不行是以皆散之四方
汪氏曰記此篇者先齊歸女樂後此章不
無微意蓋魯之君臣惑溺於女樂樂官失
職盡無所用矣奔逃駭散無一人留樂工
皆去樂音絕矣夫子初心欲定禮樂以示
來世而乃廢絕如此此章所記雖若汎及
其實深有感也夫

新安陳氏曰魯末樂崩賢人而隱於樂官
者皆散之四方魯之衰微可知矣夫子自
衛反魯而正樂故師摯之始有洋洋盈耳
之盛彼一時也及其末年而樂衰故自師
摯之去諸賢皆有望望潔身之高此一
也知出處之義而能去亦見夫子道化之功

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八 天

言之歟

通考仁山金氏曰施開元本作弛即孟蜀石經也胡氏曰不弛其親親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任賢也故舊無大故不棄敬故也無求備於一人用才也親親而不違任賢而不貳敬故而不忘用才而不背皆忠厚之意勉齊黃氏曰列此於樂工之後以嘆周之盛世其待親賢如此則豈有樂工相率而去也哉雙峰饒氏曰前章論河海是魯宋世事此章是魯初立國時其待親賢也如此忠厚未後却使樂工不能安其身豈可不嘆雲峰胡氏曰周家以忠厚立國周公告魯公字字皆是忠厚之意使此意無盡則大師以下何為而去哉門人記述相次固有

或曰世傳魯始封乃伯禽非周公也不知此何所據蓋據魯頌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東故云此直述魯之有侯自伯禽始耳周公以親以功封魯侯留王朝未嘗至國故魯父嗣侯于魯豈有武王大封功臣兄弟之國十四人康侯少弟尚已封衛周公四弟又開國元勳乃不封直至成王乃封于王叔父是成王稱周公也必武王時伯禽尚少留侍世子至世子即位後而遣之之國伯禽決非始封之君也芒山張氏曰施作弛當從陸氏本按孫奕云開元五經文字若子不弛其親即孔子易也案結也舊者皆移不弛其親即孔子云親者母失其為親是也孫氏此說甚分曉至程氏外書正和云君子不施其親施與也言不私其親也愚按程說穿鑿不可從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八 天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

季隨季騶

瓜反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

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孔言儒說文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胡氏曰謂母孕乳而二人也古者以伯仲叔季為長少之次如仲孫叔孫之類今重複命各故意其四乳也
雙峰饒氏曰四乳皆雙生固為異事八子皆賢尤異事也故孔子稱之可見周時氣數之盛
新安陳氏曰記魯本賢人之屬選而終以周盛時賢人之眾多其有傷今思古之心乎
新安陳氏曰所謂謂離人以為高所不及謂不能成物以見於用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八 手
池齋黃氏曰此篇多記仁賢之出處列於論語將終之篇蓋亦嘆夫子之道不行於明其出處之義也其次第先後亦有不可義焉三仁柳下惠是也孔子於齊魯知其不可仕而遂行者義也知其不可仕也而猶往來肩肩以收斯世接與沮溺荷蓀丈人未免有疑焉者亦義也列逸民之目而斷之以無可無者亦義也列逸民之目而義也至於樂工相率而去之則又以明夫決不可以有為也稱周公之言以見古之親親而尊賢敬故而器使之出於仁厚之意則安有厚望而士之者哉此周人之才所以盛而舉一姓八士以終之所以傷今思古而嘆夫子之道窮也
蔡虛齋曰乳育子也謂一產也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此朱子疑出以本文仲叔季四字俱雙想是如此似不宜就安在

本文說總見周之盛時人才之盛如此今則不可得矣
林次崖曰此只是記周初善人之多雙生之說不重註之引說今不可考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十八終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八

圭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十九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顏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莫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

勉齋黃氏曰此篇所記不過五人曰子張子夏子游曾子子貢皆孔門之高弟蓋論語一書記孔門弟子之答問於其篇帙將終而特次門人高弟之所言自為一篇亦以其學識有足以明孔子之道也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十九

一

新安陳氏曰所記五人子張二章子夏二章子游二章曾子四章子貢六章凡二十五章通考勿軒熊氏曰記言者以子張一篇次於微子之後亦見孔子之道不行而無望於及門之士也最後三章皆當時輕毀夫子之言子貢亦可謂知德之淺而行道之切矣
慶源輔氏曰顏悟莫實皆以資質言二子資質次於顏曾顏曾學力有非二子所能及者顏之顏悟知固徹行之又至曾之篤實行之固至知又徹子貢則顏悟於知而不足於行子夏則篤實於行而不足於知焉
胡氏曰以顏子之明睿則顏悟不足言以曾子之純誠則篤實不足言故但以稱子貢子夏也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投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朱子曰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或問其可已矣與前篇可也之說曰可則同然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勉齋黃氏曰大節固所當盡然斷之以其可已矣則似失之太決而不類聖人之言集註以為庶乎其可則固惡其言之太決矣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十九

二

潛室陳氏曰士者一男子之事古人說士處多如此不要將君子小人雜看只此等事豈易非奇男子不能予張語病在末稍一句
西山真氏曰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
新安陳氏曰見危致命者處變而決之於一旦也思義敬哀者處常而思之於平時也平時能思此三者而行之則其人好義謀厚已養之有素矣一旦臨大變故能於當死而必死焉否則臨財利而苟得賒喪祭而苟且何望其臨變故而能死哉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總論為學而專以行言
饒氏曰子夏是懷許多大處說子張是揀許多難處說子夏之言有弊先儒論之已詳子張言其可已矣而朱子以庶乎其可

此不是難處死子
到思義之孔

少抑之微意亦可見也
芒山張氏曰真氏云死生之際惟義是賴
有不得思而決此說可商存疑云死生大
事若不思得無傷勇乎曰見危致命思不
待言也按次崖此言足以駁正西山之說
宜玩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
能為亡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
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
輕重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九

三

然固守一節者德得諸已而居之不弘
變源輔氏曰德孤言不能兼有衆德而予
則輕喜易足有一善則自以為天下莫已
若矣道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亦或作或
輟銳始怠終終亦必亡而已矣
朱子曰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容
受大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
篤而不弘則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
通故須著並說弘篤猶言弘毅相似○有
此人亦不當得是弘篤此言弘毅相似○有
無言皆不足為重○弘之為寬廣以人
之量言也人所以體道者存乎德所以執
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以執
執德者弘有弘不弘也非其量之大則所以
堅確者此以人之信道者存乎志所以進德者
由乎道而所以信道者存乎志所以進德者
之不同故人以信道者存乎志所以進德者
非其志之強則所以信道者存乎志所以進德者
不移其觀此二言為學之道信非獨心狹

下之等
發與與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九

四

量質薄氣弱者所能及也○問執德不弘
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客受不得故纔有
此善必自狹見人之善必不專人告之以
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問如
何是執德不弘底樣子曰子貢若只執貧
而無諂富而無驕之德而不聞夫子樂與
好禮之說子路若只執不耻繼袍之德而
不聞夫子何足以成之說則其志皆未免
止於此蓋義理無窮心體無限
雙峯饒氏曰執德不弘者氣局大信道篤者
志操堅如此方是世間一箇卓然底人若
執德既不能弘信道又不能篤這般人雖
有之亦不足以為當世重無之亦不足以
為當世輕如此說方透
厚齋馮氏曰觀此二章皆躬行切已之論
則知子張之學異於前日矣
芒山張氏曰朱子云弘篤猶言弘毅相似
蒙引云不弘量之不廣也不篤知之不真
也此與弘毅自不同蓋信道篤非教也蒙
引似與朱子相反然蒙引說甚確○或云
謂蒙引曰此就道德上說即若存若亡之
無者則以此道德之孤廢也故周濂溪曰
天地間至尊者道德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
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可引以
解此章之意按林次崖存疑看焉能句與
蒙引同皆從集註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
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
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
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

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入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五

道成德大略當如子張之說然於其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此處之其幾幾乎慶源輔氏曰可者與之言美矣若曰不可者拒之則傷亟過中而害義理之正矣趙則不寬狹則不廣必如集註大故亦所當絕損友亦所當遠之說然後得義之中無齊氏曰拒則大迫何所不容則幾於無別雲峯胡氏曰子張容字矜字是破子夏一拒字然論交之道不必拒而拒之其交也不廣當拒而不拒其交也不正必如集註勉齋黃氏曰以上三章子張之章皆為過高之病一以已矣之義則祭敬喪哀為高故有其已矣之義則祭敬喪哀為高故有其已矣之言則其於信道人必有所大焉三章以能容人為高故有不拒人之言則

終泥去

也子夏在實理以可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為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六

莊子天下篇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法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朱子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之道之大者也專一而治於人之道之小者也然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然能於此或不能於彼而不勉齋黃氏曰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為無益然求如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則不可也○小道安知非指楊墨佛老之類耶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猶可以施之近異端之道而異者也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

新安陳氏曰大道愈遠而愈通小者致遠而不通是以君子於大道盡心焉而於小道不屑用其心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亡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

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程子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可以為人師矣非謂此可以為人師道也未知月無亡其所能便是長遠在這裏○知其所能無忘其所能檢校之意○問月無忘其所能還是溫故否曰此章與溫故知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七

新意却不同溫故知新是溫故之中而得漸溫習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惟恐有聞若是如樂菴李氏曰日知其所亡者凡欲學而未至者也月無亡其所能者已學而得之者也君子教人於其所學則一月之間須常自省也如此則學安得不進一月之間須常自省也如新張氏曰致其知而不舍故其知日新勉齋黃氏曰不求之敏則能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失進學之道無以復加於此矣

之學者誠不可不時習也。能從事於子夏之言而加以時習之功其庶幾乎。惟恐失其日新之所積者也。新安陳氏曰為學當日有所進而知其所未得又從而習之。日新保其所有則得其所無則識愈長而日新保其所有則得愈堅而不失。既日新而且不失非好學能如是乎。蔡虛齋曰知字對無忘說。非知行之知。日知所亡謂汲汲以求其所未有也。兼知行所能亦然。芑山張氏曰兼知行自確存疑與蒙引同。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八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已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九

朱子曰此全未是說仁處乃是在其中討箇求
 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功效在其中講有
 理耳又曰此四事只是為學工夫未是為
 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顏冉者乃正言為仁
 耳然人能博學而為志切問而近思則心
 不放逸天理不可不存故曰仁在其中○問
 學與近思是注心著力處博學是箇大規
 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德於天下是
 大規模其格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
 家等便是次序問為志未說到行處否曰
 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博學更
 無又掉了若只管汎汎以求外面去博學
 無不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底心歸宿
 處這心便不汎汎走作仁便在其中○問
 抵如聖人說如何謂之仁曰非是便為仁
 在其中意曰言行寡尤無非所以為直而
 在其中父子相為隱非所以為直而直
 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非所以
 為仁然學者用力於此仁在其中矣
 勉齋黃氏曰集註初本謂心不外馳而事
 皆有益蓋以博篤切近為心不外馳而事
 問思為事皆有益夫以學志問思為有益
 於事乃是有所求而得之不可以為求此
 而得彼也後乃以所有自就易之則專主
 於心之所存而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專
 於心之不放逸矣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專
 著而不放逸矣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專
 則其心泛濫而不志之篤則此心常有
 定向而不泛濫矣問不切思不近則其
 用心皆在吾身之外矣切問近思則其
 其在已者而無復外馳之患矣人能盡此
 存而養之則雖學問思辯之事而自中矣
 存而養之則雖學問思辯之事而自中矣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十

潛室陳氏曰心存則仁便存心便喚做仁
 固不可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
 所以求為仁之方心為仁然學問思辯皆
 未見其行而力行之本故曰仁在其中矣
 存自熟是乃力行之本故曰仁在其中矣
 西山真氏曰切問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
 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
 之也外焉問於人內焉思於心皆一事之
 功不此汎然馳騁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
 也
 雲峯胡氏曰中庸以學問思辯為智之事
 此章所謂學問思辯為智之事
 在其中者則非仁人之心也心為仁也而曰
 馳於外則非仁人之心也心為仁也而曰
 外則有於中者自熱矣夫仁亦在乎熱之
 而巳矣熱之者力行而為仁也自熱云者
 未及乎力行而仁自在其中也
 問程子謂徹上徹下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
 之理也見得徹上徹下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
 說都如此徹上徹下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
 雲峯胡氏曰徹上徹下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
 言樊遲問仁章曰徹上徹下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
 則曰丁此便是徹上徹下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
 仁也言仁是徹上徹下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
 下乎是徹上徹下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
 問思是徹上徹下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
 新安陳氏曰程子欲人思而得之乃引而
 新發朱子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
 存自熱朱子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
 慶源輔氏曰必先盡乎博然後有以識其
 約而先立其志則自然潛見將何去力
 約而先立其志則自然潛見將何去力

行不然則若有若亡何能見於行所謂切
與近只是已之事
朱子曰以類而推只是倚易曉底按將去
如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便推類去愛
物如這一件理事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
推去理會那一件理事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
管見易不見其難前而遠處只管近如第
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開了便費力
只見難只見遠○或問此章以爲心不外
馳而事皆有見者何也曰程伯子之言心
不外馳之謂也叔子之言事皆有見之謂
也心不外馳則仁之體無不存事皆有見
則仁之用無不得矣曰如子之言此四者
其不爲求仁之事耶曰四者之辭則此四
於得仁而其言則講學之事初非有求仁
之意也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實踐而非
空言之所可與然於講學之間能如子夏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士

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
理有所當而不差矣志於講學而可以爲
仁亦何害其爲求此而得彼哉曰然則視
聽言動之必以禮居處執事之必以恭且
敬與人必以忠亦可以禮之所當爲而非
有求仁之意也則亦可以爲求此而得彼
乎曰吾固嘗言之矣彼以踐履之實事告
此以講習爲言而非本有求仁之心也蓋
亦不得而同矣
雙峯饒氏曰志字要粘上面學字說切問
於虛遠以序求之則博學在先自是一類
篤志切問近思在後自是一類學博矣而
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則汎濫而不著已
如何可至於仁
新安陳氏曰博學先提其綱篤志切問近
思是分其目蓋就所博學者而志之篤問
之切思之近也學不博固失之疾隘志不

不以道致而子曰及則知
得字者其必學焉此

篤問不切思不近則又失之泛濫亦徒博
耳
芒山張氏曰小註胡氏云心不外馳則所
存自熱看一則字便似工夫只在心不外
馳一句內到所有自熱便不費力與集註
而字語氣異林次崖云二者兼至方仁在
其中若心不外馳而所有未熱則有隨得
隨失之患亦未仁也心不外馳而所有者
熱則心存而理得矣故曰仁在其中按此
說將所存自熱進一層看較胡氏說更確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
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
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
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
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
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朱子曰百工居肆方能做得事成君子學
力可以致其道然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
如閑坐打關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
肆必須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故必
二說相須而義始備
康源輔氏曰由朱子之說則見君子之欲
致道不可不由於學由尹氏之說則君子
之學必當務致乎道夫欲致道而不困學
則心志爲外物所遷誘而不足以致道則其
學者又不過口耳之習耳欲致其道則必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士

由學既曰由學則必務致道然後為君子之事也
胡氏曰前說則重在居肆與為學後說則重在成事與致道一主於用功一主於立志然知所以用功而志不立不可也知所以立志而功不精亦不可也故二說相須而備非如他章有兩說之比也
雲峯胡氏曰工必居肆則耳目之所接者在此心之思之所為者在此而其事即成於此若子之居於學也亦然集註二說相須然前說尤重蓋居肆而不務成其事者有之矣未有不居肆而能成其事者也學而不知所務者有之矣未有不學而能致其道者也
新安陳氏曰前說是子夏本意觀二以字可見後說是發子夏餘意而於警戒學者尤切
林次崖曰小註謂不學小道此說不是小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三

道不足謂之學蒙引謂學字虛說恐致道說不去亦非如程門之流于佛子靜之流于禪龍川之雜于巧利同此學也其所趨不同者則以不能致其道也如何致道說不去
芒山張氏曰玩胡雲峯其事即成于此一句居肆居字便寓心無外慕技無它難意非游手坐食托身肆中者便謂之居肆也
朱子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云云只因看得居字學字粗淺了便覺尹氏說不可廢耳平心觀理當以胡氏說為正新安陳氏云後說是發子夏餘意此論甚確林次崖亦云當以前說為主
蘇子瞻云道可致而不可求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與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夫沒者豈苟然哉必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

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于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不學而務求之者猶此方之學沒者也愚按此論不獨發明此一節大意即論語首章之所謂時習孟子之所謂波濤皆可參看學如窮路是以極其路須知道無窮盡學亦無窮盡到窮原反本仍是這箇學單說後學有歇脚處便非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通考程氏復心曰平聲自然之文去聲是苦意去文飾而各自不同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四

南軒張氏曰有過則改之而已小人耻過而憚改故必文以重其過也憚改而文以爲欺勉齋黃氏曰有過則改之憚改而文以爲欺又增益其過也故曰重其過
胡氏曰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者以爲悔爲難而自昧其本然之善心反不以爲難重其過者如焉不能審思而遂與理悖過矣而又飾之如焉不能審思而遂與理悖雲峯胡氏曰此章當與後章于貢所謂君子之過也過而自諱者蓋君子有過幸人知之非惟不敢自欺亦看蓋君子有過幸人知之非爲善小人之過也亦看蓋君子有過幸人知之非以自欺其過也卒流而爲惡
芒山張氏曰須仔細思量文過的原縣按陸象山云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他全長進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彼人說破便愕然百計文飾到底要說他箇

是字。以此目流于汚下。只好勝一句便說。盡小人文過心事。學者先除却好勝自是。一念學問德業便自有長進。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

○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

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記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圭

南軒張氏曰望之儼然敬而重也即之也溫而厚也聽其言也厲約而法也夫其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即之則溫焉即之也溫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則厲焉其為三變豈君子之強為之哉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就發見如此禮勉齋黃氏曰儼者手恭而足重溫者心平而氣和厲者義精而辭確雙峯饒氏曰聖人本無三變但自他人觀之則遠望是一般近就之是一般聽其言又是一個何也曰厲也有嚴意但曰嚴恐人認做猛烈確者是是非非確乎不易之義形容言厲最切新安陳氏曰儼然而溫剛中有柔也溫而厲柔中有剛也剛柔不偏陰陽合德惟夫然豈有意於變也

通考勿軒熊氏曰聖門之學自莊敬入程氏復心曰謝氏發明得變字分曉所以足程子之說謂非有意於變一語正說得聖人氣象出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

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南軒張氏曰信在使民諫君之先若使民而我乎信未篤而已

慶源輔氏曰信謂上下交孚已雖有信而人或未之信猶未可謂之信也若上下未交孚則君之勞民所以安其生也而反以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去

為厲已也臣之諫君所以成其德也而反以為諂已也如湯武之使民則可謂信而後後勞之矣如伊傳之告君則可謂信而後諫之矣雙峯饒氏曰誠意惻怛是說人所以信之之由惻怛屬受大抵君之於民臣之於君皆當以愛為主君愛其民惟恐其有勞民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怨臣愛其君惟恐其有過君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憚惻怛感彼必以誠意乎又安有以為厲諫者乎通考朱氏公遷曰信以心言亦曰交孚之信餘如民信之矣朋友有信之類皆是精其秉彜之德而言為固自之信即其言動之間而言為以實之信自其彼此相與而語意各所主耳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
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
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
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朱子曰子夏之言謂大節既足了小處
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教過只是力做
不徹不當道是問也○問猶謂小德如
援溺之事如何曰援溺事却是大處如
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微更有甚麼出入
如湯武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都將微可
以出入德地都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為豈
得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七

勉齋黃氏曰子夏此語信有病矣然大德
小德皆不踰閑者上也大德盡善而小德
未純者乃其次也若夫拘拘於小廉曲謹
而歸大節則顛倒錯亂者無足觀也矣子
夏之言豈有激而云乎此又學者不可不
察
胡氏曰書以細行對大德而言細行即小
德大節小節蓋以其所關有大小也父子
君臣等之大倫大德所在也一動靜一語
然與此應對進退之文小德所在也觀人
之道取大端而略小失猶可也若立心自
處但自謹其大者而小節不必致意則將
併其大者失之矣
慶源輔氏曰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
一有空缺間斷便是欠了是以君子之
學戰戰兢兢無時無處不然是以君子之
近之閑邪子夏篤實次於魯子而有小德
出入可也之論此其所以不及魯子歟

雙峯饒氏曰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
已則不可但觀人不可責備且只看他大
節大節既立而小節目或有出入亦未
可瑣屑議之若律已之道又與觀人不同
雖一毫亦不可放過微有苛理便成欠關
如何聽他出入得
朱子曰大節既定小節有差亦所不免然
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
自恕一以小差為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
枉安陳氏曰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畢
公懋德克勤小物越小大德小子惟一以
此律之此章之言信不能無弊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六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
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
誠意之事則無有

雲峯胡氏曰集註推子游之言本末者如
此然小學大學時節可分先後不可分本
末也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

反與反依

酒色反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五

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五

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厚齋馮氏曰區丘域也別分也古者以園圃毓草木蓋植藝之事各分區域藝一區畢復藝一區不相陵躐朱子曰非以洒掃應對為先而傳之非以性理為後而傳之為後也但道理自南先後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惟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第之可言耳須知理則一致而其教之不可缺其序不可紊惟其理之一致是以其教之不可缺其序不可紊也○子夏對曰游之語以爲警之草木區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區別之

事亦在其中矣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夫更無離此來今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幾曾離此來今動靜語默無非下學末精粗無二致此說大誤○問有始有卒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是上達若教自始則終乃合下便始終皆備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

朱子曰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因其序而有所遺子游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其序而有所遺子游不知理之精義入神貫通之故於門人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貫通之故於門人而欲直教之

是子夏之意後第二至第五條說理無二致是子夏之意後第二至第五條說理無二致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九

主

朱子曰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大處小處都是
事便照管不到理便無大小○酒掃應對所
以習夫形而上之理也此其精義入神所以究
夫形而上之理也此其精義入神所以究
矣然以理言之則未嘗有大小之固無不同
在也程子之言意蓋如此但方舉酒掃應對
對之無一端及乎精義入神之云者而通
以理無大小之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
獨此其言夫大者遠者耳故曰其要只在謹
者亦曰不離乎是爾非即以此為形而上
要從頭做去無大小無乎不在本末精粗皆
也非是謂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更不
掃應對是理事也○酒掃應對是事所以酒
用做其他事也○酒掃應對是事所以酒
掃應對是理事也○酒掃應對是事所以酒
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差過則理上便
有斷欠缺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謹
獨但不知無事時當如何耳謹獨須貫動
靜做工夫始得
勉齋黃氏曰形而上謂超乎事物之表專
指事物之理言也酒掃應對事雖至粗其
所以然者便是至精之理其曰理無大小
者非以酒掃應對為小形而上者為大也
蓋不但以酒掃應對為小形而上者為大也
小之事亦有之故曰理無大小也
朱子曰此言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一
樣道理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精義入神
亦有所以然其曰貫通只一理言二神
理只一般非謂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
固是精義入神有酒掃應對而酒掃應對
對亦有形而上之理○酒掃應對精義入
神亦有形而上之理○酒掃應對精義入
教有等而不躐理無精粗故惟其所在而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九

主

皆不可不用其極也○須是就事上理會
道理非事何以識理酒掃應對末也精
入神本也這便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
本會學其本末則本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
勉齋黃氏曰精義入神之妙而不可測者微妙以至於
義至神入神義理之妙而不可測者微妙以至於
此語與酒掃應對對言灑掃應對所以然
者即至精之義也對言灑掃應對所以然
朱子曰治心修身是本酒掃應對是末皆
其然之理至貫於身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
曰酒掃應對是貫於身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
掃應對之理所以然則灑掃應對之理也理無精粗
而本末精粗而言則灑掃應對之理也理無精粗
者本末精粗而言則灑掃應對之理也理無精粗
者言之則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
此不足於彼也曰其曰物有本末而本末
不可分者何也曰其曰物有本末而本末
勉齋黃氏曰然猶云如此也其如此者酒
掃應對之節文著見者如此也其如此者酒
後其節文著見者如此也其如此者酒
雲峯胡氏曰按朱子謂有本末者事也不
可分者其所以然之理也饒氏却謂已然
者為末所以然者為本蓋朱子解程子之
言以為本末為事而不可分為兩段事者是
理饒氏解程子之言以為未為事而本為理
不可不辨也
通考吳氏程曰本末二字惟以大小言之
後三條乃伊川語本條上句以事言下句
以理言
問聖人事是甚麼樣子朱子曰如云下學
而達黃氏曰酒掃應對雖至小亦由天理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重

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
 以爲聖人者初不外乎此理特其事物
 物皆由此理而程子此四條皆所以破于游
 雲峯胡氏曰程子此四條皆所以破于游
 抑宋也本之則無七字
 通考吳氏程曰即此酒掃應對一節能下
 學上達斯造一節之極非以聖人全體
 朱子曰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子得規
 矩定改教門人皆先洒掃應對進退所以
 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黶對進退所以
 事有大小理施舍似曾子北宮黶對進退所以
 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不問大事小事合
 底事對便是精義入神灑掃應對只是粗
 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灑掃應對只是粗
 底精義入神灑掃應對只是粗
 是從粗底灑掃應對起方漸而至於精者
 中者或曰灑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精者
 大者一節目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只是精者
 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
 勉齋黃氏曰所引程子四段首言理無大
 小以見事有大小而理則一也又言道無
 精粗以見學有精粗而道則一也又言
 是其然必無精粗之意又次言便可到聖
 以無大小無精粗之意又次言便可到聖
 人事則亦足以見其編次之意至精而不
 爲之也亦足以見其編次之意至精而不
 苟矣
 慶源輔氏曰窮理之至知言之極則學者
 所爲之淺深不啻白黑之易見故如草木
 之有大有小其類各不同而無不昭然若
 吾之目然後循其次第等而教之若
 夫先傳後倦則君子無是心也但時其可
 而已至於言之未一知以子游之所謂本
 淺深生熟之異而一知以子游之所謂本
 者勉而行之終不得其方則是証之而已
 味勉而行之終不得其方則是証之而已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重

君子教人之道豈有誣之理
 雙峯饒氏曰子游以正心誠意爲本灑掃
 應對爲末子夏謂小以誠意正心就二說觀
 對及入大學却教以誠意正心就二說觀
 中之節施教無序於根本大小學微末則
 子夏之說自合聖人把大小學微末則
 及理則小學大學分爲兩截而無貫通
 之至理則小學大學分爲兩截而無貫通
 小精粗而理無大小精粗而理無大小精粗
 謹獨且把灑掃應對以維持其心雖學至
 粗至小之事而至於至精理以致其知焉
 長識既開却教之窮理以致其知焉
 誠其意既開却教之窮理以致其知焉
 入神之地今日之精義入神灑掃應對
 掃應對之中也程朱所論本末不離乎酒
 以然爲本朱子是誠意爲本程子以理之
 雲峯胡氏曰學者之病有二謂末不當理
 會只當理會本者不知理之一也謂末不
 是本但學理會本者不知理之一也謂末不
 是也朱子政慮學者差認程子之意故有
 本便在趙氏除去非謂二字却謂學其末而
 而理有在此者理貫於萬事不以謂學其末而
 窮理謹獨且把灑掃應對以維持其心雖學
 寢長却慎獨以誠其意蓋對以維持其心雖學
 方有慎獨工夫然程子第二條云君子只
 在謹獨蓋程子然其意蓋對以維持其心雖學
 微之事慎獨正其要慎其微若從念慮之微
 說小學洒掃在長者之慎獨饒氏此語切
 前不能謹獨是長者之慎獨饒氏此語切
 有誤後學不可不辨
 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處說謹獨與大學中
 庸之謹獨小異此只是謹小事無人所不
 知已所獨知之意饒氏所云謹獨以誠其

意與程子所語不相妨非以解釋語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程子此章發明聖賢
與集註先後指一本末淺言程子先後
教者次第言前一條明夏始卒之意
子游本末之說明一條明君子之教後
程氏復心曰程子一條明君子之教後
條明聖人之道若子之一教有本末先後
相表裏者本末精粗則一也如此觀之則
黃氏紹曰本末始終先後各義無不同而
大學論語所指則異物有本末指明德新
民等語終始若知此則能得而謂本始所
不終心誠意為本而所謂先後所謂始卒
不出此二者此其所以為不同
蔡虛齋曰區區分也厚薄之說不必用彼
類為是若區區分也厚薄之說不必用彼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重

林次崖曰蒙引云本末二字子游以大學
小學言差末了蓋大學小學二字可以分先後不
可以言本末子夏以始卒二字替他後便見
依舊用本末還是據子游之意耳此說最
好發前人所未發
也如張氏曰蘇頌演云善乎子夏之教人
使其來者自盡于學日引月長而不急于道
譬如農夫之殖草木別為之區溉種而時
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
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
之力也與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
于奪世非性命道德不出于以鮮禮樂政
刑有所不言矣而況于灑掃應對進退也
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

誣也按此說足以發明集註不量淺深數
句看誣字亦有分曉但集註譬諸草木二
句屬學者類有分別上說穎演獨就農夫
殖草木區分種耨處屬教人說與註稍異
耳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
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
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
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新安陳氏曰行有餘力餘力猶言暇日是
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重

慶源輔氏曰仕所以行其學而學所以基
其仕故曰理同然仕則以陳力就列致君
澤民為事學則以誦詩讀書格物致知為
事故曰事異
胡氏曰仕與學理同者皆所當然也事異
者有治已治人之別也學以為仕之本仕
以見學之用特治已治人之異耳以理言
則為之緩急必先盡心於所主之事有暇
日則及其餘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
新安陳氏曰仕者先盡學之事有餘力則
益及於學學者先盡學之事有餘力則始
問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
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
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
非也仕優不仕如荷蓀丈人之流是也子
夏之學優不仕如荷蓀丈人之流是也子

言似爲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爲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朱子曰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南軒張氏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成己成物之無二致也古之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從容暇裕如此終始於學而無窮已也

潛室陳氏曰學是講此道理仕是行此道理學有餘暇則可入仕仕有餘暇又當講學學有餘暇則仕爲餘用主仕而言則學有餘功互相發也

慶源輔氏曰仕而優則學爲已仕者言也謂仕有餘力則不可以不學不學則無知新之益以資其仕學而優則仕爲未仕者言也謂學有餘力則不可以不仕不仕則

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九** **毛**

無行道之功以驗其學是終始事雲峯胡氏曰聖賢之言固自有因上句而生下句者如夫子本言晉文公論而不正因而曰齊桓公正而不諂若獨言下句則齊桓豈正而不諂者哉此亦因當時有仕優而不學者故以下句意足之獨言下句則學之優固自有可仕不可仕者矣

新安陳氏曰學以明其理者體也仕以行其事者用也體者用之本用者體之驗仕有餘力而不學則將徇己意人是有無體之用學有餘力而不仕則將愛身忘世是有無用之體矣子夏爲見當世多有仕而不學者觀孔子以今之從政者爲斗筭之徒則可想見故首以仕優而學警世人夫已仕者尚不可以不學則未仕者必學優而後始可以仕蓋可知矣下句人所易知上句人所易忽故以人所易忽者先言之

蔡虛齋曰二句平說蓋各有所指上句爲

天

已仕者言。下句爲未仕者言。集註然仕而學然字。說出本文外意。或以二說相須。例觀者非也。此與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俱是言外意。

林次崖曰。看來此章似專重學上。本文二優字。二則字。俱不當平看。上優字。乃有餘力之優。下優字。乃優入聖域之優。上則字。訓作卽字。下則字。訓作後字。仕而優。則學者謂退食之暇。卽以帝典王謨考其今日施爲之得失也。學而優。則仕者謂必待學之已成。而後方可出以就仕也。○優雖皆訓餘力。然仕而優。說暇日。則可學而優。難說暇日。

芑山張氏曰。林氏幹旋優字。則字。最分曉。然同一優字。同一則字。必欲如此分別。終屬學者訓詁子夏當日語氣。未必然。此處當更思量。不可遂以存疑。此說爲不可易也。

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天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畧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南軒張氏曰喪土乎哀致者自盡之謂若
毀生滅性則是過乎哀者也
勉齋黃氏曰觀游夏論學章胡氏所謂子
而脫略小物者則宜其出乎此終亦
足以見孔門高弟重本務實之意可法也
慶源輔氏曰子游有簡忽禮文之意張之

喪固貴於哀而禮之節文亦不可廢故曰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立言之難蓋如此

雙峯饒氏曰子游平日却自考究喪禮不其意怕人事末忘本始為之抑揚耳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雙峯饒氏曰行過高解難能少誠實惻怛則不能全愛之望

趙氏曰不誠實則無真切之意不惻怛則無隱痛之情子張務外好高故於此四字皆有所不足

新安陳氏曰行仁惟務內平實者能之子張務外好高此其所以未仁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无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

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

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

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

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新安陳氏曰堂堂以貌言難能以才言皆

自高之意並猶共也

程子曰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

為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並為仁

南軒張氏曰仁必淡潛縝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顏聖人許其不違仁

而堂黃氏曰以上兩章皆言子張之難為

仁既足以見子張好高之病又右以見仁

之為德根於人心惟求之至近而修其在

內者為足以至之今也尚難能之行飾堂

而所言如此可謂知為仁之方也已

慶源輔氏曰務外好高則於己無體認密

察之功人不可輔之為仁於人無切憊觀

感之助已亦不能輔人之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三

○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

誠惡乎用其誠

新安陳氏曰真情乃愛親之人心天理所

發見者禮記檀弓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

用吾情南軒張氏曰人於他事未能自盡則何事

能盡若於此能自盡則於其他亦推是心

而已胡氏曰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

勉強而皆極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

父母之喪哀痛慘怛蓋其真情之不能自

已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誠其良心非

專為喪禮發也

雙峯饒氏曰乎字有感動人底意思事親

莫大於死生之際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人

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此聖人所以寓
微意而感動之若不看聖人微意所在只
說箇人人能如此自盡則聖人之發此言
似乎無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
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
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

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

朱子曰人固有父之臣者然稍佛他私
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
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
如唐太宗爲高宗擇許多如長孫無忌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主

諸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
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
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
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謂之社稷之臣則其
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忠於公室宿不
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
守而政而終身焉是乃獨能不改父之臣
之政而終身焉是乃獨能不改父之臣
南軒張氏曰以爲難能特曰爲之不易云
篤之若不幸而與父之政誠善矣固當奉
更之是不改乃致其誠愛於親也孟莊子
以終不改者意者其誠愛於親也孟莊子
至於悖理害事之甚故有取其不惡於改
也
雙峯饒氏曰夫子以莊子之不改父臣父
政爲孝見得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正是

其父道之善處
雲峯胡氏曰二章皆曰吾聞諸夫子饒氏
以爲曾子尊其所聞如此尹和靖作論語
解所謂愚聞之師曰亦如此愚謂朱子得
於延平者亦然
芑山張氏曰此特稱孟莊子之孝就其不
改處見之耳非謂子皆以不改爲孝也善
者以不改爲孝不善者又以改爲孝宣王
承厲王之烈改之而周室中興可謂不孝
乎紹聖沿熙豐之法不改而宋祚北矣可
謂孝乎小註南軒說宜玩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
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主

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
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
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朱子曰生業不厚教化不修內無尊君親
上之心外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疎義
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
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
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
而不違如是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
之益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禮
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
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
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陷於罪戾此所謂
者獄訟之際其可以得情爲喜乎蓋當深

三

省所以使民至於此極者以極其哀矜之意焉可也。能存此心則有以仁乎斯民矣。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常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蓋如此。

慶源輔氏曰：民之犯罪有二，迫於不得已則使之無其道故也；陷於不自知則教之無其素故也。後世治獄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則喜矣，豈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且人喜則意逸，逸則心放，放則哀矜之意不萌，其於斷獄剖訟之際必至於過中失正，有不自知者。唯能反思夫民情之所以然，則哀矜之意生而喜心忘矣。詳味曾子之言至誠惻怛而體恤周盡如此，嗚呼！仁哉。

雲峯胡氏曰：集註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八字釋一散字，情相維繫不忍離義，街維繫不可離上之人何忍使之離而至於犯法是也哉。虞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恤是形容帝堯好生之心，欽則自然有哀矜之心。恤則自然無喜之意。新安陳氏曰：後世之民犯罪獄固在得其情而不可喜，得其情欲得其情固在於悉其聰明而哀矜勿喜尤在於致其忠愛歟。林次崖曰：使之無道使字內兼養意不言養而言使者不專是養也。如漢武帝用兵則夷，隋煬帝征遼東致民窮盜起亦使也。若養之無法致民饑寒而失恒心亦使也。或曰：哀矜勿喜當有反躬自責之意，註迫于不得已陷于不自知皆上之罪也。曾子之意謂士師雖在刑獄上盡職實推究到民散根源必無失政方可無失刑。非謂士師只一哀矜便了，註使之無道教之無素宜玩。

芭山張氏曰：小註輔慶源說有味，反思二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

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
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

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三

日累月成以至貫盈豈不猶川澤居下而衆水歸之乎

厚齋馮氏曰紂名辛字受紂謚也後世定謚謂殘義損善曰紂

芭山張氏曰此只說惡不可爲所謂從惡如崩也天下之惡皆歸就長惡不悛上看非惡名歸之也語曰勿以惡小而爲之亦此意註欲人恒自警省二句宜玩。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

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南軒張氏曰人皆見之者君子不文飾掩蔽其過日月之食旋而復矣無損其明也故君子改過不吝而德愈光焉三勉齋黃氏曰過也明白而無掩覆故人皆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
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
之者識記也

朱子曰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
教化文章而已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

見更也瑩微而無瑕疵故人皆仰
雙峯饒氏曰君子無掩覆之意有過則人
之所共知既改又脫然更無惹絆或問則
子如何獨能用心如此曰君子所以能如
此者只是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
若此心猶有分毫私累在人欲上便做君
子事不得
新安陳氏曰君子不諱過故方過而不見
速改而明還何損於人仰如日月雖過而
掩匿不改過而固吝益重其過而愈暗愈
甚矣豈有日月明白瑩然之氣象哉
蔡虛齋曰更以君子言在日月不說更
只可說復孟子更字亦然其註云更之則
無損乎明亦以君子言明字借說或以人
言見之處蔽非也○君子非久過者日月
非久食者故日月之食一句直該到人皆
仰之處爲是此與孟子文大同小異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彙

言矣未墜地只是說未墜落於地而猶在
人耳大者是禮之大綱領小者是零碎條
目孔子雖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
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所以
爲生知也○在人之人正指老聃長弘鄭
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而每事問焉則
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
問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如何子貢不
說堯舜文武近于說文武之道雙峯饒氏曰
堯舜遠文武近于說文武之道堯舜要
之道堯舜文武之道即文武之道○不賢者只
指衆人而言不是不好底人
新安陳氏曰焉學問何所從學焉不學謂
何所不從學此論夫子之學而專言文武
之道者蓋列聖道統傳在文武而專言文武
道統傳在孔子故也文武之道無往不學
惟善是主初
大成無常師此所以備斯文之大全集列聖之
林次崖曰未墜于地與在人是在人是相對說墜
地便不在人未墜于地則在人是在人處
莫不有文武之道正是人在人處
或曰宋時上庠出賢者識文武之大賦題
其與選者皆作入聲押不知乃志宗觀劉
歆傳蔡邕石經皆曰在人在賢者志其大者
溝洫志多見而志之是讀識爲志也○或
曰焉不學推開賢不賢主直接文武之心
說蓋仲尼原是能自得師的如何粘在師
賢不賢上或又曰妙在無常師一句無常
師則其所師者不在是矣會博歸約全在
此一句內粘定師文武說亦泥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朱子曰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
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
務欲動得人孔子自謂達不如賜
蔡氏少蘊曰子貢晚見用於魯體吳之強
大曉宰嚭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
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
仲尼者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
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朱子曰古人宮外只是牆無今人廊屋
或曰儒行篇儒有一記之宮註宮牆垣也
故曰窺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三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不見宗廟之
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

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或問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
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朱子曰不
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繫之彌堅至
於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
能言夫子之遺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自

不能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入
得譬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
會不得會得者便是人得會不得者便是
入不得且孔子之教衆人自入不得多少
顏子自入得衆人之教衆人自入不得多
雙峯饒氏曰聖人之道雖曰難入然其入
亦自有方且如仰彌高鑽曰雖曰難入然
難入處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
禮這便是從人之門學者須從此門路入
方有所見

新安陳氏曰賢人之道卑淺易見聖人之
道高深難知此子貢以牆室取譬之意也
要之觀乎賢人則見聖人使叔孫非特不知
首之所以爲子貢則亦必略知孔子之所
以爲孔子豈至爲此言哉叔孫非特不知
孔子亦不知子貢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三

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
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
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

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毀謗自絕於

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

分量也。

南軒張氏曰子貢善喻如宮牆日月之喻
者。可謂切矣夫丘陵固可踰太山雖高然
猶有可踰之理至於日月之行天則就得
而踰之哉人之議日月者初損於日月

之明徒爲自絕於日月而已矣
胡氏曰聖人之心如化工之生物未嘗不
欲物物而生之也彼傾者覆之物自傾而
不得受化工之生也聖人未嘗有絕人之
心彼毀誇者自絕於聖人耳
厚齋馮氏曰量謂斜斗升合小大不同也
新安陳氏曰聖人有聖人之分量賢人有
賢人之分量愚人有愚人之分量州仇不
自知其庸愚之分宜其不足以知聖人
之分量也孔子之道如日月行天萬古常
明雖有州仇之毀何損於明子貢以何傷
日月曉譬之可謂智足以知聖人而警之
淺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
子乎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堯

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
不可不慎也

責子禽不謹言

知知不知係於一言善爲知一言不善爲不
知知不知係於一言不可不謹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

階而升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由
善信美而至於大乃思熟之所可及故曰

可爲猶可躡階梯而升也至於化則非思
勉之所能及故曰不可爲非可躡階梯而
升矣朱子以此發明孔子所以如天之不
可階而升之實處然後子貢改譬之意顯
然矣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
之何其可及也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
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

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九 罕

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
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

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

其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

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

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

存焉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書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乎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
時雍變變惡爲善也時是也雍和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不可及言聖德之本高

四

妙得那家言德之用神速立之道之緩之
動之聖人感之之妙斯立斯行斯來斯和
此天下應之之速
新安倪氏曰禮記土鼓黃浮左傳成公二
年右援枹而鼓枹鼓逆音枹本作枹漢書
枹鼓之枹音枹風無反則此浮字不音枹
若音枹者乃乘枹浮海之浮枹也
問立之謂植其生朱子曰五畝之宅樹之
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便是問動謂鼓
舞之曰勞之來之又從而振德之振德便
是鼓舞使之懽喜踴躍還善改過而不自
知如書之俾予從欲以治惟動不仁後志
皆是動之斯和意思○此言德盛仁熟本
領溪厚纔做出便自恁地○生榮死哀子
貢言夫子得邦家時其効如此范氏所謂
南軒張氏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
來動之斯和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
下至神感無不通也
勉齋黃氏曰立之謂制其田里道謂道之
以德綏謂撫安之立之固也動謂鼓舞之
道之施也立之道之緩之動之皆聖人政
化之速或曰子貢行斯來斯和皆天下感
其德而稱其得邦家之効何也曰天之德
不可形容即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
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而見其神化
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漢則未茂
感動之淺淡遲速未有不觀其德之所至
者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
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
不曉然而易見哉
厚齋馮氏曰聖門諸子平日單辭數語形
容夫子平澹涵蓄莫窺其際唯孟子所引
宰我子貢有若之推導夫子與此子貢三
章之言蓋激於世之不知者乃始極口稱

堅

之而夫子之得那家尤見其神化之妙也
雲峯胡氏曰此章集註當與首篇子禽問
於子貢通看前謂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
易窺測此則引程子曰聖人神化上下與
天地同流然則聖人過化存神之妙子貢
於是始知之矣前引謝氏曰子貢亦可謂
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引謝
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益
極於高遠也然則前不過謂子貢亦善觀
聖人今則可謂真知聖人矣讀集註者當
看其前後相應處便可見晚年進德處且
子禽之問凡三始則疑夫子求問政次疑
夫子之私其子今則疑子貢賢於夫子所
見者每降益下此篇子貢之稱夫子亦三
始則喻之以數仞之牆次則喻之以日月
今則喻之以天之不可階而升其所見每
進而益高若以爲皆孔子弟子也其所見
抑何霄壤之懸如是哉其死也哀而子貢

書大全辯下論卷九

聖

哀慕之心倍於父母至廬墓者凡六年之
久則其晚年所得於夫子者益益渙矣
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夫子之不可及以
其德之化不可爲者言也夫子不幸而不
得時不得位故其德之化雖妙於吾身而
其神化之用不見於天下使得時得位則
如之何其功及於神化之不可測者言
也夫子之道猶天然天固有目者所共觀
子貢之所以爲天則非知天者不能知也必
以及此宜哉
通考程氏復心曰謝氏謂是以發明子貢
之所謂而又以凌按夫聖人勸化之妙
則其所見蓋已極於高遠學者宜熟玩而
深思也
芭山張氏曰或問羅近溪云昔人謂子貢
晚年進德如謂仲尼日月也如天之不可

是而升真是尊信孔子到至處近溪曰此
是子貢到老不信夫子處如何爲進德此
仁一即一學只是求仁只是行恕夫子此
不知只望夫子將天下萬世都貫徹了
甚按此論自夫子得邦家其見不逮封人遠
子一貫徹萬世處又曰子貢未逮封人遠
不得舉得邪家也此說與近溪異然亦有理
或曰如之何其可及正打轉猶天之不可
階而升句勿作兩樣看其寔神化之妙正
是化不可爲所在不應始以德之妙于身
者言終以神化之及于天下者言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九
望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二十

堯曰第二十

通考勿軒熊氏曰一章言堯舜三王之
道二章爲政三章學爲君子此三章之
黃氏四如曰泰伯篇末堯曰首章
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此恭定書時語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曆
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
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二十

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朱子曰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曆之歲
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然聖人所以知其
序之屬於此人亦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
識緯之說姓名見於圖錄而爲言也聖賢
言中之理其氣象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
時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豈專
事而執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
以其在事者而論之也天下之大本則不可
得而執矣且動者爲是而守之哉伊尹云
以堯舜之中動者爲是而守之哉伊尹云
允執其中然中者爲是而守之哉伊尹云
上皆然中者爲是而守之哉伊尹云
排著則不中矣中者爲是而守之哉伊尹云
南軒張氏曰以其德當天心故知天之曆
數在其躬允執其中事天之心故知天之
理之所在也惟其心無依倚則能執其中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二十

二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

書大禹謨此加詳
朱子曰中只是箇恰好的道理允是真箇
執得堯當時告舜只說這一句後來告
禹又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三句說得又較仔細這三句是允執厥中
以前事是舜效禹做工夫處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須是舜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堯
當時告舜只說一句舜已曉得那箇了所
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便是相禹尚未曉
得故更說舜論語後面說謹權審法度
脩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
這便是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箇
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雖是隨他所

至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樂者
以民故也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若四海
困窮則天祿亦永終矣聖人之相接凡以
天人之際而巳
雙峰饒氏曰或以守字解執字守與執不
同執是執其要事事物物各自守中凡舉
一物便要執其要事事物物各自守中凡舉
似如擇子中庸而執者隨事隨物而執其
死殺得死殺了執者隨事隨物而執其
新安倪氏曰按執云者非執一定之理蓋
於事物上酌其執而執以用之中庸謂舜
用其中即酌其所執之中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堯以天下與舜以專明
禪受之義言咨爾舜一章以治道相傳之
統言
程氏復心曰天祿謂天所賦予人君之崇
高富貴也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二十

三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
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
侯也與書文大誥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
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
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
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
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

臨所記說得不同然却只是一箇道理如
屋相似進來處雖不同入到裏面只是共
這箇屋大抵此篇所載便是堯舜禹湯文
武相傳治天下之法雖其纖悉不止此然
大要却不不出此大要於此可見
雲峰胡氏曰天下之大運之在心此心之
至困窮而天祿亦非終矣授命之際四海
方於此乎始也而即以此終言之為滅
矣
新安陳氏曰天祿永終與天之曆數在爾
躬相照應允執其中告以保天之祿之本也
四海困窮不能允執其中之驗所以致天
祿之承終也舜之受禹謹述此四句不致天
一字但辭加詳而理益明益益盡耳舜之
受禹具載於書堯而授益微弟子記之於
此則三聖人以一中相授受之淵源其執
從而知之哉

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疏世本云湯名天乙孔安國云至為王政名履記植弓上夏后氏尚黑大事欽用日戎事乘驪牡用玄般人尚白大事欽用日也馬黑色曰驪驪牡用白騂大事謂喪事戎兵也馬黑色曰驪驪牡用白騂大事謂喪事戎兵

朱子曰簡問也善與惡天皆知之如天黜檢數過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南軒張氏曰有罪不敢赦謂桀得罪於天不敢稽天命而不討然凡天下之人莫非帝之臣其善惡不可蔽也則何敢專顧帝所奉命何如耳已有罪則不敢以及萬方萬方有罪則歸之於已此其自列以聽天命之辭公天下之心如此然則其有天下也亦何與於已哉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二十

雙峰饒氏曰湯述其告天之辭以告諸侯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代來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於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曰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雙峰饒氏曰紂為天下逋逃主所用皆是惡人故武王伐商之初便把善人是富做箇打頭第一件事大賚是錫予普及四海其中善人則錫予又自加厚洪範曰凡厥

正人既富方穀正人既得其富則其為善也篤故不容以泛然錫賚施之也或曰大賚不專指散財發粟凡列爵分土皆是善人兼有功臣言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問雖有周親注紂之至親雖多他衆叛親離那裏有周親至親朱子曰紂之至親豈不多雖有衆叛親離所以不濟事故書謂紂有南軒張氏曰周有大賚惟善人之是富雖有周至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尊賢之義為重也仁賢如周公雖至親亦以武王公天下之心與成湯無異也此所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二十

章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章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業諫而齊馮氏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用也紂承紂上帝蓋武王有亂臣十人皆為己其與也勃焉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古註引漢律歷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黃鍾之重

一會容千二伯黍重十二銖兩之為鈞四
十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
鈞為石五權謹矣量者合升斗斛也所
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鐘之合升斗斛
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
合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
五量嘉矣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
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
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一尺十尺為
十尺為丈十丈為一引而五度審矣而此
言度者從可知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
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二十 六

心之所欲也

禮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
之後於蓟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
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墓釋箕子之囚使
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
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朱子曰興滅繼絕世舉逸民此聖人之大
大賞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聖人之大
雙峰饒氏曰謹權量是平其在官之權衡
斗斛使無過取於民關石和鈞王官之權
固是要通乎官民然民關石和鈞王官之
最是官府與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
今武王於此不容不謹法度是審度可
以武王於此不容不謹法度是審度可
否因革之宜是底因之不是底革之即此
而察者從頭改去與滅繼絕只是一事黃

此作是說大存
記當本於作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二十 七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節齋蔡氏曰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
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
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
人之所甚重焉者
雙峰饒氏曰周有大賁以下夫子零碎收
拾或舉一辭或述其事湊成武王一段事
實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

陳氏絲綢

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
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
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
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
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
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
意也○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二十八

者中之實公者中之體也
朱子曰此篇夫子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
記於此○此篇多闕文當各本其所出而
解之有不可通者闕之可也謹權量以下
皆武王事當自周有大喪以下至公則說
爲一章益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當時皆
有其事
勉齋黃氏曰論語末篇歷叙堯舜禹湯武
王相傳之道而先之以執中得其要矣其
下泛及賞善罰惡責已恕人大綱小紀本
數未度無不具舉蓋帝王之道初無精麤
凡事之合天理當人心者是其所以爲道
也所謂執中正以其事事物物無適而非
中耳豈虛空無據而可謂之中乎
雙峰饒氏曰通論此章堯舜禹是說相傳
之理湯是說他心事武王又是兼政事而
言三說固無不同然累聖相承只是一中
字前面說理處是中道流傳之原下面亦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二十
九

無一不是執中之實
雲峰胡氏曰前篇之末言夫子之得邦家
者其用必如此此篇之首則述叙自古帝
有之州固如此以見聖學之所傳者無非
有體有用之學而凡論語二十篇之大旨
皆不外此也孟子篇終即此意但孟子聞
行道見知者知其道也是從知上說此則從
行道上說行無不本於知知即所以行固
無異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專言治道相傳之統餘
如孔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告子張以尊
美屏惡之類及子貢稱夫子之得邦家者
中庸哀公問政章大學治國平天下章孟
子所論王道諸章皆可以見治統之相傳
者如此蓋設施之當其可者即聖人授受
之中也
蔡虛齋曰竟則得衆四者竟舜禹湯武王
之所同也自此以上不必節節討論箇中
書大全辯下論卷二十九

矣有是理乎此小註未子之說不必從者
也亮舜禹雖相傳之理其心與政事
此理可見武王雖兼政事而言其心
析則支離甚矣此小註雖融會說若
從者則與滅絕二句義引說足補不
註所未及獨至朱子饒氏此二說不
辭正何歟存疑又不分別饒氏之說
之○以爲有可采則皆傳會之過耳
見朱子專指在事而言者稍失之偏
千里不可不辨讀者當以南軒說爲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
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
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二十 十
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
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
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
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
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
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新安倪氏曰按韻書屏字上聲者註云蔽
也去聲者註云除也屏四惡之屏當去聲
讀而舊音丙
朱子曰謝氏云以府庫之財與人則惠而
費矣又安得人人而給之惟因四時之和
因原濕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厚生

使民不饑不寒何費之有勞人以力所不
堪亦不免於怨何費之有勞人以力所不
民惟喜康樂共不常厭邑可也其先安宅
共不常厭邑此二句又相連出語義共知
字去聲此句在中篇言我所出篇言商之
與女同安耳邑不常厭邑出上篇言商之
王猶不常其邑不常厭邑以五遷矣○問
得仁又何食之有若何曰仁是我所欲
正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曰於問政及
何也曰治已治人其理一也曰於問政
其食無時而巳惟反是心以欲仁則求
已而必得何物足累其心夫何貪泰者
不以彼之衆寡大小而驕其心則其自處
未嘗不安何驕之有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二十 十
南軒張氏曰正衣冠尊瞻視之以莊也
持身嚴故人望而自畏之而非以威加人
也故威而不猛若有使人畏已之心則猛
而反害於威矣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
政內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然欲仁其本
道考朱氏公遷曰論語言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中庸言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皆敬也
而有不同蓋中庸是徹內外言專言之敬
也論語專主容貌言偏言之敬五美中之
一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
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
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絳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二十
十三

通鑑漢高祖元年韓信問漢王曰今爭權
天下豈非項王耶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
澤仁彊孰與項王漢王良久曰不如也信
曰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
言其爲人項王喑噤叱咤千人皆廢然不
能任其賢將此特匹夫有疾病涕泣分飲
恭敬慈愛言語嘔啞人有疾病涕泣分飲
食予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列忍弗能
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啑於金反噁烏故
反叱昌力反咤竹駕反漢書作意烏狎噉
噉凶于反悅言也漢書作姁音同列說缺
也

朱氏曰猶之均之也如言一等是如此史
家多有此般字此客字說得來又廣只是
成人遲疑不決若常賞便用賞遲疑之間
涇綰靳借便誤事機如李絳勸憲宗速賞

十三

魏博將士。謂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政是此意。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各惜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人君爲政。大體却不可如此。富與使果決與之。○問四惡之說。曰。虐也。暴也。賊也。謝氏得之。有司之說。楊氏爲當。謝曰。古者以五戒先後刑罰。所以警昏愚。懲怠慢也。戒之既至。然後可以責成矣。不先戒之。彼且烏知先後。緩急之所在。遽以視成。不亦暴乎。令嚴者。欲其不犯。聚衆以誓之。垂象以曉之。讀法以諭之。上自慢其令。而欲下之嚴其可得乎。如是而致期焉。期而不至。則罪之是罔民也。揭曰。非其義也。一介不以予人。而不可爲善。在爲上可與而於出納之客。在有司則爲善而已。○問猶之與人。天下出納之客。何以在四惡之數。曰。此一惡比上三惡。似輕然亦極害事。蓋此人乃是箇多猜嫌疑慮之人。賞不賞。罰不罰。疑者不決。正如唐德宗是也。

南軒張氏曰。虐暴賊皆不仁者之爲也。出納之客。不知者之爲也。

勉齋黃氏曰。惠易費勞。易怨欲易貪泰。易驕威易猛。今至於不犯人。情之所易則美之。至者也。殺不可也。甚則不教而殺。視成不可也。甚則不成而視成。致期不可也。甚則慢令而致期。客不可也。甚則與人而亦客。今至於犯人情之所已。甚則惡之至者也。此一尊一屏。聖人之所以深戒之也。

雙峰饒氏曰。要行一事。須預先告戒。使遵承而後可。若不先告戒之。猝然要責。能成就豈不是暴慢令於先。一時却去緊他。是誤而賊之也。富與而客易失人心。也是惡上三者是急迫之惡。下一件是悠緩之惡。雲峰胡氏曰。四惡虐爲甚。暴次之。賊又次之。剛惡也。客如有司不能專決。柔惡也。蓋

客之一字在有不便謂之惡從政而之
事以司則惡矣故特著項羽以客取敗之
趙氏曰附前章論為政之方莫詳於此故門
人取以附前章論為政之方莫詳於此故門
王若合符節問政見於論語者齊景公葉
公各一季康子凡二仲弓子路子張子夏
各一夫子答之未有不欲則易食泰則惠
未有不費勞之未有不怨欲則易食泰則惠
驕成則易暴今皆不然所以為美也虐之
而不知教暴之而不戒賊之而不令
此所以為惡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二十 古

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朱子曰此與五十知天命不同知天命謂
知其理之所自來此不知命是說死生壽
夭貧富貴賤之命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
一啄自有分定及遇小利害便生趨避
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
如無者只緣見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
論語首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終云無以爲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
以學爲君子若不知命則君子不成
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
徒求其所守而爲小人也
慶源輔氏曰此命指氣而言謂貧賤富貴
窮通得喪一定不可易者必知此而信之
義理所以爲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雲峰胡氏曰程子釋朝聞道謂知而信者
猶未至也知之猶未至則凡見利必趨見
害必避皆小人之爲也欲爲君子地位此
篇不亦君子也方做君子恨窮
以爲君子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
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
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
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
人也可不念哉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二十 圭

慶源輔氏曰言心聲也因言之得失可以
知人之邪正惟格物窮理之君子能之
雲峰胡氏曰孟子之言則曰天下之言識其
是非得正之爲學言彼則孟子自言也
於此亦見集註之精
南軒張氏曰此所謂命謂窮達得喪之有
命也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爲者可得
子乎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爲者可得

去

而爲矣禮者所以檢身也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守其將何以立乎知禮則踐履之實矣知言如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之類不知言則無以知其實情之所存其將何以知人乎故知言則取友不差矣此三者學者之所宜先切要之務也必極遠而終無所益門人以此終論語之書勉齋黃氏曰知命知其在天者知禮知其在我者知言知其在人者知天則利害不能動乎外而後可以脩己知禮則義理有以養乎內而後可以察諸人知天而不知己未必能安乎天知己而不知人未必能盡乎己

慶源輔氏曰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有定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遁情知斯三者則內足成己之德外足盡人之情故君子之事備

雲峰胡氏曰學始於致知終於治國平天下前篇之末與此篇前二章皆說治國平天下聖學之終事此章復提起三知字是聖學之始事知斯三者而爲君子則聖學之體立遇時而用之則聖學之用行弟子記此以終一書不無意矣

覺軒蔡氏曰論語首章末以君子言末章首以君子言聖人教人期至於君子而已詳味兩章語意實相表裏學者其合而觀之

新安陳氏曰論語一書夫子以君子教人者多矣首末兩章皆以君子言之記者之深意夫子嘗自謂不怨天不尤人人不知而不愠不尤人也知命則不怨天且樂大矣學者其深玩潛心焉

范山張氏曰黃勉齋因末一節人字生出大字已字來將知其在天屬知命知其在我屬知禮

書大全辯下論卷二十 去

已屬知禮。蓋忠天與人。皆不離已乎。雖知人之言。而所以知其人者。仍在已乎。分貼非是。勉齋此條宜刪。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二十終

四書孟子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車一說騶人也

人子思孔子之孫

云孟子親受業於

止可以久則孟子

者也故知易者莫

如孟子尹氏曰以

四書大全辯孟子序說

適梁梁惠王不果

濶於事情

當齊潛王之十年

梁惠王襄王齊潛

以伐燕之歲為宣

游梁而後至齊見

起齊用孫子田忌

是以所如者不合

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

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與記解所言焉耳

是與源輔氏曰子

而孟子真得子思

固者為是而集註

得也又與中庸之

見而知之者孟子

宜有之也

西山真氏曰七篇

也蓋仁義禮智性

惡辭讓是非情也

四書大全辯孟子序說

顏回同道孔子仕

中也其曰鄉原亂

也其曰宮黜之勇

之實事親義之實

者則仁者人也親

為大親親之殺尊

堯舜性之謂教也

四書大全辯

孟子序說

三

十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其
 見故孟子曰論語序說止
 新安陳氏曰謹按通鑑綱目
 三年乙酉孟軻至魏慎觀王
 君之國議其相子之報齊王
 以國議其相子之報齊王
 取之分注但云齊王其下即
 事史記以爲齊王其下即
 四十六年戊戌爲齊王其下
 宣王十九年戊戌爲齊王其
 丑爲宣王元年史記通鑑之
 證以通鑑綱目丁未宣王卒
 年蓋未元的知伐燕之爲先
 事也恐傳寫之訛耳無所折
 宣王恐傳寫之訛耳無所折

通考仁山金氏曰齊宣王伐
 也謂爲晉王荀卿所傳聞也
 聞者也安得以後世所傳聞
 孟子所見之辭乎文公尊孟
 集註反取荀子之辭而疑孟
 疑以傳疑而後人將以爲實
 孟子最詳其後人將以爲實
 子之婚而蘇代與子之交秦
 用代爲齊使燕王問宣王何
 必不霸不信其臣以激燕王
 於是燕王以國讓子之三年
 齊宣王因而不伐之王章子
 戰城門不閉燕王令齊大勝
 通鑑所據以繫之宣王立十
 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
 十年通鑑則下減宣王十年
 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

人對雄人時戰荀
部廣揚趙國况

四書大全辯

孟子序說

四

錄疑考他據故履祥以爲
 策亦當一以孟子爲是况
 新安陳氏曰蘇秦主合從
 之交以抗秦張儀主連衡
 問序說謂史記近是而集
 首章云門人不能盡記其
 記者之誤如朱子曰前說
 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
 筆可就也論語便是記錄
 新安陳氏曰愚聞或疑易
 以爲非孔子作朱子曰安
 如周子自著通書五峰刊
 曰字今讀孟子亦當會此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
 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
 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
 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
 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
 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
 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
 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不能

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

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

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

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

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

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

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

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

四書大全辯孟子序說

五

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

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

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

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

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

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

為此也

朱子曰此非深知所傳者也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

導道 聲

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

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

其全且盡者則為得其傳

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

之性生而有為利焉有疾

欲好聲色焉然則從人之

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

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

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然則

其善者偽也

楊子修身篇人之性也善

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

惡之馬也

朱子曰韓子謂荀楊大醇

駢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

大醇耳

程子曰是就渾淪處說博

問大是就渾淪處說博是

四書大全辯孟子序說

本

朱子曰韓子亦未必有此

自好問學焉而皆得其性

者就政事上學得文學者

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

慶源輔氏曰韓子但言孔

之學獨傳而有子思孟軻

獨傳之故故程子又從而

子只緣資質魯鈍故用功

實觀其啓手足之言所謂

不容少懈者此聖道之所

思孟子之學也

張存中曰後漢南蠻傳云

休離休離蠻夷語言不分

新安陳氏曰自夫楊墨行

如也皆是難辭楊中之抑

三句韓轉而斷之以孟氏

之矣孟子開楊墨功不在

甚於身溺故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

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

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

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四書大全辯孟子序說

七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

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

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

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

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

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

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

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

朱子曰若以孟子比孔子

處言學已之謂聖處以其知處言也孟子論

大之聖智巧力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與夫聖智巧力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氣未化有露圭角處故未到聖處也然其英

人此其權度審矣

求復其本然而克其善資質美者聞之必

亦知所自警而不流於惡言養氣使氣質

剛柔不齊者勇猛奮發於道義而無異儒

怯弱之弊皆發於夫子所未發其功多在

此所以有大功於世也

新安陳氏曰英氣甚害事蓋責備賢者之

新

覺軒蔡氏曰聞之程子又曰仲尼元氣也

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元氣也

然之和氣示不達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

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孟子則露其材

雲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

見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有迹孟子其迹

雄辨

四書大全辯孟子序說

八

慶源輔氏曰英氣是剛明秀發之氣此自

是而發學要變化氣質須渾然純是義理

如張子所謂德勝於氣性命於德方始是

成就處又曰言心聲也德

必有言若就言上看得分

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聖也

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聖也

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聖也

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聖也

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聖也

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聖也

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聖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平

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

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

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

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

論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

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

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

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

四書大全辯孟子序說 九

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

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

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

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

作處天地懸隔

朱子曰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語若有

病蓋知性之善然後能正其心心得其正

然後有以真知性之為善而不疑耳

慶源輔氏曰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其

語亦失之大快觀大學正心則事無足為者其

齊家國治平天下更有工夫

慶源輔氏曰此數句判斷

唐以後為治之道所以不同

四書大全辯孟子序說終

四書大全辯孟子序說 十

十

下則分
屬反扶

東去 營壘 於點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一

四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一

四

經 169-132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一

五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一
 通考程氏復心曰按王制天子畿內地方
 地術大遠也沈謂淵深水下也內也內也內也
 田瀉鹵也沈謂舉也舉四封之內也內也內也
 提封萬井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內也內也
 馬共不及七家給一兵也又兵車一乘自牛
 制百一十二家出士卒七十五人則殷周之
 家一甸六十四井也甲士在車上者一井八
 為一軍王則六軍也甲士在車上者一井八
 具司馬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千戎素
 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車徒千戎素
 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內萬井戎馬車徒
 井戎馬四千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內萬井
 采地之大者也四百里是謂百乘之國
 采地之大者也四百里是謂百乘之國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一

六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一
 養五人無及五人共二十五人
 兵車者兵車以戰大車以載
 項氏安世曰按舊說一乘步卒七十二人
 甲士三人共治恐於督率兵事不便按兵車
 乘雖止用七十人而將重車者又二十人
 五人則百人若以百人當重車一乘則於
 旅卒參差雜亂矣自然無所歸歸不至於前
 新安陳氏曰以制地定法言天子萬乘諸
 侯取十之一得千乘諸侯千乘大夫取十
 之一得百乘
 慶源輔氏曰集註發明不奪不饜最說得
 人心求利之意出蓋尚義則循理而有制
 狗利則橫流而無節故不弑逆而盡奪之
 其心猶有所不足也
 新安陳氏曰此章末始兼言仁義中單言
 義者蓋仁有溫然慈愛之意義有截然斷
 制之意取其斷制以勝私去利則義之用
 為尤切兼言仁義皆體用之全也單言義
 取功用之切也下文仁施於親義施於君
 此對君言之故單言義亦通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
 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
 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
 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
 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

已也。

朱子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士
莫切於愛親故仁則必不遺其
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
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
慶源輔氏曰仁義人心之固有
仁義以感之而無求利之心以
有之固外求而與起而自然尊
雲夢胡氏曰人皆有五仁義為
五君親為先所以孟子指此下
然此二句本義仁義二字指下
集註必自人君躬行上說來者
言王而後言大夫士庶人君躬
後下皆求利故集註於此揭人
義而無求利之心故其下化之
義之利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一

七

新安倪氏曰孟子謂何必曰利亦有仁義
而已矣是以利對仁義而分言之集註於
此節云仁義未嘗不利是以仁義合利而
貫言之若與孟子上文有仁義外之利
有仁義中之利有仁義外之利外仁義
求利孟子之所成此章之大旨也行仁
而利集註之所發明亦孟子此節之本
意也不遺其親即是親親之仁不後其
即是尊君之義豈非仁義中自然之利乎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
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
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

則先

厚去

厚去

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

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

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渙意學者所宜

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

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

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

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

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

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一

八

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亦嘗不利也當是

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

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振本塞

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慶輔氏曰利心人本無之只緣有已

之意遂欲已長人短人少已多偏誠反

惟已足循故曰人欲之私也

慶源輔氏曰循天理者無所為而為故不

求利然成已成物各得其宜故曰無不利

御人欲者有所為而為故曰利未可

得然妨人害物招尤取禍故曰

辭見孟子子語意嚴厲斬釘截鐵

雲

上孟卷一

九

九

上孟卷一

+

+

仁義而已。何必曰利。乃一時開
 必能行之也。愚謂如此。看王亦
 是孟子。亦以利害言。與王何異。
 孟子。程子云。孟子言仁義。而不
 言利。所以
 本塞源而救其弊。其論自正。未
 遺其親二句。不必出一利字。一
 應大夫士庶人句。見得盡國之
 仁義。以相接。皆歸于上。先仁
 必慎。所以導之者。決不可一念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
 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者。落
 篇內同

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一 士
 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新安陳氏曰。揭大指於前。而分開招應於
 後。此孟子諸章例也。首章及此章。皆如此。
 此後當以此法觀之。不章一。提擬
 南軒張氏曰。孟子若答云。賢者何樂乎。此
 則非惟告人之道。不當爾。而理完矣。又曰。
 完也。今云然。則辭氣不迫。而理完矣。又曰。
 王所謂樂人欲之私。以自逸為樂也。孟子
 所謂樂者。樂此天理之公。與民同樂者也。
 雙峰饒氏曰。王意謂賢者未必樂此。自家
 有慚。孟子說惟是賢者樂此。出王之意外。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
 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

此皆論法

洛度

以國

忍化

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
 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
 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
 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
 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
 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
 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
 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一 士

鹿。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
 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勿滿也。孟子言
 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
 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
 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詩傳。國之有臺。所以望氣。祲察災祥。時觀
 游節。勞佚也。謂其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
 神靈所為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靈臺之作。所以候日景。
 占星象。望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沼。并
 以游觀。爾七十里之園。所以
 講武事於其中。且與民之芻蕘
 之不容不廣。此在郊之外者也。

必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用
繼體即位本都政在位四十六
三年遷豐作靈臺其時九十有
嘉田獵之固非作靈臺之意也
固在岐山舊都故有與民同
嘗則

如文王未嘗無靈臺然與民同樂便是仁
是天理文王畢竟自朝至于日中晏不遑
服食用咸和萬民人必得所然後有此樂
此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
通考東陽許氏曰麋鹿魚鳥各得其所成
遂其性可見文王之德被萬物觀雨在字
而下文魚鹿云云尤見文王仁及物而物
感動處物且如是於人可知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一
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易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
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
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
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
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
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
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
樂也

也則結從排宗子微唐
朱心耳其徒大之鎮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一

十四

此不樂便說文王靈臺靈沼湯誓時日害
喪為同樂獨樂事實
新安陳氏口南軒過人欲擴天理六字可
斷盡孟子七篇謹提出以示學者夫同一
臺池苑囿鳥獸魚鼈耳賢者循天理之公
愛民而與之同樂則民樂君之樂而君得
享其樂不賢者徇人欲之私不恤民而自
欲則民怨君之亡君安得有此樂天理人
欲同行異情詳見後章
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關鍵全在偕亡
樂上文字與民同樂夏桀結怨奉已與亡
乃其效也
其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
其意非上二句加之以美名下
簡謂字兩箇靈字特一時脫躍耳

耳。非以美名加文王。若果說加。却王民。卑卑氣象矣。不日成。為不設期日也。不設期日。文王也。宜其子來也。若曰不終日而成。無是理。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一 五 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

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則未矣

通考東陽許氏曰集註兵以鼓進以金退亦大鈞言之問禮大司馬辨鼓鐸鈸之鐘以爲金聲退鐸大鈸也鐸鈸也後世戰陳慶源輔氏曰周禮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雖無所謂移民之舉然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以辟災就賤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

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 畊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

數密也罟網也洿窪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 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比

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

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

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

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

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周禮地官司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

之屬而為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

木凡服組斬季材以時入之陽木生山南

者斬以仲夏日欲其堅也服車材報農器季

斬也服與組用季材取其柔也斬木以時

必限以日數恐過取而重其山也○澤虞

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

其材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

澤虞主度澤藪者國澤如楊之具區荆之

雲夢豫之圃田青之望澤財用所出有厲禁

而不以封者也以時取之入于王府如珠

角齒貝以當邦賦也頒賜其餘于民不私

其利也

雲峰胡氏曰文王治岐澤梁無禁此所謂

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即無禁而有厲禁又

王者愛物之仁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

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註物為之厲每

物有藩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設禁令也

守者謂其地之民古伐材木者也鄭司農

云厲遮列守之也故是觀之澤梁無禁者

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

取也

禮記王制獺祭魚然後漁人入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一

七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一

六

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

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

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

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

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

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生

獸然後田獵鵲化為鷹然後設罝

獸季秋也也鵲化為鷹仲秋月也

也羅鳥罝也季秋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以取木也

慶源輔氏曰養生送死乃人世之始終終

是二者皆有以濟之則人世之始終一無

所憾而民心得矣此其所以為王道之始

也

新安陳氏曰法制未備謂聖人未行井田

法以前天地自然之利謂殺魚材木之類

博節愛養謂不違農時不用數罟斧斤時

入之類王道之始謂王制未備王道未成

不過初焉事下一節集註云是王道之成

也正與此王道之始相對

四書大全辨上孟卷一

九

孟春犧牲母用牝之類也七十非
 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
 受至此則經界正井田均無不受田之家
 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
 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班同
 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責任在背戴任在首
 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
 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
 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

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
 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
 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
 饑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
 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趙氏曰古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
 十畝八家分之二畝半以為廬舍城邑之
 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
 畢入於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
 田中而里聚居也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命樂正入學
 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四書大全辨上孟卷一

二

伐木毋嬰巢母殺孩蟲胎人飛鳥
 以習其之事以將釋菜於也祀山
 祀百物之所自生也母用牝不殺
 育也孩蟲之稚者胎懷孕者天始生者飛
 鳥初學飛之鳥也
 問既曰魚鼈之不可勝食矣又言老者始可
 食肉何也朱子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
 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芻豢之畜
 人力所為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
 南軒張氏曰衣帛食肉必曰五十七十者
 民之制欲無窮而蠶桑畜養之利有限不為
 之制則又使知老者之欲而老者或不得
 教之矣行乎其中矣日用飲食無非教也
 待庠序而後教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王制五十始衰六十非
 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與此不同或殷武
 周之制異大抵年高者衣帛食肉也
 趙氏曰古者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
 為畝古田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經界謂
 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
 通考仁山張氏曰古者六尺為步百為
 畝一夫一山張氏曰古者六尺為步百為
 畝半邑居二畝受田百畝又受田廬之地二
 畝皆百邑居二畝受田百畝又受田廬之地二
 公田又有公田之八家受之九畝為一井八
 家則每家得二畝半之內除二十畝為廬舍八
 所謂畝即今田畝其廣六尺所長亦如之古
 是為一畝若以今大步步計之則古百畝實
 通考東陽許氏曰庠序之教教以人倫於
 其常教之中又以孝悌二者重明之而篇
 之尤力也
 史記秦紀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
 有曰惑亂黔首黔首黑頭也
 雙峰饒氏曰五畝宅百畝田是法

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有法制無品
用泛而不足用有品節無法制則於

易泰卦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
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左右去

聲如左右手之右本音有
慶源輔氏曰註云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

成輔相之道則民情之發故已備見聖人
之制作已大成以左右民則不惟制民之

使之以有以養其生而又為之學校之教
輔之翼之使自得其是為王道之直也

新安陳氏曰聖王之道教斯民說乃王道之
終事應上文王道之始也一句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一 主

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
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

焉
草平表反
刺七亦反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
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

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
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饑而死猶不知發則

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
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

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

者之殺人也罪歲則必能自反

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
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

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
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

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
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

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
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一 主

之改與未改耳

新安陳氏曰王道不出農桑教養等實事
豈求之高遠難行者哉

朱子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
葛饑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

不尊周亦迫於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
於經明君臣之義於萬世非專為美桓公

也孔孟易地則皆然得時措之宜則並行
而不相悖矣

雲峰胡氏曰不有孔子之論則在下者不
知有尊王之意而民可以無君矣不有孟

子之論則在上者不知天命之改不改在
民心之向背而君可以無民矣
新安陳氏曰天命之改未改驗之人心而
已人心猶知尊周可驗天命未改
天下之經文王孔子之事是也人
有周可驗天命已改不得不達天下

武王孟子之事是也司馬溫公李
不達此而非孟子固哉讀者不可
此義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一

三

新安陳氏曰政謂虐政梃刃政殺人承上章歲兵之意而敷演之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饑以死則無

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新安陳氏曰此因前章狗彘食人食塗有餓殍之意而究言之即以虐政殺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明聖從下去

備名號能使人曰禮曰教曰義而禮木氏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爲夫聲

備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饑而死乎○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一

三

新安陳氏曰作俑者殺人殉葬之漸孔子惡之者以此○禮記檀弓下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禮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通考東陽許氏曰孔子據已見之禍而演惡其始謂爲不仁者事始雖小未流必大不可以不謹孟子因此以戒惠王

臺山謝氏曰此章以人對獸極言人

行仁政關民猶獸也天地間難得
 人而用之猶不免於無後豈可率
 新行仁政一至於此乎
 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者有作民父母之責
 民則其流至此而不自覺故以率獸食人
 隱其昏迷之細習而以爲民父母其禍
 不悟亦未如孟子之言深切著明如此而王
 民自養率獸食人過人欲也二章戒梁王厲
 以爲民父母作爲心擴天理也勉其行王道
 芑山張氏曰作爲心擴天理也勉其行王道
 繁則誦貴踊象人足而用之愚謂儒術
 爲順韓說穿鑿不必從○象人而用之只
 說象人而置之死地不說到殺人殉葬之
 漸處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一 王

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

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

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喪去聲此必二反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

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

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晉取

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

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爲也言欲雪其恥也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
 齊宣王用孫臏計救趙擊魏
 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
 人戰敗於馬陵齊魯魏太子申殺將軍涓
 軍遂大破
 史記魏世家惠王十七年魏與齊戰元里
 秦取我少梁元里少梁皆魏地邑名魏
 史記商君傳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
 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欲
 將公孫不子相攻曰吾始與公孫相見
 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飲
 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以爲然會飲
 之地盡破之秦以歸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飲
 梁之魏世家懷王六年楚使往國昭陽將
 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陽得邑八○張存中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一 王

曰按史記魏襄王十六年得邑八與集註七邑
 言邑數楚懷王十六年得邑八與集註七邑
 不合未可知孰是
 慶源輔氏曰惠王之志疑若剛勇而有爲
 者也然細考之史則其敗于三國皆非義舉
 也徒以爭城爭地不夫之貪則失之慘事
 歷敘其敗敗而欲所以自反乃於見賢之際
 匹夫賤人勢出無聊不勝其忿而求一快
 者所爲耳豈有君人之度而知所謂大勇
 之理哉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
 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漢
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
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
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治
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
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
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新安陳氏曰省刑則不戕民生薄賦則民
得養生所以為仁政之大目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一

毛

朱子曰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
求成無虛日孟子之言似若容易蓋當時
之人焦熬已甚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
自是見效速後來公子無忌率五國師直
趨至函谷關可見
慶源輔氏曰仁政在於養民而已省刑罰
薄稅斂則民不至有所關於衣食而得以
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首及此二者下而
數句則又其效驗也漢耕易耨則薄稅斂
之所致也又其效驗也漢耕易耨則薄稅
生則其於農事亦苟且鹵莽而已壯者以
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
長上則省刑罰之所致也嚴刑峻罰則民
不樂生民不樂生則其於人道亦何暇脩
為之哉
芒山張氏曰朱子引公無忌事
政及民人情響應道理自然如此猶云

謂民之悅之猶解倒懸耳非謂公子
稿素構函谷關足法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兄
東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
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
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
我為敵哉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一

天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
恐王疑其迂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
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
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南軒張氏曰惠王憤其軍師之敗欲一酒
之是乃不勝其忿憤之私耳孟子所以告
之者乃為國之常道其所施為皆實事
夫王政之所以為國者以時君謀利計功
之念淡每致疑而莫肯力行故也使其
可先王之力治為必可法以聖賢之言
慶源輔氏曰註引孔氏之言蓋恐有

其地有不同也。柳七篇之中無復與

言者豈孟子自是而不復久於梁邪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覺軒蔡氏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為天子為民之父母此言萬世人牧之龜鑑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四書大全辨

上孟卷一

主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天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沛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胃文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

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

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涉乎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四書大全辨

上孟卷一

主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趙氏曰田氏本陳公子完之後初以陳為氏後改姓田氏至田和始篡齊而有通考趙氏德曰周顯王二十七年齊

子辟疆立是為宣王在位十九年辛
善問周達曰宣
東陽許氏曰集註辟疆作開辟封疆
上音關下音疆作辟除疆暴說則上必益
反下臣良反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
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
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
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
王天下之道

四書本全辯上孟卷一

三

新安倪氏曰董子名仲舒西漢廣川人此
語見漢書本傳對江都易王問殷有三仁
而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
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西山真氏曰孟子後能漢闢五伯者惟仲
舒為然
程子曰得天下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
之道也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
事也正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
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
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
不同在審其初而已
龜山楊氏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
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答以晏子之
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務引其尹
道則桓文之事特說遇而已大匠不

保子保孫
之亦如曰

上收廢繩墨故曰無已則王乎
范氏曰按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
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髮
衽矣孔子美齊桓文之功如此孟子言
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聖人於天
有一善無所不取齊桓管仲之功於天
故孔子稱之若其不取齊桓之事者
朱子曰無道桓文之事者聖人於天
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匡天下則
不知至若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
通考王若虛曰春秋之時五伯迭興而
桓文為盛有周之東遷政教號令不行
莫大於桓文周之東遷政教號令不行
與更諸侯不知有周矣有人於此勃
然使前日之不知有周者咸知周之
臣之義至於今不墜謂非桓文之功不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一
也故聖人略其罪而筆之於春秋然其
力是故聖人略其罪而筆之於春秋然
如伐衛致楚陰謀取勝挾天子而令
聖人之作萬世其功而無道之者然
不記之以則無以勸來者其指微矣乃
徒所以不道之者春秋誅意之法也
而禍仁義亦春秋誅意之法也故桓
功之首罪之魁而聖賢待之仁之至
盡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
禦也
保愛護也

新安陳氏曰王道其大其要皆在保民而王一句爲此章之領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

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齋曰王坐於堂上有牽

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

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

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

易之不識有諸音辭辭音速與平聲胡齋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

以塗其釁卻也觶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一三

胡齋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

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觶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雲峰胡氏曰孟子一書言心學甚詳此是

第一箇心字是心何心也人之本心此本心而推之所謂先王有不忍人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須看集註察識

充數字察識屬知擴充屬行

新安陳氏曰是心足以王矣一句是觀王有此愛物之心即可知王有仁民之心而可以保民矣所以指言王之此心即

是足以王天下之本真氏云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是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

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

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

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雲峰饒氏曰論語小不忍朱子兼婦人之仁匹夫之勇說婦人不能忍其愛匹夫不能忍其忿這箇又是忍得了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一三

雲峰胡氏曰饒氏發明兩不忍字甚好孟子所謂不忍者如齊宣王見牛之觶觶將死一忿之發非有所勉強自然而然者也君子謂之仁論語所謂小不忍者如婦人匹夫一忿之發不能有所禁止而一聽其自然者也君子不謂之義

新安陳氏曰論語之小不忍云者自忍之念發於私小常人之所不能禁止者也孟子之所當擴充者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

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

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

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慈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四書大全

上孟卷一

三

慶源輔氏曰：宣王既無講學之功，不知反求之理，而徒自辯解於百姓之言，故孟子又設此以問難之。蓋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不忍之實，而王猶不能然也。東陽許氏曰：上言臣固知王之不忍，下言彼惡知之。蓋宣王見牛固不忍之心，雖發而不自知其為仁之端，故以知與惡知相對說。以為常人雖為利欲所昏，而本然之善終未嘗泯，但時或發，每不自覺而不能充之。爾故孟子以為惟君子為能知之。衆人不能知也。是啓王之心，使凡遇善心發時，便須識得，即此擴充自小，以及大自近，以及遠，即其二端推之至其極，則仁不可勝用矣。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釐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

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

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四書大全

上孟卷一

三

朱子曰：見牛未見羊也。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言其用則無窮。充擴得去，有甚盡時。朱子曰：齊王見牛殺鯨而不忍之心，萌故以羊易之。孟子所謂無傷也。蓋乃獲得齊王仁心發見處，循循方便也。○術字本非齊王好底字。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須著有箇巧底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釐鐘事大，似住不得。只得抑遏了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措置，便抑遏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了。此乃所謂術也。朱子曰：君子於物愛之而已，食以時，用以禮，不身窮不暴殄。既足，以盡吾心矣。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齊王之不忍，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正合愛物淺淡之宜。若仁民之心，則豈為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哉。慶源輔氏曰：唯其不忍之心止施於之所及，故古之君子知學問者必遠。

廚乃所以頂養是不忍之心不使之
生聞其聲以推廣其為仁之術不必
然以其所不見而易其為仁之術也孟子言此
後仁義之心得以兩全而無害也
雲峰胡氏曰一本心也已發在於擴充未
通考東陽許氏曰既見牛而不忍此心欲
行則便不可殺此牛而養鐘又不忍此心欲
殺牛或廢禮皆是人心行不徹故用未見
其形未聞其聲皆是人心行不徹故用未見
謂之術此即是權行仁者當放此意而行故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
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一 堯

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
何也說音悅付七本反度待洛反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
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
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南軒張氏曰宣王聞孟子之言有得於心
而說謂已雖行之及反而求之則有不能
以自得者及孟子抽其端緒以告則戚然
有動於中當時不忍之意宛然而形也孟
子所謂曲盡其理故宣王前日之心復
于中而委蛇曲折之意莫不盡見而
非吾心本然之善非從外而得也何非

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義得夫開道
之術則亦何能使宣王前日不忍之
萌也哉宣王此心雖復動而其端尚微其
體未充而又未知所以用力推擴之方故
孟子此下復以用力用明用恩之說以曉
雲峰胡氏曰齊王於其本心略能察識自
此以下孟子皆教之以擴充
新安陳氏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王此句亦問得緊切與孟子是心足以王
矣一句相照應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
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與薪
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一 罕

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
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
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
能也與平聲為不
之為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
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
末銳小而難見也與薪以車載薪大而易
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
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

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

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

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

但自不肯為耳

雙峰饒氏曰集註惻隱之發是就心上說

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是就術上說

說人性靈所以仁民易物無知如何感得

他動所以愛物難

南軒張氏曰親親而仁民民而愛物此

天地之大同縣一本而其施有序也豈有

於一牛則能不忍而一民則不能不忍也

牛而不忍則能不忍而一民則不能不忍也

見也其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愛物之端

民之理不著也然即大愛物之端可以知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一

夫仁民之理素具能及而循其不忍之實

則其所謂仁民者固可得也

慶源輔氏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而人之與

於物緩皆自然而然則雖至愚之人亦莫不

然學者須是臨事體察看教分曉不亦莫不

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所以難若夫推廣仁

且以凡人之言而推之則此心愛及同類者其

勢便其易至於物則有不得已而類者其

遠其難自若人者言之愛而無傷則其勢

得以遂其生者其勢便其易極難相財

成之道使庶類繁殖鳥獸魚鼈咸若者其

勢遠其難今王此心既發於見牛之類

而又有以處之而此心既發於見牛之類

足於其勢遠而事難者既能有以流行矣

以是心而施於勢近而事易與之同歸

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

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

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

但自不肯為耳

雙峰饒氏曰集註惻隱之發是就心上說

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是就術上說

說人性靈所以仁民易物無知如何感得

他動所以愛物難

南軒張氏曰親親而仁民民而愛物此

天地之大同縣一本而其施有序也豈有

於一牛則能不忍而一民則不能不忍也

牛而不忍則能不忍而一民則不能不忍也

見也其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愛物之端

民之理不著也然即大愛物之端可以知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一

夫仁民之理素具能及而循其不忍之實

則其所謂仁民者固可得也

慶源輔氏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而人之與

於物緩皆自然而然則雖至愚之人亦莫不

然學者須是臨事體察看教分曉不亦莫不

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所以難若夫推廣仁

且以凡人之言而推之則此心愛及同類者其

勢便其易至於物則有不得已而類者其

遠其難自若人者言之愛而無傷則其勢

得以遂其生者其勢便其易極難相財

成之道使庶類繁殖鳥獸魚鼈咸若者其

勢遠其難今王此心既發於見牛之類

而又有以處之而此心既發於見牛之類

足於其勢遠而事難者既能有以流行矣

以是心而施於勢近而事易與之同歸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一

形狀也掖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

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

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

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

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

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

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

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

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

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

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

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

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

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

之然後及於人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

四書大全辨上孟卷一

聖

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

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新安陳氏曰末二句再問難以結之十分

精神又法亦有昭應收拾

和靖尹氏曰善推其所為學者最要推也

因一事則推之大有所益言舉斯心加諸

彼是也

南軒張氏曰孟子非使之以其愛物者及

人蓋推之因愛物以循其不忍之實而反

其所謂一本者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此所謂王道也

變源補氏曰人之骨肉本同一氣而生又

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於心為至親至

又反

皆齊莊
同聲去
六反

下主

人之老幼刑寡妻至兄弟以御于家

皆自然之序而人所不自已者若或

則必有其故矣是不可不致其克復之

使之循序而進不然則倒行而逆施之如

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不旋踵而乾涸枯

矣

雙峰饒氏曰因愛牛之心說到此欲其因

愛物之心及而見得仁民因愛人之心及

而見得親親又因親親推而至於仁民

仁民推而至於愛物連於掌言其近而易

天下雖大只歸一家老幼幼推去又何

難且連之有運於掌與觀諸掌不同運屬

行親屬知那箇是易知這箇是易行

西山真氏曰那箇是易知這箇是易行

古人之善推也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

王之不善推也

魯齊王氏曰善推其所為一句是孟子平

生功夫受用只在此

雲峰胡氏曰須要看集註三節議論則

處始言愛物則曰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

類繼言仁民則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

四書大全辨上孟卷一

聖

之與人之同類而相親此言老幼幼

則曰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

同類而已曰同生曰同類曰同氣是為理

一而分殊雖推之有分殊而理一也大抵此章

心而推之是為分殊而理一也大抵此章

凡千餘言大要只二句欲其察識此心於

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善其推其所為而巳

此心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巳

矣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

甚王請度之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中

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

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

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

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

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

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六既

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朱子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

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之輕重長短

事心差丁時萬事差所以心為甚又曰愛

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一

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

皆具應物之時須是仔細看合如何便是

本然之權度也如齊王見牛而不忍之心

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與甲兵危士臣結

怨於諸侯又却忍為之便是本合權度失

其本心慶源輔氏曰此指宣王之心偏談處言之

也必先見得其輕重長短如此分明了然

後究其所以然之故則吾心之蔽始可去

而本然之理始可復此孟子所以引物資

權度之說而使王自稱量其心也

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

心與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于

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

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

穀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

之也

慶源輔氏曰孟子恐王不知所以稱量之

要故舉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三事

使王度之蓋宣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

者實以是三者之為快蔽之也夫此三事

乃人心之所不忍有甚於殺穀諫之牛者

王若以是為快則宜乎愛民之心輕且短

也雲峰胡氏曰上一節一心字亦指本心而

言蓋謂本心之中有自然之權度非自外

來也此節一心字與後數箇欲字便非本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一

心矣本心難擴充而欲心易於蔽錮此王

道所以不行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

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以其心尚

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

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慶源輔氏曰辟土地朝秦楚灌中國撫四

夷是其本志也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

侯則未流之禍耳有是志則有是禍矣指

其未流之禍則以為不決於此者心之明

也而卒溺於初志之失而不反者心之

之也其心尚明於他者謂一牛之

缺也而獨暗於此者謂功不至於百姓
新安陳氏曰所大欲者人欲之橫流所
不能仁民而據天理之公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
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
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
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
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
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
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一 罕
魚也與平聲爲肥抑爲豈爲不爲之爲皆去
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開同朝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
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蒞臨也若
如此也所爲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
言必不可得
新安陳氏曰所大欲在此所以初發問便
欲聞桓文霸圖事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
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
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

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

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

敵疆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

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

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

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

反本說見下文

新安陳氏曰千里者九齊楚燕秦趙魏韓
宋中山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一 罕

通考吳氏程曰王制四海之內方三千里
爲九州方千里蓋以田計之山川城池不
在數內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

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

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

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

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

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

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

同

南軒張氏曰行王政者心非欲傾他國以自利也惟以民困為已任為吾所當為而天下自歸心焉夫欲朝秦楚燕中國自世俗言則以為有志自聖賢觀之苟不本乎公理特出於私技求矜伐之私耳齊王惟汲汲於濟其私非惟不克濟而禍患隨之陷私欲固危道也由孟子所言以發政施仁則公理之所存可大之業自可馴致此天理人欲之分也

四書大全辨上孟卷一

里九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常學問知義理故雖無恒產而有恒心民則不能然矣

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慶源輔氏曰恒產常生之業則下文所謂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是也恒心常有之善心則下文所言善於禮義是也善又禮義之總名緣民無常產所以無常心故不知禮義而陷於放辟邪多也若遂從而刑之是誠無異於以羅網罔民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雲峰胡氏曰此心字亦指本心而言但指其在士民者言之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畜許六反下同

四書大全辨上孟卷一

辛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治平聲贍時念反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新安陳氏曰則盍反其本矣與前蓋其本矣當對觀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
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
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音見前篇

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音見前篇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
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

四書大全辨

上孟卷一

五

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錮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南軒張氏曰孟子如對鴻麋之問及對樂好色好貨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氣不迫也至於利國之問則應以何必曰利但文之問則對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仲魯西之所不爲言交兵之不利則曰比之不可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觀之役數說切何歟蓋前數者宜若未至甚害而攻之反甚其性之端以明而人欲可遏矣至於霸者功則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遏矣至於霸者功利之說易以惑人人或越之則大體一差雖有嘉言善道亦何由入戰國諸侯其失正在乎此故關之不可不嚴也

雲峰胡氏曰此章甚詳集註斷之甚約蓋欲黜霸功則心之所向者正能行王道則心之所克者大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今雖有不忍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不忍之政無他牽於功利之私也

四書大全 **上孟卷一** **聖**

功利二字 舊是向霸功上入於彼必出於此世安有不能黜霸功而能行王道者哉此孟子所以斷然以爲仲凡之徒所不道也

或曰五穀一節是制民恒產之法度重在養上教是因養來的不宜平看田里既制而後庠序之可講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俯仰豐凶皆裕而從善之甚輕者此也○衣帛是能及人之老不饑寒是能及人之幼使老幼各得其所此制產處卽是保民處

四書大全辯

孟卷一

聖

四書大全辯孟子卷之二

梁惠王章句下

如有好樂

通考勿謂熊氏曰告齊君十一
章勝三章魯一章一二章皆言當與民
同樂三章言交鄰之道四章言當與民
七章論親賢之道八章言湯武征伐九
章事君當行我之道不可循君之欲十
章告齊王皆湯武弔民伐罪之意十二
章交鄰之道十六章言孟子出處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

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所好樂

甚則齊國其庶幾乎暴見於之見音現下見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去聲篇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

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

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東陽許氏曰王語暴以好樂蓋論及所好
之俗樂暴未有以對蓋莊恭亦知俗樂之
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
王變色是愧前與暴論者不可聞於孟子
故其下直言之

曰王之所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

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

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

與衆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

常情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臣請爲王言樂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

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所好樂夫

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

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

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所

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

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鐘鼓管簫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
處聚也頽頽也人憂戚則處其頽極窮也
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
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新安陳氏曰管笙也簫如笛而六孔或曰
簫也
通考趙氏德曰樂以鼓為節周禮鼓人掌
教六鼓以節聲樂
趙氏曰春秋傳范宣子假羽旄於齊晉人
假羽旄於鄭註析羽為旄王者游車所建
也案周禮司常九旗之數有全羽析羽釋
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
新安陳氏曰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
田獵故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三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簫之
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
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
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
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
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
各得其所也

雙峰饒氏曰庶幾無疾病民唯恐君不
樂有愛之欲其生之意若時日害喪則惡

原缺第四葉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五

孟子不遠詆其所好而獨讓之以公理可
謂善矣君者
前漢禮樂志昔黃帝作咸池頽頽作六莖
帝樂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湯
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以上並樂名
言能先王祖武周公作勺以上並樂名
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
咸池備矣
通考趙氏德曰周禮大司樂註云大咸堯
樂大舜舜樂大濩湯樂咸池言德無不施
也英華茂也招招也繼堯也濩言救民也
朱子曰孟子開導時君故曰今之樂猶古
之樂至於言百姓聞樂音欣欣然有喜色
處則關開得甚密如好色好貨亦此類也
慶源輔氏曰范氏辨孔子孟子之說可謂
平正明白無餘蘊矣而楊氏論樂以和為
主及與民同樂為樂之本又可以足范氏
之說
新安陳氏曰不郵民而自好世俗之樂以
縱其荒樂人欲之縱肆也因賢者之問而
自慙所好之不正天理之萌動也齊王慙
而勉其充同樂之公過人欲其縱獨樂之私
王道在遇人欲擴天理而已
月恒近解曰樂有情有理而有本甚字是極
盡之義情文本一件不盡便不是甚與字
與少與衆一件不盡便不是甚與字
看則了然矣王字不盡便是成王業謂君民一
體字由太和王道滿萬民民樂便
是世俗同樂便是先王昭前王之樂王
字看
芭山張氏曰說個齊國庶幾便有深心王
止獨好孟子却說好樂與全齊國通此處
已全與民同意到得大和洋濶便是萬物
一體氣象王之好樂甚二句齊國二字不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反縱勿傲恣往而不禁乎亦無是理漢武
帝規上林苑只有二三十里當時諸臣
以為言豈有文王之圃反如是之大
蕪穎濱孟子解曰周雖大國未有以七十
里為圃而不害于民者也意者山林藪澤
與民共之而以圖名焉是以芻蕘雉也無
不獲往不然七十之圃文王之所不為
也
芭山張氏曰齊王就地形上較小大孟子
就民情上說小大說到與民同之直欲進
齊民于熙皞之世將一個阱字換他圃字
寓規箴意思在○民以爲小非當時之民
果以爲小也○孟子就與民同上看出來雖謂之
小亦宜是孟子之口亦須有禁非縱勿獵恣
自見○與民共之○亦須有禁非縱勿獵恣
性也○朱子說是嘗攻實錄太子請王曰
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游觀之所今但
大
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
也○愚意此雖恤民節費之一端即可得
本
朝制御內臣之法夫內使有暇隙輒令種
蔬蓋隱寓社漸防微意思在○洪武元年
大
祖謂侍臣曰吾觀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
爲宦官敗壞社漸防微意思在○洪武元年
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
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
之供洒掃給使令傳命而已豈宜預政典
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
之使然向使宦官者不得典兵雖欲爲亂
豈可得乎大哉
王
言真可爲萬世法自近代不遵
制內臣得預政事注劉之變識者寒心士
大夫謂婚姻成風至有如成化中李泰以承
昌爲父不爲所生母終喪者士論皆鄙之
痛皆謂求治之道莫如法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
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
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
句踐事吳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彊弱
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
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
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
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犬王事見
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
見國語史記
慶源輔氏曰寬洪仁者之量惻怛仁者之
意
程子曰凡人有計較者皆私意也仁者
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較小大彊弱
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較亦樂天順
理者也
新安陳氏曰惟仁者能忘己之大而事鄰
國之小實只字之若事之耳
新安陳氏曰惟智者爲能安己之小而事
鄰國之大朱子云智者不特是見得利害

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主

問樂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國固不免為智者之事使智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為仁者之舉何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為也朱子曰得之○仁者與天為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為一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為度一視而同仁惟欲人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強弱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為難如葛與昆夷之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新安陳氏曰引詩不及樂天一邊亦偶然耳

朱子曰此智者畏天而保其國之事變峰饒氏曰天理當然達之則有禍此便是天威了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主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新安陳氏曰大之事小善待之而已非奉事之也集註於大事小必曰字小又曰即小而不於事大不易事字蓋欲發明孟子意不可不略易此字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越氏曰血氣所為之勇如溝澮之水暴集
自不能已故謂之大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
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
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
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
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南
大勇也

詩皇矣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美誕
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
以對于天下密須氏結姓之國在今寧
州地是也此言文王征伐之始也無所
不勝安陳氏曰怒者勇之發也因王赫斯怒
一怒而發出一怒安民之說蓋自赫斯怒
兵以對于天下而生出此意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
克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

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
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
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
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
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
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
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主
雙峰饒氏曰書言寵緩四方指君而言孟
子言寵之四方指天而言書之有罪無罪

指紂而言孟子之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
皆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孟子之越厥志指
民而言二者大段不同想古人之書與今
多不同多是人記得人家不常有此本
通考趙氏德曰孟子言書凡一十九援詩
凡二十五
慶源輔氏曰寵異謂天寵異武王於天下
也豈聰明是以天德寵異之也作元后是
以天位寵異之也心志謂天下之心志也
人之作亂皆過越其心志之故耳若守其
心志無所過越則何至有作亂之事乎此
武王以天下之重自任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
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朱

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慶源輔氏曰君人者必能懲小忿然後能養大勇所謂人能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也

新安陳氏曰章旨能懲小忿四字實自寡

人好勇一句發出齊王所好之勇小忿也孟子所言之勇大勇也

龜山楊氏曰人君固不可無勇而齊王以是為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廟而大之則安天下無足為者矣

雙峰饒氏曰怒得是便是天理怒得不是便是人欲孟子之論大樂要分別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如同樂獨樂之類

雲峰胡氏曰夫子嘗以智仁勇三者並言此勇字亦當連前仁智字並言仁智中之勇是謂大勇小勇者不仁不智者也不仁者徒逞血氣而於義理之勇必無之也不智者不明義理而於血氣之勇必有之

月恒張氏曰一怒一字不是數目字最要體認即一衣衣而有天下之一乃是仁智體文之赫武之恥樂天畏天故曰王請大之○今王一怒只體文武皇皇安民意

也其近況字一文勇非樂上請非有心心上其能

同濟樂下音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朱

思毅然奮發出來保國保天下俱在此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慶源輔氏曰離猶別也別在其所居宮室之外故曰離宮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此釋有之一字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君上之心此釋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一

雲峰胡氏曰觀集註非但當與賢者共之一句便見得梁惠王問賢者亦樂此與齊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兩賢字似同而實有不同孟子答以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樂一樂所謂賢者皆指君而言此則答以有之一字者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人有不得其樂則必有此樂凡人之欲有此樂也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之也如此則兩處賢字不同又按饒氏謂朱子云賢者亦樂此其辭遜賢者亦有此樂其辭驕以此觀之語辭謂沼上之對其辭遜者當以問字言不當以對字言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

分決
男反

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慶源輔氏曰下不得而非其上者不知命也故謂之不安分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不知義也故謂之不恤民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太

南軒張氏曰憂樂不以已而以天下天理之公也於是舉景公事蓋道其國故典以告之慶源輔氏曰君以民之樂爲樂則民亦以君之樂爲樂如是則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天下雖大兆民雖多其體忻愉怡弄病疾痛癢切於吾之身矣君能體仁如此則天下之民其將何往雖欲無王不可得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

先王觀也

朝音潮放上聲邪余遼反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遵循

後漢公羊傳上卷下章
並同
神舒
井反
洛樂音

洛樂音

洛行去

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左

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趙氏曰巡所守者自上察下也述所職者自下達上也王十二年一巡狩諸侯六年一朝新安陳氏曰以上晏子言先王之法此下言當時之弊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
明貶胥讒民乃作虐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

樂舞之反也
樂舞之反也
樂舞之反也
樂舞之反也
樂舞之反也
樂舞之反也
樂舞之反也
樂舞之反也
樂舞之反也
樂舞之反也

連從下爲諸侯憂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
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構之屬賄賄
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
勝其勞而起怨謗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
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
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手

左傳定公四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
伐楚衛侯令祝佗從辭曰君以軍行祓社
粢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師出先有
事祓禱于社謂之宜社于是殺牲以血塗
鼓鞀謂之粢鼓祝奉社主也嘉好之事
謂朝會也五百人爲旅
慶源輔氏曰晏子主言齊事而云爲諸侯
憂故知爲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也王者之
命諸侯豈固欲其如此哉不過使之愛養
斯民而已逆王命則虐必及其民矣
雙峰饒氏曰師行而糧食君之行也以師
其食也以糧一而字在中間見得是兩事
方命之命是好底命天子之命必是教他
撫一國之民今也如此則是逆王命了又
曰爲諸侯憂指先王言爲諸侯憂指時君
言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
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樂舞之反也
樂舞之反也
樂舞之反也
樂舞之反也
樂舞之反也
樂舞之反也
樂舞之反也
樂舞之反也
樂舞之反也
樂舞之反也

此釋上文之意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
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
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
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
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
不足召大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主

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
也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
廩也大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
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
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
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
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
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

四書大全辨

上孟卷二

圭

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與也。孟子之言可謂浚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禮記樂記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注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聲重五。尊故為君商屬金金為決斷臣事也絃用七十二絲次宮如臣次君者也角屬木也物觸地而出載芒角也絃用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徵屬夏夏時正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配事絃用五十四絲羽屬水聚清物之象故為物絃用四十八絲。通考趙氏德曰宮上音絃用八十一絲商金音三分益一以生絃用七十二絲角木音三分益一以生絃用六十四絲徵火音三分益一以生絃用五十四絲羽水音三分益一以生絃用四十八絲。公所作角徵樂以其為民為事也。新安陳氏曰上文引授景公晏子事實只末一句是孟子說。西山真氏曰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為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為愛君也縱君之欲者其得為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奸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南軒張氏曰孟子蓋稱管晏今乃引晏子之言何也蓋蓋稱者其大法也言與事有可取亦不可沒也亦見與人為善至公至平之心也。雲峰胡氏曰齊景能聽晏子之言而齊宣不能受孟子之說是可惜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與沼上之對畧相似大意主於不自樂而與民同樂耳樂民之樂愛民之憂雖平說然愛業相反而實相關愛民之憂者必不憂民之憂惟先憂以天下而後者必不知憂民之憂惟先憂以天下而後

四書大全辨

上孟卷二

圭

能矣。以天下也。前一裁已盡之後不遺引。一故實耳。不與民同樂。人欲也。憂樂以天下。天理也。游豫為諸侯。度天理也。流連為諸侯。憂人欲也。無非過人欲。擴天理也。又齊之韶音必有在齊者。孔子在齊聞韶。公樂亦名招。可見。月恒近解曰。樂不以二句。而以字最有。君身上說。樂不以中。而以天下。愛不以。而以下。此便是中。國一家萬物一體。氣象。那得天下。此便是中。國一家萬物一體。氣象。字引他法。先王。不是法。景公。晏子。尚知好。君兄不為晏子的。其悅又當何如。此意須。言外見之。芭山張氏曰。推君所行。緊承先王無流連之樂來。上文平說。個先王之樂。今時之弊。至此直說。明先王。非謂二時之弊。惟君所行。是此節語意。與君請擇于斯二者不同。集註。不可從。○從流下。言順已之欲。以趨于下。從流上。言欲有難達。而必逆以求達。俱是。借來形容。流連二字。非直指舟行之樂也。或引景公游海上。踰時不反。好弋。殊典禽之。更飲酒。終夕等事。以寔之語。氣呆甚。○按舜作歌。以勸天命。其要在康。庶事制琴。以歌。南風。其要在阜民。而樂皆以韶名之。故徵角皆謂之招。莫非招也。或作韶。自播之。八音言之。或作磬。自文之。五聲言之。言徵招。角招。則宮商羽之招。可知。特言徵角。者。豈舉中見上下之意邪。○詩是樂章。所謂歌。以永言者也。徵招。角招。蓋依徵聲。散出便謂之徵。招。依角聲。散出便謂之角。招。總是一章詩。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王

商賈之稅也澤謂渚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寄可也災困悴貌趙氏曰按岐州在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唐屬岐州岐山縣山之南有周原蓋周之舊國

通考東陽許氏曰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却是王政問文王治岐關市不征澤梁無禁成周門

關市關者有限牛山林川澤悉有厲禁何也舊室陳氏曰文王因民所利而利之乃王道之始成周經制大備乃王道之成新安陳氏曰世祿善善長也不孝惡惡短也

新安陳氏曰正月末章之意云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與獨甚矣其可哀哉此雙峰饒氏曰都鄙用助法都遂用貢法此周所以兼二代之法井田之法坦平處可行江南想從古行貢法關是道路樞節處市是市井澤是水所都處梁是水所通處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是士農工商皆有所養惟鰥寡孤獨無所告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通考趙氏德曰孟子以鰥寡孤獨為序者輕重之序也王制以孤獨矜寡為序禮運以矜寡孤獨為序豈非所養之常儀有寡多有二等故先言孤獨以重者先之禮運

音作其音徐微

山圖地說音子金仁反悲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王

先矜寡以輕者先之就二等之中則矜於寡為重獨於孤為輕蓋孟子言幼而無父則孤為重孤獨愁悵不能寐目常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寡寡果也果然單獨也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

芭山張氏曰厲禁禁民不以時取仍是與民同利意陳氏說欠分曉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千橐千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

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饌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成谷也揚錢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

時也
大音

去
音

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西山真氏曰人君豈不事儲時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斯民亦有餘糧之積可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太王公劉九世孫詩大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天

雅縣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犬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厓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犬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犬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

後知
反音

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舅好

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

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

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

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

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

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

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

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无

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

以克已復禮之端矣

新安陳氏曰來朝其來以朝也古人紀事蓋有此例如書曰王朝步自周周公朝至

于路南軒張氏曰齊王將貨好色孟子以公劉

火王對但謂公劉好貨大王好色而不知

實未嘗好也二君處心平和無一毫物我

之私如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豈惟

欲其國富而亦欲其民富也如曰內無怨

女外無曠夫不惟君有室家而民亦欲其

有室家也王如好貨好色與百姓同之於

孟子曰二君之好天理也齊王之好人欲也

何者二君之好天理也齊王之好人欲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之言有因其近而發

四書大全辨上孟卷二

手

以乃積乃舍一句而大王好色亦無事實只
 愛及姜女一句而已然欲開導時君意正
 辭辯
 慶源輔氏曰法似疎而實密事似易而實
 難蓋不直禁其好貨好色則以若疏且易
 矣然必使爲公劉大王之事推已之心以
 及民循理而不縱欲公天下而不私一說
 則其實又甚密而且難矣法指孟子之說
 事指公劉大王之事非孟子據理之極知
 言之要何能辨析其精微如此哉
 新安陳氏曰克已復禮之端即謂天理人
 欲二者之間幾微之際也○問孟子答梁
 惠王問利直掃除之此處却如此引導之
 何也朱子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人自不
 察耳慶源輔氏曰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
 不將勇好貨好色之心固天理人情之所
 集註舉胡氏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之說而

辨析之大聖賢之與衆人其於好色好貨
 其行雖同而其情則異循理而公天下者
 聖賢之所以盡其性此即公劉大王與民
 共欲之事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
 所以滅其天理也即齊王自以爲疾之事
 也二者同異不過毫髮之間而其終之是
 非得失則其相去遠矣盡性滅天與王絕
 世之相反集註言此不但贊其理之密正
 欲使學者因其言以反諸身至誠體察於
 所謂毫髮之際然後力求所以循天理而
 克其欲耳
 雲峰胡氏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出五峰
 胡氏之言朱子平日深取之今引以釋此
 章王是行從人欲上去大王亦好色是同
 行也上來是異情也同行則天理人欲之
 幾不能以髮與情則天理人欲之判不香
 霄壤矣凡曲學阿世者非逢君之惡則長

之說主祭云郭

四書大全辨上孟卷二

主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
 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
 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
 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士師鄉士遂士
 獄士掌三木獄五刑之屬士師掌六遂之
 六鄉每四鄉共主三遂之民數糾察而戒
 飾之五縣爲遂六遂在四郊遂士十有二
 二人每遂二人共主一遂之刑獄五鄙爲

之說孟子之言無非止君之惡而誘君於
 善無非道人欲而存天理也
 龜山集子好貨好色孟子不以爲不可者
 蓋譬之水逆行中流而過之其患必至於
 决溢因其勢而利導之則廢乎其通諸海
 也故以公劉大王之事告之易之際曰遇
 主于卷之謂也
 月恒近解曰全章重在行王政以救民不
 重致齊于王善哉言乎說到窮民無告如
 乍見孺子入井不覺怵惕惻隱耳二于王
 何有政與上王欲行王政相應謂但與百
 姓同之其于行王政何難之有不必指與
 王龍
 芑山張氏曰王如好貨等雖順他口氣說
 却逆挽他私心向同民一邊來此孟氏納
 約自贖之術與滑稽有分別

縣三百里至四百里大夫所食也縣士
三十有二人各主其縣之民蓋四分公國
每八人而主一分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
他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
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耻於下問如
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
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意

雙峯饒氏曰自責下問集註自為他開兩
條路當言此則寡人之罪也這便是自責
又當言如不可以治人這便是下問齊王
亦無服善之心故顧左右而言他後來因
孔距心之辭則不憚於自責矣然亦耻於
下問

或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只大槩冷
冷諷他不着宣王身上若云王之四境不
治便無味顧左右而言他若不解其問意
一般蓋難為答耳乃是自慙此處儘見朴
實與拒諫飾非不同輔氏說不必從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
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
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水反

此世臣
彼世臣

聲合

聲合

世臣累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
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
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
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
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
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
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意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
可不慎與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
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
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
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朱子曰孟子言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
故王問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而孟子告
以進賢如不得已蓋於進退之間無所不
審非但使之致察於去人殺人也

慶源輔氏曰先儒皆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下文說言不得已則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故不可不謹雖若可通然如此則是國君用人惟不得已之際方致其謹非孟子意也故集註直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上文說言如不得已已是至謹之意人君於進賢之辭皆不可不謹故於下段結之云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至於尊者親者未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則又非禮之常尤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

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毒

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慶源輔氏曰所謂察之則必因言以察其心考述以察其思如孔子之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然後能親見其賢否之實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非徒知之知之必深而無所疑非徒任之任之必重而不可易至於不才亦不容於幸進矣新安陳氏曰如此方見進賢謹之之至如必不得已而然者要之用舍之進退之於衆而察之於獨不賢者固去之勿疑矣賢者必信任之以已之私而實所親信之臣地此非親信之以已之私而實所親信之臣地此之公所謂民之所好之也今日為王之親臣他日託孤寄命即為國家之世臣矣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

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毒

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南軒張氏曰既言進退人才之道復及於可殺者蓋如舜之於四凶孔之於少正卯天討之施有不可已者也曰國人殺之言非已殺之因國人之公心耳然則其用是人也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國人之公心即天理之所有毫私意加於其間則非新安陳氏曰因用舍而及刑殺亦是孟子教演以明其意不才者舍之存罪而甚焉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明折獄政刑之道曾
子之言也刑也孟子之言慎刑也哀矜勿
喜者生之德洽於民心之意也國人殺
之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之謂也若子路
無信而片言可以折獄者即所謂上好
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者乎君子之於獄於
刑也思信以孚之審慎以刑之側隱以施
之宥子路之德而用曾子孟子之言則於
天討之義庶幾無愧乎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

謂民之父母

新安陳氏曰總結上文用之去之殺之三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美

或曰累世勲舊之臣是世官非世臣也必
如伊陟象賢召虎是之類豈能盡臣道
而聞望可稱于世者親臣亦不是人君親
信之臣若唐虞之股肱周室之丞弼能布
腹心而與聞謀議決大疑定大難者早踰
尊二句舊說謂用不得人將使後來更代
案了體統此未必然只宜就所用之賢說
言此人本是卑的疏的而一用之後便欲
倚之爲元老託之爲心膂則欲進未進之
際正是早疏一旦踰尊威的去處乃親臣
而踰之踰即升上之義
世山張氏曰左右皆曰可殺一節新安云
不才者舍之有罪而甚焉者殺之見殺之
條者非推進人才之道亦有用刑也在必
作兩截看推進人才之道云云便似就用
人推到殺人

如此節與首節故國二字相應爲民父母
正明其爲故國見用人關係國家重大處
不如如此則衆邪盈朝民心離散國勢傾危
如何謂之故國須知此一句總結通章語
氣纔完足新安但以爲結上文用之去之
殺之三節意非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

對曰於傳有之

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

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

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

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

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

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浚警齊王垂戒後

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

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

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二

美

新安陳氏曰紂罪浮於桀故下文單說紂
朱子曰傷敗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
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若是終兄臂踰東
家牆便是絕滅天理周書怠勝敗者滅即
賊仁謂賊是之意欲勝義者凶即賊義謂
說其意賊義便是就一事上說賊仁是就
則如此○賊仁是將三綱五常天秩之禮
一齊壞了○賊義是將三綱五常天秩之
事不是更有他事在○賊仁者無愛心而
殘忍之謂也○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
處傷其理曰是害心之理賊義是見於所
義外矣義在內不在外義所以度事亦是
心度之然此果何以別蓋賊之罪重殘之
罪輕仁義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
則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
義是就一節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
是傷義似手足上損傷一般所傷者小尚
可以補
慶源輔氏曰賊之為害演殘之為害淺凶
暴淫虐指發於中者言顛倒錯謬指見於
事者言然發於中者必見於外見於事者
實生於心絕滅天理則是殄闕其本根傷
敗倫則損害其枝葉衆叛親離不復
君之此賊仁賊義衆惡皆備之證驗也此
事自君言之則理所當然自臣下言之則
不得已之大變故集註下文舉王勉之語
所以著萬世為臣者之大戒
新安陳氏曰賊仁賊義細分之有絕本根
傷枝葉之殊然仁義皆根於心未有賊仁
而不賊義者所以下文只以殘賊之人總
言其惡耳孟子此言雖意在警齊王然亦
見英氣太露處
雲峰胡氏曰無孟子之說無以警後世之
為人君者無王氏之說無以警後世之為

下商經合齊子
訓說次上機天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二

美

人臣者然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
尹之志則篡王氏之說未嘗不自孟子中
來
芭山張氏曰合殘賊謂之一夫總是滅理
敗倫不必分罪輕罪重若云賊義只是小
小傷害恒理故謂之殘殘字較賊字稍輕
然則泰誓使于之殘則取于殘賊字稍輕
所謂取其殘而言何已矣○殘字何已矣
賊仁賊義而何已矣○殘字何已矣○賊
殘之罪輕賊之罪重也○殘賊二字果不
淺深輕重○白文便當低昂分枝葉分
當繁謂之賊仁賊義此等枝葉分枝處皆
不必贅而輔慶源復傳會朱子何也○林
崖存疑仁屬心義屬事○朱子何也○林
謂朱子小註最明不為辨正罪輕罪重之
說則亦弗思甚矣○小註新安陳氏仁義皆
根于心教語宜玩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二

美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
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
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
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
而從我則何如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
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
也

白虎通曰黃帝始作宮室是知巨室即大
宮也周禮考工記云審曲面勢以飭五材

以辨民器謂之工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傳殖之工五輪輿弓廬匠車梓凡此者是攻木之工也所謂工師者師範也教也即掌教百工者也如漢書云將作少府秦官掌理宮室者是也匠人即斷制之人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罕

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過蓋以此耳

趙氏曰國語云二十四兩為鎰趙岐誤註集註因之禮云朝一鎰朱注亦謂二十四兩今注誤為二十兩

東陽許氏曰萬鎰謂璞玉之價值萬鎰之金也

雙峯饒氏曰兩箇譬喻是兩意前譬是說任賢不如任後譬是說愛國不如愛王新安陳氏曰前譬王欲小用賢者後譬王不專用賢者所以不能用賢皆已之私欲害之庸君必不能行賢者之所學賢者必

不當從庸君之所好此遇合所以難也

范氏曰總之是謂王不任賢新安陳氏說得之饒雙峯前後分任賢治國非本章語意宜刪○林次崖存疑云兩條之意前是治國不如作室下是愛國不如愛王意思甚明白新安小用不專用之說固非饒氏任賢不如任匠之說亦未甚貼愚意存疑者不必斷以為非也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罕

史記燕世家燕王噲用其相子之蘇代為齊使於燕以事激燕王以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惴惴將軍市被與太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惴惴將軍王曰因而起之破燕必矣齊王令攻之太子因而起之破燕必矣齊王令攻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殉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人憫恐百姓離怨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地之衆也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

大子平是為燕昭王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
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
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

序說

何氏曰萬乘之國非諸侯之制也今燕齊
互相侵奪而皆有之故以萬乘之齊伐萬
乘之燕勢均力敵但以五旬而即舉之若
以人力論之不能至於如此之易意者其
特託天而遂其私耳孟子之對則不歸之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二

望

天而歸之人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
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
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

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

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

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

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朱子曰此亦是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
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
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直是論其
理如此耳
慶源輔氏曰文王武王豈有一毫利天下
之心哉亦順天命而不敢違焉耳而張子
之說為尤嚴所謂間不容髮之際非理明
義精德至聖人者孰能處之而無愧哉纔
有一毫利心則失之矣然其命之絕否則
亦不過察於人情又與孟子之言實相表
裏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
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望

亦運而已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

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

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通考趙氏德曰腹方口圓曰壺篋以竹為

蓋之長二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二寸上有

新安陳氏曰齊王言天命孟子欲其以人

心觀天命欲知天命當觀人心欲得人心

當施仁政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之以此足
矣惟仁可以易暴燕人避燕之虐望齊之
仁而歸之齊苟不施仁而益暴得非以暴
易暴而益甚之乎蓋警之也
芑山張氏曰引史記証齊伐燕可也司馬

遷燕世家孟軻謂齊王曰數語妄說耳小
計承入而不為辨正便似孟子勸齊伐燕
便得孟子是儀秦一流人有是理乎此
大全下註引証之誤多此類又如鹿毛壽
徐廣曰一作屠毛又曰甘陵縣本名屠索
隱曰春秋後語亦作屠毛壽又韓子作潘
壽市被入姓名小註皆畧而不詳何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
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
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
畏人者也

新安陳氏曰七十里為政千里畏人立兩
句為柱下文分兩節應之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雷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
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
我后后來其蘇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
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
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
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聯

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
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
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
下也

通考趙氏德曰爾雅雲出天之正氣竟出
地之正氣惟謂之虹雖謂之竟則雲陽物
也陰陽和而雨則雲散而竟見矣
或曰天下信之不在臨時謂是平日發
政施仁此心昭昭百姓都信得過天下畏
齊之彌與動天下之兵只是素信齊不遇
平日言足以補註所未及
蔡應齋曰仰其來而又恐其不來只如願
其雨而又恐其不雨故只管望看是雲是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雷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
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
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
其可也天下固與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
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
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
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

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事為殘虐則
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
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連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
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畧之
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
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

四書大全辯人上孟卷二

吳

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
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雙峯陸氏曰當時只是子瞻子之為亂燕
民自無罪齊王只當誅子瞻子之別立君
而去不當取他國這時只當定亂定亂者
取其亂者而誅之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
其國取之則是蹂躪而奪之牛齊王殺其
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是
其國了
知安陳氏曰此是為齊畫一策如此區處
器無所利於燕燕幾湯誅君弔民非富天
下之為則可通止諸侯之兵矣
慶源輔氏曰范氏發明孟子此意甚好蓋
堯舜道也而堯舜之道則正道也莫非師
也而湯武之師則天討也集註又益以豈
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一句

同聲下
聲勝平
弄反糾

尤為有功於學者此萬世臣子事君之大
法也
林次崖曰燕之致亂只是燕噲子之齊人
伐燕只當定其亂取其亂者誅之別立君
而去之使未致諸侯之兵這理亦不過如
此孟子上章取之而燕民悅兩節分明是
知燕人不與教他取決于此雖不明言其
不可而不可之意是在言外蒙引勸以行
王政亦或可取之言恐未必然小註饒氏
說見
芭山張氏曰存疑駁正蒙引甚確

○鄒與魯開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
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
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四書大全辯人上孟卷二

吳

閔關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眾
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
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
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
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
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
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轉饑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

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庫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歛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饑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二

哭

新安陳氏曰有司所以然者皆君不行仁政之故孟子對鄒君言故畧有司而專勉南軒張氏曰有司視民之死而不救故民視有司之死而亦莫之救所以爲得反之也孔行仁政而以民爲心民亦將以君爲心而親其上死其長矣此感應之理也孟子戒之戒之之語非特爲人上者不可須臾忘檢身者亦當深體之新安陳氏曰上之愛民如父母之於子則民之衛上如子弟之衛父兄鄒君如罪民而不亡言焉得反之以意察然可畏真湊切之論死其長如回何敢死之謂忘身救上死且不避也平時親其上當危難則死其長

奇聞去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四書大全辯

哭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浚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禮記曲禮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衆謂師衆大夫率師敗則死之制謂命令士受命或迫以死寧死而不可棄君命也南軒張氏曰與其望二國矜已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國鑿池築城與民效死以守之是在我所當爲之事爲吾所當

四書大全辨

上孟卷二

辛

爲而已然固國以得民爲本民心不附雖
有金城湯池誰與守之使民效死而不忍
去非得之有素不能然也
慶源輔氏曰築城鑿池致死以守者守義
也使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愛民者
不能也若夫間於二大而徒欲擇強者而
事之以觀一日之安則是僥倖苟免而已
雲峯胡氏曰不守義不能效死而不去不
愛民不能使民亦效死而不去
新安陳氏曰守義守死社稷之義以倡其
民也愛民當在平時○城池地利也民弗
去人和也復致死而守義以倡之此守國
之正法也
蔡虛齋曰愚嘗疑智者爲能以小事大今
文公欲事齊楚而孟子乃曰是謀非吾所
及何也蓋以小事大文公自能之不待教
也但文公全欲憑大國之援以僥倖旦夕
之無事而不知有自固之義故孟子獨以
所缺者策之南軒曰與其望二國於已以
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國雖曰自強
立國然論到道理十全處齊楚還當事他
當以鄭子產爲法○效死而民弗去此處
還未說到破國處正是要立國也孟子正
恐二國之不足恃而反以致亡故教以自
固之策然國君死社稷必不得已亦須死
了故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弗
去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
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
其偏已而恐也

臨同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
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之也詳見下章

四書大全辨

上孟卷二

壬

通考趙氏德曰周自后稷生於邠
之國后稷母家夏后氏衰失其官
狄公劉后稷曾孫也復遷幽詩篤公劉
遷幽之事又九世而大王去邠遷岐
所言是也沮漆在幽地二水東流亦過周
岐山東入渭邠在岐山之北則自邠
山至岐下當幸岐水之北蓋公劉皇
及芮言都邑之水也縣之自土沮漆舉境
內之水也以此觀之則不得以率西水許
爲漆沮也明矣皇矣詩云度其鮮原居岐
之陽太王已遷在岐山而文王又遷在岐
山之南後又遷豐邑在豐水之西武王又
遷鎬在豐水南故周自后稷居邠不啻奔
戎狄公劉居幽大王邑岐文王邑郢又遷
豐武王居鎬故羣書百考有自稷至武王
遷之圖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
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
疆爲善而已矣

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
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

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微幸於其所難必○

朱子曰孟子言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初無望報之心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乃爲太王避狄而言易大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亦豈望報乎南軒張氏曰所謂爲善循天理而不爲已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聖

私也爲善者初不期後世之○王而必有王者理則然也開久大之基○其可繼者而已而不必其成功也○若有期於成功之意則欲速而見利私意一生○復可繼之實矣雲峯胡氏曰集註兩章皆言不可僥倖大凡僥倖者不爲天理之所當爲而徒觀夫意外之得者也○前章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己者而不可僥倖其在人者此章是勉強爲善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其在天者○蔡虛齋曰當時齊人將築薛文公已甚恐矣孟子乃始教以爲善不知是教他怎生樣爲善且不能舒其目前之憂但教他爲善以爲子孫興起之地而又言其不可必但當強爲善夫人令其強爲善亦是矣但不知其怎麼解得他吾甚恐之問○愚意太王之爲善○避狄遷都○以存其宗社○保其人之不忍殘民以與敵爭而積功累仁以有待於後此是太王之爲善處孟子令文公強爲善者意蓋亦欲其如此○君子創業垂統如彼何哉一語是亦就遷國圖存上說○况已迫矣吾力既莫如之何只得效太王之爲善自爲可繼以俟命於天爾○所以成章之答亦一邊是遷國圖存一邊是守正俟死○或謂引太王去邠事只是言其不得已也言古人亦有處此變者非必令其遷國也且文公當時如何得去又將遷之何地曰不是下章分明告以太王之遷邠又曰君請擇於斯二者况此下荷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集註分明入太王在內但令其無期必耳哉○乃是指滕文公說○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聖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犬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
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
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
衆而爭先也

南軒張氏曰太王之言忠厚不迫其遷本
以全民不敢必民之歸而強之徒也曰二
三子何患乎無君此天地之心真保民之
主也民心自不容釋乎太王戴其仁有素
矣然太王之事非德盛而達權不足以與
此

東陽許氏曰太王自邠遷岐民從之如歸
市史所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三年
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蓋非獨邠民近於岐
周之民皆歸之也當時四方地近戎狄皆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二

孟子

開陳之地非封國之疆界故大王得優游
遷徙若勝在中國久介大國之間無可遷
之地民雖或從之亦無所往孟子特舉大
王之得民以警文公爾故下文言效死乃
其正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
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
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
正也正謂此也

公羊傳襄公六年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易
爲不言萊若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不齊

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
通考趙氏德曰襄二十五年崔子弑齊君
晏子曰君民者社稷是主臣君者社稷是
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
之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
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
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

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
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二

孟子

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
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謂擇於斯
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
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
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
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
之道也

記禮運故國有患若死社稷謂之義大夫
死宗廟謂之變
問集註義字當改作經字朱子曰思之誠
是蓋義便近權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

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者用經

通考吳氏程曰君死社稷謂之義與權似

無別故語錄欲改作經

慶源輔氏曰遷國以圖存者犬王是也守

正而俟死者國君死社稷是也在文公唯

有此二法故併舉以告之然權非大賢以

上不能為經則人皆當勉也故使文公審

已量力擇而取其一焉夫大王之立非文

公所能為然則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

其當然也

問孟子對滕文公二段皆是無可奈何只

得勉之為善之辭想見滕國至弱都主張

不起故如此朱子曰滕是必亡無可疑者

況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齊

楚之間二國視之如太山之壓雞卵耳若

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若

湯文之與皆在空閒之地無人來觀他故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二

夷

日漸成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

蔡虛齋曰依韓文公岐山操曰伊岐有阻

我往獨處爾莫予追母思我悲云云觀之

則是以二子何患乎無君為自有人來

君之不是命以從已之詞也而南軒註亦

云其遷本以全民不致必民之歸而強之

從也曰二子何患乎無君此天地之心

真保民之主也民心自不容釋乎太王耳

此其詞雖善然其章亦與韓文公同愚以

為非也民非何戴後非衆固與守邦而

曰我往獨處爾莫予追何哉故曰無太王

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可見

矣其又怨以其積世之赤子而委之狄人
哉如此乃屬其父老而告之何為與之訣
別乎夫邠人之不能釋乎太王太王亦自
知之矣而乃為是辭以動之乎古者君
民一心況太王之於邠人直以父子親戚
然明告以去邠圖存之意何嫌乎但亦非

強之也此須以太王公正之心看之况前
此公劉之遷則曰乃褻族繼于棠于蒙思
哉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都
是帥民而去太王乃欲棄其民而獨往耶
情理俱碍然則所謂二三子何患乎無君
此言何謂邪曰下句不云乎我將去之便
是有君也蓋當是時若不遷去則勢力不
敵反成無君矣故曰云云
當時若不避之則無國無君無民矣去之
則民存國存君存宗祀存

將乘去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
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

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

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

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新安陳氏曰平公將見孟子必得之於樂

克所以沮於臧倉後克入見審問不見之

故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

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

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

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

入見
告見

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

五鼎大夫祭禮

雙峯饒氏曰樂正是樂官之長恐其先世
魯作樂官來子孫遂以爲姓樂正襄亦是
一人以此見樂正是姓如司馬亦是因官
以爲姓

雙峯饒氏曰五鼎是大夫之禮羊豕魚腊

通考東陽許氏曰儀禮特牲饋食禮士祭

禮特用豕陳鼎三豕右肩臂肫肺脰正脊

橫脊長脊短脊九體膚三離肺一判肺三

爲一鼎魚十有五爲一鼎腊獸之乾者用

兔爲一鼎少牢饋食禮大夫祭禮牲用少

牢陳鼎五羊右肩臂肫肺脰正脊脰脊橫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堯

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豕十一體腸三胃三舉肺

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豕十一體腸三胃三舉肺

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豕十一體腸三胃三舉肺

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豕十一體腸三胃三舉肺

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豕十一體腸三胃三舉肺

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豕十一體腸三胃三舉肺

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豕十一體腸三胃三舉肺

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豕十一體腸三胃三舉肺

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豕十一體腸三胃三舉肺

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豕十一體腸三胃三舉肺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

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

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

馬

管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

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

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

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

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

出處闕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

力之可及

龜山楊氏曰孟子之遇不遇治亂興衰之

所繫天實爲之非人所能也夫何怨尤之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堯

有范氏曰在孟子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以

言天賢者在己者有義在天者有命修其

德奉行天命不當議之天也則當尊用賢

慶源輔氏曰章旨之說淺得聖賢出處之

道樂正子亦未免以世俗之心窺孟子故

孟子以此發之

雙峯饒氏曰孔子有兩說道之將行也與

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與孟子此章一

同皆取必於斯文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

其如予何是取必於斯文也天既欲喪斯

文必不使我得與於斯文天既使我得與

於斯文則是天必不喪斯文一說是我係乎

命係乎天是以天爲主一說是天命係乎

我是以我爲主二者相爲賓主那箇是聖

人之言這箇是賢人之言孔子告子服景

伯是與常人說話又低得一等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論出處而以天命
決之聖賢蓋以天命曉人封人則以天意
觀聖人者也此類專以窮達言真氏以
伯寮之惡藏倉之沮夫子莫我知之數孟
子何為不豫之語皆為安義命之事天以
分定言此亦在天之天雖以理言而實兼
乎氣者也故與命以氣言者相貫餘凡所
謂不怨天與此類同
芒山張氏曰行或使之二或字與論語道
之將行道之將廢二將字參看或字中便
隱隱含蓄個天字不宜將使尼着在人上
說○大註必有人云云語氣反呆滯細思自
見○藏倉雖嫉賢能直沮孟氏耳後世如
弘恭石顯之干蕭望之竟傾詆令自裁死
天子痛悼而終莫之罪尤甚者唐玄宗時
四方奏請委大閣高力士先省閣乃後進
小事專決將相皆厚結力士以得進如此
則士大夫出入與人門下進退之權奄人
操之又何必如藏倉之設巧詞以沮孟氏
也○至穆宗而後八世為宦者所擁立七君
上脅天子下賊宰相奴戮朝士與方鎮始
好相倚既惡相讐而唐亡嗟乎若是者豈
獨漢唐哉然則宦豎嬖倖之人始予惑耳
終予喪邦士之賢且才者不見用則已耳
義命自安耳安能不為天下國家痛哉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二

半

天反扶

四書大全辯孟子卷正書舍說書不准以

公孫丑章句上知有汚損缺佚今賡補

通考勿軒熊氏曰一章言義氣集義六
章言仁政二章言古聖賢三章言答問
之辭餘皆孟子自言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

可復許乎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

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一

慶源輔氏曰此必丑初見孟子時事觀其
語意恐孟子不敢以管晏自許是全未知

孟子也
西山真氏曰齊宣既慕桓文丑復慕管晏

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已久故不惟

時若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賢之事

慶源輔氏曰世衰道微聖學不明人不知
有學問則亦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業雖有
英才美質不覺溺於時俗之見聞而已此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

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
賢曾西翹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
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
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反聲音六
拂又音勃曾並音增○通考吳氏程曰唐韻
雖有二音而於勃音註怒色拂音註淺色故
孫氏單音勃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
之孫楚不安貌先子曾子也翹怒色也曾
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二

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
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
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
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
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
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
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
事

千爲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三

問聖人分明是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硬以
爲早如何未子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
見他做得那規模來低
才視管仲誠爲不及然子路之所學則聖
人之道其於管仲之事蓋有所不屑爲者
或曰楊氏本說但云子路譬之御者則範
我馳驅者若管仲蓋詭遇耳此則是御
而譬其所爲未說到功效上今集註增益
之曰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
之功詭遇而獲禽耳則是才與功都說了
然按孟子範我馳驅是一人不獲又是一
人詭遇是一人獲禽又是一人今若作
人看則似以子路爲御之善而射未善然
射御又非一人所能兼者恐不若只從其
本說之爲得也曰非是之謂也集註之意
蓋謂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遇王者故不
獲管仲則詭遇以逢桓公之爲故得禽多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通考董氏彝曰公孫丑問管晏孟子以曾
西之言推尊聖門高弟淳于髡問子柳子
思孟子以百里奚之功答之蓋尊王賤霸
者聖賢之本心賢才進退者興亡之大事
一則貴霸者之臣不能致君於王道一則
美霸國之君能用賢者以興邦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

不足為與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

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四

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

大行

東陽許氏曰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此言周公制禮作樂之後雖殷之頑民莫不率化趨善之時也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

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

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

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雙峯饒氏曰故家舊臣遺俗舊民是說在下底流風之化善政之事是說在上底

白雲許氏曰湯之孫太甲繼湯立太甲五世至中宗太戊太戊三世至河直甲河直

甲子祖乙祖乙六世至盤庚盤庚三世至高宗武丁二世至祖甲皆賢君也祖甲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五

後六世七十餘年至紂

齊人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

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難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居民稠密也

通考詹氏道傳曰王制四海之內爲九州方千里而王畿居其一是亦井田之制雙峯饒氏曰勞是指事力而言有地則有財有民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聚則兵強既富且強所以舉事易文王百里地狹民少所以難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六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爲飲食言饑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新安陳氏曰如漢五里一置左傳楚子乘駟會師東陽許氏曰字書馬通曰置步通曰到漢西域傳因駟置以聞師古曰卽今驛馬也

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雙峯饒氏曰德之流行卽是應前面文王之德底德字蓋德是本全靠時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勢有德基而後可以待時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

然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七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問孟子既早管仲使孟子富管仲之時則如之何雙峯饒氏曰亦只是合諸侯以尊周室但孟子則真能使王室尊安而諸侯各循王度管仲不過假尊周之名以蓋其攘諸侯之實其所爲實文武之罪人也王霸之分只在誠僞孔子作春秋亦不過欲諸侯尊周室循周制而已新安陳氏曰丑姪論管晏孟子只及管仲而不及晏蓋晏之事功又在管之下不必言也晏才不及管而其人稱正於管其人無可議其事無可言此孟子所以置晏不言而專及管仲月桓近解曰由湯節不必分析時勢只說商家一統之大是以難也句應久而後失一句惟其世澤久遠是以難失耳說文王難得者謬甚文王以服事殷何暇計較得失邪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

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
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通考吳氏程曰雖由至異矣作一句只

王字微議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八

雙峯健氏曰集註恐懼疑惑四字雖是說心之所以動然恐懼字是爲下文養氣張本疑惑字是爲下文知言張本要之不以疑惑然後能不恐懼故集註論心之動則以恐懼居先論心之所以不動則又以無所畏懼居先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畏懼雖當盛位行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心動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蓋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然也公孫丑非謂孟子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霸子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耳不知霸王當甚閑事
雙峯饒氏曰道明屬知言德立屬養氣陵陽李氏曰明則不疑立則不懼然未有不明而能立者故知言養氣雖二事並進而其序必以知言爲先孔子不惑則自不動矣
雲峯胡氏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在三十而立之後德立而道明誠而明者也孟子所

此謂
分條
實錄

以四十不動心者先知言而後養氣道明而後德立明而後德立者即也
東陽許氏曰疑即動心處集註却言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似疑懼又在動心之外者蓋心之虛靈靜一能明天下之理者此也足以應天下之事亦此也今理有所不能明而疑事有所不能應而懼然則疑懼乃動心之目心因疑懼而動而疑懼非心之所動也
附蔡黃氏洵饒曰孔子道明自然德立孟子道明然後德立無所疑是道明無所懼是德立
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當作五節看疑懼二字包一章大意而直字貫乎其中
不動心乃大行不加之意以恐懼疑惑說以概否字正言不動心我四十是指其時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九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責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未足爲難也

朱子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是粗法強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醇醇萬變而自軒張氏曰孟子以集義爲本告子則以義爲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人欲不勝

而物各止其所者也。在告子則心制其欲，尊固疑滯，而能不動者也。
慶源輔氏曰：告子外義未為知道，然未四十時已能不動心，其不動心又先於孟子。以此觀之，則不動心未足為難可知也。
新安陳氏曰：告子強制其心而能不動也，孟子亦姑借告子以淺說耳。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新安陳氏曰：有主二字，包得調下文點合。曾孟皆是有主，但有精麤之分。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十

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點伊糾反撓奴交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

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

布寬博寬大之衣服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

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

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

不動心者也

慶源輔氏曰：集註二黝蓋刺客之流以其言所謂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而知之

也。以必勝為主，亦以其言而知之。惟其心以必勝人為主，故無有尊貴視之一如匹夫。不受其挫，必反報之。
雙峯饒氏曰：惡聲必反，不專謂諸侯於褐寬博萬乘皆然。
東陽許氏曰：一毫挫於人，謂所辱者至小，也不受者必報之。惡聲至必反之，謂不惟辱貴者亦必報之。惡聲至必反之，謂不惟辱不報，雖言小不善亦必報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十一

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朱子曰：量力慮勝是畏三軍者。此舍誠別人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問：施發語聲曰：此古証說。後而只解舍可見問有何例。

可按曰：如孟之反舟之僑尹公之他之類。

慶源輔氏曰：註云：蓋力戰之士亦以其言而知之也。惟其心以無懼為主，故不問其徒之衆寡，我之勝否，遇敵則戰也。

新安陳氏曰：黝舍皆以心有主而能不動

一則至於必勝，一則至於無懼。蓋是羸猛

之不動心。孟子此處且兼演說。東陽許氏曰：黝舍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公孫丑又以孟責比告子，故孟子亦以

聖大
說夫
是信
果何
亦安
信否

勇士之類言之
或曰二節不是實敘當時行事。總是形容
話頭。思字。視字。正摹寫他必勝光景。即孟
施舍之言。亦是想像他無懼為主。而代為
之語耳。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
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黜務敵人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
反求諸已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
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
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
守則舍此於黜為得其要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士

慶源輔氏曰黜務敵人謂專以必勝於人
為主也舍專守已謂專以我無所懼為主
也
問子夏篤信聖人朱子曰這箇雖無事實
但看他言語如曰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
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看他此處孟
子又把他北宮黜來比便見他篤信聖人處
雙峯饒氏曰曾子反求諸已便是聖人與
他說話他未敢便以為然必要求諸已
以審其理而後信子夏篤信聖人則以聖
人之言為必可信不問說得是與未是便
信了
問如何是孟施舍守約處朱子曰北宮黜
便勝人孟施舍却只是能無懼而已矣如
曰視不勝猶勝也此是孟施舍自言其勇
如此孟子言此二子之勇未知其孰勝但

簡便
讀引
說為

簡便
讀引
說為

孟施舍所守得其要也蓋不論其勇之孰
勝但論其守之孰約且二子之似曾子
夏直以其守氣養勇之分量淺深為有所
似耳豈以其德哉
雙峯饒氏曰孟施舍取必於已其氣象似
曾子之反求諸已北宮黜取必於人其氣
象似子夏之篤信聖人此是論二子之勇
有所似非論其是非等級也然將二子所
守來比量則孟施舍守其約在我者為得其
所守之要耳○凡言守約不是守這約約
要也言所守者得其要也守得其約則守
字活言守定這約則守字死了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士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
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慍焉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
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
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
往而敵之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恐懼之字指人
朱子曰儀禮記多有縮字每與衡字作
對下文直養之說蓋本於此乃一章大指
所繫不可失也○自反縮與不縮所以不
動只在方寸之間若仰不愧俯不慍看如
何大利害皆不足易之若有一毫不直
則此心便索然然則舍是不動心曾子是自反
而不動心
雙峯饒氏曰縮不縮指理言不慍吾往指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古

氣言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
 餒吾之理不直雖一夫之賤亦為之屈吾
 之理直雖千萬人之眾在所必伸孟子西
 丑有過孟貢之語所以先說舍然後說
 歸會子來
 曾子王曰朱子云孟子養氣之論孔子
 已道了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愚謂與
 此正相反表裏自反則內省也直則不疚矣
 雖千萬人吾往不憂不懼也
 新安陳氏曰此曾子之大勇以義理之直
 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子之論至此始精
 細下文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之說蓋
 自此自反而縮發之也
 或曰端往都是勇斷斷不往處正是千萬
 人不敢往的精神蘊蓄處內省時微覺不
 縮即還他端的一念端是一點良心存氣
 盡欲大勇的反二字不可忽只此節作
 的工夫自反二字不可忽只此節作
 報便非○曾子孟子養氣大關頭常恐有
 不縮處不得于心處不慊處行不義殺不
 辜處若云知言養氣更無不得于心不得
 于言之時是欲擡高聖賢失却聖賢側身
 改過大旨
 蘇頌演云縮入也入受也自反而心受之
 以為可為者無憾于吾心也則吾心豁然
 為之而吾氣勃然應之矣

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
 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
 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
 詳之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圭

朱子曰孟子說曾子謂子襄一段已自盡
 了只為公孫丑問得無了期故後面有許
 多說話此一段為被他轉換問所以答得
 亦周匝然就前段看語脈氣象雖無後意
 亦自可見前一段已自具得後面許多意
 思足○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黝之
 守氣不似孟施舍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
 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
 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
 慶源輔氏曰論舍之氣象雖大略有似於
 曾子然舍之所守不過是一身之血氣固
 未嘗反之於心以自顧其直與不直也其
 守之要非舍之所能知所可比也反身謂
 自反循理謂直
 雙峯饒氏曰或問孟子之不動心如何原
 是曾子曰浩然之氣便是大勇以直養便
 是自反而縮行有不慊於心則慊便是自
 反而不縮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
 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
 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克
 也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
 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
 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三

六

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克滿於身而為志之卒使者

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朱子曰告子之意以為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驗也○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是亦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三

七

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謂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

慶源輔氏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氣固有時而能動其心然心之不正則未必皆氣使之大抵心是本氣是末故程子亦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脾然達于外此不得於心勿求諸氣所以為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猶言尚為可也

朱子曰以下文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說亦未為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巳至于言則雖發於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詖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每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為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其害理深矣故斷然以為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哉

慶源輔氏曰心有知而氣無知雖云氣一則能動志然大抵是氣隨心動故以志為將帥也不言心而言志者志者心之動而有所之處也但志則就其動處言故尤切耳下文又言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亦可見矣心無形而氣有質雖云心為本氣為末然人之所以克滿其身而不至餒乏者實賴氣為志之卒徒也志而無氣則志無所使亦由將帥而無卒徒則亦虛名而已

新安陳氏曰呂與叔克已銘云志以為師氣為卒徒此蓋就師字上生出卒徒字潛室陳氏曰集註謂致養其氣即無暴氣發得暴失養故也必言致者見養氣之難須以集義為本又無正志助長之弊方為能致養也

四書大全辨

上孟卷三

大

雲峯胡氏曰集註於持志謂守其志可也必曰敬守其志添入一敬字最有意蓋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敬敬義夾持方為成德之事或疑兩言字不同告子不得於言已之言也孟子知言天下之言也愚嘗應之曰理一而已告子於已之言且不能反求其理如何能於天下之言而求其理孟子於天下之言能究極新安陳氏曰下文知言養氣其根已安於此告子不得於言即不求其理於心是不知言也孟子告子其不動心之名雖同而養氣也孟子告子其不動心之名雖同而在此所以不動心之本則相反而全不同者通考仁山金氏曰孟子不動心本是心上用工知言是其要養氣是其助附纂黃氏洵饒曰告子勿求於心與孟子持其志相反告子勿求於氣與孟子無暴然不動者相反故曰持其志速與孟子自可分先後持志便要養氣

芭山張氏曰蘇穎濱云人必先有是心也使氣與心相狎而不相離然後臨事而其氣不屈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志之所至而氣從之之謂也傳習錄或問志至氣次而明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又楊升菴丹鉛續錄云至者至此之至非極至之至次者次舍之次非次第之次思冰而寒思火而熱此志自內至而氣次焉之驗也驚則汗出哀則淚下此志自外至而氣次焉之驗也以文觀之則曰至曰次似志甲而氣乙也以氣驗之則曰志

扶大音

新校四書上集曰溫言既又都家

四書大全辨

九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

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知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慶源輔氏曰志者心之所之故可言向氣則做出來底便是不可以向言只得下在字下文云氣專在是兩在字相照應察理精矣

四書大全

上孟卷三

子

程子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
義在內也志帥氣也持定其志無暴亂其
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
然志動氣為多且若志專在淫僻豈不動
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故張者趨者反
動其心
朱子曰為告子將氣說得大低了故說志
最緊要氣亦不可緩故曰志至氣次持其
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志即是心之
所向而心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特其志
便是養心不是持一件外事別有簡養心如喜
怒若當喜也須喜當怒也須怒這便是持
則氣便暴了志即反為所動張趨是氣也
他心本不會動了○問張趨反動其心若
則其心便動了○問張趨反動其心若
志養得堅定莫須張趨亦不能動得否曰
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曰張趨多過於卒
然不虞之際所以易得動心曰是○問在
車間驚和行鳴佩玉皆所以無暴其氣今
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為無暴曰凡人多動
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且如只行得
五十里却硬要行百里皆是暴其氣學者
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
志動氣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
志者却是下流壅而不泄反濁了上面也
○問程氏遺書云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
則動志外書云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
動志二說孰是曰此必一日之語學者同
聽之而所記各有淺深類多如此志一動
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此言未說動氣動
志而先言志動氣動反此言未說動氣動
若後一說所記得其本旨蓋曰志專一固
可動氣而氣專一亦可以動其志也○問
持志養氣之為交養何也曰持志所以直
其內無暴所以防於外兩者各致其功而

四書大全

上孟卷三

子

無所倚廢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
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
○問養氣次第功夫內外是交盡不可靠
自己自守其志便謂無事氣纔不得其平
志亦不得其安故孟子以張趨形容之告
子所謂不得其心勿求於氣是未為全論
然兩者相夾著方始德不孤
雙峯饒氏曰志帥也氣卒徒也如周亞夫
軍中夜驚曰志帥也氣卒徒也如周亞夫
定處然說或被驚不己自家如何睡得
安於此足見持其志又不可不養其氣○
子所以足容重手容恭聲容靜氣容肅行
中安陳氏曰前言心與氣忽又變心言志
者蓋心以全體言志以心之動而有所向
處言欲致持之之功則心之動而有所向
處用力若心則不可言持矣故志字尤切
後云氣壹即動志即是以是氣也而反動其
心證之可見動其心即是動志矣程子什
九什一之說蓋言志動氣之時多十中常
有一九所以志為至氣動志之時少十中亦
通考東陽許氏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
反動其心為第二節孟子曰我善養吾
浩然之氣是專言養氣而不言志所以養
之方與養之之節度一而將進於化
上工夫孟子之自得至於大而將進於化
黃氏紹曰持志工夫簡而易知養氣工夫
密而難明故孟子因公孫丑之問獨詳於
養氣而不復更言持志道者事之問獨詳於
理之宜合乎道者容有不適其宜合乎宜
者未有不合乎道者孟子所以言氣配義
與道而其下文詳言集義而不及道也

此言以氣為本心不氣以
知此言以氣為本心不氣以
此言以氣為本心不氣以

生

章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
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
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
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
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
即所謂體之克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
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三
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
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
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
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
悍然不顧而已爾
朱子曰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是
非如何養得氣須是道義一一審處得是
其氣方克大○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
要全在知言上所以大學許多工夫全在
格致致知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氣
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關正如致知
知格物正心誠意是兩事其實相關正如
非邪正義理昭然此浩然之氣自生○知

也皆之養本心不氣以
非本氣為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三

三

知得此型告子便不理會故以義為如
雲峯胡氏曰論語亦曰不知言無以知人
但論語為初學而言故集註但曰言之得
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孟子則自言也故集
註釋之此論語尤詳且重論語之知言為
知人之端入德之事孟子之知言為養氣
之本成德之事
朱子曰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段而言
○醉醺醺然皆合義則俯仰並無愧怍
故其氣自盛盛大流行
慶源輔氏曰盛大言其體流行言其用才
性小則便非氣之大本體才鬱塞則便非氣
之本用氣即天地之氣而人之所以克滿
其身者其本然之體用自是浩然由失其
養故餒氏曰孟子之言善養氣是以成德
雙峯饒氏曰孟子之言善養氣是以成德
以下却是說做工夫下文必有事焉而勿正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三
雲峯胡氏曰集註章句言復其初者凡三
論語謂人之性其初本善學者當明善以
復其初大學謂人之性其初本善學者當
自盛大流行以復其初此言人之氣其初
然非學以復此心此性之養氣先之以知
附纂黃氏洵說孟子此性之養氣先之以
格盛大是體流行是用體之克者泛言之
復其初行之事
慶源輔氏曰集註疑懼二字以應此章第
一節語文疑惑恐懼四字也道體也義用
也無道義一事來則以一理應之夫復何疑
極無餘義則以道義應之夫復何疑
而不行夫復何疑之有
慶源輔氏曰浩然之氣即達德中之勇不
動心即是勇者不懼添一箇知言即是智

四書大全辨

上孟卷三

孟

之動疑者心之所由以動也。恐懼二字於
 則釋知言養氣二句故先疑而後懼之意此
 東陽許氏曰知言則盡心知性萬理洞然
 何所疑哉發氣則動皆合義遇事即行何
 有畏怯二者既全何能動心
 附纂黃氏洵饒曰無所疑即道明無所懼
 即德立
 問知言養氣之說朱子曰孟子之不
 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
 故無所懼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
 笑判然於胸中而能虎視眈眈百戰之衆又
 皆望其旌旋聽其金鼓爲之赴湯蹈火有
 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
 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科
 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爲人所擒者恃其勇而
 已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證然以孟子此
 章之言反覆求之亦曉然可見矣先引告
 子之言以張本於前後言已之所長以著
 明於後今以張本於前而後言已之所長以著
 得之言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告子所求之
 氣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告子所求之
 則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孟子
 之相形而後告子之相形固有不待安排而
 可移易者
 慶源輔氏曰孟子能知人言之是非非告子
 乃自以其言爲外而不復考孟子善養其
 氣而告子乃以氣爲末而不知求此所謂
 正相反也其不動心者不過是硬把定其
 心冥冥然都無知之於一切事皆漠然與
 之扞格而不顧耳亦豈能終不動哉然其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四書大全辨

上孟卷三

孟

所以能不動者亦幸而已
 新安陳氏曰冥然無覺則不能無疑悍然
 不顧非真能無懼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冥然無覺不能知言悍
 然不顧不能養氣○冥然無覺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不能知言是也悍然不顧不得
 於心勿求於氣不能養氣是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
 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
 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
 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
 知矣
 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朱子曰只是一
 氣義理附于其中則爲浩然之氣不由義
 理而發則只爲血氣然人所稟氣亦有不
 同有稟得盛者則爲人強壯隨分亦有立
 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衰者
 則委靡弱懦都不解有所立作唯是養成
 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爲一更無限量○
 孟子先說知言後說養氣而公孫丑先問
 氣者向來只爲他承上文先論志氣而言
 也今看來不然乃是公孫丑會問處留得
 知言在後面問者蓋知言是末後合尖上
 格物一句益是用功夫起頭處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

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

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

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

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克塞無間矣程

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

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

蔽。則敢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

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美

虧欠時

慶源輔氏曰。初無限量便是盛大不可屈

撓便是流行。卽所謂浩然之氣也。不言用

者舉體則足以該之矣。新安陳氏曰。照應本章上文釋之以直之

直字。卽是上文縮字意。有間斷之者矣。程子曰。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識得當行不

歉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問伊川於至大至剛以直點句。先生却於

全無骨力。○至大至剛。以直字點句。則養字

而無害。是用功處。塞於天地之間。乃是效

也。○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

曰。這源流便在那箇心裏。昨內省不疚

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一氣。又不是

可句本義。初無限量。至大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

別將箇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知

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作。時

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纔說

浩然。便有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然

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之類

皆低。不可不語此。且本意只是設問。孟子

能擔當得此。樣大事。否。故孟子所答。只說

許多剛勇。故說出浩然之氣。只就問答本

文看之。便見子細。曾齊王氏曰。此所謂其爲氣也。氣之體下

附纂黃氏。洵饒曰。天理無有不善。而正氣

中正。浩然。但其流行參差。不齊。故人所稟

有清濁之異。能去其昏濁。則本然者自浩

然矣。朱子曰。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

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去。人便是稟得這

箇氣。無欠缺。所以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

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問浩然之氣

是稟得底。否。曰。只是這箇氣。若不曾養得

剛底。便羸弱。底便衰怯。○問孟子說。浩

然之氣。却是不分稟賦。清濁。說曰。此章孟子

之意。不是說氣稟。只因說不動心。妄說到

這處。似今人說氣魄。相似。有這氣魄。便做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美

慶源輔氏曰。浩然之氣。本是天地之正氣

然。天人一理。故孟子更不分別。直以爲已

之氣也。養而無害。則全其本體。而塞乎天

地。若不務集義。而所爲一存私慾。遮隔下

則便不流行。而欲然餒乏。不足以克乎身

而失其正大之體也。雙峯饒氏曰。人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之

氣。如此。剛大人之氣。亦合如此。剛大其所

以不能如此者。不善養之故也。程子曰。人與天地一氣也。人特自小耳。止

如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只是這氣

做出來他底却與天地一般保至天至
只是善養故耳。此氣是天地之正氣心得其
雲峯胡氏曰此氣本得於天地之正者
正便是其不失其所得於天地之正者
東陽許氏曰此氣本得於天地之正者
剛大天之體段也聖人生知安行無非直
道不假乎養衆人知不明自害其剛大故
須直以養之直即義也塞天地言其效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塞天地言其效也
獸魚鼈蟲若而人倫日用不格則亨身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配者合而有功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
者天理之自然餒饑乏而氣不克體也言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天

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
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
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
有所不克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
為矣

慶源輔氏曰此意本於李先生曰配是
貼起來朱子謂襍貼二字說配字極親切
蓋道義是虛底物不自孤單得這氣襯貼
起來便張大無所不達今人做事亦有合
於道義者若無此氣則只是一箇衰窶底
人李先生又曰氣與道義是一箇出來朱子
謂一滾出來說得道理好孟子分明說配
義與道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一滾發出

來故朱子用此意而就配字說出此句蓋
已極於精切矣

雙峯饒氏曰合而有功譬如妻之配夫以
此合彼而有助於彼者也蓋理氣不相離

氣以理為主理以氣為輔大凡人不和離
善為是無那氣來襯貼有那氣來襯貼起

做得定是有力
雲峯胡氏曰所謂合即延平所謂一滾出

來之意所謂助即延平所謂襯貼起來之
意也

新安陳氏曰疑憚疑懼四字仍應前註文
疑惑恐懼字意憚即恐懼也

程子曰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
不在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養而無害

則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便是餒○率氣在
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率氣在

志養氣在直內有私意則餒無不義則浩
然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无

朱子曰道義別而言則道是物我公共自
然之理義即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
此理者也○道是舉體統而言義是就此
一事所處而言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
臣當敬此義也所以孝慈所以仁敬則道
也故後而只說集義○道義是公共無形
影底物事氣是自家身上底自家若無這
氣則道義自道義自氣自氣自何助得他○
兩箇其為氣也至大至剛是說此氣之體
民配義與道是說此氣可將如此用是說
氣之功用○或問何以言氣之配義與道
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
者也氣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
之則有是理而後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
又因氣以為質也而人言之則必明道集
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又因是
氣而後得以行焉蓋三者雖有上下體用
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如此苟不知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

所以養而有以害之則理自理氣自氣其
 浩然而充者且將為慊然之候矣或略知
 道義之為貴而欲恃之而有為亦且散漫
 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
 雙峯饒氏曰浩然之氣全靠道義在裏面
 做骨子無這道義氣便軟弱蓋緣有是理
 而後有是氣理是氣之主如天地二五之
 精氣以有太極在裏面做主所以他底常
 態地浩然
 通考涂氏潛生曰仁包四者故一言而有
 餘義非一端故累言而不足以仁配義以
 義配理所重在仁與理體用之謂也以義
 配道以義配德以義配命以義配理所重
 在義裁制之謂也
 或曰楊升菴云朱註配者合而有助之謂
 高泉謝氏云合字是也而有補助之謂
 其有彼此之分也文公此解緣信師說大
 過李延平云配是襯貼起來又云氣與道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手

義一淡出來一淡出來之說極精而襯貼
 之說欠妥解配字只消一合字足矣不應
 并取襯貼之說而添有補助字也曰有助則
 又似兩物相補助而與一淡出來之意異
 矣予謂高泉之說善矣程子曰天人合一
 已是賸一合字其言淡得孟子配字之旨
 洪覺山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于天地細
 縝時觀之無理氣分合處
 季彭山曰氣如何能助道義必道義養成
 與氣合一左右逢源耳苟求助于氣則私
 意牽纏便是直
 表了凡曰謂此浩然者非徒氣也乃與道
 義合一者若無道義雖欲行之而氣自餒
 矣下文行有不慊于心則愆分明說無義
 則氣餒集註似誤

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手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
 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
 乎道義而其養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
 反常直是以無所愧作而此氣自然發生
 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
 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
 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
 體有所不克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
 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
 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
 上篇
 春秋襄公二十三年秋齊侯伐晉冬齊侯
 襲莒註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
 莒
 通考趙氏德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鐘鼓
 曰襲齊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伐晉還襲
 莒即華周杞梁成命之時
 朱子曰直只是無私曲意義只是事上
 皆直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便是浩然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三

三

之氣而今只將自己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以直養是自然而縮集義是以直養然此工夫須漸漸集義自能生此浩然之氣不是行一二件合義底事能掩取浩然之氣也。集義是歲月積久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取終非已有也。○此上三句本是說氣下兩句是字與非字應襲字與生字對其意蓋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生字正與取字對。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自外面取來。○義襲是於一事之義勇而為之。以非吾氣。然無生底道理只是些客氣耳。不久則消矣。朱子曰。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只是件對合宜無一事不求簡。是自然積得多。則胸中仰不愧。俯不作。纔有些新。安陳氏曰。集義則浩然之氣生。行有不合義而心不慊。則此氣餒。可見義在內。非由外矣。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三

三

餒是無道義則氣餒所指不同。蓋二者相資論其用則道義非氣無以行論其體則氣非道義無以生。新安陳氏曰。二是字亦不同。無是餒也。此是字指浩然之氣言。是集義所生。此是字正與下句非字相呼喚。猶言是如此非如彼耳。雲峯胡氏曰。集義即是以直養義襲而取之。即是有有所作為以害之。集註訓慊字與餒字正與廣字胖字相反。集註訓以直養則曰自反而縮。此則言自反常直。自反不直。見得孟子養氣之論。正自曾子所謂自反而縮來也。附纂黃氏洵饒曰。知言一集義二養氣三或曰。愚按說文鳥止木上曰集。心之所宜曰義。集義云者。謂集在義上。猶言即乎人之心之安也。集不訓積。義不在事。集義是時時求慊于心。從自反上做工夫。心安即是義。義襲是事求合于義。不求自反。未免有違心之行。所以謂之襲。行有不慊于心。是申明集義所生。義外是申明義襲而取。正所謂毫釐之辨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稿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三

雷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
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
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顧史之有事正預
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
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
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
預期其效其或未克則但當勿忘其所有
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
節度也閑憂也握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
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
所有事握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
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握則反以
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
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
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
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程子曰敬只是涵
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
知集義却是無事也又問義莫是申理
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三

雷

朱子曰集義而生
義之火法必有事焉言養氣者必有事是
爲事須要把做事去微如主敬者必以集
公羊傳信公三十八年夏齊人伐我北
公子遂如楚乞師乞者何卑辭也爲我
外內同若辭重師乞者何卑辭也爲我
反戰不正勝也不正者不期也反復也勝
捷也
朱子曰勿正勿待也勿忘勿怠以集義爲
事也助長待之不至而拔之使長也正者
等待期望之意如一邊集義一邊在此等
待那氣生等來等去却便去助長氣未
於浩然便作楚今張王謂已剛毅無所屈
捷便要發揮去做事便是助長必有事焉
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長是論氣
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不要等待不
與道則氣爲主一向都欲以義爲主論配義
之○人能集義以養其浩然之氣故事物
之未自有以應之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少
間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爲而
逆其天理矣是助之長也今人之於物苟
施種植之功至于日長之時則自然成熱
若方種而待其必長○養氣一章從而不
逆天害物也其甚矣○養氣一章從而不
不動心在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
長○又是在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
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有不平
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
行一般○問此氣是稟得天地底來是集
義方生曰本自浩然被人自少時壞了今
當集義方能生曰有人不知集義合下便
恁地剛勇是如何曰此只是驕氣便是
舍之勇亦終有無時此章須從頭節節看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美

來看去首尾貫通見得活方是不可只略涉獵說得去便了

南軒張氏曰勿助長者待其自充不可強使之充也此為循天理之常然而不以人為加之然欲不忘則近於助長欲不助長則或忘之二者之閒守之為難學者多知忘之為害不知助長之為害尤甚故引握苗為喻問苗之長猶憂氣之未充也

以助長猶作其氣而使之充也或曰二程多以必有事焉為有事乎散而孟子則主於集義有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所謂持敬蓋相須而成者也

雙峯饒氏曰有事勿忘是說以直養勿正勿助是說養而無害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是說義工夫正而助長是要義襲而取集義襲兩句乃是一貫骨子以集義為無益而忘之者不耘苗者也

心預期其效而助長者揠苗者也惟其是集義所生者故當必有事焉心勿忘惟其非義襲而取之故當勿正勿助長以直養之成功有事勿忘是做工夫處○前說持志無暴氣是兩事後說養氣不及持志言集義則持志在其中今日集義明日又集義則此志全在義上其事勿忘念在暴其義上忘便是不助苗長者寡矣其意何謂曰此是說天下之人平時不能養其氣者皆是臨時助長以暴其氣也似溫然却不是自家集義所生底故乍長乍消易盈易竭適足以戕賊其氣而已不特養氣不可助長凡事皆不可助長如看書是助長能潛心玩索而強接力量是念念必合乎義而無一念之不義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毛

一事之不義也謂之有事是集義之外無他事謂之必有事是此集義之外無他事也但必於此者每有所期於彼必而勿正則先事後得集義之心始無間斷期之不得者又易忘其所有事勿正而不忘則集義之心愈無間斷正志助三字相因皆是為害助之害愈其大抵必有事是集義是以直養正志助是義襲是害所以孟子始曰無害終曰害之孟子論養氣工夫是一正一反集註亦是一正一反論以直養正說曰自反常直反說曰自反不直論害之正說曰不可作為以助其長又反說曰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前後相應學者當字字體認

慶源輔氏曰集義而不忘其所事則氣得其養勿正而妄作為則氣無所害如此則口引月長而充塞天地之體沛然流行之用將不期然而然矣又曰所謂握而反害之者正指告子而言

通考東陽許氏曰揠苗一段八十五字專言私意害氣之大

黃氏四如曰孟子工夫全在養氣上以集義為主勿忘是工夫不可緩勿助長是又不可急如揠苗有文武火火冷則死死火猛則丹走惟慢火常在爐中可使二三十年伏火然後養得成丹孟子下工夫有節度如此

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三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彼偏敗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困。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困。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卽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朱子曰。誠淫邪遁蔽陷離窮困者。皆因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一邊。如楊氏爲我。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三

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故其辭說。是偏。彼此理本平正。他只說得一邊。字凡從山。皆是一邊。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跛是山。一邊斜。較則陷。陷。是入之義。也是身陷在。那裏。如陷溺於水。只見水不見岸。了。故其辭。放蕩而過。說得過。速。浩。瀚。幾。低。地。陷。其。正。路。相。離。了。故。其。辭。正。路。既。離。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遂。至。于。窮。脚。底。話。不。去。了。故。其。辭。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子。本。義。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皆。是。通。辭。問。楊。墨。似。此。分。別。有。淫。儀。秦。似。邪。佛。似。遁。曰。不。必。如。此。一。章。專。以。知。言。爲。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爲。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爲。直。而。未。必。是。直。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說。知。言。又。只。說。知。該。淫。邪。遁。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道。理。不。是。底。則。便。識。得。不。是。底。然。非。見。得。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去。處。皆。循。道。理。無。非。集。義。也。

蔡氏曰。知言。則善惡邪正。皆當知之。此之所謂知。獨說淫邪遁之辭。何也。蓋孟子之時。楊墨之言。盈天下。正人心息邪說。莫此爲急。故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此其意也。慶源輔氏曰。言形於外。故以病言。心存於中。故以失言。言淫邪遁。雖是四件。却只是變。峯饒氏曰。該淫邪遁。雖是四件。却只是兩件。該淫屬陽。邪屬陰。蓋該。尚。有。一。邊。是。道。理。邪。則。并。這。一。邊。亦。離。了。淫。是。該。之。仁。義。雖。非。仁。義。之。人。體。猶。自。見。得。仁。義。之。

11

望

經 169—206

說字如
非字

林氏
奇字之

少山
人

矣。此章要指惟此帖盡之。而無餘蘊。集義
故能養氣。孟子所已言窮理故能知言。孟
子所未言。心通乎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
程子固言之。而提綱挈領以示後學。未有
如朱子此帖之明白周備者也。明理以知
言。知行之事。集義以養氣。行之事。不出
乎知行二者而已。此章雖未終於此。而正
意止於此。
通考東陽許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至必
從吾言為三節。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
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
子既聖矣乎。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聖

辭言語也。總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
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
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
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
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
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
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
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問善為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
德行則所言皆其自己分上事也。朱子曰。

聖平

之大聖
宜扶

得之
慶源輔氏曰。知言則在我。在人一也。知其
如此。則於言語辭命何患不能。養氣自集
義生。豈非德行乎。
雲峯胡氏曰。此以後因公孫丑提出一聖
字為問。故專發明一聖字。
附蔡黃氏洵饒曰。欲使學者務本務就
德行上做工夫。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
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
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
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聖

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
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
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
以凌拒之。

朱子曰。中庸成己仁也是體成物智也是
用。此學不厭智也是體教不倦仁也是用。
潛室陳氏曰。仁智互為體。用義精仁熟之
後。道理縱看橫看皆可智為體則仁為用。
仁為體則智為用。
雙峯饒氏曰。不厭不倦須帖上聖字說。言
學聖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人
而不倦。○子貢此言與中庸不同。詳見中
庸第二十五章句或問輯釋論之。
附蔡黃氏洵饒曰。子思之言主於行子貢

之言主於知此乃入德之事以進學而言
彼乃成德之事以行道而言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
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皆為公孫丑之問是也

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

禾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

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朱子曰聖人道大而能博如游夏得其文
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顏淵冉閔
氣質不偏理義完具獨能具有聖人之全
體但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限量之可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罍

言故以為具體而微耳

曰姑舍是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
處也

陵陽李氏曰問如集註之說則孟子猶有
不足於顏子歟天台潘氏曰孟子之志願
學孔子是誠有不足於顏子者蓋非不足
於顏子以顏子不幸短命而未至於聖人
之城前輩云纔遜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
是自棄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後
須要力行以醇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

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

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

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

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

學孔子也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

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

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

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有五乃相湯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罍

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

章下篇

魯齋王氏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後四段盡

在此句

雲峯胡氏曰孟子以顏子具聖人之體而

未極其大故欲學其大者以伯夷伊尹有

聖人之德而未極其全故欲學其全者故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

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

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吳

問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所不為何以言之也朱子曰以其遜國而逃諫後而餓非道義一介不取與觀之則可見矣

曾齊王氏曰此亦是自反而不縮所以不為也

新安陳氏曰上文德之盛根本之大也心之正節目之大也大根本節目同而小處不同皆可以言聖人若大處不同則大本已非吾何以觀之哉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

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

信也

朱子曰汗是汗下不平處或是當時方訓當屬下句讀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吳

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問夫子賢於堯舜有論宰我此言之失者南軒張氏曰殊不知孟子引宰我此言為甚曰遺書謂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曰便是這箇意思五峯云成一時之勲業有限開萬世之道學無窮亦是此意

慶源輔氏曰語聖則不異以其德言也事功則有異就其所以推其道以垂教萬世此言事功久遠之不同也

就之不同也

新安陳氏曰後世聖賢之君不作異端漸熾苟非得孔子祖述堯舜以明後世則無所據依以入堯舜之道矣輔氏有言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由此言之則孔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古聖

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於堯舜遠哉宰于此言可謂淡知孔子其得在言語之科宜矣此孟子所以表而出之於子貢有若之言之先也歟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晃

新安陳氏曰差等猶言品等情實也以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二句鑒之皆不能逃於洞察之下

問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是謂夫子是謂他人朱子曰只是大槩如此說子貢之意蓋言見人之禮便可知其政聞人之樂便可知其德所謂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所以然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子貢以其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也一說夫子見人之禮而知其政聞人之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夫子之見者此子貢所以知其為生民以來未有也然不如前說之順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

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衆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晃

新安陳氏曰此聖人字是汎說從古以來之聖人

雙峯饒氏曰孟子要學聖人故於子游子夏子張冉牛閔子顓孫皆曰始舍是伯夷伊尹雖是古聖人然伯夷偏於清伊尹偏於任不若孔子之與解論語不同論語章句短孟子章句長須要識他全章大指所在又須看教前後血脉貫通而後可

雲峯胡氏曰公孫丑疑孟子動心孟子遂極言養氣知言之功公孫丑疑其知言養氣之既聖孟子遂極言夫子之聖之盛要氣知言之聖而不假乎養氣知言之養氣知言乃學而至聖者也前則漢斥告子之異端也後則推尊孔子承聖道也前後之言若不相貫之實相貫學者味之通考東陽許氏曰伯夷伊尹於孔子至章終爲第五節

涂氏潛生曰孟子養氣之論雖曰擴前聖所未發然溯而求之思之致中和天地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位萬物育是即所謂塞乎天地之間者也
芒山張氏曰孟子以知言養氣為不動心
之本又云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
故無所疑養氣先說以培其後故無所憾又云
孟子說養氣先說以培其後故無所憾又云
是非邪正都無疑後方知得此氣本朝
李見羅亦云孟子以知言為不動心恨本
其矣理惑未易解也愚按此說皆支離不
可從孟子蓋從魯子自反中揚出養心
源頭只在心上用功能集義則知言養氣
皆在裏面知言養氣正是不動心得力處
以理新治然之氣穎濱此說與朱子異却自
合理之學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效惟
窮理為能知言惟集義為能養氣據此帖
所云則孟子亦未嘗以知言養氣為不動
之本其所謂知言養氣為不動之本者自
相矛盾或一時之誤耳當以此帖為正
王陽明曰告子在不動心處上着力孟子
從此心原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
動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
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
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
反阻撓了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
義工夫自是養得充滿而無餘歉自覺縱
橫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按陽
明此論甚確○小註難出在往後學耳
自即如此一章有云知言養氣為不動心
之本者有云此一章專以知言為主者有
云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
上者有云知言為養氣之本者有云孟子
工夫全在養氣上以集義為主者諸說紛
紜諸儒臣不為辨正取義為主之說得之
所適從乎愚謂惟集義為主之說得之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說皆可刪以此知小註有與白文道理必
不相合者讀者不知所去從則惑矣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
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
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
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
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
而非仁也
朱子曰以德行仁德非止謂有教民於水
火之誠心這德字說得來闊是自己身上
事都做得到來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來
便是仁且如湯不遐聲色不殖貨利至彭
信兆民是也先有前而底方能彰信兆民
民水火之中若無前而底方能彰信兆民
得也武王克商中若無前而底方能彰信
作元后收民水火之中若無前而底方能
欲收民其德何由○行仁便自仁中行出
皆仁之德若假仁便是恃其甲兵之強
風之多須有如是資力方可服人是假仁
之名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以力假
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
便是仁
變峯饒氏曰或引包茅不入昭王不復是
假仁曰此是假義不是假仁請問假仁曰
救民仁也尊君義也湯放桀武伐紂以救
民為主其事屬義孟子不說假義却說假
仁蓋主其事屬義孟子不說假義却說假
仁包五常言仁則義在其中如伐原示信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慶元八歲

四書大全辨
上孟卷三

至

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慶源輔氏曰以力假仁者僞也假而行之終非己有非僞而何以德行仁者誠也所謂誠者成己成物者也己以僞感人以僞應己以誠感人以誠應如形聲影響之相隨蓋不容於有異也問王霸之別朱子曰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己而假之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以執轅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視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于流離饑餓而不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牽之也孟子真可謂長於譬喻也

慶源輔氏曰郭氏以有意無意釋力其德
字最爲簡要然其所謂無意者非如不石
之無意者無期必之私意耳若夫正心修
身之道則自有不可已者至論自下論王
霸未有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亦爲得之其
視董子美玉砥礪之喻荀子降禮尊賢重
法愛民與夫曰粹曰駁諸說皆爲優矣
新安陳氏曰王道純乎天理霸之假雜以
人欲崇王道黜霸功亦擴天理遏人欲也
附蔡黃氏洵堯曰以善服人以善養人重在
服養二字此章重在力德二字
月恒近解曰以力假仁卽以力服人服其
力不勝者卽是必有大國意以德行仁卽
以德服人人既心悅誠服又奚待大下節
卽足上節無兩層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奎

五

仁是猶惡溼而居下也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朱子曰此亦只是爲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他豈以桀之故而後行仁哉
蔡氏曰程子易比卦象傳曰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輔其民猶勝于全不
繫者此章述之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
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
之矣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三

焉

新安倪氏曰。禮記表記云。畏罪者。彊仁謂勉彊行仁也。貴德以下。皆彊仁之事。目或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謂賢者有德。但在職而任事。變峯饒氏曰。如此說。則賢者是箇無能底人。蓋凡賢者。皆當使之在位。然賢者所能。却不同。就其間。使能教者在教。教之位。能治獄者在治獄。之位置。既有其位。便有其職。天下豈有無職之位。豈有無能之賢。新安陳氏曰。春秋傳云。及猶汲汲也。及是時。而明政刑。卽書所謂吉人爲善。惟口不足之意。此一節。應仁則榮也。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

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

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訓反。上音仕。綢音稠。繆武彪反。

詩幽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

徹取也。桑土。系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

微音發。音洛。音。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三

焉

變峯饒氏曰。般樂則不暇。明其政刑怠敖。則不暇。貴德尊士。新安陳氏曰。及是時。而縱欲偷安。亦書所謂凶人爲不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一節。應仁則辱也。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新安陳氏曰。仁榮福也。不仁之辱禍也。皆自己求之。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

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

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遠避也活生也書作追遠

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蔡氏曰及時明政刑自求禍也仁榮者如此及時而樂故自作孽也不仁之辱如此

新安陳氏曰記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疆仁此因戰國諸侯惡辱而勉以行仁正畏罪疆仁之事勉之存天理而享仁之榮戒之徇人欲以遠不仁之辱亦違人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美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賢能而言尊賢使能便是俊傑在位尊非禮貌之虛文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以至去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

卷之三

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禮記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

通考趙氏德曰廛市者貨財諸物邸舍之稅所謂列肆之稅王制疏市內空地曰

廛城內空地曰肆周禮地官司徒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

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

信而止訟以量度教賈而徵償以質劑結而止訟以量度教賈而徵償以質劑結

而市百族爲主泉府同貨而歛除大市日廛而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司市爲主

之長主交易之事者治以理之教以化之長短止使勿爲則有禁令使爲之則有令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美

次序分地市官各以所居之次爲序分其地而掌之以立一市之大經也陳物于市肆而辨其物使各以類相從則皆平而有物而市物均也以後廢則民不貴異物賤貨多寡長短以度量平定其價則需者來也質劑券書也民有違約失信而與訟者則以券書結信而止其訟也賈民備販之民能知物之偽民之詐故使之禁偽而除詐也以泉府所藏與民同之市不售者官爲歛之民無貨者貸而予之交易衆多謂之大市日易日過中也族姓也大市人多故百姓爲主朝市朝時在焉故商賈爲主夕時在焉故販夫販婦爲主

朱子曰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者各
出其所賦若干如令人賃舖面相似更不征
稅其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
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之也問古之
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
之耳此是周禮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
獄市之類皆是古之遺制○問市廛此市
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國都如井田樣畫
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君之
宮室官室前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
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
夫士皆不得入人則有罰市官之法如周
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議察異服異言之
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則
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
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堯

或曰法而不廛正解廛而不征之意廛是
治以廛法非謂賦廛也蓋先王時市地錢
亦所不取以逐末之多寡而異其制此亦
以後世之情德其如此先王之時教民務
本民亦嫌于逐末其爲來百工之政所以
濟其養之不足豈遂加賦乎
楊升菴曰周禮註廛市中空地無肆城中
空地無宅者說文市物邸舍曰廛即今人
浮舖也日月所經之道曰廛又曰廛亦從
廛蓋辰爲天壤如地上城市之空地

關議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
路矣

解見前篇

雙峯饒氏曰關議之制凡聚途所會之地
則立關以限之行旅有節傳方可度關以

此指考其來歷以防姦究節是使者所持
之節傳如今卿引及州縣發文或用節或
用傳周禮所謂以節傳出納之者是也
王制公曰文王之時關議而不征及周公
制禮則凶荒札喪然後無征蓋所以權之
也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
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
氓矣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堯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
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
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
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
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
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周禮地官司徒載師職凡宅不毛者有野
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
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
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
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買此布也或曰布
泉鄭玄曰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
之布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陶
二服及裘器也民雖有間無職事者猶出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三

卒

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晦之稅家稅者出
士徒車輦給縣役
通考趙氏德曰廛者一夫所受之宅里者
一廛所居之地
問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朱子曰亦不可考
又問民無常產者罰之如何地重曰後
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都重
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
慶源輔氏曰先王之政宅不種桑麻與閭
民無職事者上之人皆無法以抑之此所
以當其盛時民皆著業而無游手與貧困
者所謂窮民不遇寡孤獨者而已戰國
時如夫里之布一切取之皆末流之害殺
人欲滅天理者也
雙峯饒氏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度役
夫征是粟米之征即百畝之稅如今輸租
里布是布縷之征即五畝之稅如今稅絹
王麟洲曰廛者何如今之門攤錢是也從
者何如今之稅課局是也關征何如今之
鈔關等類是也里布夫家之征後世却無
非反略也意不重禁游惰而以夫里里無
之民耳廛而不征二句須極意抑揚說益
言王政只要人不逐末專務農如市上逐
末者多則量取其門攤錢少加催挫然終
不征其貨也至于市上逐末人少則但立
市官以治其爭奪耳豈惟不稅併門攤錢
亦不取也關津隘口設立官司止于譏察
奸暴以安吾民耳若抑勒而征商則安民
者擾民禁暴者為暴矣廛無夫里之布者
廛無夫家之征廛無夫里之布也蓋先王
之時各鄉村百姓農耕之外便作府吏胥
徒若無職事便是游手之民故令出夫家
之征以困之使彼不致游惰也五畝之宅
樹牆下以桑而鄉村間宅內有不毛者便
是惰民故令出一里之布以困之使彼不
敢不種植也若市廛之民則豈可以抑付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三

空

例之為他逐末已是有門攤錢了而戰國
時仍用鄉村例重復科征民豈堪命先王
之政決無此事蓋先王節用愛人助法公
田儘足以供國用其餘分毫不擾于民也
若得天下百姓務本力穡市廛夫里之法
可以盡廢今不得已些須取而摧抑之也
自家意思
或曰義師職宅不毛者有里布宅不種桑
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泉布也
閭師職民無職者出夫布凡無事無職者
罰之使出一夫之泉布也據此則是明有
二布也不宜以夫家之征當之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
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
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
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
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亦
子為仇讐
雙峯饒氏曰吏君所命天吏天所命君所
命者可以刑人殺人凡有罪者得而刑殺
之天所命者可以征人伐人凡暴亂之國
皆得而征伐之
雙峯饒氏曰無敵於天下一句乃是此章
之大旨蓋能行王者之政則可以與王者

之治當時諸侯不得民心惟務役人土地故孟子教之但行王政以恤其民使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天下之民亦仰之若父母矣如此則東征西伐何向不服不然吾國之民亦仇敵也况鄰國乎新安陳氏曰欲除後世過取以奉其私之弊而一行之以先王之法皆所以遏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三

奎

朱子曰無天地生物之心則沒這身纔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天地以生物爲心天包著地則無所作爲只是生物而已譬如飯蒸飯從裏面蒸上到上面又下來只管在裏面滾便蒸得熟天地即是包得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湊一番便是有一番物所謂爲心者豈切切然做似磨子相似只會磨出這物事雙峯饒氏曰人心慈愛惻怛纔見人便發將出來更不忍不仁所以謂之不忍人仁之爲德在天地則爲生物之心在人則爲不忍人之心天地能生物人不能生物但是愛人之心即是生物之心程子云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正此之謂西山真氏曰天地造化無窮作爲惟以生物爲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來今生意周流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從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况人爲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新安陳氏曰不忍即是仁忍則非仁性中

有此仁發出來便是不忍人之心所以後百提起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便指出惻隱之心以當之見孺子將入井而惻隱者何也蓋不忍見此子之如此也若見此而不動心則頑忍非人矣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地之德曰好生好生之德即所謂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三

奎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雙峯饒氏曰斯猶即也聖人之心無物欲之蔽纔有不忍人之心即有不忍人之政不待充廣而後能也若衆人則須待充廣西山真氏曰人有是心而私欲間斷之故不能達之於用惟聖人全體此心私欲不雜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旌出更無差過天下雖大運以此心而有餘矣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

非惡其聲而然也

乍猶忽也。休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卽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休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卽人欲之私矣。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畜

養源輔氏曰。休惕心驚懼而起。念之意緣。卒乍而見。故心驚懼而動也。惻隱由傷切而痛。深自淺而深。皆所以名狀不忍人之心。可謂善形容矣。朱子曰。腔子猶言經。耳滿腔子只是言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却去腔子外尋。則莽莽蕩蕩。無交涉矣。又曰。腔子身裏也。言滿身裏皆惻隱之心。在腔子裏。亦只云心在身裏。滿這箇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觸著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勉齋黃氏曰。陵陽李氏謂腔子指人身言。天地間充塞上下。渾然生物之意。無有空處。人得此以爲心。則亦四體百骸充塞徧滿。無非此惻隱之心。觸物卽是。無有欠缺也。此說極是。

通考朱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不特是惻隱之心。滿腔子是羞惡之心。滿腔子是辭遜之心。滿腔子是是非之心。滿腔子是都無空缺處。

朱子曰。方乍見孺子時。也著手腳不得。縱有許多私意。也未暇思量。到問心所發處。不一便說惻隱也。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蟻亦堂無此心。○如孺子入井。如何不見。推得其他底出來。只推得惻隱之心。出來蓋理各有路。如做得穿窬底事。如何令人不羞惡。偶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非試看。是甚麼去。感得他何處。一般出來。西山真氏曰。孺子未有研知。而將入於井。乍見之者。無問賢愚。皆有傷痛之心。方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內交。非欲以此心。非欲以此避不仁之名也。倉卒之間。無安。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奎

排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也。雲峯胡氏曰。集註與謝氏皆看得乍見二字。蓋恁倉卒。忽然而見之。若此心便隨所見而發。正是本心發見處。時既見之後。稍涉安排商量。便非本心矣。羅念菴曰。乍見孺子。乃指點真心示人。其後擴充。正欲時時此心。方可與堯舜相對。羅近溪曰。我與孺子。原如手之捫足唇之護舌。原與一體。不見有二。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羞耻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

問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惻隱之心公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慙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久之朱子曰誰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

矣

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
恭敬者非恭敬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
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格亡亦
未嘗盡消底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聞
此三者皆是自惻隱中發出來因有惻隱
後方有此三者惻隱比三者又較大○或
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乎四
端何也曰不忍之心卽惻隱之謂也性之
德爲仁義禮知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
發爲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
言之安得無先後之別耶
慶源輔氏曰人之所以爲心雖不外是四
者然仁則又貫乎三者之中故此因論惻
隱而悉數之也至于言人若無此心則非
人也者所以明其必有而使人知反求之
於已也
西山真氏曰孟子始言惻隱之心至此則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知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

本七

外也。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
情之主○性是靜情是動心兼動靜而言
說如統兵之統心有以主宰之也動靜皆
主宰非是靜時無所主及至動時方有主
宰也
程子曰陳氏曰性情字皆從心心涵養此性
心統性也心節制此情心統情也性如在
營之軍情如臨陣之軍皆將實統之心統
性情當以是觀焉又曰此六字橫渠語
蓋宰陳氏曰端者端倪也物之緒也譬之
雲絲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絲若
其無絲在內則緒何由而見於外
莆田黃氏曰註兩端首也雖謂端本也集
註以爲緒也如線絲然先尋其緒則千絲
萬絲續續而上
問四端之端集註以爲端緒向見蔡季通

夾

說端乃是尾如何朱子曰以體用言之有體而後有用故端亦可謂之尾若以始終言之則四端是始發處故亦可以端諸言之二者各有所指自不相礙也○問孟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第三曰仁義禮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利貞猶言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起○問元亨利貞自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自有次第○四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方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後隱痛比惻爲淡羞者羞己之惡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己之物讀者華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總名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惻隱自是情仁自是性性卽是這道理仁本難說中間却是愛之理發出來方有惻隱義却是羞惡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禮却是辭遜之理發出來方有辭遜智却是是非之理發出來方有是非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已發底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却是惻隱又曰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著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自見得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得最親切分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惻隱別取一箇物事說仁○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各自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

究

中仁固仁之本體義則仁之斷制禮則仁之節文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北溪陳氏曰四端之說是說外面可見底以驗其中之所有惟是有四者之體故四者端緒自然發見於外潛室陳氏曰性是本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各自言孟子時異端盡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苟但曰渾然本體則恐爲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于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蓋四端之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統都是一物所以外邊變動其中便應如赤子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形如蹴兩臂爾之事感則義之理便應而羞惡之心形如過朝廷過宗廟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形如妍醜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非之心形蓋曰其中間求理渾然各各分明故外邊遇渾然全體之中聚然有條如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渾然全體之理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聚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處發驗得凡物必有本根而後有枝葉凡其枝葉則知其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則可驗

雙峯饒氏曰孟子論性唯是這一章說得最分曉

通考朱子曰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統猶兼也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仁義禮智是心貌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心統

陽氏懼齋曰：清者性之動也，實有此性，不能不發動，其發者性之實也，是為情，即孟子所謂四端，則應差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也，故情字當訓實字。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或曰：有是四端二句，非申明必有之意，須窮下文不能字照看，有有此仁之端，便能自足，能行一敬。

四書大全辨上孟卷三

主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

聲注

四書大全辨上孟卷三

主

朱子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此章是也。孟子一開道理，森然。○問：推與充字，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窮，則填得來滿，了如注水相似，推是注水下去，充則注得滿，自不能充，義之性，本自可以充塞天地，若自不能充，廣則無絲毫得這般字，只是空發子。○問：知字是重字，還是輕字？曰：不能擴充者，正為不知，都只是冷過了，若能知而擴充其勢，甚順如乘快馬放下水船，相以。○問：兩說充字，未曉曰：上只說知皆擴而充之，只說知得了，要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量，下云荷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充滿此心之量，上帶知皆擴充字，說下就充滿說，能擴而後能充，能充則不必說擴矣。○此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萬物

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三

毒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新安陳氏曰此只借以術之當擇說起引上人當擇仁而處之

亦如此似不必分也分看則論上於四行之外是猶論信於四端之外合看則土實新安陳氏曰此章始專以不忍人之仁言繼因體驗惻隱之心而悉及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貫四者一仁也惟聖人能知是心行是政安而行之者也惟君子能知其本則不能擴充之而行之者也若衆人與天理也物欲害之則天理之存焉者寡此天理也物欲害之則天理之存焉者寡欲與四端能充不能充之分判於擴天理與函人欲而巳此章亦在於退人欲擴天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三

毒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新安陳氏曰孔子之意本言擇里孟子詳之以證擇術後有不同集註於此只以孟子之意釋孔子之言故與語註小異問之天得之最先如先生解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如先生解曰仁者天地生物人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也有是斯有是形以生也新安陳氏曰元者善之長也此句出易乾卦文言引以爲證元者生意之始爲乎利賡源輔氏曰五性皆人心之德而仁則周買乎四者之中故爲本心全體之德天理

有則而不流故有自然之安人欲橫流而無止故有陷溺之危克盡人欲絕是天理方始是仁此所以有安而無危也人當常處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即所謂依於仁造必以求是類沛必於是之意此聖門學者西山真氏曰仁乃我所有苟欲為之誰能止者乃甘心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二者常相須焉不仁斯不智矣下文言之不智斯不仁矣此是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集註本心全體之德以仁之體言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兼其用言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耻為役由弓人而耻為弓矢人而耻為矢也

四書大全辨上孟卷三 美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慶源輔氏曰不仁則頑然不覺故不智不智則懵然無知故不知禮義所在
如耻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耻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雙峯饒氏曰此上三十四章皆是為當時君大夫言之此章與仁則榮一章之意同皆是教時君因耻辱而勉於仁言不能行仁則既無尊爵之可貴又無安宅之可居安富尊榮皆無之而為人役不免焉則不當歸怨於人但當反求諸己已能為仁則不當安能役之此役字即小國役大國楚六千新安陳氏曰此章以尊爵安宅論仁其理甚精微勉人為仁其意甚切至既言莫之其機而不仁又言反求諸己皆言為仁由己所以不為仁者由於是非之心不明也蓋惡之心不正耳故孟子先言是非之心欲人以是非之智而擇為仁之微繼言如耻之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為仁之機也或曰此章與愛人不親反其仁意同中射有似乎君子節亦此意集註引為仁由已二句解此節不切

四書大全辨上孟卷三 美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令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說與而忌諱字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南軒張氏曰聞過則喜非能克其驕吝者不能驕則自以為善而惡人議已者則其故常而不能從人子路用力於克已其功淺矣

源輔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本自無過，所以有過者，非出於氣稟之偏，則由乎物欲之誘，人能知而改之，則可以復於本然之善，不知則其過愈深，將陷溺焉而夫其所以爲人矣，是豈可不懼哉！人有告我以過我，因得而改之，以復於善，則又豈可不以爲喜乎？然非子路之勇於自修，則亦不能然也。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夷

人也，其心純是天理，本然之善，故不待其有過，但一聞善言，則至誠屈已拜而受之。

以爲善

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已者，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爲善，而不知其孰爲在己，孰爲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乎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爲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此二章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耳。

○大舜樂取諸人，以爲善，是成己之善，是與人爲善，也是著人之善。

慶源輔氏曰：禹聞善言則拜，聞之者，禹也。之猶有人已之分也。至於舜則善與人同，耳善與人同者，蓋善乃天下之公，非人已所得而私者，故曰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

雙峯饒氏曰：舜之稱堯方以舍己從人爲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夷

惟帝時克聖人，雖生知而不自以爲生知，常虛心以受人之善，已之所爲，偶有未盡，而人之所見，有善於已，即舍而從之，無一毫執吝之意，乃所以見聖人之無我而非人所及也。

鄒南阜曰：善與人同，人人本有個個渾成，魚游于水，鳥翔于空，無一物能間之。

高中玄問辨錄曰：舍己從人，謂無我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而取善最廣，無分彼此，但見一善，便樂取之，不知孰爲己，孰爲人也。明日達聰，好問好察，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皆是舍己從人，樂取于人，以爲善。夫豈可分而言之曰己未善，則舍己從人，人有善則取之，于己以爲善，與人同之條件乎？若然，則從人是箇甚，取人又是箇甚。

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
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
器不苦窳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
成都歷山在河東雷澤夏兗州今屬濟陰
河濱濟陰定陶西南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
大乎與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
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
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全

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
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已在已者有以
及於人

農源輔氏曰舜之取人以爲善初未嘗有
取諸人以爲善之意也孟子推說其事故以爲
取人之善以爲善是乃助人之爲善也因吾
爲善則是聖人成已成物之事故曰君子
之善孰大於此
朱子曰禹聞善言則拜猶著意微舜與人
同是自然氣象聖人之拜固出於誠意然
拜是容貌間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眞見
於行事處已未善則舍已之未善而從人
之善人有善則取人之善而爲己之善人
樂於見取便是許助他爲善也

此說未確

農源輔氏曰集註所謂聖賢兼子路禹舜
皆無彼此之閒未二句却單說舜

農源輔氏曰集註所謂聖賢兼子路禹舜
皆無彼此之閒未二句却單說舜
新安陳氏曰舜事優於禹禹事優於子路
然學者之希賢希聖未有無其序者常人
欲欲背理誇誇過飾非視子路之心已相背
至公而自然無私必如子路之克已私
始漸能如聖人之與人爲公耳
新安倪氏曰語錄云三者本意只是取人
但有淺深而與人爲善乃是孟子再疊一
意以發明之即此條以證集註之說則是
三人皆有樂善之誠子路樂於聞人告之
以有過再樂於聞人之善言而拜舜樂取
人以爲善雖有淺深是皆在人者有以裕
於已也末一句所謂在已者有以及於人
乃是申明孟子再疊之意耳輔氏謂末二
句皆單說舜竊恐未然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三 全

邑山張氏曰拜字雖在外面看然禹行善
的精神即該括在這裏面朱子云拜是容
貌間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眞見于行
處未免庸看去了今人說不釋從不改者特
則再拜昌言去今人說不釋從不改者特
尋丈耳豈足以見禹之好善哉朱子此說
不可從又高中玄辨駁已未善舍以從人
數句雖與註異然其論自正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
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
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
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
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

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也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朱子曰世之所謂清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令而來者固有時而就之猶伯夷不然此其所以為聖之清也柳下惠不屑之意亦然新安陳氏曰此言伯夷之清嚴於惡惡而不輕與人羣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四書大全辨上孟卷三全

其道遺佚而不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

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通考趙氏德曰春秋傳註柳下惠氏展禽獲字禽柳下是所食之邑名謚曰惠展無駭之辭

朱子曰進不隱賢便是必以其道人有其見不肯發出尚有所藏便是枉道○陽集註謂不隱賢不枉道也疑與下文必以其道意相重曰兩句相承只作一句讀文勢然也所以不辭作不蔽賢謂其下文云必以其道若作蔽賢說則下文不同矣○不隱賢謂不隱其賢如已當廉却以利自枉道也

雙峯饒氏曰他人不羞汙君不卑小官必至于苟進而柳下惠則不隱賢他人見之則不自失夫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和而異乎

四書大全辨上孟卷三全

常人之和也新安陳氏曰此言惠之和寬以處眾而不枉與人絕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與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四書大全辨孟子卷三

朱子曰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孟子恐後人以隘為清以不恭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隨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齋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纔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木流如此如處然計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了○問不恭是處已還是待人曰是待人如此其心玩世視人如無也○清和皆是一偏學之便有隘不恭處使儒夫學和能不恭鄙夫學清愈隘矣可為百世師謂愈使薄者寬鄙者敦頑者兼儒者立君子不由不由其隘與不恭也○夷隘惠

金

有弊所以孟子直說隘與不恭耳

四書大全辨孟子卷之三終

四書大全辯孟子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如有汚損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

行實為詳

通考勿軒熊氏曰首章為國之本不在富強以得民心為本即首篇告齊梁之意二章至篇終皆孟子居齊之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一

蔡氏曰時四時也日辰也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為孤辰巳為虛後五甲戌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為空亡是以空亡為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為虛王相如東方木旺相於卯之類庚源輔氏曰時十二時日十支十二支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二

定東南西北方何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如周武王祀歲星以伐商戰陳之法背孤擊虛則吉史記律書以十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六律為吉凶聞聲效勝負此雖以律言而不外乎虛王相之屬又當獨類而推之朱子語類云孤虛以方位言如俗言向某方利某方不利之類王相指日時按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劉歆七曜其說尤詳陰陽家率謂春則金孤水虛木王火相夏秋冬傲此溫公潛虛易有王相休囚死吉凶賊否平所謂休囚即孤與虛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

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扶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圖也言

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

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

也

準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三

趙氏曰古甲以準為之故古人為攻皮之

工後世始用金口鎗

雙峯饒氏曰非謂可以全無天時地利恒

不如人和爾用兵也天時地利不可取

為本人心不和雖有天時地利亦不可取

勝况時不時獨天利不利屬地人心和可

和則在我而已在人地者難必在我者可

通考仁山全氏曰黃牛皮者為犀甲青牛

皮者為兕甲即今水牛皮也古有教曰粟無穀

不可食也穀氣全而可久緩急兼備後世軍

或曰按東都賦云守位以人守時謹害荷

民志之不諱何云嚴險固祿營寨兵壯于

和之說

故曰城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

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南軒張氏曰得道者順乎理而已舉措順

理則人心悅服矣先王之所以致人和者

在此而極夫多助之效至於天下順之其

下也孰樂一失道則遠拂人心心之所嚮

雖親亦疎矣不亦孤且殆哉雖有高城深

池誰與為守

雙峯饒氏曰緊要在得道二字上

新安陳氏曰封疆山谿兵革皆求也不以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四

不全以此也其亦在得道而已

或曰極言人和之當得非僅原人和之本

在于得道蓋章首說要人和處已含得道

意人豈有無道而能和者觀故曰二字可

知故曰者承接之詞非推原之詞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

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

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兵在得人心得人心

在得道得道以得人心則地利之固人

為之用天下時之善人為之乘先王之守國

心為本而亦不廢天時地利之末孟子是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五

當待用兵者惟以天時地利為務而不知
以得道得人心為本故發此論
芒山張氏曰得道二字註無明訓其要只
在欲與聚惡勿施制恒產設學較南軒所
謂舉措順理如是而已也○苟卿嘗論兵
于趙孝成王前王問兵要對曰要在附民
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故兵要于
附民而已又房玄齡奏問武庫兵遠勝隋
世太宗曰甲兵武備誠不可缺然湯帶兵
非不足平天下公等若盡力使百姓又
安此乃朕之甲兵也愚按荀卿大宗此言
耳○尉繚子曰天官時日不若人事皆不悟
官曰背水陳為絕紀向陳為廢軍武王
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
伯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
之陳哉又張衡曰天文曆數陰陽占候今
所宜急其弊好巫君子不以專心焉歐陽
修云除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或又
曰甲子昧爽殷滅周興成陽之地秦亡漢
隆繇此推之天時地利之不如人和孟氏
之論蓋萬世而不可易者也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
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
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
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問莫是齊王不合託疾否朱子曰未論託
疾孟子之意只是說他不合來召為其賓

明日出乎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
今日乎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
何不乎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六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
辭辭疾而出乎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
歌同意

慶源輔氏曰孔子以疾辭孺悲而不見然
又取瑟而歌使之知其非疾所以警教孺
悲也孟子以疾辭齊王而不往朝然又出
乎東郭而使之以知其非疾者所以警教齊
王也此皆聖賢至誠應物而得乎時中之
義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
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
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

歸而造於朝

聲平

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

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

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

造朝以實已言

新安陳氏曰王先託疾以召意本不誠今問疾醫來虛文美意意亦非誠也仲子遂權對促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

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四

七

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

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

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

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

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惡去聲下同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

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

大者也

慶源輔氏曰丑之說肇從曲筆奔走承順之敬敬君以貌世俗之所知故曰敬之小

此出廟官水事以義五禮內禮文

孟子所言陳善開邪致君堯舜之敬敬君以心聖賢之所行故曰敬之大

西山真氏曰景子但知開命奔走爲敬其君不知以堯舜之道告其君僕隸之臣唯唯承命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之曰是何

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

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

夫禮若不相似然

大音扶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

不俟履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

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四

八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

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

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

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一

以慢其二哉

與平聲慊口聲反長上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慊字書以爲口銜物也

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

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

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
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
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
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
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
於齒德乎

四書大全上孟卷四

九

朱子曰達尊之說達通也三者不相值則
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
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周
之忠聖耆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
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
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周之前矣其迭
為屈伸以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
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
與權者知之爵齒也齒之所在而致隆焉
者是以其尊施於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
也亦或以其尊施於鄉黨而不及於朝廷
也身刑於家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
子曰彼以其富其爵我以其義吾仁子思
曰事之云云豈曰文之云乎孟子曰惡得
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師弟子間意見之相
合固如此
雙峯饒氏曰景子之言是人臣事君之常
孟子之言是人君尊賢之道
朱陽許氏曰仁者循理樂天安貧守分故
不知彼之富義者審度事宜進退有制故
不羨彼之爵富只在彼爵可加我故用仁
義字不同
或曰荀云忘意脩則輸富貴矣道義重則

之則為精
不若日雙

輕王公矣內則則外物輕矣王荆公又云
志意脩則不窮富貴道義重則不輕王公
此說較進一步
朱子語類云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文勢
似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若義理不是則
曾子豈肯恁地說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
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
也樂音

發為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
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
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四書大全上孟卷四

十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
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後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雙峯饒氏曰何處見得學而後臣蓋學師
之臣相之也觀尹之辭無所遜於湯桓之
於管一則曰仲父二則曰仲父亦可見師
之意
或曰後臣者雖為臣之時却以學為先重
在學也學是師其道德從尊德樂道中來
後字與論語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後字參
看就臣他處便自有汲汲師他處非先從
受學次任以為臣也
不勞二字宜玩蓋得其本而未自舉甚不
費力措之裕如也若盡其道則臣自盡其
力言之即行行之即效非必拘拘筭計見

效纘能成就小補的事業觀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可見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士

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慶源輔氏曰不為管仲孟子到此不得已而直言之不如是則公孫丑之徒終不足知此義也
問賓師如何朱子曰當時有所謂客卿是也大舉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但召之則不往
新安陳氏曰恭見於外貌者故於趨走承順言之敬存於中心者故於責難陳善言之
南軒張氏曰孔子膾炙不至而士魯不知

者以為為肉知者以為為無體皆非知孔

子者孟子不朝而出乎不知者或以為要近屬猶則以知為太甚矣公孫丑乎將朝禮也

問王託疾之言而不往義也明出知孟子欲王淡惟其故取意也使仲子知孟子之

不正大何必為是紛紛哉王託疾要賢邪志也孟子方引以為當道可拘其邪志

孟子以僕僕共命為敬則僕妾服役之事耳若以僕僕共命為敬則僕妾服役之事耳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士

欲其大夫也庶幾其有以啟悟王心焉初湯之於伊尹猶望其感悟於終也賢者仲

慶源輔氏曰天地交而後萬物遂上下交而後德業成此自然之理也世衰道微君

不知下賢惟知恃勢以驕賢者下不知自重惟知自屈以諂時君上日驕而下日諂上下之情扞格而不接德之與業渙散而無成天下日趨於亂而世俗猶以孟子為迂闊亦可悲矣
新安陳氏曰上下之交惟不苟合然後可冷
或曰且猶不可召句直說出王霸之佐不師乃孟子以道德自重的本意不可作賓師不與臣同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

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
管者一百百鑑也鑑音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慶源輔氏曰陳臻則就事迹校量孟子則以義禮斷制

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

贐子何為不受贐徐刀反

贐送行者之禮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十三

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

子何為不受為兵之為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

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

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

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度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

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于唯當於理

而已

朱子曰取是羅致之意輕受之便是被他以貨賄籠絡了問處事是處物為義之處

名曰是南軒張氏曰人於不當受而受其動於物

固也當受不受亦是為物所動何則以其蔽於物而見物之大也聖賢從容不迫惟

義之安外物何有焉物有大小義之所在一耳

新安陳氏曰孟子辭受從容惟義之安陳

臻欲辭則皆辭受則皆受而不知隨事以

酌其義固哉慶源輔氏曰孟子於此無子尹氏併子言

之者學者觀此非特可知辭與取之義亦可知所予矣

或曰按舊說受與不受皆是此說稍泛須知是對非看言受固是辭者亦是也宜歸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十四

重辭齊為是或問未有處舊位重他人未有處言然否

曰有處全重自家說不重他人蓋小人處有貨利來交假托名義者若只靠他有詞

便落小人之計此不可不知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

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

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通考趙氏德曰雙枝曰戟單枝曰戈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

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幾上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大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雙峯饒氏曰凶年說得濶如水旱疾疫之類饑歲只是五穀不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五

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所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

以與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築鄆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都邑曰城周禮四縣為節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雖邑曰都尊之也

慶源輔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者理明辭達長於譬喻而能感發於人故也然齊之君臣雖知其罪而終不能改繹者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益原不曾在便休都無那自訟自責之意如此則何緣會改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夫

芒山張氏曰反諸其人二句就受牛羊者商確可否不是要他謝事既受如何反諸其人縱使不得芻牧尚須百計以求芻牧重責距心不求語氣纔合○宋神宗行新法何等嚴切鮮于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人以爲難鄆亦謂賢者所當盡力之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以此觀之為政不可拘于法而一諉之于不可為也若一切諉之于不可為則君民亦何賴哉

本朝高皇帝嘗曰民饑而候奏請道途往返動經數月饑死者多矣自今天下有司饑年先發粟以貸民然後奏聞大哉王言真可為萬世法果爾則是芻牧不待人求人人皆可汲黯矣饑民何至立死哉雖然法良意美要在有司實實奉循焉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蚺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

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

罰之不中者

通考趙氏德曰周禮士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戾於民一曰普用之軍旅二曰誥用之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先後猶左右也

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七

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

不知也為夫聲

議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

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

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

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

久速當於理而已

南軒張氏曰孟子與蚺鼃故得從容不迫陳善閉邪以俟王之改可徐處乎進退

之宜也然卒致為臣而歸諫意備至啟告曲盡而王終莫悟則有去之而已然三宿

出畫猶庶幾王之改終從容不迫也豈悻悻者能識之

慶源輔氏曰距心有官守蚺鼃有言責雖未自以為罪然諫不行能去距心雖知其罪然如是而止不聞其能去也鼃賢於距心矣

雙峯饒氏曰餘裕是寬緩不迫之意賓師從容規諷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似少焉

不入亦當去但寬得些子不如那有官守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六

言責者恁地逼迫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則

目下便著休或疑孔子不脫冕而行與孟

子之說不同曰正是般蓋孔子有去志

久矣但去得不恁地逼迫後來臚肉不至

方不脫冕而行且如衛靈公可謂無道然

亦以賓禮待孔子故孔子在衛極多時後

來却因問陳明日遂行亦是久有去志因

此遂行耳

雲峯胡氏曰集註前引尹氏言君子之辭受取于惟當於理而已此又引其言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蓋天理人欲之幾最

不可不辨當辭而辭是天理受則當於理久而如是天理速即非矣如此則當於理不如如此則涉於欲故惟聖人能審其幾焉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益大夫王

蓋古盍反
見音現

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慶源輔氏曰：「使事謂弔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

王驥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旣或治之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四

丸

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南軒張氏曰孟子雖爲卿而實賓師也則夫禮文制數固可付之於有司是王驥雖曰輔行然齊王之意特欲稽孟子以爲重有司之事不敢以煩而驥則行之也孟子特統其大綱於上而驥則其事於下若驥於事上之禮有失邦交之儀有驕則孟子固不免有言以正其事之失也彼旣或治之未見有可正之事則亦烏用有言哉慶源輔氏曰夫旣或治之正答公孫丑未嘗與之言行事一句孟子言使事有司旣已治之而得其宜矣自不須更與王驥言也只此句便見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使有司不能治其事於禮儀制數有

古之待小人也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四

辛

之則非所謂不惡矣。今有司既已能治其事而猶與之言則便有徇之之意而不
可謂之嚴矣。然自常情觀之孟子之不與
驩言不以爲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以爲
易之而不足與之言矣。夫惡之言則不欲與
之言則監易之而不足與之言則忽盂子無是心也。但言有司既已能治辨
其事而不與之言則亦是順理之事而其
中自有不惡而嚴之意耳。故愚嘗謂君子
之待小人有正已而無屈意有容德而無
過禮惡惡之心雖不能無然亦不爲已甚
之疾也。

新安陳氏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易
避卦大象傳文孟子於王驩不欲與言於
平公行子亦可見今答丑不過平平說所
以不與言之意未始及也。蓋欲使丑自悟
耳。○治之者朱子以爲有司南軒以爲驩正
是治之者。

附纂黃氏洵饒曰：孟子爲卿於齊待小人
不惡而嚴如此。○易曰：天下有山遯君子
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程注曰：遠小人之道
者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怒惟在乎
於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

芒山張氏曰：平禮事雖有有司治之亦不
嫌問孟子夫既或治之云云託辭也。若云
王驩于禮無失于儀無曠孟子不必以言
正之便似意南軒說迂甚。○孟子說個不
惡而嚴之意南軒說迂甚。○孟子說個不
何言哉髣髴孔子待陽貨正願學孔子最
得力處。但觀他未嘗與言畢竟圭角未化
此處須識出孔孟氣象同異處或有謂孔
孟于羣小渾然不露圭角者便說得孔孟
是一個人便無甚分別。按此說未確。○程
明道待王安石亦是其法。每論事心平氣
和嘗云新法之行亦是其法。每論事心平氣
成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若

佚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
為害亦不至如此甚也按明道此言真可
為得小人之法。○孔子待陽貨何等就却
木嘗不嚴程注云矜莊威嚴尚有圭角在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
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
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贏齊南邑充
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
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之自天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三

于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
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
觀視之美而已

慶源輔氏曰人子之喪親所以為之棺槨
者蓋欲其堅厚以歷久遠而已非是欲為
人觀視之美也蓋必如此然後於人心為
盡耳盡於人心此一句須當自體之若後
世之厚葬非只是欲為人觀美之故也
古者棺槨無度想只是過於厚觀易喪葬
取之大過可見至周公制禮時始為七寸
之制也棺七寸則槨亦七寸也
雙峯饒氏曰周七寸只如今四寸許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
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
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慶源輔氏曰不得得之汎說葬禮如重累
之數墻嬰之飾既有定制則不可得以為
悅非獨指棺槨而言也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悅乎

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悅快也言為死者
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三

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

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問不以天下儉其親朱子曰以儉為也不
為天下惜棺槨之費而儉於其親也王氏
中說記大原府君之言一布被二十年不
易曰無為費天下也文意畧與此同
呂氏曰註云所當得為而不自盡則便是
倒行逆施不順理底於所厚者薄則無所
不薄矣墨子之葬以薄為道者即是此與
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盡於人心及此與
校字人子事親至葬而終凡附於身與
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蓋不如是無以盡

於吾心不為悅不為使也必悅且悅然後
於心為盡不得為而借為與可為而不為
皆非盡於人心曰不得不以為悅則制
不得為者決不敢過曰得之有財何獨不
然則力所能為者亦何忍於不及厚所當
厚而不儉於親無非天理也盡於人心盡
天理而已矣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
喻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喻有仕
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
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
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三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喻子之事
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
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
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慶源輔氏曰沈同問燕可伐否耳固不問
以齊伐燕為何如也若是以王命來問孟
子必當詳告之不但曰可而已也○註云
與者受者皆有罪謂不由其道矣取妄子
如子喻子之徒者由其道則三聖之授
受乃先天而天弗違之事不可以罪言也
按燕世家孟柯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
時不可失也朱文公曰或問勸齊伐燕有
諸史記蓋傳聞此說之誤
黃氏曰抄云按史記載梁惠王三十五年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孟

孟子始至梁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十年
齊伐燕孟子在齊古史乃謂孟子先事齊
宣王後見梁惠梁惠及齊湣王稱孟子
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卿等書
皆不合通鑑以伐燕為宣王十九年則是
孟子先於梁而後見齊宣王又按史記齊
伐燕有二事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
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梁惠王篇所載
問答稱齊宣王者也稱宣王者孟子作于
齊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謚稱而趙岐註亦稱
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公孫丑
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也此又一事也
可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謚
卒後九年湣王止稱王也燕曾遜國齊宣王
此見伐燕喻非齊宣王甚明孟子以周顯王
三十二年見梁惠王齊宣王以周顯王四
十五年卒其子湣王立即位四十年孟子
初年梁惠王已稱王立始以五十歲約之
又後之二十三年齊湣王伐燕孟子當年
七十四歲五歲距湣王之卒孟子約一百餘
歲孟子當不及見湣王之卒故孟子書自公
孫丑篇凡涉齊事皆止稱王陳賈章終篇
止說齊王蓋嘗考古史通鑑少誤近世師
儒援為王留行事有謂區區齊宣不足為
聖世道說者遂亦誤指伐喻為齊宣王事
故私紀之侯考古者實焉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
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
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
可以伐之今有殺人之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主

朱子曰孟子言伐燕處有四燕父子君臣如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不曾教齊必伐但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或謂孟子於沈同之問易爲不盡其辭以告之曰沈同固非能伐燕者且其以私來問又不足齊之將伐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告之足矣若遂探其情而預設辭以待之則是猜防險詭之私爾豈所謂聖賢之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拯燕之遺民於水火之中而無殺戮繫累之暴則其伐之也亦何爲而不可哉

雙峯饒氏曰惟士師則可以殺有罪之人泛泛如何可以擅殺惟天吏可以伐無道之國諸侯如何可以擅相征伐天吏天所命者士師君所命者天吏以其有追故天命之征伐如湯武是也沈同安曉此理但知人之可伐而不知已之不可伐人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

美

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

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毛

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為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叛果何心哉惟管叔之叛非周公所能知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問周公誅管叔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自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以此朱子曰周公豈得已為此哉莫到恁地較好胡氏云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聞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周公豈得而私之哉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故不克有過是以孟子亦言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不說周公無過也雲峯胡氏曰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此一句最見得周公之用心舜之心誠信而喜象不忍逆以其弟為詐舜為兄之道

盡矣周公之心誠信而在管叔不忍逆以其兄為畔周公為弟之道盡矣故曰此天理人倫之至人倫之至人倫即是天理特分而言之天理其自然者人倫其當然者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更平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毛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攷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

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新安陳氏曰孟子窺賈爲君文過之心於

不言之表而責之

南軒張氏曰周公於管叔親愛之而不知

其將畔其過也宜矣賈爲君文過過之中

又生過焉

汪氏曰已富貴而兄弟無位仁者弗爲也

兄弟惡未萌而以惡逆之智者弗爲也

陳賈觀之以周公爲仁智之未盡由君子

觀之周公實仁且智者也不期以畔而幸

至于畔不免於過乃所遭之不幸也及其

畔也不以松恩害公義誅之以安宗社天

下於過爲能改矣其不得已而行權也

漢審配曰周公垂涕以蔽管蔡之獄季友

歎歎而行叔牙之誅事不獲已故也

○孟子致爲臣而歸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无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同

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

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新安陳氏曰謙言得侍賢者同朝者皆甚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

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

盡爲我言之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

之數也

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

也盍何不也

趙氏曰四豆爲區區受斗六升四區爲釜

釜受六斗四升十釜爲鍾鍾受六斛四斗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

告孟子

陳子卽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

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孟子旣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三

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

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

祿乃今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

爲此也

慶源輔氏曰齊王告時子是就人欲中計

較孟子之意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惡用是

多端爲哉○註云孟子有難顯言者顯言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

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

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弟子爲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慶源輔氏曰。舉季孫所譏子叔疑之事。以見我不敢效此之意。辭釋而受饋雖多寡之不同。畢竟是既不得於此。而又求得於彼也。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

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

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

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雙峰饒氏曰。左右望是欲全得之。萬一不得於此。亦可得於彼。不得於此。是譬喻解

十萬得於彼。是譬喻受萬。慶源輔氏曰。文王開議不征。是三代之初

皆如此。新安陳氏曰。孟子有引以終之。而不復

說上正意者。此章之類也。新安陳氏曰。齊王固不得待孟子之道。尤

爲恒近。解曰。按丘文莊云。卽孟子此言。可見古人立關市之本意。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孟子去齊宿於書畫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

畫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

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

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

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

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
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
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
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
矣。

問泄柳申詳無入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
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孟子曰非
謂二子之心倚君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
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垢面汗行
而事君側便雙之人者何以異乎
慶源輔氏曰繆公好賢之切惟恐有不當
其意者常使人道達誠意乃能安而留之
泄柳當門以避繆公不苟合可見申詳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三

見禮記與泄柳並稱其賢可知繆公待子
思恐子思不察已之誠也二子非有賢者
調護之則又恐君不察已之誠也德若子
思則自有此應若只及得二子則自處又
當如此下此則苟容以徇君者也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

絕子乎

長上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
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
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卧而不
應豈為先絕子乎

慶源輔氏曰孟子之自處不在子思之下
故意或人之為我謀不及繆公留子思之
事也蓋有欲為王留行者雖有愛賢之意
而不知待賢者之體故孟子告之如此
新安倪氏曰孟子之於齊齊王既不能如
繆公之待子思固無以安孟子矣次焉而
齊之羣臣又無賢者為之維持調護孟子
亦豈能安其身哉孟子之德無愧于思齊
王如繆公之待子思宜也故末又以不及
子思為言泄柳申詳之事始引以言齊之
無賢臣耳

或曰以子思自此乃曰為長者慮而不及
子思是責其平日也非指留行一節而言
孟子此時已不可留矣若孟子有王命便
可留前日時子之言非王命耶須知子思
見留于繆公亦非臨去時事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三

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
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
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

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
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去同欲去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子三宿而出，晝於子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子然後浩然有歸志。子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孟子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

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簣者所以為果也。

廣源齋氏曰：集註本心謂其初本欲如此也。餘意則後來不得已之意耳。詳玩此兩句，便可見聖賢之心。千里見王，王如用子，豈特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此其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三宿出，蓋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此其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朱子曰：孟子與荷簣皆是憂則違之，但荷簣者果於去，不若孟子之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法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誠心，非若荷簣之果於去也。南軒張氏曰：齊王資雖純而不敏，然異夫師情矯非，以自欺欺人者，故孟子有聖焉，以為王如用子，天下舉安。蓋其安天下之道，已素定於胸中，而其本則在於格君心之故。拳拳望王之改之也。若夫諫而不用，去則窮日而後宿，是私意所發，其諫也固無誠意之戚其去也，又無忠厚之氣真小丈夫哉。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孟子

雙峰饒氏曰：方其來也，只望齊王能行其道，及其去也，又望王能改過。此聖賢仁厚之意，蓋決然去者義也，欲去不去者仁也。李氏所以說憂則違之情，憂只是不樂違去也。當看情字。雲峰胡氏曰：孟子憂則違之，若與荷簣同，而其憂則違之情，與荷簣之忿然忘情者大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所歷如滕文雖慕道然

國微弱道必弊行其次如魯沮於威會又必不行大國齊梁也梁惠不足與有行義尤劣矣庶幾焉者共濟宣平齊有易以一天下之勢孟子又有安天下之道王天資誠朴若可與有行者所以望之有不誠能自已焉於此終不遇合則孟子之道知其不行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七

彼前日此今日

新安陳氏曰前日言不怨尤之時與今日所遇之時不同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皐陶稷契伊尹萊朱太

公望散宜生之屬

通考堯氏堯曰堯在位九十八年舜在位五十年禹在位七十年湯在位五十五年共五百八十年湯至紂三百六十二年而周興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夫音扶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天

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

樂天之誠有竝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新安陳氏曰天意或欲平治天下亦未可知其具謂能平治天下之道也

朱子曰或問文中子曰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

天知命之樂其庶幾乎不豫愛世之志也實

未嘗不豫樂天之誠也愛樂自常情觀之則相反自聖賢言之則竝行而不悖也○

自五百年至則可矣觀之則孟子不能無不豫然也自夫天未欲平治以下觀之則

孟子實未嘗不豫也

雙峰饒氏曰孟子到此亦未如之何所以
只得歸之于天
月恒近解曰樂天愛世對說不得末節正
是解今日不豫之意其意謂若是見用則
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何不豫之有惟其不
然故不免於有憂也
舊說彼一時此一時者孟子云我前日之
言乃安常處順而未有有所感固一時也
以不怨尤也今日去齊之時吾道將廢而
不得有為又一時也終不能不怨尤也此說
謬甚須知聖賢心事始終一不怨尤而
已彼一時也雖不怨尤而憂世之志未嘗
忘也此一時也雖不怨尤而道終不行雖
亦不怨尤而憂世之志却無以自解也
如之何不憂哉此則始終不怨天不尤人
而言行亦相顧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堯

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
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

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新安陳氏曰道不行於齊已先見乎此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

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
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
之不亦誤乎

南軒張氏曰孟子之去齊三宿出豈猶以
為速而謂初見已有去志久於齊非我志
何也蓋孟子雖庶幾齊王之可與有為而
可去之幾未嘗不先覺也初見察王之情
必有不合受者又以其質亦有可取故不
欲去而猶有希望焉豈徒為苟留也哉此
載孟子於齊始終去就久速之義甚備學
者所宜深究也
慶源韓氏曰禮則有常義則有權如君命
召不俟駕禮也有不召之臣便是義孔氏
謂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說得自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四 罕

雙峰饒氏曰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
有公養之仕孟子當時見王於崇便有
合處難於委質為臣所以止為際可之仕
見行可者見這道理漸可行也孟子自崇
既退之後未見其道之可行所以終於不
受祿
新安陳氏曰不受卿祿此孟子最高處其
超然不屈進退餘裕本全在此一受其祿
則為祿所屈是為祿而仕耳十萬之祿脫
履而去齊王猶欲以萬鍾縻之豈知孟子
者苦意戰國之世高節如許惟孟子一人
而已庶幾焉者其魯仲連乎

四書大全辯孟子卷之四終

書大全辯孟子卷之五

滕文公章句上

如有汚指

通考勿軒熊氏曰四章皆言滕事末章辯墨道因許行之學附記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

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

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蔽而能克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

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

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

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

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

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

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

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

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之所以互相發也其意蓋曰知性善則知

堯舜之必可爲矣知堯舜之可爲則其於

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問性

善之性與堯舜之性虛性之性只是如何

下便將來受用○性善故人之性皆爲堯

舜之性善而孟子言性善之實○問人未

便至堯舜所以驗性善之言必稱堯舜之

性善與堯舜之性善二句正相表裏蓋人

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奈何

然人須當以堯舜爲法入到得堯舜地位

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

事這便是止於至善○問孟子道性善看

此只是就心上見如言孩提之童無不愛其

親此只是就情上說曰未發時性靜也只是這物事動

與孩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發出

來即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五

三

註釋性者人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此一句
便問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蓋生不是一性
生之謂性是性天地間豈有不好底道理故
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古今只是一箇道
理故曰人與堯舜初無少異孟子道性善
言其理也稱堯舜以實之言其事也天下
無理外之事能為堯舜所為之事便是
失吾所得以生之理然人不能皆堯舜
言氣質蓋以孟子之不曾說也集註言物欲不
但據孟子之意言之程子曰性善二字孟
子擴前聖之所未發而有功於聖門愚亦
改曰性即理也一句程子擴前聖所未發
而有功於孟子性善是虛說其理稱堯舜是
實說陳氏曰性善是虛說其理稱堯舜是
實說立教明倫於後並是實有是人實有是事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五

四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
乎夫道一而已矣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
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
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
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
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朱子曰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
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
賢之可學問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後亦不
復致疑於其間若夫公則雖未能盡信而
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

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說正要在於發
動靜時若存是這物事即是靜時所養底物
是這物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
一箇物事○問孟子性善蓋謂性無有不
不善也明道乃以為善固性也然惡亦不
可不謂之性即善惡方各有著落陳氏曰
氣質之性即善惡方各有著落陳氏曰
從何處生以孟子之性則惡無所歸是論
孟子尊說義理之性則惡無所歸是論
不論氣孟子之說為未備故程門發此義
為無別是論氣不論性諸子之論所以不
明夫本也程子兼氣質論性
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
從人生稟受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正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但
露出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集

以實前面之說此之謂實之何以驗人
之善哉觀堯舜能盡其性而為大聖人則
可以知同有是性者之皆可以為聖人而
不辨於學聖人矣所以言性善而必稱堯
舜以實之也
通考張氏須曰孟子言性善所謂天地之
性也斯言也實傳子思天命謂性之言子
思指天所賦而人受之者為言合理氣而
言也孟子指民受天地之中者為言專指
理而言也孔子言性相近以形體之初者言
也皆一理也然則氣質之性孟子所不言
乎曰形色天性曰動心忍性曰君子不謂
性行指氣質之性也
吳氏微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
其本然之理而言

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不難乎？

雲峯胡氏曰：按饒氏謂道一而已矣，與性一而已矣，不同。性以所稟言之，道以所由言之。集註此處說得性字稍重，愚謂集註不曰同一道，而曰同一性者，蓋推本而言，根自上文性善說來，性之外他無所謂道。同此性，即同此道，又何疑焉？

成颺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五

成颺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朱子曰：孟子引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

對前章

之私，此道真此外更無別法。若如此有箇奮迅與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則是畫脂餵水，無真實力處。

雲峯胡氏曰：性之本善，堯舜無異於人，行之不力，人自異於堯舜。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憤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六

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朱子曰：滕小，不過如今一鄉。孟子只說可為善國，終不成以告齊梁之君者，告之○人要為聖賢，須是猛起如服瞑眩之藥，以除深痼之疾，直是不可悠悠。

蔡氏曰：方言云：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

趙氏黃氏曰：歷引三人之言，所以釋滕文之疑。終以藥瞑眩，所以厲其志。

雙峯饒氏曰：前面文公再大見孟子時，是就其資稟凡下，不可以為堯舜，故文公又以成颺以下三說答之，末後孟子恐文公又自疑其土地狹小，故以瞑眩之說告之。文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七

公後來也能問喪禮問經界亦足見其有
為處
西山真氏曰七篇之中無非此理者如言
仁義言四端蓋其大者至於因齊王之愛
牛而勸之以行王政亦因其性善而引之
當道也以此推之他可識矣
新安陳氏曰林氏於下章言喪禮處謂可
驗人性之善亦當以此意類推之
邑山張氏曰成觀節全要他激昂希聖
約口氣與下章意相照應非僅證道
一也集註欲世子篤信力行二句宜玩
昔之言性者不一孟子曰性善荀子曰性
惡楊子曰性善惡混韓愈曰性有三品學
者當以孟子之說為正至若張子天地氣
質互舉程子性氣對言似又以氣質為性
畢竟見性有未透處程子曰性即理也此
言最直捷何以又說論性不論氣不偏論
氣不論性不明何以又說善固性惡亦不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

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
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大
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
固所自盡也會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
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
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
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八

當此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
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
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
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
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
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
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絰也不緝曰斬衰
曰衰疏屨也麤布也舄屨也喪禮

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

行之禮也

記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于大夫公子食粥士疏食水飲夫

人老婦諸妻皆疏食水飲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婦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九

得見先王全經矣然其學得孔氏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疏濶而於大本大經之際則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爲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度數節文之小不備而不敢爲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歎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強爲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趙氏曰自天子達於庶人是無貴賤之別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

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之節與禮小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先王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十

者也通考趙氏德曰文王之于周公且子伯禽封於魯文王子錯叔綏武王庶弟封於滕侯爵朱子曰古宗國如周公兄弟之爲諸侯者則皆以魯國爲宗至戰國時滕猶稱魯爲宗國也南軒張氏曰考滕世子開孟子之辭則三年之喪其廢也久矣其在周之末世乎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又曰喪祭從先祖吾有所受之也然則其廢也久矣世之治亂此豈非其根抵耶仁山金氏曰宗法諸侯之公子蓋先君之子今君之昆弟不敢以君爲宗而君爲公子之庶者使宗其公子適者蓋使諸庶弟以一適弟爲宗天子亦然武王爲天子矣

聲好去

又後去

子皆以必

諸事不敢以武王為宗而以周公為宗故
凡文王之于有國者皆蔡邕為宗國也
按魯文公碑制未終而思娶宣公喪未期
年而逆女魯至文宣蓋凡幾世矣故知不
行三年之喪者非周公法也志曰從先祖
者立法之祖也世數益遠則以壞法為祖
矣曰有所受其受之誰乎從壞法者非所
受而受也壞法者無所受矣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
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
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
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士

歡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
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
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
世子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
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
冢宰六卿之長也歡飲也深墨甚黑色也
卽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
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類可作可類
理或可作或
文不作皆

慶源輔氏曰常責之於已足應前所
自盡之說在世子自盡其哀是應上句不
可他求之意
雙峯饒氏曰君薨君字統天子諸侯而言
德於冢宰是國家政事皆聽命於冢宰非
聽政聽訟之謂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
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
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
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
疑有關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士

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
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
所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
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
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
以此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
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其前行之
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
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

左傳隱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上諭月外姻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同盟同在方獄之盟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也

禮記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
枕由非喪事不言
西山真氏曰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有
改者春秋之世此禮廢墜於是宰予欲短
喪而孔子責其不仁子思亦謂自期以下

士

賁賤有殊父母之喪則一而已方滕文用孟子言欲行此禮父兄百官譁然爭之及達衆而行又以爲知禮何耶蓋以爲不可行者蹈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爲知禮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世降教失雖以東魯文獻之邦猶不能行何怪於滕之父兄乎然文公一身先之則幡然而悟天理之在人心者固不可泯也自漢文率意變古始爲易月之制然詳其遺詔蓋爲吏民設景帝嗣君也乃日用其文自短三年之喪豈非萬世之罪人乎其後晉武欲復古制而足于羣臣之邪說獨後魏孝文斷以不疑孝文夷狄之上也猶能行此可以中國而弗苦乎

雲峯胡氏曰前章論性善此章自是論三年之喪集註引林氏說首尾必舉性善而言者蓋喪制入乎之心所自盡者最可見人性之本善也文公自晦其前日未嘗學

此人所共知

而一旦力行其所聞於孟子者是孟子
 一開發之際而文公之性善見矣及其行
 之而遠近莫不悅服是文公一感發之須
 而遠近之人性善皆見矣於是蓋信人性
 之無有不善而堯舜之真可爲也
 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爲卽吉之漸宋
 喪必以三年然亦以葬後爲卽吉之漸宋
 桓公卒未葬而讓公會諸侯于葵丘故書

古

葬期者。可知其必不能諒陰三年也。景惠之所遵者。皆春秋以來至亡秦之法耳。霍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以爲明證。然詳孝文易月之制。既不爲嗣君而設。亦未嘗以所謂三十六日者。爲臣下居私喪之限制也。俗更薄乎敬。於榮諱。是以並緣此詔之語。立短喪之法。以便其私。至方進勝遂指爲漢家之法。豈不謬哉。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齊而文公問之

慶源輔氏曰前云使然方問後云使畢戰問但此云藤文公問則知是文公親問孟

子也蓋文公既即位固不得越國往見孟
子此必是以禮聘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
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
綯綯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
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
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
而不暇爲此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五

慶源輔氏曰詩言民之趨於農功自然如
此其亟孟子引之以證民事不可緩之說
然熟玩之便見得民事真不可緩之意人
君者若能真知民事之不可緩則於爲國
也思過半矣
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其始播
百穀謂期來年百穀于公社也此詩蓋陳
王業之艱難

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
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
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
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
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趙氏曰禮下所以開世祿及學校之事也
取民以制所以開制民常產及貢助徹之
法也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
竝立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
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
反而已矣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六

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爲孟子不以人廢
言集註則以爲言雖同而所取各異其說
尤的當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
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
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
之人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
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但借其力以助耕
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
畝鄉遂用貢法十八有溝都鄙周助法八

周禮夏官司徒送人先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

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間廣二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道考趙氏德曰鄉遂之地在國中遂人所職是也都鄙之地在野外周禮匠人所職是也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辨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聯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也遂人掌六遂猶司徒之六鄉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隣五隣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縣爲遂朱子所謂以五起數者亦是一萬

大

經 169—257

丸

幸新鑿氏昭曰鄉遂在近郊遠郊之閭平
原曠野可畫爲萬夫之井故有溝洫塗路
都鄙謂甸稍縣都包山林陵苑在內難用
溝洫齊整分畫但逐處畫爲井田
朱子曰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
道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而
新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
新安陳氏曰二十畝分爲八家各二畝
半以爲治田時所居所謂二畝半在田是
也
前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荒爲本故必建
步立畛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畛
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
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
畛是爲八百八十畛餘二十畛以爲廬舍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
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
受田上田夫百畛中田夫二百畛下田夫
三百畛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
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
更耕之自愛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
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
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
爲法者也若夫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
各以肥瘠多少爲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
歸田在野曰廬在邑曰里
朱子曰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
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詳如
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畝澮溝洫
之類大畧是費人力力若自五十而增
爲七十自七十而增爲百畝則田間許多
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
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問
悉合者何也曰吾於前章固已論之矣大
抵孟子之言雖曰推本三代之遺制然常

幸

其大而不必盡於其細也隨其意而不
 泥於文也蓋其疏通簡易自成一家之
 編之活法而豈拘儒士牽制文義者之
 所能知哉曰三代受田多少之不同何也
 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然
 皆若有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涂畛
 域亦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乃易代更制
 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法
 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煩擾亦已甚
 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何耶
 陳氏云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
 而後廣周而大備也徐氏云古者民約故
 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
 際隨時而加焉
 南軒張氏曰楊氏云徹者徹也兼貢助而
 通力也故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
 一使自賦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所
 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
 法矣此周人所以爲徹也鄭氏謂周制畿
 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碍於此歟
 通考仁山金氏曰集註之說雖明而語錄
 亦自疑之古者田制遠徑溝畛逾道凡
 水陸封樹自禹濬畝濬澮距川以來積世累
 代而後成若商又變爲六百三十畝之區
 周又變爲九百畝之井則一時歷遂改易
 固不其難而溝畛逾涂例須改作大費民
 力久而不定按古者以平地爲田其同溝
 共井者無甚疆界但各以畝數爲記而所
 謂畝又與今畧異折方不同古者六尺爲
 步畝百爲畝所謂畝者濶一步長百步古
 人重黍稷梁菽其所謂畝即今種豆麥者
 作田畔也詩所謂南東其畝謂田間作畔
 向南向東視水土之利也古者中土既是
 平田恒止以田畔爲計夏后氏之時田未
 盡闢又去古未遠雖士大夫無不躬稼穡
 受田者多故舜夫受田五十畔此周一井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主

則十八家受之而自貢其什一至殷人則
 田已開闢一夫受田七十畝比周一井則
 十二家受之而助耕公田六十畝至周則
 土田盡闢而君子小人又分在官者食公
 田之祿工商不盡受田惟農受田故得以
 百畝為限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鄰鄙用
 助法八家同井而一夫各受田百畝其
 舍則撥田之外又共撥若干畝三代可以
 例推也
 傳氏寅曰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詩信彼
 南山維禹甸之春秋傳夏少康有田一成
 有衆一旅甸之五百七十畝家一人則五
 百七十六人一旅者軍也餘七十六人為
 軍外之用以詩與春秋觀之丘甸之法其
 來尚矣但夏貢無公田一夫受田止五十
 畝一成之地百井甸之六十井五百七十
 畝夫家受五十畝為半夫五百七十畝
 田千二百八十畝為半夫五百七十畝
 等通率家受萊之夫則田萊俱取足於一
 甸之內甸外萊之夫則田萊俱取足於一
 乎成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
 五百人為一旅五百人二十五成計萬二千
 賞田五成以爲軍田七十五成則三軍矣
 可爲公侯之國見夏之制未設都鄙明矣
 甸五百七十畝之國見夏之制未設都鄙明矣
 各半益夏之時未盡闢故也殷人七十而
 助惟助爲有公田一成百井甸之六十井
 除公田爲五百一十二夫計五萬六千四
 百畝五家十二家各受七十畝計三萬五
 千八百四十畝家受萊者三十畝計三萬
 五千三百六十畝也一甸成爲三軍二萬
 成爲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實田牧田
 閒田及餘夫之田數每一國之地爲都鄙
 則有遂矣國三軍鄙亦三軍三郊三遂也

平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主

周既增地制城宅田等亦有餘地故國中
 爲四軍五鄙則三軍耳惟國中四軍故曰
 千乘之國
 吳無障曰夏后節只重取之之制不得以
 五十七十百畝爲制產而以貢助徹爲公
 田賦法將君民判作兩開看其實皆什一
 是就下之獻上而顯上之所取爲什一全
 重君未嘗多取意
 季彭山曰貢助徹本無二田于民所受田
 中而納其稅則謂之貢就其中留出公田
 助助亦通力而作者也公劉詩曰徹田爲
 糧則當時已謂助爲徹矣但末世人皆自
 利不相通融故周特以徹名欲人知有通
 義耳貢者官無常田而歲有常額猶今之
 計畝收租也助則官有常田而租無常額
 猶今之就田分租也由此上奪民時不得耕
 耨而貢法必欲取盈此貢之所以不善而
 殷改爲助又以上奪民時不得耕耨則救
 死不暇民不相通而公田之入薄矣此又
 不得不變助爲貢以取盈也孟子專意欲
 行助法故以夏后氏之貢起發之助以見
 周亦助之意証以貢助分說而徹法兼之
 失其意矣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
 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
 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
 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
 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
 平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壙也
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
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
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則貢法大禹之遺制而其不善若此何也
朱子曰蘇氏林氏嘗言之矣蘇氏曰作法
必始於相終於精古之不善此非不智也
勢未及也方其未有不善也以其為善矣及
其既貢而後知其有不善也林氏曰禹貢
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爲
歲之常數又因遊豫則視其豐凶而補助
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其豐凶而補助
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欽法則其弊未至
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圭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
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

付諸
反子

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
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
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
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
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
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
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圭

助故引之也

朱子曰考之周禮行助法處有公田行貢
法處無公田孟子也不曾見周禮只據詩
裏說用詩意帶將去後面說鄉田同井出
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井九百畝
其中爲公田人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說
井田只說得這幾句是多好這也是大
原大本處却無理會細碎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
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
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
於下

名也序也庠序學校皆人倫也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問鄉學如何朱子曰皆是景陳而學曰孰與教之日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教

慶源輔氏曰鄉學有異名國學無異名然其明人倫以教之事則同也雙峯饒氏曰孟子教時君行仁政只是教與養兩事并田以養之學校以教之告齊王滕文皆如此小民親於下者蓋百姓不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孟

親五品不遜所以教以人倫使之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長與幼自相親非尊君親上之親○問夫婦有別如何相親曰夫婦無別則相賣賣便相離了通考趙氏德曰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又黨正以禮屬民而飲於序是庠序皆可言養也文王庶子云書在上庠是庠亦可言教也孟子特因立名之義舉其重者爾京山郝氏曰朱子解庠序較為鄉學學為國學果爾養老習射較士皆于鄉而國學安所別之鄭玄解禮謂周兼立三代之學也庠序較便是學養之習射較士總之皆學以別倫而已三代共之非分鄉國之無異道故曰學則三代共之非分鄉國之謂也明人倫即是三代所共之學學較二字恒備庠序學校在國中為國學在鄉遂

漫反傳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福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美

朱子曰孟子語滕文只說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不曾說便可以以王是亦要大國方做得或曰前言貢助徹是三代養民之法庠序學校是二代教民之法此言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蓋言後之有王者起必來取三代教養之法以為法也下文子力教養之法為後來王者之法也下文子力行之云云則是孟子教滕文公法古行仁政以此此言之註云未必與王業者誤矣○宋必能興王業與孟子所謂百里可王王不待大相矛盾矣解孟子者當合孟子前後問答觀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左傳僖公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者繼父之辭春秋例凡公侯卒未越一年而有王事皆稱子也

雙峯饒氏曰新其國小大皆不同可以爲善便是新其國東陽許氏曰文公問爲國孟子告以教養其民有養然後可教故先言分田制祿而後及學校也自民事不可緩至雖周亦助也養之事設爲序序至小民親於下教之事下至新子之國總言之答文公者止此下答畢戰却只是言分田蓋畢戰推掌井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主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卽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

封植之界也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雙峯饒氏曰溝塗封植之界經緯錯綜直者爲經橫者爲緯只舉經字有緯在其中溝溝塗之類塗道塗封土填植種木爲界變源輔氏曰度孟子來滕不久便去做使畢戰往問○昔有仁君欲行仁政使彼此均平田無多少之差則必從經界之事做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天

起而暴君汙吏貪得務多只知有我不知有民只知爲己不知爲人者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此等事須是敬則能立纔有慢心便日趨於弊壞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雙峯饒氏曰分田制祿雖平說然却相因教祿卽井地中公田撥其穀以爲祿分田始可制祿新安陳氏曰分田以給野人制祿以待君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无

周禮司徒鄉老遂人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六鄉七萬五千家。遂亦如之。遂人主六遂。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遂謂王國百里外也。通考趙氏德曰。公侯田方百里。爲地一百成。三郊一遂。國中什一。使自賦。無公田。井九夫。國中十六成。成六十四井。以九乘之。爲五百七十六夫。以十六乘之。爲九千二百六十六夫。野九一而助。有公田。井八夫。野八十四成。成六十四井。以八乘之。爲五百十二夫。八十四成。以八十四乘之。爲四萬三千四百八十八夫。併國中。共二萬三千二百二十四夫。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則五萬人。爲三軍。是爲三郊之賦。餘三萬七千五百人。爲二十四人。更以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是爲一遂之賦。餘三千二百二十四人。爲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三

軍外之用。袁氏明善曰。野九一輕於國中。什一者。國中近城市。田地膏腴。故其賦重於郊外。朱子曰。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兩。五兩爲黨。五黨爲州。又比五八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黨。五黨爲州。又族五族爲師。五師爲軍。皆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都鄙。却行井牧之法。鄉遂之法。次第簡長了。井牧之人。兵且如五家爲比。比有一士十人。徒十人。○此等亦難卒曉。須以周禮爲本。而參取孟子。班固何休諸說。訂之庶幾可見。其異同耳。然恐終不能定論。但不以爲源。輔氏曰。都鄙用助法。則收公田所入。一以充國家用。此周所謂徹法也。前云徹通也。均也。所以釋徹字之義。此則正言其法如此。○集註以其請野九一而助。則知助法之不行。又云。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當時之貢法。亦有強取其賦於什一之外者矣。通考仁山金氏曰。孟子雖不見載籍之詳。而此二句。與周制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法。合。國中自賦。民無遠輸之勞。野九一而助。則卿大夫食邑無過取之失。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通考趙氏德曰圭潔白也德行潔白始與
之圭田此殷法也趙岐註圭潔也士田故謂
田者不稅所以奉祭此則周禮之士田以
在近郊之地者也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
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
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
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
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至

問卿大夫之圭田必有耕之者豈亦有耕
屬可耕乎朱子曰恐圭田只是給公田之
在民者大抵古者田祿皆是助法之公田
充而人家因為之屬如有田一成有衆一
無征是也圭田恐亦如此故王制云夫圭田
他半分則五十畝傳與其子二十五畝問各
受田百畝六十歲傳與其子養其父但
只是長子受父之田次子便是餘夫別請
二十五畝若無子則百畝納之官曰然問
人物繁庶公家安得百畝納之官曰然問
地間只著得許多物事少間人物過多使
自有乘除亦理勢使之然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上文絕長補短五十里
是除山川林麓城郭而以田計也以五十
里之田而分君子以有公田小人私田若
子又有圭田小人又有餘夫似為難給然

以方田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
則是百井九百夫矣方五十里者為方一
里者二十五井二百五十夫矣方百里者
五百井二千五百夫矣亦自不患於不給
之時諸大夫亦自不患於不給以此知國
室汗池以察地能行王政以聚民則國
不至於不給人衆地大不患於不可以行
王政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至

是卿大夫之圭田必有耕之者豈亦有耕
以為代耕之祿云耳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
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
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
別野人也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

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
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
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
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行
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通考朱子井田類說曰班志古者建步立
畝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
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
之八夫一婦受私田百畝以爲公田十畝是爲
上田夫百畝中田八十畝下田六十畝是爲
畝畝更耕之換易其處注何休曰司空謹
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五

三

聖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
得獨樂堯堯不得獨苦三年一換上易居
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一人有此
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
稅賦則計口發賦稅則公田什一及工商
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
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宗廟百神之祀天
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以備災害中
田六十畝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
弗得有樹以妨五穀環廬種桑菜茹有哇
瓜瓠果蓏織五十畝可以衣帛七十畝
女脩蠶織五十畝可以衣帛七十畝可以
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四爲族五族爲黨
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
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故三年耕餘三年
之食進業曰登故三年考黜陟再登曰平
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五

三

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
慶源輔氏曰上言助法之善故此下遂
言周之助法是井田形體之制也
爲公田便是井田形體之制也
通考袁氏明善曰井田始於黃帝經界如
井字後世因號爲井田孟子方里而井井
九百畝又曰夏后氏五十畝而貢殷人七
而助周人百畝而兼貢貢者上送十官之
九家同井家授五十畝其半以爲公田助
者借也謂借民之力以耕公田八家同井
家授七十畝共耕公田二十畝其十畝以
中除八家所授外餘三十畝以爲公田及
田公田之外餘三十畝以爲公田及
微者通也言其通用夏殷貢助之法也請
以通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即周之
之外九一而助者八家同井以其中一
畝內除二十畝爲八家應舍外公田而借
民之力共耕之此即殷之助法但比殷則
每家增多二十畝耳國中謂近郊之內什
一使自賦者九家同井各以其什分之一
上貢於官此即夏之貢法但比夏則每家
增多五十畝耳孟子謂方里而井井九百
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田百畝同養公
田郊外助法而後治私田事者專指周家
知郊外助法而言也夏殷以上其詳已不
或曰孟子方里而井云云後儒因以爲井
井之制截若某局動云云云後儒因以爲井
井之制截若某局動云云云後儒因以爲井
規或方隨水溝洫以賦形象此聖人必不
能矩之若井者也由是推之井田之制在
籍不在田也籍可以收物而新田不可以
代之經界也經界者籍中之經界而非田
中之經界也

狀大音

章句出
之泥自
張子
注橫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

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

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

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姜

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

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

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

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

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

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

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

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

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

名法畫一也一里之中而或有餘于九百
之數或不足于九百之數通而計之夫而
授之九者在民一者在官環而同養名之
為井不亦可乎方里之云第為之彷彿如
學算之舉例胡可泥也○有能師其意不
泥其法如董江都之限用丘文莊之配田
亦井田也即于兩稅之中不失什一之意

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欽

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諸恤患厚本

抑未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

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

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

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

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

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姜

或問潤澤之說雙峯饒氏曰前面論底是

箇硬局子到這裏須是要會變通使合人

情宜土俗可也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和

軟底意思不全是硬局子溫潤滑澤方可

行得此孟子善於形容孟子用心處

新安陳氏曰喪禮有節文經界之法有制

度二者皆實壞故不可詳考

南軒張氏曰孟子曰王制之本而經界又井

田之本也夫大要在分田制祿二事而已而

得其分則小民安其業祿得其制則君子

賴其養上下安其業而各宜焉治之所由興

也則井田之廢久矣蓋孟子時井田之法
雖廢而井田之名猶在暴君雖去其籍猶
不敢易其名也至穀始蕩然一民其迹而
掃除其井田併與其名亡之矣
雙峯饒氏曰井田之法黃帝時創備成
了如何改得商人七十畝一人如何便更
成朱子亦嘗疑之王制與周禮已不同蓋

子多是地勢高之井田可行於中原平曠之地若是地勢高低如何可井田恐江南是用貢法許所見田間路古人車制一車潤六尺有餘兩旁又翼之以人占田太多商君欲富國所以鑿開阡陌為田前此諸侯欲富其國井田大綱已自廢了商君則索性壞却

通言朱氏公遷曰龍子之言如此則貢法之不善甚矣但意其初制未必然惟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耳御遂用貢法周亦未嘗廢之孟子亦言國中什一使自賦蓋斟酌損益推舊為新貢助兼行此王制之大略也先王之法何為而不可用哉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廬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毛

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掬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

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問許行為神農之言而有君臣並耕市不二價之說何耶朱子曰程子之言盡矣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為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况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而行於戰國之時乎慶源輔氏曰陰陽醫方所稱黃帝之說如素問靈樞之類是也使真有神農黃帝之說傳於世孔孟豈得而不稱述之哉新安陳氏曰後世小道必推古聖賢為宗以求取信於世故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毛

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也許行此言

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堯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

陶冶爲甑者治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

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新安陳氏曰陶冶屬農夫之說乃是因行厲民自養之言示其厲字而明辨以開

雲峯胡氏曰樊遲欲學稼孔子斥之曰吾不如老農直謂其所學者小人之事而舉大人之事以答之孟子闢許行卽此意也但運之志陋不過欲自學之許之學僻欲以治國家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卑

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饑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

新安陳氏曰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爲此亦陳相對得理明處故孟子引之四句以解之百工之事尚不可耕且爲治天下國家乃可耕且爲歟

南軒張氏曰勝文亦可謂賢若矣而不克終用孟子之說寂然無聞於後世者許行之言有以奪之也聽治於人者出力以食其土而治人者享其食焉此理天實為之萬世所共由者故曰天下之通義也如詩行之說則昧天理之當然務小惠以妨大德昵私情以妨正體卒歸於不可行耳蔡虛齋曰註恐人以或勞心二句為古語而以下為申釋之詞故因解治于人等義而曰此四句者古語而孟子引之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聖

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

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濳曰駒盤曰鬲津淪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泗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聖

新安倪氏曰蔡氏書傳云按爾雅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濳七曰駒盤八曰鬲津其分簡濳為二此與集註小異書傳經朱子晚年訂正當以為定也通考吳氏程曰簡濳集註與爾雅同而蔡氏則謂爾雅合簡濳為一而其一即河之經流殊不可曉以水道攷之九河在河間路滄州境內今存者尚五六處何得言盡湮入海南皮縣明有濳河未聞與簡濳合一集註良是朱子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取其字數足以對偶而云爾只是行文之失無害為義理不必曲為之說也新安陳氏曰堯獨憂之禹憂者大舉舜禹益而用之所致在此何妨於前耕雖欲耕得乎是提撥耕字以照應前句可耕並為

與句
通考仁山金氏曰汝出今河南渠縣天息
山至蔡州下入淮漢出今漢中利路之間
兩縣嶧冢山東南流二千四百二十里至
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淮出唐州桐柏山千
七百里至海州入海泗出襄慶府泰山陪
尾有泗源南至下邳入淮當是疏九河滄
濟排淮江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
漢而注之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
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
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聖

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
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
而暇耕乎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
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
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
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
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
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

欽定四庫全書

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五典勅我五典五
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
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
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
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
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
之蓋命契之辭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聖

欽曰諸
黃氏紹曰治水之役勢必偕行故禹明言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則暨益庶幾食予決
九川距四海濬汭澮澮距川則暨稷播奏庶
艱食鮮食夫暨稷播艱食則禹固嘗躬耕
矣蓋當疏道之餘相其便宜有可播種以
為民食者稷授其方稷與禹未始相離也
禹過門不入稷獨得從容暇逸乎雖謂稷
亦過門不入稷集註舉書以為證者天叙即
所謂固有也勅而厚之即所謂道之也
新安陳氏曰勅而厚之即所謂道之也
有此典也勅正也我謂君也五典即父子
至朋友五者是也惇厚也勅正自我即天
叙之本然者而品節之然後有典別而為
五典而五者皆惇厚也惇與如言厚人倫
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上文匡直輔翼等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聖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

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

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

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慶源輔氏曰舉農者之所憂以並堯舜之

憂見其小大廣狹之不倫則不暇耕與不

必耕可知矣

新安陳氏曰接上文三憂字而又發明出

三憂字在三句中聖人之憂在下得聖賢

而用之得而用之則足以釋已之憂矣此

集註所謂急先務也聖人所以憂民者其

大如此若農夫之憂憂之小者耳許行又

事是也彼既自得之又從而教之
慶源輔氏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所以安
其生也邪者正之狂者直之所以正其德
也輔以立之翼以行之所以助其行也自
得謂自得其性也振謂提撕警省也此乃
大學新民之功也
新安陳氏曰聖人有憂之又言堯所憂者
大使契為司徒以教民所憂在此何暇於
並耕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是再提
撥耕字以照應獨可謂止為與一句
通旨朱氏公遷曰此人倫以道言指其異
於禽獸者明君子當全天命之性以自別
於禽獸也憂其近於禽獸者見聖人之必明
脩道之教以別其生理而順之言無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之心則非人則欲人因其本
心而擴克之皆恐人之不能盡人道也

聖人憂百畝之憂可乎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

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

得人難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

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

得舜舜之得禹臯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

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所以為

仁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果

慶源輔氏曰以已之善而教人使人皆為

善則是有愛民之實矣然其所及亦止於

吾力之所能及與吾身之所及而已故有限

而難久也○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則

能廣吾身之所能而俾其恩惠極於廣大

後可以謂之仁

月近解曰分人以財即養民中事教人

以善即明倫中事何得小親惠與忠惠忠

特仁之流行散見處仁字是本源藏蓄處

為天下得人即是君任相相任羣有司正

忠惠之廣大充周無餘憾處故謂之仁不

必分層次時講說壞惠忠二字者非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

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
設亦不用於耕耳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
以位為樂也

新安陳氏曰亦不用於耕耳至此二提擬
耕字以照應收結獨可耕且為與一句不
待詳闡明白痛快文法亦照顧得好以上
已辨例許行之說下文乃責陳相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
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罍

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
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
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
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
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
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
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
陳相變於夷也

慶源輔氏曰陳良楚人而北學於中國則
是用夏變夷陳相素學於陳良乃為許行
所變則是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
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
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
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
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
皜乎不可尚已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罍

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
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
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
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
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
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
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
曾子之辭也

記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
勤至死心喪三年又云孔子之喪門人疑

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買相
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
則買相若屨大小同則買相若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
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
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鬻
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
寡大小為價也

慶源輔氏曰若不以精粗美惡言之則無
由說得過此義未有人看得出至集註而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至

善始明
雙峯饒氏曰長短以丈尺言輕重以權衡
言多寡以斗斛言皆是此而同一之實共
相似便是齊物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之說
凡託神農黃帝者皆老氏之說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徙或相什
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
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
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倍一倍也徙五倍也什伯千萬皆數倍也
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

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
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
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
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新安陳氏曰情實也自然之理即所謂物
之實理也

慶源輔氏曰物之不齊乃物之情而實天
之理也物各付物止於其所吾何容心於
其間哉若強欲齊之私意橫生徒為膠擾
而物終不可齊也故莊周之齊物強欲以
理齊之猶為賊夫道况乎許子遂欲一天
下之物而混其一定之分其蔽豈不甚哉
孟子應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斯言足以
發明天理之大不但可以開許行而莊周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至

之說併可坐見其偏矣
東陽許氏曰此章孟子曰以下三大節自
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至不用於耕耳隔
其假託神農之言吾聞用夏變夷至不善
變矣責其倍師從許子之道以下陳相之
過辭故又開其市價不貳之說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
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
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
否

雲峯胡氏曰許行與民並耕之說是欲以
其君下同於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

不見
青之見

乙
反克

其親泛同於眾人皆非聖人之道而自為
一端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
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
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
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
則是所以所賤事親也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
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
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聖

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
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
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莊子天下篇古人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
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
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
而無槨以為法式
問夷子之請見而孟子終不見之何也朱子
曰孟子雖以聞邪說為已任然不過講明
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悟於心而
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說辯以屈
吾道之尊也譬如蠻夷冠服之害聖人固
欲去之然豈肯被甲執兵而親與之爭哉
慶源輔氏曰夷子雖師墨氏之教至於葬
親之時天理自然發動有不得如槨師之

夫下皆
同義下皆
北音南音

重
反

說者故不用其制而凡事從厚也此於人
情固宜有之故孟子因舉此一事以詰之
而下文又舉喪葬之說以發其意此正
子之天理一點明處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
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
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
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隣之赤子乎
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
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
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五 聖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
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
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惟墨
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
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隣
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
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
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
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

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
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始自此始
耳。非。二。本。而。何。哉。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
擇。則。又。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
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慶源輔氏曰夷子蓋以儒者若保赤子是
愛他人子如愛我之赤子有似於墨子愛
無差等之說故謂其欲引儒家人入墨教中
去
新安陳氏曰之又曰墨氏兼愛之學愛其
親與愛外人無差等之殊但施則自親始
耳施由親始一句髣髴竊取儒家立愛自
親始之意是推墨氏而依附於儒家也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五

奎

慶源輔氏曰彼有取爾也一句先儒說皆
不明白今斷以爲書之取譬方說得通蓋
非爲愛凡人子之赤子與兄弟之子一般也
言兄弟之子無異也
問愛無差等者子既知此說便當一親疎
合貴賤方得今却曰施由親始則是又將
親疎對待而言豈非吾之愛又有差等也
哉其辭雖信而信乎其通而窮矣朱子曰夷
之所說愛無差等此其大病其言施由親
始雖若粗有差然亦施此無差等之
愛耳故孟子曰但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
之自相矛盾也夷之所以誤感動而自
知其非蓋因下文極言非爲人此之心有
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其張目○
孟子却不知愛無差等一句已自不是了
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

施之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
○今人之有愛本由親立推而及物自等
級今夷子所以愛無差等而施之則由親
始此夷子所以二本○事他人之親如已
之親則是兩箇一樣重了如一木有一根
也○愛無差等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
問夷子學於墨矣而必推其說以求合於
儒何也曰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共
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
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待不
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胡不以近世之
佛學觀之吾所以拒彼者至矣彼亦嘗不
求自附於吾儒蓋不如此則尤反側而無
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此亦可無
見情世無孟子無能因其所明以誘之哉
是以卒於漂蕩而不反也

慶源輔氏曰書曰立愛惟親記曰立愛自
親始蓋愛必始於愛親因事親以立其愛
親始蓋愛必始於愛親因事親以立其愛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五

奎

卽所謂孝弟爲仁之本也然後推以及民
及物自有差等輕重此仁義所以相爲甲
也夷子雖陷於墨教而其天理一點之明
終有不忍息滅者此蓋乘彝之心也故其
先親後疎之際猶知所擇而不至於逆施
故孟子之言得因所明而入之夷子亦得
因其明而受之也
雙峯饒氏曰夷之引若保赤子來證愛無
差等孟子謂其差認了此句意彼有取爾
也是說周書別有所取譬也下二句却解
周書本意又曰一本便有厚薄如木然根
幹枝葉自有大小次第第二本則天下皆
父母無分根幹枝葉了蓋親親而仁民仁
民而愛物各有差等不謂夷子不識以爲
愛無差等
雲峯胡氏曰本文云使之使便似涉於人
爲今日天使之則莫之爲而爲故人物之

反力反力聲爲音反七反楚納納
知得道聲去詰駮禮此聲音

生萬有不齊無不一本而生者若使之然莫非自然是一謂天袁子二本非天矣集註後節釋掩之誠是也以爲若所當然正與此自然二字相應蓋此人事之所當然者卽本於天理之自然者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顯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槨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五
五

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噉攢共食之也。額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追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追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土籠也。裡土壘也。於是歸。

及駐紮第一
牧場

朱子曰字與字名苦作虛字不成何法

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
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
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

慶源楊氏曰此又孟子略其通辭而專以
其良心之發有不容已處深明夫惟一本
故其於親之喪哀痛迫切非他人之所可
得同者而因以見先王所制葬埋之禮必
誠必信勿之有悔者固皆自然之理而墨
子二本薄葬之說爲杜撰妄作而不可行

雙峯饒氏曰厚葬其親發於其心之不能
自已這便是夷子求見孟子之萌芽孟子
就舉上世不葬其親之說亦見得發於不
容已蓋上世不葬其親這一人於心有所
不安却掩之葬親之事自此始若以爲掩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五
五

得是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自有箇道理以此觀之則厚葬其親自有不容已者葬其親厚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攻自破矣集註若所當然四字說掩之誠是一句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爲間者有頃之間也
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
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
而彼之惑易解也

慶源輔氏曰孟子因夷之本心之明而入之得易納約自歸之義

雲峯胡氏曰：夷子之學墨，非也。而葬其親，厚此一厚字，猶是夷子之行，得是處，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之所言，非也。然此一字，猶是夷子說得是處，所以可因其本心之明而教之也。
新安陳氏曰：發人性之本善於此章，尤可見焉。
芭山張氏曰：掩之誠是，正見上古掩親，誠自盡其心。則仁人孝子，必益從氣甚直捷。饒氏若以爲三字欠，氏以禮者，忠信之薄，聖人之可舉上世禮教，未起之時，人心本然之仁孝，以竟之見禮，非強作葬埋之禮，所以必不

孟子卷六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一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騰文公章句下 如有

通考勿軒熊氏曰：七章言山處之道，二章言政一章言與福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南軒張氏曰：謂屈已事小王霸爲大，此自春秋以來風俗習於霸者，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新安陳氏曰：孟子平生以不見諸侯自守，故以此爲問。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田獵也。虞人守菴園之東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

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
 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
 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
 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
 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左傳景公將殺虞人虞人辭曰臣不見皮
 冠故不敢進
 朱子曰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取
 若果識得此意辦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
 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
 南軒張氏曰虞人守官義不放往義有重
 於死故也使一有畏死之心應非其招則
 見利忘義矣自常情觀之必重一死而以
 四書大全辨上孟卷六 二

非其招為細事不知義之所在事無巨細
 苟愛一身之死而隳天命之正則凡可以
 避死者無不為而弑父與君之所由生也
 充虞人之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之
 心也人紀之所由立也是以夫子取之

上大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
 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
 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
 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
 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和靖尹氏曰有枉尺而直尋之心則亦以
 至於枉尋而直尺矣
 朱子曰援天下以道若枉已便已枉道則
 是已失援天下之具矣更說甚事自家身
 既已壞了如何直人天下事不可顧利害
 凡人做事多只識利害不知義有利害必
 有害吾輩處得十分利害害隨在背後不
 如且在理上求之
 廖源輔氏曰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
 務始猶有在小直大之辨浸浸不已其用
 併大小皆不復計不至於滅天理壞人紀不
 止也孟子所以極其流而言之

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
 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
 良曰請復之彊而復可一朝而獲十禽嬖
 四書大全辨上孟卷六 三

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
 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
 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
 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
 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
 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
 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
 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

發矢皆中而力今罄矣不能也貫習也

意、後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

書大全新編 上孟卷六

四

未有能直人者也

二反

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子當先爲之

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體貼得出。

上孟卷六

五

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煖

諸侯使相攻伐敵諸侯懼也

老嫗如大之嫗威以兵猶火故也

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

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焉於愛反冠士聲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

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

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

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雙峰饒氏曰儀衍雖使得諸侯懼不過順

好說之征伐以得土地二人從而殺其所

丈夫且不可爲況大丈夫乎

冠義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

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

冠于阼以著代也醺于客位三加彌尊加

有成也巳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于母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六

母拜之見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

禮也蓋曰求天之吉筮賓擇人之賢也重

禮則人道立此國所以爲國也作主階也

著代著其傳付之意也酌而無酬酢曰醺

以禮賓之禮禮其子所以爲成人教也始

加緇布冠再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服

彌尊爲成人敬也冠而後賓字之以成人

長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爲正體故禮之異

于衆子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

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

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

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

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

已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

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

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

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

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朱子曰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

同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

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便是

立天下之正位便是立於禮及推而見於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七

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此便是行天下之

大道便是由義論上面兩句則居廣居是

體立正位是用論下面二句則立正位是

然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居

字說又曰正位就處身上說行字就處事

上說又曰正位就處身上說行字就處事

居一何廣居是不狹隘以天下爲一家中國

雲峰胡氏曰集註於此正位大道只是不偏曲

居一句極重仁者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

體如廣居之內何所不容其所立所行從

可知矣

趙氏曰富貴則求得欲從故易至湯其心

貪賤則居約處困故易至桀其節遇威武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八

以浩然之氣對者能如此○觀
子答景春之問直是病也三便令人
問大夫之說其詳可得乎孟子曰
然矣履繩矩身不苟則所居者真天下之
之正位矣秉彜循理不苟則所出
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出
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
樂此於已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
心貧賤豈能撓而改其志威武豈能屈其
志於一時哉此其所以為大者也而所謂大
大者其不在此而在於此也夫然此數言
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主而此
三言者又以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輔而
南軒張氏曰公孫衍張儀持合從連衡之
說以動諸侯景春徒見其言足以押闔搖

言之亦曰平居自守之節餘如孟子
下惠之介亦是此類但君子大夫是
而之功下惠之可稱者只是資質之美
公義理之純全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

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由疆必執質公

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由疆必執質公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專君也皇皇

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

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由疆

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九

記曰皇皇馬如有求而弗得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擎以等諸侯

執也工商執犴執羔執鴈士執雉庶人

執犬亦作贊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爲之飾

其節焉取其不飛先雞取其守時而動

三月無君則弔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通考雙峰饒氏曰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

位三月便廢此一祭故可弔弔其不得祭

非弔其不得君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

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織以供衣服歲時
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生食
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
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繅素刀反

禮曰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紵躬秉耒以
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

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

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繅

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十

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

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

必特殺也匪所以覆器者

王祭義者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紵躬

秉耒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紵躬秉耒以

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粢盛於

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周禮天官甸師掌

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齊盛

王以孟春躬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齊盛

卿諸侯九推庶人藉千畝藉之為言借也

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藉千畝藉之為言借也

所用穀也案穀也○穀梁傳桓公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
盛王后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耕以供粢盛
宮米而藏之

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養

之禮冬官考工記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

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

五季傳謂之繡記祭禮古者天子諸侯必自公桑蠶室近

川而為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纁卜三

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蠶於蠶室奉

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

此所以奉為君與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

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

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蠶於蠶室奉

黃之以為繭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祭先

王先公敬之至也經大昕季春朔日之朝

也諸侯三公半王后也風戾之使露氣燥

乃以食蠶蠶性惡濕也繅律正后之服也

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以手振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士

之以出繅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絃以祖為之而屬兩端

於武所以固冕於首也副者王后之首服

者皆王后之冕此言諸侯之夫人者禮記

注謂審二王之服此言諸侯之夫人者禮記

吳氏程曰副繅髮為之所以覆首為飾禕

與鞶同刻繅為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也

趙氏德曰周禮內司服掌王后六服律衣

其官名故以名冠冕之官副造象若今之

步搖副禕皆祭服

記王制大夫上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

則薦庶人春薦饌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
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特薦於仲月
自盡其心至此先王之制必如是然後能
自安而人亦以為焉古人之重祭祀也

如此
雙峰饒氏曰三月無君則弔恐是為士先
有位後失位者言之異竟子為士則祭以
士子為大夫則祭以大夫雖有祭一旦
失位而不得祭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
三月便廢一祭故可弔之弔其不得祭非
弔其不得君也古人重祭祀故如此不然
則如何三月無君便弔
芑山張氏曰田非必能不失失田亦未必
即廢祀只此心皇皇不自安耳失位不祭
須想他孝不能殫即忠不能伸處不能以
身任仕使吾親生我之身無補于世所以
不能宴然若硬說失祭則未仕以前豈無
所以致孝于祭况禮曰士有田則祭無田
則薦何必專患無田

出疆必載質何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主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
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
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
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
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
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
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
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方之
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
為室女以男為家始亦媒也言為父母者
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
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
而忘義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主

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
父母國人皆賤之而仕者不循天理之正
不依人君之招屈已以徇利枉道以事君
則為聖賢之學皆賤之直與兒女子相窺
相從者無異故君子之於仕未嘗潔身以
亂倫而長往不顧亦未嘗徇利忘義而屈
道以伸身也
雲峰胡氏曰集註末二句與論語解不仕
無義處語意同而實有不同者論語是從
不仕無義處說來故雖兩句而實一意孟
子是從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
其道兩句說來故兩句自是兩意論語蓋
謂失呼雖貴隱者之不仕而義之一字雖
仕亦有不可苟者故集註謂君子雖不亂
倫不仕而不可不仕又惡不由其道故
下孟子不字集註字字句句精審如此學者
當如此看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

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

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

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總反簞音片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通考吳氏程曰直總反食正其音更作張惡反與傳車之傳同毛是收入性總反內

譏通殊附會新安陳氏曰孟子歷聘使御深多食於諸

國故更以為更陋矣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

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

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

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

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

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羨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

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

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新安陳氏曰傳先王之遺訓行於世將守先王之道乃可以傳之於世此其體

往聖開來學有功於吾道甚大孟子蓋自

謂也通考趙氏德曰梓人成器以利用匠人

營官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利輿人

作車輿以利載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

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

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

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

有功者則當食之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志固不在食而為國

者知其有功則當食之夫王者之祥夫人

為有以賴其用而可解耳豈必以其志之

欲而祿之哉如以其志是率天下而利也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

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

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

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夫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
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
史記宋世家偃立爲君十一年自立爲王
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
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享羣臣而
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
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
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四十七年齊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
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
史記宋世家偃立爲君十一年自立爲王
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
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享羣臣而
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
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
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四十七年齊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
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
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
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
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帥其民要其有
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
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七

先祖也毫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
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
餉者爲仇也

孟子曰書所謂葛伯仇餉若非孟子之言
人孰知其曲折如此哉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曰非富
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
得之也

月桓近解曰天下之爲伯者尚多何忍天
下之民皆如童子之無辜見殺爲匹夫匹

乃聚天下之而言非只指重王之父母也
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
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
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
耜不愛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
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
前篇

通考趙氏德曰所征十一國按詩商頌章
顧既伐昆吾夏桀章亦章也顧國也昆吾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大

氏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章顧克之昆
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據此則曰葛曰章曰
顧曰昆吾曰夏桀又尚書云遂伐三膠比
六伐餘無可考
新安陳氏曰此湯行王政而王之事也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
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
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
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
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充

人謂細民也

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
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
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
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
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新安陳氏曰此武王行王政而王之事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

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懼走

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

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高

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彊弱之

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慶源輔氏曰尹氏說盡後世爲國而不自

彊但以彊大爲畏者之病誠能反是道而

求之於已則知仁者之果無敵而帝王之

道是誠在我而已○問趙氏註修德無小

暴慢無彊晁補之曰修德無小能修德則

小可大暴慢無彊遇修德則彊必弱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辛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

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

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

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

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

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平聲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

誰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

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者三
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誨與爲不善
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誨與
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

正君之功

南軒張氏曰衆君子之間置一小人猶足

以蔽主而敗類一君子而遇衆小人且不

能安其身如正君何格君之任有孟子而

戴不勝不能知也尚何望焉

慶源輔氏曰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豈待

取辦於一人而已哉必也兼收並蓄旁求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壬

廣取使忠賢之士畢集于朝在君之左右

前後者無非正人端士然後可以薰陶漸

染以變化其氣質成就其德性是豈獨欲

趨事成功而已哉

雲峰胡氏曰此篇言宋事者三章正奸通

看前章謂宋不行王政後章不能什一去

開市之征見得實不能行王政此章言小

人衆而君子獨見宋之所以不能行王政

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

不爲臣不見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終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

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慶源輔氏曰士固當守義而不往見國君如二君屈已求見意已最切聖賢處此必將出今拒絕之如此則過甚而非義矣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三

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

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勦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

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良人以

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

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

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

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慶源輔氏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雖小人乘其不可矚貨既先來加禮於已則

已為得而不答之然貨之意則非誠矣故但往答其禮而不欲見其人是亦不答之教誨也天地之施與萬物者豈有差忒哉新安陳氏曰往答其理體也不欲見其人義也

陽貨時儒認陽貨先二句為實事非也此

二句乃設言之詞若曰只是拜不曾見若

陽貨不矚亡實實先屈已以見孔子孔子

終未之見耳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三

會子曰脇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

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

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脇虛業反赧奴簡反

脇肩疎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

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

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

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

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

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

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

章言聖人體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

南軒張氏曰若不當往見而往見是苟賤以求合與鳴焉語策未同而皆見是以異慶源輔氏曰曾子重厚篤實而小人側媚之態如病于夏畦之人而謂其色者為剛勇果決故以未同而言報其色者為非已所知而深惡之君子所守如此雖各因其資質然亦是學力所就也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六

孟

之中正矣故傷於迫切而不洪曾子子路之所言則不及乎禮義之中正者故淪於汚賤而可耻此君子之行已所以戰戰兢兢而惟恐有過不及之失也然與其汚賤之可耻寧失於迫切而不洪段干泄柳猶為循者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

年然後已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滅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四書大全辯

上孟卷六

孟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遠不義也如惡惡臭其不敏過也如探湯其不敢須臾寧也如坐塗炭而其徙義也如飢渴之於飲食蓋見之之明而決之之勇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及自反而自新也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爲盈之之說則將終身汨沒於而爲盈之之中人臣之謀國於革弊復古之事故自修身之於治國知仁勇之三德缺一不可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決之可不務哉

通者朱氏公適曰結年饑用不足章什一
去關市之征章及更章言賦稅皆因其過
而中道權之
此而張氏曰不知不勇窮民之罪一也不
實就盈之言耳竟竟盈之末實實見得非
義處知之明則未有不改之速者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然何也

孟子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

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下同

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美

治者治而亂也事理在天者有盛有衰盛焉
則治衰焉而亂也事理在人者有得有失
於亂則不生於亂而亂也治不生於治而生
理之常固無足怪所貴乎聖賢之生斯世
亦惟以理御氣庶幾反失而得反衰而盛
反亂而歸於治焉耳
雲峰胡氏曰古今一治一亂只是氣化人
事反覆相尋於無窮或氣化有盛衰而人
事之得失於是乎生或人事有得失而氣
化之盛衰於是乎轉反覆相尋皆理之常
也
新安陳氏曰學者當深察孟子所以不得
已之心下文詳之章末又申言此二句以
結之豈惟孟子凡聖賢出而任三才扶三
綱皆不得已也一治一亂乃此章綱領
下文節節照應之

當堯之時水逆行汎濫於中國蛇龍居之
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洪水警
余澤水者洪水也澤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

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

謨也澤水澤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

亂也

慶源輔氏曰此一亂純由乎氣化也
雲峰胡氏曰自開闢至于堯之時不知幾
治亂斷自堯起有微也澤水自繫乎氣化
而曰警余未嘗不反而求諸人事也所以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美

此一亂即轉而爲一治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

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

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

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汎濫也遠去也消

除也此一治也

慶源輔氏曰此一治氣化人事相參者也
夫人與鳥獸亦相爲多寡蓋同稟於氣故
也繁氣盛則正氣衰正氣多則繁氣少聖
人於其間有造化之用亦時焉而已

內傳
反前

新安陳氏曰洪水乃治世之一亂禹反其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

為汚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

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汚池沛澤多而

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

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

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

大亂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天

變源陳氏曰此一亂氣化人事相符者也

自堯舜沒其間夏太康至商武乙等暴君

不一難以類數至紂而大敗極亂而無以

復加矣故直推至紂時言之想見夏桀之

時亦未必有飛廉等惡人與夫虎豹犀象

之害也

變源陳氏曰暴行即上面壞宮室棄田宅

也暴行通上下而言必有邪說糊塗了個

理義然後暴行始作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

子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慶源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

也前乎此者雖曰世亂然但禽獸巢窟有

以賊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性至此以

後則遂至傷壞人倫將使人盡為禽獸之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

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昔周書君牙

之篇不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

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鄭音昭曰奄字書作邙古通用衣險衣廉

二反說文衣檢反詩周公用衣險衣廉

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氣化人事相符者

也舉書言文王武王謀之天下之功業之光

也全蓋美而無一毫缺壞之失也蓋正可

不孝三千三百之儀與至誠無倚之道並

立而不偏凡所以正德利用厚生之具無

一之不能防為禁邪正應之法無一之或

慶夫然後可以為無缺至春秋時則道墜

千地而無復有存者矣

趙氏曰按奄國在淮夷之北飛廉善走以

其力事紂周武王伐紂并殺之

新安陳氏曰商末大亂武王周公反其亂

而治之此武王周公之不得已於有為者

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无

慶夫然後可以為無缺至春秋時則道墜

千地而無復有存者矣

趙氏曰按奄國在淮夷之北飛廉善走以

其力事紂周武王伐紂并殺之

新安陳氏曰商末大亂武王周公反其亂

而治之此武王周公之不得已於有為者

也

慶源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

也前乎此者雖曰世亂然但禽獸巢窟有

以賊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性至此以

後則遂至傷壞人倫將使人盡為禽獸之

也

歸其禍又慘矣此一亂又甚於前日是亦
氣化人事之使然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
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肅禮

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

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流存天理於

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

無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

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愚謂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手

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

萬世是亦一治也

新安倪氏曰書卑陶謨篇云天敘有典

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

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想哉德哉

喜言天子治天下之事孔子作春秋其大

旨正以明此治天下之事而爲後世法也

○情與之惇集註避宋光宗諱而以厚字

代之

通考吳氏程曰以慮後世而知聖人者君

子也故幸其存天理遏人欲以託南面而

垂聖人者小人也後戚其不得肆欲

通古朱氏公遷曰此以事功言孔子繼往

聖開來學則其功賢於堯舜極亂世而返

之如才
後書之
史則史
亦書者
春秋失
此語矣
聯大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手

孟子即其一事言

問孔子作春秋特載之空言亂賊何緣便

一治只是存得個治法使道理光明燭

有能舉而行之爲治不難當時史掌於

史官想人不得見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

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

勤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使人

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

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

者知所勸懲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

犯耳

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純乎人事者也雖

氣化不應而不使孔子得位以撥亂而反

之正然討亂賊垂治法其功又大於舜禹

晉室陳氏曰此謂聖人以王法繩諸侯所

褒所貶皆是奉行王法此聖人大用非孟

子不能知胡氏發明備矣

雲峰胡氏曰集註前言禹與周公之功曰

此一治也此當時之治也此言孔子春秋

之功此亦一治也萬世之治也此言孔子

而能垂治法於後世蓋在當時倫紀亂矣

孔子欲反其亂而治之此孔子之不得已

於有言者也

通旨朱氏公遷曰思無邪王者之迹熄而

詩亡及此節總論一章之論春秋是欲人知

其義王知此節總論一章之論春秋是欲人知

法世衰道微一節是明孔子作春秋之本

意○又如孟子春秋征伐而後言者云亦總論

一經之旨是又專主春秋征伐而言者云亦總論

者也曰若是則所謂春秋者其孰君

吾爲此懼開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爲去聲復扶又反

開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

西山真氏曰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不恤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蓋

蓋其迹似手義墨翟於親疎之間無所不愛故其迹似手仁殊不知天下之理無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初心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不溥則非爲我矣其施有序則非兼愛矣楊朱專於手分之殊若是而曰仁義乃所以賊乎仁變峰饒氏曰墨氏無父之教便充塞了仁楊氏無君之教便充塞了義有仁義則天下治無仁義則天下亂今仁義既充塞則亂將起而幸歟食人又將相食矣

時楊墨二家最爲害道其大則以義孟子之

家縱橫家及貨殖之徒各專一業以藝鼓

天下大抵惑人心者莫如兼愛爲我快君

心者莫如強兵富國而皆足以重斯世之

禍也故深闢之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蓋

止開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西山真氏曰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變峰饒氏曰無父無君乃楊墨之見於行事者少焉充塞仁義而至於率獸食人是害於其政了

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純乎人事也雖氣化不應孟子亦不得志於時然因其言而異端波息吾道至今得以不墜此孟氏之功所以不在禹下而亞於孔子也

雲峰胡氏曰前云此一治也周公之功與禹同此云是亦一治也孟子之功與夫子

史記中不害故鄭之賤臣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

於其老善者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
 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爲我何
 以疑於義朱子曰楊崇有不知義他全
 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道通物外自足其身
 不假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
 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又曰
 楊墨只是硬硬地做佛氏最有情微動得
 人處
 雙峰饒氏曰前言生於其心害於其政
 於其政害於其事此言作於其心害於其
 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亦各有意前言畢
 竟政是大體事是小節今既生於其心則
 必害於大體既害於大體則少焉於那小
 節都壞了
 通考仁山金氏曰佛氏寂滅類揚而禪定
 立說之說過之慈兼無父無君之教而資率
 生之說過之蓋兼無父無君之教而資率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美

獸食人之禍者所以其害爲尤甚
 又曰與瑞結於中國而不解者以名士
 大夫士之也故唐則蕭瑀王縉白居易裴
 休梁肅也宋則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張商
 英也故上而君相下而閭里信之而不疑
 心故二程子闢佛老之說凡五十餘條而
 其要則曰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
 舍之而僧絕其類其二則曰佛氏謂既明
 此理而又執持其類其理故爲障此錯看了理
 字也天下只有一個理既明此理又何復
 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已與理爲二又曰釋
 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爲他
 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于
 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
 不履后土始得然又渴飲而飢食戴天而
 履地又問華嚴第一真空絕和觀策二事
 理無碍觀第三事事無碍觀譬如鏡燈之

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是
 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而義理歸于一
 理也此此足以見似是而非與夫大亂真
 者矣固並附焉
 通考朱氏公選曰禹周公孔子以事功言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
 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西山真氏曰三聖事雖不同而其救天下
 之急立生民之極則一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敢我承無父
 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毛

說見上篇承當也
 雙峰饒氏曰孟子所以引夷狄荆舒者以
 揚墨乃夷狄之教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
 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行好皆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
 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
 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
 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

子孰能真知其所不得已之故哉

朱子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都不
肯他處他只得個處若墨則害了
人心他處與之辯也然孟子於當時只在
後世學為非其言而聖人之徒也他到
端之學為非其言而聖人之徒也他到
問孟子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不明人
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不明人
不正而邪說得以正人心而已何必為
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何必為此紛紛而
涉好辯之嫌乎曰和說既入則人心益以
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
不理者也故孟子道性善齊堯舜必使天
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
而為息邪詖之本也我斥棄愛必使
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此所以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无

息邪詖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蓋其
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
反之正此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
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畏人窮
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曰予畏上帝不
敢不正武王伐桀曰予畏天不敢不
夫豈好戰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
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絕不言哉
慶源輔氏曰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此又深致其意者欲人之察其心而知邪
說之真可畏也
問邪說之行如何分雙峰饒氏曰說既邪
辟其行必偏故其辭愈見淫蕩誠行淫離
自邪說上來故者欲察其辭而絕
雲峰胡氏曰洪永極欲之災由氣化夷狄
篡弑之禍由人事邪說為人心之害則有
甚於此者矣人之本心未嘗不正為邪說
所害易淪胥於不正故孟子之辯拳拳然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
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无

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
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
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
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
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
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
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
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
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

正人心其也亦必先於正其心
新安陳氏曰洪水狂獸夷狄害於天下
之害人身者惟在於是其害尤甚於
之壞人心者且洪水無常而為害尤甚
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深言之也
通考變峰饒氏曰前言天下之生久矣一
治一亂為綱領下面又言治了又亂亂了
又治再三如此反覆說了明又到此以三
段總結前面前以千不得已一句起頭後
以千不得已一句結合既而又激上不得
已去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孟子以闢異端自任

當是時方且以苛辯目之是以常人之

而度聖賢之心也

慶源輔氏曰此義自朱子發之若朱子則

其可謂以道自任者故言此以語天下使

而聖人之道不復有蔽獨之說將無所容

故孟子之意謂自今以後不待有知道者

真能息滅楊墨之害然後可以繼聖人之

事但能為說以距則是亦聖人之徒矣此

可見自任之重而聖人之切也

西山真氏曰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

端扶王道為心底幾生人之類不淪胥於

禽獸也

朱子曰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二者之

間蓋不容髮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

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早

之與春秋詩賦之意同○總說道要距楊

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之若

說賊也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邊人若說

賊而謂人勿討者豈不逆之黨也○不討亂

而謂人勿討者豈不逆之黨也○不討亂

而謂人勿討者豈不逆之黨也○不討亂

而謂人勿討者豈不逆之黨也○不討亂

而謂人勿討者豈不逆之黨也○不討亂

而謂人勿討者豈不逆之黨也○不討亂

而謂人勿討者豈不逆之黨也○不討亂

而謂人勿討者豈不逆之黨也○不討亂

而謂人勿討者豈不逆之黨也○不討亂

而謂人勿討者豈不逆之黨也○不討亂

而謂人勿討者豈不逆之黨也○不討亂

而謂人勿討者豈不逆之黨也○不討亂

一無子者却如

二皆能自守

是遠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力

量恰似天地有缺盤處得聖賢出來補教

周全這得稍久又不免有缺又得聖賢出

來補這見聖賢是甚力量豈有開闢乾坤

之功

新安陳氏曰聖賢反世之亂而治之達而

在上則不見於有為而治功見於當時窮而

在下則不免於有言而治功垂於後世孔

子曰子欲無言終不能無言也作春秋以

為後世猶未至于辯者孔子之時異端未

熾而孔子之聖言教易乎故也至孟子則

時益降異端益熾而孟子之亞聖又不及

孔子公孫丑萬章之徒聞言猶未達况於

外人則其闢楊墨烏得而不言言烏得而

不辯蓋有大不得已焉者既以不得已於

辯者自致其力尤以能言距楊墨望凡為

吾徒者之同致其力焉非朱子深知孟子

之心孰能發其精微之蘊如此哉此章於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早

古今世道聖賢事業關涉甚大宜精察深

思之

東陽許氏曰集註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

覆相尋竊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

此章答好辨之問而孟子之辯尊為闢楊

墨而發則易氣化之衰而至於盛也觀堯禹

之不足反氣化之衰而至於盛也觀堯禹

之治水則以人事而回氣化武王周公誅

紂伐奄孔子作春秋則以人事而救衰失

所以孟子亦於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回氣

化正人事也此正聖賢作用參天地贊化

育之功讀此章當如此會集註之意

外有恒近解曰聖人之徒然之非贊之也言

外有不距則為邪暴之徒意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

目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蟪食
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
目有見

於音鳥下於陵同
蟪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
於陵地名蟪蟪蟪也制制言無力不能
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
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
者也

擘博厄反惡
干聲蚓音引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望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
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
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
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
為廉耳

慶源輔氏曰齊俗奢侈放縱當戰國時士
之傷廉者必多有之此匡章所以推仲子
之廉而孟子亦以為齊人之巨擘也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
勞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

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
知也

夫音扶
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二
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不免居室食
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
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辟纊也繼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望

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
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
則有饋其兄生鰕者已頻顙曰惡用是鰕
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鰕也與之食之其兄
自外至曰是鰕之肉也出而哇之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
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鰕鰕聲
也頻顙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
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
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
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
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
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
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
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
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罟

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
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
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
可以爲廉哉

記祭義有人則可參天地而爲三才無人
則天地亦不能以自立矣
朱子曰溫公謂口非一身之小節至于一時之
小嫌捐者之不爲一身之小節至于一時之
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
則禽獸夷狄難復達小嫌守小節亦將安
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余隱之云
仲子之兄非不友就使之避仲子之母非
不慈就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
逃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

矣○問溫公謂以其兄不以道事君不
祿不以道取於人而後爲不義仲
子誠非中行亦謂其有節不爲也曰仲子
齊世家則論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
果以不義得之而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
則母子兄弟之問豈可以是非而論之
恩哉飾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欺世亂俗之
尤先王所誅而不以德者也所謂亂者則
亦言行之間小過乎中而已豈出於倫理
之外若是其甚哉

南軒張氏曰仲子徒欲潔身以爲清不知
齊大倫之爲惡原仲子于本心亦豈不知母
子之性重於妻兄之居愈于於陵乎惟其
於見所局亂其倫類至此極也衆人惑於
其迹以爲清苦高介而取之非矣世之貪
冒爲惡者多矣孟子於仲子獨闢之深者
世之爲惡者其失易見而仲子之徒其過
難知也惟其難知故可以惑世俗而禍仁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罟

義反復闢之蓋有以也夫
慶源輔氏曰以仲子之孤介自守足以高
於一世之俗矣而孟子所以力闢之者蓋
於一說力行以取名初不顧義理之如何
執一說以行陳仲子之徒皆是也況如匡
章者既稱仲子爲廉而傾向之矣此固以
道自任者之所愛也孟子爲得之矣此固以
又曰仲子之所守不必驕之他人只自其
身而推之則已有所不能自滿其志者故孟
子直以爲蚓而後能充其操斥之則仲子
之行是豈人之所能爲哉聖賢之道充之
則至于與天地同功仲子之道充之則至
於與丘嫂同操是豈人理也哉
雙峰饒氏曰不要問所從來只當思量我
當食兄之肉與不與兄之室否若問所從來
則室與不與豈必伯夷所築所樹如諸侯之
取人猶然然既交以道接以禮則孔子愛

之矣
或曰三章亦黜妻屏子者故喜仲子孤介
之行新安陳氏曰不然匡章以父爲重故
則反食孟子矜匡章而非仲子有以於妻
章當參看盡心上篇仲子不義與之齊國
而不受下文云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
哉斷盡其人
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經註三廉字當辨
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此廉之正義豈不誠
廉士哉此廉字陳仲子未得爲廉豈無人
倫而可以爲廉哉此三廉字是仲子之正
後可以爲廉耳未能如蚓之義蓋其志而
得爲廉耳此廉字是仲子之廉字

四書大全辯孟子卷之六終

四書大全辯上孟卷六

聖

四書大全辯孟子卷之六終

明 張自烈 張自勲

如有所定

離婁章句上

通考勿軒熊氏曰專言仁政凡八章四
章論爲學即大學之要指凡修身接物
齊家事親之事與夫治國事君之道皆
在焉
黃氏震曰一章言爲政必因先王之道
而先王之道仁政也二章言爲君盡君
道爲臣盡臣道而在仁與不仁也三章
言仁代之得天下失天下而其得失在
仁不仁之分也四章言天下之本在
五章言德教之行先巨室六章言諸侯
恥受命於大國惟好仁則無敵於天下
七章言不仁者樂其所以八章言桀
紂敗民歸於仁君九章數自棄自暴者
之可哀也孟子此篇反覆救世之說無
一不歸於仁十章言親親長長而天下
平發明仁之足以救世至此而徑易明
白極矣繼此言誠身之道言誠思誠之
道皆受業子思之言也又繼此言二老
來歸則欲諸侯之師文王言冉求聚斂
則痛當世率土地而食人肉餘言事親
善親之事一一明白熱誦而已凡二十
八章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一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
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也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現所以爲日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爲笛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五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四呂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前漢律歷志云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二

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管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謂律也律十有二黃鍾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大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南呂七曰應鍾八曰大呂九曰夾鍾十曰中呂十一曰黃鍾十二曰大簇應鍾四呂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七曰應鍾八曰大呂九曰夾鍾十曰中呂十一曰黃鍾十二曰大簇也中呂中讀曰仲趙氏曰只言六律者陽統陰也通考趙氏德曰律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呂助也言陰氣助陽氣也言陽氣爲泉而出也鍾者鍾也言陰氣有五色莫盛於黃故陽氣鍾於黃也言陰氣有五色莫氣元也位於十一月太簇者大也位於族湊也言萬物萌於陽氣太簇而生也位於族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三

寅正月姑故也洗鮮也萬物去故就新改言陰氣初小故蕤賓陽不用之故曰賓位於午五月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也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位成九月而終也謂陽氣方生陰氣助其宣物位丑十二月夾者爭甲言萬物爭甲而物出也又當陰陽相夾則位卯二月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茂也盛也六月物皆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妊之助陽功成也位於酉應和也謂陰功成也陽功收而聚之也又陽氣應不用事陰雜陽氣閉塞萬物作種也位於亥十月通考程氏復心曰人心亦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又制十二律以制五聲五聲中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所謂律和聲也樂律自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鍾爲陽大呂爲陰太簇爲陽夾鍾爲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五音始於宮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以數之多少爲尊卑故曰宮商角徵羽吳氏敬曰五聲最濁者爲官和濁者爲商微濁者爲角清者爲徵最清者爲羽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官商角徵羽之高下無定準必以律管長短定之每律不可有分釐之差然後其聲句調歌聲句調施之八音皆然而無相奪倫矣起雖離婁公輸師曠亦不可無之況庸匠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歾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麋為犧牲斷亥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四書大全辨下孟卷七 四

通鑑梁武帝天監十六年四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賓道宜皆以麋為之於是朝野謫議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八座乃議以大膳代一元大武月詔以宗廟用膳修更議代一元大武大膳代大膳其膳盡用蔬果自天監中是以膳而己身俱布衣木綿帛帳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每朝重罪終日不饗或議反其事覺亦泣而宥之是王侯益橫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注大膳牛脰鹿脯也記曲禮凡祭宗廟之禮其牛曰一元大武脯曰葛洛蓋力制三反也

此是政行制類

此是政行制類

四書大全辨下孟卷七 五

問孟子告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者固王政之本也今日有仁心仁聞而不可行先王之道則所謂仁心者初不足恃而所謂先王之道者又在此心之外也朱子曰是心足以王者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未嘗擴充此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道固非此心而以為法耳但其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為法也盡天理而無人欲聖人復起有不能易者後之人若欲盡心而廣之以盡夫法則之善而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有法而後充之也後人雖有是心而不能無私意小智之累而不擴充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未免於利妄作之失譬之農桑規矩而欲以手制方員其器之不至於苦窳者幾希矣慶源輔氏曰齊宣王梁武帝不能行先王之道則同若論其所以不能行之故則異宜王不學無術奪於功利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武帝則惑於異端趨罪妄而能保武帝有仁聞而非其真王有仁心而不先王之道道一而已有仁心則此道盡於中是為美意有仁政則能行此道於外是為良法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言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法平價皆不可

闕而又曰必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
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新安陳氏曰引程子前一說以證徒善謂
不可無法又引後一說以證徒法謂不徒
在於法所謂文章者便是文節那謹權審
量讀法平價之類耳○須是自閨門和席
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爲王
莽矣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六

工之師以一家一國至於奄有天下之大
不資於學雖抱堯舜孔顏之實有能不爲
物之汨沒者幾希矣又曰法制立可與語
政德禮修可與語教仁聖備可與語化
之不主有教焉教之不至有政焉政之不
立區區盡心方於讀書欲訟期會之問者
俗吏也以俗吏之所爲而欲與三代擬隆
非所聞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
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
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
故也

慶源輔氏

慶源輔氏曰過差謂用意過當處遺忘謂
照顧不及處違用舊典則有所循故不遺
差有所據故不遺忘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
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
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
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
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
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七

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通考張氏師曾曰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
以規矩準繩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皆
當句絕
慶源輔氏曰規矩準繩爲方員平直之法
度也六律正五音之法度也不忍人之政
仁天下之法度也不爲之法度則聖人之
耳目心思止於聖人之身而已不能徧天
下與後世也故聖人制爲法度以繼續之
使天下之爲方員平直正五音仁天下者
皆取法焉所謂不可勝用而仁覆天下也
本止言覆天下今及後世者舉大可以該
遠也能覆天下必能及後世矣百工之事
皆聖人作故規矩律音與不忍人之政作
一統說耳目言力心思者耳目之視聽
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
雙峰饒氏曰惟天下不能嘗有聖人所以

以不忍人之政。繼字最有意。味不
法。東陽許氏曰。兩言規。然六律。此就
蔡虛齋曰。竭心思。非懸空思之。而已。如欲
仁。得仁。欲字。俱有寔事工夫在。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
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
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
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
四書大全辯卷七孟卷七 八

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
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
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
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
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
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繇上無道

聲度嗣許
主同與

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

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

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朱子曰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雖有奉法

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信道信

然依那箇行不敢踰越惟其不信所以妄

妄便是失信度也

或曰事之有道如物之有權衡無道揆者

不將此道理去處事也道揆有員活意法

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其說似泥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九

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

賊民興喪無日矣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

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

其君

新安陳氏曰小人學道則易使若不學則

不識道理易於犯分而為亂矣

朱子曰惟上無教下無學所以不好之人

竝起居高位者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

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其要只在

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

南軒張氏曰三綱五常人類所賴以生而

國之所以為國也上失其禮下廢其學則

綱常自以論素習將何恃以立民將何恃以生乎然使禮廢於上而學猶傳於下則庶幾斯道未泯而猶觀其可行也上既無禮下復無學則邪說暴行並作而國隨喪矣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

沓沓卽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四書大全辨下孟卷七

十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

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朱子曰恭與敬大祭也一微只是恭意思較濶大敬意思較細密實難之恭是先立箇大志以帝王之道爲必可信必可行陳善閉邪卽是做那責難底工夫○問所謂然不知所以閉之何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編排之思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爲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事多類此其自謂敬王豈虛語哉

四書大全辨下孟卷七

十一

雙峰饒氏曰恭有對敬言者有卽是敬者如中庸爲恭書允恭之類恭卽是敬也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堯舜若度其君不足與爲善而不足以告或謂君爲中才可以致不輔之以仁義此皆是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然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以十分只做得二三等若只責以二三等少間做得一二分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所以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智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哉南軒張氏曰此章之意欲人君推是心以行仁政而其終則欲人臣知禮義而法先王蓋言不可以不學也人臣知學而後人主聞大道人主聞大道而後王政可行焉此孟子之意也

慶源輔氏曰為治者固當以仁心仁聞而
行先王之政然非君臣同心各任其責則
亦安能有成哉
雲峰胡氏曰君當盡君之責而莫先於仁
臣當盡臣之責而莫先於義

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倫之至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
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
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主

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
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

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朱子曰規矩是方員之極聖人是人倫之
極蓋規矩便盡得方員之極聖人便盡得
人倫之極故物之方員有未盡處以規矩
見於人倫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便見惟
聖人都盡無一毫之不足故為人倫之至
可見是事治民之理所以事君觀二典大
性故為有是倫故有是倫故有是倫故有
惟聖人能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為君臣所
莫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為君臣所以各

盡其道而為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方
員而天下之為方員者莫不出乎此也
南軒張氏曰堯舜盡君臣之道非有所增
益也無所虧焉耳後之人以堯舜為不可
及是自誣其性者也其所以事堯舜者不
君蓋不以厭后為可聖是誣其君不以堯
所以治民治民蓋不以誣民為有恒性是
誣其民也
雙峰饒氏曰人倫不說父子夫婦長幼朋
友而獨舉堯舜君臣做人倫樣子者其意
在當時人君
新安陳氏曰君臣之倫於人倫為尤大所
以宗主綱維彼四倫者也孟子以堯舜盡
君臣之倫責望彼四倫者也孟子以堯舜
以人性皆善而皆可以為堯舜故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主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
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
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問不仁何以亦曰道朱子曰譬如說有大
路有小路何疑之有
慶源輔氏曰仁與不仁只是一箇天理與
人欲而已發出天理便是人欲豈復更有
他道哉此古之聖賢所以兢兢業業而不
敢不謹也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
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諡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

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爾軒張氏曰如堯舜之爲是孫仁之道者也如幽厲之爲是孫不仁之道者也人君可不審擇其所錄哉
慶源輔氏曰不仁有淺深而其禍有大小以幽厲視桀紂則幽厲雖未至於身就國亡然亦家惡遺臭後來孝子慈孫欲改其可不仁之禍馴至如此豈不可懼之甚哉
雙峰饒氏曰改是要改其惡謚古人謚法最公後世亡國之君皆得美謚公義廢矣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南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

新安程氏曰此章欲人法堯舜之仁戒人如幽厲之不仁過人欲擴天理也
邑山張氏曰集註出乎此則入乎彼須看一則字言纔離却仁便走入不仁一路到不仁雖悔亦無及了須說得語氣凜然引詩只要人以此上仁之禍爲鑒或云以幽厲爲鑒似將幽厲定作幽王厲王矣不必從○或曰暴其民作句甚則身就國亡作句甚不甚以禍言不以暴民言幽厲空說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

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與存以仁廢亡以不仁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

言必死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圭

新安陳氏曰不保四海以下皆不免於死仁井特不保四體者爲然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慶源輔氏曰上章第言道二仁與不仁與桀紂幽厲之事而已此章又因其意而推及與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仁之禍皆必至之理也
西山真氏曰此章明白峻厲言天子至庶人皆當佩服然所謂不仁者非他後人欲以滅天理而已人欲縱而天理滅禍至於此可不畏哉
雙峰饒氏曰社稷宗廟以祭言四海以土言四體以身言
新安陳氏曰此承上章不仁則身就國亡而推言之即前篇惡辱而居不仁之意又

治人治法之去聲

詳字不皆字
止字不皆字
上文自反

通存各皆之
義理有之
結語

曰戒人不仁是亦過人欲存天理也
或曰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
仁得之二世而失猶不得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
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已恐我之
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六

也反求諸已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
如此則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
之極言其效也

南軒張氏曰反身則天理明不能則人欲
肆

慶源輔氏曰自治詳則身無不正身無不
正則天下無不歸雖極言其效是亦必然
之理也

新安陳氏曰是亦過人欲擴天理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慶源輔氏曰為治本乎自反多福本乎自
求

聖賢
反求

雙峰饒氏曰上面三句包括未盡所以不
面又說皆當反諸已漆簡皆字凡有行不
得所欲者必自反諸身則我之身無不正
天下亦歸之矣皆字說得精不特說上面
三者而已永言配命是常常思量要合理
永是無間斷之意此章補前章意前章說
大綱此章說得密
新安陳氏曰承上章得天下以仁而言因
言仁而及智與禮仁包智禮也
月恒近辨曰行有節推開說不必都上節
引詩只重自求不重效
芭山張氏曰行有不得者謂行吾之仁智
教尚有未盡尚未能感化人便反求所以
自盡的道理非謂不得其所欲也不必粘
不親不治不答說蓋聖賢學問先難後獲
先事後得董子亦言正誼不謀利若待不
得所欲而後反求則胸中却先有個欲在
反求畢竟無得力處集註所欲二字未免
蛇足三反字不是徒反必有益盡所未盡
的工夫註恐我之仁未至一恐字當與中
庸戒慎恐懼參看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七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
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

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

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

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

慶源輔氏曰人之常言雖曰有序而但及
其外君子之論則必究其本而無有或遺

得其本則未可舉矣。以是而質於大學之言則曾子思孟子相傳之學不可誣矣。雙峰饒氏曰國王魯之內天子所治天下四方諸侯之國天下取則於國國取則於家。家取則於身。新安陳氏曰此章承上章身正則天下歸之意。孟子思以傳孟子可見矣。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

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洪與疾討賊承宗歛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類也。

雙峯饒氏曰集註世臣大家是兩項世臣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貴宦之家。潛室陳氏曰得罪謂非理致怨所謂不得罪者謂合正理而不致怨於人非曲法以奉之也。

劉向新序雜事篇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善哉至德主君無善言必再吾子復之曰俯諫者得人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在三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復之曰於父臣得罪於公佛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父而起曰子未聞君得罪於父也於姊妹叔父而解之曰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雙左右而謝之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也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也

唐書皇甫湜傳憲宗方代蔡急於用度鎮東會嚴亟以辨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

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洪與疾討賊承宗歛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類也。

雙峯饒氏曰集註世臣大家是兩項世臣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貴宦之家。潛室陳氏曰得罪謂非理致怨所謂不得罪者謂合正理而不致怨於人非曲法以奉之也。

劉向新序雜事篇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善哉至德主君無善言必再吾子復之曰俯諫者得人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在三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復之曰於父臣得罪於公佛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父而起曰子未聞君得罪於父也於姊妹叔父而解之曰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雙左右而謝之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也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也

唐書皇甫湜傳憲宗方代蔡急於用度鎮東會嚴亟以辨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九

之字以避在名洪代漢宋本

知州廣為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澆

出而女於吳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澆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

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

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

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慶源輔氏曰既不能強於自治以昌其國

而自下以聽人之命是與物絕也絕物則

絕於天矣景公之言宜若可取然景公之

起作新之獨不在我乎而顧爲是異言橫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七

重

事其委齒自棄之罪未服議也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耻受命焉是猶弟子而

耻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教皆若

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耻受其教命不可

得也

如耻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王國五年小國

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耻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

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

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蓋天下

重

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

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

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

如何乃有益耳

慶源輔氏曰所乘之勢指國之大小而言

四書大全辯

重

新安陳氏曰不師大國而師文王大王國所

乘之勢簡易小國所乘之勢稍難五七年

之餘人心奮氣勢回而小可大弱可強太

國反爲吾役矣

慶源輔氏曰程子之言所以啓發學者至

矣惟聖人能知時故曰聖人度其時可矣

自然見得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

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

敵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七

雷

言以言文王之事屢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祿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祿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

新安倪氏曰周禮有秬鬯有鬱鬯以秬米爲酒名秬鬯將祭則築鬱金香草煮之以和鬯酒名鬱鬯乃用之取其芬香旁達以降神鬯者以其條鬯也
西山真氏曰以商之孫子而爲周之諸侯以商之美士而奔之周廟之祭天命歸于商紂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
世說德行篇後漢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于孝先各論父功德爭之不能決諮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其兄季方難其弟元方名紀長文名羣季方名議元方之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七

孟

弟也孝先名忠丘名實嘗除大丘長乃長文孝先之祖父也
朱子曰兄賢難做他兄弟賢難做他兄仁者無敵難做衆夫抵當他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慶源輔氏曰不能自強則聽命于天而爲一大所役使修德行仁如文王則與天爲一而小可大弱可強昔之強大者反爲役於我矣豈非天命之在我乎
新安陳氏曰勢之強弱亦天所命不能自強則聽命于天而爲強大所役如齊景公也修德行仁則道德足以勝勢力而天命在我師文王而爲政於天下者是也
蘇紫溪曰通章重在責諸侯自強非謂景公能順天而今之諸侯爲逆天也况齊非弱公不能自強故雖以霸國之餘不能不景公不能自強故雖以霸國之餘不能不
受吳命今之諸侯不能自強欲免人役必不可得也
芑山張氏曰景公一段極力畫出不能自存清季激動時主令悚然自危非僅引証小役大弱役強輔慶源謂孟子姑取其說未暇議其自棄而汪氏又妄謂齊景畏天

皆非也。四節傳覽師文王何也。文王惠鮮
先哀四民。正今日師資。湯武殺民。非與文
有異。恐人以誅伐為口實。反禍天下。故曰
莫若師文王。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
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
敗家之有？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
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暴淫虐，所以致
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
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美

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西山真氏曰：自古危亂之世，未嘗無忠
祖伊常諫紂矣，召穆公常諫厲王矣，而二
君不聽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繆，以
危為安，以菑為利，以取亡之道為可樂也。
夫人君欲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背
若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爾。
變峯饒氏曰：要在看樂其所以亡一句。他
只愛那淫荒暴虐，所以取亡底事，故雖危
自以為安，雖菑自以為利。孟子此章說得
利害大段甚分明。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
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新安倪氏曰：漢水東為滄浪之水，見禹貢
後魏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有洲，曰
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
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
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慶源輔氏曰：夫不仁之人，則雖忠言至論，
無自而入。聖人之仁，則雖常言俗語，聲入
心通。是亦莫非自取之也。
新安陳氏曰：此孔子所以為耳順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
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美

毛

所謂自取之者，
雙峯饒氏曰：自侮是不自重適，所以召人
之侮。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
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
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
之來，皆其自取。

慶源輔氏曰：人心存則仁，人心不存則不
仁。得失之幾至微也，存亡之實至著也。安

利樂得失之幾也亡國敗家存亡之實也
禍福之來皆其自取即所謂禍福無不
已求之者此亦承上章而言仁與不仁所
取之不同也
新安陳氏曰仁者心存則明哲得失之幾
微即能審察之審侮伐之幾於自取之
之初是也不仁者心不存則皆蔽存亡之
已著亦不能辨安其危利其菑樂存亡之
是也心存者存天理戒心不存者遏人欲
也
山張氏曰不仁而可與言二句非足上
文正挽他轉入可與言一邊猶云使不仁
者翻然創艾虛心納言便可去危即安轉
敗為功所謂絕處逢生機括惜其不悟故
卒歸敗亡耳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无

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
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
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
則勿施於民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
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
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
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
之謂也

南軒張氏曰所欲與聚非惟壽富安逸之
遂其志用舍從違無不合其公願而後為
得也
西山真氏曰此章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
勿施二言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

曠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

之在乎此也

新安陳氏曰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即所以
仁民也故民歸之

故為淵鰍魚者獺也為叢鵒者鷃也為湯

武陂民者桀與紂也為去聲陂與陂同鰍音
鵒音與雀同鷃諸越反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无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鷃食雀
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
所畏在此也

新安陳氏曰彼謂湯武此謂桀紂如魚雀
之可全生者在淵叢而得免死於獺鷃也
古語云獺食魚者也獺猶之鵒也鷃形如
鵒居水食魚者也獺猶之鵒也鷃鷃之屬
也能食鳥雀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陂矣

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南軒張氏曰非利人之為已陂也特言其
理之必然耳循夫天理無利天下之心而

天下歸之。此三王所以王也。假是道而亦
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為漢。隋為
唐。而不知其為君於民上。施施然自以為
新安陳氏曰。好仁之君。出不仁者。皆為賊
民以歸之。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
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
昭於死亡。

艾草名。所以炙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
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
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三

艾終不可得矣。

王氏曰。艾以久為善。不畜不足以活人之
死。仁以久而熟。不積不足以拯國之危。之
雲峯胡氏曰。三年之艾。不能畜之。平日而
日。今論之。猶可也。是故為仁者。平日既無
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為之志。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
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
亡而已。

慶源輔氏曰。至此則雖聖人亦未如之何
矣。詳味訂詩之言。則令人惕然警省。有不

容自已者矣。
新安陳氏曰。此章綱領。在一仁字。仁民之
要在所欲與與。所惡勿施。能如是。則可以
謂之好仁。而不仁者。皆將毆民以歸之。其
王天下也。孰禦。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
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
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
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
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三

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
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
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
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
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
也。

朱子曰。自暴者。所言必非誠。禮義說沒這
道理。是之謂暴。矣。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
是不足與言也。自棄者。意氣卑弱。志趣凡
陋。知有道理。甘心自絕。以為不能。我雖言
仁義之美。彼自割斷了不肯做。是不足與
有為也。自暴者。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柔惡

之所為○言非禮義以禮義為非而拒之
以不信自暴自賊害也吾身不能居仁由
義自謂不能而絕之以不為自棄自棄絕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
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
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
當猛省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三

朱子曰曠其安宅則必放辟邪侈而安其
所不可安之居矣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僥
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塗矣安宅正路人
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是可哀也
南軒張氏曰仁言安宅者謂其安而可處
也義言正路者謂其正而可遵也是二者
性之所有也曠之舍之以自絕其天性不
亦可哀乎
雙峯饒氏曰前面說自暴自棄兩等人後
面說不居不由又只指自棄者言之何也
蓋非欲禮義之人已不可教誨矣那不能
為底只是為之不肯耳尚知得可居可由
猶為可教所以孟子只說此一頭自歎息
那自棄之人有安宅而不居有正路而不
由是可哀也
新安陳氏曰哀哉二字當令人發憤省夫
自暴者非謂天理既不可與言故絕望之
自棄者猶知天理之為美特甘於不能故

上野易通古義
上野易通古義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
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
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
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
天下自平矣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三

係乎此豈非事之易者乎味此數語堯舜
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
雲峯胡氏曰此道字是天理之自然此事
或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即所謂制
田里教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人以事
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之事非就親長之
人言乃就教親教長之治言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
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
於友有道德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
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
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卽事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孟子

朱子曰反身而誠見其本具是理而今不曾虧欠了他底○問反諸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爲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如此○復上信友等皆以有道言蓋有不誠矣○便佞說隨以求信乎友何意曲從以求悅乎親實助長以求其善其身皆是也所謂誠身實踐其所以明之善而有諸身之謂慶源輔氏曰人孰無爲善之心然隱微之際有一毫自欺之意則其心便不實矣人孰不知善之可爲然不能卽夫事以窮其理而推極吾之知或未必真矣○新安倪氏曰引大學以證此章致知卽所以明善也但誠意則以自修之始言誠身則以自修之成言誠意正心修身皆該於誠身二字中矣○慶源輔氏曰游氏之說始則大學之次序則中庸之極功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

問思誠莫須明善否朱子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更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是去實處誠者天之使他無不實處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是義更無不實處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須著思有以實之始得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孟子

慶源輔氏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至誠之理天道之本然也審思明辨自強不息思誠之事人道之當然也○通考勿齋程氏曰元亨利貞自然之理是曰天道人倫日用當然之則是曰人道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篤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辨

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

心焉

慶源輔氏曰有威必有應驗便是應處極其誠則合內外平物我感與應皆非自外也此其所以無有不動也
雙峯饒氏曰人要為君取信必須朋友稱譽薦進然朋友所以稱譽必能修身齊家方有可稱者若是不悅於親則何可稱之有能悅親必出於誠心乃可這是推原誠身效驗如此若說誠身工夫則無間於事親取友事君治民之際誠到至處自能動物則以之事親而親悅以之取友而友信以之事君而君用以之治民而民從初無先後之分矣
雲峯胡氏曰此所謂思誠即中庸所謂誠之工夫皆兼知行而言思誠者修身之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秉

本是修身以知行為先明善又為思誠之本是知行之中又當以知為先也
覺軒蔡氏曰子思以誠之言人之道而孟子易之以思誠子思言形著動變而孟子止於動者以思誠出於心於學者用力尤為有力而動者正指上文獲上信友悅親而言也
大學章句曰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八

卷之七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秉

身之本故如此立言○此章通述孔子之言可見孟子之學醇乎醇者也當時亦有著書非孔子者然後知孟子之功
芭山張氏曰陸贄有言推誠待人即思附在經筵其發明中庸誠之者人之道謂務虛名而不用實功者如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唐太宗外行仁義而內多慚德便是不能擇善也唐玄宗初年宗信任盧杞是不能擇善也唐玄宗初年肅宗初年發憤志平禍亂後乃好神德迎佛骨有初鮮終是不能固執也愚按此論與本章互相發明至稱引漢唐人士不誠之失尤足為後世炯鑒因附載于此

與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

作與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毫

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支廢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出獵遇於渭之陽曰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慶源輔氏曰恐人見太公後來佐武王伐商遂以其來也為有求仕之意故明辨之太公之初歸周無是意也觀孟子以太公與伯夷並言亦自可見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

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不察也

南軒張氏曰張良歸漢項氏以亡孔明在蜀炎綱幾振亦庶幾為當時之老者其所繫輕重固如此慶源輔氏曰宋父二字出老子集註借用之其義則謂眾人之父爾雙孝饒氏曰既有齒又有德故謂之大老若常人則既年老而已通鑑漢高帝元年二月項羽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都南鄭而分關中王秦降將張卽等三人以距漢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誦於一人之下而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美

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牧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慶源輔氏曰蕭何之說是欲為此以圖天下有為而為所謂私也文王之為此則初無所為也行吾義而已所謂公也二老之歸乃其自然之應爾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

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

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

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

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

罪不容於死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堯

惡之況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

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

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范氏曰天地大德曰生聖人所以守位曰

仁孔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時則逆天

地之理也草木鳥獸殺之不以時則逆天

地之理也猶為不孝况於人命可不重哉

和靖尹氏曰湯武之征以正伐不正救民

於塗炭也戰國之戰以亂益亂殘人耳

而求富之為之強戰是何異於助桀而富

桀也慶源輔氏曰率猶循也由也率土地而食

人肉謂以土地之故殺人而使之肝腦塗

地則是由土地而食人之肉也其罪之大

如所謂死有餘辜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運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

土地者次之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

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

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

陌之類也

前漢食貨志戰國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

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罕

里之增減輒爲粟八百萬石矣又曰羅甚

貴傷民甚賤傷農農民傷則難散農陽則國

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

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

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

之稅十五石餘爲粟九十石除社閭嘗新

半五石爲錢三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

秋之祠用錢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

三百五十人終歲用錢千五百不足四百

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

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勤耕之心而令

至於甚貴者也善平糶者必謹觀歲上中

下熟則大糶則上糶三而舍一中熟則糶

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四書大全

下孟卷七

聖

南軒張氏曰聽其言而又參之以眸子則無所遁矣此言與孔子人焉廋哉之言同而為說則異夫子之言為旋觀其人說孟子之言一見而欲識其大綱也若夫眸子則益背施於四體四體不待考察而驗者則望而知其為德人有待考察者則望而驗之非獨可得觀人之法又當細驗身之要此心邪氣其不可掩矣不可掩而驗之則諸中而昭然不欺矣曰目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人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一法也勿軒熊氏曰孔子之觀人是觀其內正子是觀其外二章互看君子小人之情狀不可逃矣新安陳氏曰趙氏註目為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益以在察解存乎人之存字然以易繫辭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之類觀之只輕輕說過不必訓為察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

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四書大全

下孟卷七

聖

不奪者恭儉之實事不以聲音笑貌為者恭儉之實德有是實德則有是實事無恭儉之實德則聲音笑貌載爾偽耳天理人欲之分誠實虛偽之別也其亦擴天理而遏人欲與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

稱鍾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禮記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簪其無簪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朱子曰事有緩急理有大小此等處皆須以權稱之

北溪陳氏曰權字乃籠籠鍾上取義稱鍾之為物能輕能重以取平故名曰權權變

也在衡有星兩之平權便移來移去隨物以取平亦猶人之用權度揆度事物以

後得其中相似又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

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使無過不及者也

慶源輔氏曰若是經禮更何須權惟是那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七

聖

經禮有行不得處故須用權以取中權而得中是乃禮也若權而不得中則陷乎漢儒權變權術之域矣豈可謂之權乎新安陳氏曰此乃禮之權而不肯平經者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非若嫂溺可手

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

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

朱子曰古人所以拯世以有道也既自放

倒矣天下豈一手可拯哉

南軒張氏曰不授受固禮之經嫂溺則遭

變矣援以手者遭變而處之之道當然也

不援則失道而陷於禽獸然在今日似當

少貶其道用權以救世孟子謂天下之溺

當援以道若道先枉則將何以援之孟子

之不少貶以道若道先枉則將何以援之

大經也

通旨朱氏公遷曰專以處變之權言之此

於常道不可行之時然後用權以通之如

湯武之放伐伊尹之放廢周公之誅管叔

太公之誅管叔而不可常者也淳于髡論

出處乃以嫂溺援手而為喻是豈切當之

論乎

或曰君臣之援屈膝甲拜以相尊禮也至

其迫于患也則舉足斃其體天下莫能非

也其故忠之所存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

之事親和顏平體奉養運履至其溺也則

粹其髮而拯之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

則粹其髮而拯之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

所說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道不可濟時集註層次分析失孟子當日答語語氣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則惡矣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

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

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

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

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

為教

朱子曰易子而教考之孔子亦然若孔子自教其子則雖所未學必有以知之又奚同焉陳亢稱君子遠其子亦可見也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趙山楊氏曰父子之間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為善然必親教之其勢必至於責善

南軒張氏曰養恩於父子之際而以責善望之師仁之篤而義之行也

新安陳氏曰父子主恩朋友責善當主恩而行責善則傷恩而易至於離矣

慶源輔氏曰王氏最得孟子之正意責善謂責之使必為善也責之使必為善則便有使之損其所為善也責之使必為善則便有使之損其所為善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哭

生視而不曾故在子則當爭在父則亦當戒切之也

雙峯饒氏曰王荆公所謂爭則下氣怡聲和悅以爭之所謂戒亦訓勸之而已

新安陳氏曰父之於子正身率之以責善望師友固也然遇不賢之子不得已亦當自教戒之若懼傷恩而全不教戒及其不肖徒諉曰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此所謂

意而敗子矣孟子之言經也此所云權也禮以濟經非反乎經也

趙山張氏曰雖所師者曾子也謂孔子不自教固明據然陳亢所云遠其子臆度之妄言耳即此以明孔子易子而教不亦誣

○孟子曰事孰為大親為大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

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

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

新安陳氏曰。初言事君事長皆事也。事親為事之大。守國守官皆守也。守身為守之大。二者分開平說。繼言不失身。則能事親。二貫為一分重輕說。不失其身。即是守身。能守身。方能事親。此與前章說親在於誠身同意。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兕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新安陳氏曰。事之本守之本。照應章首四句分二者平說。惟其為本。所以見其為大。或曰。事親為大。不是親大而君長小。但事親乃孩提真性。事之最先者。故為大。暗含下本字詞。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不傷不辱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季

南軒張氏曰。守身所以事親也。身失其道。將何以事親。及復言之。欲人以守身為事親之本也。若曾子者。可謂能盡守身事親之道者矣。故舉其養志之事。以為人子之法。
慶源輔氏曰。養父母之口體者。其事淺承順父母之心志者。其思深。夫子之於父。異體同氣。至親至密。故事之者。當先意承事。必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然後為至。若必待其言而後從。固已不可。況於先立其意。以拂其親之欲。唯口體是養。而不恤其心志之虧乎。
雙峯饒氏曰。曾子養志。是承順他好底意思。曾皙不私其口體之奉。常有及物之心。這便是好底意思。曾子便能承順他好底意思。曾子意亦如是。如此曾元便不然。好底意思。必有酒肉。以為養親之法。凡有不好底意思。皆要承順。而推廣之。若是不好底意思。則不當承順。要論之。使合於道。方謂之孝。孟子舉曾子曾元作兩箇例。頭是事親者。

須是養志若養口體末也
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以守身為事親之本
所以論其理及後實之以事則惟舉曾子
履得正而守身不及焉雖曾子之戰兢臨
於此一節只曰此承上文事親言之然觀
曾子之志如此惟恐上之志之大者一飲食
間尚體承親志如此則立身行已間所謂
身也者親之志也此則父母之遺體敢不敬
乎其能謹守此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矣
南軒謂曾子能盡守身事親之道故舉其
養志之事者最為得之云
或曰人都把必請所與等作飲食細事看
其定看數必字直是一飯間一饒一餘一念不與
親相關切就是一飯間一饒一餘一念不與
親意所存纔能如此此豈一時勉強做得
來分明是視于無形聽于無聲不須推到
臨溪履薄方見曾子能事親處○不請所
與數句非定述其事只就他養口體推其
無餘情如此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至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
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
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
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程子曰孟子云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為
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
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嘗聞其以為有
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

通音
去聲

陽節字名徐
人羅孝慶氏

為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又曰子之事
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
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
責耳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假如功業
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
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
慶源輔氏曰孟子只平說去曰事親若曾
子可也至程子方看得可也二字有深意
以此知讀書不可不熟讀玩味
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守身為事親之本
後言養志為養親之大
或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語意猶說如此
纔是云爾前註看若字大重後註看若字
大刻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
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至

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趙氏曰適過也問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
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問
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
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問惟有大人之德
則能格君心之不正以歸于正而國無不
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已而物正者也
○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
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

外也。管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聖

朱子曰：格，如令格之，格謂使之歸于正也。蔡氏曰：非心，非格之心也。新安陳氏曰：仁，本義用正，包仁義言之。仁義所以正也。格，若心之非，此是精義。朱子曰：格，處，然亦須有節，此是神意。氣自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于巷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通旨：朱氏公選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大人者，止惟義所在，非禮之禮止，大人弗為，惟大人者，為能格君心之非，有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此大人皆以德言，為聖人之臣者，而言其德，則兼通上下而言。孟子曰：為三過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已利取事才及於人臣臣來
而蘇何政人不臣臣來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聖

朱子曰：孔子不能格，定哀孟子不能格，齊宣要之有此理，在我而在人者，不可必。南軒張氏曰：後世道學不明，論治者不過及於人才政事而已，孰知其本在於君心。又孰知格君之本，乃在於吾身乎。慶源輔氏曰：集註謂得格字義分曉，所謂大人者，道全德備，舉足足以仰其邪心，容色足以清其逸志，非但取諸於口舌之間，諫爭之際而已也。然無大人之德與學而得，雙峯饒氏曰：大人是伊周之徒，他人當不得。程子曰：治道有從本而論者，有從事而論者，從本而論是格君心之非也，從事而論是不救則已，若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也。張南軒曰：格之為言，感通至到也，書曰：格于上帝，蓋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也感通至到而使之消靡焉，所謂格也。高中文曰：既云君仁君義，又云君正君不，正謂何，煦煦者不可謂仁，子子者不可謂義，能愛人能惡人，以大德不以小惠，仁之能德，正中故德博而化，光也曰：大人格君亦本乎口，有只在自心，上做大臣格君心也。山張氏曰：王道本乎誠意，大臣格君心從已心上做者，亦惟是誠意正心而已。莊子所謂正容以悟之，使其人之意也，非正容遂足以悟之也，其先尚有誠正工夫在。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

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慶源輔氏曰集註既得孟子本意又續以此二言於人已兩有所益
雙峯饒氏曰我去譽他人之譽平聲得此譽於他人去聲譽本是美人之好處但對毀字說則二者皆有不得其真之意
雲峯胡氏曰毀譽已自是非真况修己而遽以是為憂喜必至於失已觀人而輕以是為進退必至於失人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堯

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

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

慶源輔氏曰謹言語自是君子之庸行何待於有責而後然

或曰趙括易于談兵而敗于兵韓非易于說難而死于說趙錯易于論七國而無以制七國之反嚴尤易于策匈奴而無以

昆陽之敗易其言者果無責焉耳矣○無責依註解可或曰責責任也不當責任看

得事體大解此言之所以傷易也亦一說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

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新安陳氏曰不得已者不自知其有餘無意於為人師而人自師之好云者自見其有餘有意於為人師而人未必心悅誠服以師之
雲峯胡氏曰通上章兩人字為泛然之衆人而言也與大學正心修身兩章之人字不異
通旨朱氏公遷曰為好為人師者言之論語不言為師之道孟子自是微戒學者之辭蓋師莫病止於記問學莫病易於自足自足者且不足為學况可為人師乎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美

子敖王驪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

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

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

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驪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

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新安陳氏曰從小人爲身一罪也不早見長者又一罪也孟子且以後一罪責之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辨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新安陳氏曰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所以能好善而篤信之惟好善篤信所以勇於服義自以爲罪不可尚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堯

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

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朱子曰王雍齊幸臣蓋欲自託於孟子以取重使滕王以爲介孟子未嘗與言而公行子又不與言絕之淺矣樂正子不察輕身從之意特藉其資糧與馬以見孟子而巳故以舖啜罪之若孟子所以去齊其詳雖不可考疑雖以是積憾而遂去也南軒張氏曰克既館於子敖則未免制於子敖故舍館定始得見其師觀此二章則知若齊之處已不可以不嚴而所與不可不謹也雙拳饒氏曰此二章只一件事樂正子方來孟子不欲便責之後却正其罪所以分

作兩章樂正子初意只欲來齊見孟子依王驩來省糧食之費視爲無要緊事亦不知一失身從之便是因失其親將來王驩或薦引之則那時去就愈難處孟子所以切責之趙氏曰樂正子能勇於受責然後孟子正其罪而切責之所謂可與言而後與之言者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堯

慶源輔氏曰此必見於古傳記趙氏時其書尚存故引之今則不復存矣阿意曲從陷親不義者儒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者情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則因循苟且亂常拂理不仁之甚也故於三者之中最爲不孝之大者

雙拳饒氏曰此三者不是尋常不孝底事奉順孝也但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則不可非其道不仕孝也家貧親老而不祿仕則不可告而後娶孝也但告則不得娶以好至無子絕祀則不可趙氏以意度說自好所以朱子不取其說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

矣朱子乃以為其意亦猶此何耶蓋有子
言仁專言之仁也孟子言仁義偏言之仁
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令
而為仁之推其本分而言之則事親而孝
而弟所以為仁義之實也則事親而孝從
西山真氏曰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切實處
只在事親從兄蓋二者入之良知良能天
性之真於焉發見為仁義者惟先體認
踐行於此而充擴之則其道生生而不窮
否則悠悠然泛泛然非可據之實地矣
勿軒陳氏曰此實字之訓當如果核之實
新安陳氏曰洙泗言仁孟子始每言仁義
言仁渾淪言之言其理一者也故總言孝
弟以明親親見親親為仁民愛物之本也
言仁義分別言之言理一中之分殊者也
故以事親為仁之實從兄為義之實也集
註謂有子之意亦猶此者蓋以本立於孝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空

弟而仁道自此而生與仁義之實盡於事
親從兄而仁義之道其華采亦皆自此而
生此意有相似者耳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
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
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
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
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

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
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
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
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
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
後節之密而樂之浚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空

在其中故悉言之使人於斯二者知所勉
也一章言親親敬長之心出於同然而即
所以為仁義之道故極言之使人信之而
不疑也

朱子曰此一段緊要在五箇實字上如仁
是親親仁民愛物義是長貴貴尊賢然
在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未事君時未
貴貴未從師友時未這箇便是仁義之實
親從兄上做得去這箇便是仁義之實
民愛物貴尊賢便是仁義之實華若理
會得這箇便是智得其他那分明見得而
定不移便是智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
實由中而出無所勉強便是樂之實大凡
一段中必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這箇實
字要緊○問樂則生矣則惡可已也曰
如今這地勉強安排如何得樂到得自然
處得自然然淡泊通快周流不息自然
生不能自己只是要樂處實是難在若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奎

可玩可悅處。張氏彭老曰：孟子所謂實即有子所謂本。本立而道生，與樂則生矣。此兩生字最可觀。譬之果木，有根而後生枝葉，有核而後生萌芽。生則惡可已也，果木之生惡可已，則生惡可已，則其枝之繁葉之茂也，人心之舞理之生惡可已，則不知其足之蹈手之舞也。雲峯胡氏曰：前兩實字是說人本心上說。新安陳氏曰：味必字與然後字集註實歸重於知而弗去之智，智與然後字集註實歸也。果能於事親從兄知之既明，守之又固，然後節之密，樂之淡，始可言耳。密與文埋，審察之密，同禮之節，文不自知，斯可以謂之生。生惡可已，舞蹈而不自知，斯可以謂之通。考余氏潛生曰：集註中訓仁曰心之德。愛之理，訓義曰心之制，事之宜也。訓禮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而智獨無訓。禮曰者，四端之一耳。仁義禮既有以釋之，豈於智而獨無所訓哉？蓋嘗以明足以獨理言，又以達於事理言，亦以見之明守之固言。此皆所以訓乎智也。芭山張氏曰：實字小註中如勿軒、雙峯、蒲田、黃氏說皆得之。譬之果木，有根而後生枝葉，有核而後生萌芽。有子之所謂本，根也。孟子之所謂實，核實也。實字乃其核根處，較本字又進一層。張氏彭老既知根本，核實之說而又云：孟子所謂實即有子所謂本何也？五實字俱就人本心上說。笑將下三實字就工夫說，則支離矣。雲峯說：不必從○樂斯二者一句總包下文。樂則生矣，以下皆是真境，正合着寔字。非樂之如進退而慎齊，出入而揖遜，後長而有徐行之禮，相從而有趣進之儀，此皆不知足之蹈處，疾病而抑搔，出入而扶持，提鳴之有操手之微，即席面有舞容之恭，此皆不知手之舞處，若死看舞蹈如時說，所云樂至于忘，始為真樂。故曰：至樂無樂，終覺不親。切耳。○極樂之情，到舞歌歡舞百出，成送大和洋洋，溢仍是孩提嬉笑中發見出來，無纖毫增益，故曰：樂之實樂斯二者。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性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七

奎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朱子曰：人字只大綱說。子字却說得重，固有人承順顏色，看父母做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違其志，這是得親之心。然道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為子曰：順親者，父母所為合乎道，子雙峯饒氏曰：順親者，父母所為合乎道，子所為亦合乎道，彼此無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也。問如何可以諭父母之於道，曰：所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父母之意未發，我即便得道理承順其志，而諭父母之於道，為人子之孝，特得父母之心，又能諭父母於道，方謂之孝。

離婁章句下

如有不效

齊家治國之道亦具焉

鬼齋黃氏曰此篇多平居講貫之言而欲其自得一章工夫次第爲尤詳十九

章言聖由仁義二十章言禹湯文武周公二十一章言孔子作春秋二十二章

自謂未得爲孔子之徒而私淑諸人並歷舉列聖相傳之事而企焉自任與承

三聖意相近特每更端而言之耳當通爲一章而誦味之也薛皆叙孟子之言

行以繼之奉章乞墦之喻警士大夫求
富貴掩其苟求之迹而反欲以富貴誘

人者最爲切至凡三十三章

四言乃金瓶丁孟箱八

夷之人也

者馬負夏鳥條皆也召王東方夏辰之地

問舜子干鵬條則勿與政之地也而竹

書有南巡不及禮記有堊於蒼梧之說何耶朱子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

趙氏曰諸馮在冀州之分負夏春秋時衛

地鳴條在安邑之西
或曰夷鄰也猶言東鄰西鄰之人也非如

夷狄之夷東西正對中國言
文正主於夷則卒於卑鄙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丘狀夷是邪丘豐高

周舊邑近畋畋畢封於豐鎬

天下定。舜皆不知也。自

謂之底豫

曰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只見舜能立人子

舜底豫方慙疑也。定字須緊粘。身上

説

經 169-336

不使實事文用不新合
去文事用實典典行

今有文王墓

新安陳氏曰畢在嶺東非楚都之部

地之相去也于有餘里世之相後也于有餘
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

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

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

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周禮六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
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王國用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二

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
期以反節地官有掌節主符節者節行者
所執之信也玉節以玉為之君子比德于
玉守邦國為諸侯者其德宜如是角節以
犀角為之取其銳而觸衆守都鄙為采邑
長者其才宜如是凡諸侯使卿大夫聘于
王朝鄰國所執之節山多虎故鑄虎于節
平地多人故鑄人于節澤多龍故鑄龍于
節三者皆以金為之而鑄其象英飾也
符節也竹為符以合之也璽節而盛其符也
璽印于其上也旌節析羽為旌以彰其
節也有期立為限期反節事畢而納其節
也
朱子曰古人所為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
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
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古人符節多以玉

同聲度
下首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
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
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三

之理也舜與文王易地則皆然
慶源輔氏曰孟子未嘗說著道字然曰行
乎中國行便是道曰其揆一揆亦是道
雲峰胡氏曰舜於君臣處其常而於父子
處其變文王於父子處其常而於君臣處
其變其事不一也而最可見其道之一
新安陳氏曰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道
之同以此心此理言
通考朱子公遷曰此以道統言論語末篇
之首章孟子未篇之末章皆是此意但彼
則主乎道統而言故歷述其相傳之緒此
則主乎聖人而言故舉其相去之最遠者
以為例見其無不同也
趙岐註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與集
註度量聖人異按趙註是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澧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漆洧二水者也子
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
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

紀法度之施焉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四

問以左傳考之子產非不知為政者孟子
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議之然夫子亦曰
東坡云有及人之小利無繼世之建國
說得好都鄙有章等只是行惠人底現
慶源輔氏曰惟其惠之出於私故其利之

也者小又曰體以理言本也施以事言用
也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

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
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
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
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水有橋梁則
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夏令曰九月涂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五
功其始

去聲
去聲

通考趙氏德曰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
也

周語單襄公曰先王之教雨澤而除道水
潤而成梁草木節解而蒲葭頽霜而冬來

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
除道十月成梁九月雨畢十月水涸

朱子曰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
民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

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
變峰饒氏曰民未病涉要就未字上看十
月徒杠已自成了所以民未至于病涉若

徒杠到寒時方做則民已病於涉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辟除也如周禮閭人爲之辟之辟言能
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五

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
以乘輿濟之哉

周禮天官閭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凡外
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閭人主晨昏

啓閉闢闢關左右行者
朱子曰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
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

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發無不畢
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

雖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宜
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已出然後爲惠

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且就政體說君子
爲政有體安得煩屑至下文乃是日不暇

給意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六

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過能以煦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其耳目之所及安得不免有所遺矣况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昔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產相鄭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亦非不知為政者橋梁之修尤非難事乃獨有關於此耶曰聞之師曰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修蓋有餘矣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為是爾然慕其小惠以悅於人亦悅而稱之孟子必將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語而後議之以警其微亦拔本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七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

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肯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養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

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讐之報不亦宜乎

慶源輔氏曰此說特爲直王發所謂有爲之言也然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
潛室陳氏曰孟子此語是說大都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御天下無不是底時分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

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

四書大全辨下孟卷八

八

儀禮喪服篇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注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節於國凡幾內之民服齊衰三月又子夏傳云臣爲君方喪三年
要降陳氏曰舊君其恩已絕尚且爲其君有服不應見在之君而待之如此集註所以云王疑孟子之言太甚

曰諒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朱子曰有故而去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爲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但告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若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爲之報矣樂毅之去燕近之慶源輔氏曰導之出疆所以盡防衛之道於在我之境先於其所往所以爲其謀仕之地於所往之國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所以示拳拳屬望之恩義也
雙峰饒氏曰諫是閉邪言是陳善○問諫行言聽如何又有故而去曰如夫子在魯國道非不行只因受女樂便去諫行言聽是平日如此亦有偶然議論不合而去

四書大全辨下孟卷八

九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讐寇讐何服之有
誣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樂盈也○潘典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循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

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樂桓子娶于范宣子
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然樂氏故與樂盈
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樂祁與其
老州賓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
子曰盈將爲亂范鞅爲之徵宣子使城著
而遂逐之秋樂盈出奔楚冬會于商任錡
樂氏也桓子樂壓懷子名盈然樂氏者先
足十四年壓疆逐范鞅使奔秦也樂祁恒
子妻范宣子之女也范氏堯後祁姓老家
臣之長也鞅爲之徵證其有此也著晉邑

十

各使城著在外易逐也會商任禁錮樂盈使諸侯不得受也二十二年秋盪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樂氏將安用之冬會于沙隨復錮樂氏也晉知樂盈在齊故復錮也新安陳氏曰論語集註釋夫子對定公之語未一說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此章與之意似然聖言含蓄不露此則英氣發露甚矣孟子亦是述記檀弓篇子思答魯穆公問禮爲舊君反服之意禮記穆公問子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有何反服之禮之有問君臣之義天倫中却與父子一般然愛君之心不如愛父何也未子曰離畔也只

士

山張氏曰孔子固受女樂便去正以道
 不行耳假令道非不行則當略其受女樂
 之責使吾之見可而仕者至于大行徐有
 以改正之何必終去魯哉既變乎說欠分
 曉不必從○王足爲善孟子自有不能愁
 者豈待三宿出晝然後知其不寇讐王聰
 泥王未嘗親孟子如土芥孟子亦安得視
 王如寇讐真西山皆當寇讐句呆甚
 或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何至如此
 賈誼云上上遇其臣如犬馬彼將以犬馬
 自待劉摯云遇人以犬馬彼將以犬馬自
 爲斯言得之○或曰三有禮是在去之之
 時去而猶有禮焉故既去而猶服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南軒張氏曰非特士大夫當知幾而作

之義抑將使有國者聞之悚然不可以失

士大夫之心也使大夫士懷去徙之心則

國之危亡無日矣南軒張氏上為威虐下相

撈而去之撈手同行又撈手同車則非徒

撈者去貴者亦去矣宋幾衛有狄禍可不

畏哉

慶源輔氏曰可以者在時宜為可也夫此

幾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此明夷之初所

以不食而行避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而

孔子往趙所以及河而後也然此特言其

常理耳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亦

異若執此一說以為臣則凡荷免自私之

徒得以藉口矣

史記世家孔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

簡子至于河而聞賈鳴憤辭華之死也臨

河而嘆曰美哉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

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賈

鳴憤辭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

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

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劉胎殺天則麒麟

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

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

夫鳥獸之于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

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賈

字鳴憤陬操琴曲名也

疏曰于士言殺于民言戮者總而言之皆

然也別而言之則戮又輕于殺矣按周禮

司稽掌處市云凡有罪者撻戮而伐之是

知戮不過撻而辱之耳而殺乃至于亡命

故也

邑山張氏曰按後漢書桓帝世黨錮事起

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謂友人

曰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三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

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慶源輔氏曰上篇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

此章言人君當以正己為先亦大學其機

如此之說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三

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

程子曰恭本是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

抑與人為義過與是非義之義也

張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

皆是也時中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

皆是也時中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

皆是也時中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

皆是也時中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

皆是也時中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

皆是也時中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

皆是也時中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

皆是也時中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

無此蔽學未到大人變通處則必膠於陳

述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古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我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製峰饒氏曰此章緊要在大人弗為上人對小人而言必信行必果理然小人果惟義所在言必信行必果理然小人哉正是相對說雲峰胡氏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皆似是而非大人者隨事順理而不為非禮之禮因時處宜而不為非義之義蓋不惑於其或曰論到理之至精處往往有似是而非者如辨同姓之娶豈不是禮然彰君之過可謂禮乎施惠之豈不是義然子路治蒲不告于君而施惠可謂義乎諸若此者皆是見理不精故直以為是而為之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故必有精義入神之學而後可以致用非得聖人之權者未足語此○趙岐註所云娶妻而朝暮拜之藉交以報仇中人所以不為者豈待大人而後能不為乎蓋亦失孟子之意矣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古

慶源輔氏曰中以德言才以才言德本於性才本於氣質賢則兼有才德者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中以德言才以能言有德以其能成物也有能以德言才以能言有德寬以容之之意薰陶善以道之之言南軒張氏曰父兄之於子弟教之以德如養之養之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風雷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養子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漸之方而使之自喻大豈歲月之功哉彼雖不中不才涵養之久豈無有萌焉如其有萌養道益可施矣慶源輔氏曰集涵育以天地之生物言薰陶以工治之成物言此循其理而彼自成其形焉無心也蓋父子兄弟之間皆難於責善正其在於我者使之自化而已新安陳氏曰父兄遇子弟之賢其為教也易不幸遇子弟之不賢其為教也難所以貴乎養之也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即養之謂也若急迫以求之見其未化遂以為不可教而舍之是棄之也父兄而棄子弟則我之賢為過子弟之不肖為不及過猶不及均之賢為過子弟之不肖為不及或曰樂字正從養字中來譬之草木長養有欣欣向榮之意惟其養故樂從此生若急迫求之則子弟不見有融怡條暢處安能至于樂哉芭山張氏曰俟其自化集註精切不可易深得養字意宜玩棄字須看得細凡不能委而漸漬養之使至于成就雖或教之直是一句微嫌語氣徑直遂之也註絕之而不能教學者善看集註須將白文體貼知所去取不宜槩傳會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

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邪

朱子曰橫渠先生云不為不仁則可以為

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不為不忠則可以

為忠不為不孝則可以為孝不為不悌則可

以為悌不為不謹則可以為謹不為不節則

可以為節不為不廉則可以為廉不為不恥

則可以為恥不為不勇則可以為勇不為不

怯則可以為怯不為不剛則可以為剛不為

不中則可以為中不為不和則可以為和不

為不和則可以為和不為不順則可以為順

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不為不禮則可以為

禮不為不節則可以為節不為不廉則可以

為廉不為不恥則可以為恥不為不勇則可

以為勇不為不怯則可以為怯不為不剛則

可以為剛不為不中則可以為中不為不和

則可以為和不為不順則可以為順不為不

義則可以為義不為不禮則可以為禮不為

不節則可以為節不為不廉則可以為廉不

為不恥則可以為恥不為不勇則可以為勇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其

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耶抑恐其

亦言已之不善耶朱子曰是皆有之然斯

言必有為而發今不可知其指矣

新安陳氏曰隱惡忠厚之道亦指矣

也大舜隱惡而揚善夫子言誰毀誰譽下

文和言如有所譽而不言毀可見矣若當

官而行有姦惡當言又不可顧後患而緘

默也

通考程氏復心曰君子語默惟其時與義

而已義所當言是是非非不苟然也豈計

後患哉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不必著之但得字一耳

其旨蓋孟子道性善故言人無有不善今

若言人之不善彼將甘為不善而不善

向汝汝將何以待之故曰當如後患何愚

謂象山此說稍失之整不必從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

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

之

朱子曰所謂本分者事理之至當非苟然

而已也學者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

入於鄉原之亂德矣

南軒張氏曰孟子於泄柳段干木謂為已

甚而舉孔子待陽貨事以為之準此不為

已甚之證也夫子非不欲為已甚自不至

已甚也何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汎

應曲當不過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

天則之存也世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

子等為不為已甚也則不稅冕而行為魯

行季桓子受女樂則不稅冕而行為魯

寇七日而誅少正卯聞陳恒弑君則沐浴

而請討此謂之已甚可乎不深求聖人之

權度徒竊語之近似以文其姦此賊仁義

之甚者也

通考程氏復心曰本分謂須滿本然之份

若事到這裏極了再過些子便是已甚

朱氏公遷曰此章以德言行言聖人孟子言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七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

所在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

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

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

則義在其中矣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

所在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

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

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

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龜山楊氏曰：夫子謂言必信，行必果，硯硯然小人哉。故孟子言此以發明孔子之意。南軒張氏曰：君子不必夫言果，獨精吾義焉耳。義精則言莫非義，而無不信之言，行莫非義，而無不果之行矣。慶源輔氏曰：尹氏最得此章之指，而集註又述其意而著明之，以必為期尤更有功。不然則無忌憚者，或得以藉口。王氏則又尤盡其弊。變峰饒氏曰：大人者，篤實而有光輝，以上底人與道為一，不著安排，隨時施宜，言行何嘗有心於信果耶。雲峰胡氏曰：信果自是為士者當然之事。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大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朱子曰：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此二句正相拘。如何蓋無所不能，做出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充

是守此純一無偽之心，而充擴之，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新安陳氏曰：常人累於私欲，而失其赤子之心。孟子言此，亦是欲人遏人欲，擴天理也。或曰：赤子之心，亦是欲人遏人欲，擴天理也。有欲便失了赤子之心，大人只是無欲，完得此心本體。雖盛德大業，不曾于本體上加得分毫。羅近溪曰：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却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若說赤子之心，止有大人之心，不是赤子的心也。且問：天下誰人之心，不是赤子的心。芭山張氏曰：學者宜從集註，如趙註所云：大人謂君國者，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之心，所謂視民如子，則民懷之者也。皆穿鑿之甚，必不可從。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王

記檀弓上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王德修云親聞和靖說唯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奸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不能言矣當是時親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王侯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王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朱子曰資字恰似資給資助一般新安陳氏曰有安排布置便自勉強而非自然之得朱子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其間然後可以自得○深造者當知非淺迫所可致若欲淺迫求之便是強探力取深造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待其真積力久則自得之矣○道是進爲之方此是趙岐之說蓋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主

以道是工夫深遠之是做工夫如博學審
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
法若人爲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
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
淺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爲之不已之愈
若之安焉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爲一句又
要人看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
有裒然地出來自家資之不竭只資取自家
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頭來注滿若源頭
深則源源來不竭若淺則易竭矣取之左
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著這本底道理事
物理那件事也撞著這本底道理事
是一路來到這道理上撞著這本底道理事
然這箇只在自得上撞著這本底道理事
強探力取也問學是理而得之於身不可以
誠心達而自然得之蓋造道之不深者用
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旦暮之間不以
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
之表是皆不足以致夫默識心通而自得
之必也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
而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自然得
之將有不可禦者矣未得之固無可居之
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可
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而居之
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種種便適自
眷戀而不去也○資助既居看是甚事來
無不盡善這道理不待自家將道理去應
他且如爲人若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爲人
臣便有那敬從那邊來子之孝有那孝從
那邊來父之慈有那慈從那邊來只是那
道理原頭處自家弄著他左右前後都見
是這道理○問程子之說如何曰必以須
道方可潛心積慮優游厭飫若不以道則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主

潛心積慮優游厭飫做甚底
變源輔氏曰自得如子貢悟性天之不可
開曾子唯吾道一貫之語此何待於言語
而後見正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萌於聞
見者也豈容更有安排布置哉蓋其平日
潛心積慮優游厭飫而與心融物與性
合然後可以有其真實力久理與心融物
是私已與道便自間斷更如何得到自得
田地
潛室陳氏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謂以法度
而深造之優而游之使自得之使自得之
使自得之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以下皆爲
學之效驗耳左右逢原意最好學至於自
得則理只在左右逢原意最好學至於自
然已具吾人自得之字便是致知力行之
雙峰饒氏曰這箇道字便是致知力行之
方之字是指所得而言下面居之資之取
之皆是指所得而言也
徹庵程氏曰君子之學以自得爲貴然有
自得之工夫有自得之效驗深取之左右
逢原其原自錢之居安資之深取之左右
逢原胡氏曰非有所自得者不爲工夫未
造之深者不能自得然不以其深則無
造之方法未易到自得之地步深造之
造之未得之先平工夫居安資之深取之
得之後見功效大要在此勿忘勿助集註
有所持循是勿忘勿助集註是勿忘勿助
助所謂潛心積慮是勿忘勿助集註是勿
助新安陳氏曰自得之有二說朱子謂自然
而得之所謂程子說已說之出於程子
也一說謂自得之於已如南軒云不待得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孟

則無以有諸已自得而後為已物也以其
德性之知非他人所能與故曰自得此近
乎能生所謂自得得其得而非得人之得之
意終有弊不如自然得之之說有從容優
游之味
通考程氏復心曰此纂集程子三說合而
為一非親到自得之境者安能言此以覺
人也
或曰深造是進進不已以道造字即天命
人心之正原具于我者從吾性分所固有
者求之也若只說進為之方則深造以道
處是何所主此語落空矣孟子謂君子深
造不以其他而以其道欲其自得乎道也
也山張氏曰程朱自然而得非懸空得之
也却亦寓自得之于已意南軒之說正與
程朱不相妨若謂近于已意南軒之說正與
說則程朱所云自然亦必有看落處不屬
之自然而屬之誰耶說自得而後為已物豈
遂無從尋游之味而妄謂南軒之說終
有弊耶新安陳氏一條未確○趙岐註云
造致也言君子學問之法欲深致極竟之
以知道意欲使已得其原本知性自有之
然則得之安若已所自有也資取也取之
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逢遇皆知
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愚謂
趙註訓造字資字皆誤若已所自有又不
足盡居安之義皆不可從也集註得之

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
誇多而闢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
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孟

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程子曰博與約正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
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
使人知要也○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
却又不不知簡約是者何故朱子曰也今下
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竟不窮究
這道理是却何事是不透徹只是尋求懸
僻之事鉤摘奇異之說以為博如此豈能
得約今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約自博
中來迨貫處處是約不是透貫了又去裏
面尋討簡約某客不喜揚子雲言多聞則
守之以約多聞了又要一簡約去守他○
程子曰約物云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貫
通處積累多便是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
約
慶源輔氏曰集註所謂文謂詩書六藝之
文理謂詩書六藝所載許多道理也承上
章言博學詳說則是深造之意反說約則
是自得之事但上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
知與行益互相發也
潛室陳氏曰不博則約無所施學到約後
許多博處方有受用
雙峰饒氏曰誇多說博學闢靡說詳說所
以博學者非徒誇其多所以詳說者非徒
闢其靡欲人融而會之貫而通之而已這
為一事未嘗融時一箇是一箇繞融了便會
新安陳氏曰輔氏謂上章以行言猶謂亦
兼知與行言之耳此章孟子所謂博學與
孔子所謂約之以禮不同蓋約禮以行言反
說約以知言也
東陽許氏曰博學詳說以知言約則會其
極而於行上見
通考朱氏公遷曰語由也女聞六言六蔽

傳學而篤志仕而優則學及此章皆以知
言仕與學對則仕屬平行六蔽與六言相
封則六言屬平行傳學詳說承深造以道
而言則深造之者重在行也仁在其中雖
未及乎行而篤志二字亦篤行之漸也此
聖賢之言所以無弊也
或曰反說約證謂反覆詳說以求其要約
而行之耳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
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
未之有也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
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頓殊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孟

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新安陳氏曰一則不能服人者對已而
言一則自然能服天下天下則盡乎人矣
非向背頓殊乎
朱子曰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如
張華封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
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不入
於善如湯於葛遺之牛羊。又使人往為之
耕是也。
南軒張氏曰先王樂與人為善欲天下舉
在吾化育之中如春風被物物蒙其養無
不應者未嘗有意於服人而天下之心悅
誠服有不期而然者蓋以善道與人共之
耳若霸者之所為其善者不過欲以善服
人齊桓會首止而定王世子晉文盟踐土
率諸侯以朝王是也學者深見二者霄壤
之殊則王霸之分了然矣

此章與前章同義
此章與前章同義

慶源輔氏曰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以事言
也其不同易見以善服人以善養人以心
言也其不同則難見也孟子之言至此愈
審矣以善服人者以善為己私也以善養
人者以善與天下公也
雲峰胡氏曰以德服人蓋對上文以力服
人而言謂王者之服人異乎霸者之服人
如子禽疑夫子得聞國政有以求之於
貢答以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耳
新安倪氏曰按孟子二章皆以王霸對言
前章公孫氏之分在力字與德字以力服人
者按力以行私而反乎公者也曰德則其
理統乎公矣此章公私之分在服字與養
字以善服人者謂善以爲己私而善乎公
者也曰養則其心統乎公矣
東陽許氏曰以善養人謂有善於身而教
化撫宥使民同歸於善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

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
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
爲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有關

文焉

南軒張氏曰蔽賢出於媚疾之私方其欲
蔽賢也私意橫起不祥之氣固已充溢於
中矣天生斯賢以爲人也蔽賢之人妨賢
病國不祥孰甚焉
新安陳氏曰前說二實字歸一意然皆無
涉意味不如闕之

孟子

孟子

孟子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

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

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

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

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天

以至于極也

新安陳氏曰水惟其有原本所以不已而

漸進以至歸宿于海有本者指原泉如是

以此句承接上意有本者指原泉如是

混混至放乎四海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

于水也之問謂孔子所以亟稱于水者此

意之是取爾本文只是說水如人有實行

荀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

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耻之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

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

情實也耻者耻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

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

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

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

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

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

以不務本乎

新安陳氏曰水無原本人無實行之譬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无

而進以至放乎四海者相反暴得虛譽而

不能長久之譬也

新安陳氏曰集註所謂有實行無實行全

從此情實之情字上發揮出來

朱子曰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更

就中間言之如為善無真實惻憫之意為

學而勉強苟且徇人皆是不實就此反躬

思量方得

慶源輔氏曰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上

故集註只以虛名實行為言而引林氏鄒

氏之說以明之蓋孟子之意專欲救徐子

躐等干譽之病耳孔子之稱水固不專在

此也然由是觀之雖一物具一理亦隨人

所取如何爾理固無盡也又曰達者有本

謂實直好義聞者無本謂色取仁而行違

王氏曰水之可觀其源有本其流不息進

歸有漸則以盈科為量行有至則以四海為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

去之君子存之

四書大全

下孟卷八

三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與耳雖曰少與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朱子曰人物之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只有

一兩路子明如父子相愛雖有別之類人之虛靈皆推得去禽獸便更推不去人若以私欲蔽了這箇虛靈便是禽獸與禽獸之類是與人與禽獸同者有親有義之倫飲之與禽獸異者存是存所以異於禽獸此乃與禽獸異者存是存所以異於禽獸同者耳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四書大全

下孟卷八

三

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

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張子曰明察物察人倫皆窮理也既知明理但知順理而行而未嘗有以爲仁義仁義之名但人名其行耳如天春夏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名之耳
朱子曰明物察倫山仁義行三句以學言之則有序格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
自聖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也
仁爲義從由仁義行他人窮理知其利仁既未從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者利仁底知仁之爲利而行之不然則以人欲爲利矣
南軒張氏曰行仁義猶與爲二物由仁義行則如日視耳聽手持足履身與理一而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圭
非二也若舜可謂全其所以爲人者而無虧欠矣未至于舜猶爲未盡也人皆可以爲堯舜其本在乎存之而已
西山真氏曰存之者猶待於用力舜則身即理理即身渾然無間而不待於用力矣
雙峯饒氏曰孟子舉舜做箇存底樣子孟子言必稱堯舜直是要人學之
雲峯胡氏曰庶民不能存無以自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所以自異於庶民存之者君子存者聖人此又聖人所以異於君子也
新安陳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而皆可爲堯舜以得形氣之正而能全其性耳仁義此性中天理之大者也人倫之中仁義行焉仁於父子義於君臣是也君子存之而後存舜大聖人不待存之而自存何以見其不待存之以其知生知其行安行見之也君子必待存之故不能生知必學知焉

孟子

不能安行必勉行焉孟子所謂行仁義正是存之之君子事也而未知未之言所以集註補之曰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君子知此而存之而後知意了然矣知之而後能於心言行而後能行知以覺於心言存存之即尹氏此言推之則行仁義豈非存之者能之歟
或曰由仁義行亦只是人倫庶物上各盡其理而已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圭

慶源輔氏曰惡旨酒則物欲不行好善言則天理昭著
蔡虛齋曰國策儀狄作酒云云本章後卷謂儀狄帝女也大學衍義則曰帝女與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疎儀狄必又是一人非帝女矣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朱子曰這執中與子莫執中不同湯只是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
慶源輔氏曰執中則處義精審立賢無方則用人無間

變峯饒氏曰未應事以前未發之中如何
執得須是事到面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
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執事物上
執擇善固執也是執事物上擇而執之若
先執定這中待事物來便是執一是子莫
執中了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
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
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問以而為如亦有據乎朱子曰詩云垂帶
而厲鄭箋而亦如也此以而為如也春秋
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此以如為而
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易乾卦九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雷

三又辭云君子終日乾乾蔡氏曰乾乾行
事不息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文王
望道如未見之事又曰望道而未之見此
句與上文視民如傷為對孟子之意曰文
王保民之至而視之猶如傷體道之極而
望之猶未見其純亦不已如是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

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朱子曰泄邇忘遠此邇人與事而言泄字
兼有親狎忽略之意
慶源饒氏曰白於人所易狎而不泄則敬心
常存於人所易忘而不忘則誠心不息
雙峯饒氏曰德之盛言不泄邇仁之至言
不忘遠

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
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
也時與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
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

○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
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

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

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雷

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
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朱子曰所舉四事此必周公曾如此說○

讀此一篇使人心中惕然而常存也

南軒張氏曰不合者思而得之未得之

思之惟恐不得既得之行之惟恐不及也

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

上世而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

緯本諸三王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此章

潛室陳氏曰對三王之事而損益之猶
孔子之集大成
雙峯饒氏曰施此四者之事或有不可
行却當思其理雖不同理却不相遠故
集註云其事或有不合又來照上面一箇
事字

美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
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

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

毒

詩王黍離註申侯與大戎攻宗周殺幽王
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于申而
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
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
故敗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新安陳氏曰平王以後詩不入於大小雅
而儕爲十五國風其事遂始載於春秋而
詩終乎此矣
問黍離降爲國風恐是夫子刪詩時降之
朱子曰亦是 he 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
如周南召南當初在豐鎬之時其詩爲二
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爲黍離只是自
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二南進而爲二雅自二雅退而爲王風二
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
是下坡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
蓋王者之政有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
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
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不復作於上
而詩降爲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
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也
潛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
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
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
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
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
之也
曰春秋作者非魯國原曰之春秋乃孔子
所筆削而以隱公元年爲始之春秋也不
然豈待詩亡後有
林次崖曰新安云平王以後詩不入于大

小雅而降為十五國風其說是也又云其
事遂始載于春秋其說則非蓋春秋為魯
國紀事之書自伯禽受封雅詩未亡之時
已有之豈待至雅詩既亡而後有耶聖人
特即魯史舊文而修之以為經故謂之作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與於田賦乘馬之事
或曰販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
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
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
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
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
冊書之名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美

新安陳氏曰必表年以下出晉杜預所作
左傳序文錯雜也雜舉春秋二時以該四
時也
慶源輔氏曰古人以善為常多不記載以
惡為反常故特記之如堯典之末只載朱
堯其無而已以楚史記之名觀之則楚雖
蠻夷猶有古人遺意後世之人負大罪惡
於身而初不知愧耻及一有小善則沾沾
自喜以為莫已若者亦可哀已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
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
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
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
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
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
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
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
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
言之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美

公羊傳昭公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序
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五會者為之也其辭
則丘有罪焉爾○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
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
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
贊一辭
南軒張氏曰春秋未經聖筆則固魯之史
耳自其義聖人有取焉則史外傳心之要
典所以存天理遏人欲撥亂反正示王者
之法於將來者也
蔡氏曰其義蒙上文王者而言蓋王者之
義也孔子有德無位故自以為竊取王者
之義而定二百四十二年之邪正所謂為
慶源輔氏曰夫子之作春秋不過以史之
文載當時之事而已而其竊取之義則在
於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夫春
秋之善善惡惡撥亂世而反之正上明四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甲

代之禮樂下示百王之法程聖人之用備
見此書而夫子之言則又謙抑如此略無
自居其功之意此孟子所以因而述之以
繼聖之後也
變峯饒氏曰其文則史元是魯史之春秋
其義則丘竊取之方是孔子之春秋以正
大行天子賞罰故曰竊取自咎自謙之辭
孟子曰史不實晉楚五霸不止於桓文
孟子曰唯及此者晉楚為列國之大者桓文
為五霸之盛者也
通考趙氏德曰齊桓公如姜名小白周僖
王元年始霸秦穆公姓穆名襄王十年始
年始霸宋襄公姓襄名耳襄王十七年始
霸晉文公姓姬名重耳襄王十七年始霸
楚莊王姓羊名旅定王元年始霸號稱五
霸自管仲始
雙峯饒氏曰此亦承上章思兼三王以施
四事而言周公所行皆王者之事來到孔
子時正者之迹滅熄故孔子出來作春秋
新安陳氏曰好辨章述祥聖事而繼以孔
子作春秋此章亦以作春秋繼聖事不
及易詩書禮樂者孔子之事莫大於作春
秋五經夫子之教春秋夫子之政也於春
東陽許氏曰以三國之史同言而曰一也
蓋謂魯之春秋其所以紀載非周之典禮善
惡不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同
編至於孔子之春秋則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如此看方見得中間一節不閑
或曰桓文猶四時舉春秋也言桓文不
獨秦穆楚莊宋襄而已即晉悼晉平吳太
差與夫大夫專盟陪臣執命歷十二公列
國之事皆在其中桓文為感故以桓文言
耳專言桓文者非也
具文則史春秋魯史之舊名也孔子因而
筆削之名即其舊文即其舊所謂述而不

反所同免音
合殺音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甲

作者也
疏曰竊取之者不敢顯述也故以賞罰之
意寓之褒貶而褒貶之意則寓于一言耳
好的道理易傳序曰春秋大義數十其義
辭大柄如日星乃易見也抑或揚或奪或
時或進或退或為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
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而非之公乃制事之
權衡操事之模範也觀此春秋之義可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
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
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
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
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
窮則遺澤浸微故五世而斬
記疏云上至高祖下至已兄弟同承高祖
之後為族兄弟為親兄弟期一從兄弟大
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總麻共四世
而總服盡也五世則祖免而無正服殺
同姓六世則祖免而無正服殺同姓而
屬竭祖身去飾也祖免者肉袒而著免
狀如冠而廣一寸冠至尊不可居肉袒之
體故為免以代之又檀弓免焉註以布廣
一丈從頂上而前交於額上又鄧向後繞
於髻禮朋友在它邦無主人乃袒免若朋
友在家則平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總
之環絰然則袒免亦朋友之服也

子未得為孔子徒也乎私淑諸人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聖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于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不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有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

新安陳氏曰此禮記大傳全文其高祖者為三從兄弟相為服總麻服制至此窮其共高祖之父者為五世已無服但不忍其絕之故不襲不冠為之袒免冠以變其吉同姓之恩至此而減殺也共高祖之袒免者為六世則親盡矣窮而後終而尚不變吉可也引此以證五世而斬服免謂布幘之狀南軒張氏曰五世大槩約度如此自今觀之孔子之澤其所浸灌萬世不斬也○私淑諸人曰流風以風物之也餘韻以聲喻之也父子五世經歷百五十年則君子小人之餘澤皆當絕也五世則親盡服窮其澤亦當斬絕矣蓋親也服也澤也實相因也

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聖

承三聖至七篇之末章列序群聖道統之相傳而明言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其自任之重尤彰焉孟子一身道統攸繫蓋如是大夫通言朱氏公遷曰此見孟子以道統自任實則自任之意也或曰君子小人泛就有位無位者言此等大約五世而絕非若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其道千百世相傳無終窮也蓋言聖道之傳與天地為終始非平常君子小人可以世澤限者之比而况孔子去今未遠有百年之近得私淑諸人則其傳道之確有可以自任者不待言矣孟子語意蓋如此○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慶源輔氏曰孟子又言私淑艾而他無所見故疑是方言張子曰孟子蓋謂孔子猶在五世之內雖不親為弟子其餘澤在人我得私取之以為善雙峯饒氏曰私淑艾者私竊其善於人以自治私淑諸人者我私取之以善其身今人或把作教者說謂以此私淑他人非矣道者天下所公共師下私字不得只弟子私竊取之以自善自治耳○新安陳氏曰私竊以善其身解諸人字不順不若云私竊其善於人文意方順○新安陳氏曰韓子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至孔子傳之孟軻不待退之而後有此言孟子已自言之矣此四章相承是也然猶分為四章答好辨章明言以已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
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
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
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
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
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雙峯饒氏曰傷廉與傷惠傷勇是兩般意
思朱子所以上下箇箇字下面下兩箇反
字過取固傷廉與本是惠與之過則反害
其惠死本是勇死之過則反害其勇
新安陳氏曰傷廉者失之不及傷惠傷勇
者失之太過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呂

通旨東陽許氏曰傷廉是順辭易傷惠傷
勇是反辭難先體認惠勇之本義然後見
過之者為傷
問可以取可以無取程子曰如朋友之饋
是可取也然已自可足是不可取也纔取
便傷廉矣曰然則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於惠
也可以與然却可以與無可與之此所以傷
惠
朱子曰此段正與孔子曰再斯可矣相
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便用決
斷始得○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
猶與之為惠不與之為吝死之為勇不死
之為怯也今以過取者為傷廉則宜以不
與為傷惠也何哉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
而過於彼者何哉曰過取之傷惠過於此
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

其失為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為難知故
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通猶不及之
意耳○問可以取取之傷廉不難於擇矣
若可與不可與可以取取之傷廉不難於擇矣
之不可與者與其可與者不可與者不可與者
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曰極其窮理之功庶
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於精擇也曰此意
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與而輕死
也

南軒張氏曰取與死生之義有灼然易判
者莫有在可不可之間者不可否之間非義精
則幾於矣是以君子貴存養于平時而復
新安陳氏曰此章三節乍看似乎說審察
之傷廉所以警人中之過之者也不及者傷惠
傷勇所以警賢人之過之者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呂

范山張氏曰可以以無正就道義可否
毫釐不容差忽處處看此處正須精擇非略
見自許深察自疑之辭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
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
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
篡夏自立後為家眾所殺愈猶勝也薄言
其罪差薄耳
左傳襄公四年羿將歸自田家眾殺而烹
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死於窮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
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
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
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
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
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
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
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
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罍

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
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
發乘矢而後反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
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
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
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
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
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

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
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左傳襄公十四年尹公他學射於庾公之
斯庾公之斯學射於公孫丁孫文子使二子追
不射爲戮射爲禮平射兩鞠而還尹公他
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校公
轡而射之貫臂
程子曰孺子事注子只取其不肯師耳若
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
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哉
南軒張氏曰使蒙爲夏廷之臣羿篡夏氏
凡爲臣子得而誅之蒙以義討賊雖當學
射亦何罪之有蒙以私意忌而殺之是則
爲殺其師耳以此而觀輕重之權衡可得
而推矣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罍

雲峯胡氏曰此章雖特以取友而言然使
世之背其師者讀之亦當有此
東陽許氏曰此章專爲交友發羿不能取
友而殺身孺子能擇交而免禍
或曰小註引左傳公孫丁庾公之差事與此
不同蒙引云其意頗有足相發者故引之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汗穢之物也
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
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南軒張氏曰齊桓一執陳轅濤塗而春秋
書曰齊人蓋夷狄之也其近於蒙不潔者
歟秦穆一有悔過之言則進秦誓於書以
其有遷善之意也其近於惡人齊沐者歟
彰矣
慶源輔氏曰西子之質本美而蒙以不潔
則自喪其美而反致人之惡言此所以戒
人喪其本有之善惡人之質本醜而能齊
戒沐浴至誠自潔則可以配上帝言此所
以勉人以改過自新深玩尹氏之言令人
惕然而懼然此章似詩六義中之比

孟子曰天言性也則故而巳矣故者
以利爲本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哭

性者人物所待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
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
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
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跡而易見
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循
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
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
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
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易繫辭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
荀子性惡篇云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
董仲舒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天道無
形而難知人事有迹而易見
朱子曰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訓隱
惡之類却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此卽
性之故也只這箇便見得性故集註下
簡疎字若四端則無不順利若殘忍之非
仁無耻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
卽故之不利者也○利是不假人爲而自
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性本就下只是順
他若激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以人爲之
也惟智者能知此理不假人爲順之而已
南軒張氏曰故者本然之理也無是理而
強爲之曰鑿鑿則失其性所以惡夫智也
蓋以私智爲智而非所謂智也
慶源輔氏曰性卽理也雖無形而難知然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哭

不能不感發而形見於外既已形見則必
有跡而易見如人性之仁雖難知然見
于入井則發見而爲休惕惻隱之跡則仁
之性自見也
潛室陳氏曰善惡皆已然之跡但順者爲
本則善者其初也惡者非其初也水無有
不下者水之本也若夫搏之使過類激之
使在山豈其本也哉
雙峯饒氏曰就故說性亦要就跡之順者
言之如水之就下便順就逆者言不得孟子
親性說自然上說如惻隱羞惡等性皆自
然發見底便是性性便當言欲言故便
當言利如水搏之激之便不是自然了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
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

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朱子曰鑿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為本也源輔氏曰人物所得之理本皆順利無待於矯揉造作於其間却緣世人不明吾心之智而以私意為智於是每事務為穿鑿而失其順利之理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辛

天理之自然鑿者人為之使然言性而必本諸天理之自然者所以言智而深惡夫人為之使然者也。

新安陳氏曰所惡於智者小智也無惡於智者大智也人性必善水性必下孟子素以水譬人性故仍以禹行水譬之禹之行水順其自然之勢而導之使水不失其本然趨下之性而已智者順事物自然之理以無事處事使物各付物斯為大智而非小智矣此一節以治水申言判字之意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

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壬

新安陳氏曰此又以天度申言故字之意首一節故字言本然之理此一故字言本然之度也天高星遠若因其本然之故而推之則雖久年日南至之時刻亦可以坐而推致以得之矣

新唐書曆志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如初○五代史司天考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算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日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為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于世其源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是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新安陳氏曰夜半即甲子時歲首月日時皆甲子為曆元蓋以建寅月為歲首算之則是癸亥歲十一月以建子月為一歲之最初算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矣故

亦大焉也下入又以高者証故之易見
部不是功用此章總要見得性本自然而人
當知順其自然也○看來曆家全憑此星
辰度數為據觀堯典乃命羲和四設可也
邑山張氏曰云者故者以利為本一句便
明故字利字不必分析說所惡于智二節
皆是發明故字利字之意新安陳氏謂治
水申言利字天度申言故字非也按存疑
云其所謂故字即利字之故非有外也此論甚
合理但果認第二節只承利字說去第三
節只言故而不及利究竟不脫新安誤徑
須知第三節與第二節只言故而利在其中白文
語氣渾淪後人自看得分析耳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
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善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驪也

雙峯饒氏曰行子當音杭詩云殊與乎公
行是主班行之仁以官為氏
進而與右師言進右師使就己也乃陳司
敗揖巫馬期而進之進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
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

簡略也
是未就位及已就位始終皆不與之言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
階而相揖也我欲行子敖以我為簡不亦

乎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
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泣其禁令序
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
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
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
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
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善

善

周禮春官宗伯職喪掌諸侯及卿大夫士
凡有爵者之喪禮泣其禁令序其事言諸
侯者謂畿內王子母弟稱諸侯者
朱子曰孟子曰王驪而不與言固是然朝
禮既然則當時雖不與之亦不得與之言
矣鄭王驪於當時事不與已見此章意則以朝
廷之禮為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
之言無所苟也豈為愧衆人為已甚而姑
以是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衆
人之失也○問陳司敗機孔子有黨孔子
受之不辭右師以孟子簡已孟子辨之甚
力聖賢地位固不同也使孟子聞右師言
曰禮也足矣無已而曰朝延不歷位而相
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已微見圭角矣又
必盡其辭所以鋒芒發露而不及孔子之
尊然也
南軒張氏曰象與之言以其變於君而諸
尊敬欲假其辭色以爲榮也若子之達小
人不惡而嚴豈有他哉亦曰禮而已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問我本有此仁禮果要常存而不忘否朱

存心不同耳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美

孟子意是只把仁禮來存於我心此心常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此仁禮之驗

新安陳氏曰我感而人應可驗我之得人

不意可驗我之失驗字已含下文必不仁

必無禮之意矣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

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慶源輔氏曰強暴橫也不順理逆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美

順簡文理橫是橫來逆是倒來皆是不順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

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忠者盡已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

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慶源輔氏曰理無窮盡人有作較一息不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

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技也南軒張氏曰雖非素患難然自反之功則無窮也學者未勉乎此遇橫逆之來則曰吾仁矣有禮矣且忠矣遂斷彼以爲妄人而不復勉反身之道是則自陷於妄而已矣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堯

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

後憂

趙氏曰集註不苟二字不可淺看心一不存而不自覺不自強便是苟且也新安陳氏曰存心照應前存心不苟即忠也四字收拾約而盡朱子曰古聖人多矣獨言舜爲法於天下何也法者人倫而已也聖人因其常而處之不夫未足見人道之盡惟舜極其變而處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固可見焉

故特舉舜而言之然其所謂法舜亦謂乎天則而已○問楊氏謂孟子三自反不若

事也不校不伐信乎曰自反所以自修學者信如楊氏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學所當用力若自反未至而遽以類

重之曰矣新安陳氏曰前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未與行謂行之於身表裏一實存之於心者有亦而行之於身者蓋豈豈無一於心者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堯

語意至云非仁無爲非禮無行下當貼一句云當自無患此却贅矣詳見三家合辯則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問過門不入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朱子曰固是然事亦須量箇緩急若只是泛泛底洪水未便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之災也只得奔君父之急雖不過家見父母亦不妨也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

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新安陳氏曰賢其避世而樂已之樂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慶源輔氏曰道則以其所行言之也心則以其所行言之也救民者修己之驗修己者救民之本有是心則有是道有是道則有是驗或曰本文以道言而集註曰心一而已者承上文聖賢之道言心即道之所從出也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卒

饑者由已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

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

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

也

新安陳氏曰禹稷有官守故曰任顏子居陋巷故曰地慶源輔氏曰聖賢之心其本然之體無所偏無所倚此其所謂中者天下之大本也

之可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新安陳氏曰遇沐不暇束髮冒冠於所被髮上結纓而往救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空

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

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

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

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程子曰君子而時中若三過其門而不入

在禹稷之時為中如居陋巷則非中矣居

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如三過其門而不

入則非中矣南軒張氏曰顏子未見其施為遠此之禹

稷不己過乎殊不知禹稷之事功何所自

曰有顏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事功在

新安陳氏曰此屬字卽天屬家屬之屬本
文總夫妻子母而言集註公說故以配字
屬字
慶源輔氏曰至公則無私蔽於己至仁則
不怨苛責於人
新安陳氏曰不徇衆見至公也不輕與絕

朱子曰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欺其
 孝也據章所爲因責善於父而不相遇遂
 爲父所逐雖是父不是已足然便至如此
 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爲孝故孟子
 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
 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于可絕之地
 爾然當時人則遂以爲不孝而絕之故孟
 子舉世俗之不孝者五以曉之若如此五
 者則誠在所絕爾後世因孟子不絕之則
 又欲盡雪章之罪而不孝而以爲孝此皆不公
 不正倚於一偏必若孟子所處然後可以
 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
 南軒張氏曰章本心亦欲父之爲善耳乃
 支離於辭色致父之怒後又不敢安於妻
 子之養以深自咎責則章亦可哀者若章
 得罪而不知懼則是終以忿戾之氣行乎
 其間而可罪矣

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雙峯饒氏曰章資質自好但無學力雖知
 愛父而不知愛父之道既得見孟子必教
 他回父之意未必止于此章子通國稱其
 不孝仲子通國稱其廉孟子於此二人所
 謂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新安陳氏曰父子間所以不責善而惟朋
 友當責善者蓋朋友以義合責善而不從
 則交可絕父子以天合責善而不相遇則
 賊恩而將至於離故也然責善旣不可則
 從父之令乎曰聖賢自有成規幾諫之章
 內則與幾諫相表裏之言皆是也舜事瞽
 瞶能致底豫特患不能已亦將以感動於
 象舜子非徒自咎責於己亦將以感動於
 父子不安而父安焉其執均亦可想矣章
 旣失之初使能如舜之事親豈不能回之
 於後惜無以考其終何如也
 或曰古人不君臣朋友之矣到相離時固
 是不得已然猶之可也惟父子則無絕道

奎

當防其端。慎其微。至如石礮李璫之事。則又當別論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奎

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素引曰武城當屬魯今之山東也越國在今杭紹等郡城界懸斷越何以能寇武城此必越既滅吳遂與魯接壤而侵之也不然當是浮海而寇武城○曰無寓人于我室此語其守舍之人也寇退則曰修我牆屋亦即語其守舍之人也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

曰知微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達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八

奎

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

同也慶源輔氏曰子思雖無死難之事然寇至不去有死難之理

南軒張氏曰君子不避難亦不預於難惟不當預而已於不當避而避焉固私也於不當預而預乃勇於就難是亦私而已矣夫曾子師也父兄也師之尊與父兄之義同以師道居則寇至而去之寇退而反無預其難在師之義當然也子思臣也微也臣實以服君之事有難而可逃之乎與君同守而不逃則爲臣之義當然也從容乎理之所當然曾子子思何殊哉故曰易地則皆然以天理之時中一而已

○儲子曰至使人瞞夫子果有異於人乎盍

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儲于齊人也闕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新安陳氏曰孟子固有以異於人乎之問而答之曰我何以異於人哉雖堯舜亦與人同耳集註謂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乃是釋堯舜與人同耳一句與孟子元文何以異於人哉所指不同矣堯舜所以與人同者非但形體之同其性本善與人不異惟聖人能盡其性常人每因其性於其意包涵而未盡使儲子再問難孟子必傾倒盡發之矣

四書大全辨下孟卷八

堯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甚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

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墻冢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通考吳氏程曰因儲子有瞷夫子之語遂發瞷良人一段言小人陰為陽揜則可瞷君子言行如一何瞷之有恐是一章非闕文也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

四書大全辨下孟卷八

堯

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南軒張氏曰意孟子在齊適見此事以為與世之求富貴者無異故載之驕妻妾者徒知以得為貴而不知所以得之者可恥也妻妾知其可賤而已不知羞欲所蔽故也齊黃氏曰此章形容苟賤之態殊可嘆

惡然流俗滔滔務為卑諂無所不至搖尾
乞憐自少至老無一念不在是未得則愁
憂窮處志氣蕭然甘於不勝其小既苟得
則志得意滿驕親戚傲閭里嗟然自視不
勝其大恥賤其於吾壘惡之心而養吾剛
深明義利之辨充吾壘惡之心而養吾剛
大之氣然後知孟子此言誠未俗之鍼砭
也

書大全辯孟子卷第九

萬章章句上

如有汚損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四章言舜盡事親之道次二章言唐虞三代禪繼之道後三章言聖賢出處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

禹謨篇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四書大全辯孟子卷九

書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

于父母

慶源輔氏曰父慈子孝理之常也何有於怨慕唯遭事之變故深思其所以不得於親之故而自怨咎其在我者有何罪戾而致然又思慕於親無頃刻忘必欲得親之歡心而後已此所謂怨慕也

新安陳氏曰怨慕二字真得舜之心亦包

盡一章之意怨非怨親怨已之不得乎親

也慕則念念不忘而思其親也惟順於父

母可以解憂以上言怨也人少則慕父母

以下言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

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

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

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
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慈我竭力耕
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
哉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
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慈無愁之貌
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
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
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二

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新安陳氏曰孟子推明公明高之意以為
孝子之心既不得乎親必不若是之慈然
無愁也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
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
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
歸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
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

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
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
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史記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
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
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
觀其外舜居鴻臚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
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
篤
朱子曰二女娥皇女英也蓋夫婦之間隱
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
此為尤切
雙峰饒氏曰觀者衆人之所共見以天子
二女來處而觀之則看如何處置二
女和則是處置得是九男皆帝子亦難處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三

若處之得其道亦自安百官只是百司如
後世典籤謂人之類
通考趙氏德曰九男獨丹朱以亂嗣聞其
餘入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
廣雅云聚居也音慈喻反漢書音義云小
於鄉曰聚
通考趙氏德曰聚謂村落周禮郊野法云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
四甸為縣四縣為都
雲峰胡氏曰如窮人無所歸六字譬喻最
形容得舜之情不得以自達身不得以自
安心不得以自釋其為怨慕迫切之甚可
知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
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

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包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

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慶源輔氏曰上文是說舜之實事此又孟子推述舜之心以解上文之意言舜之心實有如此者耳舉天下之所欲不足以解憂者所性不存焉故也惟順於父母可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四

以解憂者性之不可離而亦不可以不盡也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

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

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

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

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

得衆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楚辭九歌大司命篇怨長劍兮輔幼艾蕙

獨宜兮為長正戰國策趙孝成王篇魏公子平過趙趙王

迎之顧反至坐堂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

冠工見客來也困避趙王曰願聞所以為

天下魏牟曰王能重正之國若此尺帛則

國大治矣趙王不悅曰寡人豈敢輕國若

此魏牟曰王為王說之王有此尺帛何不

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

牟曰為冠而後乃使之笑虧於王之國而王必

待工而後乃使之笑虧於王之國而王必

社稷為虛器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

乃與切艾慶源輔氏曰心緣有一毫物欲之累而於

其親有一毫之不能順則於吾固有之性便

有不盡處能盡其性則能不失其本心而

為人倫之至也西山真氏曰五十始衰聖人純孝之心則

不以老而衰惟充極其天性之至孝而無

一毫之不盡所以能如此孝弟便十分弟

雙峰饒氏曰如孝便十分孝弟便十分弟

忠饒氏曰常人是盡性私情所以汨其性

新安陳氏曰欲擴天理也盡其性孟子言此

是以遇人欲擴天理也盡其性孟子言此

堯典曰瞽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

孟子諸篇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

無反

對音

發去

去聲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傳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東陽許氏曰懟父母言人之常情也為廢大倫則雖子亦不免有讎怨父母之心舜

固非懟父母者然告則必廢大倫故不告也此聖人善處變事處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娶也

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慶源輔氏曰謂以君命治之不容替瞽之不聽也官府治民之私或有理法當然而牽於私不肯然者則官司可以法治之必使之然也

仁山金氏曰集註引程子曰是補孟子未備之意吳氏程曰帝亦至妻也作一句焉乃助語表字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祗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七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旁出去耶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八

張珣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林也象欲使爲已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

通考吳氏程曰捐音緣凌當音變井句出向空音孔竅也
周禮掌五兵五柄鄭云五柄千櫓之屬禮
通鑑外紀云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
程子曰萬章言舜完棄浚井之說恐未必
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
舜於賦歌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

夏禮六節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九

嫂治其機平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南軒張氏曰象之憂舜而謀害之也舜亦憂者憂已何以使象至此也象之喜者彼云思君而以喜來舜固不逆其詐亦從而爲之喜也憂也亦憂喜也亦喜是其心與之爲一親之愛之不知其他此仁人之於弟天理人情之至也象憂而舜漠然不以爲憂象喜而舜疑之不以爲喜則在我之誠先不篤矣豈聖人之心也哉慶源輔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肆人欲以絕兄弟之情者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順天理以見兄弟之情者也象之不裕姦而源以舜之天理常存卒之象不裕姦而源以西山真氏曰象欲殺舜其迹甚明舜豈不知然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略無一毫芥蒂於其中後世骨肉之間小有疑隙則嫌猜萬端惟恐發之不早除之不亟至此

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此儒疑堯在上下女嬭之使與有是處之不遇如此豈必真有是哉

雙峰饒氏曰完棄浚井事僅無則不告而娶亦焉知其非無孟子於此不辨下章成丘蒙之問孟子却責之蓋下章是說舜身之事舜爲天子却責之蓋與替腹之事容或有之然之理此章說象與替腹之事容或有之是以不辨大凡看書且看大意如前章重在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兩句此章重在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兩句

曰然則舜爲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

孟子曰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
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
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
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圍圍困而未紓之貌
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
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
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
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十

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
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
常也

新安陳氏曰不失天理之常則終可以回
人倫之變矣不格姦底像之餘人倫豈終
變也哉
東陽許氏曰魚入水有悠然而逝之理弟
有思兄鬱陶之理故子產與舜皆信之舜
之愛弟自天性況象又以愛兄之道來感
之乎
月恒近解曰情階是舜已下階而去。出是
先已出去。蓋小杖受大杖走。不使親有殺
子之惡也。兩笠泥孔之說。又母之所愛
舜亦愛之。亦愛亦喜。固是愛弟亦是順父
此見舜之由仁義行。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
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
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
以為放也

萬章曰舜流其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
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庫之人奚
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十一

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
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
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
可謂親愛之乎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
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
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
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
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庠之地也

未知是否萬車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新安側氏曰方命圮族見書堯典篇方命者違上命而不行也圮敗族類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也

趙氏曰幽州北裔之地舜分冀北爲幽州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澄州慈利縣三危西裔之地禹貢在雍州或以爲燉煌未詳羽山東裔之山在今海州朐山縣

漢書顏師古註云有庠在零陵今莫亭是也雙峰饒氏曰仁人之於弟雖有怒亦不戴之雖有怨亦不留之少間便釋然觀之欲其親近於我貴之是也愛之欲其得遂所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三

欲富之是也仁山李氏曰古者萬國各世其地帝舜欲封其弟無由奪人近地以處之亦視九州開田以封之爾或曰怨怒二字屬弟說弟嘗怒我而不戴其怒弟嘗怨我而不償其怨若以屬仁人則是仁人又忍怒怨其弟矣仁人天性一體本無怨怒何勞不戴有饒雙峰說不必

從王陽明曰聖傳之山有象祠焉諸夷咸神而事之予曰有庠之祠唐之人嘗毀之矣于有庠而無盛于茲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弟人也推及于其屋之鳥而况于聖人之愛弟乎哉然則祠者爲象非爲象也古之樂善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于世象之不仁蓋其始焉耳鳥知其終之不見化于舜也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

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克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于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于其位澤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于天子益周官之制其治倣于舜之封象與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三

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

也。

新安陳氏曰以此之謂也四字觀之知其

為古書之辭

朱子曰封之有庫富貴之是不以公義廢

私恩所以為仁之至使吏治其國納貢賦

而不得肆暴是如漢文之於淮南景帝之於

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窮

治之甚不得謂之太過皆兩失之

而軒張氏曰舜之處象可謂盡矣象雖不

道而吾之弟也何人象之於弟親愛之而已

矣或曰周公之於管蔡如之何蓋管蔡挾

武庚以叛憂在廟社孽在生民周公為國

弔亂也象之欲殺舜其事在舜之身耳固

不同也舜與周公易地則皆然蓋其存心

為天理人情之至則一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篇首及此章皆以順處

其變者言之不得乎親而怨慕者孝之至

弟至不仁而誠信喜之者友之至此其不

失乎常者也封之有庫而富貴之常道之

操公境之言曰大舜之於象也誠信喜之

則聖人自然之天所以盡其愛之心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古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

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

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

憾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始哉岌岌乎不識

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

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

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

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

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

是二天子矣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孟

咸丘蒙孟子弟子也語者古語也蹙蹙蹙

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

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

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

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

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

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

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

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

此爲但落過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新安倪氏曰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篴也匏笙竿也土埙也革鼓也木柷敔也

南軒張氏曰堯老而命舜攝天子之事是則堯猶爲君而舜則臣也堯崩舜率天下之臣民以爲堯三年喪是猶以堯之事行于天下也至于堯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而天下訟獄謳歌歸之不容舍焉而後舜始踐天子位此堯舜相繼之際書傳所載莫詳焉而不獨見於孟子之書也

雙峰饒氏曰百姓是畿內百姓如平章百姓皆指畿內而言古者天子崩畿內百姓爲之斬衰皆期年之服諸侯薨國內百姓爲之斬衰皆期年也周制百姓期年今也百姓爲之三年至于四海雖無服亦過客八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十六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切久讀

聲禮上

然特爲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七

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予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朱子曰逆是前去追迎之意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如等來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等得來方得今人却是硬捉他來便不是逆志所謂逆者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夫抵讀書須心平氣和徐徐讀之徐徐讀之重緩急而爲之說無平可以得之若便以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六

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穿鑿。而不免於鄧書無說之誦。况又義理窒礙。實有所不可行乎。

慶源輔氏曰。以文害辭。是泥一字之文。而害一句之辭也。以辭害義。是泥一句之辭。而害詩人設辭之意也。意是已。意志是詩人之志。以我之意。迎取詩人之志。然後可以得之。

此山張氏曰。讀書須虛心平氣一段。朱子最有功。聖賢處。學者不可不三復。但等人一臂。雖逆字立解。稍稍着像。蓋等人却。有等不來的。如彼人爲別件事。羈留。或至。愆期。此尙可等得來。它如意外之變。或至。于死。雖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這人却。終不來。如何呆就須等得來。方得。我以意。逆志。要游玩。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有或。數月。或一年。病類而得之者。亦有不。能。頃。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

事之見曰張氏

反對見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九

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

慶源輔氏曰。上既言讀詩之法。以破萬章之惑。此又言尊親養親之至。以見舜無使。父朝已之理。夫舜既爲天子。則瞽瞍實爲天子之父。備享四海九州之奉。而舜爲尊親養親之至矣。故引下武詩。以誅數之以。謂如舜者。然後可謂能長言孝思而爲天下法。則者矣。豈有使其父北面而朝之理乎。

雙峰饒氏曰。尊親養親。雖是二事。然尊與養。相須養之至。乃所以尊之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南軒張氏曰。古之君有受教於臣以成德者。如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謂之君不得而臣。臣亦可也。蓋在子知盡事父之道。在臣知盡事君之道。而已自他人與後世觀之。則見其有不得而臣不得而子者焉。故云爾也。

雲峰胡氏曰如咸丘紫之說則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以位言也殊不知古語云盛德之士本自專以德言祇見若腹腹變齊乘此舜之盛德處替腹亦允若則反見化於其子盛德之中而不得以不善及其子也
月恒近解曰引詩只重永言孝思一句蓋舜終身而慕正是孝思之永處下變變句正是孝思處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子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

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

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

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

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爲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虞源輔氏曰下爲人於上公心也若必有上用之之心則私意矣孟子此言不特說得三聖授受明白而於人臣薦賢之道大至正之心亦盡彼竊位蔽賢者固不足資而進一善達一能上必君之用下市已之思者皆非也上只言天此又并民而言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子

和天民一理天實以民爲視聽也舜相堯二十八載固天也至於朝覲訟歌則與人耳一也曰天者以天統人以人證天天與人一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

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

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

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

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

不之堯之子而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新安倪氏曰冀州為帝都河在其南故謂之南河

疏曰天遠而在上是為尊者也聖人之于天舉其所知而取舍不在我故云薦之也民近而在下是為卑者也聖人之于民顯其功業而使之自附故云暴之也所謂受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之者即是與之也

主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南軒張氏曰聖人之動無非天也其相授受之際豈有我之所得哉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子而以下與人則私意之所為亂之道也堯之於舜選於天下而薦之天耳而舜之卒有天下者天實為之堯豈能加毫末於此哉舜之相堯歷年如是之久其薦於天暴於民者如是其著此乃天也堯崩舜事天下而服堯之喪

後漢書卷之九

堯既除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未敢以已為天子而聽天所命也朝觀訟獄歌者皆相率而歸有不吝舍焉夫然後舜而踐位而從容於天人之際蓋如此然則舜亦豈能加毫末於此哉此章則聖人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者殆可得而究矣
新安陳氏曰太誓作泰皋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明泰誓之言蓋本於此天既無民之形體故其視聽皆從於民民之所歸即天之所命也
通考朱氏公選曰此章天字以主宰言凡自天意而言者皆以主宰言孔子重言天厭之及天生德天未喪斯文孟子言天位天職天禪天未欲平治天下及引詩書所言入作學畏天之威皆是此類此與命以福解言者相貫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主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也與子非乎非與
賢也與曰和子

如之相去之之
字相去聲相相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
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
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
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
意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南軒張氏曰堯舜傳之賢禹傳之子而後
世遂有至禹而德衰之論此以私意觀聖
人也禹薦益於天與堯之薦舜之薦禹
其心一也益避禹之子與舜之在南河
之在陽城其心一也天而與益則朝觀訟
獄謳歌者皆歸之益踐天子位矣禹亦豈
得而不與之哉使天而與丹朱與舜之子
則舜

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
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
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
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
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
而至者命也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
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

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
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

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

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朱子曰天如君命如命令若命人去飲臘

其作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

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

一箇命天之命人有命之命且如舜禹益

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

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使不傳與子

而傳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孟

南軒張氏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
而至者命也孟子發明天人之際深矣雖
然人君爲不善而天命去之則是有所爲
而致也獨不可言天與命歟孟子蓋嘗論
之矣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
非正命也蓋如堯舜禹益之稟天理之全
而自絕乎天以遇其命不得謂之得其正
矣
慶源輔氏曰天則天理之本體命則天理
之命於人者
北溪陳氏曰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則微
有分別爲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
之非人所爲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
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對此而反之非力所
致便是命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
其曰以理言之謂之天是專就天之正義

命是命在命在其中其曰自人言之謂之命
 自天來則於人形之而後見故吉凶禍福
 截斷命為一邊而言其指歸一而若只就
 天一邊說吉凶禍福未有人受來如何見
 得是命
 通青朱氏公遷曰此章命字與莫非命北
 非正命也行法以俟命居易以俟命不知
 命之命皆以氣言兼言氣之長短厚薄不
 齊者
 何馬溫公曰父之位傳之于子自生民以
 來如是矣堯以朱不肖故授舜舜以均不
 肖故授禹禹以朱不肖故授啓舜禹均不
 肖故授啓禹啓之命而為天子是不
 孝也惡有餘焉與不孝而謂之聖賢哉此
 為傳者之過明矣
 揚亦菴曰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孟子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美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
 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
 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
 及太甲成王雖不若益伊尹周公之賢聖
 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
 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
 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毛

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
 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
 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
 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
 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
 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
 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
 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

之與子處。故伊尹不有天下。益之不有天下。亦此類。

芭山張氏曰。朱子語類問外丙二年仲壬

四年二說孰是。曰。今亦如何。知得。然觀外丙仲壬。必是立二年四年。如今人都被書

序誤。書序云成湯既歿。大甲元年。故以爲

豈可憑也愚按朱子所云今亦如何知得

必是立二年四年似屬臆度非有明據武
曰張子死當立張孫太甲既爲湯之長孫

其年又差長。湯崩之後。自當立大甲。則外

內仲壬之年。歲不必一也。蓋湯崩時大甲
尚幼。未堪立。故立外丙。外丙死。立仲壬。二

若共立六年斯時大甲必出幼可立故立

之由是論之則趙氏之說爲是若湯崩之

書力全齋
丁丑卷九
天

二歲仲壬爲兄外丙爲弟何以弟長于兄

說與朱子所謂立二年者正合然或

又曰。時人每以外丙仲壬之立。爲太孫尚。

使與其不幼知豈當不時能以負庶晨嫗而之朝禮諸論侯當而在公大然孫疾雖

嫡孫立庶子雖曰商人兄死弟立者多然
 帝乙未嘗立微子也蓋大甲重易之與

刑已爲大孫之尹寔廢之而立外丙仲

論者徒取邵子經世文甲子晉推其時無

此二君以爲証。不知曆紀其年。苟其年合。

年哉。若曰二歲四歲。則孟子此二語爲贅。

詞何故及此二人者。而妄揣伊尹意中未

知論者當以正訃爲主。按此說亦駁程子

天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无

朱子曰：仲尼不有天下，蓋伊周不有天下，豈蓋伊周孔皆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本有所廢而不得乎，直論其理如此耳。○問：舜禹避位之說，或者疑之以爲舜禹之爲相，攝行天子之事久矣，至此而復往避之，有如天下歸之，而朱均不順，則將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耶？抑將奉其君之子，而違天下之心耶？是皆事之至逆，而由避有以致之也。至蓋不度天命而受位矣。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爲匹夫猶且耻之，而謂蓋爲之手，是其說也。奈何！聞之師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三年喪畢，去而避之，禮之常，事之宜耳。其避去也，其心惟恐天下之不吾釋也。舜禹蓋迫於天命，人心而不獲已者，若蓋則求仁而得仁耳。論者扭於利害權謀之習，而妄意聖賢之心，蓋以曹操不肯釋兵之心，而爲舜禹蓋謀，宜其以爲不當去位而

避朱均。以曹丕屢表陳遜之心而為舜禹
益謀。宜其幸舜禹之得之。而以益之不得
為可耻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
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
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
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
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三

通考湯氏澄曰。堯舜授禪之禪。本音去聲。
魏晉以來。始有禪學。借音平聲。傳禪字宜
如字。不必點發。作去聲。其禪靜字却當點。
發作平聲。則文順理順。
南軒張氏曰。一者何也。亦曰奉天命而已
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
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
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慶源輔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有義理之
學。汲汲然志於功名事業。以求其富貴利
達。雖枉己辱身。有所不顧。故設為此等議
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一己之私耳。
新安陳氏曰。湯妃有莘氏女也。所以有隨
嫁從臣。負鼎。蓋庖人之類。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
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
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
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
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
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
不苟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三

新安陳氏曰。詩如康衢之謠。舜皋之歌。之
類。書如二典三謨是也。必如此解。此何方
實。
朱子語類云。堯舜之道。如書精一執中。此
便是堯舜相傳之道。伊尹在莘野時。魯須
一學。來不是空樂。龜山說伊尹樂堯
舜之道。云日用飲食。出入息。便是樂堯
舜之道。這箇似說得渾全。却不思他下面
說。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這箇便是真堯舜
武之道。未墜于地。此亦直指文武之道。而
或者便說日用間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
聖賢之言。自實。
或又曰。堯舜之道。正己以正天下之道也。
伊尹樂堯舜之道。故出處無不一于正。而
卒能正人正天下。
龜山楊氏曰。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
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
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與人。為天

各一介不以取人爲太潔然若子之取
與適於其義而已與之膏取之微雖若不
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必寡之聞乎
問道義一物非其義則非其道矣一介不
妄取與則大者可知矣既曰非義又曰非
道既曰一介又曰天下千駟何也朱子曰
道義兼舉體用而言也一介千駟極其多
少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
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
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
雙峰饒氏曰孟子說義必說道如配義與
道皆是先義而後言今只一箇道義是隨
時處事之權要兩下看既以義又揆以
道方可處事有合一時之宜及揆以古道
則有不合處處是體義是用義以事言
以理言以事言則得其宜以理言則得其
正然後爲盡善故兩言之
或曰樂不作孤高開曠說須看他樂然應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三

聘伐夏救民何等規模作用便識得樂道
精神蓋蓄處若將此處樂字與下面任字
看作兩截則謬矣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
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
之道哉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變源輔氏曰伊尹以堯舜之道自樂故常
無欲而自得涵泳其言則盡天下之物果
何足以累其心哉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

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
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
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
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
也

或曰囂囂然曰幡然曰兩曰字皆推伊尹
之意非實有是語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
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
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三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
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
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
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
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
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
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
但能覺之而已

朱子曰程子云知是事覺是覺此理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也其所以當孝所以當弟理也今人知得此理講解得這道理皆是知之之事及至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他

慶源輔氏曰知淺而覺深知有界限覺無偏全程子曰譬之人曉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故極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已覺也元無欠少而亦未嘗有增加過一毫耳此說說得覺字極為全備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此解非予覺之而誰也一句蓋大學之道既明明德則必須新民到此地位自然住不得正使不得時與得此皆是不容已者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

口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書

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

厥后為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

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

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

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

也

聲行去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

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

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

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

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

肯以割烹要湯哉

慶源輔氏曰辱已實由於枉已不可以為未甚而已可枉也正天下實自正人始未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書

有不能正人而能正天下者也

慶源輔氏曰或遠而去或近而不去所遭

之時不同而在潔其身則同潔身不使其

身汗辱於不義也身為萬事之本使尹以

割烹要湯則污其身甚矣本既不正事無

可為而謂尹為之乎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

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

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

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新安陳氏曰承其要湯之語而正之謂伊

尹所以要湯在堯舜之道而非割烹也其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自亳

實伊尹未嘗要求於湯如夫子之求之與父不得而子語脈相似故集註引以為證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官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義

難易即如論語修己安人說到安百姓人雖有衆寡安百姓却包裹在安人裏面正人正天下亦然輔氏云正天下定自正人始其說自確蓋正天下作用不無初終漸次却他能正人處便是他正天下處所謂得一而萬畢非正天下難于正人也集註分別人字天下字殊泥問伊尹所覺何事曰捷市之匪納溝之痛此是伊尹所覺處愚謂此說看覺字不泥或又曰伐夏救民前此未有舉世皆夢夢獨尹一人能覺故謂之先覺此却在天下微處識得透所以擔荷天下直是尋常若近就解悟上說孔孟皆是先知先覺的人皆可謂之以斯道覺斯民與伊尹不相切矣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

為之也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瘠環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新安倪氏曰周禮天官有瘍醫瘠瘠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義無命也

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朱子曰三擇而進一辭而退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剛決果斷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辭以命也所以曰有命對彌子瑕言之也
南軒張氏曰聖人非擇禮義而為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為進退之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
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
陳侯周臣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九

天

周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觴欲殺孔子孔子去主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雙峰饒氏曰司馬司城皆是宋之官他國則無宋是王者後故倣天子禮有司馬司城新安倪氏曰宋以武公諱收司空爲司城新安陳氏曰以文勢觀似是臨去宋時主於司城貞子適陳爲陳侯周臣慶源輔氏曰以孔子進退義曰有命觀之則必無主癰疽侍人之理以當扼主司

三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
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辭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聞焉有義有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安得而受之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九

三九

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南軒張氏曰。此泛言觀人之法。豈獨爲人臣者所當知。爲人君者尤當明此義。則遠近交見而不蔽於耳目之私矣。新安陳氏曰。呂氏所謂無命無義。與孟子本文是無義無命也。不同。進退以禮義而得之。有命也。於聖賢未嘗加益。推合於禮義而已。命之得。非所計也。進退以禮義而不得。亦命也。於聖賢未嘗或損。無嫌於禮義矣。不得奚傷哉。安於命而已。故曰得之不得。曰有命。若有苟得之心而欲因時君近邪之人以進。則是進退不以禮義而不知有命矣。故曰是無義無命也。或曰。不主癰疽瘡環。所以爲孔子。不禮藏君王驪。所以爲孟子。宋璟不與內侍交語。

明皇深加歎獎。杜棕不從監軍請選官女入宮。武宗知其有宰相才。范純夫為諫官。東陳宜官陳衍圖亭在焉。行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為元祐也。王黼為宰相。與宜官梁師成隣居。密開複戶往來。徽宗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以為崇觀政宣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百里奚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罕 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虞號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自諸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虞師伐虢滅下陽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說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說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官之奇以其族行十二月晉滅虢趙氏曰虞在漢河東郡大陽縣號在漢河南郡滎陽縣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罕

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實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聖

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

心度聖賢也。

新安陳氏曰：成其君成就其君之霸業也。莊子田子方篇：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也。有虞氏之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范氏曰：虞之將亡，官之奇諫，百里奚不諫，二人皆是也。官之奇，不忍虞之亡，諫而不聽。然後以其族行，君臣之義盡，百里奚事虞公年七十矣，而無所遇，知其不可諫，不諫而先去之，去就之理明，奇為忠臣，奚為智士。故曰：皆是也。按秦本紀：晉虜虞君與百里奚，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號五羖大夫。商鞅傳：趙良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穆公賢，願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被褐飯牛，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史記稱：南軒張氏曰：奚於虞在不必諫之地，又知其不可諫，諫必不聽，故引而去之，所以為智。使在當諫之地，而不諫，是不忠之臣也。可謂智乎？蔡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道，惟知以功利為急，甚者敢誣聖賢，欲借以行其私，如伊尹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侍人，百里奚自鬻，雖萬章之徒，亦不知其為非，而猶不免於其間，習俗移人之心，如此，孟子安得不歷數而明辨之哉？通考：東陽許氏曰：後語六反，四智二賢皆反覆明矣。之事第一，總言去虞入秦之智。第五，以事實言其賢，為下節張本。第六，專以本文之賢，証自鬻之言之妄，前後皆是彷彿言之，惟第五節為要，然不智則不能明去就之幾，不賢則不足以見其智之正，故反覆言之，讀之則見其文之妙，而不知其意之精密如此。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九

聖

公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史記稱：南軒張氏曰：奚於虞在不必諫之地，又知其不可諫，諫必不聽，故引而去之，所以為智。使在當諫之地，而不諫，是不忠之臣也。可謂智乎？蔡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道，惟知以功利為急，甚者敢誣聖賢，欲借以行其私，如伊尹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侍人，百里奚自鬻，雖萬章之徒，亦不知其為非，而猶不免於其間，習俗移人之心，如此，孟子安得不歷數而明辨之哉？通考：東陽許氏曰：後語六反，四智二賢皆反覆明矣。之事第一，總言去虞入秦之智。第五，以事實言其賢，為下節張本。第六，專以本文之賢，証自鬻之言之妄，前後皆是彷彿言之，惟第五節為要，然不智則不能明去就之幾，不賢則不足以見其智之正，故反覆言之，讀之則見其文之妙，而不知其意之精密如此。

四書大全辯孟子卷之五

萬章章句下

如有汚損

通考勿軒熊氏曰內六章因上篇言聖賢出處多及進退辭受之義內一章言封建井田二章言取友之道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

四書大全辯孟子卷十

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與音頂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爾焉能免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四書大全辯孟子卷十

二

問夷惠勝伊尹得些朱子曰伊尹體川較全夷惠高似伊尹大如夷惠新安陳氏曰凡言聞其風者皆道不行於當時而其流風餘韻足以發動後世者也伊尹道行於當時有功業可見不待以風言夷惠道不行於當時無功業可見而其所以以風言夷惠則風之清惠則風之和也或曰孔子道亦不行於當時而不以風言何也曰孔子如大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言之也司馬遷謂講業齊魯之地觀夫子遺風亦以風言特於齊魯之地觀之則所指者有界限而所觀者亦然故亦以風言耳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

去父之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

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漸先歷反

接猶承也漸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

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

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

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爲遲楊氏

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

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

稅冕而行非速也

林次崖曰孔子可以速而速去之速也可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

三

也可以仕而仕不去也處仕是一去一不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

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音和之

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伊聖人之

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

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

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

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

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

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朱子曰夷惠氣質有偏比之夫子終有不

中正不中易中說中正伊尹則中重於

中則微正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

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

則非諸子所及也○清任和都是有病痛

底聖人問伊尹似無病痛曰五就湯五就

謂任只就他治亦進亂亦進處看其自任

以天下之重如此雖云祿之天下繫焉千

驕弗顧弗受然終是任處多如柳下惠不

以三公易其介固是介然終是一德之中

曰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盡其一德之中

而三子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既云偏

則不得謂之中矣如伯夷雖有善其辭命

而吾受之亦何妨只觀孔子便不問既

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處

自然安行不待勉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處

也○三聖是知勉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處

和皆中而不中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

人之清和曰和是理中流出無礙難擊

子直說他豎與不恭不曾說其末流如此
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
擔當作為底意思只是些意思便非夫子
氣象否曰然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
之看道理熟自然見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
這些意思在為非聖人之至則孔孟皇有
汲汲去齊魯之梁之魏非無意者其所
以異伊尹者何也曰問夫子自是不同不
地也如他任如何曰夫子自是不同不
此著意
南軒張氏曰孔子之速也遲也皆道之所
在也曰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比公孫
丑篇易一則字尤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
之意聖人之時云者非聖人之趨時聖人
動固無不時也
慶源輔氏曰伊尹惟其任底意思在故未
能與天為一而不得為聖之時若孔子則
雖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在已無不可行
四書大全辨下孟卷十 五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
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
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
也

四書大全辨下孟卷十

六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
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
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
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
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
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言也智
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
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
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
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
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
震而玉終訕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
作而先擊鐃鍾以宣其聲俟其既闌而後
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
者之間脈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
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
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
言故見寬云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

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書益履篇註蕭古文作簡節詔蓋舜樂之

總名也九成者猶周禮所謂九變也

記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

如磬也禮也扣之以其聲清越以長其中詘然

樂也

朱子曰金聲有洪叙始震終詘玉聲則始

新安陳氏曰特專也單擊磬曰特磬

新安倪氏曰前漢兒寬與武帝論封禪儀

而有是言必非其自言又不純舉孟子之

言且簡約精密故疑其為古樂書之言也

程子曰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為學者言

終始之義也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為學知

而至於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知終

終之是也○問始終條理朱子曰如樂終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之始作先撞鐘是金聲之也樂終擊磬是

玉振之也始鐘是金聲之也樂終擊磬是

律五聲八音一齊莫不備舉孟子乃大合樂六

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

聖之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

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頭到尾

只是玉聲○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頭到尾

智之事聖之事○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頭到尾

以各極於一偏緣他全在智字上三子所

得道理有偏故其終之成亦只至一偏精

極無所不盡故其德之成亦兼該畢備而

切無一德一行之或闕曰然○金聲或洪或

殺清濁萬殊玉聲清越和平首尾如一故

樂之作也八音克諧雖若無所先後然奏

之以金節之以玉其序亦有不可紊者焉

蓋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成者未嘗

以成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嘗

無一不成者雖一而所歷之變洪纖清濁亦

無所不具於至一之中聖人之知精粗大

備其始卒相成蓋如此金聲而玉振之不

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之所

得與也然即其全而論其偏則纖而不可

洪清而金聲者是以玉振之雖其所以振

能備乎金聲而遠者是以玉振之雖其所以振

之者未嘗有異然其所以振之雖其所以振

玉之為聲亦有異然其所以振之雖其所以振

節之以玉奏之所以極其變節之奏之以金

其章也

南軒張氏曰條理云者有倫緒而不紊之

謂始條理者漸衆理於毫釐也終條理者

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致知智之事乃其

學者之事所以學於聖人者故一節乃其

聲玉振而言言學之序如此蓋聖人則聖

四書大全辯卷之十

智合一無始卒之異學者則必知所先後

然後有以入德也故孟子於此一節特分

而後言之明聖人之智學者所當先務必明

盡衆理成極其至然後力行以造夫聖人

之聖理成極其至然後力行以造夫聖人

之聖理成極其至然後力行以造夫聖人

為智聖之事猶言智聖之功夫非便以智

絕齊黃氏曰孔子之異於三子者知之所

而行之盡三子之不及孔子者知之所

於全而三子僅得其偏也此孔子所以獨

通考而三子僅得其偏也此孔子所以獨

之至行也極條理曰此一節以樂此孔子

以始其樂以玉而振之所以終其樂之所

聲振始其樂以玉而振之所以終其樂之所

始萬物惟其行之動用字惟其知之至故能

問知行既是合一。此處又是以聖知分始

終爲兩截何也王陽明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智中也有聖聖中也有智原是
一個理不比金玉截然爲兩個也始終字
亦不必泥况孔子之聖智是生知而安行
也生知安行者可以先後始終分乎孔子
亦不止集三千此處只就清任和而品第
之也
或曰孔子聖之時何待于集曰集大成者
承上三子說來然亦其大處自能包得非
必合衆小而爲之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
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

丸

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
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
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
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
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
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
時也

張子曰夷惠智不明於至善故偏入於清
和然而卒能成性故雖聖而不智孔子智
既明於至善故集大成如清和特任皆有
之無不曲當也故聖且智金聲而玉振也

龜山楊氏曰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清任和處已至聖人但與他處未必皆中其至與孔子同而其中與孔子異只爲不能無偏故也若隘與不恭其所偏歟○問以智比聖智固未可以言聖然孟子以智譬巧以聖譬力力既不及於巧則是聖必由於智也明矣而尹和靖乃曰始條理者猶可以用智終條理則智不容於其間矣則是伊聖智淺深而言與孟子之意似相戾惟伊川引易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其意若曰夫子所以能集三子而大成者由其始焉知之之深也蓋知之至行之必至三子之智始焉知之未盡故其後行之雖各極其至終未免各失於一偏非終條理者未到以其始條理者已差之矣不知伊川之意是如此否朱子始聖爲終則名其終復白

力是智反妙於聖矣

四書大全辯

十

南軒以爲論學則
則聖之極是智之
前所疑否曰智是
到之號有先後而無
水母之無眼亦將何
則智居先若把輕重
至爾力其中非爾力
智否曰不是無智知
孔子則箭箭中紅心
邊緣他當初見得偏
則三子不可謂之聖
成畢竟那清是聖之
聖人清和亦不過如
已至點點皆可中但
者孔子也若顏子之
而不能及則金聲以
以中而力有未至者
始終之序語道
此說似可以破
敏之名聖是行得
深地聖而不智如
則聖爲重○問其
三子只有力無
至處亦偏如
三子則每人各中一
至處亦偏曰如此
聖之和雖使
巧處工夫
金玉備巧力全
以禮竭才
有未振巧足
論之則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士

顏子不若三子之成以所期言之則三子
不若顏子之大以學之序而論之則三子
皆失其所當先故行愈力而見愈偏而顏
子循序以進則其所進未可量也惜不反
見其成耳然就三千而論之則伊尹之學
又密於夷惠矣此一節以射比四聖人能挽
東陽許氏曰此力也能中其的乃巧也必
先知的之所在又知中之之法然後因力
之所至而中謂知之明然後行之從容
中道三子力量雖到而知有未至故不及
孔子
雲峯胡氏曰此章之旨集註偏全二字盡
之譬之樂則二音自為始終者偏而八音
相為始終者全譬之射則力而不巧者偏
力而又巧者全孟子始則皆謂之聖各以
其所行言末則先智而後聖統以其知與
行言惟知之偏故行之所至者各極其偏

惟知之全則行不期其全而自極於全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以德行造極言聖人
孔子之聖以全體言三子之聖以一節言
孟子之贊孔子自其知行兼備而言故合
智聖而為聖子貢之贊孔子自其體用兼
備而言故合智仁而為聖子
同孔子巧力聖智之說朱子云力有餘而
巧不足何如王陽明曰三子固有力亦有
巧巧力寔非兩事巧亦只在用力處力而
不巧亦是能力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
能馬箭一能遠箭他射得到皆謂之力中
處皆謂之巧但步不能馬馬不能遠各有
所長便是巧力分限有不到處孔子則三
者皆長然孔子之和只到得極下惠而極
清只到得伯夷而極任只到得伊尹而極
何曾加得些子若謂三子力有餘而巧不
足則其力反過孔子了巧力只是發明聖
智之義若識得聖智本體是何物便自了

然
鄭東郭曰孟子大成之譬正以此三子之
為小成也小成之樂亦必金以始之玉以
終之若云三子饒于聖而畧于智則將謂
樂之小成饒于玉而畧于金也寧有此節
奏乎樂必兼金玉射必兼巧力有三子之
玉必有三子之金有三子之巧必有三子
之巧持此諸孔子有大小偏正之殊耳
芑山張氏曰問三子是資稟如此否朱子
曰然竊疑朱子此說非是及觀伊尹之學
密于夷惠二句益信朱子前說單就三子
資稟言者不可為定論也聖智巧力之說
陽明東郭二家補註所未及宜玩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錡反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士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
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
惡去聲
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

所為也

慶源輔氏兼并則其國日大僭竊則其祿
目侈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
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

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于天下六等施於

國中

通考趙氏德曰疏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為為德者公也所侯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足以長人者伯也其德足以養人者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男也出命足以正衆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知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大者士也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三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地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春秋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通考魯氏道傳曰附庸凡四等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趙氏德曰邾曹姓子爵顯帝之後邾附庸之國未得列于諸侯故書字以別之中國附庸列書字矣狄附庸列書名

天子之卿受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趙氏曰食采邑於畿內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為差不言中下士視附庸也或曰畿內之臣公用皆出天子賦內故視侯視伯視子男者視其所食之祿非視其國也若封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則王臣地大廣矣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十四

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

周禮天官冢宰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一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府治藏史掌書胥徒民服徭役者

通考唐氏道傳曰大國地方百里者開方
法爲方十里者百爲田當九百萬畝按班
固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
十爲終終十爲同開方法計之蓋地方十
里爲井爲田九百畝井十爲通通計積一
十里爲田九千畝通十爲成方十里積百
里爲田九萬畝成半爲縣三十一里大
半里積千里也爲田九十萬畝終十爲
方百里積萬里爲田九十億畝卽九百萬
畝是所謂提封萬井也封者井之界提者
總提封內之大數也萬井之中除山林陵
麓溝洫城郭宮室塗邑三分去一計三十

下孟卷十

五

三百三十三井之三之一外除三百萬畝
實有田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
每井九百畝計六百萬畝整除公田每井
百畝計六十六萬井六千六百六十六畝
此是助法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爲八
百廬舍該除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四
畝外公私通收五百八十六萬六千六百
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五百二十
三萬三千三百二十三畝公田收五十三
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君祿
賦田三萬二千畝大國三卿每卿各賦三
千二百畝計九千六百畝大國大夫五人
各賦八百畝計四千畝上士九人各賦田
四百畝共計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各賦
二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各賦
出一百畝共計九百畝已上通賦五萬一
千九百畝尚餘四十八萬一千四百三十
三畝畝之三之一以供國家制度喪祭賓

客等費餘則以備凶荒不測之用所謂國
無九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矣
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矣
朱子曰府史胥徒以周禮考之人數極多
安得許多閑祿給之嘗疑周禮一書方是
起草未嘗得行蘇子由古史疑府史胥徒
太多當時却多兼官其實府史胥徒無許
多○古者制國土地亦廣非如孟子百里
之說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後來更相
吞噬到周初只有千八百國是不及五分
之一矣想後併得來儘大周封新國若只
用百里之地介在其間豈不爲大國所吞
亦緣是詐紂伐奄滅國者五十得許多土
地方封得許多人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

四書大全辯

十

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通考詹氏道傳曰次國地方七十里者以
開方計之爲方十里者四十有九爲方一
里者四千九百爲田四百四十一萬畝二
分去一計爲井一千六百三十三井井之
三之一爲田計一百四十七萬畝外實有
爲井三千二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爲
田計二百九十四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
計三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爲八家廬舍
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爲八家廬舍
除六萬五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七

公私通實收二百八十七萬四千六百六十六
 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之三之一公田
 收二千六百三十三畝之三之一公田
 之一君祿賦田二萬四千三百三十三畝
 祿者大夫之田八倍上士者三夫祿則計
 二千四百畝八倍上士者三夫祿則計
 八百畝八倍上士者三夫祿則計
 人二百畝八倍上士者三夫祿則計
 者下士則其田百畝之則二百畝中士倍下士
 庶人同祿則其田百畝之則二百畝中士倍下士
 次國三卿大夫五人各士二士七人
 註士之數國皆大夫五人各士二士七人
 中九下九也次國三卿大夫五人各士二士七人
 卿計七千二百畝上士田八夫五人各士二士七人
 五人計四千三百畝上士田八夫五人各士二士七人
 人則計田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賦田二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
 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
 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
 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
 食百四十四人

朱子曰君十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
 自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享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大

父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為公用如今天守
 既氏曰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
 趙氏曰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
 下三等之國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
 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
 下其祿寢薄苟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
 自給也
 通考詹氏道傳曰小國地方五十里開方
 計之為十里有五方一里者二千
 五百畝為田三百二十井一井之六十分
 為井八百實有為井一百六十畝除公田
 千五百畝之三為田二百六十畝除公田
 井之三百畝計二為田一百六十畝除公田
 海井百畝計二為田一百六十畝除公田
 為八家之舍該除公田內每井再除六十
 畝八家之舍該除公田內每井再除六十
 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實收三萬三千三
 畝六千六百六十六畝實收三萬三千三
 收一百三十三畝三萬三千三十三畝
 之三一公田收一十三萬三千三十三畝
 十三畝祿倍大夫者大夫祿賦田一萬六
 畝卿祿倍大夫者大夫祿賦田一萬六
 之則為一千六百畝大夫祿賦田一萬六
 人賦田四百畝倍之則為八百畝上士者
 中士者中士倍下士賦田二百畝倍之則
 倍之則為二百畝下士賦田一百畝倍之
 祿則大夫上士二倍也王制云小國二卿
 大夫三人上士二十人下士七十人各三
 中九下九也小國二卿每卿田一千六百
 畝二卿則賦田三千二百畝下大夫五人
 人賦田八百畝五則賦田四千畝上士
 九人賦田八百畝五則賦田四千畝上士
 百人賦田八百畝五則賦田四千畝上士
 人則計九百畝已上自君祿以下總賦田

二萬九千五百畝尚餘一十萬三千八百
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

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

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食音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

多而力勤皆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

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

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

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充

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

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

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

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

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

周禮地官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

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

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

之地封疆方一百里其食者五之一諸子

侯之制王制曰侯伯子男凡五等

侯之制王制曰侯伯子男凡五等

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伯子男之田

於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伯子男之田

田視公侯之田視天子之田視公侯之田

食之天子之田視公侯之田視天子之田

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

士農夫祿足以下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

十卿祿次大夫之卿三卿大夫之卿四卿

通考趙氏德曰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

皆方百里諸侯曰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干

地家六人而孟子言中食七人中人食六

凡五等而孟子言天子之制言公侯伯子

位伯一而孟子言天子之制言公侯伯子

五等而孟子言天子之制言公侯伯子

六等而孟子言天子之制言公侯伯子

孟子之制言天子之制言公侯伯子

視孟子之制言天子之制言公侯伯子

竟周禮之制言天子之制言公侯伯子

會差孟子之制言天子之制言公侯伯子

以諸儒之說紛然不能得見其理會是

慶源輔氏曰程子之說足以救陋儒泥古

後一遇大聖則必能因其大體而詳其節

目推其既往以爲一時之制而先代聖王
之治庶乎其可復見矣
新安倪氏曰周禮一書劉歆以前世無傳習之
者朱子謂周禮底是南軒嘗謂當以孟子
爲正朱子恐非定說以周書武成分土惟
三證之周禮之說恐不可信若王制則漢
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而作將以與
王者之制度成於漢儒之手宜其有與他
書不合者又按朱子謂嘗疑周禮一書方
是起草未會得行蔡九峯亦曰周禮首末
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竊意此說爲是然
則冬官之闕蓋其所未嘗筆者歟
通考朱氏公遷曰孟子以貢助徹告滕文
公以班爵祿答北宮錡亦皆制度之損益
不當者可言其畧而不可言其詳也然北
宮錡但欲聞其制而巳故特誦其所聞如
此文公則欲見其施行故即其所聞而復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主

以意推廣之蓋其答北宮錡者即夫子文
獻不足之歎也其所以告文公君臣者即
夫子告顏淵以爲邦之道也聖賢所言之
意有相類者若此
或曰公侯大夫皆是與他分理天下皆
是聖王公天下處若說到防微杜漸制馭
鈐束事制曲防上去將聖王公天下之心
爲秦人郡縣自私漢高情忌功臣之意梓
繆甚矣
孟子于官制只是得其梗概中間纖悉委
曲已不可知如王畿之內三公九卿與大
夫元士所受之地已踰千里之制則天子
之祿將何所出至于大國次國小國亦然
此等處皆不可曉
孟子明說諸侯去籍只開其畧殆不足據
公侯封地若止百里較之今制只當一縣
又有卿大夫以下許多采地將何所取
嘗以周禮爲據朱子謂不可考非誣也

結友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
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
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慶源輔氏曰兼夫有與恃二者之意方謂
之挾但有之而不恃則未謂之挾也
新安陳氏曰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賢者
必不與之友矣三者之中挾貴尤常情所
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但有小大之
差耳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自交友而言之不可
有挾者交有之誠主乎敬信者交友之本
車馬不拜者交友之義不可則止所以全
其交也死於我殯所以盡其交也此則友
道之變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主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
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
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
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乘去聲
孟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
子忌其勢五人者忌人之勢不資其勢而
利其有然後能忌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
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慶源輔氏曰獻于忘其勢不扶貴也五人忘人之勢無獻于之家也孟子歷舉四事首於獻于事詳之又以上之友下固不可有所挾下為上所友亦不可有所利一有利之之意則為人所賤失其可貴之實而不足友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

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

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秘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

我者所使也

或曰孟子引費惠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時費為魯季氏之邑史記楚世家有鄭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三

魯邾邾蓋戰國恃以邑為國意者魯季氏之借與

仁山金氏曰費本魯季氏之邑名不聞別有費國也而孟子稱小國之君魯子書亦

有費君費子之權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之後不聞其事魯者計必自君其邑如附

庸之國矣或師或友言無所挾也王順長息句是帶說蓋引費惠公成語耳

非為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

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

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

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其天位也弗與治

通又音反七
通又音反七

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上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

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

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

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

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慶源輔氏曰平公之於亥唐則知所敬矣然不能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則退

不能推廣是心以體天而治民以及於國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孟

西山真氏曰天位所以處賢者天職所以任賢者天祿所以養賢者三者皆天所以

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晉平公之於亥唐特虛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

職食之以祿也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

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

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

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帝舍舜於副宮

而就饗其食

或曰迭為賓主只是禮遇之隆。堯自畧其
君臣之分。權然賓主之相接。不作更迭為
賓客。蓋以君臣之體更為賓主之體。方見
堯之待舜如此其敬。與下天子友匹夫可
正相應。存疑舜為賓堯為主。堯為賓舜為主
之說。則呆滯之甚。不必作。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

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
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
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
夫而不為誦。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圭

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
也。

雲峯胡氏曰中庸五達道於君臣父子夫
婦長幼不言交。獨曰朋友之交。集註云天
子友匹夫。而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即中
庸所謂朋友之交也。朋友居人倫之一而
足。以輔仁則又有裨於人倫者也。孟子言
性善必稱堯舜。既稱其盡君臣之倫。又稱
其盡父子兄弟之倫。此則又稱其盡朋友
之倫。朋友人倫之一。非如堯之友舜不足
以為朋友人倫之至。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問如此者何心也。新安陳氏曰所以表見
其恭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
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
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
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
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
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
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圭

新安陳氏曰若計其物之初得合義與否
而酌其辭受受其合義者則卻之者必以
為不合義也。有此心非恭矣。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
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
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
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
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
如餽贐聞戒周其饑餓之類。接以禮謂辭

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慶源輔氏曰他辭卻之視貪利者固優然亦失之過由此而甚之必至於為陵仲子而後已孔子受之者得中道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與平聲敬書作慙徒對反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主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皆無凡民二字讞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兩可受之乎商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

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通考吳氏程曰古人斷獄必有教戒之詞此言欲殺之速猶所謂不以貽也問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趙氏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辭也於今為烈義在可受則三代受之何受其餽也或者謂若禦人者乃為暴烈不義如此天下而不辭今其餽乎烈如詩序所謂厲王之烈者暴虐之意云爾或又以為烈光也三代相受光烈至今也是三說者擇一而從之可也何自與上下文不相屬如趙氏之說其辭受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天

二字與上下文亦不相似或者二說亦覺費力不若闕之之愈也慶源輔氏曰孟子既以開曉之如此萬章猶不能反其意之偏以味孟子之言而復為此問此正所謂誠辭蓋指於御之意而不覺也故孟子又引康誥之說以曉之通考仁山金氏曰舊說亦自可通蓋殺人之奪其貨人所共惡於法皆不待教而誅者也此法殷受之夏周受之殷不待辭說今尚明烈則禦奪之貨如之何其可受乎或曰殷受夏三句言三代一法不容他有辨說于今為烈言今日尤為嚴憲文義只如此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除矣斯若三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

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
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
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
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
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
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
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
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无
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
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
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
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
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
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
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
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
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慶源輔氏曰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
此可見孟子待人之恕夫謂非其有而取
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於此又可見
孟子析理之精夫執其充類盡義之說而
欲一槩以繩人幾何而不流於於陵仲子
之為哉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
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
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
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
年淹也與去聲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三
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

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
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
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
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
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
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
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
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

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慶源輔氏曰以孔子所謂吾嘗觀瓜也哉焉能繁而不食之說與夫著之空言不知也又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于以見聖人同物之仁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三年之淹于以見聖人制行之勇或曰孔子亦獵較只聽魯人獵較不禁止也非自爲之也按存疑云魯人獵較舊俗也孔子亦獵較依舊俗爲之而不變也此說自正
林次崖曰蒙引此段說未是以四方之食供薄正正是欲陰革其獵較之弊乃曰只用獵較所得者何也如此何以曰彼獵較者不久而自廢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三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

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爲之說

問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於季桓子何也朱起孔子當時季氏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子便行矣問禮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柰那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桓子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終不治者由我故也孔子是時也失了機會不曾做得成
慶源輔氏曰見行可庶乎道之行也際可適其體之宜也公養受其養之義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三

慶源輔氏曰或定公誤或是當時人呼出公爲孝公皆不可考
新安陳氏曰以此釋際可公養之仕與章首本意有照應有收拾
通考朱氏公遷曰禹稷顏子過門不入顏子居陋巷以時位之顯晦言會子之與子思居武城居衛孟子之視軼處以地位之尊卑言孔子去齊去魯以勢分之親疎言行可際可公養之仕以遇合之淺深言此見聖賢處物之義
或曰見行可一節雖專論孔子之仕寔暗轉交際不必卻意要得他言內埋伏處
蔡虛齋曰此章之言萬章始終以爲可範孟子始終以爲可受蓋仲尼不爲已甚之學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

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

什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

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

有為不能親操井曰而欲資其餽養者

新安陳氏曰下二句不過譬上二句所以下文不復言此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

之正故其所居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

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

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

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

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新安陳氏曰卑官雖無行道之責薄祿亦無苟受之理

南軒張氏曰既曰為貧則不當處尊與富是名為為貧而其實竊位也處尊富則當

任行道之責抱關擊柝是一事關以禦暴而尤嚴于夜

故易有重門擊柝之說然特以此為例不

字與氏為字近而誤也

勝反子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

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吏為田反會工外反茁阻剖反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

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

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

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朱子曰程先生說孔子為乘田則為乘田為司寇則為司寇無不可者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大而不小處惟是聖人則大小方圓無所不可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

恥也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

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

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

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聞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臣之分言之固是如然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

位朱子曰前世固有草茅布衣之士獻言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爾

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

使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
 曰今而受知君之犬馬畜伋益自是臺無
 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
 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
 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
 之大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官
 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
 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三

能養乎

左傳昭公七年王臣公臣大夫大夫臣
 士士臣卑早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
 僕臣臺人有十等也
 新安陳氏曰士之自處固如上文所言然
 君待士則有養賢之禮焉繆公餽于思使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見聖賢交際之道
 於衛見于思盡人臣之道於魯見于思居
 賓師之道大抵于思為人方正而嚴毅上
 可以見曾子之傳下可以見孟子之所傳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
 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
 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

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非受其後有司各以
 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
 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
 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
 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唯堯舜為能盡之
 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三

慶源輔氏曰堯之於舜則尊賢之極養賢
 之至周賢之周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
 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
 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鷩相見以自
 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
 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新安陳氏曰市井草莽之臣與詩率土莫
 非王臣同未仕之臣也傳質為臣乃已仕
 之臣也
 紫虛齋曰以位言曰庶人以德言曰上此

士字與下文士以稱與以士之招招庶人
士字不同此是未仕者彼是已仕者
齊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
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投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慶源輔氏曰庶人則當服君之賤事為士
則知學問崇禮義不惟士之自處當如此
而人君亦以此望之也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
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
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之也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
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
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
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
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
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
意

朱子曰賢與多聞細分固常有別亦不必
深致意

南軒張氏曰在我則當守庶人之分在君
則當隆事師之禮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
非其招不往也
喪反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
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
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士者交龍為旂
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
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
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
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至乃舍之
新安倪氏曰通帛謂周大赤從周正色無
飾
新安倪氏曰畫二龍於其上
新周禮司常
旌見周禮司常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
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

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
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
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
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
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
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望

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

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慶源輔氏曰以周道為君子所履證義路為賢者所由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
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其官召之也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

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

○此章言不可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
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莫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望

慶源輔氏曰以敬君之命而不敢慢也問此章綱領只在義禮門未子曰固是不出此二者然所謂義禮裏面有節是如云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都是義之節目如云稟禮之節目又如齊餽金而不受之類都是而受此等辭受都是箇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非義也義至合於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合於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應他如利刀快劍迎刃而解萬件剖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以這箇物事慶源輔氏曰觀答陳代章知不狂道從人之義觀答公孫丑章又知不為臣不見之禮觀此章又知賢者有不可召之義蓋君子之出處進退一惟禮與義而已初無適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
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
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

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

以為廣狹也

新安陳氏曰廣狹有異勢而善無異理雖千萬人同此心此理也惟善蓋一鄉始能友一鄉之善士不然則我所取之友必有所偏或有所遺不能盡得而友之矣一國

之善士即一鄉之善士中其善不止蓋一鄉而足以蓋一國者也推而至於天下皆如此友也者友其善也善之所在聲應氣求自有天然不容不合者而非可以勉強合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求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望

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南軒張氏曰自友一鄉之善士至於善論古之人每進而愈上也所見者愈大則所取愈廣矣雙峰饒氏曰進善無窮已故其取善也亦無窮已取善之地所以愈廣者由其善之進進而不已也取善之心果易有窮已乎之人也推其所至殆將生乎千百世之下而可以繼往者於千百世之上立乎千百世之上而可以俟來者於千百世之下奚止奚一世之士而已哉

孟子曰人之善古今所同孟子論

性必論其故論尚友必論其世皆已然之迹也論性而不論其已然之迹性之理易涉於空虛論古而不論其已然之迹古之人易涉於遠邈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

大過謂足以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

立親戚之賢者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

去之義以宗廟尊不忍坐視其亡故不

四書大全辯下 留

得已而至於

新安陳氏曰親戚並指天屬之

王勃然變乎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

新安陳氏曰親者可以行權疎者惟當守經

前漢霍光傳昌邑王賀卽位行湮脫光薨
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光
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
太后更選賢而立之
光曰今欲如是於古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星

廟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光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幸未央承明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畢光令王起拜受詔乃卽持其手解脫其璽組扶王下殿送至昌邑邸

朱子曰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爾世或疑此言有以起篡奪之禍者則孟子豈不嘗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若三仁之事則比干箕子固有所不及爲若微子之去亦或其勢之不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世則其計慮亦豈苟然者哉若其力之可爲則伊尹霍光固以異姓之卿而行之矣况有骨肉之親者乎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

四

南軒張氏曰貴戚之卿與異姓之卿有親疎之異故不得而同論也貴戚之卿任宗社之責故得更擇其宗族之賢以易之然非謂貴戚之卿諫君反覆而不從便可以易位蓋極其理而言之有可以易位之道也

慶源輔氏曰集註守經行權尤足以補孟子之說蓋行權者於是不得不行而後孟子可爲守經者則日行而後與不可者也

西山真氏曰愚按易位之說其後世所得行君有大過而反覆極言如屈平劉向之爲爾同姓之難對無可去之義若其君有大惡而不可諫易位之事又不得行宗社將危豈容坐待則微子去之亦有明義存焉其惡雖未如紂然非可事之君義不當食其祿則魯之叔季穀梁傳曰叔秋宣十有七年公弟叔季穀梁傳曰叔

書大全辯下孟卷十 吳

胥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官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春秋貴之因時制義初無定法也又孟子反覆二字最宜深體前世人臣固有見君之過失姑一言以塞責者曰吾亦嘗諫之云耳諫而不從非吾責也此其用心既欲苟全爵位又欲厭塞公言張華之所以見屈於張林而不能自免也必反覆而諫諫而不從則去此人臣之正法孟子之言胡可易哉

按綱目趙王倫之變既廢賈后矣執張華於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草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夷三族閭橫撫張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令果不免命也

又按綱目賈后詐稱帝不豫召太子適入
朝既至置於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酒
三升逼使盡飲之使黃門侍郎作書草稱
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
了之太子醉迷遂依而書之字半不成後
補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
子書示之云云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
此國之大禍自古嘗因廢嫡正嫡以致喪
亂願陛下許之裴頠以為宜先按簡傳書
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

子之公辛

三

反人醫馬衫郎槐欒
九共音經今衫反居

四書大全辯孟子卷廷子書舍藏書

告子章句上

如清江引古三

勿軒熊氏曰首章至六章言性七章至
十九章言心末章言學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栝櫟也以人性為
仁義猶以杞柳為栝櫟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栝櫟栝櫟
屈木所為若厄匱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
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
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一

朱子曰栝櫟似今槐衫合子模樣杞柳恐
是今做合栝櫟底栝櫟北人以此為箭謂之栝
箭即蒲柳也
荀子曰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朱子曰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
善須拘他方善
新安陳氏曰義猶栝櫟也義上脫一仁字
魯齋王氏曰朱子釋性字指性之全體而
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
栝櫟正韻云栝飯孟也亦酒器也厄酒器
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字作醯師古曰飲酒
負器也厄盥水洗手器有柄可以注水古
傳奉厄沃盥又小學註厄酒器區盛水漿
之器○看者矯曲而使之直揉者揉直而
使之曲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栝櫟乎將

月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
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朱子曰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可知矣
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本善亦可知矣
蔡虛齋曰強詞終難奪正理告子但曰火
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即此便
見水之流下矣蓋所決之方其地無不
者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不必依朱子
小註言水之流而必下可見水之性下
惟人則有性有情若不則是無情之物故
只是就下處便是性故曰是豈水之性哉
又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亦謂順水之性
也豈得謂因水之下而後可知其性之下
哉此說似大拘○朱子觀水之流而必下
四句于孟子本文又添一重蓋泥就下字
面而得然孟子本文上句只云人性之善
未嘗言人性之發善也不必泥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四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
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
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顙在山皆
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
擊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
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
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謝氏曰如水之 下搏擊之非不可上但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五

新安陳氏曰反之猶云逆之與張子所謂
善反之不同彼乃復之之謂
南軒張氏曰伊川先生云荀子之言性杞
柳之論也楊子曰伊川之言性湍水之論也蓋荀
子謂人之性善惡混也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
則爲惡人故也告子不識大本故始善性
爲杞柳謂以人爲仁義今復譬性爲湍
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分於善不善則
性果爲何物耶論善不善之理而委諸湍
之地其爲何物耶論善不善之理而委諸湍
有不善水無有不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
性之可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不復其本
性人之爲不善者固有所移而非其本然之
往爲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
性也故雖善惡無知之人習之以惡逆斥
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至於見赤子之入
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子章句數言盡
之矣
新安倪氏曰先師謂當看集註本性之本
字雲峯謂須看集註定體二字水之定體
無有不下性之定體無有不善可使過顙
在山爲不善性之定體無有不善可使過顙
者本然之性定體即此性本然之定體也
若有使之性則出於人力之所爲而非此
性本然之定體矣貫三先生之說而一之
於本字定體字皆能著眼則朱子釋孟子
之深意可見矣
東陽許氏曰告子謂性本無善惡但可
爲善可以爲惡在所謂性本無善惡但可
無分東西爲善爲惡孟子亦就其水以喻之謂
性之必善譬猶水之必下告子所謂決之
者人爲之也非其自然之性也若人欲拂

水之性甚至可使逆行況東西乎人之性
善順其本性也水之就下順其本性也
或曰過額在山非止為喻蓋枯槁則不
有為之者漢陰丈人所以目之為機事也
蔡虛齋曰其性亦猶是也人之可使為不
善如何說其性文勢蓋言其性為人而逆
亦猶水之為搏擊所使也如此方說得乾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
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
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
似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六

朱子曰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
人也其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
運動人物只一氣故全得許多道理如物則
者以其得正氣故全得許多道理如物則
謂性○問氣出於天否曰性與氣皆出於
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於形氣性之善固
人所同氣便有不同處○物也有這性只
是稟得來偏了這性便也隨氣轉了
慶源輔氏曰人物之生也則有知覺能運動
死則無知覺不能運動也
雙峯饒氏曰生活也其所以能知覺運動
為是箇活底物事有生之初稟得天地之
生氣所以有這活底在裏面告子是見得
這氣不曾見得這理蓋精神魂魄之所以
能知覺運動者屬乎氣其所得於天以爲
仁義禮智之性者則屬乎理告子認氣爲
性故云生之謂性問知覺運動何分曰總

言之都是精神分言之則知覺屬心運動
屬身

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
之一言何也朱子曰告子曰性不知性之爲理
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
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能知覺運動
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
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柳之譬既屈於孟子
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
分又以孟子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極
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極
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
爲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
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然則告子固指氣
質而言歟曰告子所謂性固不離手氣質
然未嘗知其爲氣質而亦不知其有清濁
貧否之分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七

朱子曰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
何是性曰作用是性是蓋謂目之視耳之聽
手之執足之運奔皆性也目之視耳之聽
而下手者且如手能執提若執刀胡亂殺人
亦可爲性乎
通考仁山全氏曰佛氏之說此告子只精
神然佛氏妙處在此差亦在此蓋指視聽
言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所以視聽言動之
理爲性也指人心爲性而不知道心爲性
也雖其主於收攝精一執中之道
終不可以入堯舜精一執中之道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
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
白與曰然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

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新安陳氏曰白羽至輕之白與白重不堅之白白玉堅固之白質本不同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八

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縲紲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

雖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精矣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九

朱子曰犬羊人之形氣既具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生雖同然形氣既具則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亦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今告子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凡白無異白焉則是謂性如之生者以爲性而謂人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故孟子以此詰之而告子理屈詞窮不能復對也
勉齋黃氏曰告子既不知性與氣之分而直以氣爲性又不知氣或不齊性因有異而遂指凡有生者以爲同是以孟子以此詰之而告子理屈詞窮不能復對也
語之而進退無所據也
通考趙氏德曰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而性不同孫奭疏犬之性金畜也故其性守牛之性土畜也故其性順
朱子曰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
新安陳氏曰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字上聲讀有形以上者是無形之理性即理也有形以下便是有形之器氣有形者也
雲峯胡氏曰大學中庸首章或問皆以爲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而此則以爲氣同而理異何也朱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之異者皆因是而推之蓋自異者偏全之或異也皆因是而推之蓋自大本大原上說大化流行賦予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一

十

且通者物得氣之偏且塞者此氣之異也
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
其氣之全故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
於理亦偏則人與物又全物得其氣之偏
而氣異是從人與物有後生之初說氣同而理同
異是日氣相害近如寒暑飢飽好生惡
死趨利避害與物知一般理不同如蜂
蟻之君臣只是仁上有一點明其他更推不去
○論人只是仁上有一點明其他更推不去
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氣稟之不同但
所賦之理固有異所以孟子分犬之性而
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犬之性
氣牛之氣人之氣不同也○此章乃告子之
迷繆之本根孟子開示之要切蓋知覺運
動者形氣之所為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
賦學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
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
於禽獸而不自知也性者人物所得乎天
勉齋黃氏曰夫性是也人物所得乎天
也仁義禮智之屬是也人物所得乎天
天之氣也有知覺而能運動者是也固無
萬物之一原有生之類各得其天固無
齊故理之所賦不能無偏塞偏正之異此
人物之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稟雖
殊而其所以為知覺運動者反無甚異以
理而言則其本雖同而人之有是四端所
以為至靈至貴者非庶物之可擬矣告子
之學不足知此也見其蠢然之生即不以
惟性而足謂凡得此者無有不類是
人獸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
欲之幾矣

告子之性猶水也
為非則下子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
非內也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一

士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
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
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
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朱子曰告子先云仁義猶杞桮其義本皆
以仁義為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
方畧認仁為在內耳○告子以仁為性之
仁故曰義在內以食色為性之非者為義
南軒張氏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
焉告子舉物而遺其則其說行天理不存
而人欲莫遏矣
慶源輔氏曰人之甘食者知其食之美而
甘之也悅色者知其色之美而悅之也知
即知覺也甘與悅即運動也
雙峯饒氏曰告子雖知以仁為內而不知
愛是情饒氏曰告子雖知以仁為內而不知
今便指愛為仁已是不識性了如義則足

心之制事之宜事之宜者雖在彼而其所以裁制而得其宜者全在我若非我有無見識矣觀告子前而數章之意則謂性中仁義都無到這裏又却有仁而無義皆是通辭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主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

朱子曰告子不知辨別那利害處正是本然之性所以道彼長而我長之蓋謂我無長彼之心由彼長故不得不長之所以指義爲外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

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主

朱子曰白馬白人我道這是白馬這是白人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敬之慶源輔氏曰人孰以長人之心長馬乎其事之宜而裁之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按告子以彼白而我白之論彼長而我長之孟子謂此二字不同不可引此以爲喻故曰異又因謂於白馬

之白白人之白同可謂之白若長馬之長與長人之長豈可同以爲長乎是詆其以白喻長之爲異也然後正問之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則長之之心須在內也王

說未免糾纏。不必從。○白文異於三字疑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
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
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

外

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

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

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齒

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

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出而屢變其說

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

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

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南軒張氏曰長則同而待吾之長與待楚

人之長固有間矣其分不義之義即所謂義也

觀其義外之說固為不知義矣不知義則

其所謂仁內者亦烏知仁之所以為仁哉

慶源輔氏曰炙在外而吾之者在我長在

外而長之者在我初無異也告子所謂者

食色故取譬於者炙因其所明通其所蔽

亦納約自牖之意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孟子正當曰長楚人之

長果亦猶長吾之長乎是必有差等矣且

謂以長為悅則是長良則憾於吾心也則

悅豈在外歟今乃以耆秦人之炙對長楚

人之長是蓋因其食色之好非有秦楚之

分以指其非外也其實上文長之者義乎

已盡之矣

東陽許氏曰孟子就其白字長字明其白

不可譬長而長馬不可同則所謂義內者

於是不言而喻告子猶不悟重以內外為言

於是借耆炙以爲喻謂美味雖在炙而耆

之者乃自內出對上畏楚人之長說物則

指炙而言謂豈獨於人爲然物亦有如此

者在內無疑矣

雲峯胡氏曰夫子嘗曰義以方外夫義所

以裁制共在外者而非在外也告子義外

之說孟子所以深闢之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圭

芭山張氏曰偶舉耆炙以明義非外耳非

因告子所明而通之也况食色為性告子

只有蔽處不見有一隙明處孟子直是逐

段消折使其說不至于一惑世耳集註承林

氏說未確而輔氏附會其說妄以此為孟

子納牖之意可謂悖理

○孟子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子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

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

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伯長也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通考慶源輔氏曰季子因公都子之言而復疑敬雖在內而長在外故以僞兄鄉人爲問而曰所敬在此所長在彼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夫

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趙氏曰因時制宜所謂義也兄叔父之當敬此理之常若弟在尸位則祭時暫當裁

以視如祖考之義而敬弟鄉人在賓位則暫時之敬耳或常或暫因時而裁制其宜皆本於吾心爾故曰由中出也
季子問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畧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七

雲峯胡氏曰集註以爲此亦耆炙之義者炙在外而耆之在乎心水與湯在外而斟在手外而所以斟酌事物之宜則在乎心也
慶源輔氏曰若以義爲外則便於性之本體偏枯了安能知人性之本善既不知人性之本善則豈能知人性之本善哉
潛齋陳氏曰禮敬之義在外如叔父如弟如鄉人皆指外而言故告子以義爲外然敬之所施雖在外而所以行吾敬處却在內如當敬叔父時則敬叔父當敬弟時則敬弟當敬鄉人則敬鄉人所以權度其事宜而爲之差別者則此理之權度未嘗不在吾心故公都子以此折之其辭簡而理勝所謂不迫切而意已竭至也
新安陳氏曰集註于此又提挈綱領以示人仁義性也先舜性與人同但能盡其性

耳人惟性善故皆可以為堯舜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即事理之中主乎行
敬而言之以仁義禮智並言之則敬屬禮
以仁義自相對而言之則愛屬仁而行吾
敬者屬乎義也又敬之發見屬乎禮敬所
當敬屬乎義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
胡氏之說蓋如此

新安陳氏曰只認能知覺運動甘食悅色
者即為性而任意為之無所謂善惡

新安陳氏曰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
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
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
定公論性謂性不可以善言纔說善時便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大

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
贊歎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
峯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
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
非分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

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此即湍水之說也

新安陳氏曰謂性可善可惡惟上所導如
湍水可東可西惟人所決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

良人暴君而有舜以紂為兄之亂且以

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

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

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韓子原性篇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
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情之品有七

何也曰性之品有三而情之品有七
而巳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

焉而已矣
朱子曰韓子三品之說只說得氣不曾說
得性○此章三品之說雖同說氣質之性然兩
或曰之說無狀他知分辨善惡惟無不善
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無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充

分別雖為善為惡總無妨也與今世不擇
善惡類倒是非而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

陳氏曰韓子謂人之所以為性者何曰仁
義禮智信此語似看得性字端的但分為

三品又差了一萬品只說得氣稟然氣稟不
齊或相什百千萬豈但三品而已哉

通考涂氏潛生曰性猶把柳也謂人性本
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是即荀子性惡

之說故曰如性猶湍水也告子以善惡皆
性之所有而無成於性故曰近生之謂性指人

物之所有而知覺運動者而言有似乎佛氏
作用之性以知覺運動者而言有似乎佛氏

崖故曰善相之說然釋氏之言又遠周無
言云凡人之性不可以善惡辨也胡氏之

命之且蘇氏論性自堯舜至孔子不得已而
子性無善無不善也故曰蓋如此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

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知矣

慶源輔氏曰先儒皆訓若爲順言順其本
然之情則無不善恐不必如此說蓋情自
善不待順之而善也且此乃若正與下文
若夫字相對故斷以爲發語辭
朱子曰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
性孟子却答他情蓋謂情可爲善則性無
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
是情也惻隱是仁發出來的端芽如一箇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一

辛

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爲萌芽是情也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北溪陳氏曰在心裏未發動底爲性事物觸著便發動出來底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不善慶源輔氏曰情只是性之動因其情之善理原其所自無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亦何往而不善此則又因其性之善而知其情之無不善也新安陳氏曰性渾然全體在中未發無形象可見動而爲情方可見耳仁義禮智之性動而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所謂本但可爲善而不可爲惡者也因其情之善而可知其性之本善蓋邇其流而知其源也如水之初流出尚清則可知其未流

夫後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

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一

辛

問才是以其能解作用底說材質是合形體說否朱子曰是兼形體說如說才料相似○問才與材字之別曰才字是就義理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如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用木旁才字便是指適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殊便是就義理上說恁地去才是這心裏動出有箇路脉曲折隨物人做得有不能主張運動做事底這事有如水情如水之流情旣發則有善有不善在人如何耳才則可爲善者也有善有不善則其才亦可以爲善今乃至於爲不善是非才如此乃自家使得才如此故曰非才之罪○問性之所以無不善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不善以其出於要之性出於天才亦出于天何故便至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邪查滓至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邪查滓至

于形又是查洋至濁者也○問孟子言性
與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
染汙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
物之未染只是白也又曰性之本體理而
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
為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
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善必
矣
西山真氏曰善者性也而能為善者才也
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為善而不
可以為惡今乃至于為不善者是豈才之
罪也哉陷溺使然也
雙峯饒氏曰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
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
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主

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
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
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
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
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
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
而求之耳所
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

原缺第二十三葉

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
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聚然
有條若此
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至是非
性之動而為情也皆謂之心心統性情者
也四者之心根於本性非如火之銷金自
外至內但人自不思不求耳
西山真氏曰物有求而弗得者在外故也
性求其在我者何不得之有思而求之則
得之而全其本善不思不求則失之而流
於惡善惡相去之遠由一倍五倍而極於
無算者皆不思不求不能擴克以盡其才
故也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
不可為今乃如此是有才而不能盡其才
耳曰思曰求而父曰盡皆孟子喫緊教人
處
雲峯胡氏曰前篇於四者言端欲人克擴
此不言端而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欲人體
認前以端讓為禮之端辭讓皆以發乎外
者言此曰恭敬則兼以外與內而言故不
必言端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舌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
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
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眾也物事也
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
法而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
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王

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

者所當深玩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王

新安陳氏曰於好字上見得是情集註此情字與上文乃若其情相應蔡氏曰惻隱等正是指性之初發處以明未發動之理又舉蒸民詩者當然之則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秉其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懿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者即指上文秉彝而言天命之所賦者謂之則人性之德實一而已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所好者德即是情之發動者是常性心之性初發動為情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性之本無不善也

朱子曰理精一故純氣粗故雜○理如寶珠氣如水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氣稟之濁者為愚暗如珠落在濁水中

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其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其理之同孟子之言性善者前聖所未發也而此言者又孟子所未發也○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論之則莫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故有所不知至善之原未嘗有異故有所不明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故北溪陳氏曰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缺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然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
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楚大麥也耨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
之期也磽瘠薄也

韻會徐氏曰布種後以耨摩田使土之開
處復合曰覆種

新安陳氏曰種麥三者多同雖其間有多
寡之不同者則以地有肥瘠之分雨露有
有無之異人事有勤惰之不齊故耳以譬
降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
聖人與我同類者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主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新安陳氏曰凡同類謂凡物之同類者人
性善無不同此提掇綱領處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黃也
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黃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
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黃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
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
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

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
相似也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
下皆以為美也

新安陳氏曰易牙齊桓公臣能辨淄澠二
水味此先得我口之所耆已為下文先得
我心之所同然者張本矣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
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主

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
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
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
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
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朱子曰：然，是然否之然。人心同以爲然者，義理也。朱子曰：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楊雄言：義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三

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以義爲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言：處物爲義，是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非處物爲義，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蓋物則在內也。○理義，人心之同然，如人之爲事，自家處之，當於義，人莫不以爲然。無有道不好者，又如人皆知君父之當事，我能盡忠，盡孝，天下莫不以爲當然。此心之所同也。如今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爲當然。如此，則其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心必矣。雲峯胡氏曰：芻豢人之所同嗜也，畜之斯悅之矣，理義人之所同然也，然之斯悅之矣。安陳氏曰：此章大意以人心理義之同，人性之皆善也。衆人與聖人同此至，以同此理義之心本同而未莫。

之同者，陷溺其心，故也能以理義養其心，而不至陷溺其心，則心得所養，於理義得無味之味。如悅芻豢，有味之味，其於希聖之學，自將勉勉循循而欲罷不能矣。始與聖人同者，其終何患與聖人不同哉？通古朱氏公遷曰：此因論性善而以理義之心言之。林次崖曰：理義之悅我心，二句，須作悅自家底，方于多難多累，意須貼若說作人底。又隔一重了。志士仁人，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不是理義悅心，真猶芻豢悅口，怎能做得此事。今于理義未能如芻豢悅口，皆緣物欲陷溺其心耳。學者若未見得此味，尚是欲心，未可與適道也。或曰：先得對陷溺，既久之後看，人心剝後得復，聖人自降才時，即全此心。此正指出聖凡同體處，不可看高了聖人。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番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

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藥芽之旁出者也
濯濯光潔之貌材也米也言山木雖伐猶
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
潔而無草木也

雙峯饒氏曰息本訓止息繞息便生故息
又訓生
新安陳氏曰山以生物為性猶曰天地以
生物為心謂為無材豈山之本性哉此全
是引起以譬喻下一節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
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美

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
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特
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
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
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
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
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
希不多也梏桷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美

遠矣

朱子曰梏如被禁桷在那裏不容走作亡
如將自家物失去了
朱子曰反覆非顛倒之謂蓋有互換更迭
之意
新安陳氏曰物欲者伐良心之斧斤也
朱子曰平旦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
節不與事物接繞醒來便有得這些清明
之氣此心自恁地虛靜少間纔與物接依
舊又汨沒了
程子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知能也苟
擴而充之以至於聖人也
然後有以至於聖人也
朱子曰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
自是氣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芽之
生此人之良心雖有梏亡而彼未嘗不生也
○此段首尾只為良心設夜氣不足以存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毛

益以夜氣至清足以存此良心也故其心之與人相
亦清亦足以存此良心也故其心之與人相
近但此心非也謂結其心也○夜氣
仁其夜氣非也謂結其心也○夜氣
與入相近今只說去這好壞了所謂好惡
間於這上見得未分曉有工夫只是去
你存夜氣上却未分曉有工夫只是去
會這裏有一分日間添得一分道理夜氣
便添盛○氣口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
間生底為物欲格亡隨手又耗散了夜間
生底則聚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
良心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至夜
稍靜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者
如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水亦不
能清矣○人心每日格於事物斷喪戕賊
所餘無幾唯夜氣靜處可以少存耳至夜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吳

足以下之格之反則雖有這些夜氣亦不
足以下之格之反則雖有這些夜氣亦不
故下文復云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
養無物不消良之消長只在得其養與
失其養爾牛山之木嘗美矣是在得其
之心郊於大國斧斤伐之猶人之放其
心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
生便是平日之氣所謂牛羊又從而牧之
書之格亡則又所謂牛羊又從而牧之
芽藥之萌亦且我賊無餘矣○此章以仁
義之良心為主其存其亡皆以心言之下
文引孔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則意
益明矣但日夜所息以下只是好惡相近
為良心之萌蘖不復更著心字故說者謂
性也良心即仁義性也而集註以心言者統乎
性也良心即仁義性也而集註以心言者統乎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孟子曰人但見其濯濯而不見其初也木之
不美喻人但見其近於禽獸而不見其初也木之
乎人者未嘗無仁義之良心也材字與才
字不同朱子以爲才字是就義理上說村
字是就用上說
新安陳氏曰前言好惡與人近今遂去禽
獸不遠則與人遠矣人見其如此而以爲
未嘗有能爲之才者此豈人性發而爲情
之本然者哉此所謂才與情與前章乃若
其情天之降才意同皆發於性者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堯

朱子曰此段緊要在苟得其養四句存是
箇保養護衛底意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
失其養無物不消見得雖枯亡之餘有以
養之則仁義之心卽存緣是此心本不是
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下又說存養之
要舉孔子之言操則存舍則亡見此良心
其存亡只在眇忽之間操操便在這裏纔
舍便失去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良
心常存夜之所息益有所養夜之所養愈
深則旦晝之所爲無非良心之發見矣
慶源輔氏曰此總結上二段意
新安陳氏曰斧斤伐牛羊牧山木之失養
而消也故其良心所爲枯亡人心之失養
而消也所以養其心者不外乎下文之操
存而已此結上二段以起下文所引孔子
語之意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惟心之謂與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

此段緊要在苟得其養四句存是箇保養護衛底意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見得雖枯亡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卽存緣是此心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下又說存養之要舉孔子之言操則存舍則亡見此良心其存亡只在眇忽之間操操便在這裏纔舍便失去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有所養夜之所養愈深則旦晝之所爲無非良心之發見矣慶源輔氏曰此總結上二段意新安陳氏曰斧斤伐牛羊牧山木之失養而消也故其良心所爲枯亡人心之失養而消也所以養其心者不外乎下文之操存而已此結上二段以起下文所引孔子語之意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罕

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
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
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
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
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
以操舍而言耳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
○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
守之卽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枯亡則
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
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
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北溪陳氏曰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
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在此捨
之便亡失了
雲峰胡氏曰得之易者謂操則有失之易
者謂舍則亡保守之難者謂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
朱子曰心豈有出入只指外而言入只
指內而言只是要人操而存之耳非是如
物之散失而後收之也○心是箇活物須
是操守不要放舍亡不是無只是動作逐
物去了又見得心不操則舍不出則入無
閑處可以安頓惟心之謂與直指而總結
之○孟子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
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一

聖

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是
要人於旦晝時不為事物所汨人心能操
則常存豈待夜半乎且○問范淳夫女讀
孟子曰孟子不識孟子曰此女必天資高見此語是
曰此女雖不識孟子曰此女必天資高見此語是
許之是不許之曰此女必天資高見此語是
常湛然安定無出入然衆人不能皆如此
若通衆人論之心却是走作底物孟子所
引夫子之言是通衆人論耳○問不能操
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謂存於
內者皆荒忽無常莫自知定處然所謂存者
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
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學於
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為主
於內矣○孔子此四句只是教人之心是
箇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之心是在這裏出
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不可不操出入
是亡失了此大約汎言人心如此非指已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一

聖

所未發學者所當潛心而玩索此論夜氣
則以爲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蓋
此兩氣字前此未發而孟子發之浩氣謂
是氣之體段人皆得之於天地以生者夜
氣則從浩氣中說說夜間又清明如此非
二氣也浩氣是說說夜間又清明如此非
良心者說聖人志氣常清明無放故無
夜氣若學者尤宜深省不但當玩索而
東陽許氏曰浩然章論養氣而以心爲主
此章論養心而以氣爲主曰平旦好惡與
故謂以氣爲驗集義固爲養氣之方所以
謂以氣爲驗集義固爲養氣之方所以
夫義而集之者乃心也養心固戒其格亡
驗其所息而可致力者則氣也彼欲養而
無暴以充吾仁義之心兩章之氣此欲
養吾仁義之心兩章之氣此欲
嘗不同而氣則有在身在天之異然未始
不相爲用也

王陽明曰此雖就恒人心說學者亦要知
得心之本體原是如此則操存工夫始無
間斷不可便謂出爲亡入爲存若論本體
原是無出無入的主宰恒昭昭在此何出
用是出然主宰恒昭昭在此何出
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
在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即是
在腔子裏若出天理應酬而不出天理即是
或曰引孔子語非贊心體之妙正要人曉
得此心放下不得須時刻操存耳此心原
是活潑的隨其所爲時時刻刻還他活潑
不爲物欲所滯碍所謂操則存也謂操爲
把握者非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
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
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

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

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西山真氏曰人主之心養之以義理則明
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援之以陽則
生寒之以陰則悴孟子於齊王引以當道
王秉彝之心其端兒亦有時而萌動矣而
進見之時少理義浸灌之益微退而蔽之
以私欲者何可勝既雖有如萌芽之發旋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罍

復權折難孟子其如之何哉
勿軒熊氏曰此見孟子格心之學須就有
萌上若力善端之發正須正人賢士輔翼
而開廣之

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

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

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

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

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

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

奕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

致何官任世
治以官任世

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爲講官

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

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細養氣

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

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

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

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

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雙峯饒氏曰心以所主者言志以所向者
言專心是心之所主專在此致志是極其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罍

心之所向直到那田地
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一警謂交修者不得
常用其力後一警謂自修者不肯專用其

力意孟子之於齊王既進見時少無以勝
衆邪之交蔽而齊王之於孟子又聽信不

前言王之不智後言智不若固羣邪寒之
者之罪亦自鴻鵠其心之罪也

南軒張氏曰物固有生之理然不養而害
則雖易生之物亦不能以長是則物未育

不待養而能生者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
則養之也微而害之者深矣則其生理焉

得而遂哉是以古之明君懼一暴十寒之
爲害也則博求賢才實諸左右朝夕與處

而遠佞人所以養德也豈獨人君爲然一
暴十寒之病爲士者其可一日而獨不念

乎然其要則在乎專心致志而已專心致
志學之大方居敬之道也

慶源輔氏曰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改過而不知養德若程子范氏之說是乃所謂正君養德之道必如是然後君德成而治有本庶幾三代可復不然雖欲言治亦苟而已
雲峯胡氏曰此章首末言智集註不及之養之以惡則愚然則人主之智與不智在乎所養之正與不正耳
林次崖曰二條雖前就生物上譬後就教奕上譬然只是一意不可依新安分交修自修說見王之時少退而諛諛難進之日多齊王方聽孟子之言而復入于諛諛難進之倫便是一心以爲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其智何驟生哉故曰無惑乎王之不智者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罌

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通考趙氏德曰熊掌以喻義魚以喻生春秋宰夫肺熊蹯不熟晉靈公怒而殺之註蹯熊掌其肉難熟以其熊蹯之味又有美於魚而義又勝於生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朱子曰義在於生則舍死而取生義在於死則舍生而取死○問生人心義道心乎曰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重却又義是義
慶源輔氏曰利害之常情私欲也秉義之良心天理也孟子只就欲惡二者中分別出天理人欲最明切
新安陳氏曰人遇死生之大變欲全生則害義欲合義則不得生與其不義而生不若合義而死是義之可欲有甚於生之可欲故不爲苟得以偷生不義之可惡有甚於死之可惡故甘死而不肯避死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罌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設使人無秉義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

慶源輔氏曰偷謂偷竊免謂苟免此兩字說盡私情之意象惟其不然則知秉義之良心乃吾所固有而利害之私情乃因物而旋生出耳

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節反言失其良心而不能取養焉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彜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慶源輔氏曰由是之是蓋指秉彜之良心而言也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欲而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罍

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慶源輔氏曰羞惡之心即所謂秉彜之良心也秉彜之良心是指其全體而言羞惡之心則又於全體之中指其所謂義者言之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五節上三句當急讀作一串是微第二節兩句說賢者能保此好義之良心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食音嗣噉呼故反蹴于六反
豆水器也噉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

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慶源輔氏曰路人與乞人至微賤者也簞食豆羹生死所繫利害之至急切者也於此而猶惡無禮寧舍之而不食則羞惡之本心所惡有甚於生死者可見人無有無是心者也言羞惡而併及夫欲者羞惡則固爲惡矣及反之而不羞惡焉者則是所欲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罍

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

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

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

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

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新安陳氏曰萬鍾對簞豆而言彼物之微也尚惡無禮非義不可食而不受此物之微萬鍾之富是萬鍾於吾身其實何所加益哉
新安陳氏曰人之喪其良心固不止於威

宮室供妻妾濟知識三者如舉三者他可
類推或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他曰或為利害所
昏當反思其初則不為所動矣朱子曰此
是克之方然所以克之者須是有本領
後臨時方知克去得不然臨時比並又却
只是擇利處去耳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
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
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之得我而為之是亦
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

四書大全卷十一 下孟卷十一 吳

鄉為身死而不肯受嗛蹴之食今乃為此
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
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
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
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
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東陽許氏曰三鄉為身北山先生作一讀
言鄉為身死失義之故向不受嗛蹴之食
以救身之死今乃為身外之物施惠於人
而受夫義之祿乎可謂無良心矣
朱子曰此章孟子所論宮室之美妻妾之
奉窮乏之得我三者或物欲之尤人所易溺

或意之私人所不能免者自非獨理素明
涵養素定而臨事有省察之功未有不以
此而易彼也

慶源輔氏曰羞惡之心雖人之所固有但
危迫之際私欲未肆三者之念都未萌非
故天理之發其不可遇有如此者至於要
約都忘義理之心乃其等之也然也人能
於此而省察焉則知所以存天理而遏人
欲矣

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一截反覆發明舍生
取義是說人當託孤寄命之大節時事中
間食莫不受是說一飲食之小節時事然
其能決一死以全義則無分於大小也不
食非禮之食蓋是指此以證人皆有羞惡
之心以實上文人能舍生取義之意集註
謂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亦併前一截
舍生取義處論之古之君子當舍生取義

四書大全卷十一 下孟卷十一 平

時非徒滅殺其身實能從容就義如張巡
死於睢陽之類所謂危迫乃事勢之危迫
非謂舍生就死如齊餓者不受嗟來之食
禮之食而此齊餓者不受嗟來之食之
類古來真有此等不計其能決死生於
危迫之際而又謂其不免計豐約於宴安
之時者蓋危迫之際物欲不萌義理之心
咸發有不可遏故往往能決死生若宴安
之時物欲易行私意何極義理之心多至
進弱故或不免至於計較豐約亦勢使然
也人能於此省察之則知所以遏人欲而
擴天理矣又是不可以已乎最顯醒人
人之不能為君子多是不可以已而為之今
此三者豈本心尤斷制得明白失其本心與
前所謂賢者能勿喪其良心者惟汨於私
欲故至于失其本心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通旨朱氏公遷曰此章之兩節前五節以死生之大節言後三節以口體之小節言即事理之中主乎羞惡之心而言之也東陽許氏曰然下三節亦是案前第一節生義言之林次崖曰所欲有甚于生以上雖有四節不過只是一意反復說人有羞惡之心耳故遂以一語結斷曰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曰賢者能勿喪則知衆人喪之矣○一簞食一豆羹脩又是即義心之發發處以明之與言人皆有之不忍之心明以孺子入井之事一般此見孟子義理爛熟但說便到透徹痛切處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聖

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已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朱子曰生之性便是愛之理勉齋黃氏曰心是穀種心之德是穀種中而生之性也生之性便是理謂其具此生理而未生也若陽氣發動生出萌芽後已是情須認得生字不涉那喜怒哀樂去是潛室陳氏曰人心是物穀種亦是物只是物之有生理者爾然便指心爲仁則不可但人心中具此生理便以穀種爲仁亦不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聖

可但穀種中亦含此生理穀不過是穀實結成而穀之所以繞播種而便萌蘖者其所以有生生之性心不過是血氣微成而心之所以與運動惻怛處亦以具有生之性而仁則非枯於二其有之性故謂之仁縣空去討仁故即穀種而言程子又恐人新安陳氏曰遺書云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孟子曰不忍人之心便是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欲始終是物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形是通貫始終是物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來之妙惟用功親切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來之妙是失其本心之妙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具須略有分別西山真氏曰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爲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而不仁即非人矣孔門言仁多矣皆指其功用處而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仁即仁仁心而不可以二視之也雲峯胡氏曰中庸言仁者人也此人字指人之身而言此則直指仁之心而言言身則人已甚親切此言心則又見生之理具於人之身而心如穀種又具此生理而未生者也視中庸又親切矣朱子曰仁人心是就心上言義人路是就事上言潛室陳氏曰或問孟子謂道若大路然又曰義人路也道爲義體義爲道用均謂之行之路義亦言路者謂處事處物各就他

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雲峰胡氏曰兩其字即是上文兩字蓋人舍其為人之路則禽獸無是心亦無是路矣而不知求則不可謂之人矣不可謂之人則謂之何哉此孟子所以後義由體而乃新安陳氏曰上文先仁而後義由體而乃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奎

用此先路而後心由用而歸之體也通旨朱氏公遷曰此微戒學者之辭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是不能微也飽食終日於自暴而不可求居仁由義無所用心則甘於自棄而不可求其放心夫子兩言難矣哉孟子兩言哀哉蓋發數人之不可以不學也而其言可以互相發明如此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

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

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

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

而義在其中矣

朱子曰雞犬放有求未必可求者惟是心求則便在未有求而不可得者知其為放而求之則不放矣○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是放了放心不獨是走作與做放縱昏睡去了便是放慶源輔氏曰能求其心則心存心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而應事接物之際必能合時措之宜故曰義在其中蓋有體必有用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

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奎

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

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

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

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

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新安陳氏曰靜時昏昧動時放逸

朱子曰學問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為無

他益身如一屋戶心如一室主有此家主

然後能洒掃門戶整頓事務若無主則此

屋不過一荒屋耳實何用焉且中庸言

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使放心不收則何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姜

者為學問思辨哉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工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求放心也不是在外面求得簡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雖放去千萬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收他本無放去也○求放心當於未放之前看如何已放之後看如何復得了又看是如放○孟子謂學問求放心又謂有是四端知皆擴而充之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

蔡氏曰或者但見孟子有無他而已矣之語便立為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於異學此指陸象山集註謂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以示異學之失學者切宜玩味

通考勿齋程氏曰警覺操存反其昏妄曰求放心自能尋向上去者下學也然而上處者上達也下學而上達以求放心為本朱子曰所謂存所謂放只是喚醒自己學則工夫只在喚醒上放縱只是昏昧喚醒朱子曰所謂反復入身來不放縱矣

底依舊收拾轉來復入身來不是將已縱出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蓋舊底已自過去了這裏自然生出來只是知求則已便在便求放心便休看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句這是存得此心方可做去必不是塊然空守得這心便了

微菴程氏曰尋向上去者下學也能向上去者上達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姜

不可為流蕩忘反之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蓋必由下學而後上達則此心南軒張氏曰學問無用之心也

謂放者其幾間不容息故君子造次克念戰兢自持所以收其放而存之也存之久矣則天理凌明是心之體將周流而無所蔽矣以堯舜禹相授受之際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豈有二乎哉放之則人心之微危外是哉故貴於精一而求之則道心之微豈外是哉故貴於精一而求之則道心之微

雙峯饒氏曰上文說仁人心也已是把心做義理之心不應下文說仁人心字又別是一意若把求放心去做收攝精神不令昏放則只說當以此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了

求末言學問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

此乃學問之道也三箇心字聯絡貫貫皆是指仁而言今讀者不以仁言心非新安陳氏曰仁者人之本心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放其心故也本心有則為仁人則非仁非仁則不能居仁以立其體必不能由義以達其用矣求放心即所以求仁也學問者求仁之方求仁者學問之本此章歸宿在求放心上是指仁而言文理血脉甚貫讀之可見又按放心人欲也求放心過人欲而存天理也

通旨朱氏公遷曰牛山之末章心字與此章心字皆因論為學功夫而以理義之心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南軒張氏曰人與聖人同類以心之同耳必求所以免於惡益有須臾不違寧處者矣

新安陳氏曰此承上章以鷄犬與心分輕重而言下三章亦以類相方而加切焉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舜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兩木

名

南軒張氏曰愛其身必思所以養之古之人理義以養其心以至動作起居聲笑貌之閒莫不有養之之法所以尊德性道問學以成其身也於桐梓知所養則自拱把至合抱可以馴致於身知所養則自拱而為賢為聖亦循循可進矣弗思則待其身曾一草木之不若滔滔皆是也新安陳氏曰苟一思之則思吾之一身三綱五常繫焉四端萬善備焉必思所以養之養其外使吾身為仁義禮智根心見面也此章身字內包心外包動容周旋而言

成語皆發自
古便讀上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

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新安陳氏曰無所不愛曰兼愛無所不養曰兼養無尺寸之膚至不養也中兼愛兼養意

趙氏曰人之於身無所不愛則固當無所善養其體有貴賤大小養其貴且大者則

善養其賤且小者則不善此豈待他人言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堯

之而後知哉則亦反之於身而審其輕重

於心焉則自知矣新安陳氏曰輕重即下文所謂貴賤大小

是也

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

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櫟養其楸棘則為賤場師

焉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櫟梓也皆美材也

楸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新安陳氏曰一指肩背有大小之分故借以旁證小體大體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

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本

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

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朱子曰此章言身則心具焉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數

可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

真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肩肩

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

其大體而口腹底他自會去討喫不到得

雙峯饒氏曰以身而論一毫一髮皆吾所

當愛皆吾所當養但體有大小莫專養小

體若才養目便貪色才養耳便貪聲才養

口便貪味必至害其大體又曰無以小害

大不足教人養其大者而不養其小者若

養其小者而不失其大者則小者不為大

者之累便是此章言人當以養心志為重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人當以養心志為重

養口體為輕非謂養心志者不養口體也

湯養心志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雖饑食

與常人異若專養口體則人心愈危道心

愈微不至於弱口腹之欲而滅天理者鮮

矣孟子於此欲人不養小以失大蓋所以

遏人欲而存天理

蔡虛齋曰看來賤小者耳目手足之類

皆是朱子專以口為小體者固下文孟

子專言飲食之人養小失大而元耳學者

要當推類以及其餘孟子只是舉其一端

在人所易曉者

林氏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都是口面

意也上面小人賤場師狼疾之喻皆是賤之

也飲食之人便是賤害貴小害大者其失

大似不消說為其養小失大句言養小者

之必有失以見小之斷不可養耳看結語

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

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句可見

也山張氏曰賤而小者不必專指口腹言

衆引說是釣是人也章集註云小體耳目

之類句宜玩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全

○公都子問曰釣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

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

為小人

釣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

也

新安陳氏曰心能為身之主使耳目從心之令者大人也心不能為身之主反聽令於耳目而從其欲者小人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其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室

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思為職凡事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此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

作此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聊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所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室

問蔽是遮蔽如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為他所遮蔽若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為他所蔽矣朱子曰然若目之視物則目亦是一物其所蔽矣朱子曰然朱子曰物交物上物字指外物下物字指耳目之目謂之物者以其不能思心能思所以為大體君子固當於思處用工不能妄想是能先立其大者然後耳目之小者之立者是要卓然豎起此心使下箇立字謂敬以直內是也○耳目亦物也不能思而交於外物只是管引將去心之官固不能思而思然其是思方得若邪思雜慮便順他做去却是底却做不是邪思雜慮便順他做去却害事

通考朱氏公遷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功夫在不失字此章思則得之功效在思字得之即不失之謂也二章皆因論大人而而以理義之心言之

雲峯胡氏曰堪輿謂天地言天地至大而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一

畜

人處天地間此身至小不過如太倉一粒
才者惟在此心之心之體豈不甚大
雲峯胡氏曰此言此心之大往古來今人
人有之若純乎義理則是從其大體若役
于形氣則是從其小體彼禽獸之心終日
所役與禽獸何異嗚呼人之心而爲形
亦獨何哉可以反而思矣
雲峯胡氏曰此言欲昧目欲色耳欲聲
四肢欲安佚本心微有間隙彼則乘之而
入矣
雲峯胡氏曰此言此心之發於義理者甚
微而役於形氣者甚衆以彼之衆攻我之
微如國勢方弱而四面受敵其不亡者罕
矣

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齋

雲峯胡氏曰前八句是說小人之從小
體此四句是說大人之從其大體曰誠曰
一念曰敬念即思之謂而敬即存誠之方也
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
先立乎其大者百體莫切於此天君泰然
所謂立乎其大者百體莫切於此天君泰然
朱子曰范氏之箴蓋得其旨未可易之也
愚故從而釋之云先師曰苟卿以耳目爲
天官心爲天君又曰心者形之君也出令
能無立乎其大者則此心卓然能爲耳目
之君而從其大體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
命者也

也立之如何亦曰操而存之使得其能思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

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南軒張氏曰仁義又言忠信忠信只是誠此二者

雙峯饒氏曰仁義人人有之忠信樂善人
所當勉須忠信樂善二義方爲我子弟

新安陳氏曰樂善即樂比二義忠信不惑

者樂之至也。芭山張氏曰。忠言樂善。實。堯。允。三。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修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

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二

奎

南軒張氏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已非有所爲而爲之人爵從之者言其理則然也

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

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

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朱子曰孟子時人尚修天爵以要人爵後
世皆廢天爵以修之實已棄之久矣何待於
人爵者雖曰修之實已棄之久矣何待於
得人爵而後始謂之棄邪曰若是者猶五
霸之假仁蒞於不假不修者耳
南軒張氏曰古之士修身於下無一毫求

其君之心。而人君求賢於上。每懷不及之意。上下皆循乎天理。是以人才眾多。而天下治。逮德之衰。在下者假名而要利。在上者徇名而忘實。而人才始壞矣。降及後世。則不復以仁義忠信取士。而乃求之於文藝之間。自孩提之童。則使之懷利心。而習為文辭。則併與其假者而不務矣。則人才何怪其難哉。

新安陳氏曰。無所為而為善者。誠也。故堅所守而不移。有所為而為善者。偽也。故堅從之者。棄其天爵。亦有天爵終不亡者。何也。亡者。爵之理。其不得人爵之理。天爵自存。亡者。下之僥倖。豈常理哉。

林次崖曰。孟子之時。人尚修天爵。以要人爵。今之科舉。以文取士。爭事文藝。以待有司之求。天爵不修。在官多寡行之士矣。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

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新安倪氏曰晉趙氏世呼趙孟如智氏世呼智伯晉為盟主趙氏世卿故當時謂趙孟能賤貴人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奎

肉梁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程氏曰兩不願字即中庸不願乎其外之意充足乎仁義之良貴則自無所慕乎人爵之貴矣

南軒張氏曰人真知其貴於己者則見外誘之不足慕矣惟不知在己之自存至貴是以慕外而求於人也良貴得之於天何須焉得於天者公理而求於人者私欲也令聞廣譽君子非有欲之心飽乎仁義則聞譽自至猶言為善有令名理之固然者也

雲峯胡氏曰上章一要字是內輕而外重此章兩不願字是內重而外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一
充

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朱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若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却甚易蓋纔起踈失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

則頭是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
恐怕勝他未盡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
便得以干之矣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并與其所爲而亡之○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

南軒張氏曰此爲有志於仁而未力者言也仁與不仁持係乎操舍之間而天理人慾分焉天理存則人慾消固不兩立也故以水勝火喻之然用力於仁貴乎久而勿舍若一暴十寒倏得復失則暫存之天理豈能勝無窮之人欲遂以爲仁不可以勝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一
堯

不仁而不加勉焉則同於不仁之甚者其
淪胥以亡也必矣學者觀此可斯頹而不
存是心乎天理寔明則人慾寔消及其至
也人慾消盡天理純全以水勝火其不然

新安陳氏曰深味亦終必亡而已矣竊以爲此章恐爲戰國之諸侯言之以時譬一念一事之仁欲勝彼之殘暴甚不仁不惟不能勝遂使人謂仁不能勝不仁豈非反助其虐亦終必滅亡而已矣如此解則與天爵人爵章終亦必亡而已矣解爲終必并所得人爵而失亡之者相協也

芑山張氏曰蒙引存疑皆從新安陳氏就當時之君言愚謂依集註泛說而規當時之意亦自寓于其中專指此章爲戰國諸侯而言則失之泥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

莫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莫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

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莫稗

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

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

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焉也道

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慶源輔氏曰日新日進也不已無間斷也

必日進於一日而又無間斷然後純熟夫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主

雲峯胡氏曰此章與上章相因上章言爲

仁之不力無以勝不仁此章言仁之熟由

於爲之力熟無所容力熟之在乎用力

新安陳氏曰而已矣者熟之之說盡夫爲

仁之功外此無他也苟能於孔門求仁之

志於穀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穀學者亦必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穀弓滿也滿而後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

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

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聖人之道乎

新安陳氏曰二節兩學者字一謂學射者

南軒張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爲有漸其進

有自酒掃應對至於禮儀之三百威儀

之三千猶水之有規矩也亦微乎此而已

而上者固不外乎酒掃應對之間也舍是

以求道是猶舍規矩以求巧也

慶源輔氏曰射者志于穀而真積力久則

善中矣工者守乎規矩而真積力久則能

巧矣教者與受教者舍穀而言中舍規矩

而言巧皆誣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一

主

雙峯饒氏曰聖門教人定法無如一部大

學雲峯胡氏曰此章與離婁篇首章相似彼

謂治天下不可無法此謂師之教弟子之

學皆不可無法

四書大全辯孟子卷經下書舍藏書不准外借

告子章句下

如有汚打少責今賠補

通考勿軒熊氏曰一章言食色輕而禮重二章孝弟三章事親四章義利之辨五章辭受六章十四章出處七章王霸君臣八章及下章皆言戰國富強之禍十章田制十一章十三章為政十二章言信十五章處貧賤十六章言教法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趙氏曰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

色與禮孰重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如字迎去聲

何有不難也

朱子曰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

樓

揣初委反岑錫深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慶源輔氏曰物之不齊固當揣其本以齊其末不可只據其末以定其高卑

鈞帶鈞也金本重而帶鈞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色有重於禮者

慶源輔氏曰物固有重而有輕然重者少而輕者多則輕者反重而重者反輕矣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

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饑而死以滅其性

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

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

而已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

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

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

紵矣也樓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

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

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

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

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

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三

史記廉頗藺相如傳趙孝成王七年秦與
趙兵相距長平時趙使廉頗將兵固壁不
戰王信秦之間言使趙括為將代廉頗藺
相如曰士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
從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註瑟每
絃有一柱旋移變而取聲音之和今以膠
定其柱不使變移而取聲音之和今以膠
朱子曰禮之變移而取聲音之和今以膠
事之大小緩急不同則亦或有反輕於食
色者惟理明義精者為能權之而不失耳
權之不失是乃所以全禮之重而深明食
色之輕也觀於寸木容機之喻孟子之意
可見矣
南軒張氏曰食色雖出於性而其流則以
害性苟無禮以止之則將何所極哉禮之
重於食色固不待較而明矣惟夫沿於人
欲而昧夫天性於是始有禮與食色孰重
之疑矣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四

妻上。不會見紵兄臂樓處子之犯大節處
故孟子出此一頭與之平稱便見得禮終
是重矣。

然○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

曹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

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朱子曰孟子道人皆可以為堯舜何曾道

便是堯舜更不服僞為耶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
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易獲之任是亦爲易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匹字本作鳴鳴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

鶩是也鳥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記曲禮廣人之舉匹註匹讀爲鶩野鴨曰

鶩也

趙氏曰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鳥獲至大

四書大全辨下孟卷十二 五

新安陳氏曰爲之一字爲此章之要所謂

弟爲耳及下文所不爲也皆與爲之行而巳

求也皆所以爲之行也舉鳥獲之任是亦爲

易獲以譬能爲堯舜之事是亦爲堯舜也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

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矣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

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

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

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

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慶源輔氏曰堯舜不過率是性而充其量

非有所增益於性分外也

和靖尹氏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之

道是舜不能盡朱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之對那不幸不弟便是孝弟便是堯舜

南軒張氏曰人性莫大於仁義仁莫先於

愛親義莫先於仁於此無不盡是則堯舜之

道豈不彰彰然則仁義之無不盡是則堯舜之

道豈不彰彰然則仁義之無不盡是則堯舜之

道豈不彰彰然則仁義之無不盡是則堯舜之

道豈不彰彰然則仁義之無不盡是則堯舜之

道豈不彰彰然則仁義之無不盡是則堯舜之

道豈不彰彰然則仁義之無不盡是則堯舜之

道豈不彰彰然則仁義之無不盡是則堯舜之

道豈不彰彰然則仁義之無不盡是則堯舜之

道豈不彰彰然則仁義之無不盡是則堯舜之

道豈不彰彰然則仁義之無不盡是則堯舜之

四書大全辨下孟卷十二 六

不知者其警發於人尤爲切至也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

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

已矣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

陋應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

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覺軒蔡氏曰孟子以人皆可爲堯舜所以

誘曹氏之進也然亦豈謂不假修爲而即

言行之間固不以難而耻人亦不以易而

并人精于禮文之不足以遠此也
新安陳氏曰上一節告以徐行疾行此一
節告以衣服言行皆是執其病之切處

曰交得見於鄉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

門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慶源輔氏曰此亦是富貴者之習氣都未
知那居無求安之味在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

歸而求之有餘師

失音狀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問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七

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

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

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

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

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學問莫難於知道故欲修身者必以致知

為先今日道之精微固難知也然自始學言

之則如是而為孝如是而為弟如是而為

不明如是而為致知云者亦曰即其已行
慶源輔氏曰道若大路然人所共由者

初歷難知但患人蔽於私役於氣自暴自
棄而不知求耳誠然即其孝親弟長之良
理皆備日用之間隨所感處無不發見而

察之而體之則師不必求於外而得道不

必索於外而面致矣然所以告之我亦極親切

朱子曰曹交誠然所以告之我亦極親切

意故孟子拒之也然所以告之我亦極親切

新安陳氏曰可為光榮在性分不在形體

交以形體之似聖人言陋矣孟子所答全章

之要在為之而已中言行堯之行以躬行

言也求之則以開其為之之端躬行以求其

言也求之則以開其為之之端躬行以求其

之安有之實則所謂可為堯舜者必其能為

理耶徐行尤易能為而可安坐以至堯舜之

後總以孝弟言之有餘師非謂人師也如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八

先儒所謂學者當法心為嚴師之意

芭山張氏曰堯舜之道大矣所以為之在

手孝弟之問非專在行止疾徐之間也

堯舜之問非專在行止疾徐之間也

孟子曰當云堯舜之道徐行而巳矣不當

云堯舜之道云堯舜之道徐行而巳矣不當

之○歸而求之孝弟而已矣此處學者宜詳

字繞不空此集註極精切處長觀此益

行後長一條。示以堯舜之道。不難為。看徐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升音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

后生太子宜曰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

后廢宜曰於是宜曰之傳為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南軒張氏曰家國之念深故其憂苦父子之情切故其辭哀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入於此越人關弓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九

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

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

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

之為詩也開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

道謂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新安陳氏曰小弁之事人倫之大變宗社傾覆繫焉如之何勿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蓋愛親之心仁之發見者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即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新安陳氏曰母生七子而寡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不敢非其母引罪自責謂子不能慰母心使母不安以感動之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

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朱子曰親之過大則傷天地之太和戾父子之至愛若此而不怨焉則是坐視其親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十

十

之情益薄矣此之謂愈疏親之過小則持以一時之怨心而少有虧於父子之天性若此而遽怒焉則是水中不可容一激石一

有激石則則號而遽怒矣此之謂不可磯故二者均為不孝也

南軒張氏曰小弁凱風其事異故其情其辭異當小弁之事而怨慕不形是漠然無

親當凱風之事而怨慕不形是歸過於親皆失親親之義而賊夫仁矣故皆以不孝

斷之怨一也由小弁之所存則為天理由高子之所見則為人欲不可不察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肖

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

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

新安陳氏曰此由子生之始而推其未生以前深味之愛親之心油然而生矣問說詩者皆以小弁之意與舜之怨慕同竊謂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後面君子之心與其怨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與舜之怨慕之意不同朱子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益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幸於天亦似自以爲無罪未可與舜同語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士

蔡虛齋曰小弁之詩孟子取之至引舜之怨慕爲證取其意之近不使人目爲小人之詩耳若究其實則小弁一語怨親之時不少豈得與舜之怨慕同語觀其成申之役輒忘其殺就之讐則其怨慕之不如舜遠矣○趙氏生之膝下一體而分之意新指既生以後說所以申一體而推其未生之前者非也○註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曰又得云云宜曰之傳爲此作詩至詩經註又曰宜曰作此以自怨按朱子于二書註一謂此詩作于太子之傳一謂出于太子自作其不同如此所難知也

宋姓極名石丘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

時宋極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鉏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卽此人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士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王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

蔡氏曰宋極在當時想亦是年德之高者故孟子以先生呼之而猶不免溺於利害之私蹊不知仁義之正道世俗從可知矣

先王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

居邪堅下子足
反古二神天莊

合候攝
也反古

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
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
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
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
考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
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
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
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
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三
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
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
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
察而明辯之也。

前軒張氏曰古之謀國者以義理不以利
害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治忽所由係
也說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耳罷兵雖
息一時之患而徇利實傷萬世之義
西山真氏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極一
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
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大抵
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

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
新安陳氏曰以利說二王而罷兵若足爲
斯民幸矣然上下皆懷利以相接必將有
滅亡之禍是利未得而害已甚矣以仁義
說二王而罷兵上得而害已甚矣以仁義
仁必愛親賢必急難下皆懷仁義以相接
利自在其中矣此章大意謂利與義相
其禍有甚於交兵者交兵之禍害人身耳
言利則必盡害人心孟子此章於過人身欲
存天理尤嚴焉
芒山張氏曰此章與孟子見梁惠王章相
表裏見孟子學問之施令一處即反覆告
齊宣其大指不越此耳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
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古

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隣國
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

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朱子曰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爲非禮但
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下來則其
報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于禮而下見施報
慶源輔氏曰來見則禮意重幣交則禮意
輕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
子屋廬子喜曰得聞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五

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

不享矣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

蔡氏曰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新安陳氏曰幣物有餘而禮儀不足是有慢上之心謂其所貪在物雖禮意不足無妨乃是雖有享之名而不成享之禮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慶源輔氏曰不得之鄒而不來則是制於禮者也得之平陸而不至則是簡於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為而不可簡於禮者可為而不欲君子之所為一視其禮義之輕重而行吾義而已
覺軒蔡氏曰此章見孟子於禮意之間是幣交而皆受之豈孟子當時亦有幣交之禮而季子儲子皆非惡人亦有可受之理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六

蔡虛齋曰得問謂已得問而問也非謂孟子所處有問隙處也故大註云孟子處此必有義理○儀禮意也對物言集註只云禮也其下文便云禮意禮有本有文此禮字蓋指本言多厚也不可因多字遂謂是禮文○為其不成享也一句最當玩味要見是發上文未發之意莫與上文不享一殿看要深一步正是解那意
林次崖曰惟不役志于享是書自解曰不享意蓋不役志于享而儀不及其初則不成個享禮了所以曰不享
或曰為其不成享則不為其為制即指儲子言若書意則不役志于享已自釋矣何用再釋蒙引存疑說似泥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

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爲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

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

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七

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卽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分存處
心未確

慶源輔氏曰無私心以存諸心而言合天理以行諸外而言人固有雖無私心而行事不令天理者惟仁則內外合天理人備矣

○論語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章注引師說以爲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又以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其先後不同者蓋彼此直指夫仁而言故曰仁者無私心而合

天理程子曰五就湯五就桀此伊尹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所以五就桀

張子曰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稱聖人出於仁之一端莫非仁也三子者各以是成性故得稱仁

雲峰胡氏曰集註於三子之中引楊氏說獨詳於伊尹者如夷惠不屑就不屑去其迹甚易明惟伊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七

詳故詳之通旨朱氏公遷曰仁以事言孔子許三仁夷齊是就其處事處許之以仁孟子許三

子是就其存心處許之以仁孔子是因其處事而知其存心之仁孟子是因論出處而引三子之事以明仁人之心也然夷齊三子迹無可疑三仁之事則似反乎仁而實得乎仁故集註之說各不同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
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前篇

新安陳氏曰亡則何止乎削故曰削何可得魯之不亡尚以三賢在也否則如虞之亡求削而不可得矣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
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
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
功者見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見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充

必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高
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
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以此譏
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

謳聲有曲折也歌長言也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華還
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子莒子重賂之使
無死曰請有盟華問對曰食貨棄命亦君
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
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之妻人成齊
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
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故

類
禮記

禮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杞
華二子齊大夫請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
死戰也華周即華還杞梁即杞殖莒勝大
國益懼故行成遇杞梁之妻梁戰死妻行
迎喪也殖有罪言若有罪不足弔不得與
郊弔婦人無外事故○劉向說苑齊莊公
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闕殺二十七人而
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雊而隅爲之崩一
通考吳氏程曰按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
哭之事見不過帶說華周猶前篇稱禹禘
過門不入耳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
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
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子
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
而懼於是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
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
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
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
於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
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
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

夫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
而以燔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
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
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
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南軒張氏曰孔子之去魯非孟子發明于
此後世固亦未知也
慶源輔氏曰觀孟子引孔子之事以答淳
于髡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所為而不欲
言之者矣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二

三

不仁苟去則為不義以微罪行仁也不為
苟去義也君子之所為仁義而已
新安陳氏曰見孟子辨曰滑稽之徒始謂孟
子去齊而未仁孟子答以夷惠伊尹或去
或就皆仁也又謂有賢則必識之孟子答
以夫子之去魯亦豈賢所能識哉反覆言
古人事末方以君子自操以衆人指髡髡
之故終不自立以功而去孟子所以去齊
決而用意忠厚焉自謂齊王失亦見幾明
或曰通章不用二字然孔氏家法也
魯錄魯君之不用見孟子之去齊亦錄齊
王之不用非不賢之故也
蘇京山曰伊尹先嘗五就夏桀不用乃相
湯伐夏非伊與湯本願也尹惟冀桀改圖
反復開導不啻再三若夫就湯何必待五
五就桀不聽而五反于湯耳非謂就桀五

了名公孫
氏公孫

而就湯亦須五也柳宗元謂事湯不如事
桀成功速夫欲速非聖人意也聖人欲天
下安則君臣安倘桀可回一往所不辭也
蔡虛齋曰乃孔子二句不可指作一意看
大註又字微罪屬孔子或以爲君相者非
也或曰如此則大註何以云不欲顯其君
相之失曰正合也蓋孔子不以微罪自居
則失在君相矣按語類曰孔子于受女樂
之後而遂行言之則顯君相之失不言則
已爲苟去故因膳爲微罪于君耳注氏蓋
未考也
或曰欲以微罪行欲人謂我以細故去國
可以不去而必去也
芒山張氏曰小註惟新安能發明孟子大
意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二

三

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
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

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

商大彭豷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趙氏曰丁氏說本杜預春秋傳註

新安陳氏曰自王道衰霸國盛人惟知五

霸故以三王律五霸而各其爲罪人焉五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

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新安陳氏曰威信服人無事於血戰歎也
穀梁傳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
兵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
之禁故稱之也葵丘之會陳莊而不設盟
書加於牲上一明天子之禁曰毋壅泉專
水利訖耀母易樹子母以妾為妻母以婦
人與國事
慶源輔氏曰一明天子之禁但一意以明
天子之禁而已不孝是惡之大者故居首
世子必告於天子而後立則豈可擅
自易之不孝是天子易樹子是不父以妾
為妻則無夫婦之別
新文陳氏曰五命即韋之辭才者育之
亞於尊賢所以明貴德言歸於和好無構
怨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
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
罪人也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
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
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
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
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
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

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

得罪于三王今之諸侯得罪于五霸皆出
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
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
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
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孟

南軒張氏曰君有惡承順而長之固為罪
矣逢君惡者逆探君意而成就之罪尤大也
其詭秘姦譎為甚而戕賊盡害尤深蓋君
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於心未敢遽
達也已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為
已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也必
篤故長君惡於外者其罪易見逢君惡於
內者其惡難知易見者害猶淺難知者害
不可言也自古姦臣之得君未有不自逆
探君意以成其惡故君臣之相愛不可解
卒至於俱亡而後已逢君之惡云者可為
極小人之情狀矣
慶源輔氏曰長君之惡者無能而冥懦阿
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才而傾險陰邪
之人也
慶源輔氏曰孟子雖取桓文之五命而又
以五霸為三王之罪人得春秋之大指矣
蔡虛齋曰自天子適諸侯至六師移之皆
舉三王之法遂見得五霸之違王法也便
見得五霸為三王罪人不必依陳氏謂使
居三王之世方為罪人○方伯連帥蓋只
是一個人在平時為方伯征討則稱連帥也
蓋古者兵氏為一凡公卿大夫士當征伐
時則稱為軍師○東往陳性不殺也既殺

則有血在。不容不歎也。蓋此箇性特地是。取血用故朱子知其為不歎也。○印本作書加于性上。蓋讀其書而加于不殺性體之上也。然與東性載書之旨不合。大抵讀字差。春秋大全作讀字。蓋皆差也。一本作燭字。為是矣。作讀字誤。○蔡丘之會諸侯。為一句。非諸侯同盟主之者。桓公也。謂桓公也。雖諸侯同盟主之者。桓公也。不載書。非桓公而何。東性者。東縛之于壇。事。聖者以自刊于已。激者以激于人。激水也。○言歸于好。不得違五命之禁也。新安解作無構怨亦不切。且接下今之禁也。侯皆犯此五禁不來。葵丘五命。非桓公所自為。一明天子之禁也。一字不當。依補氏說。並泥志。無曲防三字。即周禮大宗伯所制。京山曰。無曲防三字。即周禮大宗伯所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主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人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慶源輔氏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其使之敵愾禦侮臨戰之際皆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矣不然則是陷之於死地也故謂之殃民在堯舜之仁政豈容之哉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代齊取南陽也故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天

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新安陳氏曰就使僥倖克敵已驕敵怒禍方深耳况未必能且不免敗乎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問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鄭氏以王制爲夏商制爲夏商中國方三千里周公斥而大之中國方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二
无

七千里所以不同朱子曰鄭氏只文字上說得好看然甚不曉事情且如百里之國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并四箇百里國地方做得一國其所併四國又當別裂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爲之騷動矣且如此趙去不數大國便無地可容了許多國何以處之恐其不然竊意其初只方百里後來吞併遂漸漸大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只千八百自非吞併如何不見了許多國武王時諸國地已大武王亦不奈何只得就而封之當時封許多功臣之國緣當初滅國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處孟子百里之說亦只是大綱如此說不是實攷得見古制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

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用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慶源輔氏曰不殺人而取彼與此仁者猶且不爲以其非所當得故也況於殃民而求廣土地者乎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

四書大全辯人下孟卷十二

九

當道調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華陽范氏曰君子之事上也引其君於正
小人之事上也引其君於邪君子引其君
於仁義引其君於愛民引其君於納諫引
其君於恭儉引其君於學問此君子之所
以引其君者志於仁而已矣小人引其君
於好利引其君於好戰引其君於用刑引
其君於拒諫引其君於驕侈此小人之所
以引其君者志於不仁而已矣伊尹以棄
舜之道引成湯故成湯爲堯舜之君周公
以文武之道引成王故成王爲文武之君
此引其君於當道榮夷公以專利引周厲
王故周厲趙高以刑法引秦二世故秦亡
此引君於當非道也

存於仁。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
新安陳氏曰。事合理。必不爭。已所不當有
之地。心存仁。必不殺。人以爭地。二句。不特
可斷此一事。實臣事君之法也。殃民者。仁
之反。欲慎于導。君以仁。不殃民。而為不仁
禍方深耳。耳。非也。不可。是言于理。不可也。
林次崖曰。孟子意。以諸侯封土。各有限制。
魯初封。只是百里。今已四倍于舊。有王者
作。已當在所損。而向欲求益。所以為不可
也。故曰。徒取諸侯。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
而況殺人以求之。是就帶說上。面殃民意。
自吾明告子。至然且仁者。不為。解然且不
可意。方盡家引。謂吾明告子。以下三節。指
然且不可說。徒取諸侯。節指殃民說。不是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三
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
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辟開墾也。
朱子曰。鄉。道志仁。不可分為二事。中庸曰。
修。道以仁。孟子言。不志於仁。所以釋不鄉
道之實也。前章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
而已。亦言志仁之為當道耳。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
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
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新安陳氏曰。前是為君富國。割下奉上。若
此。是為君強兵。戰勝攻取。若暴君之良臣
實治世之民賊。不能引君鄉道。志仁而導
以不道。不仁。助桀為虐者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
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南軒張氏曰。此章大抵與前章意同。戰國
之臣。所以輔君者。徒以能富國強兵為忠
而其君亦固以此為臣之忠。於我也。而孟
子以為民賊。何哉。蓋君不鄉道。不志於仁
而但為之富強。之計。則君益以驕肆。而民
益以憔悴。是上成君之惡。而下絕民之命
也。當時諸侯。乃以民賊為良。臣豈不痛哉。
新安陳氏曰。自當時觀之。孟子此論。若迂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三
且激。既而六國悉暴秦亡。此論豈不深中
大驗。此章與上章意實相類。其因譏切憤
子而繼發歟。
芑山張氏曰。後世人臣言理財者。多此類。
其術又在禁孔。諸人下。蓋以充府庫之智
克私。棄賊民。尤甚。此國家所以滋亂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
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
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
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
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勿軒熊氏曰按貨殖列傳白圭當魏文侯時李充務盡地力而白圭與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歛食忍奢欲與人事僅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驚鳥之發曰吾治生猶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智不足以推變勇不足以斷決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皆不告也蓋世治生者祖白圭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陌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二

三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

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扶音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殮

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夫人倫無百官

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

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慶源輔氏曰什一中正之制也故以為堯舜之道三代聖人雖因時損益有所不同然一本於中正則無以異也惟其中正所以行之天下而安傳之萬世而無弊周衰王制盡廢兼井之俗起而貧富遂以不均白圭謹身禁欲樂觀時變知取知予以此居積致富此三代盛時所無有也其犯先王之禁大矣顧乃私憂過計創為輕賦之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二

三

說欲以其術施之國家故孟子明辨其不可觀其始則取其事之易辨者以開其智中則歷陳其不可得而輕重者使之有所歸堯舜之道不可得而輕重者使之有所歸雲峰胡氏曰易曰節以制度必先言中正以通蓋堯舜之道中而已重之輕之皆非中也通者不可行於夷狄不可行於天下可行於一時不可行於萬世新安陳氏曰彼真貉真桀為大者此為小者也○通者朱氏公遷曰因其過而以中道矯之者所以救時政之敝也因其不及所以明先王之道所以正邪說之誣也皆愛民也謂行己之術欲二十取一非有意以羊孔僅云不加賦而國用自足歟世主耳織繆之與苛歛不向道不志仁同故道

或曰商賈之智不可以治國家故子之道
務道句最重本論稅法直說到華夷界限
處關繫甚大○賦輕不可復減其寃必至
復增如漢文竊租減稅而武帝至莽及用
車故不若什一之法萬世無弊此可見白
圭法不可行處

林次崖曰上曰城郭宮室後只曰去人倫
無君子又只曰況無君子乎者歸重于百
官有司也蓋城郭官室人倫皆繇君子而
立也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二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

惡也吾子過矣

惡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勿軒熊氏曰按白圭自言善治生有智仁
強勇以鄰國爲壑利己害人則不仁所謂
強勇亦愚悍自信而已此戰國富強之術
故深抑之

新安陳氏曰：「霖除天下之害，雖水之性而但委之於鄰，是禹爲天下除害而圭乃爲鄰國之害也，不仁甚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

聲惡平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三六

朱子曰諒之諒文古無亮字以爲與諒通者近之然諒有二訓止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訓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南軒張氏曰諒對貞而言則專于諒者未必貞也以己之私意爲諒非諒之正也孟子之言諒諒之正也慶源輔氏曰此與論語人而無信章同意此以守言彼以行言也汪氏曰執諒體常也不諒通變也林次崖曰亮是有必爲之志正而固也有必爲之志于是方拿定要做有固執持若不亮則做也得不做也得何所執持此可以貞者事之幹來來看與人而無信節似不同蒙引言則無物行則無恒稍不切或曰亮明也君子有通達之見然後所對者通理而無蔽看暗昧寒淺之識主以一定不移之志其一定不移者未必是而信果妄作害事多矣故曰君子惡果取

也為述不一另為則與也丑反好
何人其當節作句矣然宜問乎將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

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三七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好去聲下同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趙氏曰善反於己則有盡善取於人則無窮此其所以治天下猶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

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

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

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慶源輔氏曰世間此等人亦甚多然其所謂智者是乃所以為愚也然原其始則起於子既已知之之意萌于中而已可不畏乎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三八

新安陳氏曰距與拒通前漢汲黯傳智足以距諫亦用此距字

南軒張氏曰好善誠篤非舍己私者不能

則天下何有蓋善者天下之公也自以為是則專己而絕天下之公理蔽說甚焉

芭山張氏曰優字在好善內見出言其心量能併包天下即治天下有餘未說到用

天下之善成天下之治上與率牛章是心足以下王矣句泰看須渾淪說○只好善二字

如能則子孫黎民蒙其福君惟其言而莫予違則必至于喪邦觀子思謂衛侯君不

君臣不臣可見

或曰距人于千里之外見我不必如何距絕他人見其狀貌便自遠引去了若累足而不前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

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

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堯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

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桓豆之事則

語見蜚鴈仰觀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

復如陳

通考趙氏德曰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即位

之三十一年孔子來衛之按孔子世家云

孔子適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

對曰養之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石頃之

或謂孔子之仕也如衛靈公則孔子亦未

信以其無以按據也時靈公即位之三十

七年魯定公十一年也定公十三年是衛

靈公即位之三十一年間陳之時則即位之四十二年衛靈公是年卒後之學者宜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

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

使饑餓於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

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

義况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

於饑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罕

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新安陳氏曰所謂大者以大節論所謂又

者以其次言也

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去以禮

之行不行為去就此仕之正也其去以禮

貌衰未衰為去就又其次去以禮貌

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

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不善於彼哉是以君

而周我之窮困者豈不蓋於彼哉是以君

子以為猶可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受

若曾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

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饑餓不能出門戶

則周之亦可受也明矣言受之有限不求

饒明不多受也

仕也道在我體在彼至于周之亦可受此
君子之不得已也集註恐後之貪利苟得
者以是藉口而全不顧義遂流于欲而不
知也故言此以防警之然使上之賜下止
周其身下受其賜止以免其死則時可知
矣

雲峰胡氏曰本文初言去就含有三至其
目則上兩節言去就末一節獨不言蓋儀
餽不能出門戶是欲去而不能去者故周
之不可就而口亦可受觀亦之辭見其
瀕死不容不受而曰免死而已則亦未嘗
過受也君子於去就辭受之際可謂嚴矣
此孟子答古之君子之問也今之君子何
如哉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二

聖

行其言之地耳家引云是故君子之所以
樂就者然不待此却界作兩段意恐未是
○三節連禮亦無只是因其周窮之意而
受其食非就之而仕也蒙引謂位卑祿薄
抱關擊柝者似不是果然亦何至饑餓不
能出門戶其謂若孔子厄于陳蔡之間則
是

郝京山曰三仕去就之等遭遇有甚不
耳皆主就言不可就而後去非不欲仕也
就三去三委曲不執即時中意君子涉世
有此三者與論語賢者避世章略同而未
多免死一節見聖賢不為苦貞即曾子云
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之意若陳仲子
輩則有饑而死耳
芭山張氏曰君子無適而非道也將行其
言而就之固為道而仕即致敬有體而
之雖為禮亦未始非為道也輔氏為道為
體分說謬甚

○孟子曰發舜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
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
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

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

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

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新安陳氏曰舜聖人且君也故只曰發傳
說以下五賢皆臣也故曰舉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二

聖

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

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增與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

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

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

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

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朱子曰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食色臭

味之性慶源輔氏曰竦動其心則心法堅忍其性
則性定心法則不為欲所役性定則不為

之說補氏

性字通

何見
反形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二

四

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
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
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

兩字是人心主，不隨物遷，未與物接，地土皆

新安陳氏曰下文所謂作興喻卽其以逆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一

四

亡
彌拂
同與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

輔弼之賢士也

此推言在國亦然
新安陳氏曰人主爲國內有守法持正者
規諫之外有敵國外患以警懼之則不敢
縱肆而國以保否則驕縱而國亡矣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死

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

能堅人之志而熱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

多矣

新安陳氏曰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警
戒而其慮深矣有死之理則生則安矣則多
而其一截矣荒有死之理則生則安矣則多
國恒亡一節自困而亨二望且然諸賢皆
然中人則待有過而後止然為國者亦莫
不然也大槩此章言處困若憂患之意多
安樂即憂患之反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聖

雲峰胡氏曰必堅忍其志然後自至于熟
堅志是入德路頭熟仁是成德地步
南軒張氏曰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生
言生之道死言死之道也繼體之君公侯
之裔生處安樂無憂患可慮則如之何必
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命之無常戒謹恐
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
之道也死於安樂非安樂能死之以溺於
安樂而自絕焉耳其在君子則雖處憂患而
死亦理未嘗不遂在小人則雖處憂患而
勉齋黃氏曰恐懼修省常生於憂患驕奢
淫佚必起于晏安當既窮困之餘其操
心危其慮患深其刻厲奮發以進于善有
不期然者矣
新安陳氏曰張子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
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後二句即
孟子此章之意前二句孟子所未言也人

子安言非
疑非

能知此則處憂患者固可生處安樂者亦

不死矣此處憂患上篇有德慧章意與此合當

一是擴天理一是遏人欲

或曰心虛能應故貴動動者寧極中有活

發在性靜能固故貴忍忍者變化中有藏

密在聖賢心性具有良能何待增益只是

其性從困厄中磨鍊一番若見其日開發

滅此便是增益所以字着聖賢身上說不

指天說謂困乃心所以動性所以忍不能

所以增益全要見聖賢動忍之性自為砥

礪處非一經困苦便動忍之性也虛齋次

又將動忍之性字益屬材語意皆呆滯皆

不得本意大指學益更詳之

蔡虛齋曰法家字與法語之言法字同

如漢之汲黯吳之張昭唐之魏徵宋瑒其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二 聖

庶幾乎世臣二字就法家二字出楊震匹
世五公皆正人也其法家乎乃人主所嚴
憚者拂士只是輔弼左右之士比法家略
次法家是世臣拂士是方仕者有親疎尊
卑之辨敵國外臣須做兩般看如魯有武
仲之據防楚有伍子胥之在吳非敵國乃
外患也○生死二字活看如國亡身危而
名辱雖不死亦死道也若舜發于畎畝傳
說舉于版築則皆自憂患而得生道矣大
註以全字貼生字亡字貼死字尤有意○
不可如新安陳氏註分貼益生于憂患死
于安樂之意逐節都有當味入則無法家
拂士一節大註云此言國亦然也則以專
為死于安樂者非也
毛山張氏曰蒙引分疏法拂甚明但愚意
法家指世臣得之矣拂士亦或有父在位
子安見其皆方仕者乎蒙引硬指方仕言
字不可從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
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
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
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
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才而
篤之無非教也

朱子曰趙氏註屑潔也考孟子不屑就與
不屑不潔之言屑字皆當作潔字解不屑
之教誨謂不以其人爲潔而教誨之如坐
而言不應應凡而臥之類

四書大全辯論孟子卷之十二終

新安陳氏曰不屑教非忍而絕之實將激
而進之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孔子
於孺悲孟子於滕更皆是
郝京山曰此言君子教人之心不但有受
教之益者乃爲教誨雖其人不率置之不
誨而心本欲激厲使之改非遂斷然棄之
也君子教人之無已如此朱註謂必學者
改悔而後爲君子之教則是教亦窮矣何
以稱多術○事之巧者曰術術者煩碎迫
切之意不屑教教不率而止不教也舊解
屑潔也意似而非正義或云輕也釋似而
意不合
或曰人知孟子之繼仕開來矜式國人爲
教而不知距楊墨息邪說放淫辭之深下
教也

四書大全辯孟子卷之十二終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十三終

子路第十三

如有污衞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十八章多言政十
九章以後多言學末二章多言政凡三
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
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朱子曰先是率他欲民親其親必先之以
孝欲民長其長必先之以弟勞是爲他勤
勞如循行肝陌勸課農桑之類
雙峯饒氏曰集註以先之爲先其行勞之

四書大全辯論孟子卷之十三

一

爲勞其事是又分政之本末而言行者政
之本孝弟忠信之類是也事者政之目農
政師役之類是也行與事雖是分說其實
是政裏面事
請益曰無倦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
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
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
姑使之深思也

朱子曰勞苦亦人之難事故以無倦勉之
南軒張氏曰先之勞之固足以盡爲政之
道矣而子路猶請益焉則告之以無倦使
之教焉乎是二智而已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二

然亦無限量惟其情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者皆不外此而一以貫之矣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惟就知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其性此句文義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者字不可不仔細看○人之所以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者即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即窮理能盡其心矣○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是箇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是性則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性則自然知天矣○問如何是天者理之所出曰天便是那太虛但能盡心知性則天便不外是矣

慶源輔氏曰知性而盡心者譬如家主盡足方盡得家中之物然後隨取隨有隨用隨足方盡得家中之物則自然知此物是從何而來也

慶陽李氏曰性與心初無間而知與盡則有序性與心無間則知性故能盡心知與盡先後之倫也

問盡心今既定作知至說則知天一條當何繫屬繫之知性之下盡心之前與知性俱為一聚事邪抑繫之盡心之下乃知至又精熟底事邪朱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合在知性裏說○問四十而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有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朱子曰先存心而後養性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存得天之性即是事天故曰所以事天也知性是知得性中物事既知得須盡知得方始是盡心存其心養其性方始是做工夫處如大學物格而後知至者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

○誠則存其心養其性也聖人說知必說存○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

性者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格亡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具性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順乎天益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顏冉所以請事斯語之意故敬者學之終始所當敬上徹下之道也○問盡心存心盡其心也末說極至存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曰盡心也夫初間固是操守存是盡存也非獨是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始終只是這裏便放去矣性是實理須當順之而不害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三

知至者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

○誠則存其心養其性也聖人說知必說存○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

性者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格亡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具性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順乎天益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顏冉所以請事斯語之意故敬者學之終始所當敬上徹下之道也○問盡心存心盡其心也末說極至存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曰盡心也夫初間固是操守存是盡存也非獨是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始終只是這裏便放去矣性是實理須當順之而不害

死壽不貳脩身以事之所以立命也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三
四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
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
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
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
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
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
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
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
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

道七
新反

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

朱子曰：「妖壽不貳，不以死生爲吾心之欣戚也。不一，是不疑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既不以妖壽貳其心，又須脩身以俟。如始能如命，不以妖壽動心，一向亂做，又不可。妖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脩身以俟，便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三
五

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此與西銘都相貫穿○殀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稟有不同者不以悅戚二其心而惟脩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慶源輔氏曰徇私以賊理縱欲以傷生皆所謂以人爲害之也新安陳氏曰命之短長此命字以氣言立此安陳氏曰命之短長此命字以氣言立通考永氏公遷曰知命以知言俟命以行言立命兼知行言行法以德行言居易以事理言殀壽不貳卽是知命脩身俟之卽是俟命合知命俟命則是立命知命俟命則命在天立命則命在我朱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就人上說四句本只是一箇太虛無細分說得密耳由太虛有天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三

六

之名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離乎四者而
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者那陰陽造化
金木水火土皆是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
一團圓氣化便是陰靜陽動合虛與氣有
性之名這理在甚處安頓合性與知覺有
此氣這理在甚處安頓合性與知覺有
為之用知覺又是那二之虛處聰明視聽作
寓故有性之名若無是物則不見理之所
化有道之名由氣之化各物生長消息底
道故有虛與氣之名既已成物則各物有
九峯蔡氏曰橫渠四語只是理氣二字而
細分曰太虛有天之名即無極而太極之
謂以理言也虛有氣化有道之名即一陰一
陽之謂道之謂以氣言也合虛與氣有性
之名即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謂以人物
稟受而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即人
心道心之謂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即人
趙氏曰集註並舉程張二說正欲學者於
三者同處分折得異處分明於異處體會
新安陳氏曰天者理而已惟以理言則幾
於泛以形體謂之天惟以形體言則涉於
於今曰太虛則虛空之中有一陽一陰之
由太虛所以有天之名也一陽一陰之謂
道所以化陰而有一陽一陰之謂
氣所以有化之云者所以然之妙也此由
化所以有化之云者所以然之妙也此由
之氣理寓於氣而具於人此合虛與氣所
以有性之名也性理也知覺所以知覺此
知覺言之所以有性之名也知覺所以知覺
其庶幾乎程曰天以理言虛則不離於氣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三

七

之名也二氣迭運交錯變化見天理之
行氣根於理而理隨於氣此即氣以成形
而理亦賦焉者也性純乎理而知覺則難
於氣此即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應萬事
者也
北山何文定曰張子所謂虛字指理而言
蓋謂理形而上者未涉形氣故為虛爾下
面合虛與氣証之見得此虛字是指自然
之理蓋謂有此太虛自知之理而因名之
曰天然自然之理初無聲臭之可名也必
其陽動陰靜消息盈虛萬化生之其變不
窮因可得而見故曰由氣化有道之名天
以理之自然言太虛之體也道以理之運
行言太虛之用也就人身看則必氣聚而
成人而理固亦聚於此方始有五常之名
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所謂合虛與氣
謂氣聚而理方聚方可指此理為性爾合
字不遇如周子二五妙合之意心統性情
性者理也情者氣之所為也故曰合性與
知覺有心之名
慶源輔氏曰不知其理則冥行妄作而已
不履其事則必至於妄想空虛
朱子曰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貫之
至無所不具擴之而無所不通之謂也學
至於此則知性之為德無所不該而天之
為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
此而已生不與其心而脩身以俟其正
則不拘乎氣稟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
矣心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以
事會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一貫之言者
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脩身之事會
子所以臨履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
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致身焉會子所以
是推之一章之指略可見矣
節齋蔡氏曰孟子此章與大學中庸相表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

處危地也以覆壓之禍

慶源輔氏曰立巖牆之下以致覆壓而死則乃是入所自取耳非天爲之也蓋巖牆有傾覆之勢自去下而面立地便是自取其覆壓之勢也故君子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非禮勿動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十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問人或死於干戈死於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朱子曰固是正命又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何死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處須常活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新矣陳氏曰盡其道即上章所謂脩身是也

德行之類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此

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

盡之意

謂不盡其道而有罪爲犯罪若在縲紲非

其罪者不謂之犯罪自取如何謂之命朱子曰然亦以命言此乃

死於桎梏非正命耳使文王死於羑里孔子

新安陳氏曰天之命於人吉凶禍福死生

道有正無邪變而不齊人之事乎天必盡其

值其吉且福且壽者固正命也此似有以

四書大全辯孟子卷十三

十

致之然我惟知自盡其道耳初非有所親視於天而爲之也盡道而古福壽自至焉非天命之正而何苟盡其道不幸而值凶禍天正非我於道理本無愧不過自值手凶也必不盡其道自取禍敗喪亡則自有以

聖賢之域知命是方入聖賢之階立在此知後知在立先
通考程氏復心曰上章止言壽殤故集註又推言及吉凶禍福皆天所授然惟人為莫與而天所自至者則為正命故上章所謂君子脩身以俟之者正所謂順受乎此也

蔡虛齋曰所謂盡其道者舉其的耳豈必皆如聖人之盡道然後為正命哉但考終命而不以枉枉死者其類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十二

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

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

為仁由已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朱子曰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

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

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

為聖為賢利害甚明

南軒張氏曰言求在我者有益於得所以

人欲也富貴利達衆人謂已有所得所以

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所求而得之者矣

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巧求

而不得者多矣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仁義禮智根於性乃所當求富貴利達制於命不可必求也
蔡虛齋曰二節當看相呼應言在我者求則得舍則失而求有益於得在外者求有道得有命而求無益於得如此然則人盡亦求其在我者而乃求在外者乎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

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

內也

通考陳氏復心曰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

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

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也所謂萬

物皆備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十三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

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

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朱子曰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

理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這道理本備於

吾身誠是實有此理檢點自家身上果無

欠缺事君真箇忠事親真箇孝莫不各盡

其當然而無一毫之不盡則吾身不愧天

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會樂

橫渠謂反身而誠則不憚於心此說極有

理○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

曾虧欠了他底若不反身而誠只是天下

公共之理我無與焉。○此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非爲一時見處發也。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真有之。而非出於勉强。爲也。此理見得透。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推己及物。不待勉強。而仁在我矣。下言強恕而行者。蓋言未至於此。則當強恕以去己私之蔽。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

潛室陳氏曰。反諸身者。既是萬理皆實。即渾身是義理。流行何處。不順裕。若於實理無得。即觸處滯礙。無往而非逆境。何樂之有。

雲峰胡氏曰。此一反字。只是自檢點過。不

是湯武反之之反。

通考程氏復心曰。此言盡性之事也。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古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朱子曰。強恕不言忠。無忠何以言恕。蓋有心爲恕。則忠固在其中矣。所謂無忠。故恕不出兩字。不容去一者。正謂此也。若自己心裏元自不實。不盡。更將何物推以及人。以此見凡說恕字。必有忠字在。頭了。今人皆不忠之恕。惟務苟且於一時不復。

已可推亦無復近仁矣。○反身而誠。則怨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強。未到慈田地。須是勉強。○問強恕而行。曰。此是元不曾怨在。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若反而誠。則無待於勉強矣。強恕而行。是要求至於誠。

雲峯胡氏曰。強恕求仁。卽誠之事。而朱子曰。反身而誠。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且他地。把捉勉強。做去。萬物皆備於我。下文反身而誠。皆蒙此句。爲義。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只爭著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亦只是要。去。善。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物。自。新。安。陳氏曰。樂莫大焉。必以無不備。仰不愧。俯不作。形容。方見樂之味。集註雖不用此語。然曰。如惡惡臭。見好色之實。然。則是在其中矣。誠意。章自謙之意。言之。而此意。已。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圭

誠。純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未有誠而不仁者。也。亦未有仁而不誠者也。

通考程氏復心曰。此言學者之事也。其階級分明。工夫有序。由是而進。聖人之道。庶乎其可至也。

朱氏公選曰。仁以學言。依於仁。與造次顛沛。必於仁。是欲其不息之也。仁爲己任。死而後已。既欲其全體之。又欲其不息之也。力行。強恕。則由此而可體夫天理之公。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則自可不失其本心之德。所以至之者。雖不同。而其至焉。則一也。

林次崖曰。反之於身。而所體之理。若子之孝。則真實是孝。無一毫虛假。巨之忠。則真實是忠。無一毫虛假。此便如惡惡臭。臭真足惡。臭如好好色。真實是好。一假。故曰如惡惡臭。則惡實無諸己。好善如好好色。則善實有諸己。而向之備於我者。不失矣。此說。

不是。依其說則如惡惡。其如好色。乃是反身而誠之。所以然處。註意不如此。○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就在樂字內。這樂是樂則生矣。之樂。觀其註曰。和順從容。無所勉強。可見。與此一般。小註說樂與大註與當從大註。
或曰。萬物皆備。非泛論道理。就人人現成。本體說。惟聖人不與萬物耦。勢並責。直將一我併包萬物。而後能備萬物。於一我宜。就養成完滿處言。與下文反身句相照。芭山張氏曰。如時說就養成完滿處立論。以新奇矣。然於萬物皆備句。七字之上。另添出聖人。一層。與白文語氣不合。大註云。此言理之本然。句確。又存疑云。萬物之理。本來皆具於人之一心。原無一件欠缺。其有欠缺者。人自失之耳。非其本然也。此節言理之本然。下二節言人之當然。與中庸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相和。按次。崖此說可從。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三

夫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明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慶源輔氏曰著則明之而已然則又加精焉○所當然是就事上說所以然則是就理人能於方行之時明其事之所謂然既習之後又識其理之所以然則能知夫道矣勿軒熊氏曰此與上章通言有此三等

反身而誠上也強恕而行次也此承上章而言下等人也
新安陳氏曰天下事物有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行而不明當然之則習而不察所以然之故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於凡日用而不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於凡亦憫凡人而不無望於學者與孟子斯言其理愚以爲不輔氏謂所當然是事所以然是一句只是總上二句言此其所以知道者鮮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已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三

七

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南軒張氏曰恥者羞惡之心所推也恥吾之未能進於善則善可遷恥吾之未能遠於過則過可消苟惟漠然無所恥則爲無所忌憚而已矣故人當以無所恥爲恥也慶源輔氏曰恥者改過遷善之機也人能以已之無恥爲恥則思去其恥而恥可無否則安於其恥而恥終不可免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慶源輔氏曰存之則有所不爲故可進於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爲故至入於禽獸

之使人凜凜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

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

恥之心也

慶源輔氏曰陷溺其心於機械變詐之巧

則是無所不為者也故人雖以為深恥而

已方自以為得計其愧恥之心雖其固有

亦曰室塞而不復發見矣

雲峯胡氏曰為機變之巧此巧字便與恥

字相反恥則守正而有所不為巧則行險

而無所不為雖其本心未嘗無恥而彼方

自矜其為之巧則無所用其恥矣周夫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子拙賦正是深貶此一巧字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

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

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

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

藏之不可也

新安陳氏曰前說以不恥為無恥不如後

相勢交與字此也勢
相字二本不勢降

之則終必能是以貴夫恥也恥不能而掩

通考宋氏公遷曰此自其固有之心而言

無恥之恥則無恥所以勸也二章正謂表裏

則不若人所以無恥也二章正謂表裏

蔡虛齋曰本文四箇恥字畢竟皆同只管

相因下來惟下一箇恥字作恥厚說似以

事言然其實亦是一箇恥字作恥厚說似以

恥字從心○人不可以無恥也皆以心言故

覺斯人之言之痛切者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

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

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得而臣之乎

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

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

而已

張子曰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

勢若資仰其富貴而欲有所取則不能矣

南軒張氏曰在上者忘其勢而惟恐不得

天下之善在下者忘人之勢而惟恐不得

此為俱得其道使二者一而相合則上

下交而為泰矣故王公不致敬盡禮於賢

士雖欲數見之且不得況可待而正之蓋

士非以此自高也其道固當爾也

慶源輔氏曰君好善則不知勢之已士

樂道則不知勢之在人兩盡其道則雖若

相反而若相成不然君挾其勢而驕夫士
士驕於勢而徇乎君則兩失其道矣尚何
足與有為哉
雲峯胡氏曰使為君者有以成賢士樂道
之志而為士者肯出而成就其君好善之美
則上下交而為泰矣此集註所謂相成也
新安陳氏曰致敬內致敬也盡禮外盡禮
也王公必致敬盡禮於賢是能好善而忘
勢屈已以下賢也賢士必待君致敬盡禮
而後應之是能樂道忘人之勢不枉道而
求利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皆去聲
鉤好語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四書大全辨下孟卷十三 二十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慶源輔氏曰遊說之士大病是不識義理
而惟欲其言之售故往往以人之不知知
為欣感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貌
新安陳氏曰自得於已而無所欲於人非
內重而外輕者不能也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

囂囂矣
洛樂音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
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

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慶源輔氏曰尊如尊德性之尊樂如樂天
知命之樂

新安陳氏曰能如此則自得無欲之氣象
自然著見而不可掩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
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新安陳氏曰尊德樂義內存於心無迹可
見必窮有定守而不失義所謂富貴不能淫
此乃尊德樂義著見於行事之實迹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

四書大全辨下孟卷十三 王

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

與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慶源輔氏曰窮不失義則在我者得其所
守達不離道則能與道致治以慰斯民平
日之所望

士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現見音

見諸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
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

四書大全辨下孟卷十三 王

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
與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慶源輔氏曰窮不失義則在我者得其所
守達不離道則能與道致治以慰斯民平
日之所望

新安陳氏曰：內盡脩身之實，而名自著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願乎其外而欲以是自見也。○得志兼善此民不失其之實，不得志獨善此士得己之實也。○張氏曰：句踐徇名而敗，求者孟子使求之吾身而已。夫士達所不離之道，即其窮所不失之義也。道言體義言用，互相明具，窮不失義則無慕乎外，故有以自得於一達於義則夫已矣。達不離道則凡其注措設施無非道之所在，故有以副民望也。得志澤加於民其道得行也，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惟義之安也，其曰得志不得志云者，蓋澤加於民雖所性不存焉，而道行固亦君子本志之所欲也。

雲峯胡氏曰：內重是德義，外輕是窮達，嚴內外輕重之分者，既不失其本性之善，故

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主

窮亦善，達亦善，但達則能使民皆歸於善，窮則此身自不失其善耳。

林次崖曰：窮不失義節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者，上面尊德樂義是就其平日用功言之，此則推出一面，就其行事言也。觀本文故字及總註內重而外輕二句可見。

或曰：潛見二字分出處看，不得出亦有潛處，亦有見說到修身見於世將舉許卜務一流俱壓倒了。此義自孟子闡發出來如孔子作春秋總是脩身實際泛言名實顯著似淺陋。○見即見龍在田之見，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講明正學以俟來者能爲王者師。此正文明之實也。○不得志脩身見於世上蔡謝氏曰：天下皆亂而已獨治不善爲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職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

下孟卷十三

王

窮亦善達亦善但達則能使民皆歸於善窮則此身自不失其善耳
林次崖曰窮不失義節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者上面尊德樂義是就其平日用功言此則推出一歩就其行事言也觀本文故字及總註內重而外輕二句可見或曰潛見二字分出處看不得出亦有潛處亦有見說到修身見於世將舉許多務一流俱壓倒了此義自孟子闡發出來如孔子作春秋總是脩身實際泛言名實顯著似淺陋見卽見龍在田之見見龍在出天下文明講明正學以俟來者能爲王者師此正文明之實也○不得志脩身見於世上蔡謝氏曰天下皆亂而已獨治不善爲大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歧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食職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扶夫音

化之盛者必待風化之盛薰陶漸漬而後
興起此衆民耳若夫豪傑之士則卓然自
立無待於人雖無文王固自興起也此章

下孟卷十三

五

勉人使自立耳
 慶源輔氏曰文武興則民好善此中人以
 下之資也蓋無特立之操致之善則爲善
 否則爲惡矣惟豪傑之士無物欲之累以
 蔽其秉彝之天有過人之才以致其爲善
 之力雖無聖人在上以教率之自能奮其
 特立之操以有爲也孟子此言蓋欲學者
 不以凡民自棄而以豪傑自期耳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歔然
 則過人遠矣
 坎 歌音

坎 歌 音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歔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

前軒張氏曰以外物為重輕者不得其然則不足得則清矣其清與不足繫乎外物者也若益以韓魏之家而自視然則是不以外物為重輕志存乎道義而已所進又可量乎其過人也遠矣
芑山張氏曰蒙引云過人處在內在前不芑就指此處為過人處有過人之識者能之過人之識所趨在德業也存疑云過人遠似當只就此上見得與稱舜禹巍巍一級但蒙引不主此說不知何如愚按蒙引惟進一步說意味更深長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殺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孟

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予子曰彼有惡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得然後殺之以安眾而勵其餘此以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
慶源精氏曰播殺乘屋之類不免於勞然其本意則乃欲佚之而已故雖勞而不怨除害去惡之類雖不免於殺然其本意則乃欲生之而已故雖死而不怨殺者不得已者事也為其所當為者理也事雖不得已而吾但為其理之所當為故雖勞之殺之可謂拂民之欲矣而民自不怨不

然則是私意妄作而已民之怨怒其可得而逃乎君子其亦謹其所謂勞與殺之事哉
新安陳氏曰事雖不得已而理實所當為則雖勞民之私欲而實契民之公心故民雖勞且死而自不怨也
蔡虛齋曰舊說觀大註本欲佚之本欲生之本欲字以舊說觀大註本欲佚之本欲生者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而乃至于勞民殺民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是謂以佚道使民非獨民也民亦諒其心而不怨矣心本欲生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是謂以佚道使民非獨民也民亦諒其心而不怨矣心本欲死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是謂以生道殺民非獨民也民亦諒其心而不怨矣心本欲長若朱子小註蓋亦一說也依大註輔氏註為長若依朱子小註則只是使民而非以佚道使民只是殺民而非以生道殺民矣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孟

林次崖曰播殺乘屋之類乃民所自為生者似難言使民亦民所樂為者似不為勞大註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者之欲亦說不去依愚見還是上之使去使民之欲亦本心則欲佚之不得已而使之耳故曰以佚道使民蓋乘屋築城之類是也則固有何以把播殺乘屋來解其曰之類則固有以該鑿也築城等事矣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皞如也 皞如也 皞如也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

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
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
人○怒○

帝王通曆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
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
食帝方於我何哉

風土記云擊壤者以木爲之長三四寸形
如履臘節僅少以爲戲將戲先側一壤於
地退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擲之中者以
爲上

慶源輔氏曰霸者匪民之從規模狹窄時
下雖得民之歡娛然豈能久哉事過意息
則忘之矣至於王者則如天道之自然當
生則生當殺則殺而民自忘其喜怒也

新安陳氏曰二如字似恂恂如取蹟如之
如語助辭也霸者之民感土之惠而驩虞
如霸功淺近易悅故也王者之民忘上之
德而皞皞如王者廣大深遠而無迹故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三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
爲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
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
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
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

慶源輔氏曰因民之性輔其自然使自得
夫善如堯所謂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
得之是也惟其如是故民日遷於善而不
知誰之使我也此即程子所謂耕田
鑿井帝力何有於我之事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
流豈曰小補之哉扶夫音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
之處卽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
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
所有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三

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所以然而
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
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
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
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慶源輔氏曰德以其得於已者而言業以
其見於事者而言
程子曰所存者神在已也所過者化及物
也
朱子曰經歷不必爲經行之地凡其身之
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謂經
履程子直以所過者化爲及物蓋言所過
者化則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

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其曰在己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能於此而動。於彼。其感應之速。如影響焉。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機。○問所經之化。曰皆作大化之化。有化之。大而不化之。纔露著些便化。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亦是此意。○存是自家主意。處便神妙。不測亦是人見其如此。○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一番。過相似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自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而下至此。皆說王者功用如此。南軒張氏曰。霸者之爲利小。而近目前之利。民歡樂之。王者之化遠。而大涵養斯民。富而教之。民安於其化。由於其道而莫知其所以然也。

新安陳氏曰。過化存神。所存主者其體也。

新安陳氏曰。過化存神。所存主者其體也。

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天

所過者化。以其所存者神也。若此。則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言其配化育之流行也。視霸者之區區求以利之者。不亦小乎。夫以王者功用之大。其本在於過化存神而已。而此二者。又有神爲之主焉。○孟子辨王霸。屢矣。此又言王霸之民。其不同如此。首以霸與王對說。中言王而不及霸。末方以小補綴上霸者之事。

蔡虛齋曰。首節卽正霸之民氣象。見得王霸者不令人怒。正下文殺之而不怒三句道理。便是過化存神。與天地同流處。○所過者化一段。不是說不怒不庸以前的事。亦不是說不怨不庸以後的事。只就不怨不庸上。贊王道之大如此。蓋王道只是公。公則大矣。私則小矣。萬古不能易此理。○存神只是存誠在中耳。過化則虛而不庸。有乎顯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也。

中寫在日處遇疑不食一
其

林次崖曰。過化存神。都是業。德是著。其平日所存言。蒙引曰。德貼存神。業貼過化。恐未是。

芑山張氏曰。先儒云。王者之民。雨露之草。水也。霸者之民。桔槔之夏畦也。觀此便識得王霸大小公私判然處。或又云。萬物是天地流出來的。曰小補。有大缺陷在此。言亦可味。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

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濂源輔氏曰仁言如書所載訓誥誓命之類是也仁聲如邪人聞太王爲仁人伯夷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三
无

太公聞文王善養老之類是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

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慶源輔氏曰善政亦非徒尚夫法度禁令也固亦有德行乎其間但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終不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得民之心感而誠服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

問仁義不止於孝弟而孟子以為達之天下
下還是推孝弟之心以友愛天下即仁
義否潛室陳氏曰此章無難此及彼之意
所謂達乃達道達德之達言人心所同然
也親親仁之發敬長義之發仁義之道無
他人心之所同然耳
新安陳氏曰親吾親敬吾長雖一人之私
然推而達之天下則人人皆親親敬長無
不同者此人心天理之公也親親仁之實
教長義之實仁義不待外求不過即人之
本心可通乎天下之人心而仁義不可勝
用矣正以愛親敬兄出於良知良能者凡
人之性無不同此本然之善故也
蔡虛齋曰末節重在仁義字上蓋仁義天
下之公理也親親仁也謂是仁也敬長義
也謂是義也不可謂親親敬長仁義之發
也親親敬長所以為仁義
林次崖曰無他達之天下依註是明孝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三

達之所以為仁義處蓋性指人之公也孝弟
達之天下而無不同所以為仁義也然依
此解似淺近無味依愚見只直說下謂親
親乃人性之仁敬長乃人性之義也在人
更無他道達之天下而無不同也蓋總欲
明此善為人心所同耳如此似更通徹朱
子小註曰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
無別道理亦是此說達之天下猶云通之
天下也
羅近溪曰見得世上人知處大散漫處處
大紛擾所以指示源頭非禁人學且慮處
良字訓易直易者感而遂通之輕妙處直
者發而即至之迅速處無不知三字一頭
管著自己意身心一頭管著家國天下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
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

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
禦也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
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
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
能形容至此也
新安陳氏曰此由其感而應之用而推原
其未感未應之體如此○善言善行皆是
感觸我者聞而急聽之見而急行之若決
江河沛然莫禦乃其應之甚速而無不通
者矣
問舜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能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三

禦其末有所聞見時氣象如何朱子曰湛
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沛然
而不可禦
南軒張氏曰所謂善言善行者豈有外於
舜之性哉惟舜之心純乎天理故聞善言
見善行不待勉強而自趨沛然若決江河
之莫禦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又嘗曰大舜有大焉善
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與此
章實互相發蓋舜之心萬善之感會也聞
見天下之善因感觸吾心之善即勇於從
之合而為一人之善此大舜之所以為大
歟
蔡虛齋曰若決江河二句不是聞而急聽
之見而急行之總是所聞所見都是他胸
中物事故其應之速如此是狀其勢之順
也
芭山張氏曰深山四語只彷彿形容聖人

易簡淡泊氣象。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也。不必呆認作耕歷山時須知聖人雖玄德升聞以後。一日萬幾。許多作用。總不失深山木石鹿豕意思。所以無爲而治。註謂耕歷山時也。一句大泥。○或曰此形容大舜就源頭論也。使非聖人素具此理。則感之而不應矣。○所謂其應甚速。非止是聲入心通。適與心會而已。分明是樂取諸人。以爲善。如好問察貌兩端。用其中於民。未嘗不見諸行事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三

三

華陽范氏曰君子所當爲者義也所不可爲者不義也所可欲者善也所不欲者不善也皆君子之道止於此而不欲不善則所欲皆善君子之道止於此而不欲不善朱子曰人心至靈其所以知者當欲之矣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爲不妨便自冒昧爲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爲不當欲者便要這裏截斷斷然不爲不欲故曰如此而已

勿軒熊氏曰此大學誠意章事無爲其所不爲是就躬行上克治所謂志士厲行守之于爲也無欲其所不欲是就心之發念

是克治所謂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雲峰胡氏曰有所不爲有所不欲是本來羞惡之心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以擴充其羞惡之心爲是一身之動欲幾是真能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

新安陳氏曰李氏之說上言禮義下獨言義者蓋以義制事則能不爲其所不當爲以禮制心則能不欲其所不當欲故兼以爲禮義言之然義者心之制也施之斷制義不當欲則在充其羞惡之心以達夫義之用而已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知去聲疾丑乃反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三

三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慶源輔氏曰德之慧謂慧德也與昏正相反術之智謂智術也與愚正相反疢疾則非真是病故曰猶災患也人惟有災患疎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堅忍其食色臭味之性故能增益其所不能而有夫德慧術知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卽所謂德慧

術知也

南軒張氏曰人平居無事然不省唯疾加焉則動心忍性有所感發故慈知由此而生危故專一而不放達也處安而不放急專精之極故於事能通達也處安者謂斯言可不思遠德之溺人而深戒懼乎當憂患者謂斯言可不念其為進德之地而自勉勵乎
新安陳氏曰此章與舜發微章互相已故集註及南軒之說皆因動心忍性以釋此章人苟履憂患之境處孤孽之勢當知天以是玉我於成勿自沮而深自力于以進其德益其術庶幾操心危而卒無危慮患深而卒免患而至于達乎達則德必慧術必知而疾不能為吾患矣
蔡虛齋曰操心慮患有內外意德慧術知亦如此德就心說術就處事之才說同是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三

三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

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慶源輔氏曰阿徇為容謂長君之惡以求容其身者逢迎為悅謂逢君之惡以求君之悅者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容眷於此而不忘也

慶源輔氏曰此即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與情也其容眷不忘雖同而其情則異一則務為容悅之私一則務安社稷以為忠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三

三

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雲峰胡氏曰伊尹為天民之先覺此則曰有天民者肯意不同蓋前所謂天民者皆稟氣於天均之為天生之民此則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也
新安陳氏曰伊耕莘呂釣渭之時可當天民之名使不遇湯武則沒世不出必矣此天民主其不輕出而言非以伊呂等後來出當大任而言也

有大人者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龜山楊氏曰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是正已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已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慶源輔氏曰上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故君民無不化大人一出而天下文明是聖人之事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堯

雲峰胡氏曰易乾卦九二九五皆稱大人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在下之大人也九五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在上之大人也孟子所言四者雖人品不同然在皆下而為臣者也故以乾九二當之朱子曰天民專指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南軒張氏曰以事是君為容悅者慕爵祿而從君者也以安社稷為悅則志存乎功業者也與為容悅者固有間矣然志存乎功遂其志也蓋志存功業則苟可就其功業而義而巳雖有蓋世之功業在前可為而在明者夫建而道安則不致於天民者必蓋其所主在道而非必於行也謂之天民者無不具而人之虧欠者多矣故程子謂天

樂章
以辯
下孟

民為能踐形者也以其在下而未達故謂之民若伊尹之在莘野是也若規然有意於正物則其道狹矣至正而天下之感無不通焉固有不信而信不令而從者矣秦漢而下其間號為賢臣者不過稱於安社稷為悅而已語夫天民事業則鮮也慶源輔氏曰猶有意如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底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能使天下文明者也至公無私進退以道明公之無意無必也仕止久速無不可孔子之新安陳氏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事君為容悅志於富貴者也安社稷為悅志於功名者也春秋列國各卿可以當之若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堯

天民者則志於道德矣然猶未能純乎道德而無意於功名也至於大人則純乎道德之自然而功名不足以累其心矣林次崖曰此章論人品與答諸生不害異者此就仕上說彼就學上說或曰容悅是從來所稱身上說善保富貴超然利害之外者非邪媚小人也○因論臣品歸重大人為慨然想見其人意若果講正已物正便覺淺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三者得其樂則視王天下之事如太虛中雲耳果何與於我而先其他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新安陳氏曰本文無克己之意此程子推原所以能不忤不忤之由而示人以其要也人所以能仰不愧忤不忤於己私耳克己去已私則內不愧於心所以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心廣體胖之樂不期其然而然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罕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如哉

慶源輔氏曰此樂與朋自遠來之樂同而有大焉
新安陳氏曰朋自遠來其言平而易遂得天下英才其言高而難必孟子之門僅一樂正子亦恐未足以當此
韓子曰軻之死不傳焉是孟子於此一樂亦終不能得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樂者
河下
家引
此下
章考
小行
大行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忤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南軒張氏曰三樂之中仰不愧俯不忤其本歟蓋不愧不忤在我可得而勉者也使吾胸中多所愧忤則雖處父母兄弟之間固亦不得而樂其樂也所以教育天下之英才者是吾之不愧不忤者也自不能無愧忤則雖得英才亦何以爲教而有此樂哉
陳紫峯曰王天下只是說得位而已未說到其道大行處若說到行道便是下章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正君子之所樂者傳道猶可樂况親見道之大行而使萬物得所乎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罕

或曰俯不忤人人字講至通古今合聖賢盡斯人之徒如此方能不忤恐學者茫無下手惟內省不疚無間大廷獨居事事可與人知念念可對人言方是聖賢爲已慎獨之學
蔡虛齋曰英才以資質言故註曰明睿之才若兼有學力則教育字不見分曉○教與養不同既教之又養之俟其成也
月恒近解曰此章特從憂遠中尋出樂的意亦不能得志行道而素位自得君之意也此意宜于言外得之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

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

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朱子曰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

慶源輔氏曰二者皆施仁之事但有一國

則博施濟眾聖人之事也所欲極於所樂

固亦非性外事但於吾性所受之全體則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聖

也曰中天下而立達而在上者之事君子

之所性固不以達而在上有所加也故若

子雖樂乎此而此道傳乎天者不在此也

或曰集註前謂斯道傳之者衆而天下後

世將無不被其澤此謂其道大行無一夫

不被其澤皆曰道曰澤而此則所性不存

焉何也曰斯道傳之者衆萬世之澤也其

道大行一斯道傳之者衆萬世之澤也其

下而能之是道有待於位而後行必中天

是則不能行此若子雖樂乎此而此道傳

存焉若夫盡得一世明膚之才而以所樂

乎已者教而育之以已之天覺彼之分天

且孟子於三樂則曰王天下不與存於中

為樂是皆本乎道心之正也孟子告時君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

定故也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

異

朱子曰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君子所性

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為堯舜在上亦

不見加添些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聖

得行其道使天下皆被其澤要得出行其

道者亦是人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我性

分之內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

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

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

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

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

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

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

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

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
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
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
曰粹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
唯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
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
所加損也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三

罍

新安陳氏曰順謂順其則也當玩味根字
生字其根深則其積盛其積盛則其生發
自不可遏矣
朱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
在心上相離不得纔有些子私意便刻斷
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本根著在土上方
會生其色也粹然便從那根上發出來且
性字從心見得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
中○君子氣字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
生時這箇根便著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
衆人則合下生時便有氣稟物欲一重隔
了這箇根未著土蓋有殘忍底心便沒了
仁之根便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
狠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
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便只
要去其氣稟之隔教四者之根著土而已
○四體不言而喻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
如此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手容
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足容
自然重
竟軒蔡氏曰先師云看文字當看大意又
有句語中何字最切要仁義禮智根於心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三

罍

根字甚有意蓋根於心者培養得厚盛則
發於外者自然粹面盎背到得手足順便
不覺其所以然
通旨朱氏公遷曰言性自理而言止言人
心之理而事物之理在其中也子貢舉夫
子所言性與天道之大凡則汎以人心之
理言之也孟子以性之全體言故謂仁義
禮智根於心子思即誠之體用言故以仁
知皆為性之德謂之德性者本其得於天
而言也謂之性之德者自其蘊諸我而言
也尊之則為存心之事知之則為致知
以理盡之事知其有性而不謂之命則為
新安陳氏曰道之大行如堯舜固所樂也
而於性分亦何加窮居如孔孟亦非所戚
也其於性分亦何損此君子所以惟求盡
其性分之在內者而無所慕於勢分之在
外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
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
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
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

為已歸矣

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新安陳氏曰仁人指伯夷太公前篇以為大老此以為仁人達尊三齒德居其二大老以齒言仁人以德言也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

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

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

可以無饑矣

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三

吳

餘見前篇

通考趙氏德曰孟子言五畝之宅者三梁惠王上首尾言之此首篇之首尾也至七篇又言而語加詳此一書之首尾也孟子拳拳王道不越乎此寓意深矣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

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

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

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

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

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南軒張氏曰以伯夷太公之事觀之則知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必歸之蓋善養

則其仁心之所存仁政之所行可知矣仁人見其然是以樂從之

慶源輔氏曰若無孟子此說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只如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

文而已

蔡虛齋曰新安陳氏以仁人為指伯夷太公非也謂當時仁人也或曰不指文王亦不必指當時只是承文王事流論箇道理

如此愚謂可依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例南軒說是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三

吳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

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

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水火民之所急宜共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

則無常心矣

華陽范氏曰先王養天下之民非人火菽

食之也唯不奪農時則皆得治其田疇

儉節用則可以薄其稅歛此二者使富足之道也又曰聖人之治天下既庶而後富之既富而後教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所謂菽粟如水火則民無有不仁堯舜三王之盛皆由此道也新安陳氏曰禮義常心即所謂仁也使菽粟如水火之多則民皆能推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至於慳吝不仁矣有餘則易公其有所以無不仁不足則各私其有焉得仁夫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民以食為天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豐財之源儉約以節財之流而已孟子言治豎鑿皆實如此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兕

陳崇峯曰陳新安說仁字謂推有餘補不足不至於慳吝不仁也本欲貼求水火無弗與之意但孟子語意所該自廣不如是之拘也

或曰此與養老章皆就聖人尋常經制上說上節為養老而言此則通論養百姓之理而教在其中使天下皆仁即在菽粟如水火非有奇政也觀韓非所云饑歲之菽勿帶不饑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而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可見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

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

字與不衡對明

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

慶源輔氏曰觀於海則天下之水皆不足以動吾之視遊於聖人之門則天下之言皆不足以動吾之聽亦猶仁則天下之衆皆莫能與之敵故亦曰難為衆也潛室陳氏曰仁不可為衆言仁者難為衆看有幾多人衆來到仁者面前皆使不得如太山之前難為山大海之前難為水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兕

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

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新安陳氏曰二者皆是於其用處知其本承上文以此聖道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本也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

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朱子曰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如孝真箇是做得孝成忠真箇是做得忠成了不是半上落下的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了慶源輔氏曰如自志學至於從心不踰矩而化之謂聖自志學至於從心不踰矩其間次第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實識也新安陳氏曰盈科而後進已見前篇盈而行之者溢於此而流於彼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辛

其事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之上引堯舜梁木之類是也此之以登山觀海與起遊聖門難為言以流水不盈科不盈與起為道不成章不達蓋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慶源輔氏曰聖道之大固有其本矣然自學者言之則又豈能一蹴而達哉故又必以水必盈科而後行君子之志於道必成章而後達者曉之以見學者當務實而有漸不可躡等陵節懸空妄想而卒歸於無所得

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一節兩言登山謂所處地位高則視下愈小觀海難為言謂既見大則小者不足觀聖門難為言謂既聽聖人之言則餘人之言皆不足聽第三節學者言聖人之道有本故用不窮第三節學者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壬

當學聖人以漸而進不可躡等也朱氏公遷曰此章不成章不達是進道必以其序中庸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及孟子序進道不以序則必躡等而陵節行道不以其序或至倒行而逆施斯所以貴乎有序也此舉其本體而以用功之道言之蔡虛齋曰孔子登東山節四句通是假借形容語○小註謂以登山觀水起聖門難為言者非○流水之為物二句此處對下句只是說盈此科而後進彼科亦足于此而通于彼也○盈此科以况成章而後進彼科以况入聖不必說幾個科幾節成章也○朱子下個所積者厚又是推原成章所以處蓋成章不是工夫字

陳紫峯曰成章前面有許多工夫在言必至成章之地方可達聖人之地非謂學者當自成章始也所以必說成章而後達者蓋成章是下學工夫盡頭處未到此是工夫猶有欠也或者不知孟子勉人盡力以求其至之意謂成章是一節過一節而立為善信美大之說非也

或曰大而有本本字不可忽但不必實指聖人之本失托物比事語意水之濶日月之明皆是失大處而本字亦躍然言外此孟子文章錯綜變化處註推言其理而已蓋聖人之本不可得而見故借水借日月以想像之存疑云源與明即本也此為水與日月言耳

芭山張氏曰通章自首至尾條言東山泰山條言水言日月條言流水總是托物比事不即不離只君子之志於道二句是實說是正說耳須知本文錯綜說去而學者或以漸而進不可躡等之意就末一節見之或專講正意不得託物形容語氣與卑拈

水字前後串合者皆非也

致同

致同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

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奎

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

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

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

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問這箇利非是有心於為利只是理不明

幾差些便入那邊去朱子曰然纔差向利

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

去所以謂之問朱子曰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

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

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為善者鮮矣此大學之道所以雖以誠意正心為重而必以格

物致之為先也新安陳氏曰善與利之間察之貴乎精而

為善之力守之貴乎一察之精致知之事也守之一力行之事也察之不精則認利

為義認人欲為天理者有矣守之不精則認利為義認人欲為天理者有矣守之不精則認利

今日為善明曰意焉者有矣必精以察乎善利之閒而不雜一以守其為善之力而

不移則庶乎不流為蹠之歸而人皆可為舜者將真可以為舜矣此章亦所以過人

欲擴天理也慶源輔氏曰程子又教人以靜時工夫也動靜相涵敬義兩立孳孳不已則庶乎可

以進於聖人之學矣新安陳氏曰未接物時敬以直內以立其

本及接物時義以方外以達其用此動靜交養內外夾持之功皆所謂為善也必如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奎

是而後為善之功始密矣不然則未接物時為無所用其為善之力乎

林次崖曰或問間與曾子所謂獨周子所謂幾何分別曰間比獨幾又後一步一念

方發或善或惡人所不知故曰獨其端甚微故曰幾時既發後一善一惡二者相並

在此其間則曰問○問字要看得明白利善二者相並在這裏一邊是善一邊是

利當其中乃是問二端雖已分乃是初分處故相去未遠只爭毫末如此看庶幾明

白或曰此警省危言也有謂舜不錄積而成者非是雞鳴而起為善者舜之徒也非便

為舜也為利者蹠之徒也非便為蹠也猶言距場墨者聖人之徒也然所以積為舜

極為蹠亦自此分矣故曰舜與蹠之分非舜之徒與蹠之徒分也○問字不說開

說合正是喚醒學者使他時時自省不墮

入利一邊。看彼此各半。總是符。南北兩
歧。總歸一路。問字之義自明。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
為也為我之
為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
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
利物舍國而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毫
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
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
利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
之一毫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朱曰世固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番

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
弗聽
朱子曰莊子數稱楊子吾恐楊氏之學如
今道流修煉之上其保盡神氣雖一句話
不妄與人說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
微似義耳然不似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
頂也放至也

南軒張氏曰摩其頂以至踵一身之間凡
可以利天下者皆不惜也

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

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道也權稱錘
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
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
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
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
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
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
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
排者則不中矣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圭

程子曰中無定體惟達權然後能執之
龜山楊氏曰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
量輕重而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
得其平矣今夫物有本重而末輕者執其
中而不知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
新安陳氏曰不可知子莫之固執耳非謂
兼愛湯之執中為不可也
程子曰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
踵為之此皆是不知中至子莫執中欲執
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
朱子曰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
文同則意異蓋精一之餘無適非中其曰
允執則非徒然執之也子莫之執中其為
我之過而於楊朱之深其兼愛不敢為墨
之過而於三聖之中執其一節由子莫以
故由三聖以中為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
中則其中死中死之活者隨時隨事而無
中中之死者非學聖人之學不能以權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
以稱物之輕重而遊移前却以適其中蓋
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者也程
子謂子莫執中此楊墨為近而中則不可
執也當知子莫之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
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
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
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
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
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
而不可執也殆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
既不知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
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為小人
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流而為
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而
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
中可得而識矣
慶源輔氏曰楊氏資質畧偏於剛毅墨氏
資質畧偏於寬厚只緣不知至理所在而
各流於一偏淪胥不已遂至各極其偏一
則為我一則兼愛至於子莫又自其末流
觀之而知楊墨之皆失中也乃度於兼愛
為我之而而執其中其意固善而於道亦
近矣然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
中無定體若但膠於一定之中而執之不
能如稱錘之因物輕重而前却以取平則
與二子之執一者亦無異矣若子莫者是
要安排箇中來執之也
問書之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之說二者
分辦如何潛室陳氏曰允執厥中乃時中
之中觸處是道理活法也子莫乃執一以
為中死法也霄壤之異
新安陳氏曰安排有以私意揣度之而不
順其自然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堯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堯

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新安陳氏曰為我者惟知有己不知有人
似義非義而有害於仁兼愛者愛無差等
南軒張氏曰為我兼愛皆道也當為我則
為我當兼愛則兼愛是乃道也彼墮於一
偏者固執夫道而於其間取中者是亦舉
其一而廢其百耳
雲峯胡氏曰吾儒亦有所謂中所謂一但
吾儒之中也隨時以取中異端之中也執
中而無權吾儒之一也一以貫萬異端之
一也一而廢百
新安陳氏曰舉一偏而廢百端百者言其
多耳
問中一名而涵二義這箇中要與喜怒哀
樂未發之中異與時中之中同日然
朱子曰子莫見楊墨皆儒在一處要就二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
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
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
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
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
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
權鄉鄰有闕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闕而不
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
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

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排尋討也原其意
三過其門而不入在再稷之時則是在顏
子則不可居陋巷在顏子之時則是在顏
禹稷之時則非中矣居陋巷則似楊氏三
過其門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
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為我而非為我
通音朱氏公選曰子莫執中與聖人之中
則膠於一定以為中所以然者以其無權
故也若有權以稱之斯得事理自然之中
林次崖曰看此章書當分別楊墨是如
子莫是如人墨子則一為人不復為我
我皆偏于一子莫則一為人不復為我
為我而為我當為人而為人彼此迭用初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堯

○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
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
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饑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
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
擇而失其正理

朱子曰饑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
甘亦以為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

雖不可亦以為可

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
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
矣

慶源輔氏曰人若能不以貧賤動其心而
於富貴辭其所當得而受之其不當得則
不受之則過於常人遠矣過人之遠則不
憂其不及人矣

新安陳氏曰富貴有當得不當得之正理
知之在心如飲食有美惡之正味知之在
口日腹因饑渴而失其正理人多未知也孟子
心因貧賤而失其正理人多未知也孟子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堯

因舉人之易知者以聽人之未知者夫貧
賤不與饑渴期而饑渴必至自非有守之
君子必不能忍饑渴遂厭貧賤而求富貴
以害其心之正理矣是害口腹者饑渴也
害心者亦饑渴也饑渴能害口之正味不
當以害心之正理也饑渴能害口之正味不
可貪可賤而不可與為不義也人能不以
貧賤動其心不以饑渴之害害其心則必
不厭貧賤以脫饑渴必不肯受富貴以圖
甘肥而不慮不及人矣凡此皆孟子所以
遇人欲而存天理也
蔡虛齋曰言心不為貧賤所害如口腹之
于饑渴然則過人遠矣語意如所謂以安
社稷為悅者不可依款安說謂貧賤不與
饑渴期而饑渴自至須看上文是平說以
彼喻此不成此處又合言之決不是只看
大註亦自分曉貧賤之故或以為饑渴者
貧賤之故也極可怪故字輕只如言事故

之故。非所以然之故。○不及人不為憂矣。言其所造之過人也。只就人能無以饒焉。之害為心。害上說。不必存。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則又何必謂不患德業之。韓魏之家三句之意。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辦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在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卒

慶源輔氏曰。介有分辦意。則與界限之界。同。凡事各有界限。甚分明。不可踰越。新安陳氏曰。介有剛介。特廉介之意。惟其有分辦。所以能如此。亦如廉本訓廉。問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明。邪乃所以為和。邪與山楊氏曰。觀惠之和。宜若不介。故此特言之。問何如。柳下惠之才。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為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新安陳氏曰。不以三公之貴。移奪其所守之介。和而不流。故也。汪氏曰。伯夷餓于首陽。伊尹祿以天下。不願。皆能不以三公易其介。獨稱柳下惠何也。以惠之和。謙於不介。故也。雲峯胡氏曰。人皆知夷齊之清。而不知夷齊之清。而有量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柳下惠之和不流。故也。

所明字希呂
人何原皆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卒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辟讀作譬。音亦與伊同。

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新安陳氏曰。集註於語夫子之。數伊下。云七八尺曰伊。愚按。周書為山九仞。孔安國云。八尺曰伊。鄭玄云。七尺曰伊。集註兩存其說。數蔡氏傳從孔說。愚證之。周禮匠人。

知惠之和而不流。孔孟之言。皆闡幽之意也。微顯是帶過說。新安陳氏曰。微顯闡幽四字。出於春秋。傳序本以言孔子作春秋之意。於顯明者。則微之。幽昧者。則闡之。集註以為孔孟之論夷齊。柳下惠。亦得此意。蓋夷齊之清。惠之和。此其顯而易見者。夷齊之不念舊惡。惠之介。此其幽而難見者。今則微其顯而闡其幽。聖賢之至公至明如此。蔡虛齋曰。不以三公易其介。猶伊尹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以萬鍾。不顧繁馬千駟。弗視也。而陳氏不以三公之貴。移奪其所不云。不以天子易其介。豈不尤為介邪。源詳之。芑山張氏曰。全要從和內想。出他的介。惠惟介所以由由不自失。若徒與世浮沉。何以為聖。

為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蓋其為溝洫澮是加一倍之數尋八尺也仞亦八尺也度修廣則計之以尋度高深則計之以仞是澮之廣與澮各一丈六尺也以此觀之則孔說為是鄭說恐非慶源輔氏曰為人而未得為聖人言治而不及於堯舜皆為未及夫泉也雲峯胡氏曰當與論語譬如為山一章通看學問垂成而不至於成者可為戒矣而末至者言之餘如勉人進學之辭為學日知其所亡深造之以道及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知之成功也凡教人以不可自畫者皆此類陳紫峯曰有為兼為治為學說猶為素井是警人之辭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空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程子曰身之是身踐履之也假之者身不行而假借之也張子曰堯舜固無優劣及至湯武則有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言惟孟子分出遂知堯舜是生知湯武學而能之龜山楊氏曰堯舜性之由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者也五霸則假之而已非已有也若管仲黃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昭王南

征不反非謀伐之本意假此為說耳朱子曰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田地○問性善之善與堯舜性之性如何曰性善之善字實性之性字虛性之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又曰反之是先失著了反之而后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性是自然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來底湯武固皆身之但細觀其書湯身之之功恐更精密湯有德德如武王湯未必有此意新安陳氏曰孟子論堯舜湯武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與此章為二而互相發明反之即復其性也論五霸者不一莫切於假之一辭曰以力假仁者霸與此章為一字為褒貶與誅心之法者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空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嘆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慶源輔氏曰其初不過以之欺人而其終遂至以之自欺朱子曰惡知二字為五霸設如云五霸自不知也五霸久假而不歸安知其亦非已注氏曰舊說之意謂若能久假而不歸則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三

齋

固所有者將自得之是為假者謀假者之初
意全非天理而以人欲之私行之合下已
差矣加以久假則私意纏繞以終其身虛
偽益甚膠固莫解其得為真者之乎是皆
學術心術不正不能辨公私理欲之幾者
之論宜朱子明辨其誤也
問假之事真所謂幽沉仁義非獨為害
當時又且流毒后世朱子曰此孟子所以
不道桓文而罪管晏也且如與滅繼絕誅
殘禁暴懷諸侯而尊周室百般好事他都
做只是無惻怛之誠心他本欲他事之行
又恰有這題目入得故不得不舉此
子所以有功之首罪之魁之論
雲峯胡氏曰信之者自然而然而身之者當
性而然假之者似然而實不然而身之者
其非真有
蔡虛齋曰久假便是歸不必說不歸于
真言其假之久而安也所謂居之不疑相
似
林次崖曰五霸假之言非性非身但假借
這道來自文也蒙引曰五霸性中原自有
真仁義乃置真者不用而外尋個假者以
自文可嘆也此說最醒人
芑山張氏曰論真假與論性反稍別性之
身之俱要隱隱含不假的意思湯武非離
了本來性分做工夫只他從身中見出性
來身字正不離性字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
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子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
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孟子是
人非
字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三

齋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
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
者也
南軒張氏曰伊尹之事志存乎宗祀變而
得其正者也方是時太甲在諒陰故使之
先王墓側使之動心忍性而深思焉是伊
尹以冢宰攝政而太甲居憂于桐耳太甲
克終允德則於練除之際奉而歸亳焉其
克終雖由其自怨艾以改過實亦尹之至
誠有以感格之無尹之志徒以君不賢而
放之是篡亂之所為耳後世唯霍光放昌
邑王賀而立宣庶幾乎心存宗祀者然始
也建立之不審而至誠敦篤又不加焉其
於尹之志蓋有愧也是以嚴延年劾之以
為擅廢立無人臣禮而議者有取焉霍光
且爾况他人本為一身利害計者乎所謂
元惡大憝必誅而無赦者也
慶源輔氏曰公天下以為心豈一朝夕勉
強所能為哉非道全德備其素行有以信
於人至誠有以通於天者不能也
覺軒張氏曰孟子此兩語不惟見伊尹之
心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姦臣亂賊亦
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亦見處變僅
可之意而非正法也
通考趙氏德曰孟子論伯夷之清柳下惠
之和則皆言其有隘與不泰之弊於伊尹
之在殷三言之而獨不言其弊蓋所謂有
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者即此
任之弊也不與夷惠之弊同而乃於此
發之也其慮天下後世遠矣
蔡虛齋曰朱子此解云言太甲所為不順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三

奎

義理也。蔡九峯解書經。則別自爲說曰。狎習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言我不可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書。以是訓之。母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當時九峰已見孟子之語。而更之如此。不爲無意。或曰。攝王之事。周公之所無。而廢立之事。伊尹之所無也。惟元祀十有二月。太甲始居陰之時也。百官聽于冢宰。此處喪之嘗紀。非攝也。惟太甲者。立而不明。既乃肯去師保之訓。則亦戾後自用。而不可以順導矣。故尹于是因其諒陰營宮于桐。俾之寤。通先王之室。而作其憤懣之心。謂之放者。自內而外之言。非廢也。惟三祀十二月。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是起復之例。非再立也。始曰大甲。今日嗣王。其事亦已明矣。自漢羣儒以淺見臆經旨。而廢立之說倡。及霍光將廢昌邑。問田延年古有之乎。對曰。昔者伊尹相商。廢太甲以安宗社。光則遂決。天以光之不學而投之。延年隨俗無識之言。遂使後世信以尹爲果嘗廢立者。而莫之省也。或曰。伊尹之志。志矣。從民大悅看出。所謂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志如此。泛講志字者。非是。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

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

兮。孰大於是。

丹反 餐七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

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南軒張氏曰。伐檀之詩。非必欲君子稼穡而後食也。公孫丑以君子不耕而食爲素餐。其爲詩也。亦固矣。其弊將至於爲許行之徒之論矣。故孟子告之以不素餐之大者。夫君子仁義修乎身。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樂如其未用。子弟從之。則亦薰陶乎孝弟忠信之習。而足以善俗。若夫餽小廉而妨大德。猶未流而忘正義。非君子之道也。

新安陳氏曰。君子居人國。用則有功於君。而功業建。不用亦有功於人。子弟而風俗厚。豈爲無功而食乎。丑之見何陋也。則義之中有見幾之智。孟子之於齊宋薛。傳食諸侯。一章則言人之有功者。我當食。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三

奎

其人主於食人者而言也。不素餐兮。一章則言見食於人者。必有功於人。主於食人之食者而言也。是皆孟子自道之辭。所以解門人之惑者。如此。皆因論辭受而見處物之義。萬章問交際一章。亦兼辭受之義與交際之禮。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丁 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

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

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

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朱子曰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存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

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

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惡乎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

不在於仁義此士之所以尚其志也大人

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交

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

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慶源輔氏曰士雖未得位以行其道其志則須高尚方可志於仁義則高尚於利欲則卑汗

通旨朱氏公遷曰匹夫不可奪志孔子沈

為學者言人不可以不尚志也孟子專為

王子言為士者但當尚志也

南軒張氏曰殺一無罪而推仁由是而體

之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

有而取之為非義由是而體之則其義之

不遠由則不他居仁則體立由義則用行

大人之事亦不越此而已矣

新安陳氏曰此章因王子問士何所事對

以士志乎仁義已備大人之事蓋志者事

之本未為者也事者志之用有為者也志之所向素高則事之大本已立一旦得大

人之位舉而措之耳何必待有事迹可見

而後始謂之有所事哉若農工商賈小人

之事不特非所當為亦不屑為且不暇為

也

通旨朱氏公遷曰仁存諸心義形諸事是

仁為體而義為用也然指仁義而名之則

以人心人路言就仁義而形容之則以安

宅正路言

芭山張氏曰大人之事備矣不必說豫備

當是全備的意思居仁由義如土便該括

大人之事了豈待作用發見處纔究他底

裏志內含蓄弘大須將志事看得一體方

合孟氏語意○體用合仁義說非體屬仁

義屬用也家引云大註大人之事體用已

全體謂仁用謂義按此說未確或曰仁義

盡于已足體指于民謂用居由中都包括

盡了此論足駁正蒙引宜玩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交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

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

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

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

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

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

以為賢哉

南軒張氏曰仲子節小廉而廢大倫其不知義已甚矣

然自守如此則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此猶名而強矯者或能之故孟子以爲是特舍簞食豆羹之義而已蓋未以爲賢也若夫安於人倫使之各盡其道則非盡性而樂循理者不能故孟子言此以曉齊人使之勿迷於小而必察其大耳
新安陳氏曰孟子於陳仲子其對匡章既深非之此又申言之一章當參看
通旨朱氏公遷曰伊尹之一介不取與亦其義之合於聖人者故孟子稱之如此若微生之與害於直仲子之操害於廉則皆不合於義者也故夫子以微事斷之孟子子以大節斷之欲人以之爲戒耳皆因論人而見處物之義
或曰仲子無讓國實事但以不居不食推之設若與之齊國必不肯受人便以爲大節而信其賢孟子獨以此爲小廉卽與舍簞食豆羹之小一微講舍簞食豆羹勿入矯各意但對下文大倫則爲小耳使大倫不虧則與三以天下讓祿以天下弗顧何異○簞食豆羹之不受齊國之不受皆不可謂不義也故子之以義而特齊視之以簞豆以義之大小論不以所讓之大小論惟其由好名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丰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

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

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扶惡平聲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丰

之父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

濱而處終身訖然樂而忘天下

躡音徒訖與欣同樂音洛

雖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

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

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

發○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

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
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
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
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雲峯胡氏曰。卑但知有天子之法。天理也。
若臣人倫之至也。舜但知有父。天理也。父

子。人倫之至也。朱子曰。某嘗問李先生。以此事。先生曰。剛

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

身所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

然此亦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

處亦須變而通之。蓋法者。天下公共在。卑

陶亦只得執之而已。若人心不許舜棄天

下而去。則便是天也。卑陶亦安能違天法

與理。便即是人心。底亦須是合下有如此

底心。方能為是。權制今人於事。合下無如

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執之

而巳矣。非洞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

謂止於至善者也。

南軒張氏曰。舜之有天下。初不以天下與

於已。循天理之當然而已。為替贖殺。人而

枉其法。而失天下之公。若致辟於替贖。則

廢父子之倫。是皆雖有天下。不可一朝居

者也。舜寧去天下。而存此義耳。舜非輕天

下也。義所當去。視天下猶敝屣也。是故在

鼻陶則使舜得以仲其竊負之義。存舜則

以此而可以終身。夫何求哉。循天理而已

善發明舜之心者。其惟孟子乎。若後世以

利害之見。論之。則謂天下方戴舜而類其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圭

聖賢夫張

治舜乃夫之得無廢成業而孤泉望乎此
不知天命者也。聖人所以為治。奉天命而
已。若汨於利害。而失天理之所在。雖舜亦
何以治天下哉。或者以為鼻既執贖。舜
鳥得而竊之。蓋未之思也。鼻既執贖。於
前而使舜得伸其竊負之義。於後是乃天
理時中。全君臣父子之倫者也。微孟子孰
能推之。

汪氏曰。竊負而逃。畏天故也。新然之樂。樂

天故也。孟子之對。示後世為人臣子之道。

而已。以天子之父。殺之。不可。舍况其卑

者乎。以天下之大。且可棄。况其小者乎。

或曰。此章只是發聖賢心。事天理人情之

極。至而已。稍商量計較。便非聖人自然而

然。隨事中節之妙。蓋一雜商量計較之心。

則為人欲。非天理矣。一雜商量計較之心。

則為人欲。非天理矣。一雜商量計較之心。

則為人欲。非天理矣。一雜商量計較之心。

則為人欲。非天理矣。一雜商量計較之心。

則為人欲。非天理矣。一雜商量計較之心。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圭

劉厥葉妻得輩以為替贖真殺人。鼻陶真

殺之。舜真竊負而逃。司馬溫公又謂此非

孟子之言。皆未明此章大義。而徒以意見

求之。則失之遠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

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孟子曰

張鄒皆云美文也

王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睥然見於面盡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新安陳氏曰居仁宅者之氣象必德潤身而心廣體胖與王子賜貴之氣象又不侔矣

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埳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畜

問孟子先言居移氣養後言公卿有公養底奉養居貧賤有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南軒張氏曰居天下之廣居宅乎天理者也宅之之義則其氣質變化有不獨然而然者矣夫聖賢相去雖有先後而無異其氣象如出一人以其所居之同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重在居廣居一句其能之居猶足移氣與賤者異廣居之居其能充吾正氣而與人異也必矣蔡虛齋曰此無他居相似也或以為守者之言大抵孟子言或泥法耳况呼門時守者尚未知其為皆君也註不必泥可用前篇君不得而用條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者為證

邑山張氏曰魯君事引以證王子而居廣居之意自見于言外存疑云此無他居相

彼一句之下當點一句云以此觀之則居之能移氣也可見而居廣居者信乎能變化氣質矣愚意此句訓讀宜耳語氣果滯其不見孟子立言不即不離之妙大處此說不必從

○孟子曰食而弗愛不交之也愛而不敬獸

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

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畜

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

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趙師曰實謂愛敬也慶源輔氏曰世衰道微在上者皆不知有恭敬待賢之說而惟恃其有幣帛之聘在下者惟知有幣帛之議上下之情交驚於上而不知有義理焉故孟子發此論以發於心者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蔡虛齋曰君子不可虛拘言非謂君子當面虛拘也虛字從無實字生非謂君子當

去不可虛拘也。既是君子。自能去矣。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入理。然後稱其名。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美

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通考程氏勿齋曰。至誠盡性。充其形色。是曰踐形。龜山楊氏曰。莫非形也。自聖人言之。目之所視耳之所聽。以至口之所言。身之所動。不待著意。莫不合則。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未至於聖。則未免有充焉。若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等語。是也。故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朱子曰。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如一顰一笑。皆有至理。○形色上便有天性。視便有

此不人與聖形之可與味聖
止與常人乎踐形便則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老

免虧欠才於性。分有虧欠。卽是空具此形。色不能充。踐滿足也。○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二者之分如何。曰。形色爲性。是引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爲性。是逐道理。出形氣外。去霄壤之分。新安陳氏曰。程子之說。蓋自踐字推廣之。衆人全不能踐者。也。賢人雖能踐之。而未盡者。也。聖人則極能踐之。而無不盡者也。如洪範五事。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肅。又哲謀聖皆踐形之意也。通考朱子曰。色在形裏面。猶言容貌也。又曰。人生天地莫不有形。莫不有色。而本其有得於天者。則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所當然之則。焉則是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陷於氣稟。扭於習俗。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

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雜於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蓋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有以踐其形本有是物而又能修其實以副之也蔡虛齋曰非指形色為天性也形色皆天性所在也此形而平說故註云有形有色然色非有出于形之外也故目之視耳之聽手足之持行一動一靜一靜便是色也故下文只言形猶居移氣養移體下只言居○踐形猶云實其形謂不虛之也以能盡其形之理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菽之喪猶愈於已乎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夫

已猶止也

新安陳氏曰丑附其說謂三年短而為菽猶勝於止而不為者乎

孟子曰是猶或紆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紆之忍反

紆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傳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夫

儀禮喪服章記公子為其母練麻衣衣縗緣為其妻縗冠葛紵帶麻衣縗緣皆既葬除之縗緣者至小祥用練易其冠又以練為中衣以縗為領緣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扶夫音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蔡虛齋曰齊宣王欲短喪何以決知其為父母之喪乎曰喪服自期以下則諸侯絕

矣故知此所短者為三年喪也而王子學死其傳為請數月之喪亦可決知其當時已葬而除之禮已廢故有是請也請者亦其得如既葬而除云耳○或疑是自短其父母之喪然按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則父服之除宜已久矣孟子之遊宋必宣王始立之日也豈為其母或生母服乎因自短其服制而又推以及國人所謂莫之禁而弗為者○教之以孝弟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虐是正意而喪之不可短數字乃附說也在本言外而意寔有之故集註及之○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緇緣既葬除之此便是終喪也然當時此禮已廢之說為是故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若既葬而未忍即除則其情雖厚亦為過制矣古云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其傳之所請殆非既葬而未忍即除者乎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全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後之不同

慶源輔氏曰如時雨化品之高者成德達則其次也答問下者也私淑艾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其生也後不能及門受業者也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

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程子曰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朱子曰時雨化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如孔子告顏淵以四勿告魯子以一貫所謂時雨化之者新安陳氏曰惟人力已至而後時雨可化惟顏曾力到功深而後孔子之化可施使他弟子而遽以是告之是猶種殖之力未至雖有時雨亦不能速化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全

賜

朱子曰成就其德德則天資純粹者通達其材材是天資明敏者雲峯胡氏曰孔門四科顏曾冉閔皆以德行稱孟子五教集註則以夫子之於冉閔為成德而顏曾為達財之化何也蓋自顏曾以下皆在夫子教之中而顏曾二子獨得夫子化之之妙也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南軒張氏曰成德達財答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此則專為凡答其來問者也雖鄙夫之空空所以答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

內有私淑艾者

慶源輔氏曰樊遲之相鄰萬章之淺率孔孟皆必候其問而後告教之是也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

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子未得為孔子徒也

予私淑諸人也

朱子曰艾艾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意艾制艾亦取諸此○有答問者未及師承只是來相答問而已私淑艾者未嘗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師慕之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全

是亦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趙氏曰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焉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蔡虛齋曰有私淑艾者亦主教者而言蓋其教澤所遺有以成就之也凡道德足以師範後學者皆有私艾之澤必併此言之以然後足以盡君子之教○大註云若孔孟之子之門矣而論語子禽問于貢姓端木名賜乃先云子禽姓端木名賜于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二說不同下文云或曰亢子

貢弟子未知孰是然則後說與此說為不相展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

彀率彀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狃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全

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

○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朱子曰引而不發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躍如是道理活潑潑地發於心而前如由中躍出○引而不發躍如也

經 169—515

得是引箇甚麼是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麼
物事躍在面前須是發起這心與他看教
此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精微
妙處○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
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
容說然雖不說只緣撥動那頭了時那箇
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
發箭雖不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這物
事了
南軒張氏曰聖人之道天下之正理不可
過不可不及也自聖者視之以爲甚高而
不知其高之爲中也自隘者視之以爲甚
大而不如其大之爲中也猶彼而遷就則
非所以爲道矣能與不能則存乎其人耳
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正大之體而天地
之情也學者循繩墨殺率而勿舍焉及其
久也將自有得不然勸懲助長爲害愈甚
矣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舍

注氏曰君子雖不貶道以徇人亦未嘗離
人絕物而使人不可幾及也
聖人胡氏曰道有定體故卑不可抗高不
可貶是之謂中道而立教有法故語不
能驟然不能盡而在乎人之能者從之
新安陳氏曰道有定體謂中道而立教有
成法謂繩墨殺率卑者不可抗之使高
者不可貶之使卑卑者不可抗之使高
者謂繩墨如也然玩味之有無窮之妙
蔡虛齋曰大匠不爲拙工二句以起下文
之君子引而不發一意也人參于上節將
大註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云云先
發出了遂于下節語勢牽纏重復不知此
兩節同是一個道理上是比况下是正言
也○此章總是言教有定體而其所以教
有成法者以其道有定體也語不能顯
不可貶者道有定體也語不能顯

藏者教有成法也亦惟其卑不可抗高不
可貶故語不能顯顯不能藏胡氏陳氏所
分貼俱難從
陳紫峯曰引而不發朱子小註謂漸啓其
端而不竟其說者與大註不合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
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
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
不離也

記檀弓下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
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金

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
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
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
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趙氏曰道不可離也雖時有治亂已有窮
達非道殉身即身殉道以死相從豈可得
而離哉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華陽范氏曰君子遭世之治則身顯而道
行得志澤加於民故以道從身遭世之亂
則身隱而道不行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故
以身從道以道殉乎人者陳氏所謂枉尺
而直尋也古之聖賢以道殉身伊尹周公
是也以身殉道孔子孟子是也君子窮達

不離乎道。道可以處，則處道可以出，則出
人者，雖得之無所用也。惟用其道，以道殉
南軒張氏曰：身與道不可離也。以道殉人
則是可離矣。烏有所謂道哉？
新安陳氏曰：妄婦以順從為道，故亦曰道。
孟子見有身，徒顯而道不行，道不行而身
猶不知隱者，故發此論。言當隨時之理，亂
而酌身之進退，非道殉身，則身殉道，身與
道不可須臾離也。使道不殉身，身不殉道，
即是以道殉乎人矣。
林次崖曰：未聞以道殉乎人。主意正在此。
一句當時仕者皆以道殉乎人者也，故發
此言。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

答何也？
更平聲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全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
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
焉。
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
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

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慶源輔氏曰：學者之心，須是專一。方有受
教之地。有所挾，則二三也。
新安陳氏曰：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勲勞，
已嘗有功勞於師，故謂已與師有舊好，恃

此以來學望師，待以異意而教之者，所不
當答。

南軒張氏曰：受道者以虛心為本，則能受
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故
空空之辭，夫聖人亦竭兩端之執，而滕更
挾二，故不答也。使能思所以不答之故，於
所挾致力以消之，是亦誨之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
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
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朱子曰：厚薄是以家對國言之。又曰：所厚
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全
之不能已者。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
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

同歸於廢弛。

覺軒蔡氏曰：進銳退速，其病正在意氣方
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

後始見其失也。
慶源輔氏曰：不及者之弊，則愈見其不及，
流於欲者之所為也。過者之弊，則其退也
可立而待，後於氣者之所為也。欲肆則無
極，氣過則易衰，循理而行，則有漸而可維

勿軒熊氏曰前二句則見之處事接物之
間後一句則本於立心講學之際
雲峯胡氏曰前二者是當用心而不用心
之弊後一者是過用其心之弊不用其心
固宜廢弛過用其心者亦同歸於廢弛過
猶不及也
蔡虛齋曰厚薄看來不可依朱子小註專
作父子兄弟對外人說各有各有厚薄○於
不可已而已者大註三者之弊理勢必然
或以其進銳只是不可已與所厚者其千
三字意若不合矣蓋果如其說則只是二
者
林次崖曰周平王忘父之讐宋高宗忘父
兄之讐是不可已而已者唐明皇一日殺
三子是其所厚者薄也進銳不但進修爲
治亦然如所謂求治太速更張無漸者亦
是
芭山張氏曰接物處事皆根立心說以心
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父
與事物不相離也非前二句屬處事接物
後一句屬立心講學勿軒說未確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
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
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
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
尹氏曰何以有等差一本故也無僞也

有親疎之殺也於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夫其貴賤親疎之等差此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

新安陳氏曰暴殄者固非愛物矣梁武之宗廟不用犧牲亦非愛物之宜蓋愛之而仁是以仁民者仁物也無怪其於民反不仁也墨氏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非仁民之宜蓋仁之而親是以親親者親民也無怪其無父而於親反不親也是皆倒行逆施之道無次序無等差非仁矣

東陽許氏曰愛之而弗仁之愛愛惜之意不輕用物不暴殄天物之意仁民之仁乃愛之本義親又重於仁

通旨朱氏公遷曰愛親是愛之所由立愛人愛物是愛之所由施皆偏言之仁也東陽許氏曰此章四仁字皆言仁之用程子推已及人正訓仁字推字亦要輕看以已所有推出行去爾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卒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也博矣

問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所謂親賢者乃治天下不易之務若當務之急是隨時勢之不同堯之賢象治水舜之舉相去凶湯之伐夏救民皆所務之急者朱子曰也

也博矣

也博矣

也博矣

也博矣

也博矣

也博矣

也博矣

也博矣

也博矣

也博矣

是如自然當務之急如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亦不用於耕耳又如夫子言務民之義應繁所當爲者皆是也又曰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此聖人之所急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若學圃學稼則是不急

新安陳氏曰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知仁以實之

通旨朱氏公遷曰博施濟衆者聖人之所病爲天下得人者聖人之所能故曰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卒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

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怠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敝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怠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

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

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

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

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

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

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

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

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

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

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

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後也

曲禮曰毋放飯毋流歠又曰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濡淫也宜齧斷之乾肉堅宜用手

南軒張氏曰孟子所譬特言舍大狗小者爲不足察務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總小功

也先後具舉本末畢貫此所以爲道新安陳氏曰上文言智之知意務仁之惡

親賢爲務乃知仁之大者此取譬於喪服飲食以讎不能其大而求其細非知務者

也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務親賢爲務二務字

雲峯胡氏曰集註之意以爲識智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知識仁之全體則其用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三 全

宜無所不愛然智之用有當務之爲急仁之用當急親賢之爲務故不識其全體者

知之不周愛之不廣狹用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則知之雖周而精神散於無用受

之欲廣而德澤墜於下流泛用其心也輔氏以爲識其全體是言仁知所先後則爲

智非集註意新安陳氏曰當務爲急與親賢爲務門主

以卑謨能哲而惠及樊遲問仁知章之意推之謂智之所當務者即是急親賢之爲

務仁之所爲即智之所知亦儘可通南軒即此說也但孟子朱子之意本不如此蓋

知所當務所包甚闊不所竟以親賢當知此章乃平論智仁非論智仁相爲用也

四書大全辯孟子卷之十三終

四書大全辯孟子卷之十四 盡心章句下 如有汚邪必生員令賠補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四章極言當時國之禍九章論古聖賢二章言孟子出處餘皆講學修身齊家治國之事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大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弟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一

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大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弟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雲峰胡氏曰承所厚者薄親親仁民仁者無不受而言南軒張氏曰仁者推其愛親者以愛人不仁者以其恐於他人者恐於其親仁與不仁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流如此以及外者自慶源輔氏曰仁人之恩自內以及外者自本而推之也惟其自本而推之故雖無所不受而輕重等差蓋不可紊也不仁之禍由疏遠親者而欲從施者之紀極也始其欲而從流故其子第終不至殺身覆族不巳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斥其不仁之辭予之不仁是因其所行而知其所蘊二章皆以事言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二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春秋僖公四年齊侯伐楚楚屈完如盟于師盟于召陵南軒張氏曰春秋無義戰如齊桓公侵蔡伐楚如晉文公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至於不稟王命而擅用其師則均爲不義而已矣雲峰胡氏曰春秋書戰皆以著諸侯無王之罪召陵之師猶知假尊王之義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此章之意
蓋謂春秋無義戰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新安陳氏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作矣惟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春秋所以作也無義戰三字斷盡春秋諸侯兵爭之罪蔡虛齋曰春秋是皆春秋經非指春秋時也故註曰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云云彼善於此句要見得總是無義戰意○征與伐何別曰有不義之伐無不義之征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三

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張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此教人讀詩法也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此教人讀書法也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

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四

問血。流漂杵。乃紂之前徒。傲戈之所為。荀子以為殺之者。皆商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論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余隱之。云。魯語曰。祖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弘景註。易與本草。孰先。陶曰。註易。誤不至殺人。註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經為知言。唐子西嘗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詩本草。誤。其禍。疾而弘景。知六經。誤。其禍。甚矣。而大前。世儒。引經。誤。曰。血流漂杵。武王以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伐。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為。多。信。書。則。不。如。無。書。不。惑。之。甚。邪。反。以。孟。子。為。畔。經。豈。通。考。朱。氏。公。遷。曰。民。伐。罪。與。師。之。義。也。湯。武。之。師。是。已。春。秋。彼。善。於。此。者。假。義。而。已。若。魯。欲。伐。齊。則。貪。昧。而。不。知。義。齊。欲。滅。燕。則。暴。虐。而。不。合。義。季。氏。欲。伐。公。臣。則。強。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五

僭而犯義。宋不度德。只一力而稱兵於倍地。之四鄰。是又衡行賊義。以取敗亡者也。此蔡虛齋曰。據此言。則其所不信者。不止血。流漂杵之一言矣。然今通考。武成。其言。一皆平實。而可信。何也。且所關繫甚大。一。中。所。宜。用。也。古。人。凡。行。兵。兵。人。須。各。携。奔。鍾。板。杵。之。屬。為。營。壘。備。也。又。有。鑼。錫。之。類。行。以。為。鑼。鑼。為。營。壘。備。也。又。有。鑼。錫。之。類。林。次。崖。曰。觀。書。言。血。流。漂。杵。與。孟。子。之。言。異。須。知。孟。子。立。言。之。意。家。引。說。得。好。謂。孟。子。斯。言。非。初。不。識。書。本。意。蓋。直。反。書。意。而。言。之。所。以。拔。本。塞。源。而。為。生。民。立。命。也。或。曰。孔。子。所。刪。四。代。書。不。過。百。篇。而。漢。伏。生。所。傳。後。出。多。二。十。有。八。篇。為。真。古。文。孔。安。國。書。傳。後。出。多。二。十。有。八。篇。為。真。古。文。孔。安。國。離。帝。典。為。二。割。臯。謨。為。五。蔡。仲。之。命。稱。周。公。殺。管。叔。此。犖。犖。不。然。之。大。者。矣。秦。漢。間。有。張。霸。作。偽。武。成。及。他。書。數。十。篇。流。傳。孔。書。出。而。霸。書。始。廢。然。安。知。孔。書。非。以。霸。易。霸。也。計。孟。子。所。見。武。成。非。古。按。其。語。何。止。血。流。漂。杵。一。語。文。王。以。服。事。殷。孔。子。稱。至。德。奈。何。伐。商。動。文。王。考。謂。其。克。成。厥。勲。誕。膺。天。命。是。誣。文。王。也。孔。子。謂。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武。王。季。是。武。王。在。日。古。公。季。歷。尚。未。王。也。而。武。成。皆。稱。大。王。王。季。然。則。武。王。克。商。勿。勿。旬。日。無。矣。追。王。先。祖。不。已。急。乎。按。其。全。文。先。後。無。不。可。盡。信。何。但。武。成。一。篇。而。孟。子。獨。舉。此。者。惡。其。傷。好。生。之。心。與。于。不。仁。之。甚。者。也。世。山。張。氏。曰。孟。子。不。以。文。害。辭。二。句。雖。就。說。詩。而。言。武。成。取。二。三。策。雖。就。讀。詩。而。言。總。是。教。人。以。讀。法。耳。知。此。則。自。詩。書。六。經。以。及。他。書。皆。可。讀。皆。知。所。去。取。非。一。則。專。教。人。讀。詩。一。則。專。教。人。讀。書。也。小。註。大。泥。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六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

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故

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

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焉於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南軒張氏曰戰國之際以功力相勝善為戰者則謂之能臣以而孟子前以為當服

上刑今又以為大罪蓋所謂深故當時之

弊使之以循其本也循其本有道焉其惟好

仁乎好仁則無敵於天下若不志於仁而

徒欲以功力取勝則天下孰非吾敵勝與

負均為殘民而逆天也

雲峰胡氏曰觀此復引書而言則可知前

章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矣大抵此四

章亦相承而言一章以梁王之戰為不仁

二章以春秋之戰為無義三章言武王仁

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四章言湯武

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四章言湯武

東陽許氏曰孟子之善為戰之人

仁政以愛其民乃以為大罪蓋國君苟能行

戴其政上矣其他國之民受虐於君者心必

歸於此矣人既樂歸於我我親上之民而

征虐民之事以證之

湯武之事以證之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七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

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

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

如此

南軒張氏曰聖賢之教人自灑掃應對進

退而上皆規矩也行著習察則存乎人聖

賢亦豈能使之然哉然而固不外乎規矩

舍規矩以求巧無是理也

新安陳氏曰巧即循規矩熟後自得之妙

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學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四

八

之覺悟處。未有舍下學而徑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未嘗以爲出於規矩與下學之外也。○本文如詩六義之比。未嘗說破。此乃以吾道之教者與學者言之也。

莊子大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室下。釋槌鑿而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不能以喻臣之技。臣亦不能受之於君。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袵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

趙氏曰。畫黼黻絺繡之衣也。

朱子曰。趙氏以果爲侍。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

南軒張氏曰。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可謂善形容舜者。蓋所欲不存。樂天而安。土窮而在下。則無一毫之虧達。而在上亦無一毫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四

九

之如故。無過而不得也。慶源輔氏曰。所性謂天所予我之性。分定雖大。行不加難。窮居不損也。夫貧富貴賤皆外物。之儼來寄也。聖人盡性。故湛然無所欣戚。於其間隨遇而安。不以物動已也。無所預於已。不以已隨物也。通考未氏公遷曰。有天下不與者。是不爲外物所役。若將終身。若固有之。樂在其中者。是不爲外物所累。安土敦仁。聖之至也。此皆卽其心之所安而言之。

鄭京山曰。周禮大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果。天子大祭祀賓客。王正裸。后妃亞裸。詩云。厥作裸將。酌祭獻尸曰裸。獻賓客亦曰裸。禮記投壺云。奉觴賜濯。卽果也。舊解女侍曰果。是以裸爲裸。程之裸誤也。舊終身。若固有之。總見外物不能爲損益。總是不動心耳。朱氏分不爲物役。不爲物遷。不爲物累。豈知不爲物累。與不爲物役。無甚分別乎。不必從。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南軒張氏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感應之理，未有不以類者。方其殺人之視，孰知人之殺吾親，其機固已在此乎？觀魏晉南北朝之君，互相屠戮，自今觀之，皆殺他人者，實自絕滅而已矣。孟子斯言，欲使時君無動於念，欲寡怨息爭，以保其宗廟親族，是仁術也。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議察非常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此以賦斂爲暴也。文王之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十

圍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圍爲阱國中，此以圍圍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新安陳氏曰：開有讖，有征，古者禁異服，讖異言，以讖爲主，今以征爲主而已。南軒張氏曰：古以義理爲國，後世徇利而已。古人創法立制，與天下公共，凡以爲民耳，以利爲國，雖古法之尚存者，亦皆轉而爲一己之計矣。本原不正，無往不失。先王之意，豈特爲關之暴而已哉？慶源輔氏曰：關則一而古今所以爲關之意，則不同。議察非常爲義也。天理也。征稅出入爲利也。人欲也。天下之事莫不然。孟

乾音
內之出音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士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朱子曰：身若不行道，則妻子無所取法，全無畏懼了。然猶可使也。若使人不以道，則妻子亦不可使矣。○問：不行於妻子，百事不可行，不可使人一事言之否？曰：然。南軒張氏曰：順理之事，則人易從，否則難。妻亦不能使之必從也。前言不躬行，則無以化之。後言使之非道，則不得而強之。然使之以道而行，行未至彼，亦未必信從。均於不行而已。是行道爲本也。然在行道者言之，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一事者也。古人謂進德者必考之於妻子，其是之

謂歟。然猶可使也。若使人不以道則令亦不化。然猶可使也。若使人不以道則令亦不化。言妻子至親近。仰吾以為天者。尚不可化。不可令。況他人乎。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慶源輔氏曰德貴蓄積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足以致之若夫挾一善一長而自以為足而欲以遊於邪世則鮮有不為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患乎年之有凶而惟患乎畜糧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之不周戰兢自持死而後已凡皆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主

以周其德也

新安陳氏曰積利厚者豐凶皆給積德厚者理亂皆正孟子不言利而此言之主周於德而言借以為喻而引起耳或曰亂非必全無德世衰道微賢者不能自持如楊雄事王莽苟或從曹操非亂與小有德而不能周也孔子之在春秋孟子之在戰國雖然不淳斯謂之周于德耳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

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

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朱子曰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本非真能讓國也徒

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為之耳這雖能

讓千乘之國那還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

坡謂人能破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

破釜正此能破千金之璧而人指其能

鄉者非指好名也苟非其人○常把此一段對

心勝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

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千乘

之國辭受之問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

也簞食豆羹得此好名之微矣人亦何暇

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微矣人亦何暇

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真情實

能乃發露於忽易不虞之地也

慶源輔氏曰矯情者務勉於其大而難久

至誠者不忽於其小而常有誠是以觀人之

法不於所勉而於所忽人之誠與偽見矣

所安即誠也

新安陳氏曰所安對所勉言勉強者多矯

飾於大而不免發露於小安焉者則實小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主

能乃發露於忽易不虞之地也

慶源輔氏曰矯情者務勉於其大而難久

至誠者不忽於其小而常有誠是以觀人之

法不於所勉而於所忽人之誠與偽見矣

所安即誠也

新安陳氏曰所安對所勉言勉強者多矯

飾於大而不免發露於小安焉者則實小

或曰苟非其人何甚着力非過脈語就其

名者翻轉看以見偽讓者之不能不暴其

真耳

芭山張氏曰集註不覺二字正見讓千乘

者之發不及覺處宜玩

慶源輔氏曰仁者德之首賢者總言其有德之人也令言則仁德之賢人也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南軒張氏曰信仁賢則君有所輔民有所庇社稷有所託好先有所憚國本植立而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古

堅固矣有禮義則自身以及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上下序所謂治也而有政事則先此三者為國之大要然信仁賢其本也信仁賢而後禮義與禮義與而後政事脩雖三王之所以治亦不越是矣
新安陳氏曰禮義由賢者出為政在人三者所以仁賢為本也何代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之耳有之而不信用與無人在人孟子不曰無仁賢而曰不信仁賢見仁賢信用之則有不信用則無此不信二字之深意
蔡虛齋曰國非無人也信仁賢則君無人矣狐朝在秦未可謂秦無人三良在鄭則楚知未可謂楚無人三良在鄭
芑山張氏曰非仁賢而遠信之空虛尤甚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

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鄉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南軒張氏曰不仁而得國得其土地而已豈得其民心哉然終可保乎孟子之言所當深味不可執辭以害意也後之取天下而國差久者其始所行亦必庶幾於仁不然雖得土地於一時亂亡亦相踵而至是其得也適以速其滅亡耳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立

慶源輔氏曰不仁而得天下如曹操司馬氏及五代之君皆是也鄉氏斷以得天下必如三代而後可者得孟子之旨矣雲峰胡氏曰騁私智可以盜之於一時非至仁不可得之於悠久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聚土曰封壝謂壇及埴埴也白虎通曰

天子社壇方五丈取五
色土封之諸
侯以黃土○周禮國社
東稷壇在酉各三級壇在
趙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
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
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以
問民貴君輕之說得不啓
手朱子曰以理言之則民
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不
聖賢之說則亦何詞之不
後人之禍者又豈止於斯
新安陳氏曰此以理言非
以分言也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
得乎諸侯為大夫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
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
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
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

沴則變置社稷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

擇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
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
民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七

宮稼故食之者為有功坊隄也以畜水障
水庸溝也○以受水洩水以其有功於農而
祭之也不通言歲凶則八蜡之神不得與
諸方通祭也
雲峰胡氏曰南變置字不同集註釋之亦
異變置諸侯者改立其人也變置社稷者
改立其祀神之壇壝而非改立其神也
南軒張氏曰人君雖時崇高之勢而忽下
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
稷使其知民之貴社稷次之而已不與焉
則必效故業不敢自恃惟懼其失之也
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王畏其
民而不敢虐使民畏其君而不敢虐使民
已者亡驕亢自居民雖迫於勢而憚之然
其心日離民心日之是天命去之矣
虞源輔氏曰天生民而立之世衰微至戰
國時為
是君為民而立也世衰微至戰國時為
君者不知其職視民如草芥而不知恤也

故孟子發此輕重之論而并及夫社稷焉
蓋社稷亦為民立故也於是反覆明辨之
其丁寧警切之意可謂仁矣
蔡虛齋曰民為貴只是匹夫匹婦或能勝
予之意蓋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
之民後世狃于民之不足畏而民之大可
畏者始見于天下○註田主考周禮句
解曰田主山神也樹立木為表也
芭山張氏曰通章只民為貴一句為主下
數節互相發非各為分釋各一節各釋一
句意便散緩失立言大指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

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

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大

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

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

餘見前篇

朱子曰孟子於二子論之詳矣雖以為聖
之清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
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發為
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
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
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述著
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問孟子序
孔子者也乃譽稱夷惠而深歎仰之何邪
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
易見且百世之貪儒鄙薄者衆一聞其

朱此未
確論子

可此陳
剛條氏

氏采案
此注引

條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充

而興起焉則其為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
之薑桂大黃則其為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
功為捷而田夫販婦大寒大暑之所便也
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迹
非深為道者不能照發其萬一如參苓芝
木之為藥平居不能照發其萬一而施於病
巷之問危惡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
及孔子其意殆以此邪
南軒張氏曰夷惠稱聖人以其聖於清
潛室陳氏曰伯夷柳下惠皆入聖來故其
清為聖人之清和為聖人之和作用處與
常人萬萬不侔但孔子猶為小成之聖
耳
王氏曰聖人達則澤及當時窮則風傳後
世於此不及伊尹者夷惠不為政於天下
所可言者風而已伊尹異於是故不及之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充
雲峰胡氏曰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
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
元氣也渾然無迹矣
或曰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是贊嘆之詞不
是證其為聖人處○況于親炙何只借來
形容百世必興之意而甚之辭不必求
他着落即如惠在當時有弟如路夷在商
季有若如紂皆不能化安知其所瞿然而
顧化者能有幾人
芭山張氏曰鑽仰不足感概有餘數句宜
玩至如以參木喻孔子以薑桂喻夷惠謂
參木徒有養性之益未必優于薑桂之伐
病則患孔子尚有缺陷處其功施於有不
逮夷惠處方且參贊化育豈復有不優于
夷惠者特孟子不及孔子耳朱子小註稍
故言夷惠而不及孔子耳朱子小註稍
不可從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子

朱子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仁是人之道理就人身上體認出來及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如中庸仁者人也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人自有生意脩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身言人自有生意脩是親而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者也○只仁與人合而見於人之身而尤著者也○以人與之便是仁也○天理言仁者人身之理也子思以生理言孟子以所以爲人之理言子思欲人推之而有序孟子欲以爲人之理即器中之道物中之則也中肅脩道以仁以仁之全體言仁者人也以仁之名義言親親爲大以仁之事實言

尤延之孟子仁也者人也下高麗本云云此說近是

新安陳氏曰若據此本則是合仁義禮智信而言之皆道也且又見得仁義禮智兼

信而言五常之道尤爲明備云

蔡虛齋曰愚按外國本之說理味俱短而朱子乃謂如此則理極分明何也蓋惟曰

仁也者人也即繼之曰合而言之道也此所以爲孟子議論若兼義者宜也云云合

而言之道也何意味雖非孟子亦能爲此矣且既曰仁也者人也則何所不該不當復繼之以云云矣

林次崖曰此是解釋仁道二字言仁即是

人之理而道則是仁與人合而言之也道

猶路也因人行方有個路亦因人行方有

個道不是懸空有個道路是因人行後有

故但說道便粘着人無人說不得道如曰

率性之謂道性仁也率之乃人也道者事

物當然之理當然之理仁也事物乃人也

豈不是合仁與人而言若單言仁只是個

性耳單言人只是個形耳合形與性乃謂

之道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亦可見是合

仁與人而言也合而言之依小註蒙引說

俱不明白愚說頗見分曉學者勿草草看

過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主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

已見萬章下篇
南軒張氏曰當其可即是道當去魯之時
則還遲其行爲道當去齊之時則接濟而
行爲道孟子學孔子去齊也非父母國而
有三宿出盡之需滯何也孟子於宣王蓋
有望焉故其去有春春不能已者夫其不
能以已是因道之新舊也
范山張氏曰既重出則南軒小註爲贅可
以刪而蒙引復煩其說何也存疑不置解
最是按郝京山云此語已具前篇重指出
贅數有深味其論似迂不必從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
交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圭

君子孔子也尼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

一交也

慶源輔氏曰陳蔡之厄聖人之極否也是
亦氣數之窮在聖人則何與焉
蔡虛齋曰按史記孔子去衛適齊凡三次
其第三次也因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
如陳又如蔡及葉朱子序說曰史記云於
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而陳
蔡大夫發徒圍之故絕糧于陳蔡之間有
困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
服于楚若昭王來聘孔子東蔡大夫安敢
圍之且據諸語絕糧當去衛如陳之時○
君子之厄於陳蔡云云可見史記蔡徒圍
之說未可信絕糧亦止是無上下之交
而懷資不足無從得糧耳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

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理賴也今

按漢書無俾方言亦訓賴

前漢季布贊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
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其書無俾之至耳
音灼曰揚雄方言曰惺聊也許慎曰賴也
慶源輔氏曰大不賴於口者言大爲衆口
所訕也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多口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

憎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圭

新安陳氏曰爲士者往往見憎于此多口
如語之屢憎於人

詩云憂心悄悄惓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

惓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

惓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

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

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

絕其音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

爲文王之事可以音○尹氏曰言人顧

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南軒張氏曰韓愈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新安陳氏曰文王孔子二聖人尚不免逢人之過怒況今能絕衆口之謗乎惟在自反而盡其在我者耳東陽許氏曰此章言文王孔子雖有聖人之德亦不免爲衆口所謗而其所以處之者如此然人雖謗之終不能損其令名孟子意謂稽雖爲衆口所謗但當自脩其德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

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孟

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

寡矣

慶源輔氏曰以已昭昭使人昭昭者求之已也以已昏昏使人昭昭者求之他人也尹氏引大學之說當矣能明昭昭則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若不自明其德則如面牆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移雖至近如妻子亦且不順況他人乎蔡虛齋曰在人君則人字兼臣民在人臣則人字兼君民林次崖曰此指當時之治人者言自諸侯至于大夫凡有治人之責者皆然芑山張氏曰兩個使字只一倒看不必着力說若云上使字精深下使字粗淺便非本文語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憂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條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禮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趙氏曰高子齊人嘗學於孟子去而學他術慶源輔氏曰禮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善端發處體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否則內爲氣質所蔽外爲物欲所誘而遂窒之矣新安陳氏曰學問漸進則禮義目開學問纔止則理義日室氣質習物欲皆塞理義之心之芽也學問廢弛譬之茅又生而塞子禹文王樂其固陋室塞可見東陽許氏曰山間之小徑條然有人行而不斷即成大路少頃無人行則茅長而遂塞之學問之道才有間斷私欲便生而塞天理之路矣通旨朱氏公遷曰此因傲戒學者而以理義之心言之也失其本心人心有害故其良心放心不求皆是此類蓋情者不能自強慾者不能自克此其所以爲衆人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一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

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

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

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趙氏曰按周禮考工記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餘蓋縣鐘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于旋之上為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獸名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美

辟邪皆旋蟲之類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

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

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

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

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

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

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

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

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周禮冬官下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國中城內也經緯謂塗也經緯之塗皆容方九軌凡八尺為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塗十二步也或曰高子樂以聲言未辨其為何樂通考字書亦並無以追為鐘紐者追義疑當為捷言禹樂尤捷擊之處皆捷疾欲絕有如蟲齧之形也

城門之軌二句與追蠡句應言禹鐘之追蠡非一朝之故如城門之軌非兩馬之力也如文王又千餘年其追蠡亦如禹矣異處在久上不在車所必錄上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毛

殆不可復復扶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

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

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華陽氏曰孟子在齊時之位方以仁義說齊王幸而聽其言故發棠邑之粟然而不行王政孟子言忠不令及再饑孟子遂不復言度其不可言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

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

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

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
適也負依也山曲曰隅櫻觸也笑之笑其
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

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南軒張氏曰世固有勇於爲善事者不察
夫義理之當然與否而必爲之蓋亦足以
悅於流俗然發不中節有害於君子之道
是若焉婦之類耳學者其無惑於衆之悅
而有動哉審諸已而已矣
慶源輔氏曰齊人之所望於孟子者利也
而孟子之所以自守者義也夫告君以發
粟賑民是亦美事固君子所樂爲者但是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无

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
故其義不當復有所言耳君子之所爲與
時變化主故常惟義理如何耳豈徇其
常所爲者以取人之譽哉
新安陳氏曰勸王發倉賑饑仁也知時不
可言而不言知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於智之中有制事之
義若孔子去魯遲遲吾行與膳肉不至不
稅冕而行則智之中有愛君之仁又按齊
人歸女樂孔子行是孔子所以去之本意
膳肉不至而孔子行則以明其用心之忠
且厚也此皆見聖賢見幾之智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
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
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
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
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
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
有命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无

性之所欲此即食色性也之性
願即欲也命則天理之則也不可踰越其
分限
朱子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合理
與氣而言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
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
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
爲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
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
若以其分言之困無不可爲但道理却恁
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
未嘗不同也
新安陳氏曰此命字合理與氣言貧賤之
安於分此以氣言也富貴之不過其則此
以理言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命兼理氣言貧賤而知
有分則是氣富貴而知有品節則是理此
性也有命之說不徇私以滅理是命於理
者我能立之之說不徇私以滅理是命於理
者我能立之之說不徇私以滅理是命於理
御氣皆以理制欲也又曰性是氣稟食色
而言不謂性兼爲富貴貧賤者皆非特地論
忍性專爲困窮患難者言之皆非特地論
性而推其語意脉絡則所謂性者各有所
指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
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
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
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
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
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
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
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行
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
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
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
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
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
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洪言約而
盡矣

四書大全辨

下孟卷十四

辛

朱子曰橫渠存云晏嬰知矣而不知仲尼
是非命邪此命字恐作兩般看若作所稟
之命則是稟得智之淺者若作命分之
命則是稟得蔽於此遂不知夫子此當作
兩般看
朱子曰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
此性字專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是所
遇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
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命也一
以所稟言之有一以所性言之所造之有淺
有深所賦之有應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
又有所性焉故當盡性○或說以五者之命
皆爲所值之不同如舜之於瞽瞍則仁或
不得於父子文王之於紂則義或不得於
君臣孔子之於陽貨則禮或不得於賓主
子貢不能聞一知十則智或不得於賢者
孔子不得堯舜之位則聖人或不得於天
道此皆命也然君子當勉其在己者而不
歸之命其義亦通
雲峯胡氏曰此命字專指氣而言然氣亦
有二清濁美惡氣質之不齊也高下厚薄
脩短氣數之有異也
朱子曰口之於味五者此固性之所欲然
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
皆命也是以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之
於父子五者在我則有厚薄之稟在彼則
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君子
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已須如此看意思方
圓無欠缺處○口之於味等固是性然亦
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等固是
命然亦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
惡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
有一箇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等若以爲性
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加蓋有命存
焉夫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如

朱子曰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專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是所謂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命也以所稟言之一以所性言之所造之有淺有深所賦之有應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或說以五者之命皆爲所值之不同如舜之於瞽瞍則仁或不得於父子文王之於紂則義或不得於君臣孔子之於陽貨則禮或不得於賓主子貢不能聞一知十則智或不得於賢者孔子不得堯舜之位則聖人或不得於天道此皆命也然君子當勉其在己者而不

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四
至

歸之命其義亦通雲峯胡氏曰此命字專指氣而言然氣亦有二清濁美惡氣質之不齊也高下厚薄脩短氣數之有異也朱子曰口之於味五者此固性之所欲然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五者在我則有厚薄之稟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已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缺處○口之於味等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等固是命然亦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惡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有一箇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等若以爲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不知蓋有命存焉至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四

王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四

三

仁之於父子等若以為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知蓋有性存焉須著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致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一齊有性焉是充廣道心欲其無不及也此段只要過人欲長天理前一節人以為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以為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脩所以孟子到人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且如嗜易泰而厭藜藿是性如此然芻豢分無可得只得且喫藜藿是性如此然芻豢分無可得此便是命然在我有薄處便有相愛淺底其厚在彼有薄處吾當致厚感他得他亦厚如聲腹之頑舜便能使烝烝又不格他亦○問仁義禮智天道此天之所以命於人所謂本然之性者也今日命有厚薄則是本然之性有兩般也若曰伊川以厚薄言人氣質稟受於陰陽五行者如此孟子才為有殊矣曰孟子言降才且如此說若謂稟受為非命也大抵天命流行物各有得不謂之命不可也命如人有貧富貴賤豈不是有厚薄知之於賢者則有小大聖人之於天道亦有盡不盡處曰如堯舜性之則是盡天道湯武身之則是於天道未能盡也此固是命然不可不察之於性未精室陳氏曰世人以上五者為性則見血氣而不見道理以下五者為性則見氣數而於常人所同有却人品節限制不可必得而人心安矣於常人說命處却以性言則人之於義理其氣稟雖有清濁不齊須是盡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四

三

力自做工夫不可專委之天而道心顯矣或曰明說性也命也是亦性命矣何以又曰不謂性不謂命蓋性也有命命也有性則知性命之說相須共貫析離不開若單言性單言命則是性命二處駁駁乎異端矣子與兩不謂直發明子思天命謂性一語也
芭山張氏曰時儒妄將性命看作兩樣舉以明程朱之說命于天道則貴成于已作義一節意見與同紛紛前一章之內而說者必分拆意見與同紛紛前一章之內而說者必分理一節言性命如此何其瑣碎支離不成文性也惟知命即寓性內看孟子所云天命之謂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知性即形色也形色內而口之於味一節道理暢然矣孟子所云知其性則知天矣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便知天命精微之理實有著落處而仁之於父子一節道理暢然矣按朱子盡心章註云性者心之所具之理天者理之所從出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天者人為害之形色天性章註云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夫孟子子之所謂性命前後無異詞無異義明矣豈盡心章之性專主理命專主天之所付而口之於味一色章之性專主自然之理詞與義乎安見盡心形色章之言性命與專主理而口之於味一色章之言性命與氣數之命然此一章之性言性命二字分別朱註欲牽合性命為一何不就本章白文思之愚不暇深辯但正言諸之曰本章白文曾自下註脚不啻曾指定性命或理或

欲或氣質氣數如諸說紛紛否。案引存疑。辯正大小註。往往有合道者。至此章獨無所發明。何也。願學者更詳之。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善

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朱子曰可欲是資稟好別人以爲可欲是說造人可愛也只是渾全一箇好人其爲惡則可謂之善人矣○有可欲之善然後有諸已而充實將去若無可欲之善則充實爲甚物譬如先計得真藥材然後修製以爲圖爲散若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問可欲之謂善若作人去欲他惡於有諸已之謂信不相協蓋有諸已是他說樂正子身上事可欲却做人說恐未安曰此便是他上事有可欲處人便欲他豈不是樂正子身上事與下句非不相協如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可欲爲已之欲如青所謂散脩其可願之意獨集註不然可欲是別人以爲可欲蓋若以爲已之欲則說得大體且人之欲有善惡之不同後也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

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慶源輔氏曰善固多端故集註言凡所謂善以該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表裏誠實無一毫勉強假托之意也朱子曰善人者或其天資之美或其知及之而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爲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真實有此善於已而無一毫虛僞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

充實之謂美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

而無待於外矣

朱子曰無待於外都是裏面流出來○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所間亦皆清和純然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人也○有諸已之謂信是都知得了實是如此做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充實之謂美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滿積實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慶源輔氏曰有諸已則已足知至意誠之事然又須見於履踐方得故云力行其善至於充滿其量畜積成實然後美在其中而無所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

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朱子曰美能充於內而已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見而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粹而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

慶源輔氏曰大則形見於外矣故集註以德業至盛不可加之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太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美

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

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

之而已矣

程子曰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至於化則已便是尺度量物便是一其未化朱子曰大而不化則其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方止春融東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也

慶源輔氏曰大則猶可以目見而指言至於化則無迹不可以目見不可以言傳無待於思惟無假於勉強從容自然與道為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

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朱子曰至於聖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無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盡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聖

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非思勉之所及矣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不有焉者也曰問可欲之謂善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曰善渾全底好人無可惡之惡有可喜可欲之善有諸己之謂性真箇有此善若下不有諸己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深入一節却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見於外化則化其大之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此六位皆他人指而名之之辭南軒張氏曰本領在可欲之善信者光輝者也化則為聖而其不可知則神也至於聖且神其體亦不外此而已又曰可欲之善聖神之事備焉人生而靜皆具此體至於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問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饋啜從子敖先
館舍後長者何也朱子曰言在二者之中
則其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
慶源輔氏曰意者樂正子雖能明善而亦
工夫未到於善未誠使其誠有諸已則於
從子敖之事當如惡惡臭而自不嚮邇也
新安陳氏曰樂正子資質純粹畧似顏子
故橫渠引此立論
慶源輔氏曰張子并顏子言之見學之不
可已如此○程子又發明學者只要諸

已有諸已則止不得自然趨將去故業且大可以馴致不然徒知其善而若有若亡則爲流俗所變而終亦必亡之矣新安陳氏曰此條重在有諸已之信慶源輔氏曰尹氏上下一理之說尤得其要惟其不可得而多故謂之神也雲峯胡氏曰須看尹氏上下一理四字善理也終而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粗淺神非虛惛在乎實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也新安陳氏曰自善信至聖神而下固懸絕矣然雖聖神之極致亦不外乎自善信而充之生知安行之聖人固不必由科級而進學知利行以下之希聖未有不由科級而進者可欲之善真能有諸已勉勉循循充而擴之以至於極雖此性之之聖有生熟之不同豈有不能如身之之聖者

四書大全辨
下孟卷十四
堯

恭虛齋曰。可欲之謂善三句。此猶是成已事。體之所以立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以後則兼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言之。體立而用有以行之也。○上下一理。謂自可欲之善。充至于聖神之境。至善之域也。地有不同。理無二致。所謂夫道一而足矣。人性皆善也。

或曰。正蒙云。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

誠善于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此訓優于晦菴而晦菴不入集註不得橫渠之意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

反正之漸大畧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南軒張氏曰兼愛者棄本而外馳為我者狹隘而私勝墨之比楊猶奢之比儉自為者固非猶愈於兼愛之反也泛者猶難反耳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豎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豎闌也招臂也羈其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罕

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究其既往之失也

○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

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雲峯胡氏曰於異端距之甚嚴者至正不可以容邪義之盡也來歸待之甚恕者至大可以容小仁之至也於此可見聖賢至正至大之心矣

蔡虛齋曰此為當時待異端者不得其術而發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

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新安陳氏曰用其一時并用二端也用其三一時并取其三也慶源輔氏曰此孟子言之以警夫取民無度者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罕

問布縷粟米力役之征周禮皆取之而孟子言用其一而緩其二朱子乃有夏秋之辨夫夏秋之說始出於唐不知何所據而云唐室陳氏曰緩非廢其征但不作一時併征之耳月令孟夏蠶畢而獻繭稅孟秋收乃登穀始稅布縷征之夏粟米征之秋乃古法若唐分兩稅始於德宗楊炎非此布縷粟米之征乃是取大曆十四年應子賦歛之數併而為兩稅名同實異失孟子之意矣林次崖曰兩稅夏秋二稅也三限蒙引無的說按楊炎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夏稅不得過七月秋稅不得過至明年二月夏稅至十月是歷夏秋冬三時秋稅至明年二月是歷秋冬三時或足三限限三時也蓋不必布縷取之夏粟

米取之秋力役取之冬者同其不并取以行民力則同也

○孟子曰諸侯之實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實得其寶者安實失其寶者危新安陳氏曰諸侯實人民而善政事以治之則有人有土而常為吾寶矣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四書大全辨下孟卷十四 聖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

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南軒張氏曰不聞道則為才所役道者理義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則才有所無所本而後用其才於是才始足以為人害惟也小有才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為國者乃信而用之亡國敗家其何日之有國變源輔氏曰才出於氣而有限才本自小則原於性而無方道本自大况曰小有才則又才之小者也不顧義理而惟才是有才則行險僥倖無所不至不至於顛覆不也孟子之謂無道其理之當然耳不以是

為奇中治曰或也生易勝治

白戰後諸說與此科條數官科同與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慶匿也言子之從四書大全辨下孟卷十四 聖

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

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

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慶源輔氏曰先儒多讀夫子作夫子而以為孟子自說朱子獨以為夫子而作問者

自悟其失而然者蓋不獨以殆非也下無曰字而知其然若以爲孟子之言則不惟重矣惟以爲問者之言則可取愚嘗謂近世好議論者往往以學者之失而議先生長者是其識量又不逮於當時獲屨者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慙慙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

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四
器

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廣西韓氏曰不忍者惻隱之事也不爲者羞惡之事也是皆本於性發於情而統於心人之所固有者也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心失其正而不能統夫性與情故有所當發而不發亦有所不當發而反發遂至於其有所不忍者或有所忍於其所不爲者或有時而爲而性亦從而忍於其所矣今教之以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推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如是則心得其職情得其正而性之所以爲仁義者得矣
西山真氏曰有所不忍不爲者此心之正也能卽是心而推之雖所忍者亦不忍卽仁也雖所爲者亦不爲卽義也
通考勿齋程氏曰推廣善端滿其所受是之謂充理無不通行無不得是之謂達理無不通以心言行無不得以事言焉也達

下學而上達君子上達處患也深故達皆
理無不通也家邦必達欲達則不達達不
達道達道遠德不成章不達達之天下皆
行無不得也授之以政不達人皆有所不
忍達之於其所忍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
其所爲則兼心與理言之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聲勝平

充滿也穿穿穴竈踰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竈之心而無不義

下孟卷十四

矣

南軒張氏曰人皆有所不忍皆有所不爲此其秉彝之不可泯滅者也然有所不忍矣而於他則忍之有所不爲矣而於他則爲之此豈有異心哉爲私欲所蔽而生道息故也若以其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豈非仁乎以所不爲而達之於其所爲豈非義乎自無欲害人之心而充之則其愛無所不被仁有不可勝用矣自無穿窬之心而充之則其宜無所不得義有不可勝用矣蓋其理本具於性貴於充之而已

處源輔氏曰此一節因前說而教人以充滿乎心之體也無欲害人之心卽是所不忍無穿窬之心卽是所不爲是心也其量甚大其用有常人能操所不忍以達於其所忍然後能充滿其無欲害人之心量雖所不爲以達於其所爲然後能充滿其

無穿窬之心量能充滿其心量則其用有常而仁義不可用矣
新安陳氏曰達如學水自映滄達之川自川達之海充如水達海而充滿於其中也惟達而後能充如擴而充之意
通考朱子曰此心之量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能推之於天下皆是未足以充其本然之量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

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

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吳

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

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問充無受爾汝之實朱子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惡不仁而不能使不仁者不加乎其身便是不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心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有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身有所未足定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新安陳氏曰朱子此條乃用趙註之說與集註不同蓋謂惡爾汝之名是惡人之輕受爾汝之實而去其可輕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人能充滿其無受爾汝之實行則所為無往非義矣意義較明白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雖微而理愈高決

不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餽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即此意

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

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吳

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達於此而悉去之

然後為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朱子曰餽是餽致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強說幾句要動人要說人是以言餽之也如舍富與他說却不說富為隱難要使他求問我是以不言餽之也下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裏面却不恁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仁○問此章先言仁義後專言餽何也曰仁只是一路只是箇不忍之心即能充此心便是就至粗處說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之心是就至細處說至細處否曰然能充以言而不言是說工夫至細處否曰然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工夫至細處否曰然能充地時工夫大段周密了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為義也使行已有一毫未盡便不能無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四

哭

受爾汝之實矣達者推之也是展開去充者填滿也須填塞教滿者軒張氏曰以言取之者其猶以語為悅者乎以不言取之者其猶以默為容者乎耳此章始言仁義而末言義何也蓋仁義體用相須者也仁者不可得而存故反復再三推而論之使人知所用力也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之微而理之密又受爾汝在士則有所不為道然一語一默之微發於計較安排而有意操取於人則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必推無穿窬之心而達之於此類至纖至悉處亦不容有精矣方始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其義亦

雲峯胡氏曰孟子首篇曰善推其所為欲齊王即其不忍之心而推之也末篇曰達之充欲人皆即其有所不忍而推之也而達之充之也擴此心之用無少差過則謂之達論此達與充二字而推之一字凡五及之達者推之始充者推之終也推不能達不達不能充集註可謂能發孟子終始教人之本旨矣先儒云孟子平生工夫受用處只是善推其所為一句兩非朱子孰能發之哉

新安陳氏曰此章後二節單言義無受爾汝之實正其行也戒以言不言節之正其言也正其言行以充其羞惡之心乃於稱謂語默日用之常事以求義之精焉語曰色厲內荏其猶穿窬與表記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陳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皆可以擴充此義所當參玩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四

哭

通考朱氏公選曰此因其良心主乎學力而言仁人心也章末專言仁人皆有所不忍章末專言義蓋仁體統人不達仁則義在其中義頭緒多不為非義而後仁可得而存體用本相須而用功則有不同也林次崖曰達之於其所忍所為無一不達也自一而達之萬事不忍不為也故曰充無欲害人穿窬之心則仁義不可勝用第二節只是申第一節意○無受爾汝之實亦不為之心也私欲一萌不受于此而受于彼故必即此三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欠則無適而非義矣此節自辭受上說下節○就語默上說都是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朱子小註及蒙引皆以行已盡善不致取輕于人為充無受爾汝之實者不致取輕于人為充無受爾汝之或曰孟子教人盡仁義只達不忍不為便

都說盡了指出害人穿窬只示人知所達處非有兩意至無受爾汝二節又只細推上充無穿窬之意謂一節深一節者非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記曲禮下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凡視上於面則微下於帶則憂傾則好朱子曰就言近指遠守約施博四方八面皆看得見此理本是遠近傳約如一而行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之則自近約始道理只是一但隨許多頭
面去又不可不去逐頭面理會也
慶源輔氏曰言近而指遠故測之而益深
窮之而愈遠是君子教人之事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南軒張氏曰所謂指遠者固存乎近所謂
施博者固存乎約也其不下帶而道存言近
而指遠也蓋其所指只其身中事在目前
者耳而至理初不外是也脩身而天下平
守約而施博也脩身則本立由是而家齊
國治天下平皆其所推耳
慶源輔氏曰守約施博故推之而無不準
動之而無不化是君子治天下之事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弄

所以自任者輕舍音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朱子曰不知道者務為高遠之言則固荒
唐而無餘味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
遠之趣也不知約之可守則固泛濫而不
切矣然欲其約則又依違而無廣博之功
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
其孰能知之乎
南軒張氏曰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不治
其身而治人之譬也不務在己者而責諸
人其自任亦輕矣蓋不知一身為天下之
本故也
苞山張氏曰看通章諸意不必分教人
人說輔氏謂言近指遠一節為教人之
君子之守一節為治天下之事大泥
事治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脩為聖之
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

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
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

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

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朱子曰呂氏說性也性下合源之者二字
程子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
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說只是
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而反之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聖

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
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朱子曰湯武反之其反之雖同然細看來
武王終是疎畧成湯却孜孜向進如其伐
桀所以稱桀之罪只平說過又放桀之後
惟有慙德武王數紂至於極其過惡如此
可見矣

通旨朱氏公遷曰此以德性言聖人身之
兼用功而言反之舉成功而言惟其能身
之所以能反之也又曰此性字以天理自
然而言非指性而言也乃所以性其性也
但性之性者是性其性誠明之性是性其
誠指其人而言曰性者自其率性而言曰
性之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
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

非以正行也

中為行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
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
者亦皆自然而然而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
人之事性之德也

問信言語以正行莫無害不朱子曰言語
在所當信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為
而然也
慶源輔氏曰若有意於中則必有勉強持
守之意力懈意弛則必有所不中者矣又
曰三者特舉聖人之庸行人所易曉者以
例其餘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豈有意而為
之者哉故集註斷以為聖人之事性之之
德也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四

聖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
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
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
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
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
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
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

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
性也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四

聖

新安陳氏曰惟聞道故生順死安雖夕死
亦可惟行法故禍福皆一聽天命其意相
類
新安陳氏曰以法與命移上聖人說聖人
從容中道身即為度法由我立與天為徒
命由我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吉凶如
書云自作元命唐李泌云君相造命是也
朱子曰聖人是人與法為一已與天為一
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已與天為一故
須行法以俟命也○行法以俟命三代以
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忠武侯言於其
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程子語其門
人有曰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
其身以求知於人但天理當然亦曰循之
而已矣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
命之意
慶源輔氏曰法者凡古聖賢之所制皆是
而敬子孝父慈皆是也君子行之而吉凶
禍福聽天所命我皆在所不計所謂俟命
也雖未能如聖人之安行自然已非有為
而為之矣
蔡虛齋曰不可以下三句為屬動容周旋
中禮者觀集註三者亦皆自然而然亦皆
二字便見得是對上文一句為屬言動容
周旋中禮固是自然而然此三者亦皆自
然而然輔氏之說錯謬○非為生者數句
要說得仔細蓋下文行法俟命亦是非有
為而為者恐說得無性之反之之別故上
數節要說出自然而然而非有意為之之
意須與下節意少異

芑山張氏曰。極數紂惡。安知非傳記之妄。乃遂以此譏武王疎畧。與成湯反之之功。不同。可謂之定論否。讀朱子小註者。更詳之。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

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

舒展。言語得盡也。

和靖尹氏曰。藐者止是不以其貴勢威嚴

爲事而惜。非謂便視他作無物也。

朱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則藐之蓋主於說而言。如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焉

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今人不是

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若能勿視其

巍巍然。而不失其畏大人之心。乃是真能

畏大人者。○問孔子畏大人。而孟子藐之

何也。曰。孟子藐大人。不視其巍巍然者。而

已。故雖不肯枉尺直尋。而齊人敬王莫如

孟子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列人。內無所

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

所憚懼。而得以盡其所言。爾若君子以禮

堂高數仞棖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

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騁

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

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

哉儀楚危反般音盤
樂音洛棄去聲

檠楠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

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

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

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

章以已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焉

孔子則無此矣

南軒張氏曰。藐讀如眇。左氏曰。以是藐諸

藐。藐小之也。小之者。小其所挾也。視其巍

巍然。則動於中。動於中。則慕在彼。之勢。而

爲在我之義矣。使在我。不知古制之守。則

外之輕。得深則見誘矣。故程子曰。內重則見

不知古制之是守。故未得志。則有所慕。既

得志。則行其所慕。遂欲不守。以爲天下

士必寡欲。而後能守。古制守古制。而後知

自重。知自重。而後不爲勢所屈。使其身用

而道行。則生民受其福矣。

慶源輔氏曰。孟子有泰山巖巖然之氣象

便是指此等處言也。若聖人則大而化之

泯然不見其大之迹。故不至如此。然非聖

芑山張氏曰。集註藐輕之也。輕字不貼。南軒藐小之也。說得近理。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周子曰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堯

蔡氏曰誠立而實體安固明通而實用流行程子曰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朱子曰孟子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爲消長分數其爲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爲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少也蓋多字對寡字說若眼前事貪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便說到邪辟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纔多欲本心便都分雜了只減少便漸存得此心問周子之言曰語其所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周子寡欲而能至於無者語其所至而不由其片則無自而進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周子之說於此爲有相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堯

發之功焉○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用其心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湯武得這本心如不遇聲色不遇貨利只爲要存此心觀旅葵之書只受一大而反復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南軒張氏曰寡欲爲養心之要然人固有天資寡欲者有天資多欲者其爲人寡欲則不存者寡多欲則存焉者寡以是知養心莫善於寡欲也存者謂其心之不外馳也雖然天資寡欲之人不存固寡然不知爲要則當存養擴充由寡欲以至於無欲則其清明高遠者爲無窮矣勉齋黃氏曰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於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爲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爲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慶源輔氏曰程子又極其微而言之學者須是於欲有所向處便加克治若待其張王則用力難矣雲峯胡氏曰孟子一書三養字者切要語曰養氣曰養性曰養心合而觀之氣生於理善養氣者在養性理具於心善養性者在養心心汨於欲善養性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存而性存氣不必言矣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與饒者甘食章皆因論理欲而以理義之心言之一章言理

欲相為勝負其要在寡欲二字一章言天
理者人欲之害其要在無以為害四字
董氏彞曰養心則養性在其中養氣則養
心性之助此內外交相培養之道也寡欲
者養心之道而存心者又所以養性也然
心者性之邪邪性者心之實理心既養矣
則性安有不得其養者哉此所以養心則
養性在其中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

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

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美

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

姓氏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

聶之涉反詳見論語鄉黨篇膾不厭細章

下勿斬熊氏曰須看不忍字重母沒而杯棬

不能飲不忍故也新安陳氏曰不諱姓喻食膾炙諱名喻不

食羊事通旨朱氏公遷曰此章據其事實而進論

之先君子括淵先生曰曾子之孝見於論

孟者凡三章養曾皙見其顯親志敬手足

見其重禮養志是生能致其養不食羊

棗是沒能盡其思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
士在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
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畧於事進取謂

期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

語與論語小異

慶源輔氏曰志大謂狂畧於事謂簡如曾

點與平三子者之撰則志大而畧於事可

知直欲驟乎聖人之樂處則期望高遠可

而歌不肯做下學工夫後至於臨人之喪

得下兩句進取即志大不忘其初即是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美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狂者進取狷者有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

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狷音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

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

狷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

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

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

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

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

見論語牧皮未詳

此子太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

與為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四

空

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

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記檀弓下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曾點倚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

而不掩焉者也

嚶火交反行去聲

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

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

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

如此分可謂此

原不以民安

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

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新安陳氏曰志大言大動欲慕古狂故也

平考其行行不掩言簡故也

慶源輔氏曰曾皙之志固不止於如此然

其不屑於事為其志直欲徑探乎聖人之

樂處則與所謂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

之意亦不相遠而其行有不能掩其言者

則又自有不可誣也故集註取程子之說

以釋之夫子與之者是亦所謂古之人古

便是堯舜氣象者是亦所謂古之人古之

人之類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

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四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四

空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

狂有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

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朱子曰狂者知之過獯者行之過

南軒張氏曰中庸云知者過之其狂者歟

賢者過之其獯者歟鄉原即所謂小人之

中庸也

慶源輔氏曰狂者是合下氣質高而便自

有所見者獯者是合下氣質固便自有

所守者狂者則於知上所得分數多獯者

則於行上所得分數多聖門學者必皆中

道和合德知與行並進然後為貴所謂中

道者是也此等人既不可得故不得已而

與夫狂獯也

芭山張氏曰朱子輔氏狂狷分知行義似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奎

之言而問也

荀子榮辱篇篇孝悌愿慤以敦此其事業○富國篇其臣主百吏汙者皆化而脩悌者先化而原躁者先化而慤是明主之功也○正論篇上端誠則下原慤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慶原輔氏曰先儒皆以原為善不惟無所據又既謂之善人則不應遂以為德之賊故集註引荀子為證以原為愿且曰鄉人無知其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原字固淺狹又鄉人以為原則亦非真愿者也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蹢躅凉凉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闢然媚於世也者是鄉

原也 行去聲蹢躅其禹反闢音奄

蹢躅獨行不進之貌凉凉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蹢躅凉凉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聞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此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奎

鄉原之行也

周禮春官守祿奄人遠廟曰祿奄如今之宦者祿他謂反朱子曰鄉原務為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狷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見所得與夫理之是非彼狂者嚶嚶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未至而所不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自是為己不為他人鄉原反非笑之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慶源輔氏曰闢然媚於世此是鄉原之隱情匿志孟子說破其情狀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

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畜

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類靡如

水之下流眾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

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朱子曰狂者所見過於高遠而行不到狷者能力行而見有所不逮二者皆可收拾入來至於鄉原則孟子致斷然以為德之賊者蓋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使其回頭來却未可知只被他自以為是既把來做了便休是以終身為原人而孟子以為德之賊也南軒張氏曰此數句極和原之情狀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言其善自矯飾流俗能同汙世能合言其無所執守也以忠信廉潔曰似則非真矣眾皆悅之則異乎鄉原之善者好之矣自以為是所以卒為鄉原而

不可反也堯舜之道大中正天理之存乎人心者也此所謂善也若鄉原所謂善斯可矣則出於一己之私竊善之似而已異端之於正道如黑與白本不足以賊德惟道之不明世俗之見易以惑溺故以為德之賊也慶源輔氏曰鄉原既欲人以爲謹愿故同乎流俗而不敢自異合乎汙世而不能自拔故眾皆悅之自以為是則是又迷而不知反故不可與入堯舜大中正真實之道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奎

德惡去聲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獯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慶源輔氏曰佞者有口才能辯說故以為才智之稱惟其能言則其說多似義而實不然故以為害義巧言之人徒尚口而初無誠實故以為害信鄉原既譏狂者故以狂又譏獯者故不獯眾皆悅之故人皆以為善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有似乎中

道而實非此聖人所以恐其亂德而深惡之據論語所載亦與此不同雖有詳畧然其惡似而非之意則一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與庶民與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與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竝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矣

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經只是日用常行道理新安陳氏曰邪慝不止是鄉原如楊墨皆是以此章言則指鄉原故云鄉原之屬通考吳氏程曰回互委曲掩覆也是非以下八字皆所以貼正字且見不容邪慝之意

之以月爲節也

問反經之說朱子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却有大經天下事亦先指此五者爲言使大綱既正則其他節目皆可率而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節目皆如無爲○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任地便了○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洽者况異端邪說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蓋有不可勝正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經正則庶民與蓋風化之行在外求者也○經措之而已庶民與則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明則邪慝不能惑也既人之不惑則其道自然銷鑠而至於無也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矣

於吾民矣亦此意也慶源輔氏曰集註反經之說實辯異端息邪說之大權也雲峯胡氏曰此章言經正而下章則以聖人相傳之統繼之不無意也郝京山曰凡禍生于亂亂生于似惡似非至惡之利所以弭亂也惡莠則莠之惡倭則遠之惡利口則防之惡鄭聲則去之惡鄉愿則正之惡秀以下孟子語林次崖曰反經者是自宋躬行以率之于上又修明教化禮樂以導之蒙引所謂端化原修治法于以一天下之道德同天下之風俗者是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

曰知謂知其道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邵子經世書自己會之未以運經世之一之未歲在甲辰而帝堯而即位二聖相授至經世之亥一百四十歲而交午會以運經世之二之子歲在甲子而攝之八年下至經世之三之卯歲在巳卯凡四百五十二年而歲在癸亥凡六百六十九年文王為西伯以運經世之五至以運經世之六之未庚戌之歲凡五百八十七年而孔子生又七十一歲申獲麟三年壬戌之歲孔子卒至以運經世之七之寅乙酉之歲孟軻至梁上去孔子卒凡一百四十四年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突

慶源輔氏曰天道固有常矣然亦不能截然整齊須有先後遲速之意但論語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故歷敘其見聞之真堯舜執中之用也湯言降衷中之體也此湯自性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湯自可見堯舜湯明道處至若見而知之言禹餘然考之書稷契何也或曰皋禹皋或曰禹蓋可見也况洪範九疇禹發之天敘天秩五典五禮皋發之其明道之功固不小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

雲峰胡氏曰舜言精一而後協於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虺達德孟子曰四端已散見于仲虺語中矣皆只是知萊朱即仲虺也○論語之末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謨以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道言也易之作也其於中古乎文王明道之功大矣新安陳氏曰萊朱與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作誥弘大精微仁義禮智信皆銘伊尹或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也為左相同時他誰與之班者萊朱即仲虺也必矣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究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宜生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或曰尚父鷹揚之士也散宜生於經傳不多見亦以為見文王之道而知之者何也雲峯胡氏曰敬勝怠義勝欲之類非太公執發之書曰茲迪彝教則彝倫之教散宜生蓋有助焉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

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

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

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

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

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

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

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

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

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

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

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

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

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

實稱字通指斯也其名

如年大道孟子曰陳西此數計主明漢孟氏玄

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辯異端開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四書大全辯下孟卷十四

主

通考趙氏德曰孟子之生雖不可知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悼公立凡四十二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九年共公二十二年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一百六十四年而魯平公繼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則孟子必生於穆公之末共公之初以魯平公之將見孟子而臧倉沮之梁惠王見之而稱曰叟其年先後於穆公之由堯舜至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心歷聖同道統緒繩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後耳自孔子至今方百餘歲去孔子之時若此其未遠也孟子鄉人近孔子所居之魯又若此其甚也若使今此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如前所云五百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禹皋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也湯文孔子又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其日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

之統臣當以君爲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使後世當以前聖爲師學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至於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在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啟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任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

雲峯胡氏曰論先後則不使見之者而孰有聞之者是則見而知之者爲先論難易則見而知之者聚精會神於一時之頃而聞而知之者心融神會於異世之遠是則聞而知之者爲難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爾如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然無有乎爾正謂在孟子時去聖人之世雖未遠而當時見知者今亡矣

書大全辯 **下孟卷十四** **圭**

須將此一節於一申之下乃見意

新安陳氏曰此申言然而無有乎爾之意孟子隱然謂道統之傳在已但其辭婉其意深非詳玩味之不能見耳

新安陳氏曰申言則亦無有乎爾之意以望後世聖賢之能傳道統者此已爲程子接孟子之絕學者張本矣

雲峯胡氏曰集註神會心得四字有深意蓋爲聞而知之者言也孟子所謂見而知聞而知者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心也時有先後之異心無先後之間萬古一理千聖一心世遠而心之神明相接迹異而心之天理相孚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此其爲神會而心得之者歟

通考朱氏公遷曰聖賢或正言以敘道統之勝傳或因言而見道統之所在或直以爲任或謙不敢當語不無少異也其在孔門則克己復禮之功吾道一貫之旨乃其

牛年

正言者皆喟然之嘆三省之學如愚之氣象皆因言而可見者也又竊論之孔子之道有自來矣然子思則兼堯舜文王言子貢則專以文武言孟子又專以文王言孔子亦自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道一而已前而堯舜之道亦文王之道也下而武王之道亦文王之道也近舉文王而堯舜之道在其中上舉文王而武王之道在其中不必疑其言之異也

雲峯胡氏曰論語之未堯而後終之以武王孟子之未終之以孔孟道不行百世無善治武王以後事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孔孟以後事無善治而下又言道之不明其害有甚於道之不行者也

雲峯胡氏曰朱子賡濂溪先生之言曰道喪于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今言明道而不言濂溪者二程夫子受學於濂溪先生見而知之者也且孟子所述列

聖之相傳者非徒爲其行道而言實爲其聞知見知有以明斯道而言也伊川墓述專言學不傳則道不明之害而又深言夫明道之功正與孟子之意暗合故集註述之

慶源輔氏曰集註係以程子之說者見程子果得其傳於遺經而孟子之說至是而遂驗也

雲峯胡氏曰所向者人道之始事所至者造物之極功學者不知所向則非有志於斯道者不足以知明道不知所至則非深造乎斯道者亦不能真知明道也趨向之正造詣之深庶乎可知明道之所以爲明道矣真知明道則真知堯舜以至於孔孟者矣善乎勉齋黃氏之言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轍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轍至朱子而始著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

七
四

十輩之緒良有見矣。○愚按明道嘗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貼體出來，則其得之經者爲多，亦可槩見耳。恭虛齋曰：但云由堯舜至于湯，由湯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便見道在天地間，決無久絕而不續之理。此孟子所以深致意也。

或曰：聖聖相傳，只此一知，特就當世異世分個見聞。見知非盡面承，聞知不是耳受。聲之聞見有絕續，聞見之知無生滅。孟子說兩個無有，正超然有得于見聞之外。或曰：如林氏之說，則是決然不復有見知聞知之人。非孟子意也。謂之無有乎？爾者是反說之辭。猶言豈無有也，意以孔門弟子速肖者七十一人，豈無有見而知之者？則今日豈無有聞而知之音？觀于此言，則孟子隱然問知自任也。及觀于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之言，其以聞而知

毒

殷治岐伐密伐崇皆行道實際專謂之明道可乎合武王生平觀之執競作求永世克孝皆明道精神專謂之行道可乎謀何以偏屬明烈何以偏屬行不尤影響支離而不可爲訓乎雲峯此等語所謂不必分指而強分析之者也可刪

四書大全辯孟子

四書大全辨三十八卷附錄六卷

江蘇周厚
培家藏本

明張自烈撰自烈字爾公宜春人崇禎末南京國子監生自烈與艾南英爲同鄉而各立門戶以評選時文相軋詬厲喧呶沒世乃休蓋亦社黨之餘派也是編舉永樂中胡廣等所修四書大全條析而辨之冠以古本大學一卷明道程子伊川程子改定大學各一卷顧起元中庸外傳一卷王應麟論語孟子考異各一卷福王時嘗以擅改祖宗頒行之書挂諸彈章至憤而譴譴於朝案四書大全誠爲猥雜然自烈所辨又往往強生分別不過負氣求勝借以立名觀其首列揭帖序文之類盈一巨冊而所列參訂姓氏至四百八十六人非惟馬鄭以來無是體例卽宋人盛相標榜亦未至是也

學庸切己錄二卷

〔明〕謝文潄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十八年謝鏞刻

謝程山全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庸切己

錄二卷》提要

徐序

學庸切己錄者程山謝約齋先生所著也戊辰歲先生冢孫修振來京乾學因得請是書而讀焉先生集宋元以來諸儒先之義疏斷以己意而成是書其篇首以爲學術不明世道人心之陷溺皆由於本原不正本原不正則工夫不切工夫不切則功用成就適足爲禍害先生之論可謂篤矣夫古今豈少才人志士自視不與凡子同流奮然思有以追聖賢於曩昔立功名於當世而其所成就卒之爲異端雜霸其本原不正工夫不切不爲躬行實踐以求之於實冥恍惚以爲道

學庸切己錄

徐序

一

體不爲蕩平正直而託之於詭譎機變以爲作用其立心之始異於爲己之學其於理也既有所蔽而其於事也爲謬不可勝言矣且學庸之爲書著於甲令童而誦習尚奇務博之士貴遠而賤邇恒在所忽薄章句或問之說以爲淺近搜索隱僻苟爲別解自詡非秀才舉場之所見聞吾不知其所成就竟何如也宜先生之汲汲爲是書也抑大學中庸漢以來在戴記之中自宋仁宗書中庸賜王堯臣書大學賜呂端說者謂自此已開四書之端橫渠先生少無所不學當康定用兵時上書謁范文正公言兵事公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

事於兵因勸讀中庸當程朱未興之先而仁宗之爲君文正公之爲相知中庸之切己若此獨奈何先儒闡揚大著之後而猶有慢然置之顯然倍之哉此先生之書所以爲世道人心慮至深遠矣因序之以歸修振振矯矯自愛好學工詩歌古文詞噫先生之徽音邇矣流風餘韻猶幸見於其子孫焉斯其人予固樂得與遊焉者也

賜進士及第

經筵講官內閣學士禮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書戊辰孟夏月崑山後學徐乾學健菴頓首拜撰

學庸切己錄

徐序

二

干序

天下人莫不有己莫不自愛其己乃徒以己視己而不以聖賢之道責諸己或因循怠惰不自振拔或徒驚高遠未究卑邇烏在其爲自愛也哉此程山先生切己錄之所由作也先生沈酣理窟潛心四子書首取大學中庸諸說定其簡要鈔錄成書而以己意斟酌其閒稿幾易而始就惜未經授梓四方罕見建邦以湯惕菴夫子之獎掖程山津津不置故景慕有年及得是編不憚手錄捧讀之下未嘗不嘆道學之傳的有宗派而非毅然獨任必無以闡先聖之心傳而作末流之

學庸切己錄

干序

一

砥柱也昔夫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又曰爲仁由己曾子曰仁以爲己任孟子曰於己取之而已矣此皆不欲薄待夫己使寬其責於己者也大學立家國天下之極而歸其本於修身中庸萬事萬物莫不皆備而推其道於闇然日章朱子以爲己釋其意然則非己固無以明道行道而非切己亦博而不專勞而鮮功也或疑聖人歸萬物於一己其一視同仁未嘗一日去諸懷程山拘拘焉惟切己是務毋乃隘甚然程山之學則濟世之學也程山之所以學則切己之學也天下安有己不立而能道濟天下者乎夫當聖遠言湮家自立說幾如

塵囂蔽空先生乃振起於其間以斯道爲己任肅然廓清引
天下之俊父聚而歸之於禮義之城使有所繩束而不至逃
遁於虛無寂滅之場以植其大防而共敦夫實學一時名賢
林立如及門黃維緝甘健齋輩以至易堂諸子與吾邑宋白
石先生皆往還問答聲應氣求各有所得至今士人羣述其
嘉言懿行以爲準則此其功在名教道在天下豈僅閉戶潛
修自淑一身而已哉卽謂程山之切己爲民吾胞物吾與無
不可也謹序而藏之

賜進士出身

學庸切己錄 干序

二

教授文林郎知河南舞陽縣事星子後學干建邦謹識於廬

山鹿洞書院



學庸切己錄總目

南豐謝文淳約齋著

孫脩擴元孫鳴謙鳴盛原本

易堂

諸友評定

儀封張伯行孝先較

髻山

受業門人參訂

同郡後學

饒拱辰吳熙

吳榮祖儲

重校

昆孫鏞重刊

講義

十則

大學切己錄

學庸切己錄

總目

中庸切己錄

事天謨

講義

子曰君子有三畏章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之主宰謂之帝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知民生稟受此理自上帝賦予而來四方上下往古來今充塞乎滿無有欠缺可怪人生食息起居於照臨之下全馮此理爲主持爭奈昏昏擾擾流浪醉夢行不著習不察甚則放棄背叛自取滅亡總是不知此理爲上帝所命是以肆無忌憚不能悚起畏心耳故夫子從人沈酣渴睡中喝出一生人成物之大原以與人作箇講義

甯神定志之心法曰畏天命使人於一切彝倫事物之間皆知有當然不易之定理貫於其中在在處處絲絲縷縷一毫苟且不得一毫踰越不得莫非上帝所命上帝非他西銘曰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帥即上帝也上帝徧布此理於人以爲性所以人性純粹至善與天地合其德固是幽深淵寂無聲無臭然卻只在民生日用之間顯然昭布毫無隱藏以大聖人之聰明才智亦只是一生戰兢惕厲恒恐隕越其著於明訓者如日顯謚天之明命曰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曰上帝臨汝毋貳汝心曰陟降厥士曰監

在茲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凡在古訓不能徧舉無非畏天命之心法故學者亟當提持此語做箇把柄注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一切動靜云爲於衾於影於暗室屋漏於不睹不聞力自戒慎恐懼力求不疚不愧稍有一念之私一動之妄便是違犯天命便得罪上帝急須當下提醒痛悔刻責期自洗滌毋蹈譴怒工夫既久人心之危漸可得安道心之微漸可得著庶幾貧富貴賤視之若一造次顛沛處之泰然上下同流優游泮渙樂天境地可得而臻所以畏天講義

二

命一語乃是入聖真血脈路千古聖賢無不由此本體工夫合下提出知從此處下手然後知畏大人知畏聖人之言何也大人者乃即今畏天命之先覺也聖人之言乃古人畏天命之學垂訓於後世者也吾既畏天命矣敢不畏先覺乎尊之師之敬信之惟言是聽不敢稍違吾既畏天命矣敢不畏古人之垂訓乎誦之習之佩服之謹遵教誡不敢稍悖然後吾於天命知之愈真畏之愈切皆賴大人與聖人之言有以啟我也知畏天命自不容不畏大人與聖人之言如不畏大人與聖人之言又安得謂之畏天命也哉所以三畏只是一

畏小人亦同此心同此性只爲一念私欲不能自勝遂至流蕩忘反昏頑恣肆將上帝所賦之理蕪沒淪喪尚有於大人與聖人之言乎其狎其侮無所不至在君子見以爲可哀而彼則冥然罔覺耳君子既以大人及聖人之言爲神明爲著蔡又當以小人爲鑑戒然後於畏天命心法益加謹凜倍進精嚴斯乃西銘所謂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斯可爲大父母之孝子纔了得人生本分內事耳愚於先儒所提宗旨亦曾一一究竟歷過歲月卒於程朱主敬一路釋然無疑揆之聖經無不通貫繼又於論語畏天命一語尤有獨契竊自以爲有功於程朱有裨於後學稍具一得之見故每每喜與友人拈論蓋以天命乃道之大原人見夫子五十知天命便說此是何等精妙何等隱微境界初學且緩言此殊不知天地之化育必聖人至誠然後能知若本身所得之天理則亦是人人之所當知天理化育皆天命也知化育是知天的事固是躡等知天理是知自己一身的事豈非本分不然夫子何故責小人不不知即便爲小人若說初學可緩豈小人亦可暫爲乎天命之在人譬如一粒穀種既落泥中發而爲苗爲穗爲華

爲實種雖不見然苗卽此種也穗卽此種也華與實俱此種也人見以爲全禾一秉吾見只是穀種一粒由是觀之則吾人大而君臣父子小而起居食息無時無處何一不是天命古人見得此理親切故無事不稱天以臨之一部尚書一部詩在在稱天稱上帝如小孩子呼爺娘開口便是必如此纔是真畏然所以必須用畏者蓋爲人心善於自私熟於用詐謂天益高謂上帝甚遠今且就便故爾開手便違犯天命自戕自賊自取殃咎只是欠此一畏若果知畏則凡日用常行警歎呼吸之間一一有所稟承不敢粗心大膽聽其自便存誠既久工夫純熟人與天合而爲一便是夫子五十時年境界方謂之樂天人生不到此境終有負於天命有愧於聖賢也或曰聖賢言語何句不可用何必專倚此語余曰聖賢言語千條萬緒其理則只一舉一畏天命無所不該卽如中庸首章及西銘亦可謂綱領體要文字然細玩來只在畏天命三字中卽程朱宗旨關聚到一敬字上亦可謂切要矣不若此語提出原頭使人合下有箇歸宿用敬更有著落尤爲切要也顧涇陽先生有云就一言半句上有箇領會處便把來做根基就此

體察就此培養就此持循就此擴充到得究竟千條萬緒都在這裏更無滲漏又云這箇是自家真性命要須凝精聚神時時觀著在在守著儻遇事變紛亂只提起這箇那紛亂的自會定帖遇情欲黏帶只提起這箇那黏帶的自會擺脫顧先生此段丁寧便是扼吭撫背之法今但將畏天命一語用此法做去一日有一日之效一月有一月之效百辦至誠決不相誑

講義

五

程山十則

一辨喻以定志

人貴立志志一則氣從然未有器識鄙陋而能特然以聖賢爲志者故先須辨別所喻如見解意趣只在富貴功名或辭章技藝或鄉黨自好則其志之所向不過成就富貴功名而止辭章技藝而止鄉黨自好而止如此而欲求入聖賢之門牆登其堂奧豈可得乎故愚欲學者先於西銘一篇細研實體捐去私吝識得天地萬物一體之意寸心耿耿有獨契而難以語人者則志之所之決不肯自安于

程山十則

狹隘其光明俊偉之胸懷軒昂振迅之氣槩雖欲自異於聖賢之徒而不可得矣

一實踐以立基

日用下手不過當下一步放過不得躡等不得爲學而舍卻當下決無有入手處也如在家則孝父母友兄弟撫妻子畜婢僕在外則料理世事應酬人情在館則親厚師友教授生徒以至一切動靜語默見在所值皆屬當下一步愚所編幼學先言一書便是教人當下着力樣子不論成人小子皆從此一一踐履過去方得成章方可上達如造

大厦不先堅固基址則梁棟輪奐將無所施故凡見地遠大志願高邁者須急求實踐以立基址庶不墮罔念之狂奮厲以去習

爲學之蘊莫大于氣質習染惟自幼得嚴明父師爲之絕其萌芽正其機勢庶幾坦行無阻儻質已僻習已深雖將義理看得燦然如一物在眼前只須拾取必且扞格沮禦若有一人陰掣其肘而不得自遂者於此稍一因仍則日甚一日久而相忘炤人則明炤已則昏勝人甚勇勝已甚怯豈不可歎若夫具真見立真志之豪傑定然奮不顧身

程山十則

二

用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之力如先儒所謂持志如心痛防過如猫等鼠者日漸月刷必期埽滌至盡而後已決不肯自欺自怙苟且偷懦以了此生也至于人各一偏不能列舉平心細察必自了然

一堅苦以礪操

人生素位逆多順少而逆境之操尤難三代以下儒者之不得志身處逆境皆視爲本分事知爲本分則安心甯耐固守不移一切援上陵下怨天尤人之意俱歸消融融其生平行已防範則如處女堅貞則如金石光明則杲日之麗

中天潔清則秋月之映止水如此何次有何順逆可分吾輩生多貧賤而拂亂時有于最難過處當勉思古人以自礪馴至于安貧樂道斯可不愧儒者矣

一釋理以養心

人心不得所養則天理無所滋益而私欲日漸生長久之本心蔽昧將有必不可爲必不肯爲之事忽隱忍爲之者此學者所當大懼故先儒語錄當時加思釋其析理之精發明五經四書之旨各有獨得而古人用功得力處其甘苦滋味又最能引人著勝地能時取而涵泳之則浸灌日

程山十則

三

深機趣日熟從理自順從欲自逆矣

一讀史以致用

三帝三王修已而天下治然兵農禮樂各有致用之方詳內畧外非聖賢之學也故中庸言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又必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可見治天下亦非徒一修已可了經世之術濟變之方莫備于史讀史者須別其是非究其利弊通其時勢坐可言起可行方謂有用之學經曰安而后能慮注云慮慮事精詳不到能慮終算不得得止也

一 勤講以精義

爲學固在自己已然孤而無輔終難課進昔聖人以學之不講爲已憂不恥下問爲可諡蓋以天地閒義理無窮聞見有限是非得失所爭在豪釐閒而私意一蔽遂有莫能自別者此非藉朋友問辨之力將何由得當故諸友無論朔望講會之期卽平時相對偶爾過從意中口中無非爲此事放舍不下必互相質證彼此剖析然後快心若相見之時止以寒溫套語及泛常閒事了之親厚者又不過家庭俗務一再籌畫而止則志氣悠忽工夫粗疎欲與之研究

程山十則

四

理路於幾微之介判決事機於疑似之閒不可得矣

一 簡事以專功

職分內事當一一盡之使無遺闕此卽是學但務外喜事得已不已則最爲妨功且令精神疲倦心氣粗浮不惟於聖賢精微之言漸不相入卽辭令容止之閒亦易流於塵俗論語曰居敬而行簡程子曰居敬則所行自簡人不能簡者皆繇利念名念及好氣之習不能自克是以無事輒有事小事成大事易事變難事一事生多事羈絆層層迄歲不了反將分內學業荒疎廢置遷延既久恐一段初志俱汨沒矣惟敬以

居心則克己有力內地既清外事自簡

二 自反以平謫

君子自修惟務獨知不必人言是問然謫議之來正可自考其中吾失者吾之師也急求改過以謝之其不中吾失者或不中吾此一事亦當深思精察平日必有致謫之繇萬一在己無歉亦可以防于未然作他山之石而爲委士之師若但知尤人不思自反則不惟學問無長進處而人益謫之若張的而招射者矣

一 相規以有成

程山十則

五

人有能虛受不能忠告者有能忠告不能虛受者均非也虛受者虛已從人不文過不好勝聽而能受愛而能改固爲難矣然見友有過緘默隱忍坐視成敗此非關切之誠有未至則善柔之氣不能自強也忠告者剛直不回懇款陳言如不容己夫豈易及但過在己躬友言見及則拂然色沮或爭辨自怙此豈友實無識其言悉不足采歟或亦好勝剛愎抑遏不下而吝於自反耳故忠告者貴虛受虛受者貴忠告二者循環不已相與有成則同堂中如五味調適而共烹八音和諧而合奏于以享賓降神敬無不將

而誠無不格矣

已上十則皆古人恒言游所未逮每用自勉因爲衍說以告同堂共相砥礪若徒託空言致美口耳則誠衣書之罪人矣

大學切己錄

南豐謝文游約齋著

儀封張伯行孝先校

聖經章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大人者內聖爲體則體大外王爲用則用大視一切功利俗學異端曲學俱猥小不堪矣人之爲學開手便當以此自期下面三在便是所學地頭○明德註云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羅整菴先生云大學所謂明德卽中庸所謂德性章句似指心而言與孟子盡心之解無異恐當與德性一般解說之爲長愚

大學切己錄

按德性註乃云吾所受於天之正理盡心註乃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將心性二字訓得各有著落大學之明德不以性訓而以心訓者何故蓋因德字上有一明字遂以虛靈爲言其語錄又曰只虛靈不昧四字說明德意已足更說具衆理應萬事包體用在其中又卻實而不是虛其言的確渾圓無可破綻處觀朱子於此甚自得意愚以爲雖用具衆理而應萬事句補實之然卻只在具字應字上著精神依舊虛安得實其實傳內引明命爲釋則明德二字分明本明命來明命只說得性說不

得心則明德亦只當說性太甲蔡註云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天爲明命在人爲明德觀此益知明德之明亦只當作顯著之意不宜說向虛靈上去既以明德爲虛靈世儒遂以爲大學言心不言性如果只言虛靈則是釋氏明心之說彼以爲宗同教異者更復何辭以別之學者習此註久見予有異無不詫訝然予於此揣摩有年非敢輕易立說存之以俟請質○朱子曰稟氣之清者爲聖爲賢如寶珠在清水中稟氣之濁者爲愚不肖如寶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愚謂珠當喻性水之清濁

大學切己錄

二

苗喻心明德乃水中之珠也珠原無損污只水有清濁耳性原無損污只心氣有清濁耳心乃氣之精英氣之正而通者爲人然正而通之中不能不有清濁之分可知理惟一而氣有萬變之不齊也此亦化育之無可奈何者釋氏乃謂多生累劫薰習成識其八識規矩一書說得甚微細儒者亦須倒斷得他方得此理透徹○朱子曰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

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以自充矣然而本體之明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卽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愚謂介然之頃一有覺焉此是學者最初下手處若無此則頑然如一石從何處著工夫所謂介然之頃亦無一定或得之清夜機息之時或得之平旦氣清之候或得之師友講論之餘或得之事機感觸之頃但得一念憬然真誠相應便是有覺此一念之覺雖惡人亦有之但以氣

大學切己錄

三

質習染反覆深固之中靠此石火電光如何作得主宰須就此一覺之頃痛悔極艾急急尋師覓友指示操存充養之方拚卻幾身白汗庶幾得箇欄柵由此而去爲堯舜而參天地亦未可量若一覺之後不肯猛烈奮拔亦只因仍如故則本體雖明在此人身上總屬可惜本註曰而遂明之遂字是何等力量非大勇不能○未發須存養已發須察識此註前就已發而言似乎缺了存養然說存養已是有了地步知做工夫底人若先在拘蔽中不先察識此真機教存養箇甚故察識畢竟在先朱子此註亦本之孟子知皆擴而充之句來○

新民是以我之明德發開導使彼之明德亦復還其初也及天下之德皆明亦只是我之明德明於天下合天下人之明而共爲一明纔滿得此明德分量看來註中說箇推字還似隔一層如孝是自己明德所以使民事君的道理卽在其中第是自己明德所以使民事長的道理卽在其中成己卽所以成物仁智合一何待乎推至於講說以開示閭里著書以教化四方還屬次一著事然亦仁者所不容已之機故首節雖以人已分說而玩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句又只渾而爲一事矣以事功言雖堯舜亦病以分量言雖萬世在吾度

大學切己錄

四

內也○雲峯胡氏曰必至於是知至至之也不遷知終終之也看來須用此兩層方盡得止字之義然俱要十分用力不是知了便無事○朱子曰如爲人君止於仁固是一箇仁然亦多般須是隨處看如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亦是仁若不理會只管執一便成一邊去安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恰好處愚謂必如此而後謂之盡精微連權變都在裏面非格至誠正交到安能有此○吳氏季子曰以至善爲準則任重道遠果何如哉政使學者立心宏毅惟日孳孳雖而後已猶懼其不足以步聖賢之後塵况復習爲憊

偷先自狹小半途而廢一贊而止其可與言大學也哉愚謂吳氏此語痛切之極凡有志者俱當常提此語以自鞭策不然人心最難得闢大人氣最易得昏惰百鍊自喜貪者說金人之常態大都悠悠誰不墮此○朱子曰爲大學之教者慮其理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修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愚謂世間好人豈敢指摘他不是但以聖賢視之只算得理粗復已粗克便自臨深以爲高豈不可惜亦由開手便不知以至善爲標的是以器量狹小不能大有成就耳

大學切己錄

五

知止一節緊承止至善來指點功效次第令人得以自驗耳功夫只是格致誠正修此節境地是工夫漸熟後豁然有覺遂次第而見大約知止是物格知至之效定是意誠之效靜是心正之效安是身修之效慮則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得則無所不造其極矣似與物格而後知至節無分然物格節不過將上節順推一過耳此節乃實指出其中旨趣令人可以自驗以爲用功者勸也知止只是格致日久於大本統會處見得的確有箇歸宿凡一切異端曲學之說都來混淆不得卽是知止蓋是非邪正不勝紛裂剖判不得此志畢竟

搖曳今於大本統會處既已洞悉則趨向自是堅實更無他歧之惑豈得不定註謂志有定向心不妄動所處而安處事精詳俱確當不易蓋人心不靜皆緣志不專壹是以外物得而擾之今志既堅實則外面一切紛華鬧熱之境自然淡得下胸中一段營逐擾攘之私自然消得去心豈有不靜人身所處不安皆緣此心多妄便覺得所遇境地俱不如意今心地既靜則此身所遭一切夷險順逆不作簡擇取舍之見無入而不自得身豈有不安此身既安則神智情寧無物不照隨事之來其經權常變之則輕重損益之宜莫不披卻導窅大學切己錄

六

中其所當然而悉其所以然由此而能慮矣既已能慮則凡心思言動內外本末無非至善所充周聲爲律而身爲度大理爛熟渾成一片何處更覓其離合之迹至此方可謂之得也雖然是說功效卻每節都有工夫但知止後之工夫比知止前之工夫更輕便順手耳玩而后能三字決非一了百當之說也先儒論此節俱不貼誠正修而以意誠以下爲得所止之序中閒定靜安慮只作知至後懸空一段光景愚心必不解其是何境界於此體認頗經時日故述此以俟請質○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

有覺耳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所謂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爲哉愚謂致知而至於覺則是悟其所以然矣所以然即道理源頭總會處也薛文清公亦曰學須有覺方得總會處蓋總會既徹更理會散殊則勢如破竹矣知止是總會處慮即散殊處也○學者於總會處見地既透打併二三浮雜心安意肯來這裏做工夫須乘此時八字著腳穩踏實地十分得力全在此處至此則舊習可脫只須涵養其心虛明澄湛體段自可得見由此漸熟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視之若一所謂樂天不憂大學切己錄

七

安土敦仁境地即此而在矣本領充實熟而又熟來應天下事物皆取之左右逢其源周子所謂神應故妙幾微故幽其境地又非常情所得而擬議也然不過只是一熟耳學者不會於格致誠正上努力視靜安境地遙遙難即況慮與得乎故先儒云格致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不過此二關而欲擬作聖之功真蚍蜉撼大樹耳

物有本末節文法雖結上其旨則實起下物即意心身家國天下事即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本即意心身末即家國天下

本爲始末爲終先字起古之欲明明德節后字起知至節最爲貼切不惟起下卽致知格物梗槩已陳於此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只此一語便一齊提挈此正是立志處於此正見明德分量本來如是是非是故欲如此好大不過滿明德之分量耳可見爲學而只求爲鄉黨自好小康曲謹者固是無志然亦是未知明德體段故耳雖然志固如是大矣工夫卻一節謹細一節去方能踐得如是大志治國在平天下先齊家在治國先不是丟卻天下不平且待治了國來丟卻國不治且待齊了家來有天下者天下便不可一日

大學切己錄

八

不平有國者國便不可一日不治有家者家便不可一日不齊工夫都是一齊並用但於最切近者責效爲最先最急耳至於修身則家國天下之本皆歸於此正心誠意乃修身內事都只一箇工夫但詳言於中有格致有誠有正有修耳用時彼此相資熟時功效相應不是做完成了一節纔去做下一節也○做誠正修齊工夫而不求明則恐只是私意見或氣質用事所誠所正所修所齊未必有當於至善中庸誠身又須明善明善工夫卽學問思辨正與此合然求明則在於通物理物理卽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理意心身爲本家國天

下爲末本在所當先末在所當後一面做誠正修齊工夫一面加學問思辨以濟之卽格物也卽此六者之中亦當以意心身爲急於意心身之物不明則誠正修之事不實故能平心觀本文則此物字極切極近又安有馳騁之病也薛文清公亦云大學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觀知至連意誠說則致知格物先於身心性情上用工可知身心性情之理明則意可得而誠矣薛公之學最稱平正不立意見者觀此益可據○格字之義註以至字爲訓而又必以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之句以發明之道理雖然如是然文

大學切己錄

九

意甚覺費解羅整菴先生從通字解引天壽平格註通徹三極而無閒以爲證似亦可從○程子曰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朱子曰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者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二則語說格物之法簡切明白然易之學聚問辨中庸之學問思辨孟子之博學詳說皆致知格物之義也若或問中所載格物九條及五條之論學者不可不理會

朱子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

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收攝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又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

大學切己錄

十

之可言矣愚初讀此論亦疑其有涉支離後涵泳久之始知其平正穩實然陽明子則以爲一分一合之閒分明以心與理爲二蓋其意謂心卽理也何須更求於外故以朱子爲信心不及愚則以爲陽明子亦不信有氣質之偏習染之蔽耳若要心與理一除是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其餘則此心雖存恐未必遂妙合於理也故不得不求之學問思辨以發明之耳若必以學問思辨爲求之於外則是小覷斯理矣斯理充塞於天地之閒所謂統體一太極一物一太極是也原不分心與事物於吾心上原無欠於事物上亦無剩吾心之理

卽事物之理事物之理卽吾心之理吾心之理非內事物之理非外亦非是吾心有所不足而假外物以增益之特以氣拘物蔽故不敢以聖賢之訓師友之言爲無益而必自恃其臆見爲斷也故自聖人論則心與理一自學者論卽謂之心與理二亦未嘗不可但朱子之窮理規模太闊恐不善學者紛紜馳騫失卻本領墮於支離之病而不反者亦不可不慮若以支離爲懲而遂謂理不在事物只須索之此心之固有是又爲矯枉過正者也邵子曰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謂得道而忘物則可矣必欲遠物而求道不亦妄乎

大學切己錄

十一

羅整菴先生曰自我而觀物固物也以理觀之我亦物也渾然一致而已夫何分於內外乎二則語旨深味永最堪咀嚼於此會得則格物之訓可以釋然而無疑矣陽明先生格致之說摘取數條論之其大旨亦可槩見顧東橋問云人之心體本無不明而氣拘物蔽鮮有不昏非學問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則善惡之機真妄之辨不能自覺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陽明先生答云夫學問思辨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

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卽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耳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卽學也卽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行也愚謂學有兼言知行者如學而時習之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也有偏言行者如學而不思則罔是也有偏言知

大學切己錄

十二

者如博學之或學而知之博學於文則以學文博學而詳說之學以聚之是也今必以學專屬行則亦泥矣且如言學孝則先講求服勞奉養之道而隨服勞奉養以實踐之亦復何礙於孝乎言學射則先講求張弓挾矢引滿中的之道而隨張弓挾矢引滿中的以實踐之亦復何礙於射乎言學書則先講求伸紙執筆操觚染翰之道而隨伸紙執筆操觚染翰以實踐之亦復何礙於書乎倘不實踐而但付之講求而已則謂之口耳之學可也今大學言格致則本於欲誠意中庸言明善則本於欲誠身是知本所以啟行也行正所以成知

也知行正相資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非古人成訓乎知又何負於行也哉知有行前之知有行後之知行有未知之行有既知之行其間淺深偏全各有等分毫不容誣陽明先生之意蓋惟恐人之不行故一意重行以爲須行乃知以此救馳騁支離之病亦未嘗不切若正訓聖經則自有平等本義原不必矯遠偏激以爲說以學問思辨屬知以篤行屬行平正明白何嘗有弊乃必以學問思辨亦屬行則亦甚費安排而不自然矣且聖人之論知行如或生而知之或安而行之雖分而亦不病其爲合如道之不行屬知愚知

大學切己錄

十三

之過道之不明屬實不肖行之過雖合亦不病其爲分卽曰知行並進乃知不遺行行不遺知交養互發之謂若遂以行卽是知爲並進則偏進矣須設一說以爲並耳總之欲重矯支離之弊遂不覺其言之失中正也○又曰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已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眞僞之辨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體察乎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於此

而欲以外求是猶目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俛俛然求明於外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於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釐千里之謬不容以不辨愚謂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心後人記問雜博之弊誠有之若聖經本義則致知格物原爲誠意學問思辨原爲誠身易嘗有不知反求諸心之病乎夫良知已爲氣拘物蔽不能察善惡之機真偽之辨於是不得不求之典訓不得不須之討論以啟發之典訓討論雖在外其益則歸於內也目惟不明也而後服藥豈藥亦不在外而目能自

大學切己錄

十四

具乎○又曰意欲溫清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其溫清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毋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爲溫清之節知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而爲溫清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溫清致其知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溫清之事奉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於溫清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而爲溫清之節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足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而爲之

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愚謂如此則三節工夫總是一貫見諸行而已矣如是則舉一誠意已盡又何必更贅之以致知格物乎○又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的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愚細體斯語恰是誠意傳所謂毋自欺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之謂自謙之義則致良知之旨分明只是誠意但良知雖有本來之明然不能無氣拘物蔽恐所見之善惡未必有當於理故誠意

大學切己錄

十五

之先必須窮理如理有未明只可歸咎無知識說不得自欺自己分明知得是善而又不爲分明知得是惡而又不爲設得自欺自欺是意未誠無知識是物未格知未致今遂欲籠罩併歸一途則大費辭說而未免有一偏之弊矣提此良知以求必達爲主而又不廢學問思辨以發明之則與大學以誠意爲主而致知格物以濟之正自脗合何必併歸一途以啟偏弊也哉大學自平天下歷歷邇至誠意又及致知格物纔是知行兼到爲學全功何等周匝今一併歸之於行則但覺矯遠偏激甚失聖人平正氣象矣

李寅清先生曰先王之教人也道而已矣道雖周於形器學
實切乎人身意心身家國天下者物之名其所誠正修齊治
平者物之理物有本末非茲物乎意心身家國天下六物之
理明則誠正修齊治平六事之至善止行主知資者學之本
知漸行漸者學之法行熟知精知精行至者自然之妙其理
盡於禮樂詩書其道通乎中材上下達焉上之幽明古今靈
蠢動室之神窮則上智之能而先王所不責退焉下之誠正
修齊治平之道缺則下愚之陋而先王所不取迷而去之怪
行左道以誨民則先王所必誅盡已盡人之學非難非易先

大學切己錄

十六

王以是立教則天下之中學○又曰聖賢之學非誠之主則
口耳焉爾矣非明之求則僻妄焉爾矣○又曰學主於盡性
而生於氣質之偏苟天下而皆仁義中正焉則聖人立教久
矣其龐贅也惟其偏心之不可信而散殊之義難精則窮理
之功由起矣○又曰大學之功合下便要勉強誠意正心修
身而以致知濟之初非俟乎知至而聽其意之自誠○又曰
學者必先存欲明其德之誠心後加致知之力於此而有所
知卽於此而體諸身無俟乎全體通照然後行之而所格之
物亦不出所行之外迨夫知行功至仁熟義精則物格知至

意誠心正身修一以貫之○又曰道之大用雖費而爲道則
不遠人知其道之有用於人道者不求知其無用於人道者
此聖賢致知之要法子思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
焉聖人所不知蓋耳目之所不及日用之所可離者其所不
知蓋不必知也其所當知則大學之六物該之矣是故誠正
修齊治平物理之當然者也其所以然卽天之明命也明德
仁也新民智也性之德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知天矣然
窮理盡性學之常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學於是者有循常
而得至善之當然者焉有造盛而得至善之所以然者焉盛

大學切己錄

十七

也者非律人之常道也故曰至於命至之爲義猶有進焉盛
矣大學教人之盡性而天命隱諸其中其道不遠人之義歟
意心身家國天下人事之當然者也其庶物羣材如用之於
農官則穀種蔬菜之爲養者當知也用之於醫師則草木金
石之已試者當知也用之於膳夫考工則禽獸之味邊豆之
羞土地之材物體之宜者當知也用之於樽節愛養則牛羊
之牧良驚之圉山林川澤之時取者當知也外此則非人道
所能知而亦不必知矣然仁義禮智事之本也庶物羣材事
之末也學於末者有能述而得其畧者焉有能作而得其詳

者焉詳也者非物物而急索之也吾心之性明徐而加之意焉則觸處通貫矣大學教人之盡性而庶物寓諸其內其不遠人以爲道歟彼其造盛而得本者則論道經邦其人也彼其循常而得末者則分官任職其人也參贊之功造盛得本者主而循常得末者輔主輔不同同歸至善故修其性分以達於天地庶物者約而順雖然從事於天地庶物者汎而難順者天下之達學難者上智之神明中材上下之通茲之謂矣雖然樊遲農圃之問乃見斥於仲尼敬子蓬豆之事不見貴於曾子小道不爲之論猶見訓於子夏性與天道子貢難大學切己錄

十八

聞得非詩書禮樂孔門之通訓歟王制曰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詩書禮樂即誠正修齊治平之道也然則小道者乃大學之緒餘不必備責諸人而天道者乃大學之幽深不能必責諸人也必窮萬物之說則自古誰充茲學者神農能嘗百草而醫經所遺者奚啻七八古今事變之多要非春秋史記所能載焉獸草木名物之繁要非爾雅埤雅所能盡毛羽鱗介之物要非山海一經博物一志所能舉故曰不求知其無用於人道者此聖賢致知之要法嗚呼一事不知儒者之恥誰爲此言者蓋明德新民之不知誠學者之恥若曰恥不

知乎明新之外事是率天下而終身馳騁矣 已上六則乃從寅清先生大學稽中傳內摘出洗發詳明尤爲大中至正之歸大學之格物致知中庸之未發已發最諸儒所聚訟者不得不詳陳衆說反覆究竟以求歸於一是耳

人有此一身便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綴繫連屬無空脫處總由於有此身故蓋以此身爲本本正則到處合節縱有變故亦終歸無咎本撥則到處艱危雖處順適亦終釀出變來不但天子大夫士有位育之責即庶人康濟一家亦庶人之位育也不必說到庶人異日亦有天下之任即庶人見大學切己錄

十九

在便有位育之責若說異日便是身外事矣人生天地之間各負此身亦安能離倫理而獨立但若不著不察憐惜而與昏昏而息營營於得悶悶於失把此身看做箇萬欲樁子戀戀軀殼私爲己有反爲此身所苦即倫理亦所不顧矣聖賢教人認真此身雖有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卻通關透體只是箇天理充周即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外無不共此天理充周所以此身與天地萬物通共只是一體認得此理既真便知此身關繫甚大彼自然一刻少修不得矣修之維何誠意正心以立修之主致知格物以廣修之資齊家治國平天下

不過意此修之施耳所以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則通上下之人言之人雖有異身不可得而異視也凡有此身無不當修有身不修則本亂矣捨本趨末薄厚薄總是功利雜霸學術只外卻修身便與聖賢大學之道相背而馳所厚者薄雖指家而言然亦屬身不修如父子不親則已身之慈孝不修矣兄弟不友則已身之友悌不修矣聖人論學既學要於修身而復拈出捨本趨末薄厚薄之弊以為萬世防叮嚀告誡其旨深哉

康誥曰克明德章

大學切己錄

二十

昔人有謂大學只是一章書原不必分析然即一章之中又何妨分析今據修身齊家治國章語各歸類起結宛然即明德親民止至善語亦各相附屬朱子分章明白清楚豈敢非之若依古本更覺費辭說耳且古書傳至今日能保其不差訛但取其足以發明實理裨益身心便罷若必以章節前後各據已見則聚訟終無已日而於此學得失亦未見其有大關係也

明命乃明德源頭說天之明命尤為警策令人不敢自棄人得此天命然肯顧諟者為誰總是為外物所眩不能自主

故爾拋棄生身命脈自取隕喪亦不違恤若要常目在之須是一切外物漠然淡得下聚精凝神只於天理上注目無動無靜不稍走作如鷄伏卵如猫捕鼠方為畏天命人也方為知天命人也○天命不是一物如何令人顧諟得要之只是慎獨○東陽許氏曰顧是動靜皆顧一息之頃一事之毫末放過便不是顧天之明命雖是就付與我處言然此明命即是萬物之理在裏面故於應事處才有照管不到便暗損了此明命愚讀暗損明命一語不禁悚息敢不小心照管

明命是性
顧是虛靈

大學切己錄

二十一

自字最是鞭策人處自強自任雖愚不肖亦能前自暴自棄雖賢智亦無分舍了自己更無可倚靠處許多怨尤推委都消於此字中做大聖人亦只是此字徹頭徹尾做凡俗人亦只是此字放過不得力耳

玩章句自字不甚着力只對新民言然如此說亦警策大有益於學

湯之盤銘曰章

此章本是釋新民然首節又說明明德末節又說止至善看來大學一書如聚眾琉璃相參相映彼此互攝然其精神雖流通渾融其屬辭比事則又不得不分析學者能於分析中

渾融得來則善矣○新安陳氏曰明德爲體新民爲用體用原不相離故於平天下以明明德於天下爲言由體而達於用同一明也於新民之端以日新又新爲言由用而原其體同一新也移明已德之明字以言明民德又移新民之新字以言新已德體用之不相離可見矣愚按此論極縝密如治國平天下章俱推本於上人之孝弟慈可見論王道必本於天德決無空談王道之事總之吾儒說體便該用說用便載體大中至正之矩與異端功利之學自是不同○苟字有奮然振刷之意工夫入頭若不見此種光景必歸於悠忽而已

大學切己錄

二十二

日日是接續而去又日則又是抖擻精神從頭整頓雖已無閒然惟恐因循滯著故復時常加意警拔使不至於頹場也人之精神氣魄最難鼓而易衰苟不如此用工則只是支吾日子而已以語作聖之功全未全未○作字是勞來匡直之意仍是日日新又日新之精神相與貫徹耳

推原自新是新民之本復及新命是新民之效作新仍是效益先有以化之使之翻然自新矣此但須鼓舞之使不倦耳雖未正講新民而新民之義自見

無所不用其極雖離不得自新新民然玩無所不三字乃其

閒事事物物在在處處纖毫不放過之意學者知未精行未熟見在日用處安能便到至善然肯精神綿密一面格致一面誠正於當然處亦應差不遠

詩云邦畿千里章

民止邦畿鳥止丘隅是民鳥安身立命處學者若不知安身立命處任爾一生營營做成許多勾當只是浪蕩飄泊沿門乞食而已自己家鄉何曾一到直是可憐子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喚醒癡愚辭冷意熱讀者尙復馳騁不肯回頭實是頑漢

大學切己錄

二十三

緝熙敬止依註覺甚累墜愚意欲將敬字與緝字對作虛字止字與熙字對作實字如云緝續其光明敬守其所止緝熙不重只重敬止如此看似更清楚此句是說本體下面五止字是說發用必有至善之體便自然有至善之用若得此本體在發於爲君上便是仁仁又無有不恰好發於爲臣上便是敬敬又無有不恰好以至爲父爲子與國人交及隨所發處莫不皆然此是聖人事若學者雖是隨處盡所當然亦卽是隨處明此本體也○仁敬孝慈信道理誰人不知然要如文王纔是至善則非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

不能五者之中有幾許廣大幾許精深幾許經常幾許權變
卻只是一箇恰好天則此處固屬固有之良然非存心致知
夾持到底畢竟有剩義在所以文王一生小心亦只爲此○
朱子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論其所以爲是
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
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父而慈
或敗子且其爲信亦未必不爲尾生白公之爲也又况傳之
所陳姑以見物各有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
焉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愚謂論至善

大學切己錄

二十四

直指出仁敬孝慈信亦可謂實在矣乃朱子又復拈出始終
本末及其流弊則於其實在處又推致無遺始足以盡至善
之義觀此則格致工夫又豈容緩○註曰學者於此究其精
微之蘊又而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
止而無疑矣愚謂必欲補致知格物傳則此數語足以當之
本末先後既已得之而又無馳騁支離之弊中材上下俱可
勉盡方知聖人之學非絕學也

如切如磋言學致知格物之事如琢如磨言自修誠意正心
修身之事總是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之意循序不躐等精

進不自足勿助勿忘都在其中爲學工夫涵泳此二語受用
不盡惻惻是本體惺惺地與威儀俱屬成德說然瑟調二字
做工夫人最當體此瑟註訓嚴密訓武毅其實嚴亦屬
武毅但當訓精密爲妥精密則一絲粗惰氣都絕武毅則一
絲邪妄想都斷果能充此則到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氣象似
亦無難

明德之止至善新民之止至善俱能令民愈久而不忘有志
者涵泳此二節能不動心均是人也同得此理原不少欠何
以聖人便長在人心凡庸便腐同草木試一反叩總在自己

大學切己錄

二十五

勿謂賢親樂利是天子事士庶無分如明道先生雖未得大
用而人每惜之曰使明道得志萬物必得其所此卽是親賢
樂利之理具足無遺但所遇不偶耳且儒者之學原是爲生
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勿謂新民止至善爲非吾輩本分事
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章

民之情僞微曖千狀萬態聽訟最是繁難的事雖才智的人
處此亦不難然不若聖人使之無訟尤爲易簡此豈是無本
領可以做得故明明德原非爲化民而化民在其中益人心

原同一理只是無人感發便閉錮不能自開一爲上人之明德所薰炙則許多情僞微暖便自消隕故修己以敬便可以安人安百姓推之篤恭而天下平亦只是這箇道理捨此別無神化

李寅清先生謂此卽致知格物傳李本之裕齋曾氏其言曰致知傳未嘗亡也朱子考次聽訟以下三截卽致知之文補傳格物覓驢之誤耳此語何啻暗室一燈愚胸中蓄幾許疑未釋信未穩處俱豁然矣誠快事也此蓋借聽訟一節以發例耳無訟以大畏民志爲本大畏民志則誠正修之道存無

大學切己錄

二十六

情不盡則齊治平之道舉聽訟不可不知本以此知致知格物亦在於知本此本字與物有本末本字修身爲本本字相呼應天地閒一事有一事之本而此身心意之物誠正修之事是又爲天下萬事萬物之大本格物若不先在本上格而但於天下萬物上格便格得來亦與聖賢之道相隔天淵只看漢唐以下幾許聰明豪傑於天下事物何所不曉然究竟不能入聖賢之室者只是於此處鶻突耳孟子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正謂此耳天下事惟本可以舉末末必不能舉本今欲致知格物是聖門最先下手工夫乃本末

不分是尙爲知務乎故此處只舉知本二字而致知格物之義盡矣又隨繳明曰此謂知之至也何等簡到何等明切文顯理足如此又何須聚訟不已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語鄭本原屬經文之後程子以之附聽訟之後而以上句爲衍朱子則以爲聽訟之章旣以知本結之而其中閒又無知至之說則知再結聽訟者之不然矣故又以爲此必物格知至傳而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而雙峯饒氏則又以知至二字必是物格二字之誤其實知本卽物格古人文字亦不必屑屑照應也二語程子取置於此之意亦未必便是釋

大學切己錄

二十七

致知格物但朱子以聽訟爲釋本末則似不然蓋傳之所釋者釋綱領條目耳本末不過襯文何須用釋且聽訟章而無知本一語似亦難斷今按知本之知非卽致知之知乎無端舉聽訟一事分明是借小以例大訟亦一物也推究到大畏民志上來纔可以無訟則訟物格矣訟物以大畏民志爲本以此知致知格物俱當知本也卽無後二語亦自明白今有此二語便作因上知本轉接一句收歸正意似亦可通此雖就其文爲說然究竟如是而非故爲安排也

補傳章

朱子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也遠而至於物則

大學切己錄

二十六

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其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理蒸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也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爲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則其心之

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卽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徧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

大學切己錄

二十九

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旦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此心之全體而無不盡矣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旨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愚按此篇圖微精詳即補傳之意而暢言之耳其中先提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後及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則本末先後之序亦未嘗不在但欠一提明耳至於若其

用力之久四語則爲窮理要法誰復能違而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二語則尤爲精透當然屬職分所以然屬性分操此格物自當目無全牛游刃有餘矣且知當然則不淪虛知所以然則不滯有允爲吾儒盡倫盡性之學俗學異端俱難混入至此纔是真見非立志肫切未易以語此○朱子語錄又有曰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爲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論聖言通世故乃兀然用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愚按此則正合知本之論緩急先後一語

大學切己錄

三十

尤爲緊要前段所論及補傳之文只是於此四字欠洗發耳○又曰天下之理辟塞滿前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物也若之何而窮之哉須當察之於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於物之所在從而察之則不至於汎濫矣愚按所論如此則人論可以受用矣聖人之學必近人情中材上下皆可從事若不論大小事物到面前便要與他作對頭則神光寸許豈禁如是敝耗也哉吾謂格物者但能專精於職分之所當務以其餘力旁照於質分之所可及於已不傷於物有得及其成功於體用亦自無虧又何必以一物不知爲恥而自取困憊

也哉○又曰致知一章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透徹後面便容易故程子說得節目甚多皆是因人之資質立說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去父慈子孝上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汎觀萬物之理恐如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見人專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的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亦自不可況在外面工夫多在內工夫少邪此尤不可也愚按此論大段不差然尙未透若要透須

大學切己錄

三十

讀陽明先生拔本塞源論如云學校之中惟以成其德行為務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此纔是本末輕重之分中材上下可通行而無弊者胡安定治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亦先得此意問經文物格而后知至卻是知至在后今乃云因其已知而益窮之則又在格物前朱子曰知原自有纔要去理會便是這些萌露若懵然全不向著便是知之端未曾道纔思量著

便這箇骨子透出來且如做事錯纔知道錯便是向好門路卻不是方始去理會箇知只是如今須著因其端而推致之愚按此論與陽明先生致良知之旨無異知原自有即固有之良也說是向好門路則尚有堂室須推致但王先生推致在行上說朱先生推致在知上說知上推致則益精細行上推致則益勇決精細則意必誠亦歸於勇決勇決則益不敢不求精細也勇決而不求精細則道理只見得一層亦有弊病故二先生之說未嘗不相通亦未嘗不可互相成也但解書不合又當別論

大學切己錄

三十二

顧涇陽先生曰陽明特揭良知可謂超然自信獨往獨來了無依傍矣今考年譜則謂其謫龍場也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是亦未嘗不從念慮入也及經宸濠之變語門人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他日又曰當時尚有微動於氣所在設今處之更不同是亦未嘗不從事爲入也譜又言陽明始發悟時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臆說且

致知二字揭自大學良知二字揭自孟子陽明特就中提出耳是亦未嘗不從文字入也予昔聞季彭山言山陰有黃舉子讀書不牽章句成化宏治間儒者守成見莫之信惟陽明與之善又聞陽明遇增城湛甘泉於京師一見投契誓爲文別甘泉自言少不知學已出入於釋老久之乃沿周程之說而求焉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交甘泉而後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至於門人徐曰仁陸原靜輩始亦不無牴牾已而各竭所疑反覆辨析而後歸於一由此觀之其所商求印證得之友朋之助發者當不少矣是亦未嘗不從講論入也故夫

大學切己錄

三十三

朱子之所以格物者即陽明之所以致知者也總只一般有何同異可以忘言矣愚謂顧先生此論使陽明先生聞之必應首肯當日關朱太過或亦少悔乎大抵學術雖有堂堂正正一脈大路然人之氣質不齊不能不各有門戶得一門戶入去亦未嘗不可以至堂堂奧堂奧則一而門戶則不能一也所謂誠其意者章

朱子曰十分爲善有一分不好的意潛發其閒便由邪徑以長這箇卻是實前面善意卻又虛矣又曰凡惡惡之不真爲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爲而爲之或始勤而終怠

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又曰論自欺細處且如爲善自家也知得是當爲也勉強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的意思如爲不善也知得不當爲而不爲心中也又有些便爲也不妨的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僞不實矣又曰好善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爲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去惡而適所以長乎其惡此數則語極其詳盡警策將自欺的病痛描畫無遺學者亟當佩誦○註云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此一語補足正文尤爲挑筋擢髓小人不必論卽世間好人底裏搜剔那有不在這大學切己錄

三十四

裏做家舍然豈無至性不容已處卻終是大頭項倒在這裏外面一般做得精彩絢爛其實不足以邀聖賢之一盼除是一念入微將徇外爲人處洗滌得無絲毫氣息力求自慊力戒自欺然後聖賢肯許爾也縱使舉世之人盡不然爾卻不妨礙要之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的道理終在爾身上他人奪不得○人儘有氣質柔弱的習染深重的胸中亦了了知得善當爲只是畏難不能爲了了知得惡當去只是隱忍不能去奈何此須是猛力奮發大作羞愧始得傳者於此用毋自欺

三字苦口相勸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工夫俱在毋空內用聖人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可知氣質柔弱習染深重總不怕只怕自甘偷懦便是棄物○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人不能如此其病還不在好惡上還在看得惡不如惡臭善不如好色所以好惡亦只鵲突而已若果然看善如好色看惡如惡臭則其好惡又何須鼓舞自然奔趨而前不遺餘力矣如此看來又歸於知之真切玩註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是以下三句爲毋自欺實在處愚則謂工夫大學切己錄

三十五

只在毋自欺三字內萬分努力百倍勉強總在此處纔到得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境界纔算得快足何也惡惡臭觸鼻便惡矣好好色觸目便好矣全不用勉天下莫自然於惡惡臭好好色若要勉強便算不得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矣此三句乃教做毋自欺工夫的須常擬此境以自勵耳如論語曰好仁者無以尚之此卽如好好色境地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此卽如惡惡臭境地也註云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旣以爲成德之事則又豈非自然○顏子語之不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纔是真能

於獨知之地戒自欺求自謙之人如惡惡臭如好好色雖極果確卻極輕快蓋此好惡是幾上事迎鋒解頰順手而去神不畱行思不俟再繼是真果確若復大費聲色重煩節目紛紛耳目閒總是皮膚上作用神明之地仍然頑鈍不得清醒如此則雖鼓盡氣力容易衰竭毫無濟於實用故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易曰默而成之周子曰幾微故幽識得此旨則好善惡惡決不至末路矯強勞苦以從事也○慎獨工夫已感物時固當於善惡上致好惡之實未感物時便要於念慮上嚴邪僻之防故慎獨不專是省

大學切己錄

三十六

蔡連存養都在裏面程子曰敬以直內是涵養意陸象山先生曰無事時切須鞭策得惘然不可昧沒對越上帝李延平先生曰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此俱慎獨內事也

小人何常無獨知之明只緣他不能慎耳其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處只是一念自放便縱情徇欲起來到見君子時良心不死天懷發中一時觸著便會厭然此時便將這厭然處提拔出來一念痛悔向君子前暴露罪狀自求洗滌則此獨知如寶珠出於污泥依舊光耀未嘗有所損污也爭奈此種人天機淺而嗜欲深旋開旋閉機巧又生於是又加一番拚

藏一番假借誰知獨知之地最神妙最眞信如明鏡然秦則現秦越則現越自然而然不容你一毫粧飾徒費機心枉用勞攘只落得一箇穢惡名目禽獸形骸而已矣所謂大可憐憫者也君子既已憐人又將反而憐己其憐己亦無他法惟向一念入微不容自昧處靠實用一慎字耳

人之萌不善謂可以欺人耳誰知卽其欺處便是昭彰供出與人看處何也爲其隱微之地必不能自欺故也既欺不得自己如何欺得外人所以十目之視十手之指卽在其惡念萌處便指視了何待到顯然做出時所以可畏此不是曾子

大學切己錄

三十七

警戒小人之辭卽是曾子自己做工夫處只看他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時時有喪身隕命之恐此比指視還更嚴些曾子何故如此刻若盡緣此血氣心知貪外樂穢好勝善私最難降伏故禪家比之爲猿猴子以其喜踴跳而難制也雖時時痛鞭牢繫還恐有潛逃突出之虞故非極其刻苦終難免小人之歸學者且莫罵他小人小人亦只是這處怕刻苦且莫虛慕大賢大賢亦總要這處肯刻苦耳

心廣體胖是自謙之效厭然拚著是自欺之效一何等快暢一何等窮促只決於一念慎縱之分耳學者於此當誰去而

誰從○廣胖之樂豈世閒之樂所能比擬若沒有這箇日子則君子慎獨之苦似大谿刻若沒有厭然之苦如見肺肝之苦則小人之爲不善似亦便宜殊不知平日便宜者大失便宜平日谿刻者終歸好受用也○心廣體胖自己本領已完成矣至此亦是一小天地位萬物育氣象由此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只是發見於事迹耳於廣胖體段原無增也

雙峯饒氏曰心之正不正身之修不修只判於意之誠不誠所以中庸孟子只說誠身便貫了誠意正心修身此章專釋誠意而所以正心修身之要實在於此故下二章第言心不

大學切己錄

三十一

正身不修之病而不言所以治病之方以已具於此章故也又曰心不正何以能廣身不修何以能胖心廣體胖卽心正身修之驗所以能心廣體胖只在誠其意以此見誠意爲正心修身之要愚謂爲學工夫徹始徹終離不得慎獨卽致知格物若不本之一念獨知自有之明而來便討論得極其詳明未見其能引歸內地以爲必好必惡也所以朱子曰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程子亦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此卽合下以慎獨爲主之意也正心章註曰能察修身章註曰加察能察

加察非慎獨中事乎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節目雖多其扼要處總離不得慎獨雙峯於此提掇出來可知大學道理極其廣大而下手處至約豈但大學中庸首尾俱言慎獨程子每提此二字爲宗旨此是千聖歸宿處學者亦可以瞭然但貴當下從事耳若復左牽右絆前瞻後向便講得雪亮明白總歸鶻突而已

所謂修身章

有所卽方所之所落在一隅去了此心如太虛一物不有方能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大中至正天下何事不在這裏收攝

大學切己錄

三十二

倘若了些子不佞便將虛靈全體都塞了致中和便能位天地育萬物一有所便自己一身都照管不來只是這些子如何這等神奇靈妙學者須善自體會○不得其正體用兼言不知何故本註只說在用上○程子曰非是謂無此四者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愚謂亦有強執不得時須要明理但大學格物致知已說在前了此處只須操存本註又說要省察其實存省俱少不得○朱子曰憂患恐懼自外來須要我有道理處之事來亦合當憂懼但只管累其本心亦濟甚事孔子畏匡文王羨里死生在

前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恬然愚謂有道理處之亦自明理工夫來不然但能崇動而無濟困之法亦未盡善

雙峯饒氏云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况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恭借粗明精耳此語說得醒

朱子曰心纔繫於物便爲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畱在心上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爲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他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如何心得其正聖人之心豈然虛明

大學切己錄

四十

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不隨事隨應此心原不會有這物事愚謂朱子固說得親切然程子定性書學者不可不熟讀精思如有所得則於此心之體益明○雲峯胡氏曰意欲實而心本虛實其意則好惡不偏於方發之初虛其心則喜怒不畱於已發之後新安陳氏曰下一句只說得末一邊未見得四者心之用先本自虛中發出當添一句云虛其心則本體不偏於未發之先妙用不畱於已發之後愚謂雲峯新安作如是洗發學者亦不難體會然須知以虛妨實以實妨虛俱是病痛虛實之間各不相妨而各有攸當工夫純

熟後虛不離實實不離虛亦無虛亦無實方見道妙

陽明先生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著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著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是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愚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二句雖過於痛快然亦只是果確意思未嘗於循天理外增卻些子也今說正心是虛平意思其實只在慎字內若果

大學切己錄

四十一

確而不虛平則果確爲執著執著非慎也若虛平而不果確則虛平爲游移游移非慎也須是虛平而不游移則虛平而果確果確而不執著則果確而虛平方盡得慎字之義所以大學工夫只拏一慎獨都無剩義矣

李寅清先生曰神貴靜靜則性全而仁義之體呈以露神貴明明則思睿而仁義之用流以通曰靜曰明而心之本體正矣雖曰人生而靜本體之明孰蕩之而孰昏之欲多而蕩析動極而昏蒙夫人之病也是故忿懣四者之情人心之所有也而情勝則足以累心事物無形虛靜以養中可也而常情

有無故之感昏蕩生焉而寂明無有也事爲之著安定而和行可也而常情有物勝之動昏蕩生焉而寂明無有也成事之終脫落以還原可也而常情有凝滯之累昏蕩生焉而寂明無有也此則無主之心而恣情不正者矣若夫意存乎天理而邪妄難以絕其根其昏蕩一也意存乎人道而利害得以衝其志其昏蕩一也此則乍復之心而游移不正者矣若夫邪妄絕矣而可爲之事不免生心以繫事不可得而寂明也利害忘矣而事之欲爲未免矜心以作爲不可得而寂明也非邪妄利害之私已而悠畱喜怒哀之形聲不能物物而過

大學切己錄

四十二

化不可得而寂明也此則涵養未熟之心而偏繫不正者矣嗚呼無主之心其有所也不足責也乍復之心其有所也善惡之機未定也涵養未熟之心其有所也君子而未仁者也然則寂明無累者其聖人之心乎方其靜也物之未感我之無情而至虛常覺方其動也妍媸在物順應在我而至靈常止方其復靜也與化俱往實去而主存而至虛如故是故言乎其寂有和毅從容之趣而仁義之體露言乎其明有聰明廣運之神而仁義之用行靜正之居至德也哉愚謂此篇亦不過卽朱子未來見在過去之意而衍之其剖析細微讀之

不忍釋但未定者乍復而游移還是意未誠君子涵養未熟纔是意已誠而心未正此章之旨當屬涵養未熟以在意誠之後不宜看粗了大抵理到精微處最難著語不分則似鶻突分之則似支離最要善會如心畢竟是體意畢竟是用陽明先生謂心屬未發邊意屬已發邊似亦不差然會得體用一原顯微無閒及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等語則未發已發原分析不得也雖事物未感而至虛常覺既謂之常覺則必有所覺既有所覺則亦不可謂之無念矣但不宜有將迎耳然而前事無將後事無迎中閒空隙決不是知覺空存而

大學切己錄

四十三

無所知覺有問朱子者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卻不及義理之心答曰纔知覺義理便在此纔昏便不見了此語最明白故除是昏便無得說既有知覺則須有所覺之義理但此時無義理之條件只有義理之原頭卽寅清先生所謂仁義之體呈以露是也此處最難舉似程子曰訂頑一篇乃仁之體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程子指示人處極有著落學者不論已發未發打併昏擾只將訂頑之意實體諸已纔是意誠纔有心正地位其滋味自欺爾不

得擬議穿鑿祗增郭蔽

所謂齊其家章

辟處兼內外而言雖由於情然舉動乖張亦勢所必至一人處一家之中父子兄弟妻妾婢僕之間最難調停著不得已毫私意稍有所倚便見出許多乖戾氣象真如權衡輕重只爭得毫釐便低昂直見惟有細密慎獨內使至誠充滿外面用恩用義分兩一一不差久之上下相孚斯無不齊矣

朱子曰正心修身兩段大槩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當有的事如在官街上走差了路愚謂到意誠後心體尙

大學切己錄

四十四

未得鑑空衡平事實有之至於心已正矣而身猶有未修用情尙會偏僻恐決無是理也但君子爲學細細省察密密涵養何處有疎虞何時肯放下

所謂治國章

教家卽所以教國乃身教也言語告誡不足可見新民之事卽在明德中只是一事聖經章已拈出修身爲本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傳必推本於修身一身關繫豈不重大明德之中萬理畢具而以孝弟慈爲本乃最初發用極真切處此一念自孩提之童不學不慮處發來直至治國平天下方足

以竟其施此處一差任爾有許大才能理會得治平的事業

亦不足觀矣何也以其無本也故學者工夫盡瘁畢力莫先於此格致者格致此誠者誠此正者正此修者修此到得功成富有兼該東騫西馳本末都喪○雲峯胡氏曰修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拈出教之一字然其所以爲教者又只從身上說來愚謂此以地頭分說則得若以終身論則君子終身只是學之事此一學字直貫到底何時是了期便到聖人境界何嘗肯曰我學已成矣只用去教然卽學卽教非離學以爲教教不倦學不厭非是

大學切己錄

四十五

兩時事

如保赤子節是推本孝弟慈乃發於天性自然蓋理不本之自然便是戕賊人以爲仁義矣然自然處必真誠惻怛若於真誠惻怛處欠便是自然之體未復故中庸言仁智勇行之在於誠此則言孝弟慈行之亦必在於誠○朱子曰孝弟雖人所同有能守而不失者鮮惟保赤子罕有失者故特卽人所易曉者以示訓亦與孟子言見孺子入井之意同雲峯胡氏曰孝弟慈皆人心之天此獨言慈者世教衰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慈之天未有失者也大要只在心誠

求之一句上舉其慈之出於天者庶可以觸其孝弟之天孝弟亦在乎誠而已愚讀此二則而歎世變俗薄人情大可傷也孝弟是我提之童時帶來的及長乃漸漸杯喪曷不於撫摩孺子如掌珠傾心憐惜毫無虛假之時一自反觀謂我爲孺子時亦曾受過父母如是撫摩來則此心自是酸疼急趨膝下有莫之能禦者矣如此取譬亦是至易得的事人何苦不能如此推傳者拈出心誠求之一語以示人已是從人關情痛切萬不容誨昧處作箇提醒法而朱子又爲之慙慙註破曰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聖賢憫世之切如此非甚頑冥能

大學切己錄

四十六

不悚惕

天下之機在國國之機在家家之機在身身之機在心若能操心則其機在我不必向家國天下取必而自無不應此纔是至易至簡有親有功之學○感通之理只在於機誠能得機則其應最爲神速無足而走無翼而飛置郵傳命尙不足以喻其流行之捷機之神妙如此上教下法君帥民從誠求恕喻總見機之不爽○一家仁讓一國亦仁讓莫說是人君之家每見庶士之家能如此里巷之中亦有翕然向化者總之理到至足處不須憑藉其形著動變之機亦自不可遏勿

說此身不過匹夫之賤時位不在我便無所關繫也○三山陳氏曰爲惡之效捷於爲善仁讓必積而刑於一家而後可以化一國貪戾則纔出於一人之身而一國已作亂矣見爲善者不可無悠久之積爲惡者不可有斯須之暫也愚謂爲人君者不可不讀斯語爲惡如崩勢誠危哉

有諸己無諸己乃自己性分之所當盡然後求諸人非諸人乃出於惻隱之心憫人之陷溺而然亦性分之所不容已者故在堯舜之責人便是行仁桀紂之責人不過假此以行暴耳徒與民以執說相稽之資而已何從之有○朱子曰尋常

大學切己錄

四十七

人有諸己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己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至於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愚謂人若肯以有諸己無諸己著實自責則自然不暇非人矣人有好非人者可知其於自責處不曾下工夫○有諸己無諸己天下有四種人尤要急君師父兄有百姓有門徒有子弟免不得要責他若是不能實有諸己責無諸己便有望礙然責他處又放不下事勢遂釀成不忍責處可懼哉理要有諸己欲要無諸己此是人人當踐的誰可緩得但於此四人身上有求人責人之任者稍稍不然

便乖戾立見尤足徵驗也○饒雙峯曰恕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及人其尾忠是恕之首愚謂以首尾說忠恕則知只是一物舉首便貫尾舉尾便戴首

仁山金氏曰自修身而齊家自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有二道焉一是化一是推化者自身教而動化也推者推此道而擴充之也惟化則可推惟推則皆化非化則推不行非推則化不周愚謂此論深得孟子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之意然要之以化為本必有關聯麟趾之意然後可行以周官之法度也

大學切己錄

四十八

所謂平天下章

言化的事前章已盡故此章只說推蓋無政事以經理之則民心雖興起於孝弟慈亦無由得遂其孝弟慈之實也故絮矩都從政事上說然推行之自又不過自一己之好惡始蓋矩者君心之好惡也人共此心自然共此好惡故一己之好惡既正持此去度量天下之好惡無有不合而好惡之實事又在於理財用人上見國家治亂所關理財用人其大端也章內三言得失人心之得失天命之得失皆原於君心之得失故又歸本於忠信可見上則天心下則人心皆以君心為

樞軸樞軸一折則上下俱墮關繫之重如此忠信則好惡正而天理存驕泰則好惡邪而人欲肆故誠意一著是大學工夫要領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此之謂也

茫茫大造人心千色萬態何處去討箇對照不知天下億萬種方只是一個矩做出來我有了此矩在手何愁量度不去然此矩仍不是容易具得固是天然自有之則卻須從格致誠正工夫出來方成今矩絮以此矩於家則家齊於國則國治於天下則天下平誠有如朱子所謂上下四旁長短廣狹

大學切己錄

四十九

彼此如一而無不方者矣○問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在人有天子諸侯士庶人之分何以使之均平朱子曰非言上下之分欲使之均平蓋事親事長當使之均平上下皆得行之上之人得事其親下之人也得事其親但各隨其分得盡其事親事長之意耳愚謂如此則見理一中自有分殊不是儻侗的矩

國家之禍莫大於下情不通欲通下情須要肯將身體恤惟恐墮蔽必求洞悉民隱如得其情遂以其好引為己之好以其惡引為己之惡然後痛癢相關呼吸不隔如前章所謂如

保赤子心誠求之實實做民的父母然後民以之爲父母然不過只是一誠故必推本於忠信爭奈爲人君者最難得者是忠信最易得者是驕泰以其富貴已極佚欲易縱卽有英明者不溺於佚欲又必自作聰明飾非拒諫繼出不得驕泰樂白三代而下生民不蒙至治之澤職是故也 觀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二語可知人主無好惡以兆民之好惡爲好惡好惡公則民以爲父母好惡僻則爲天下僂說得境界懸絕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註曰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大學切己錄

五十

政是可噤人君常常提醒之意則不由不悚惕耳

將言財用必先推本於德蓋財用是國家大經濟然本末內外不提得分明則卽財用便是國家大禍根公好惡便是慎德舍了慎德只靠權謀術數縱得人士財用亦不能久據爲已有也

若有一介臣斷斷今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此五句描画大臣氣象最爲深永最當涵泳每讀一過使我如卽乎其入其秉心忠公不待言其氣質之融粹真如精金美玉其器宇之宏大真如海濶天空其風度之凝重真如泰山喬

嶽想像其所至非大賢以上人物不足以當此漢唐以來間亦有具此體段者然而求之純粹則恐有未然也○爲宰相者當以度爲主不在乎才有度則天下之才皆其才矣如韓魏公當國日人有譏其無文章者魏公曰某在政府歐陽永叔在翰林院天下文章莫大於是視永叔之文章卽自己之文章此是何等器量雖多才多藝如周公然驕吝之化只如無有其吐哺握髮兩眼只望他人才何嘗知自己有才士君子當貧賤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固是要兵農禮樂件件留心不可一毫自委及至爲相之日卻又不可一毫自有其能只

大學切己錄

五十一

靠一片真誠一具度量一雙眼睛則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許大事業盡收攝於此中矣雖然此等氣象又不待要到爲相日方見只在平日講學問結朋友時便可知矣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便是王佐體段雖不會爲相而爲相之事具足

媚嫉之人亦非是全不用才只是不從國家起見要牢籠人以爲己黨又要人唯唯違奉自然只可得一班小人有抱負有氣骨的自然聞聲而遁矣只有程明道先生具不磷不淄之操以孔子赴公山之召的心腸肯爲王介甫用其意思以

至誠動之非爲介甫用乃欲用介甫耳然而介甫卒不可化
程子亦遂翻然而退矣以程子許大本領拖泥帶水以圖轉
移而卒如冰炭之不相入不及程子者寧自守已斷不可以
名節徇人也

驅逐小人非至明至斷者不能仁人只是心無私欲故明斷
雙具若多欲之主未有不爲其所蔽惑者貪位固寵其術甚
工雖害盡正人其主猶昏昏不悟不至於大亂不已然從來
小人亦未見得善全者即能逃誅僂於生前亦難免覆敗於
身後既不利人國又不利己躬縱才智過人吾亦謂之大愚
大學切己錄 五十二

命過之主有明而無斷究竟只是多欲其弊亦足以亂天下
此等朝廷不痛不癢最是難堪忠良君子居其閒既不得用
又不忍去惟有悶氣過日又不共好惡顛倒之朝立見危亡
明哲知幾得去即去不得則誓死而已
用人之法見賢不惟能舉而且先見不善不惟能退而且遠
此亦用人定法也然用人而不先作人則亦無以爲用人地
即此一舉一措先合人心則亦陰寓作人之意於其中後世
人君用人之際固當嚴明而作人之法尤宜推廣必使成人

有德小子有造而後國家元氣始爲深厚也其法在程明道
先生修學校尊師儒一疏如果能行三代可復

歸本君心而不曰孝弟慈不曰仁讓者何也蓋孝弟仁讓等
種種懿德如無忠信則血脉枯槁生趣凋瘵何由發得出忠
信如土種種懿德如美樹縱有奇葩異實根不著土總不得
活故但患不忠信一忠信則諸德俱備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俱少此不得故程子謂人道惟在忠信驕泰乃忠信之反一
驕泰則諸惡畢集即以一人而居兆民之上乾綱總在手中乃棄忠
保矧爲君者以一人而居兆民之上乾綱總在手中乃棄忠

大學切己錄

五十三

信而墮驕泰其禍豈不烈至於務貨財用小人皆其餘症矣
生財之法無過開財之源節財之流故生之者眾四語乃萬
世理財之大法呂氏所謂國無遊民朝無幸位不奪農時量
入爲出俱實在經濟確不可易但在經國者審時度勢推廣
其作爲之法耳然有子曰百姓足孟子曰制民之產國家理
財總爲足民起見而國用在其中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真識利害之輕重可謂仁而且
智者聚斂之臣之毒足以召至菑害拒絕善人破壞人國家
然而人主往往喜用之者何故只爲多欲耳使人主恬淡寡

欲則識地自清此等小人有何難見而甘爲其所惑可知只在君心君心忠信而能絜矩則善人進小人退君心驕泰而不能絜矩則小人進君子退自然而然其機不爽傳者於此反覆痛切言之讀者亦應悚懼

玉溪盧氏曰聖賢千言萬語其論道只在遏人欲而存天理其論治只在進君子而退小人玉溪此論可謂要言不煩

雙峯饒氏曰大學一書多說好惡誠意章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齊家章說好知其惡惡知其美所令反其所好平天下章說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畢竟大學切己錄

五十四

天下道理不過善惡兩端初言格物致知時便要分別此二件明白自誠意章以後只是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而已愚謂吾儒之學只是理會好惡或曰本體寂然不動好惡於何若予曰爾且於好惡上求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境界自瞞爾不得言之太早無益

雙峯饒氏曰傳之諸章釋八事每章皆連兩事而言獨誠意章單舉誠意蓋知至意誠固是相因然致知屬知誠意屬行知行畢竟屬二事當各自用力不可謂知了便自然能行所以誠意章不連致知說者爲此正心誠意雖皆屬行然誠意

不特爲正心之要自修身至平天下皆以此爲要故程子論天德與王道曰其要只在慎獨天德卽心正身修之謂王道卽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慎獨卽誠意之要旨若只連正心說則其意促狹無以見其功用之廣大如此也此章乃大學一篇之緊要處傳者於此章說得極痛切始言慎獨誠意之方也中言小人之意不誠所以爲戒也終言誠意之效驗所以爲勸也愚謂讀書如雙峯始謂之具眼讀大學者欲作切已受用於此論不得放過

朱子曰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大學切己錄

五十五

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愚謂此乃朱子取中庸以明大學雖初學急務然一明一誠爲學之事已畢徹始徹終不過如此程子本此而立居敬窮理之法後來學者入此法門便堂堂正正捨此法門則墮旁谿曲徑矣學術所係道脈攸關慎之哉

中庸切己錄

南豐謝文游約齋著

儀封張伯行孝先較

首章

千古學術之不明以致世道人心之陷溺者皆由於本原之不正耳本原不正則工夫不切工夫不切則功用成就適足爲禍害之案耳是以子思子憂道心切必先舉出本原推其義之所由來正其名之所由在使學者志之所向途之所趨昭然知所歸往不至旁皇歧惑然後下手中其肯綮循循而進生機疊疊及其成功巍巍蕩蕩可與古帝比隆方見頭正

中庸切己錄

尾正體用一貫內外一脈然後知吾儒學術世道人心之所賴一日不容跡千古所必由彼異端功利之學徑艱途逆此闕彼漏其得失利害粲然如指諸掌學者奈何泐泐於此乎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爲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爲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朱子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獨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

中庸切己錄

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名而所以爲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無倚者之所爲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爲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爲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可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之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易者可兼舉也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爲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夫雖細微而不可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爲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爲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爲苟且淺近之爲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故非有其

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污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愚按朱子此二段文字於名篇之義已訓得的確精密無復遺憾而虛無寂滅之教與夫權謀術數之學只須持此勘之則體非體用非用其爲偏頗疵陋自應無遁形矣讀中庸者首宜三復

朱子曰中庸當作六大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八章是一節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

中庸切己錄

三

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申首章之義又曰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間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如繩貫某局之不可亂愚按前段是就頭緒分析處說後段是就血脉貫通處說然必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意方謂之讀中庸讀者多矣曾有此見否

南軒張氏曰中庸一書聖學之淵源也體用隱顯成已成物備矣雖然學者欲從事乎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馴致焉其所從入奈何子思以不睹不聞之訓著于篇首又於篇終發明尚綱之義且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而推極夫篤恭之效其示來世可謂深切著明矣西山真氏曰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慎曰恐懼曰謹獨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心竊冥而不踐其實也愚按二則拈出入手處可見中庸爲道雖博而其入手亦甚約矣而真氏尤慮及學者以狂慧而流入於異端遂自以爲有見於天命之性無聲無臭之旨而鄙居敬者爲滯迹故爾提出清楚以窒僥侗附和者之隙也

中庸切己錄

四

顧涇陽先生曰伊川性即理也一語說得直截分明且古且今頗撲不破卻亦有个來歷書云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曰衷曰則非理而何但不如拈出理字尤覺易曉耳愚謂顧先生真知言者蓋吾儒之所以異於二氏大本大原只在於此二氏以覺爲性曰虛曰寂只就覺而言不知覺只是二五之精可以言心而不可以言性性乃無極之真即二五之德是也二氏論性粗之則爲精覓精之則爲覺體總不跳出二五之精其二五之德本之無極之真者則全然鶻突惟吾儒直認無極之真爲性故子思子曰天

命之謂性伊川曰性即理也知性則知命然在命只可云大極在性始有仁義禮智可實指耳吾儒與二氏根本差處只在機微渺忽之間至其末流之異種種懸殊更不待言關異端者於此處勘破纔是傾巢搗穴然而難言也非極深研幾未易語此○詩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語錄又云若論本原則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俱覺有相待之意其實理氣不容有毫髮閒理到氣到氣到理到此處極難措語在體道者深思而得之○洪鈞大化之中莫知其然而然且千萬古生人生

中庸切己錄

五

物何處有空隙何時有休歇其所謂命難道是上帝諄諄命之人物唯唯受之總之化育運行無非此理此氣天地萬物盈虛消息何一不鼓鑄於此中其在於人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純粹至善無欠無餘孟子所謂分定是也古人精神惺惺覩得此理炯然在目灼知天與上帝不在蒼蒼冥冥之間監臨之威不遠咫尺故爾稱天稱帝如呼父母張橫渠先生衍爲西銘欲人以事父母之道事天一篇之中精到詳密無過是天命之謂性一語在胸中渾融洞達不覺揮洒出來悚動後來學者樂到極處畏到極處耳

在化育上說則理氣全提在人上說則專提理如易

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指氣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指理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指質獨以理屬人者蓋天地萬物只憑此理此氣推遷流行而已唯人能提出此理以主裁成輔相之權故曰人者天地之心雖有氣質不齊然有理爲主自可變○欲識此語蘊奧再於費隱鬼神二章採取

正學不明說著一道字便象一清虛元妙之物立於風塵之表不可以尋常測度卻不看朱子解得極其平實曰日用事物之閒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若此則只是人生所必由故夫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可見此道乃四海九州且千萬古人本分內事其所以生出許多歧見者不是向內地穿穴鑿孔便是向外面起爐作竈總緣

中庸切己錄

六

不知道本於性只率性便是道率性二字孟子指點得最親切如愛親敬長出於孩提之童怵惕惻隱出於乍見睥睨之食宵死不屑如此等處皆是本性中真機不容已處以此推之何事不然只如徐行後長此心便安疾行先長心便不安父坐子立心便安父立子坐心便不安即求之至淺至近如洒掃應對穿衣吃飯以至一嘔一笑皆各有個當然一不得當便自過意不得旁觀者便自礙耳礙眼此非性而何所可懼者習染既深天機極喪所行出來皆是率習與性相背而馳猶自安之以爲固然耳故爲學者認得率性二字真切於

日用動靜纔有个本領一毫不由人力私智矯揉造作即造到聖人地位存神過化出奇不測皆是性分所固有非有一毫增減於其閒然後知聖人之道一日不容昧千古所必由行之萬世而無弊者與夫百家眾技支離偏曲天淵不作皆根於所性故耳故學者貴在於知性

修道之謂教總因氣質來非氣質不齊無用修無用教率性是自然的使人人皆賢智則人人自然何用修聖人立教似亦資矣惟不能無氣質之偏則率其自然祇率其偏而已矣故聖人爲之立法裁制使歸於中正本然非有所增益之也

中庸切己錄

七

太極圖說亦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亦是此意故學道如只師心自用不守聖人之成法終遺大弊於後主教者尙慎之朱子曰修者修其過不及以歸於中要根氣稟說來聖人只自修而教思已寓其中兼成已成物說而下文戒懼慎獨致中致和皆修道之事○聖人之所以裁成輔相全藉此教古先帝王道統所以傳之萬世而無弊而三綱五常之在天地閒幾危而不墜已晦而復明正賴有此教耳彼以虛無寂滅爲教以刑名法術爲教壞人心亂天下聖人所必誅儒者所必闢總爲其害道傷教耳然又有身爲聖人之徒口誦聖人之言受其生養之恩享其人倫之樂而不能爲之扶植正道

護衛正教以圖報於萬一已自可愧而又陰附異端邪說之門爲之揚波助瀾以益其潰防決隄之勢此其爲罪置之何等而後足以蔽其辜邪

朱子曰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爲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

中庸切己錄

八

人之所修以爲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爲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閒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我欲閒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豈遠哉愚按道不可離須著如此說方是聖學脈絡若如龜山以寒衣饑食出作入息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爲無非是道百姓特日用而不知此則墮於釋氏之見後有一種學者竊釋氏之緒餘猖狂自恣謂道本自然惟嫌簡擇見人用工便加譏笑皆是此毒在其胸中辨之不精

必爲所惑朱子又有一段說得精切故備錄之曰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便指物以爲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爲道則其爲害將有不可勝言不但文義之失而已也

中庸切己錄

九

朱子曰不睹不聞不是閉耳合眼時只是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之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裏防於未然所謂不見是圖也又曰不睹不聞不惟人所不知自家亦有所未知雙峯饒氏曰君子常存敬畏雖當事物既往思慮未萌目無所睹耳無所聞習焉之頃亦不敢忽事物既往是指前面的說思慮未萌是指後面的說不睹不聞正在此二者之間看上文道不可須臾離則是自所睹所聞以至於所不睹不聞皆當戒懼而此不睹不聞在事物既往之後看下文喜怒哀樂未發則此不

睹不聞又在思慮未萌之前故須看此二句方說得文意貫串緊要在須臾之頃四字於此見子思所以發須臾兩字之意愚按朱子之意得雙峯一爲洗發已極明朗果於須臾兩字似覺貼切但人生在人倫日用場中職分最是難盡則何往而非事稍有空隙豈得遂無經營然爲時亦甚暫矣夫中者天下之大本若要將中和分致則須是致中工夫倍於致和工夫然後可今致中工夫不過用此暫爾之頃餘時俱是致和則用勝於體豈得不爲逐外工夫似倒置矣有是事乎且曰防於未然似覺多事一念惺惕卽是早在工夫無論有

中庸切己錄

十

感未感今於未感之前又著一防未然之念則是明淨目中又生一雲翳矣愚意謂不睹不聞卽獨知也本文只說不睹不聞睹聞原屬外有形聲爲之對不睹不聞則無形聲屬內矣若爾則獨知之地莫見莫顯正屬內亦尙未有形聲之對何必深求一步以爲此不睹不聞乃已亦不睹不聞正是未感未動之時則本文何不徑曰戒慎乎其所未感恐懼乎其所未動不更貼切而必借外用字而以爲不睹不聞乎本文原自坦易明白其意蓋謂修道者只於外面可睹聞處戒懼而於內地不睹聞處便放怠則是密於外而疎於內其離道

也遠矣故須於內地不睹不聞處用戒慎恐懼方是根底真實工夫然此不睹不聞處似是隱似是微其實莫見莫顯獨知之地時時呈露一毫自欺不得安得不慎此獨知之地何時可離動時亦此獨知靜時亦此獨知喜怒哀樂未發可以言靜獨知之地須是力閑邪思雜念務求廓然大公此便是致中工夫喜怒哀樂已發可以言動獨知之地須是力察過與不及務求物來順應此便是致和工夫靜存可以言致中然在動用不忘收斂整頓意思便是存養亦便是致中動察可以言致和然居處時不忘防閑簡點意思便是省察亦便是

中庸切己錄

十一

致和所以致中致和亦無截然界限總不離一敬字密之又密久之又久不期中而自中不期和而自和矣○朱子曰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慎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爲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愚謂不愧屋漏與慎獨只是一事不可泥一與字其用與字不過因此二語各見首尾二章故欲兼言之耳程子他語又曰孔門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慎獨是守之法又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又曰有天

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觀此三則只在慎獨可見與不睹不聞只是一事若必分說不幾遺卻源頭只引入在第二坎上用工夫程子又有曰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修此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矣觀此段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不言慎獨可見彼此相該可以互舉非二事也明矣○大學正心章不言工夫以具在慎獨內故也故大學言慎獨卽兼誠意正心在內中庸言慎獨卽兼致中致和在內正心卽致中誠意卽致和此是

中庸切己錄

十二

二書合一處○或問陽明先生曰戒懼是已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已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箇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於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之地用功便是作僞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便無虛假一是已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工夫精神命脉全體只在此處真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箇工夫曰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耶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

戒懼之念稍有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白朝至暮自
少至老若要無念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愚讀此論斬斷
幾許葛藤決破幾許疑惑誠快事也捨此而欲更進一步便
墮禪捨此而欲趨外一層便墮霸惟此處是聖學血脈針芥
不容差也○朱子曰道固無所不在而隱微之閒乃常情所
忽以爲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
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閒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
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閒發
於行事施爲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

中庸切己錄

十三

差而已也愚按大學十目十手之嚴已說得令人悚然而此
段尤爲暢發益人能慎獨則百偽干邪盡從此處除根大賢
至聖盡從此處起手此處即幾也周子曰幾者動之微而吉
之先見者也此動無時不動但最微此先無時不先故恆見
故慎獨之學即研幾之學○戒慎恐懼四字煞是著力非如
畧綽收拾的話古人每於此處用極重字句如兢兢業業如
戰戰兢兢如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如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如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皆於獨知之地謹凜不敢放過古人必
是見得此物有幾許危殆幾許滑縱最易搖蕩最難收束故

不敢用半句輕鬆話恐誤後人不淺而後人以輕浮之氣質
受惡濁之習染乃生怕勞苦好占便宜於古人警戒叮嚀之
辭一一斷削令壞以爲自己出脫地所以百人學道無一二
成職是故耳

藍田呂氏曰中卽性也程子曰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猶
稱天圓地方而不可謂方圓卽天地朱子曰在中者未動時
恰好處時中者已動時恰好處已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
不得謂之在中矣然只要就所偏倚一事處置得恰好則無
過不及矣蓋無過不及乃無偏倚者之所爲而無偏倚者是

中庸切己錄

十四

所以能無過不及也愚按中之名義此二節說得極盡以中
狀性體確不可易更求一字替換不可得釋氏以空狀性是
其錯認處空只可狀心彼以心爲性故狀之以空耳中字畢
竟實非實狀性不得雖說義理源頭莫可指似有疑於虛然
亦是實中之虛此中毫釐差處非有諸已者不能知之中由
而得空由追迫而○蘇氏問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
得工夫亦自不同○程子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
也既思卽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謂
之中也朱子曰程子纔思卽是已發一語能發明子思言外

之意此意已極精到說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有以加矣
愚謂必欲分未發已發界到十分盡頭吾恐斷思還不得清
楚須是念頭都斷纔是盡頭如此則沈空滯寂幾於槁木死
灰尙得云中乎程子固云靜中自有動動中自有靜則靜豈
杳然寂滅之謂雖無外物之感然微處便是微微運行如必
說到界頭盡處則必如禪家所謂前後際斷然後可禪家此
境亦須參究日久剎逼到無可奈何處纔得忽爾見前亦非
是隨時便有然與吾儒大本之中已自天淵不侔矣今欲指
實中體乃遂撥歸絕念寂滅之境則彼混禪之士堅執宗同
中庸切已錄

十五

教異之說又豈得爲非耶且吾儒爲學全靠此思如思曰
睿作聖思者聖功之本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之所繫如
此如何可絕程子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又曰屏息思
慮患其紛亂則須是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事畢照是鑑
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
思慮以程子之言觀之則雖欲絕之亦不可得而絕也李延
平於靜中體認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既有體認獨非思平
思與喜怒哀樂亦說不得一般喜怒哀樂是由外來感觸而
動不由使作思是自已使作而動至於體認之思則又與著

力推索微有不同只是惺惺照管令在不令走逗其閒便有
箇領會處耳然不屬之思亦不得也程子又云存養於未發
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說不可求固是戒人助
長然既有存養則屬之有意乎無意乎無意則存養亦無有
存養則說不得不著意既已著意則又在思一邊矣艮象曰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夫艮者止也位卽當止之所也
該動靜而言動時當止之所和也靜時當止之所中也出則
不可原不廢思而此直欲以無思爲未發不大異於艮象之
旨乎程子既思卽是已發一段正是動中自有靜之意見得
未發在已發之中不欲人於思前求未發耳但語路隱

十六

中庸切已錄
躍然合泥 ○朱子曰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
者不悟 所覺思謂既有能知能覺者便有所知所覺既云知覺不昧
又安有知覺空懸而無所知覺之理如明鏡當臺必照著物
除是以匣藏之以怕蒙之便爲所塞若豎在臺上有能照之
體便有所照之物不須假借不煩等待蓋虛靈之體必涵萬
象卽禪家以空寂爲宗亦不以無所知覺爲貴故其偈有曰
不見一法存無見猶如太虛生閃電不知一法守空知太似
浮雲遮日月禪宗尙如此况吾儒乎朱子又有曰心之有知
覺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

之有思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愚謂耳有聞目有見必有所聞所見之物方謂之有聞有見豈有無所聞所見而謂之有聞有見乎除是閉目塞耳而後可一開目有能見便有所見一通耳有能聞便有所聞然耳目可以蔽塞心之虛靈窒他不得不是正知正覺便是邪知邪覺斷無邪正都斷空空孤立之理人身與天地原無兩樣天道何嘗有頃刻停息卽如一日之夜正萬物收斂之時可言未發然日月星辰何嘗不運行氣化生息何嘗暫止一歲之冬正萬物閉藏之時可言未發然嚴凝之候和煖不絕凋瘵之時花實不廢何時不感通何時不寂然如必以運行斷絕爲寂然則陰陽七政亦須暫時凝立以候再新之機耶恐逆者如斯不舍晝夜之理不如是也朱子又曰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其閒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所謂中者愚謂此言固是但既以無所知覺爲未發之中又安能不使人不空虛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中也哉朱子最不喜呂氏由空而後見夫中之說以爲不陷而入於浮屠者幾希殊不知知覺不昧而無所知覺其爲空也莫是過矣陷入浮屠之懼獨當爲呂氏懼

乎○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程子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靜中自有動動中自有靜二語於此可以會得愚最服膺程子此段說話看他語路極是斟酌最堪玩味所謂有物卽是所覺之物決不是指能知覺者如能知覺者亦無則死矣尙何靜中可言乎這裏便是難處見學者須自悟非言語可得拈似也莫若先理會敬又有下手處與人又不引入入恍惚中去此正得孟子引而不發之法學者莫只草草看過○或問陽明先生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原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愚謂觀此益可以會未發之中氣象矣求中者固是助長以爲當下卽是原未嘗失者亦鹵莽也○又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

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為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為主未必能循理愚謂觀此知靜坐時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非通行無弊之法矣末四語纔是儒者大路舍此皆旁谿曲徑也循理而靜方是儒者之矣以此為靜靜無所知覺則理亦空○或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思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

中庸切己錄

十九

當自有無念時否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卻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謹恐懼卽是念何分動靜愚謂觀此則未發時說不得無所知覺也明矣此段最明快真暗室一燈也

雙峯饒氏曰致中和而能使天地萬物育是有此理但所居位有高下則力之所至有廣狹東陽許氏曰位育以有位者言之易曉若以無位者言之則一身一家皆各有天地萬物以一身言心正氣順則自然睟而盎背動容周旋中禮是位育也以一家言以孝感而父母安以慈化而子弟順以第

友接而兄弟和以敬處而夫婦正以寬御而奴僕盡其職及一家之事莫不當理皆位育也但不如有位者所感大而全耳愚謂當局雖有大小所被雖有偏全然而本領則一本領中和也德也有德者必有才有才者不必有德世有有德而無才者亦只是氣質用事故有長有短若其德從工夫造就而成則氣質自化盛大流行才不足言矣故程子曰大賢以上只論德不論才故責學者亦只當責其德不當責其才取世人以才亦因其德不足姑以才言耳學者以德自任須驗之於一身一家到得沛然自信後以之治天下國家如輕舟

中庸切己錄

二十

揚帆一日千里矣○朱子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收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愚謂人名有時位就見在之時位自有見在之功用卽不幸而值顛沛患難以至喪身隕命自己處得絲髮無歉一身之位育自在未嘗有損○新安陳氏曰由教而入之學者其於致中和位育之事業雖未敢遽望及此然學

問志向之初亦所當考而以之爲標的也愚謂不但當以之爲標的以爲後日指歸之地卽今做慎獨工夫便是位育的實事內外人已不閒毫髮不煩等待人不欲立此身則已一立此身便是天地萬物的主宰一臺推委不得學者請大開眼孔看取自家一身萬勿暴棄○羅念菴先生詩曰天地卽吾心吾心天地似萬物生其中擴然無彼此大哉聖者仁痛癢猶在已一夫不獲所終身用爲恥時運有通塞視世行且止或可訓四方亦以善閭里心在力自隨焉別遐與邇道大誰能加昧此細民耳君子重素餐勉旃好學于此詩乃融會

中庸切己錄

二十一

西銘之意而成其警策最在心在力自隨焉別遐與邇所以程子曰灑掃應對與堯舜事業同一機杼故學者要識得心誠能去得私意盡則位育氣象徵之日用自見所患者志陋見小縱行誼敦篤繩尺謹凜亦只在細民法中儒者規模殊不然也

二章

中庸二字朱子或問於名篇之義已發得極其精透然愚謂從來愚不肖者多屬不及尙壞道不得惟賢知者識高力大一不中正便壞道有餘其意只是不肖庸耳聖人說出這箇

庸字固是至理然救賢知的意居多註怕人將庸字看得淺近故又補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二語必識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方能庸則庸亦難言矣哉賢知之所以不能庸者還是識庸不真看庸太淺近耳○註以體字對反字妙體則因其固有者而循之反則一任私智矣體字固是身體力行然兼有精察之意故宋儒每說體認體中有認不是冥行認從體來不是知解此是爲學工夫最親切處反中庸者只爲欠此耳

中庸切己錄

二十二

君子只一念之閒時戒謹恐懼便盡了中庸之道小人所以反中庸者只一念頹然自放便到無忌憚的境界人品有天淵之別只在一念敬怠之閒而已矣所以中庸道理說得如是深如是大其實下手只在此處註因一而字翻作兩層似亦太泥○東陽許氏曰旣曰隨時以處中又曰中隨時而在此隨時舍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一日之閒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爲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爲中凡一事各於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愚謂一部大易只一時字穿透然其精蘊實不外乎中庸只是易更發得委曲詳盡耳○註謂君子知其在我小人不知有此又特重在知亦由不明故不行之意看來須要知

之真○藍田呂氏曰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當其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當其可也會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回同道當其可也舜不告而娶周公殺管蔡孔子以微罪行當其可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惟變所適而不知當其可而欲肆其好心濟其私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惟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之所在臨喪而歌人或非之則曰是惡知禮意然實未嘗知乎禮意猖狂妄行不謹先王之法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王之所必誅而不赦者也愚謂無忌憚小

中庸切己錄

二十三

人有兩種一種自放於禮法之外張膽明目不顧行簡此種小人稍有人心者便知惡之不足畏獨是一種行事狂悖而又援引聖賢道理以文其奸世閒無識者便爲其所惑害世教壞心術獨此爲甚此呂氏之所指也子思所謂反中庸還在此種小人身上

三章

聖人歎這一箇至字全部廣大精微無不包在裏面天地閒道理若從聰明氣魄上來任爾做到奇特元妙沒頂的處所那知又有一件可以上得他唯有這一著子極其易簡極其

平淡卻是無窮的變化無窮的炫爛皆從此出更無一種道理與之作對所以云至末後無聲無臭至矣與此相應○民鮮能只是知愚賢不肖氣稟不齊故耳欲變此氣質以能中庸要其知仁勇舉舜只是說智舉回只是說仁舉子路只是說勇智者之智賢者之仁是氣質上來的有偏要歸在學上來纔合得中庸非智無以明非仁無以守非勇無以斷到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智盡仁至勇神方能中庸故曰惟聖者能之此一支大意如此○呂氏曰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二語說盡學者的病痛上句是賢智者所墮下

中庸切己錄

二十四

句是愚不肖者所墮亦有都墮者厭常喜新多爲異端所眩亂質薄氣弱多爲物欲所誘奪

四章

註確○無此道即無此世界此道自當萬古常行常明然而又復不行不明者總是以氣稟用事而不知學耳此亦在長世教之無其人王道衰熄學術多歧令天下之民惛惛莫知所適從亦氣運使然耶可歎也○不行由於不明不明由於不行知行相須纔說得合一後儒所謂合一將知行部位俱紊亂矣費盡辭說徒足以爲知行病也○新安陳氏謂知

者氣清而質欠粹賢者質粹而氣欠清愚謂此處實無可奈何惟有一法凡氣清者知更易便當努力去求行質粹者行更易便當求知爭奈氣清者便一向只見得知當求行便不將爲事實粹者便一向只見得行當求知便不將爲事實究竟不行之知知必不精不知之行行必不中知行俱敝此學術之所以偏也○日用常行之中事事有箇至當之則誰無日用常行然知至當之則者爲誰聖人此語點醒人從當下識道最爲警切然此道雖只在日用常行之中卻不是心粗氣昏者可以知得須如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纔是真

中庸切己錄

二五

精神如不具此免不得墮在粗昏網中與蚩蚩之衆同其寢與而已可憫也○禪家亦有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之語似與飲食知味一類其實不同彼之所謂神通妙用不過此靈覺之體而已運水搬柴何一不是此靈覺運用但要識此靈覺之體至於運水搬柴之中節與不中節彼則無論已聖人則必以中節老爲道一事中節卽一事中之太極也知味者是知此味好禪者來此竊弄不得

五章

雖是歎道不行卻是歎知道者少乃承上鮮能知味而言知

者知之過賢者又謂不足知愚不肖又不足責道何以得明程子曰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然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卻難人只被這箇知不通透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程子奈何以力行爲淺近蓋不知道雖孝讓敦篤亦只是淺近知道雖灑掃應對亦是深遠學人不可不達此意

六章

註精詳○自用之人怕你如何聰明只是小智之所以大處只是一箇虛公便莫可限量然虛公二字最難世人不論無智有智必喜見長決不能自忍只一箇形骸之見如何消得

中庸切己錄

二六

此病在講學中人尤易犯不可不痛自省察此病除去則本領已得纔好從事於學問將世間事大小精粗一一理會過久之胸中洞然以此處分天下事目無全牛矣○此中只是一箇在人在已總分不得當衆論不同之時一人有一人之見及至聖人提掇出來裁斷一定則合衆人都共這一箇中心心各各快慰無遺憾矣方見得是天則○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語莫非至理卽此便見伊川造道深處充此便是耳順境界今人聞常人言語不鄙厭則忽畧適足以形其淺耳○註廣大指隱惡光明指揚善許多嫉忌攘竊

之人讀此可自鏡其狹隘曖昧之醜○註然非在我之權度
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本心虛公即權度也從事學問以中爲
歸則精切矣若著得一毫我見便粗而不精隔而不切○愚
讀此章覺自己滿腹粗傲幾幾墮無忌憚之小人矣悚愧無
地

七章

不能守處不是爲私欲所勝便是爲意見所奪然尚有私欲
意見可以勝得便是知不真處若是真知則只有這一路可
走視私欲意見如罟獲陷阱矣又何患不能守○聖人說箇

中庸切己錄

二十七

罟獲陷阱分明示人以中庸而外皆罟獲陷阱也周行如砥
舍而不由罟獲陷阱紛紛自驅愚一至此哀哉不知者固可
哀知而不求實有於己者尤可哀○觀孟子曰智之實知斯
二者弗去是也必兼弗去言方算得是智之實中庸言知而
能守方算得是知之成到得能守後其意與初知時又不同
此纔是真知

八章

得一善不是事節上說乃心地進境也如定靜安慮居安資
深等境顏子氣質純粹進一境便實是一境拳拳服膺而不

敢失亦不待十分把握只提掇照管便在○藍田呂氏曰隨
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
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數語說得到補勉而進之尤妙非
勉進則盡地而守矣得一境便守一境守之既熟則又進一
境非守到淹洽處亦不能更進也此中消息非強毅不息優
裕不躁者烏能知之

九章

中庸之德至廣大至精微雖是無所不包卻又一節難名著
不得一毫色相須是平平淡淡向自己一念獨知處靠實下

中庸切己錄

二十八

手久久純熟自然契合若舍卻此處工夫則中庸一途真成
絕徑矣○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總是才智氣節上事註云
倚於一偏凡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最當總緣氣
質上發來故未必純粹與本體工夫陶鑄而成全體大用無
絲毫遺憾者自是不侔然才智氣節之士肯收拾全副精神
專志內用則中庸又何不可能○天地閒偏鋒事雖奇特卻
更易得合且有精彩有滋味又足以起人羨慕故漢唐以來
其閒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者代不乏人求一能中庸者卻
不可得至宋方得數公明代亦不可謂不盛然帶偏雜者亦

有之可知中庸之德之難能也○朱子曰天理渾然無過無不及苟一毫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真痛癢語也正慎獨人無可奈何處○備中庸之德者時而均天下國家便均得中節時而辭爵祿便辭得中節時而蹈白刃便蹈得中節時不至事不起又只渾渾穆穆若一無所能者豪傑上質之美做得來便違道不遠者亦有之但最難得他虛心故知處有未徹遂亦不能入聖人之室

十章

中庸切己錄

二十九

强者陽剛之氣天地非此無以施功君子非此無以成德故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雙峯饒氏曰陽剛陰柔理之常也而南方風氣反柔弱北方風氣反剛勁何也蓋陽體剛而用柔陰體柔而用剛如坤至柔而動也剛便見得陰體柔而用剛矣纔說風便是用了陽主發生故其用柔陰主肅殺故其用剛愚按此段論南北陰陽亦屬至理學者會得此意則陰陽妙用隨處窺測得些子○註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此本之文中子自知者英自勝者雄二語來南北之強都是勝人惟君子之強是自勝只這一點子

私心能有幾多盡世間轟烈漢子不能勝之而爲其所勝陸象山先生曰私心如七重鐵城以其堅而難破也此處亦別無技倆惟有向一念獨知之地嚴禁自欺省察克治果斷行之工夫既久天理自明自然威大權重萬私俱摧折矣到此方是真勇亦即是真知○和而不流是不爲情所勝中立而不倚是不爲俗所移不變塞是不爲利所誘至死不變是不爲害所怵○今日風俗頹靡可謂極矣力量稍稍不定便爲所收攝而去學者於道未必遂有真知然須是十分堅忍力與之敵方能稍稍自固若只委靡悠忽鮮不沾泥帶水以沾

中庸切己錄

三十

泥帶水之心跡而欲學道眞所謂蒸沙作飯也

十一章

許每有智仁勇分貼最醒○素隱是生心行怪是發事內外相符一毫不爽後儒闢異端費盡詞說總出不得此四字範圍可知異端之學夫子之時俱有只是先王之澤尚未泯且有夫子在門人遍滿天下故彼不得倡其說以惑世而世亦不爲之惑但此種人亦有一段眞精神成就其學後世自有一種氣稟偏僻的人與他相感應且正學漸衰眞儒不出其說焉得不昌熾如說欺世盜名二氏中實證者恐此四字還

看淺了他○此等人只因初頭見地一差無人救正不幸遂做成了殺卻天下後世人心可懼可懼○弗爲要在知上說只是一眼看真了他故不肯爲

半途而廢多是爲外物牽引一念不肯鼓舞向前便自放罷去了弗能已乃勉進不忘之意註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恐非聖人心口中事也

中庸切己錄

三十一

素隱行怪者究到微處皆是此根上改頭換面出來惟聖人於無聲無臭天命源頭覩得千真萬真故爾俯首貼耳只向人倫日用中用全副精神求箇自慊到盡處以還其無聲無臭而已視人之知不知如浮雲之過太虛有何加損而爲其所動雖然論語曰人不知而不愠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聖人每以爲言何故蓋此著最是向上人身上一直貼切關頭過得此關便入聖境

十二章

此章說道體最盡蓋道體不能直指只於其用之充塞處見

其體之充塞雖說得極其廣大然廣大之中又有歸著不墮莽蕩費說用隱說體中閒著箇而字便見得體化用中不得離用以覓體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於此益可見○此道何所不在不容爾避就簡擇只要於費中識得此隱耳人生天地閒出作入息紆紆擾擾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如在萬頃波濤中任其推盪一毫主張不得須是識得此隱一握握在手

中庸切己錄

三十二

中庶幾得以自由隨上隨下而又不爲其所轉移豈特主張自己卽宇宙萬化皆由我這裏主張而去所苦者人人一雙眼睛只知逐費那箇冥冥頭認隱故程子曰別人吃飯從脊

皮上過我吃飯從肚裏過噫古今來大抵鶻突誰肯緊著牙關細嚼細咀粒粒穿破得其真味也哉真味只在小中翼翼中舉夫婦聖人天地只盡得一費字總是道之發用然卻盡道不得故天地猶有餘憾莫載莫破語特奇註以無外無內四字詮之尤精妙總見盈溢充塞莫可測量莫可窮詰其費爲何如用旣如是體卻最微禪家所謂芥子納須彌須彌藏芥子意只是這箇意思○朱子曰人多以至爲道之精妙處若是精妙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爲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沒緊要的事他大本大根處原無

欠缺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愚謂聖人之所以爲聖全在大本根處知得徹至於古今事變禮樂制度有所不知固無害其爲聖然恐不能立事故亦須學然大本根處既已得之則學此亦不難故學聖人者且以大本根爲急務也

朱子曰鳶飛魚躍無非道體之所在猶言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出入語默無非妙道愚謂朱子此語雖從氣機渾淪處說然學者胸中卻要洗剔得清楚不可與禪家知覺運動是性無分別蓋動容周旋須中禮方爲至理出入語默須中節方中庸切己錄

三十三

爲妙道然本文原以鳶飛魚躍爲言似只指知覺運動未嘗及中禮中節處如此則子思所述不大滲漏乎其實不然古人立言非一語所能盡須通上下看此下八章皆以人情天理之極至爲言節節有工夫節節見天則此章不過提明一箇渾淪頭腦而已雖曰愚夫婦所與知與鳶飛魚躍同一氣機鼓動自然然而末後造端二字遂有工夫在內天則卽於此顯矣且引用鳶魚子思之意雖只在飛躍上著精神然必戾天必於淵則各止其所而不亂一定之理亦未嘗不於此見以此知此意雖只指知覺運動卻與彼教顛預佛性大有

分別在也○程子謂鳶飛魚躍子思吃緊爲人處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魂愚謂程子此言正見道無不在本於自然無一毫作爲然而又引孟子之說則又不離工夫蓋必存心而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但與鳶飛魚躍又似不侔鳶飛魚躍只率其性之自然何工夫之有而曰與之同活潑潑地者得毋相繆乎此亦有故蓋天理雖一而分不容不殊物得氣之濁故頑人得氣之清故靈頑者惟聽氣機使作而已靈者反得以自主張於是可邪可正故心不存則天機亦復喪失心一存則中庸切己錄

三十四

恆性一一迸露但不可滯著太過則天機反爲所累耳若說縱任自然無處不是則大失程子打合子思孟子之意矣故同一活潑潑地同中自有分別其同處在天理流行鳶飛魚躍與民生動用皆無一毫造作其分別處在物得道之偏故飛者只能飛躍者只能躍人得道之全可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然須心存則得以收攝其本然之全一逐於外則一身之耳目視聽亦多窒礙所以顧涇陽先生曰有本體卽有工夫無工夫卽無本體語最精到也然程子所謂弄精魂者一透脫者多墮此○雲峯胡氏曰道體每於動處見本自活潑

潑地聖賢教人每欲人於動處用功亦是活潑潑地道之自然本無一毫私意勿忘勿助學道之自然亦者不得一毫私意思謂鳶魚飛躍乃道之飛躍與鳶魚無干民生動用亦道之動用與民生無干此中意味不肖者以縱任失之賢者又以造作失之總是私意脫卻私意纔知必有事焉勿忘勿助之妙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亦不過如此上 謝氏曰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又曰若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昔人已拈得躍然在目學者試於閒中忙中時常舉起一思看

中庸切己錄

三五

朱子曰夫婦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倘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慎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愚謂愚夫婦居室之事乃自然之知能與鳶飛魚躍一般總是化機鼓動得他如此子思引此只是見道之廣大無物不有至鄙褻處皆道所充塞故耳至造端乎夫婦方是指用上處於此處戒慎是於人欲海裏尋出天理來過得此關真有入火不熱入水不濡手段釋氏防淫遂至絕欲

不知男女構精乃造化發育生生不窮之本於此絕去則逆天害理第一件罪過當與縱淫者同科必如朱子云云始爲大中正之道亦卽是學者慎獨謹微之要不可不佩誦也○造端是君子工夫及其至也是君子功用若不歸結到工夫功用上來則所謂道之體用亦無著落處

第二支自此起以下八章小而身家大而天下幽而鬼神明而禮樂總是說道之費而隱在其中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雙峯饒氏曰始言中和以見此道管攝於吾心次言中庸以見此道著見於事物此言費隱以見此道充塞

中庸切己錄

三六

子天地知道之管攝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以不盡故以戒懼謹獨言之知道之著見於事物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加故以知仁勇言之知道之充塞乎天地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周故自違道不遠以極於達孝皆申道不可離之意然道不可須臾離是無時不然君子之道費而隱是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故德欲其久無物不有故業欲其廣德欲其久故敬以直內之功由動而靜由靜而動不可須臾間斷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慎獨是也業欲其廣故義以方外之功自近而遠若小若大不可毫髮放過造端夫婦至

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也愚按饒氏此論最爲疏朗將許多頭緒收得條理井井令人一目瞭然

十三章

前章極其廣大故此章收歸於實不可無前章見地不可無此章踐履但前章造端夫婦但已有著落此章不過卽造端之意而詳言耳○人只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人道只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道此乃天理之自然故曰率性之謂道倘離卻倫常日用做出一樣奇怪難行不近人情的學術這便是將人性反了如何通行得去分明是一條斷港

中庸切己錄

三十七

絕溪不可名之爲道如異端之教總緣源頭認性一差遂令同此倫類之中另立一區世界遺害於無窮可憐世間聰明漢子無不爲其所染胸中見解隱隱攝入外面雖爲名教所持不敢顯然叛去然在倫常之中亦不過外強中乾而已視離而去之亦不難也只此道不遠人一語何等簡要直切曷不公平退步取而咀嚙之○人之爲道而遠人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在細心體道者密密自勘

人人本身自有此理只是爲氣所拘物所蔽在我只提掇他令他拓其拘去其蔽則彼身之理自復原非取我之所有以

益彼也朱子曰不是將別人的道理治他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的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有之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於此可見人我各具此理然又不是一人一種總是共此理人人各得無欠無闕不必相借卻可相通以古人治人改而止若看做姑息以待人便不是須是盡到十分完足方叫做改或曰十分完足便是聖人矣責人不已苛乎曰此非苛也只是盡其人固有之性分而矣聖人原不是奇異之人與常人亦只一樣

中庸切己錄

三十八

謂之聖人者乃常人而肯盡分者也謂之常人者乃聖人而不肯盡分者也今若叫人要做聖人便似過高只叫他盡自己的性分恐怕亦是推委不去的事下面引孔子自責處可見聖人亦只是盡常人之所當盡而已子臣弟友不做到十分完足又豈有止得住的時論人不倦正是望人十分盡分倦倦無已處但質有不同則教有先後之序緩急之宜耳程子曰忠恕兩箇字要除一箇除不得上蔡謝氏曰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二則說忠恕最盡○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僞妄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不盡須

是十分盡得方始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是不忠恕者推已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要恁地想人亦要恁地而今不可不教他恁地三反五折纔是推已及物愚謂此段說得甚覺累墜然甚像做工夫人儘力勉勉的心事學者不可不玩○盡字內有無限的省察克治無限的困衝動忍必使天理朗然不昧私心一絲不留方說得盡推字內有無限的體恤顧慮無限的經權常變必使人情無不洞達事勢無不周到方說得推此二字做來終身儘受用得過到純熟時節則仁矣○說箇要盡畢竟還有盡未及處說箇要推畢竟還

中庸切己錄

三十九

有推未及處所以說遠道不遠若到仁境方纔全體是道○爲學也要有些見地體認頭腦親切方好下手不然人心是箇最難降伏的只說要盡他如何肯盡只說要推他如何肯推有許多扞格艱苦不情愿的所在故須要得些不容己的意思思在胸中然後因風吹火不甚費力方有日充月長之效若全靠矯強安排恐做來做去終會厭倦

子臣弟友聖人以爲未能聖人實是見得此處有無窮無盡的分量難滿足處常人纔盡得數分便自覺能稍有拂逆便來歎所遇不順總是根器淺劣只看聖人此段氣象安得不

要造到人倫之至○世間至性奇情之人做得來便自動天地感神明有許多驚人處聖人做的只像更平淡更不及他一般然聖人之所謂未能又不是欣慕那奇異的只是看見這性分內有一箇恰好的天則自己時時歉然惟恐違了這天則雖在這天則上已自無剩無欠了然自己的念慮卻只覺得未盡此一念覺得未盡處便可以爲天下萬世子臣弟友之法則天下子臣弟友之所以不能盡分者只緣自見得盡既自見得盡便相將見得君父兄友的未盡了如此相責無已便有不忍言的禍變方知聖人這一念覺得未盡處不

中庸切己錄

四十

惟令天下愚不肖的不敢安於不足即賢知的亦不敢以爲有餘而天下之爲君父兄友的亦無一不見化於此一念中真是集卻幾許和氣消卻幾許不祥然後天下之爲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者定○世間愚不肖的多是向君父兄友前要利賢知的多是向君父兄友前要名有了這兩念在裏面於聖人所謂未能處如何揣摩得著○註云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二語極其簡確說一箇庸德高明者便視以爲甚易一視爲易心便粗氣便浮裏面便不得實只此平常日用之間有幾多不安貼的處所非除盡意見消盡氣魄小心審耐

一味天真用事的人不知此踐實二字之難也說一箇庸言高明者便覺得平淡不中聽此心便馳騫向鬧熱精彩上去啟日動舌誰能制得住古人於此用幾許危懼的告誡要之只是維持此心此心若存時言便不敢放肆如宋劉元城是何等忠誠的人只不妄語三字其中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不得一致必力行七年而後成此便是耐苦謹言人的樣子古今篤實踐履之人未有不從事於謹言者也此節將言行反復申詳彼此互攝醇切懇到將學道人一肚的元妙見解通身的肥滿支撐一齊收拾到極真實的

中庸切己錄

四十一

骨子上來敢不一日三復

十四章

此道充塞宇宙處處平滿絕倚著消等待隨分可以自盡無剩無欠於本分外稍起一趨避計枝念頭便是願外稍一願外便不能正已便不能反求便是行險徼倖之根不願外則一槩掃除不來境緣上討些子便宜任是如何總粘縛他不得真乾淨真灑落真風流人豪也正蒙曰聖人盡道其閒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以此見道本自然○藍田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不驕不淫不足以道之也窮則

獨善其身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諂不憚不足以道之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愚按此段攬得四行字指實可驗當然的道理不過如是要之只下面正已二字盡之一似全靠本色殊無作用其實神妙作用俱出於此雖是將利害禍福置之度外究竟利莫利於此福莫福於此縱罹禍害亦世俗以為禍害我則得伸此已於萬物之上福利莫大焉○貧賤富貴夷狄患難四境亦只是總常變大槩曰

中庸切己錄

四十二

無入則盡之矣其閒順中有逆逆中有順種種變遷不能擬議君子正已以行於其中固是周規折矩操守嚴明如太山屹立萬古不動又且精義妙道機宜曲當如流水活潑方圓任器總不外居敬以立體窮理以致用無論自修處世只有這條學術所貴精神貫徹莫愁途路崎嶇○性分既盡則至足者在我自然灑落自在此是本體上見出來的氣象與境緣上沾滯者較之一則跼天踣地一則海闊天空彼此不能相喻矣雖然誰無此樂人苦自棄絕耳○史氏伯璿曰今日富貴則今日行乎富貴明日貧賤則明日又行乎貧賤此之

謂見在愚謂此語可以消人打算心可憐世人只在打算中過日子何曾識得見在

一思正已則竭一生精力只足了此一事那有閒工夫去陵下援上怨天尤人稍有一分陵援怨尤之念便是放鬆一分自己若是全體刻責自己則陵援怨尤之念全消矣如日午正中立表其下旁影盡絕若日光稍仄則旁影隨出分毫不爽學者於獨知之地最好自勘

居易俟命則主人翁素已樹立只候那一境來此道自足以發付他所謂道前定則不窮是也小人心地只是一味營營

中庸切己錄

四十三

逐逐得隴望蜀這一境來便被這一境使那一境來便被那一境縛總是無了主人翁只在私欲上頭出頭沒那得不芒亂○居易即乾以易知之易包簡能在裏而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何處不自在○居易行險只是喻義喻利之分○游氏曰居易未必不得也窮通皆好行險未必得也窮通皆醜此語透則之極可以醒世

無境不有正鵠爭奈昧者惛惛果能擴洞微燭幽之眼凜臨淵集木之心則志正體直挾弓審固之要法不外乎此自應視蝨如輪豈有發而不中

中庸此章與前章最為平實盡情入人之所當知入人之所能行前後說得極精微極廣大處總離不得這箇根腳學者當親切著眼不可鶻突放過

十五章

中庸一書可謂精微廣大闢發無遺然恐人馳騫於高遠貽弊無窮故於前此二章發得極其平實而此章又復可嚀俾學者不得躡等而進然學者亦有兩樣有高明者有篤實者高明者所見超頓而行有不逮只成周念之狂故須反就篤實斯為成傳篤實者於踐履中體認漸臻高明更為純粹無

中庸切己錄

四十四

疵所以孔門教法只是下學而上達為千古通行無弊自餘門路總歸偏駁篤實如欠體認則亦不能入聖○誠明章以下分天道人道言天道者屬高遠言人道者屬卑邇

舊說以妻子為卑邇以父母為高遠非是豈可以父母為高遠若爾則事父母且緩且先和兄弟樂妻孥父母自然順如此則不成道理矣夫子贊詩是就詩上說見得人家能如此則父母必順原無高遠卑邇之見子思引此以明首二句總見得順父母宜兄弟樂妻孥是修身齊家實事最切最近人不可不先從事於此爾高遠自在言外若不從家庭做起則

後面幾許神化事業何由得到以此見侈言功效而忘卻基本者決屬虛誕

十六章

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舍陰陽而言鬼神正是指靈處說靈卽張子所謂良能是也良能二字可謂洩盡秘藏程子謂功用謂述盡指寒往暑來日往月來風雨霜露榮枯開落顯然可見處說似屬盛字意乃鬼神之德之見於外者註性情功效又兼微顯而言○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

中庸切己錄

四十五

歸也天地不窮寒暑耳衆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而已矣愚按張子作正蒙盡思力如良能二字及此則其體認最精密處讀者不可草草○雙峯饒氏指鬼神爲形而下吳氏又指氣形而下此俱不可解夫子分明說視不見聽不聞安得說形而下易謂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則有形有象氣是體此器者安得以形加之大本原處乃有如是差錯又說甚窮理此在朱子已然後儒遂因之愚於此大有所不安也

朱子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

地也是這陰陽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理無非實也愚謂此段說得陰陽道理渾合無縫隙消融無渣滓其實只是語大莫載語小莫破之旨然非體認親切不能如是簡透也

若是形安能入毫釐絲忽安能包羅天地

使字若就陰陽氣機鼓動處言則何不曰使目能視耳能聽心能知覺就天地言使寒往而暑來日往而月來就物而言使能飛能鳴能榮能枯就此等處說豈不更顯何必又拈祭祀眊眊的事來証愚謂使字不過轉語辭而設使假使之謂耳其意蓋云鬼神視不見聽不聞體物不遺何處驗得如使

中庸切己錄

四十六

天下之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則有感必應便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不是不可遺又何嘗因不見不聞而墮眊茫也哉蓋鬼神雖無不與人貫通然人心平時散漫如何得昭著惟當祭祀時是關聚自己的精神以關聚天地山川祖考的精神於此處看體物不遺倍覺親切耳且又以微感應之理之不可誣也若說是鬼神使人去盡誠敬則都是自然而然毫不由人則聖人於祭祀時誠人要盡誠敬繁委曲折著爲典訓俱贅矣於感通之妙亦覺索然故體物不遺似只於在上在左右處見不當連齋明盛服亦說在內雖知悖註

然於註終不得釋然故存之以俟質○問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似不是感格意思是自然如此朱子曰固是然亦須自家有以感之始得觀此則朱子亦有不妄於自然的意思然既以在上在左右爲感格則齋明盛服又安得不做自家盡誠○雙峯饒氏曰使天下之人使字最好看見得他靈處愚謂靈是二氣之良能若作二氣使人如此則何不如費隱章舉鳶飛魚躍以明上下察更覺括濳濳地何必說在祭祀上來今以齋明盛服爲說其中自有深意蓋欲人作主敬工夫耳鬼神體物散在天地之間無內無外無大無小何處

中庸切己錄

四十七

可遺然使自已精神散漫則不著不察亦不能與之關通須是獨知之地時時謹處方見道機充滿洋溢與我合爲一體蓋必自己存誠而後與天地之誠相貫徹也故舉齋明盛服而言全，是此意在言外亦如首章說道不可離便緊拈戒懼慎獨工夫如只說道本不可離則於人大自在矣今此節都說二氣之良能使人齋明盛服則全不由自家有何意思可玩○延平李氏曰中庸發明微顯之理以承祭祀爲言者只爲於此時鬼神之理昭然易見令學者有入頭處耳愚觀延平此論遂益自信謂是令學者有入頭處難道須時時去

祭祀又難道是祭祀時便有工夫可用非祭祀時便無可用乎總是以祭祀爲要人時時畏敬儼然如祭祀時耳以此觀之則愚每舉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爲工夫血脈益洞然無疑矣○虛齋蔡氏曰不是齋明盛服了然後有箇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也只就祭祀所見如此見得鬼神之無所不體耳若謂必待齋明盛服然後有箇洋洋在上在左右則亦未爲體物不遺矣愚謂鬼神之體物固不因人之敬怠而有無但人能敬與造化相關通不敬則鬼神雖未嘗遺人人卻遺鬼神矣

中庸切己錄

四十八

雲峯胡氏曰誠者中庸一書之樞紐而首於此章見之漢儒皆不識誠字宋李邦直始謂不欺之謂誠徐仲車謂不息之謂誠至子程子始曰無妄之謂誠子朱子又加以真實二字誠之說盡矣六經言誠自商書始書但言鬼神享人之誠而中庸直言鬼神之誠其旨微矣鬼神者造化陰陽之氣誠卽造化陰陽之理也有是理則有是氣其體甚微其用甚顯視不見聽不聞微也前之所謂隱也體物而不可遺顯也前之所謂費也愚按此段分疏亦明自然不欺二字指人道用工而言乃誠之者之事不息二字又指功用而言玩至誠無息

註云既無虛假自無閒所則不息乃從無虛假來唯無妄二字纔是天人命脈正切著誠字本義大易所謂物與無妄是也更加真實二字竊疑爲贅○此節雖就洋洋如在以見不可揜然卽一以例餘見處處不可揜惟爲軀壳之私所蔽便自昧昧度日倘能克去已私則聲咳周還息息爛熳矣於此但覺程子體用一源顯微無閒二語煞透

謝上蔡曰這箇便是天地閒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業氏曰學者先看天地二氣之屈伸若朝暮若寒暑若榮謝大綱已明卽反驗之一身自父母生育

中庸切己錄

四十九

之始及少長壯老之變晝夜作息夢覺熟體而精察之無餘蘊矣愚每見學者說到此等處便覺是高遠不親切其實最要明白此處不明卽日用常行有許多謬妄蔽惑處故謝氏葉氏叮嚀學者要如是窮究愚故於先儒語中摘其絕去顛倒千字打開之語數條以與學者商量萬勿付之鶻笑朱子曰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

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曰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面水鰓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水愚謂此二則已和盤托出學者亦領悟否

朱子曰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又學者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其精神在天此是如何曰便是有此理問恐只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又問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於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

中庸切己錄

五十

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閒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道理活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眞箇有箇上帝如世閒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愚謂釋氏因果輪迴之說儒者聞之固正然要曉得彼亦是在精魂裏面窺見些子消息故將來作活計穿鑿執著欲以立教故墮於謬誕耳然儒者自己若無憑藉只硬執不信亦覺莽世閒亦每有變異的事須是白已例斷得去如朱子此二段議論豈不與彼教相近然全要識得箇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的道理清者歸清濁者歸濁其

開造化條理固是難以擬議然一牛由天一半由人天人合一自相感通明此則精魂之理思過半矣

問遊魂爲變閒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朱子曰遊者是漸漸散若是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疝瘕病弱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如今打麩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核不散的久之漸漸也自會散愚謂聖人說箇遊魂爲變一變字原活便有不可測識處今若硬定說散了便死煞有通不去處然而散者常也

中庸切己錄

五十一

問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則智愚於此亦各不同故人不同於鳥獸草木愚不同於聖雖以爲公共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聖賢何用與天地相似倒行逆施均於一死而不害其爲人是直與鳥獸禽魚俱壤情不知其所存也朱子曰聖賢所以爲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乎其受於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爲實有一物可以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冥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天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

語愚謂人爲異端之說所惑人於骨髓雖賢士大夫亦隱隱有身後果報之見卻不知此正是功利種子使身後定是一歸斷滅則德便可以以不修乎其如爾秉彝何我之所當保全者此心此理耳只爲當下不可放過身後之事自是天地間陰陽公理我何容心焉然而此理不可不明故程子有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以此知孔子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若非是實信得過又豈以夕死爲可學者於此處不透過終墮醉夢窠臼

上蔡謝氏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

中庸切己錄

五十二

此者爲仁惟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又曰人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以神明之也愚按上蔡之言一準於理而已矣可者理之可祭者不可者理之不可祭者其鬼神其鬼不神全在乎人人則一準於理是人鬼之交豈有一毫私意妄行於其閒哉死而致生之死而致死之皆私意也故謂之不仁不智

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閒公共之氣者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朱子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閒便是理與氣凝聚的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閒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邊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漫爲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事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愚按此段論祭者與所祭者相關處

中庸切己錄

五十三

最警策見得天人統同一氣又復條理井井惟祖考亦是公共之氣一說尙覺闕發未透愚曩者每有祖考來格之疑難道祖考精神寓在甚處待祭時便從那裏來格而先儒只謂自家精神便是祖考精神難道享祭亦是自家精神去享懷此疑不釋者累年忽一日因事觸發會得只是此公共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閒我氣一聚此氣便聚聚在考主上便是我考聚在祖主上便是我祖古人立尸亦是此氣附在尸身上我誠既散則此氣亦散未聚時只是此公共之氣故全要在立尸立主有尸有主便如人有此身人身之氣亦只是公共

之氣因有箇軀壳纔有箇爾我鬼神有所依附便有區別無依附則亦只是公共之氣而已豈特祖考凡一切祭祀皆然只因充塞便隨祭隨格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人能盡誠便無一毫閒隔自有此契會後自信甚確消卻幾許疑惑先儒每每於此處說得不透脫非是自己極力體究如何信得及

北溪陳氏曰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此說最好誠只是真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方有此神苟無實理雖有實

中庸切己錄

五十四

心亦不欲享且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極盡其誠敬之心與神亦不相干涉泰山之神決不吾享大槩古人祭祀須是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三日齋七日戒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必自有來格的道理愚按此段發明實心實理無此實理徒具實心不過是要福之念總歸於妄祇見其惑世人昧昧總不窮理賢智愚不肖無不爲土木偶人所驅做成世界可歎又可笑安得見有道之世此風一廓然也問中雷竈門行人之所用者有作有止有動有靜故亦有陰

陽鬼神之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朱子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莫非陰陽之所爲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雷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愚謂大夫祭五祀亦以其所有者家耳五者皆是人工做成器物於人生日用最切故祭其始造之人以報本耳然祭時按陰陽祭物亦按陰陽亦見古人舉動必順陰陽之宜事事精細也若以物物有陰陽便當祭之則卽如此筆管起屬陰取出來寫屬陽毫屬陽管屬陰此扇子面屬陽背屬陰展開屬陽收摺屬陰如此推去物物有陰陽物物當祭矣有是理乎如飲

中庸切己錄

五十五

食必祭必是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大抵古人多是報本所以教民厚也至如天地之大其靈不必言山川社稷祖考自有靈氣如器物藉人之靈做成則有之如曰其物自有靈能享吾祭則無是理

問祭先聖先賢如何朱子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後世有箇新生底神緣衆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畱吳泰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爲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事了又曰老子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銷錄了愚謂人心是箇天地鬼

神底樞紐心正則氣無不正心邪則便有邪氣相應人不可自收其心乎

藍田呂氏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耳物感雖微無不通於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謂隱微然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朱子曰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閒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愚謂觀此二則學者益不敢不慎獨

中庸切己錄

五十六

南軒張氏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饗祠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歸爲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爲神體魄爲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昔者季路益常問事鬼神之說矣夫子之所以告之者將使之致知力行而自得之故示其理而不詳語也至於後世異說熾行講張爲幻莫可致詰流俗眩於怪誕怵於恐畏胥靡而從之聖學不明雖襲儒衣冠號爲英才敏識亦往

往習熟崇尚而不以為異至於其說之窮則口焉知天地間無有是事委之茫昧而已矣信夫事之妄而不察夫理之真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而所謂交於神明者皆失其理禮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浮偽日滋其間所謂因其說而為善者亦莫匪私利之流亂德害教孰此為甚故河南二程子橫渠張子與學者講論而不置夫豈好辨哉蓋有所不得已也若夫程子發明感通之妙張子推極聚散之蘊所以示來世深矣學者誠能致知以窮其理則不為眾說所眩克已以去其私則不為血氣所動於其有無是非之故毫分縷析了然於中庸切己錄

五十七

中各有攸當而不亂然後昔人事鬼神之精意可得而求德可立而經可正也不然識之不明守之不固眩於外而怵於內一理之蔽則為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為一事之誘聞見雖多亦鮮不為異說所溺矣愚謂學者能於此篇細玩則知此理不可不窮勿以為不切於日用而付之漫然也

十七章

德至聖人則德無有不備孝亦德之一節耳非所以稱聖人然孝而至於舜其孝已入聖境故堯與之天與之非大孝而何古今來孝子儘有然可以稱大孝惟舜一人故德為聖人之德極其全備總以成其孝而已可見千古極奇人品極奇境遇只在庸德中造出庸德人可盡又人人須盡然畢竟不如舜者中庸不可能也○

舜以孝遭頑嚚之親極窮苦之難亦只有關盡憂思竭盡氣力以求順事而已原不藉些子外境來資助至於尊富享保本不是他意中事故稱舜之孝只如孟子舜往於田章將舜之至性至德已描畫盡矣何為中庸乃以尊富享保言舜之孝蓋言此者總以見舜之孝不獨極處不能動天耳故此章極言感應之理不過借舜以發天人貫通之道人當勉盡庸德以事天即夫子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亦是這箇意思

此章說出一段天人感應之理乃窺天道之至精者全是勸戒之意惟雲峯胡氏得其旨曰裁者培之是言有德者天必厚其福可為居易者勸傾者覆之是言不德者天必厚其毒可為行險者戒矣夫勸戒似為中人說若上智何用勸戒世間上智之人有幾故聖賢教人每不忘勸戒之意且此段道中庸切己錄

五十八

理又不是假設的人每見有德者未必培無德者未必覆便生出幾許疑義適足以見其淺陋耳即如孔子大聖雖不得位顏子大賢雖不得壽然萬世廟祀子孫亦萬世享爵祿即後世儒者學術醇正便得俎豆於學宮子孫亦得沾一命之榮以奉祭祀此豈非感應不爽處其當身之窮困乃氣數之變無可奈何至於數已窮矣則理必伸無德者之暫伸而終屈其理數亦是如此故聖人於此處說箇必字如餘慶餘殃亦說必字蓋必是窺見此理有一箇不可移易處方有如是斷據於此知誠之不可揜益信惟有德者能然而識之○裁

培傾覆朱子論得好曰物若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覆則生氣無所附著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若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氣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此論歸在物身自具生氣上最妙可見人須是自己有本領若本領具足則不惟富貴福澤是厚汝之生卽貧賤憂戚亦是玉汝於成若本領已忘則不惟貧賤憂戚是置之罰卽富貴福澤亦是厚其毒而重其喪所以只是人自取天之培覆未嘗有心人安可不自修省以自絕於天○因材施教之天乃既定之天也栽培傾覆有不盡然者未

中庸切己錄

五十九

定之天也故未定之天氣勝理既定之天理勝氣然而氣勝理者其暫理勝氣者其常故操理一勝則雖屈於一時而常伸於萬古○必得其位之必是取必於己必因其材之必是取必於天在人必有具之理則在天有必篤之命修德者貴能自信則自然不憂不懼

程子曰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賦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爲差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唯有

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愚按從來聖經不掃報應蓋以至公之心窺見天地至常之理非故立說以設教也世人一殺私心又附之以小見而欲以明天人之故難矣聖人只責人盡人事盡之之至則志一氣從人定勝天有確然不爽者如程子此教具見醒人心維世教之至意大儒之論畢竟無弊○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命命天德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天而已愚謂人事所當自盡者惟在此德耳德原於天卻以人力而成德成則氣自變

中庸切己錄

六十

氣質之氣可變之氣也氣數之氣不可變之氣也然而程子所云修養之引年則又未始不可變但君子所期者不在此氣之變耳○陳氏曰大抵聖人之生實關天地大數天地之氣自伏羲至堯舜正是長盛時節堯舜稟氣清明故爲聖人又得氣之高厚所以得位得祿又得氣之長遠所以得壽周衰以至春秋天地之大氣已微雖孔子稟氣清明本根已栽植然適當氣數之衰雖培植之而不可得所以不得祿位僅得中壽蓋理之不得其常也愚觀此論知天運升降有不得不然之理然聖賢生於衰世其憫世之心彌苦救世之法彌

難亦惟自盡其心而已倘以苦難之故而委其責不大負天生聖賢於衰世之意也哉

十八章

此章總見周家世德作求之意故言文王則兼言王季武王言武王則兼言太王王季文王言周公則又言成文武○文王憂勤惕厲一生又遭君臣之變囚於羑里衍易於憂患之中每每不忘警戒如何說無憂說無憂者總以見其有賢父賢子耳

續緒只是繼述其德業使之勿替一戎衣而有天下乃當其

中庸切己錄

六十一

時不得已之心到此時自有此事非是先人有此志未行此事到我手方來完此事也○成文武之德只是推廣文武之孝慈耳稍稍說差便像文武一心要做天子要行天子之禮樂周公成就他的初心也若爾則祭以士祭以大夫乃是教人隨分盡孝何爲自己便不可隨諸侯之分以盡孝而必要爲天子乎是大不體有二服事之心矣○蔡氏曰大王雖未有剪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愚按此解肇基王迹實始剪商獨得其旨愚於論語泰伯章暢發此義

朱子曰夏商而上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又添得許多貴貴的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姪在諸侯者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畧未有許多降殺貴貴的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愚按前世人情渾厚只知親親長長不論勢位後來人情漸漸澆薄恐只論勢位於親親長長將不暇顧如此則諸父昆弟不能無怨有怨則亂生矣故周公知人情必至於此不如明出

中庸切己錄

六十二

貴貴之義使知禮法當然則無怨也然又尊位重祿同好惡則貴貴之禮雖盡而親親之情則隆兩不相妨始爲大備耳○雲峯胡氏曰周公推文武之意以及太王王季於是始有追王之禮又推大王之意以及組紃以至后稷於是有祀以天子之禮又推此及諸侯大夫士庶人使各得以行喪祭之禮孝心上下融徹禮制上下通行此周公所以謂之達孝也此章之末數達字所以有下章之首一達字愚謂下章達字竟當作如是看章句通謂之孝反似不切

十九章

雙峯饒氏曰達字是承上章三達字而言言其孝不特施之於家又能達之天下推吾愛親之心而制爲喪祭之禮以通乎上下使人人得致其孝故謂之達孝如所謂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愚按此與雲峯胡氏說同似此章句更確且與孝之至也至字相應○善繼善述有神明變通之意不僅持守而已也

藍田呂氏曰事上帝者所以立天下之大本道之所由出也祀乎其先者所以正天下之大經仁義之所由始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雖隱微之間恐懼戒謹而不敢欺則

中庸切己錄

六十三

所以養其誠心至矣蓋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立身身且不立烏能治國家哉譚氏曰治道不在多端在夫致敬之間而已當其執圭幣以事上帝之時其心爲何如是心也舉皆天理無一毫人偽介於其間鬼神之情狀天地萬物之理聚見於此推此心以治天下何所往而不當愚讀此二則益知學者工夫只在此敬古帝王所以格上帝治天下不外乎此此敬關係實非小可舍此他求尙得爲知血脈者乎二則收歸最爲親切與余論使天下之人節相發明○廣平游氏曰祭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蓋惟聖人爲能饗帝爲其

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爲能饗親爲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爲天下國家也何有愚讀此語精微廣大無有剩義於此益知饗帝饗親之道西銘盡之○昭穆廟制等論或問最詳末後吳氏激一篇尤爲明暢

二十章

哀公問政夫子卻重在人卽此便見王道歸本於天德若是霸術只論政之得失耳那裏管他人如何文武之政布在方

中庸切己錄

六十四

策又可見政無不在只法祖便是何須另覓但非其人則雖有祖可法而不能法耳○自爲政在人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是說人自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所以行之者一也是說政然人與政所貫總在誠故自凡事豫則立以下至末又歸結在誠卽極愚柔亦有下手處可知聖人言語只是布帛菽粟無有受用不得者

章句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蓋人之所以爲人卽天地之仁生之人無此生理又何以得爲人人而爲君又天下兆民生理之權皆在其手君而不仁則君身已喪其

生理矣天下兆民又可以得生乎○爲政在人爲政未有不歸本於用人者非其人雖有美政誰爲行之且恐美政轉而爲虐政矣然人之歸往又視君身使君身不行道則惟苟爵祿者歸之欲求賢人君子之來不可得也故此節取人歸本於修身下節不可以不知人又以修身歸本於知人總之身爲體人爲用無體則用無所藉無用則體亦孤危矣體用相須如此然究竟以體爲主○章句具此生理是指心之德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是指愛之理欲人反身體認就惻怛慈愛發動處認取便知此生理本之於天自然而人同

中庸切己錄

六十五

具舍了發動處便無從體認如孟子指點人於乍見孺子入井時於孩提愛敬等皆是就發動處說親親爲大猶言孝弟爲仁之本是就最初發源流出第一坎處說○西山真氏曰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此仁也有此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數語令人悚然

事親爲修身之實知人爲事親之輔知天爲知人之本○程子曰不知天則於人之智愚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能盡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或非其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

知人愚謂知天只如此說便足即下面明善便是○朱子曰知天是物格知至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者不知天則知得此又忘彼得其一失其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既知天這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事也定愚謂朱子從道之大原處說天最爲精深然於此處似覺太過蓋天即理也凡事有一定之理即天也不窮理則是非顛倒如何能知人貼在知人上只須淺說更切

人人在五倫之中然而能盡其道者蓋寡其故何在只是缺卻智仁勇耳不知則不知此道之何以盡不仁則雖知之而不能盡不勇則遇艱難處便生阻隔亦歸於不能盡究而言之只是此心不誠耳心果誠則智仁勇無有不到而達道盡矣○智仁勇是實理誠是實心實理雖固有然運用全在實心使此心不實則爲私欲所據將實理盡爲掩蔽如何發洩得出故人心不誠則諸德俱消一誠則諸德俱長故誠又爲諸德之根本也

中庸切己錄

六十六

失知知也安行仁也學知好學近知者也利行力行近仁者也因知勉行知恥近勇者也三近即學利困勉者之事惟其近所以能與生安者一○學知者必學而後知困則學亦不

知須是因心衡慮苦思力索而後知利行者貪慕去行勉厲者并無喜行之意只一味矯揉把作深癰痛策而後行然既困勉矣何不遂止而又寧困亦肯去求知再勉強亦肯去求此爲何故豈非一念知恥使之然與故人能知恥雖極下之質猶有生機若復頑然不動斯爲棄物矣○范氏曰所入之途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愚謂生安者世有幾人大抵皆學利困勉者耳聖賢諄諄設教所期望者亦在此學利困勉者耳後來學術流中庸切已錄

六十七

於異端知貴超頓行貴見成卽學利者且見鄙何况困勉直令繩墨盡廢蕩然無所忌憚真中庸之賊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爲入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愚謂三近是指示人實下手處知仁勇雖氣質或有不足而好學力行知恥乃人事所能勉盡若肯鼓勵一片真精神以從事何患天分之不可補倘於此處又自諉不能則冀朽木又復何望呂氏此條最爲親切蓋愚最難破非好學不能破私最難忘非力行不能忘懦最

難起非知恥不能起爭奈人安於愚私懦則無可如何若有思破思忘思起之志則舍好學力行知恥更無他途博學之以下堅苦刻厲皆是盡底發明三近之法聖人叮嚀如此學者更復東奔西馳是自絕於聖人矣

外三近而覓修身則身不可得而修是三近爲修身之實外修身而覓治人則人不可得而治是修身爲治人之本此是聖人于鍾百鍊較過極穩當語要後人守此範圍勿認作儻侗冒頭話也下九經不過詳言之耳六知字要看動手差錯次序紊亂只是知得不真故知必在先行必在後○謂之經

中庸切已錄

六十八

者乃常行而不可變易之法須是細細體玩乃知聖人所建萬古常新雖其中節目可以損益而其大綱不可得而紊亂也○事親修身分不得做兩事不必更列下面親親乃族姓之親耳故應在尊賢後○王道只仁義便了修身是本親親爲仁之大尊賢爲義之大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然其要又只在一誠惟其誠纔與霸異玩九經之效只是上下人心無有不得如此可致刑措況兵乎然而威以濟恩刑與兵亦國家不可一日不備者但人心

既得則本領已足諸凡憲典可徐議耳○魯賢指三公坐而

論道者敬大臣則六官之長也

以九經中未列刑與兵政爾拈出

齊明盛服靜而敬也非禮不動動而敬也惟動靜一於敬則

修身之事已畢究其功則可以篤恭而天下平帝王之德莫

不由此士能如此即德同帝王具帝王之德斯可以爲帝王

佐○齊明盛服則時時如承大祭矣可知鬼神章舉祭祀時

以例工夫最爲親切齊明則內地潔淨精一惺惺不昧何必

又假盛服益外不肅則內亦因之而情孟子持其志必養無

暴其氣詩人每言修德必及威儀後人坦率自適頽放其外

中庸切己錄

六十九

而曰內地自固吾不信也○格菴趙氏曰苟無忠信而謂爵

祿足以驕士則士有守死而不食其祿者所得不過庸士耳

此則爲人君者讀之則不敢慢士爲人臣者讀之則不敢自

慢然世間鄙士多而貞士少亦由上之人無以作其貞心耳

士無貞心豈國家之幸○九經用數勸字可見只是自盡其

道不逮責其報效惟嘿鼓舞其心使之趨義向化出於不容

已此王霸之所以異也○去讒遠色則精神專一無隙可閒

賤貨貴德則禮儀盛備無誠不將賢者如何不勸○尊位重

祿恩固渥矣同其好惡亦非流於姑息以驕泰之乃教其德

性防其逸欲使永保其富貴而不至陷於禍患斯合義之好

惡也○官盛任使重體統以優崇之也乃朝廷事而官事不

攝又責管仲以不儉益在人臣自處又當以儉爲事

新安陳氏曰中庸一書誠爲樞紐論誠雖至誠者天之道處

而始詳而誠之名已見於鬼神章誠之不可揜之一言誠之

意已兩見於三德九經行之者一之二言矣誠之不可揜以

實理言兩行之者一皆以實心言也愚按中庸雖以實理實

心並言而學者歸重還在實心故此章兩提行之者一及下

力闡擇善固執工夫皆以實心爲重也此章說誠玩聖人之

中庸切己錄

七十

意似覺鄭重之極委委曲曲如水之赴壑兩提行之者一不

徑言誠凡事豫則立又先申說一段以見誠不可不素定又

從在下位者推言之以見必歸本於誠身然後拈出血脈實

指天道人道以示人千里來龍至此結穴博學之以下又究

言擇善固執之法是實在下手處聖人誨人不倦之仁盡底

披露毫無隱諱後儒務闊多門亦可謂侮聖言矣

凡事豫則立泛泛言來歸重在道先立乎誠即道前定則不

窮也不窮則神明變化莫可測度便到事勢急迫萬難轉移

之時自有鬼神可感天地可動只是以誠爲主本當下莫放

過便是前定之法及至真積力久則事物當前真如鴻毛之過順風巨魚之縱大壑沛然無礙孟子之集義亦不外是不跲不因不疚不窮則浩然之氣充塞兩間矣學者工夫平日只是悠悠及時異勢殊則神愚氣沮招尤罹咎亦無足怪敢不勉哉

明善方能誠身誠身方能順親順親方能信友信友方能獲上獲上方能治民說得著著實在節節有地步層層有事爲一毫襲取不得一毫凌躐不得學者於此任聰明使氣魄總是閒著○朱子訓明善謂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

中庸切己錄

七十一

善之所在何等明切此方是知本而訓格物則泛濫馳騁殊不類何也○明善卽大學之致知格物誠身卽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信友順親獲上治民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勉齋亦云此章當一部大學但大學於格致工夫不曾詳言此則列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四著是又補大學之所未備也此章本是說人道只當重誠之者又必拈出誠者天道來是推本天道令人識箇頭腦方知實理實心原相妙合不容違背而擇善固執工夫原是欲人復其本然之天非是令其安排勞苦以外煉之也○擇善固執其勢相須固執而不擇善

則恐所執非其正而流爲堅僻之行擇善而不固執則只成一段知解而若有若無終非已有惟擇善而固執自大賢以下皆如此但有難易之分耳如顏子擇乎中庸便是擇善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便是固執○固執不是強把捉蓋緣善不是有形有質的物可以緊緊在手中拿住不放只如顏子拳拳服膺便是孟子發出必有事工夫又補出忘助二弊又舉握苗一段專爲助長者戒做工夫就手者自識得孟子意○不能明善是氣分不清所見鶻突故須擇善不能誠身是質分不粹所爲無力故須固執然世閒氣質亦有不齊

中庸切己錄

七十二

有識力俱短者有優於識而短於力者有優於力而短於識者須是各就其偏處用工然有了學問思辨行任他識力俱短不患不長進矣後來學者辦不得一片優裕強毅的心並不曾遵守成法實做只在皮膚上摸過許時見無入處便畏此煩難思去靜中嘿坐以爲更徑直依舊要用五七年十數年工夫休養得些澄湛光景一到動境依舊守不住便定力堅老不會打失終屬禪寂一路與聖人至誠體段究竟背馳且古聖賢工夫載在經訓從無如此做法蓋性與倫原不相離舍孝弟日用當盡之職分而云爲學未之有也故大學

中庸只是明誠並進從此入手便頭正尾正不從此入手畢竟墮墜落坑千古眞儒自有定論初幾之士萬惟謹慎倘路頭一差則迷不復回縱肯虛心勇徙亦迂卻幾許途程矣戒之戒之

雙峯饒氏曰學必博然後有以聚天下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問必審然後有以訂其所學之疑思必慎然後有以精研其學問之所得而自得於心辨必明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與妄於毫釐疑似之閒而不至於差謬擇善至此可謂精矣如是而加以篤行則日用之閒由念慮之微以達

中庸切己錄

七十三

於事爲之著必能去利而就義取是而舍非不使一毫人欲之私得以奪乎天理之正而凡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實矣所執如此其固爲何如愚謂此論明暢然學問思辨一節精細一節學與思由已問與辨由人由已則不徒徇人由人則不徒執己人已合而天理察矣○何極不安於博字以爲疑於馳驚今思之聖門之所謂博決非泛濫支離不觀論語教諸弟子所讀之書不過詩書禮樂而止卽易亦只自讀未嘗與子禽談及則所謂博學者可知矣今朱子乃曰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

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不博及其積果而貫通焉然後有以深造乎約而一以貫之如此則聖學果屬絕學矣中材以下必將望而卻走矣爲此見者乃朱子盛年時爲聰明所使故不覺其弊之至此耳其破呂氏則曰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姑從事於博以爲之也呂氏原說曰君子將以造其約而不可不博學以聚之聚不博則約不可得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爲學之道造約爲功約卽誠也不能至是而多聞多見徒足以飾口耳而已語誠則未也愚謂呂氏本無弊蓋非約則無以盡博約是主意博是資藉不博則約

中庸切己錄

七十四

不可得博是途徑約是歸宿且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以後積累貫通然後有以深造乎約說得博約懸絕吾恐不知何時得約夫問必審思必慎辨必明總是造約之功隨博隨約漸明漸誠工夫親切易簡眞所謂有功有親可久可大乃必艱難其途徑以爲聖學則學絕道喪宜矣又豈不遠人之謂哉○東陽許氏曰思之不及非慎也思之過非慎也思之汎非慎也思之鑿非慎也愚謂此段說思字弊病最到然不及與汎猶可加工惟過與鑿者旣已苦心勞神便自認爲有得莫肯虛心更舍一向偏夫害道最大故慎字最

緊○知有四層工夫行只一篤實便完可見真知最難無論異端之學枉廢堅苦之行只成就其偏僻之知卽清任和之不及時亦由於智有未盡便遜大成就來學術差別所爭只在於此故大學以格致爲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明善極其實處篤行是固執極其實處弗能弗措又加警策鞭逼不到底不休方能有成今以半上落下若有若無爲工夫而欲窺此道之藩籬難矣○百倍之功一往勇決萬難消隕世有此等人真可畏也又何愚柔足以限之以世間下質聖人尙教他如是用功尙有明強日子則世間那有不可學道之

中庸切己錄

七十五

人爭奈人自棄耳讀此不自奮者非人○呂氏曰君子所以爲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朱子讀此曰某年十五大時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悚然

嘗厲奮發愚謂呂氏所說痛快朱子猶且奮發學者見之若雲煙之過眼殊可悼歎

或問曰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聞乎朱子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閒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神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

中庸切己錄

七十六

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情也夫天之所以爲天也冲漠無朕而天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夏秋冬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變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

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岐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爲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僞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

中庸切己錄

七十七

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爲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暗不聞之閒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而不得以爲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愚謂朱子此篇發明實理實心最爲盡情盡致蔑以復加學者讀此於本原於工夫於究竟自應瞭然無

疑於此而不興起奮發便是自棄

二十一章

章內誠字無分明字有分明卽誠之用盡其性與盡人物之性理是明此自誠明之明也若自明誠之明又是誠的工夫由漸明而至於誠誠則明矣當下齊具明則誠矣非明到盡頭不可得誠○勿軒熊氏曰誠明謂之性生知安行之事先仁而後知明誠謂之教學知利行之事先知而後仁愚謂自誠而明者由粹而遂清由不明遂不誠者由濁而得雜故自明而誠者先去濁以歸於清而後能去雜以歸於粹

中庸切己錄

七十八

二十二章

身爲儒者須知職分內有此一件大事雖氣質萬不及聖人然有此學在如何推委得○至誠卽是生知安行之質盡字內無工夫是就到頭說朱註盡其性用察之由之盡人物之性用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皆兼知行極其穩細○朱註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涵泳此一語想見聖人氣象令人有形穢之慙○朱子曰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本善之性終在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

使復其善物稟氣偏無道理使開通只是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善聖人便用他善的如馬悍者用鞭策方乘得此亦是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愚謂上古立法創制之聖人自黃帝堯舜以至周公其參贊化育之功亦已大備即如孔子得位亦不過因革損益於其間而已後來儒者造聖之功亦只在自盡其性其盡人物之性不是難事成法具在一一修明之便了但後來人倫中又添了釋道二種要化他盡性須費些經綸耳○天地人物只是一理能盡得已之性則天地人物不能外是

中庸切己錄

七十九

爲其理一故也然理雖一而分則殊理會分殊處又煞用學問不是得其理一處便了朱子所謂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皆就分殊處說即聖人於此處想亦不廢學問但大本既充足節目自無難耳

二十三章

註云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此訓最周至所謂善端發見之偏者只是一事一念之明須就此一念一事之明上擴充得無有不到則誠矣所謂推致之法何在只是擇善固執○曲只是一念善少閒又不然然此一念

善處雖氣質極下之人都有只可惜不知學不能就上擴充耳然擴充工夫亦要借此一念明處爲地步如朱子云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醒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的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此即是致曲工夫所謂猛醒提撕使心不昧擇善固執正是此時用處自學利以下至極愚極柔都是用此一著○曲不當作氣質有偏之偏如偏於仁有愚的蔽偏於智有蕩的蔽須用學以去其蔽此又是一項議論與致曲不同致曲是就一人之身或明於此或暗於彼或有時通

中庸切己錄

八十

或有時塞處說○有誠即貫通全體矣形著明就自身上說動變化就及人處說皆有漸次自形以下亦只是養到天理爛熟處○形著明是暢於四肢由微以至盛動變化是發於事業由淺以至深○能有誠之誠只在孟子信美境內形著明方是光輝之謂大動變化方是大而化之之謂聖方與至誠爲一看則字似急其實有節次

二十四章

人之精英與天神地祇人鬼之精英只是一箇人只爲有這形氣便自私了一有自私之念習障蔽所以不虛不靈若人

能將此私念化了則不爲形氣所固光光只是此理便復還此天神地祇人鬼公共之體故曰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焉得不前知○雙峯饒氏曰聖人清明在躬無一毫嗜欲之蔽故志氣如神便與明鏡相似纔有些影來便知衆人如昏鏡所以無所知愚謂此論最驗不必聖人即常人嗜欲稍淡者便於事理見得幾分嗜欲重者終是憤憤○東陽許氏曰災福明著卜筮繇兆明白者人亦能知之但迹雖如此幾乃如彼祥或作凶釁或吉兆者其理非至誠莫能知也蓋善中亦有禍福之應不善中亦有

中庸切己錄

八十一

禍福之應尤見至誠之如神愚謂災祥卜筮於中實有不可測度者非聖人見理透徹不能知但聖人畢竟以人事爲綱領先於人事瞭然則占驗自不爽矣○聖人雖是前知然亦未必屑屑向禎祥妖孽上知如春秋雖書災異亦未嘗叙出事應只存此以爲戒而已聖人所諄諄者大抵只就人事顯然處說如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類爲顯白可據也後世土人只當見災異則陳警戒之意至於好言祥瑞則品斯下矣如推測陰陽喜論災福以奇中爲能者尤所當禁○子思舉此或見異端術士以

前知眩人故發一段實理以正之邪然聖人前知必歸於保固挽救之人事耳非徒知而遂已也

顧涇陽先生曰自昔國家興亡當其未然無有不經人道破者只其本人反不自知耳即如今日倣一事其開或利或害或成或敗亦無有不經人覷破者其本人並不自知耳及看他人又原明白如此則人人如神也不亦異乎曰此理如何曰中庸說得極妙了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不言人而言道可味可味蓋言人則至誠之道非聖人不能當言道即匹夫匹婦當其一私不著便是至誠既是至誠便有可以前知之

中庸切己錄

八十二

理恆言云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豈不以當局身在事中則有我有我則有私於利害成敗看得重計慮橫生所以常迷旁觀者身在事外則無我無我則無私於利害成敗看得輕脫然不係所以常清假令當局之心一如旁觀者之心則亦無有不知者矣此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曰然則至誠聖人與衆人何以異曰衆人前知只是一箇天機偶然露巧且其爲知也亦但知之而已至誠便有作用無論在位與不在位可爲與不可爲到處有一副真精神密密斡旋非但知之而已也曰鬼神何知曰鬼神知其將興爲顯出禎祥來凡以

鼓之舞之使之益歆於善也知其將亡爲顯出妖孽來凡以警之懼之使之改其不善以復於善也這便是鬼神的作用只要人承愛得愚讀此知前知之道人以爲極神奇其實不過中庸之理而已吾人若爲私心蒙蔽目前顯著之禍福尙且不能了了何況先幾乎只顧至心靈禍來神昧八字當時把來照察自己不由不悚畏也

程子謂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又嵩山有董五經程子欲訪之渠便豫先出買菜菓以待及相見云先生欲來信息甚大程子謂其久不與物接故心靜而明觀二人之前知

中庸切己錄

八十三

大抵由氣定而得此種亦難在道者得手多有此事至禪宗則又掃除謂之弄精魂至於至誠之前知纔是由理定而得者與此又迥異學者須於此剖析得如繇素路頭方不差程子方欲舉動便有甚大信息先至山中於此又可見聖賢與天地之氣相關通處真可令人敬畏亦不由不令人自敬畏也然在禪者如有此事則又自咎以爲修行無力被鬼神覷破蓋禪以無念爲貴一有念卽能感動鬼神亦屬有漏吾儒則只貴誠意不貴絕意夫子毋意只是無億逆之意非謂當下正意亦可以無得意一誠便與天地鬼神相貫通與禪者

無念正不同

二十五章

此章朱子所說自相矛盾不知何故既曰物之所以自成則似指實理而言下面又說誠以心言則又是指實心矣其語錄有曰誠者是箇自然成就的道理不是人去倣倣安排的物事又曰誠者自成也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凡物都是如此本來自成此物此二則分明是指實理而言至或問則又曰自誠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游揚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

中庸切己錄

八十四

然於此爲無所當此又則以實心爲言矣其釋誠者物之終始則又曰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語錄亦曰誠者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句此又是以實理爲言一出一入令人無所適從以致後儒曲爲附和不得清楚其故何在以愚按之誠者自成畢竟當以實理言方得頭腦不當更以心言至不誠無物方是以心言既與物之終始相切又且提出天道則人道有所歸宿其味更爲深長連而道自道同是一箇自字亦只當作自然的意蓋天地人物之道莫非自然卽

五達道亦是天然見成非由人力安排誠是實理指體道是實理流行指用道即實理之道故中閒用箇而字不必更說向人力上來人力只當在不誠與誠之上說爲安○游氏曰誠者非有誠之者自成而已其爲道非有道之者自道而已自成自道猶言自本自根而已楊氏曰誠自成道自道無所待而然也二說指本然之實理乃體會費隱鬼神而立言程子則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此就心言雖切於人道然似只是不誠無物內意思說在自成內似覺更狹不如提出天地萬物大源頭爲更闊大然

中庸切己錄

八十五

朱子於或問則否游楊而取程子卻又與章句相反○程氏後心曰誠是一箇真實渾成的物惟真實故渾成有虛僞參其閒便破碎愚謂此語最有味今人作事須左支右拙東牽西補者皆是爲虛僞參得破碎故耳如果真實無妄則一氣呵成逐片段滾去任是艱險鉤棘俱完整自在顯氣所舉無有留物人生到此真可稱千古人豪也

朱子曰有是理則有是物徹頭徹尾皆實理之所爲未有無此理而有此物也又曰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

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愚謂須要人嘿識識得此理則分位不敢不盡○北溪陳氏曰有是理而後有是物以造化言之天地閒萬物生成自古及今無一物不實皆是實理所爲大而觀之自太始至無窮莫不皆然就一物觀之亦然以一株花論春氣流注到則生花春氣盡則花亦盡就花盡論氣實行到此則花開氣質消則花謝凡物之終始皆是一箇實理如此不誠無物是就人心論凡人做事自首徹尾純是一箇真實心方有此事若實心閒斷雖倣此事如不做一般如祭義云其立之也敬以詘至已

中庸切己錄

八十六

徹而退敬齋之色不絕於面此是祭之終始皆一真實之心則祭之爲物方成一箇物而非虛假若季氏祭終而跛倚以臨祭則是不誠與不祭何異愚謂此段指事造形明而且盡雲峯胡氏日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與此言仁智若異朱子以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蓋智主知仁主行學與教皆以知言故先知後仁智爲體仁爲用成已成物皆以行言故先仁後智仁爲體智爲用二者互爲體用愈見爲性中之所有而無內外之殊矣時措之時字即時中之時性之德是未發之中時

措之宜是發而合乎時中之中愚謂此段分析體用最明白推到五爲體用尤足以見不貳之本○玩章句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數語可見人之爲人逃不出五達道之外繫屬聯綴原分不開纔說成已便及成物纔說成物便及成已蓋道曰達道德曰達德乃通天下古今之人只共此一道一德故也釋氏離倫絕物以爲成已掃外空內以爲見性不知所成何已所見何性就此一勘便百碎矣○時措之宜不可說時而成已時而成物蓋成已卽所以成物成物卽所以成已一齊都到原分不得兩時故時措二字只

中庸切已錄

八十七

當擴開在事節上說爲安總之一誠既至則萬事都貫其中不必逐事求宜而自然無不宜矣學者豈可不以求誠爲先務

二十六章

至誠無息至無爲而成言至誠之功用天地之道至貨財殖焉言天地之功用不節言天地聖人總同一至誠○陳氏曰凡假僞的物久則易開斷真實自無開斷愚謂不到至誠境地還有假僞在有絲髮不實便是假僞亦便是開斷所以誠之者工夫只是救箇開斷要在此處用全力到無絲髮開斷

方到至誠到得至誠自無開斷矣○不息與久之分不息從運節路途上說久從總會計處說○北溪陳氏曰道理真積力久充實於內自然著見於外如眸面盎背之類是真驗處觀此則知徵字從暢於四肢上說悠遠以下方從發於事業上說○蛟峯方氏曰悠是其勢寬緩而不促迫遠是長遠大率功効氣象之促迫者便不長遠如三代之治氣象寬緩五霸之治氣象促迫故三代之治長五霸之治短如地勢悠緩則其勢遠斗峻則其勢絕皆是惟悠故遠之義愚謂此雖是說至誠功用然學者功夫亦復如是功夫促迫的畢竟不可

中庸切已錄

八十八

得久優裕纔可得久須是悠遠纔可得所積博厚須是博厚纔可得所發高明以此反照天地工夫亦學者親切自省處也○朱子曰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譬如臺觀須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故其發於外自然光明愚按此段以高根博以明根厚確有至理最宜玩味

博厚載物節因將悠久說向後諸說便又來此處推箇次序其實次序已說向前此處只是平說不必過泥○博厚高明

悠久是指功用載物覆物成物是指功效功用是就我所及
物處言功效則就物所受我處言學者以此反觀則見自己
淺狹卑暗迫促處不惟不能益物反有損於物矣看見聖人
氣象能不慙愧此節只是說至誠之功效下節纔是說至誠
與天地同用本是說博厚載物配地高明覆物配天不言覆
載者省文耳故說不得與天地同體末節纔歸到同體上來
如此者節只是贊聖人存神過化之妙不必又頂配地配天
若必要拘泥則不見而章又何不可指以配天不動而變又
何不可指以配地古人立言不比後人作文求工求密此恐

中庸切已錄

八十九

只是訓詁家習氣

其爲物不貳一則實貳則妄天地閒萬事萬物形形色色追
究到此更無進處故又謂之太極太極者一理至尊之名也
不曰其爲物也一而曰其爲物不貳蓋立言者亦有難於直
指處故借不貳以形容此一學者不必向天地覓只在當身
嘿識而已此節是指天地之體博也厚也節是指天地之功
用今夫天節不過詳言其功用耳

呂氏曰雖天之大昭昭之多而已雖地之廣撮土之多而已
山之一卷水之一勺亦猶是矣其所以高明博厚神明不測

者積之多而已今夫人之有良心也莫非愛天地之中是
爲可欲之善不充之則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至乎大大而不
化則不能不勉不思與天地合德而至於聖然所以至於聖
者充其良心德盛仁熟而後爾也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
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如指人之良心責之與天地合德猶
指撮土而求其載華嶽振河海之力指一勺而求其生蛟龍
殖貨財之功是亦不思之甚也愚謂呂氏此論最有功於學
者俾學者不至以無本自歎不至以有本自足由本而末循
循不已以造於至誠之境然在中庸無息不已之本旨則是

中庸切已錄

九十一

指聖人天地之功用原不由積累漸次而成呂氏不妨於言
外推求切學者而說法朱子否之以爲失中庸之指是又未
達呂氏之意○楊氏曰誠者自成非有假於物也而其動以
天故無息楊氏此言乃是至誠無息之本旨天之所以爲天
文王之所以爲文王
文王豈特天與文王即君之所以爲君臣之所以爲臣父之
所以爲父子之所以爲子兄弟夫婦朋友皆共此不已之命
不顯之純特若人人當面踐過不肯承認耳一回猛省當下
具足但如金之在鑛耳若肯苦力煅煉其精純又何減於文
王

二十七章

此道是天地古今自然之道如何硬說是聖人之道蓋非聖

人行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往古來今何嘗有息然而畢竟不免於乖戾錯謬雖有世界卻只是箇糊塗世界不清不平故直以此道屬之聖人亦可

章句極於至大而無外入於至小而無閒說得最到與訓莫載莫破同意子思子每喜說到充塞處正欲學者毫釐絲忽放過不得也

至德必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新厚禮本末大小全具方是缺一則不可言至非至德無以有此至道今人動喜陳說至道卻不顧自己是甚麼人任說得見成自在認爲已有這道

中庸切己錄

九十一

如何得爲汝有若要不作誑語除是切實自修臨淵羨魚不若退而結網不從尊德性道問學工夫循循做去而欲妄希至道便如膠合破瓦隨膠隨散○朱子曰凝字最緊要不能疑更沒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方得朱子此語最警策人每喜說見成試反叩到至德上來纔覺得一些沒有須是精細看這凝字乃已身與道結聚融洽而不可解方說得凝纔有些欣羨畔援便說不得疑不疑便是二物如何是自家的尊德性道問學是修德全功學者於此節宜字字體會不可放過章句以存心致知分作兩途似覺條畫井井然愚意謂

廣大中自具精微之理但非學問則無由察之密高明中自有中庸之則但非學問則無由審之當不是廣大高明屬德性而精微中庸自外得也精微中庸固須問學然既得之後仍須存養廣大高明固須存養然意蔽欲累之前豈得遂不用致知玩致字極字亦是儘力字而故存心之中必兼舉省察之功盡字道字不僅空知而已故說致知則力行亦在其中須用如此融會庶幾於章句益有發明也○廣大高明固是德性所固有然亦不是著意存想可得既有私意私欲之錮蔽須是極力省察克治然又先須見地開通則省克得力

中庸切己錄

九十二

不期廣大高明而自廣大高明然後有存養地步若曰合下只須存養乃是天資最高者之事非中下所可能也○章句曰不以一毫私意自蔽私意屬意見一有意見即狹隘矣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私欲屬習情一有習情即卑暗矣意見既融其器量自然包荒萬物之外習情既去其識量自然照臨萬物之表然後享用廣大高明世界非可擬議揣摩而倖得也○廣大而不精微則失之疎畧精微而不廣大則失之碎細高明而不中庸則失之矯異中庸而不高明則失之流俗濫故而不知新則失之拘率知新而不溫故則失之支離敦

厚而不崇禮則失之橫野崇禮而不敦厚則失之虛僞四句係缺一不得此章句所謂大小相資首尾相應是也○故卽所謂本心初心是也所謂固有之良是也新卽因時制宜通權達變之意○四句上一截皆屬大體說下一截皆屬小節目無大則不足以運小無小則不足以承大○克盡此四句則德至矣有志者須時時涵泳去儘力踐履去寬放程限去密放腳步去當如啖蔗漸入佳境如只悠悠總沒交涉朱子曰尊德性所以充其化育峻極之大道問學所以盡其三千三百之小以其大小兼該精粗不二故居上居下有道

中庸切己錄

九十三

無道無所不宜愚謂修德而至此便應有極盛大極炫赫功業如以下數章所闡此處卻只說得箇平平穩穩蓋天下最奇特事只從平平穩穩處做出及做出來旁人見爲奇特而贊之在聖入自己分中亦只是平平穩穩而已○前頭說得許大道理爲何只收煞在默容係身上子思子感慨末世聖人而發此蓋徒具位育參贊之大道苟生非其時雖日著書以教萬世然在當身亦只完得容係一事而已可歎也○朱子曰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占便宜如揚雄說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被他這幾句誤然明哲係身亦只是常法若到舍生取義處又不如如此論愚謂此論最妙卽使舍生取義亦不失爲係身蓋係此身不陷於不義也如此則龍逢比干俱明哲係身之人但在此章有嘿足以容句似覺只是見幾自全之意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理同蓋畱此身以待也若常人橫一箇占便宜主意在胸中而以明哲藉口則當如朱子云云矣○其默足以容默字與儉德避難儉字同旨蓋韜光鎗采最是難事非至德深厚全力堅凝者不能乾初九文言曰

中庸切己錄

九十四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看他辭旨全是一段斬截決斷之意有志之士不幸而生於無道之世必要時時涵泳聖人此等意思不然鮮不蹈危履險戒之哉戒之哉

二十八章

子思子見聖人道大德全其功用之大可以參天地贊化育然不幸而生於末世則雖於道德無所虧損而所謂參贊之功用亦竟付之空言而不能見諸實事矣是以深用感慨示默容係身之義於前章之末而又闢發斯義於此下二章其

意遠矣蓋以域中之大莫尊於王爲下者雖德侔天地而以尊統卑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故創制立法可以無所不能而天王之威罔敢踰越亦惟有俛首受其範圍而已矣使在下聖人而遂可私立法制貶損時王則草茅處士將自恃其聰明以聖人爲口實託言德足以參贊而奸紊王章滅裂祖制眩人心志起人僭竊雖王法所不貸而私見所蔽遂有不顧滅亡而肆行無忌者不可懼哉故此章發明有德而又須待位與時下章見德位時三重俱有始能大行其道蓋以明名分之不敢干而草茅處士之妄不可不戒又以深歎聖

中庸切己錄

九十五

人之生有幸不幸也○愚者失德賤者失位生今反古者失時行道者須以德爲本而藉位與時以濟之則道可大行失位與時而強欲自用是自取禍也故孔孟一生皇皇只爲此位時二字所苦故終身不敢稍展惟與諸弟子講明斯道以垂教萬世而已○非天子之天子乃德位時兼到開創之天子也

夫子素志在損益四代之禮其答顏子爲邦之問可見今日吾從周亦以時王之制而不敢不從耳但以孔子生於周代周公大聖人之制作不惟勢當從卽理亦可從萬一創制繆

妄之代生值其時又焉得不從然所從者只外面器數之末則可至於綱常之大名教之重如有繆妄則決不從即使虐勢驅人亦惟有遁跡高深而已然自古霸者制作亦必依傍人心天理之正方能成得一代自是可從若十分乖亂強人以不堪則滅不旋踵又安能得人之從也哉

朱子曰看此段先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闊處使有王者作正朔服色等事一齊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吾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剪裁裁成過先須看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愚謂一念

中庸切己錄

九十六

之微是大事業的根本所難處在此漢唐以來做大事業者屢屢可見求本於一念之微無毫釐之差者則卻無有然所謂改正朔易服色此等大氣象亦無甚難所難者只在一念之微耳故學者但當一意根本不必馳騫標末倘得位時將來講求集羣策羣力以圖之自然綱舉目張且有成跡可循因革損益亦應瞭然矣

二十九章

三重卽德位時也竊過照前章裁及其身說來又照下民弗從說見得有德無位時而欲制禮作樂則自取罪咎必德位

時三重俱有則庶幾無過矣如云王天下者以其據有三重焉此所以宜其寡過也前章反復以德位時爲言本章次節又承住說德位時以此知三重爲德位時也曰雖善則德不待言然無位時則民總弗從本諸身卽有其德也徵諸庶民卽頂上民從亦只是有位時之意然從制禮作樂可考可建可質可俟而謬背疑惑俱無有也知天雖申明質諸鬼神卻并建諸天地在內知人雖申明百世以俟卻并考諸三王在內蓋見得考三王俟後世建天地質鬼神非有甚玄奇不過是知天人之實理耳天人只是一理知得一已則天人俱在

中庸切己錄

九十七

其中知天人只是知自家屋裏事非以此知彼也天人之理何在曰誠而已矣機軸只在本諸身一語盡之

朱子於議禮制度考文以爲當識聖人氣象愚謂不如於動而世爲天下道節看聖人氣象更親切蓋議禮制度考文亦容有可損益處惟說到世爲天下法則則非至精至粹者不能學者若時時涵泳此等意思自當振作不肖自棄一言一行之閒須把此等人放在胸中做箇樣子雖不敢便說聲爲律而身爲度然亦須矜慎敬畏不敢妄自菲薄○遠有望由於近不厭來遠有望易近不厭難恭近處之人習見習聞一

毫瞞他不得須是自始至終自大至細無有纖毫怠倦無有纖毫缺隙纔得他心悅誠服若稍有不足便不能滿其意矣近心有憾遠望便損如影響之不差也此雖是說王天下者之事然爲學者亦可以此自驗顧涇陽先生曰望重朝紳不若信於寒微之友生徒滿天下不若使閭閻之內與我同心此數語亦遠有望易而近不厭難之意也吾願負天下重望者時時顧念此語

玩夙夜二字猶有兢兢保守之意以永藉保守以永之也無惡無敬之後猶且不懈如此聖人兢業之心又安有已時耶

中庸切己錄

九十八

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未有二字直貫下乃以如此而終有譽爲善以不如此而蚤有譽爲戒也實未至而譽至則譽蚤矣其故必是粉飾於外以愛得者本諸身處既已虛僞則譽在蚤而終必無本諸身處既已真實則蚤無譽而終必有且蚤譽最能令人志驕而氣浮豈僅無譽於終且必敗於終矣修德者慎之哉

三十章

春秋生一仲尼不知費盡天地幾許精英方能鍾得出來仲尼又焉得不與天一般子思子儘力描寫僅能得其形模學

者若要親自會其面目還須從自己本心上用數十年苦功乃可得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看他期許是如何樣的心量看他規畫是如何樣的局面又焉得不與天地日月四時一般的成就今之學者無不自謂仲尼之徒然或小廉曲謹以自足或私鑿門戶以自安或規規事爲之末以自設施或區區編校之多以爲淹貫要之只是小儒家數曷不涵泳仲尼氣象向大江大海裏一自淘洗乎○雙峯饒氏曰上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貫乎穹壤愚謂天地閒道理只是一橫一直盡之矣所以陸象山

中庸切己錄

卷九

先生於宇宙二字之訓曰上天下地曰宇往古來今日宙悟得此學子思子只就仲尼身上鋪寫箇圖式出來其實人人身中備有此理如以軀殼之私自小則已一忘卻軀殼之私則天地古今見在這裏更無遁處學者亦信得及否

雙峯饒氏曰此章言孔子之德如地之無不持載謂乘載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不盡如天之無不覆幬謂包括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或遺錯行代明謂夫子之道無所不備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可仕而仕可止而止亦如寒暑之迭用日月之互照然持載如地博厚之至也覆轉如天高明之至

也錯行代明如日月悠久之至也愚謂非此四語不足以贊孔子非孔子不足以當此贊又得饒氏詮得實在則又非如釋氏諸典一味夸誕無証據也

並育則疑於相害並行則疑於相悖不相害則相成不相悖則相濟不害不悖只申言並育並行者之自然不假安排耳總是說小德而大德在其中如費隱章說費而隱莫可得而指也天地敦化處即聖人敦化處只是一物誠而已矣○大德即太極小德即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義類無窮皆川流也其在於人大德即性也小德即見

中庸切己錄

百

於日川常行一事一物一舉一動至隨而不可悉者皆川流也故學者主敬工夫固是培養化源即致知窮理亦當以大本爲先而支節居後蓋澄其源則流自清用力於流而置其源則徒勞而罔功矣

三十一章

至聖卽至誠誠則明明者誠之用聰明睿知正指至誠之明耳乃天性中所發之良知不由學問而得者也下四段不過細分明中之條理乃仁義禮智之用容執敬別乃指麗於事業之功用而言渾渾淵淵泉狀其體時出狀其用如天如淵贊

其體莫不敬信說贊其用臨乃身親其事之謂臨民臨事皆臨也有臨不過是有爲容執敬別只在臨字內區別言之經綸宰制俱在臨字內僅謂居上臨下似不親切○章句充積極其盛發見當其可令人有一二節可取只是時而用得去時而又窒礙總見本原上淺小故爾盛德者如巨富之家無物不備無時不有何事窘得他○溥博則極其大淵泉則極其深心體本至大至深人人如是豈特聖人爲然只爲凡人便將箇軀殼之見著在裏面遂不勝其淺小矣人之心體如眼目一般本自光明若著些子塵便滿眼昏花起來若是無中庸切己錄

二

塵只神光一點將許大世界一齊收攝了故學者須是極力去私求復此至大至深體段自然當寬裕溫柔即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即發強剛毅當齋莊中正即齋莊中正當文理密察即文理密察絲毫不爽矣若不能向心體上去私復理則雖欲寬裕溫柔而私來隘之雖欲發強剛毅而私來餒之雖欲齋莊中正而私來蕩之雖欲文理密察而私來昏之用盡氣力矯飾不効總爲根本上有物故耳
聲名洋溢云云說得如是張皇炫赫卻於至聖分上無纖毫加若可以加得纖毫便非溥博淵泉之體矣○此非堯舜不

足以當學者驟觀之便如上壁無從著腳處其實吾人之性與堯舜之性原無兩樣莫虛望堯舜成就處只反看自己不昧處則知在堯舜不增在自已不減安見堯舜不可爲若肯從一念獨知之地絲毫以自欺涵養既久道理既熟則聰明睿知二十箇字如數家珍不必獨誇堯舜

三十二章

幾亭陳氏有曰倫爲有相之性性爲無相之倫此節見言倫是直據有相處指其粹然實用以見至誠之設施次言性是追入無相處指其混然真體以見至誠之血脉復又推原至中庸切己錄

一

於穆不已處以見至誠大原達於天命經綸大經即修道之謂教也立大本卽率性之謂道也知化育卽天命之謂性也首章是從天道順推而下此章是由人道逆推而上下互推儒者真實義盡於此矣釋氏自以爲得最上第一妙法然遺卻大經不能經綸便已偏枯無用非天下達道既非達道則其所得寂滅體段又豈足爲天下之大本既以寂滅爲究竟則與天地生生化化之機了不相資直視爲夢幻泡影而已此等差繆似亦不難判別而陷溺者每欲強相紐合亦猶何歟○夫焉有所倚黃直卿謂便是不思不勉之意得之蓋

此乃渾化境界一氣呵成無些痕跡若學者分上必要靠些知解靠些作爲若要空此除是天理爛熟方得自然而然而倘強欲離卻知解作爲以爲超脫便入無忌憚

肫肫懇至無有已也淵淵靜深不可測也浩浩廣大不可窮也又不用名理字直以天淵目之可謂善形容聖人心體者矣學者當涵泳此等氣象○玩肫肫則於倫理之地稍克自盡便爾索然不求聲竭者可愧也玩淵淵則本領稍具纔能立得腳住便爾意興浮動邊擦不住者可愧也玩浩浩則聞見稍多便爾克然有餘不求融會透脫者可愧也生質既已

中庸切己錄

一百三

淺小積習又復深厚儘力擴充扞格不應年復一年故態無異對此肫肫淵淵浩浩不勝望洋之歎雖然聖人原許愚必可明柔必可強且將百倍工夫一一盡過然後歎聖境限人亦未爲晚

子思子說肫肫三句已將聖人精蘊極力描寫矣又說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誰能知之可見聖人心體非言句說得出學者若肯向已躬下工夫警策自當窺見些子然在學者亦要窺見些子工夫纔有歸宿不然學術多歧千狀萬態人人摸擬得一種光景便以爲聖人在是目睛不定便爲

其所眩矣欲免此眩須求見聖人真面目然總要學者精神到精神一到則內境外境必有釋然契合時

朱子曰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爲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爲德故自家裏面卻真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謂其自表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其自裏而觀之則難也又曰此不是兩人事上章是以聖言之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自如此

中庸切己錄

一百四

下章以誠言之是就實理上說其天其淵實理自是如此愚謂此二章乃推究中庸全體大用之極致聖以德言誠以理言有是理乃所以具是德具是德乃所以實是理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至道未嘗不行於天地間至德自仲尼而下不知誰氏可當試問之學者亦具得此志否

三十三章

中庸之道不闡發到極其精深盛大處則無以見此道爲天地古今萬世不易之常經而異端之教或得以其妄誕偏雜之見駕而上之然又不歸結到下學入手極親切要約處則

此道又復爲古今絕學須待天生箇聖人出來方始有分而非人人可學之道矣故此已前數章已將至誠至聖中庸極功推究至盡說與學者做箇榜樣令學者有所指歸曉然知吾儒之究竟原是如此然而又非可以馳騫而得躡等而求於是復於末章拈出慎獨工夫叮嚀學者以見功用雖大總離不得此著於此一差則本領既虛總無說處於此真實則充之以至於廣大精微更不須別覓耳○做慎獨工夫其初立心處便只是切實爲己故首節先序立心爲己處做箇冒頭人心無不貪外好名若非切實爲己怎肯收拾向裏面來

中庸切已錄

一頁

間然正是極力斂藏不使些子滲洩一切外炫盡情刊落專精畢力只向內地究竟久之一念天理幾希微眇漸見昭著日章只是內地日漸盛大昌明且莫遽說向外來日亡亦是內地日見銷亡淡簡溫俱屬外不厭文理俱屬內貪外好名之人外面何等濃熱內地卻只消沮外面何等繁縟內地卻只枯槁外面何等伶俐內地卻只鶻突總爲精神命脈全體趨向於外內地都無生意安得不日亡然此貪外好名是人心最易流蕩之習稍有一隙即便馳去兼之風俗趨尙無不徇外雖有渾厚朴實之氣質亦無有能自持者故學者須是

立心嚴密防其走逗如淡簡溫三字都是著力韜晦惟恐不周至非自然便能如是總之人之精神不能兩用專向內則必要屏外專向外則勢必不能顧內決無內外俱利之事但到成熟時則徇外者枝葉雖一時炫耀然生意既亡連枝葉也終歸隕喪重內者根本盎然枝葉不事粧飾久之自然炫耀勢且不可遏矣誰得誰失學者亟頭早辨○知遠之近知風之自是知表之必由於裏知微之顯是知內之必達於外其應不爽其機至神的然者是舍卻近處自處微處不做只一味去趨遠趨風趨顯間然者只埋頭向近與自與微處下

中庸切已錄

一頁

手而遠與風與顯處自然得力於此識透則入德之門不由慎獨又將何之乎遠指聲望言風指風化言或云風就一身之風度說風度則不離言行言行君子之樞機即自也風自無分墮墮靡矣○朱子曰白衣錦尙綱以下皆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闡然而日章小人未曾做得已報得滿地人知故曰的然而日亡讀朱子此數語令人汗流

潛雖伏矣兩節俱慎獨之事也前節說內省後節說敬信卽以省察存養分亦可但不可以前節爲人所不見後節爲已

所不見動言屬人所見不動不言屬人所不見豈可又於此更追進一步曰已所不見總之說一慎獨則省察存養俱在內不可專以慎獨屬省察也首章末章都說慎獨可見慎獨是工夫本領而問政章又發明學問思辨致知工夫分明當以慎獨為主而致知以濟之此是做工夫一定規矩不可移易者也莫因首尾二章未說致知便謂致知是逐外只慎獨一著便了如此講學不中不正不能博通古人之意只竊據一處以自証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敬信在言動之先則無時非敬信矣君子只是一段真實無妄徹內徹外徹始徹終無

中庸切己錄

二五

一隙疎漏處凝結融貫久之博厚高明悠久皆自此中具足故慎獨者一念虧疎不得在幾微之介嚴防密察只求自己快足外面一切順逆榮辱總瞑目不見則所謂闇然所謂淡簡溫皆自然嘿符非用力爲此也惟真做工夫者不言而驗難以語人也

不顯者微密之至聲色所不能顯也此德直復到本原實體上去已與至道凝而爲一無迹可尋其見於功用便有神化不測之妙要之只從慎獨做到此處○程子曰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

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祀天享帝又曰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觀此二則可見篤恭而天下平不是學者所不可到之境只一敬到底其効自至是學者信得及否○黃氏洵饒曰大學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卒歸於天下平中庸始於戒懼慎獨而卒歸於篤恭而天下平愚謂總是根上有這生意不到開花結實不已釋氏開不出此花結不出此實只是根上無生意

中庸切己錄

二六

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愚謂程子此語益可以決禪學之非矣禪學心要亦本於無但吾儒之所謂無聲無臭卽實理也實理無有不貫所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在在處處無有空缺雖彼教自棄於吾儒之外然其資養維持未嘗不陰藉吾儒之庇若禪學之無則天下大經都貫不來祇成其空虛莽蕩之無而已矣然其言亦未嘗不曰充滿法界普見一切而獨於君臣父子夫婦之倫偏用棄卻則其所謂充滿普見者何在至其入手工夫在儒則就此見前一念存養省察充之以至於無聲無臭禪宗則合下便要

追究此無聲無臭出來卽此便大可詫異此一念孝友忠信不容己之真心與生俱來孟子所謂幾希與禽獸異者在此存養者收攝此而已省察者惟恐爲物欲所傷而已由此而造到純粹至精無聲無臭之境亦不過此一念耳今乃以此一念爲識神不許冒認只要追究到著念不得空空寂寂之境方是本來面目及其見此面目之後一切世界形形色色無非此空寂相映發而又了沒交涉謂之脫粘解縛由此觀之與吾儒之無聲無臭同耶異耶奈何後之儒者必欲援釋入儒彼此和會誠不知其何心也

中庸切己錄

一頁

黃氏曰中庸始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人教人之旨先師曰中庸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然說下學處雖少而甚切如二十章明善誠身擇善固執一段與二十七章尊德性道問學一段無非提綱挈領切要之言也說上達處雖多亦豈渙散無統元妙不可究詰之論哉學者果能字字審察句句精研章章融會由下學而上達焉則程子所謂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者見其理皆實理而爲事之體非高虛也事皆實事而爲理之用非粗淺也所謂其味無窮皆實學者非虛言矣童而習之

今猶有白首紛如之歎吁豈易言哉愚謂讀中庸者須如黃氏此論然後爲真讀中庸願學者於切身踐履中時加涵泳積以歲月自知子思子之言皆已分內事任說我註中庸中庸註我無所不可也

中庸一書首言慎獨便推其效至於位天地育萬物終言慎獨便推其效至於篤恭而天下平復贊其德至於幽深元遠至於無聲無臭慎獨工夫之切要如此慎獨功效之神奇如此然而終難益以獨知之地最是好動無定變遷閃爍倏忽蕩搖有莫能自主者不得不加謹凜至於習已渾熟有欲謹

中庸切己錄

一頁

凜而不可得者將奈之何愚以爲首章合下提出天命正是示人以生身來處有箇大本大原人生血氣心知五官百骸倫物周旋日用動靜一一有箇軌則莫非上帝所命自生至死徹始徹終分付已定毫不容人私意妄見可以攬和得些子人須是於此處明白然後獨知之地有所歸宿時儼若上帝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自不敢不警惕耳知之既真則我一切循理而動之念皆知爲上帝所命不敢不存之實發之力一切循欲而動之念皆知爲犯上帝所命不敢不惡之切去之速畏之既至已至縣毫不敢違犯真有如文王之小心

翼翼昭事」市云者然後自欺悉去自慊悉得總是慎獨得手處不然茫然不知本領獨知之地無所稟承出入由我只說要慎如何肯慎此愚所以謂慎獨者必須本於知天命也到得純粹則功用神化於此具足子思子儘力闡揚固是欲人知慎獨關係之大處勉刻厲不可不慎亦是欲人知慎獨效驗之神歡欣悅慕不容不慎竊見千古作聖真血脉路莫不由此子思子融會而作中庸學者讀之須是實心領受勇力遵行當下即從慎獨下手聖境雖遙不患不到庶不負其披露道脉垂教萬世一片苦心也

中庸刀已錄

二二

學庸切已錄二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謝文海撰文海字約齋號程山南豐人其書首作君子有三畏講義一篇發明張子主敬之旨次爲程山十則亦以躬行實踐爲主書中皆隨文講解旁採大全諸儒之說而參以己見其體頗似語錄卷末附西銘解一篇謂其立義宏深爲學者究竟指歸篇名不可不尊因易之曰事天謨以示崇信之意然究不免自我作古也



ZW 21181888542349